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〇冊目次

天中記六十卷（一）　（明）陳耀文輯　明萬曆刻本　〇〇一

天中記六十卷（一）

（明）陳耀文輯

明萬曆刻本

天中記六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陳耀文撰。耀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錄。是編乃其類事之書。以所居近天中山。故題曰天中記。世所行本皆五十卷。卷端亦不題次第。草略殊甚。蓋初刻未竟之本。惟此本作六十卷。與明史藝文志合。乃耀文之完書也。明人類書。大都沒其出處。至於憑臆增損。無可徵信。此書援引繁富。而皆能一一著所由來。體裁較善。惟所標書名。或在條首。或在條末。為例殊不畫一。又第一卷內篇目已畢。復綴以張衡靈憲一篇。編次亦無條理。然有明一代稱博洽者。推楊慎。後起而與之爭者。則惟耀文。所學雖駁雜不純。而見聞終富。故所採自九流讖緯。以逮僻典遺文。蒐羅頗廣。實可為多識之資。每條間附案語。如玉篇廣韻之解誕字為生。水經注之以苗茨堂為茅茨堂。世說注以錢唐為錢塘。唐逸史之記孫思邈年代舛錯。新唐書之載安祿山死日乖互。皆為抉摘其失。又向來類書之沿譌者。如合璧事類以狄兼謨為魏謨。錦繡萬花谷以浮圖泓為一行。事文類聚以劉瓛為到溉。萬卷菁華以晉建元元年為漢武帝。孔氏六帖以三陽宮為道書宮。皆一一辨證。尤能於隸事之中。兼資考據。為諸家之所未及。范守己曲洧新聞謂是書鶴門無浮邱翁王子晉丁令威徐亞卿四事。浦門無青浦黃浦等水。頗譏其漏。郭孔太書傳正謬亦譏其失載紫薇苑。夫天下事物無窮。一書卷帙有限。自有類書以來。未有兼括無遺者。太平御覽卷帙盈千。所未錄者尚不知凡幾。況此五六十卷之書乎。是固不足為耀文病也。

天中記序

儒者有學有識學務淹緯從外博而入也識玅神解繇內朗而出也鄭僑知實沈敬仲知俞兒曼倩知畢方更生知貳負此所謂學也非博綜不辯中郎知爨桐司空知石鼓荀公知勞薪符朗知雞栖此所謂識也神而明之何假博物乎三家之村囊蚨瓶粟僅而自給沾沾足也中人之産之家囷廩頗充器具粗備亦沾沾足也至猗頓烏后貨貝泉湧粟帛山積玩好炫目珍寶充庭亦自沾沾足也厚薄殊分小大異觀隨其所見亡弗足已當其我足復何所須見物有足於我者而後爽然自失故世之沾沾皆起於不見大也儒者自周秦兩漢六朝李唐皆務博綜至宋諸公倡為物喪志博溺心之說

而中壘執戟劉杳王起諸賢罡慶然藕黃輩洸洋淋漓尚自矯矯端明博収譱運不可謂其楞虛至我朝諸公逗古尚博力軼宋顏波然余謂博亦有四有苦心極力積少成多遂總千古有銳志慓氣稍經漁獵自命武庫有腹習百氏匠意欲吐浩然洪遊有架度萬卷臨文撿括託名淹通胥匡子產胡其真贋龐雜

乎故貴核實也類書無慮數百家大都博綜者所纂輯而余獨喜近時陳晦伯天中記蓋往時類書不過摭經書子史耳目之所恒覩以資見聞又或雜収稗官小說討典故之不雅馴者以騁弘博不狹則陋識者病之晦伯所為記悉羅古今之所恒有而又能廣搜耳目之所不及見聞瑣函雲笈輿書秘典往往而

在吾姑未暇論其識何如
而學則卭鉅矣雖然此晦
伯之碎金雜組耳而大全
當不在是學者脫進而窺
其大全則此書亦覆瓿之
業也

萬曆乙未中秌東海屠隆
緯眞甫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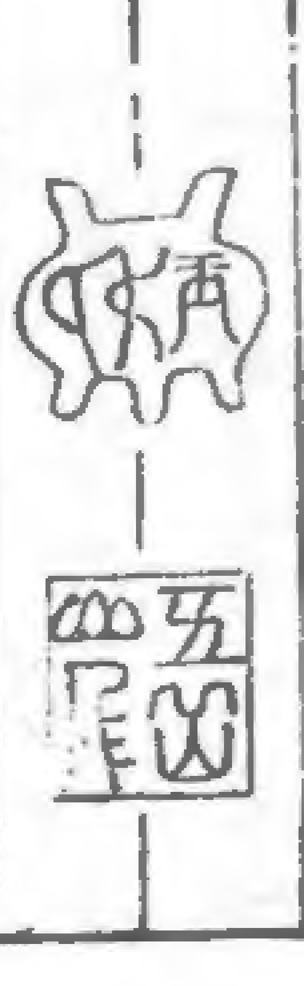
天中記敘

學亦多術矣古之君子因其資之
所近而擴其分量之所極故爲文
章詞賦詁訓纂述班班靡一而要
皆本於多聞多識故學之道博雅
爲難傳稱鄭僑博物倚相能讀邈
乎尚矣嗣是以還固有志三篋該
七畧者有辯青鸞歎海鳧之羽者
有識漢陵之策與皇初之鼎者有
稱書廚行秘書者斯其人皆增光
往牒衣被來裔猗歟盛哉難與儷
矣自宋入高談性命風渝俗化師
以心契爲傳而憚翻繹士以禪訥
爲宗而賤循守口說沸騰固陋日

吾聞有一二斤斤好古者又以偕時賈迮而世至不聞其名豈非權衡軒輊之勢而士有幸不幸者之效耶朗陵陳君晦伯夙負奇資長多逸思手不停披于六藝之書目不輟眡于百家之說事有所聞雖遠道其必致意有所屬雖蔀屋其必詳伺曉忘曛燃膏續晷盖自登第迄今歷二十年而乃成此書其力誠強而其心誠專且恒也昔韓退之嘗欲俟時著一書而終未有著曾子固久處詞林朝廷托以編磨而竟以落落以罷固知是藝之難雖名世之士有不必底績者而

大者則大鳴張安世三篋無容于辨惠施五車斯為不虛矣先生真有功于藝林云或言葉廷珪之海錄吴枋之野乘今胡不存也余謂彼或窺豹一班此則目無全牛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矣使在孔門其身通六藝者哉先生名耀文晦伯其字同先通奉公舉嘉靖庚戌進士

萬曆己丑春日汭陽陳文燭撰



天中記序

汝南有天中山陳晦伯先生記類書而纂之盖著作蔵名山之意云余訪允生精舍委序于余稿凡四易為之者勞觀之者逸彰往訓来懸諸日月此不刊之書也天地剖判以来孔子之文章不在六經乎

歷聘列國知楚萍實而童謡驗知魯羊而井土驗知齊商羊而天雨驗知陳得肅慎氏之矢也知吳得禹戮防風氏之車也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仲尼焉不學乎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學仲尼者取信于六藝有縱横于經

雅號武庫聰狼星之直辨鍾山之銘識鎛于之器通顯陵之策豈不稱博而秘為已有鮮著成書乃類書在唐宋者多掛一漏萬之憾焉陳先生賦有異質過目成誦于學無所不窺少年登第給事瑣闈甫至强仕高卧嵩陽紬金匱石室之

蔵探石函金簡之文所觀彌博所習彌多常嘆曰韓退之手披六藝提要鈎玄葛稚川抄掇衆書採珠拾玉二子先得我心哉含英咀華勒為茲編仰觀于天俯觀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事既星羅文尤霞燦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

君以蹉跌之久多暇肆力撮文園之雋腴萃詞林之洪寶用成大冊聿開後覺則夫造物之所以亨君者固將有在而觀者可以求君矣記凡分類　分卷　君名耀文勝伯其字曰天中者汝南山名也

隆慶己巳十月吉順陽李蓘子田譔

天中記目錄

第一卷

天　日　日蝕　月　月蝕

第二卷

星　漢　風　雷　電
雲　霧

第三卷

雨　祈雨　霽　露　霜
雪　霰　雹　霞　虹

第四卷

四時　春　立春　元日　人日
上元　晦日　中和節　社　春分
寒食　上巳

第五卷

夏　立夏　四月八　端午　夏至
六月六　伏　秋　立秋　七月七
中元　中秋　秋分　九月九　冬
立冬　十月十五　冬至　臘　除夕

第六卷

律　曆　閏　歲陽　熱
災　陰陽避忌　五行

第七卷

地震 山
第八卷 崑崙山 嵩山 泰山 華山 衡山
恒山 海上五岳 石 洞
岡 穴
岩
谷 海 潮 江 河
瀆
第九卷
谷 湖 洲 谿 津
灣 浦 浦 沙 泉

井 池 陂 藪 渠
水 火
第十一卷
帝王 古帝王 三皇 五帝 三代
第十二卷
誕聖 符命 后妃 太子 親王
宮主
第十三卷
郡邑 州 郡 縣 城
宮 殿
第十四卷

樓 臺 閣 闕 館
庭 堂 宅 亭 邸
第十五卷
室 門 屋 齋 庵
廁 壁 墻 苑囿 園圃
第十六卷
公署 郵驛 閭里 市 道路
逆旅 村 源 野 關塞
橋
第十七卷
宗族 祖孫 父母 繼母 兄弟

第十八卷
伯叔 姑 姊妹 叔嫂 女
外祖 舅甥 姨 表兄弟 翁婿
第十九卷
條婚 夫妻
賢婦 妬妻 妬婦 出婦 棄夫
寵遇 不繫嬖 妾侍 僕婢
第二十卷
師弟 朋友 賓客 妓
第二十一卷 缺一本
美丈夫 美婦人 醜丈夫 醜婦 長人

短人　肥　瘦　形體
第二十二卷
頭　面　眉　目　耳
身　口　唇　齒　舌
髮　髭鬚　頰頷　手　足
第二十三卷
心　腹　肝　膽　腸
骨　血　髑髏　魂魄　影
憂　喜　笑　哭　愁
第二十四卷
姓　名字　諱　聖　賢
忠　孝
第二十五卷
德譽　夙惠　聰敏　捷悟　博學
第二十六卷
言語　義烈　方正　雅量　排調
第二十七卷
清廉　慎　勤　儉　讒毀
品藻　智察　勇敢　好尚
第二十八卷
假譎　奢　吝嗇　貧　貼虐
謟佞　簡傲

第二十九卷
企羨　任誕　輕詆　謬誤　讒險
感溺　嗤鄙
第三十卷
封爵　三公宰相　翰林院　侍讀　侍講
詹事　庶子　洗馬　中允　諭德
贊善　賓客　修撰　編修　檢討
秘書
第三十一卷
尚書　吏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諸郎
第三十二卷
御史台　中丞　侍御　中書　給事中
第三十三卷
卿　太常卿　少卿　寺丞　博士
大理卿　少卿　寺丞　寺正　評事
太僕卿　光祿卿　少卿、鴻臚卿　少卿
尚寶卿　宗正　國子祭酒　司業　監丞

傳七 助教 行人

第三十四卷
觀察使 京兆尹 少尹 刺史
別駕 治中 長史 司馬 通判
縣令 縣丞 主簿 尉

第三十五卷
僧 尼

第三十六卷
寺 經 像 事佛
佛 塔 道 仙 道士
觀

第三十七卷
經典 易 書 詩 春秋
禮 孝經 史 諸子 文章
賦 詩 騷

第三十八卷
書 筆 硯 紙 墨
科舉 主試 登第 下第 同年

第三十九卷
生辰 前身 重生 壽 不壽
富 貴盛 貧賤

第四十卷
隱 醫 卜筮 巫 禁
奏章 返魂 幻術

第四十一卷
射 御 數 佣 書品
圍棋 握槊 彈棋 蹴鞠 投壺
優人

第四十二卷
禮 祭祀 郊丘 六宗 社稷
宗廟 明堂 辟雍 釋奠 籍田
冠 婚姻 媒 樂 琴

第四十三卷
瑟 鐘 筍簴 磬 鼓
笛 簫 笙 竽 笳
箏 箜篌 琵琶 雜樂器 歌
舞 嘯

第四十四卷
酒 茶

第四十五卷
穀 米 麥 稻 黍
稷 粟 豆 禾 粱
麻 林

第四十六卷

菜 葱 蒜 韮 芥
芡 葑 薺 蔌 蓴
蘘 苽 薑 瓠 壺盧
芹 荇 胡荽 蕨 薇
紫菜 苦蕒 鬼目 菹 油
醬 醋 鹽 羹 臛
膾 脯 酥酪 炙 鯖
鮓 八珎 粥 餅

第四十七卷
冠 冕 帽 巾 幘
衣 襦 衫 裙 裩

裳 裘 袴 帶

第四十八卷
衾 屨 韈 屐 鞾
屩 屧 笏 袍 裕
帳 幔 簾 帷 幄
幕 枕 被 褥 氈
簟 薦 几 案 杖
牀

第四十九卷
榻 胡床 臥具 囊 篋
扇 蓋 屏風 步障 承塵

麈尾 如意 唾壺 香爐 拂塵
刷 鑷 步搖 手巾 帨巾
厨 熨斗 澡盤 伏虎 箱
鏡 鏡臺 釵 璫珥 釧
指環 笄 粉 燕脂 的
巾箱 笥 笈 火籠 鑰
縑 絹 綵

第五十卷
羅 綺 綾 縠 紗
紬 布 紵 絺綌 綿
絮 金 銀 黃銀 水銀

鉛 錫 銅

第五十一卷
桂 松 柏 檜 桑
槐 榆 栟 桐 梓
豫樟 楠 杉 楓 椿
櫟 楝 荊 五加 楤木

第五十二卷
李 柰 杏 桃 櫻桃
梨 棗 栗 柿 石榴
胡桃 梅 甘 橘 [illegible]
荔枝 龍眼 益智 銀杏 [illegible]

檳榔 橄欖 椰 木[illegible]

第五十三卷

蓮 菱 芡 瓜 甘蔗

芋 諸 椒 巴椒 枸杞

椎果 竹 笋 牡丹 芍藥

菊 蘭 萱草 海棠 芙蓉

瑞花 總花 草 芝 菖蒲

台 萍 雜草

第五十四卷

鹿 羊 犬 豬 猫

鼠

第五十五卷

馬 牛 駱駝 驢 騾

第五十六卷

龍 蛟 螭 蛇 魚

第五十七卷

龜 鼇 黿 鼉 鼈

玳瑁 蟹 蟛蜞 蝦 螺

蛤 蚌 蚶 蛤蜊 牡

牡蠣 車螯 石蜐 龜脚 淡菜

蝦蟇 蛙 蜥蜴 螳螂 蟬

蟋蟀 蜂 蜘蛛 蠓 蝴蝶

蜉蝣 螢 螻蛄 蠅 [illegible]

虱 蝸牛 蚯蚓 蜈蚣 蜈蚣

蟯 蝗 蜻蜓 蜮

第五十八卷

鳳 鸞 鵬 金翅鳥 鶴

孔雀 鴻鴈 鵝 鴨 雞

鴒 燕 鴿 雀

第五十九卷

烏 鵲 鳩 鶉 鶯

鸚鵡 鸜鵒 秦吉了 白鷴 鷹

隼 鵬 鴉 鷲 鴟

鵰 鶴 鷺 鸂鶒 鴛鴦

鵜鶘 鸕 鵁鶄 鵁鶄 鷓鴣

鶺鴒 精衛 鶻鵃 杜鵑 鴟

比翼 鴞 鵜 鴟 梟

鶡 鵂鶹 鬼車 總禽 蝙蝠

第六十卷

麟 騶虞 角端 獬豸 獅

象 犀 兕 熊 羆

虎 豹 狼 猿 狐

狐 狸 兔 獺 猬

狒狒 果然 猩獸

天中記卷之一

朗陵陳耀文晦伯輯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天

五號 五經通義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天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五經通義

四名 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注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壯盛其氣昊昊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旻文也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

太清 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景星光潤膏露下朱草生醴泉出 鶡冠子

人之始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史記屈原傳

群陽之精 天群陽之精合爲太乙分爲殊名 春秋說題辭

萬物之祖 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 董仲舒曰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 本傳

大高 躍大高者而彘爲上牲 淮南子說林訓 昭事上高 隋書世祖紀

群神之精 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 書緯考靈曜

青冥 楚詞披青冥而攄虹 注青冥天也言青雲杳冥

泰元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 注泰元天也媼神地也 漢書

上玄 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 [illegible]

太昭 [illegible]上事曰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序黔黎害以安黎元則太昭仰仰焉得以終 注太昭大也 [illegible]

靈曜 蔡伯喈陳太丘碑文 [illegible]之精靈曜之純 注靈曜謂天也尚書考靈曜 按張衡靈憲渾天儀云夫覆載之根莫先於元氣靈曜之本分氣成元象

百神主 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慄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嗛嗑忘雖悖人之意 論衡辨崇

群生之大仰 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迴旋群生之所大仰又曰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氣也水土之氣升而爲天 楊泉物理論

大圓 文選束皙補亡詩曰恢恢大圓茫茫九壤呂向註曰大圓天也按呂氏春秋云大圓在上大矩在下管子曰人能靜正遇能戴大圓而履大方

上靈 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云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類劉良注云上靈天也按曹子建魏文帝誄云上靈降瑞黃初竝祐宋志晉傅玄郊祀歌云我其夙夜祗事上靈南齊書宋謝莊登歌辭云昭事先聖懷濡上靈又云肇禋配祀克對上靈太后廢海陵王令上靈所以眷命億兆所以歸懷梁書武帝授禪詔云寅畏上靈用

隋書紀書彭城王勰傳云上靈無豎墾弼違和源子
恭上書云郊天享帝蓋以對越上靈高闡乞德頌曰上
靈陰騭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泪淵蒙遂表云
上靈降祐祚歸有道靈徵志群臣表云上靈垂顧微啓
隋書北齊書高洋授禪詔云上靈厭德久歸大命北史
王邵傳帝道紀云叶靈皇者言大隋德合上靈隋書樂
志云上虛鍾百福群神歸萬年
圓儀 宋曆志祖冲之表曰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玄武
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辨方以月爲主冬至所舍當在
玄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
圓靈 謝莊月賦云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李善曰柔祇地
也圓靈天也

圓精 顏延年文元后哀策文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濟
曰圓精天也舊唐書郭子儀肅宗吳皇后祔廟表云圓
精挺質方祇稟秀
蒼靈 南齊書劉善明云老耋之年指麾成務此自蒼靈
特授假手成功 北史 周武帝誅宇文護追尊孝閔詔曰
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 周書
玄儀 北齊書詔曰上叶玄儀下符川岳
百神之君 玄宗未行親郊之禮張九齡上疏曰天者百
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
配之儀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 舊唐書

人之治行祭幹郊祭難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
北蓋穹窿 王彪天賦云由爲地蓋浩作笙衢 晉書
顥穹 司馬相如封禪書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師
古曰顥穹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隆也
顥蒼 前漢書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顥蒼師古
曰顥顥天也言氣顥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昊乾 馬融廣成頌貳造化于后土參神施于昊乾 後漢書
九蒼 阮籍與伏羲書云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
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王簡棲頭陁寺碑仰蒼蒼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
遠而無所至極耶

九野 呂氏春秋云天有九野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
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
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
天餘同又太玄經九天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
五睟天六廓天七減天八沈天九成天
六氣 左傳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杜預注曰六氣謂陰
陽風雨晦明
九關 招魂曰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王逸
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啄欲上之人而殺之
八柱 天問云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注曰言天有八山爲

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也 楚辭

九重 天問云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注曰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 楚辭

九乾 崔駰達旨云仰探遠乎九乾注九重也 後漢

八維 東方朔七諫云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注天有八維以爲綱紀也管子曰天或維之地或載之莫之維天已墜矣況於人乎

九靈 王褒九懷云登九靈兮遊神注想登九天放精神也

九陔 漢書樂志專精厲意逝九閡註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相如封禪書云大漢德上暢九垓下沂八埏廣雅云九天之際曰九垠九天之外次曰九陔註云垠垺也陔階也言階次有九淮南曰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

七衡 孝經援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間注天有七衡而云間者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相去合十一萬七千里

九閡 楊雄解難云翠虯絳螭不階浮雲翼疾風則不能騰九閡注九閡九天之門 漢書

十端 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人金木火凡十端天亦有喜怒哀樂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

九霄 婕張淵觀象賦云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

注九霄九天也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楚辭載夫霄而瞻太清

四表 二十八宿之外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 尚書考靈曜 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 河圖 天有四表三道四表者房星也三道者房間三道南間爲上道中央爲中道北間爲下道也 天鏡經

四和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帀於四和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

三變 漢天文志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

九位 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 袁子

八紀 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 素問

鍊石 補闕 列子云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淮南子云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

天柱 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

共工怒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北小
水潦歸焉列子 唐勒大言賦云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
兮太山夷
天宮 好道者言黃帝乘龍升雲登朝霞上至列闕倒景
經過天宮天體如車有蓋日月懸著何可上哉 皇覽記
與唐 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
唐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因命之 史記
救楚 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宋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
之伯宗曰不可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
乎 左傳
仰視 齊桓公曰王者何貴管仲曰貴天桓公仰視管仲

曰所謂天者非蒼蒼莽莽之天也居人上者以百姓爲
天 說苑
夢壓 初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
天壓已弗勝顧見人黑面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
牛助余乃勝之 左傳
天醉 西京賦云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
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哀江
南賦云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庾信志林曰繆
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
樂已有此誇李文饒曰昔秦時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
常醉哉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居二日半寤語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
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扁鵲出董安于曰昔秦繆公
嘗如此七日而寤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
所以久者適有學也 史記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
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
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
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 列子
談天 五經通義曰鄒衍大言天事謂之談天劉向別錄
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

天騶史記云衍迂大而閎辯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夢上天 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翟方進奏毀敗之歲
帝夢自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 後漢書許楊傳
捫天 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天體蕩蕩正青滑如[illegible]
有若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
湯夢及天而舐之此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也 漢書
天頭天耳天足天姓 吳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
秦宓後至問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
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
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
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

難然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
曰有溢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
劉故以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
西名聞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之 蜀志
夢不破天許真君吳猛與郭璞同見王敦敦曰吾昨夜
夢將一木上破天禪代可十全不許君曰此夢固非得
吉木上破天是未字也[illegible]動晉祚固未衰耳
十真君傳 張斌夢著[illegible]曰此未字 前秦錄
天公建元元年歲星犯天關[illegible]度宋書曰歲星犯
天關占云關梁當澁此來[illegible]江道亦不鄰難
而石虎頻年閉關不通信[illegible]天公憒憒無皂白
之徵也 宋書天文志

擊門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
惟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閽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
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其後都督八州著有闚擬之志每
思折翅之祥自抑而止 晉書
天帝面方一尺 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
天帝召見引升殿仰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
天帝耶答云上古天帝久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
天門開 晉書載記北燕主馮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
然燭於庭內 北齊書文宣帝高洋從世宗行過遼陽山
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 葆光錄羊襲吉少見天開[illegible]

內雲霞[illegible]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逡巡乃閉 王文
王少孚旦幼見天門開中有巴姓名四川制置劉雄飛
亦見天門開
夢天門 宋薛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視天見天
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孝武伐逆致祚歎
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耶以功封南鄉男 南史
榮光 永明中天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
金天頌王儉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世宗大悅用爲永
陽太守 齊書
天中字 梁沈瑀與范雲善[illegible]未嘗就小瑀夢坐屋梁柱
上仰見天中字曰范氏宅瑀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
不死此夢可驗 梁書沈瑀傳

雲亭宮 隋萬寶常生而聰穎妙達鍾律常於野中遇十
許異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使鈞天之
官示玄微之要命坐授之良久復凌空而去寶常還家
已五日矣自后人間之樂無不精究忽一夕先所遇仙
來降其家曰記得雲亭宮之會乎寶常憎然良久乃悟
他日謂隣人曰吾偶自仙宮謫於人世即將去矣旬日
不知所之 仙傳拾遺
白玉樓 李賀嘗病見緋衣人駕赤虯童子持一板若太
古篆曰上帝新作白玉樓成召君作記天上差樂賀隨
氣絕 本傳 賀卒後母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illegible]

開建白瑤宮以其業於詞召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
帝又作凝虛殿使其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
夫人默以爲念 宣室志 塵外志
五代周世宗觀泗州大水記以問竇儼對曰天地有
五德潤澤生成動 [illegible]
手捧 韓琦知秦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
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 [illegible] 宗於東宮 [illegible]
天象成文 麗籍知延安日冬至中夜恍惚間見天象成
文云麗籍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駐視久之方滅
後十年果爲相 [illegible]
玉京 全開王素嘗夢至玉京黃 [illegible] 闕殿上有紫服翠冠

者曰吾乃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昔以奏牘許黃玉
世公夢因題詩曰似去華吞國裊來雲霞深處見樓臺
月明冷落雞窗急驚覺浮生夢一回晚歲思玉京之游
詩曰碧虛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鳳凰城何時再步雲
霞外躬荐青瓏巴許成 [illegible]
上帝圖書之府 政和初蕭田方例散某寫夔源字彥然
因卧二日而寤云到一城中有一道士拜曰先生召人
[illegible] 有陰功帝召先生于白玉樓為李長吉作記度曰誠人
道無少賦先生有 [illegible] 云帝殿 [illegible] 而我 [illegible]
林帝覽之大喜拜侍文郎專職文章綸命為玉京侍 [illegible]
後以情才為衆所嫉下遷群玉外監群玉殿上帝 [illegible]

之府也自是接見稍疏一日帝遊瑤圃召先生先生 [illegible]
宋道華泛舟池上有人間夫婦之念焉使者所劾謫墮
人世不久當返 夷堅志
閶闔 離騷云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淮南子
曰排閶闔淪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
所居紫微宮門也張衡 [illegible] 以微闕閶以洞開注云
宮牆兩落正南開如門象 [illegible] 門張衡賦曰叫帝
閽使闢扉兮覩天 [illegible]
天門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 [illegible] 南爲地戶注天不
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illegible] 樂志天門開
詄蕩蕩注天體 [illegible] 經西北大荒中有金

闕高千丈上有明月珠徑三 [illegible] 里中有金階兩
闕名天門
天路 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 [illegible] 陽無期
天工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
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擅富之則是
與天鬪也而欲久立未之嘗有也 潛夫論
天教 俗人云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
成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誠令仁君闡此以為天教而
棘從之誤莫甚焉 上
天語 高并蒼蒼遣開天語 [illegible]
張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illegible]

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老子
圓不中規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
故天不中規地方不中矩文子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窺
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文子
清明天道無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列子鄭注
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
以度其象耳
陰陽自析以南天之陽也自析以北天之陰也物理論
清陽積陽為天故天者清陽也黃帝素問
起牽牛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

畢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不足西北素問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
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
手足不如右強也又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
滿東南右熱而左溫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
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
四方之氣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霓北
方之氣雲雨雹霰中央之氣霧淮南子
天吏天使天期天忌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
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霓彗星者天之忌也淮南子天文訓
如笠天形穹窿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晉書天文志

以抑水而不流者氣充其中也虞喜安天論
蓋天說云顓頊造渾天儀黃帝為蓋天皆以天象蓋也
郗萌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
曰宣夜宣夜之說未嘗聞也後有虞昺作穹天論姚信
作昕天論虞喜作安天論衆形殊象參差其間蓋天之
說又有三體一云天如車蓋遊乎八極之中一云天形
如笠中央高而四邊下一云天如欹車蓋南高北下錣
覆盆天平正與地無異若覆盆之狀論衡說日篇
車輪天如車輪終而復始極則復反呂氏春秋靈憲云天以
陽而迴轉地以陰而停輪

雞卵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
表裏有水天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
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渾天儀
蟻磨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
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
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
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
天君馬韓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天君後漢書東夷傳
以天為兄倭國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
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曰委我弟北史

天神之名　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一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河圖曰其精東爲蒼龍南爲朱鳥中央爲麒麟西爲白虎北爲玄武

木公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亦號玉皇君居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傳拾遺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張子房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illegible]老

君中經云東王父者清陽之元氣也爲神之先治東方下在蓬萊山姓無爲字君解西王母者太陰之氣也姓自然字君思下治崑崙之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上直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一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

朱儒問天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於我故凡問事必於知者淮南說山

天帝召歌　宋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南史賀

玉帝居　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亦不得見其面僊翼　東坡詩云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朶紅雲捧玉皇

玉京　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靈匱金景內經上界七京注云玉京無爲天也

三十六天　自玄都玉京已下合有三十六天其二十八天在三界內黃曾天玉完天何童天平育天文舉天七曜摩夷天六天爲欲界越衡天濛翳天和陽天恭華天宗飄天黃笳天堂曜天端靖天恭慶天極瑤天元載孔昇天皇崖天極風天孝芒天翁重天無思江由天阮樂天曇誓天十八天爲色界霄度天元洞天翰寵妙成天秀樂禁上天四天爲無色界三界外曰四人天常融天玉隆騰勝天梵度天平育賈奕天名爲種民天亦名四梵天　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亦名三天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最上大羅天合三十六天靈寶本元經　雲笈七籤

天羅　大羅在玄都玉京之上紫微金闕七寶騫樹麒麟師子化生其中三世天尊治在其內元始經云大羅之境無復眞宰惟大梵之氣包羅諸天太空之上有自然五霞其色蒼黃號曰黃天黃天之上其色青蒼號曰蒼天蒼天之上其色玄空城青號曰青天故頌曰三界之上眇眇大羅上無色根雲層峩峩

九天　九天上第一天名鬱單無量天第二天名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第三天名梵監天第四天名兜術天第五

天名八時樂天第六天名化應聲天第七天名梵寶天
第八天名梵摩迦夷天第九天名波黎吝起天其一天
俱引置三天合三十六天（天地雲笈）
冥 大冥在九天之上蓋謂冥氣在表統乎九玄（大洞）
異呼 匈奴呼天為祁連（漢書霍去病傳注師古曰）
天 西域曰提婆（高僧傳翻譯八部）胡元曰兔格落
三十三天 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天王天須彌
山頂為帝釋天上一倍為夜摩天上為兜率陀天化樂
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
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
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
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
天凡二十八天四天以下又有日月星宿天帝釋天持
髮天堅首天凡三十三種所謂三十三天者即帝釋天
宮也（經图）本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酉陽雜俎）
天翁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
嘗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欲殺之
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
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
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
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術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
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酉陽）

洞天 六宮真誥云世人有知鄷都六天宮名者則百鬼
不敢為害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
宮是為六天鬼神之宮六天一曰紂絕陰天宮二曰泰
煞諒事宗天宮三曰明晨耐犯武成天宮四曰恬照罪
氣天宮五曰宗靈七非天宮六曰敢司連宛屢天宮人
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之洞之小天三陰所
治也又耐犯宮主生絕天上死禍福續命由恬照第
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
鄷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烟勃
若景羅華武陽帶神鋒恬照吞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
鬱嵯峨七非通奇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横北道此是鬼
神家凡有二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
杜殿 閻摩那娑羅天娑羅林中其殿淨如鏡第二樹
中有千柱殿（雜譬喻經）
善法堂 善法堂在欲界天帝釋會大王之正殿也其
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以黃金為地地生軟草其軟
類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佛經）
陽堂 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
為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為一度天運三千六百
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錯天氣極於太陰地
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

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轉九千三百度爲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上清三天正法經）

天厄 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六也小陽九小百六也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大百六也夫天厄謂之陽九也地虧謂之百六也至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其天地運度否泰所餘陽九百六會至所道德方明光聯起肆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靈寶天地運度經）

天非左旋 通人楊子雲因衆儒之說天以爲蓋常左旋

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曆數昏明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今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旦日出於卯正東方暮日入於酉正西今以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若如蓋轉則北方道遠南方道近彼晝夜漏刻之數何從等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即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爲天左轉非也（桓譚新論）

渾沌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徐整五曆紀）

開子 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氣一萬八百年升而爲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爲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氣一萬八百年凝而爲地地之靈氣

融結而爲山川河嶽成形既定於鑾攸召（法纂說）

異名 纂要云東西南北曰四方四方之隅曰四維天地四方曰六合天地曰二儀以人參之曰三才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或謂天地爲宇宙日月謂之兩曜亦曰二紀（張衡思玄賦察二紀五星之綱紐注二紀日月）五星謂之五緯日月星謂之三辰（國語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周禮掌三辰之法注日月星）亦曰三光（漢文紀上以累三光之明淮南子紘宇宙而章三光注日月星）亦曰三靈（楊雄羽獵賦上獵三靈之流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亦曰三精（後漢光武贊三精霧塞注日月星）日月五星謂之七曜（穀梁傳序七曜爲之盈縮）

天門 眞臘抵占城旁有西棚國望見天有一竅極明土人称天門一曰天際國古云女媧氏之所不至也（明志）

孝苦天度云東方七宿其屬三十二星七十五亦七宿其屬六十四星一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其屬十一星八十度北方七宿其屬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門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内并星宿内總

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長晉文志云地上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西陽雜俎云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胡安定云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學林云周禮以天圭之法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故川陽城爲然此乃古之聖人推測天地高深之法

天地相去考

三五曆紀云數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處于九故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云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云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一度爲一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關令內傳云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脈論衡曰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云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　周髀云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云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爾雅云天圓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

[illegible]云天體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每一方
[illegible]九千二百五十里自地至上八萬里以日照陽城
[illegible]為中乃天之正圓也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天者身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illegible]
[illegible]天鎮也神也珍也施生為本運轉精神功列陳
其道可珍重也[illegible]天顯也在上高顯也坦也坦然高而
遠也[illegible]天顛也至高無上[illegible]
[illegible]下者實也[illegible]
[illegible]云日[illegible]日滿滿故仁仁故明明故
精在外[illegible]也
太甲記[illegible]
天精天地至寶精不[illegible]天精爲日地精爲月[illegible]
陽德之母春秋內事[illegible]日者陽德之母也[illegible]
日之[illegible]陽德消[illegible]月賦云日以陽德[illegible]
神日母
[illegible]之精日者衆陽之精內明玄黃五色無主[illegible]
君精精似青翼翼似黑玄玄似赤縞縞似白煌煌似黃
光照無主不可以一色名也[illegible]日神五色明照四方[illegible]
[illegible]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illegible]注五色五行之方
色也
衆貴之象日者照明之太表光景之大紀群陽之精衆
貴之象也故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illegible]
衆陽之長漢李尋謂[illegible]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
同[illegible]人君之表也故[illegible]
火精范子計然曰日[illegible]火[illegible]晝居晝而
爲明[illegible]照而有光[illegible]氣之
精者爲日故陽燧見日則[illegible]
天光漢成帝[illegible]日者[illegible]陽之宗天光之貴
王者之象人[illegible]須消啓明
稀朝[illegible]注曰[illegible]
太陽之精日者[illegible]也夏則[illegible]故晝長夜
短冬則陰[illegible]陽[illegible]短夜長[illegible]行陽之道長
天口訣[illegible]
故出於卯酉之北行陰之道短故出於卯酉之南春秋
陽陰等故日行中平[illegible]
人君之象夫日者天之所布以[illegible]於下而垂示法則
也日爲太陽之精積而成象人[illegible]光明外發體
內全履精揚輝[illegible]人君之體也晝夜有節循
度有常春生夏養秋收[illegible]人君之政也星月稟其光
辰宿宣其氣生靈仰其照[illegible]其恩此人君之德也
是以日主道德養生福祐仁恩若人君有瑕必露其慝
以告示[illegible]
陽精之宗靈憲曰日者陽精之宗積精成象象成爲禽
金鷄火烏也皆三足表陽之類其數奇[illegible]史記

符 門孔子曰日爲德而君于天下辟于三足之烏焉
秋 苞云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
陽 也淮南子云日中有踆烏者謂三足烏也山海經
云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論衡
曰日者火也烏入火中燋爛安得而立益日氣也 伏
候古今注云漢元帝永元年中日無光其日長安無烏
或言日中烏之去也 日無光則日烏
不見日烏不見則飛烏下
陽烏廣雅云日一名陽烏翰都賦陽烏迴翼於高標郭
璞十日贊曰羿乃控弦仰落陽烏隋書李德林霸朝雜
集序云陽烏垂耀獵蘿傾心 金烏隋康孟詩金烏

升曉氣玉檻降晨曦唐太宗詩靈烏承飛
翔陽海賦翔陽逸駭于扶桑之津注翔陽日也淮南子
曰日陽之主也日中有烏故言翔逸駭言出疾也
大明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
位也鄭注大明日也六韜云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
發而萬物皆利
太陽正曆曰太陽日也吳越春秋范蠡爲吳王壽詞云
上感太陽降瑞翼翼漢元永元二年詔曰氛邪歲增侵
犯太陽郎顗四事云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
應於天曾子建求通親親表云大葵藿之傾葉太陽雖
不爲迴光終向之者誠也南齊書王儉表云秋葵

不□□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裨李平對□
宗曰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螢爝舊唐書溫彥博
云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比列星
東君廣雅云日一名東君楚詞九歌東君云暾將出兮
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漢志云晉巫祠東君師古曰東君
日也索隱曰東君見歸藏易隋書樂志朝日歌云扶木
上朝暾崦山沉暮景
曜靈廣雅云日名曜靈楚詞天問曰角宿未旦曜靈安
藏遠遊云曜靈曄而西征張平子歸田賦曜靈俄景繼
以望舒皇甫謐年曆曰日者衆陽之宗陽精外發故日
以晝明名曰曜靈齊書策命齊王曰太古初陳萬物紛

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烝人 語
朱明廣雅云日一名朱明楚詞招魂云朱明承夜兮時
不可淹
朱光廣雅云日一名朱光楚詞云陽杲杲其朱光張孟
陽七哀詩朱光馳北陸浮影忽西沉
陽光桓帝詔曰聞者日食毀缺陽光晦暗後漢書陸機雲賦
云蔽陽光於暘谷暗天文乎常居北堂書抄
陽景曹攄詩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銑曰陽景日也
江文通詩丹霞蔽陽景
朱羲郭璞詩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善注朱羲日也
扶光謝瞻送孔靖詩扶光迫西汜歡餘宴有窮齊曰扶

光日也謝莊月賦擅扶光于東沼
緣光晉束皙玄居釋云離光夜隱望舒晝戢宋顏延之
範連珠云魯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梁劉孝綽詩明癸
一何幸傾藥奉離光
靈曜陸機演連珠云靈暉朝覯稱物納照翰曰靈暉日也
太暉謝鎮之書云太暉灼兮昇耀列宿奄兮消蔽弘明文
利眼陸機演連珠曰利眼臨雲不能垂照呂向注曰利
眼日也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曰日月天下眼
目而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謝抱朴子曰
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
乎

九陽仲長統詩曰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注九陽謂日也
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
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楚詞遠遊云朝濯髮於湯谷兮
夕晞余身兮九陽
羲和廣雅曰日御曰羲和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
崦嵫而勿迫虞世南徐堅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
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
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山海經云東南海
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
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
和之官以主四時左思蜀都賦羲和假道于峻岐晉皇
甫謐釋勸曰羲和促轡大火西頹張華招隱士詩羲和
策六龍弭節越崦嵫日亦可曰羲和漢崔篆慰志賦羲
和驂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王符愛日篇曰化國之
日舒以長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注羲和日也魏卞蘭
許昌宮賦云望舒涼室羲和溫房抱朴子什滯篇曰羲
和外景而熱
日出日入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
于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
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
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舂

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
謂懸車薄於虞淵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
崦嵫亦日崇山落經於細柳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自暘谷至虞
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淮南子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
曰濛汜日之所入隋天文志
桑榆淮南子曰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注曰言其
光在桑榆樹上漢書谷永云太白出西方決當參天今
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後書注桑榆謂晚也光武勞馮
異云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劉休玄擬古詩曰願垂
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日光異名日光曰景曰影曰晷曰氣曰晛初出爲旭日
昕曰晞曰温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
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在上曰
反景在下曰倒景煦日温也晧日晝貌也暉日光也旰
日晚也昱日明也曉日白也纂要說文朝旦爲輝日中爲光
管輅別傳吞劉邠云
太平太蒙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距齊州以
南戴日爲丹穴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
蒙爾雅楊烱渾天賦太平之人仁太蒙之人信
徑千里湯泉之精上合爲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
天七千里徐整長曆楊雄辯嘲云夫日月之徑不千里則不

能燭六合燿八紘音義云八方之綱維也晉魯勝元康
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
準度日月星日月徑才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
表上之
光照所及尚書考靈曜曰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地說
書曰日照四十五萬里也周髀曰日光外照徑八十一
萬里
九道月令正義自有九道考靈曜曰萬世不失九道
三道天有三道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黃帝占月行房
三道其政太平行上道昇平行中道霸世行下道可視
瞻之短於曆舊影爲行上道與曆合爲行中道長於舊
影爲行下道古今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考靈曜
十煇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
祲謂陰陽五色之氣祲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
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如氣成形象雲如赤烏夾日
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鑴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
鑴也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
日光暗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
天而貫日也八曰敘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
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
詩所謂南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
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獸之形
可思而知其吉凶隋天文志

隨時出入仲春仲秋日出於卯入於酉夏日出於寅入
於戌仲冬月日出於辰入於申尚書考靈曜
寒暑在宿五經通義曰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
牛宿外遠人故寒東井宿内近人故温
旁立日傍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興有黃雀赤頭立於
日傍黃帝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賞也余當立大
功乎
八夢生八子帝嚳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爲高
辛帝室夢日而生八子皆有賢知世號八元異苑帝嚳之
妃鄒屠氏之女也嘗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

八子世謂為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
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厚焉 拾遺記
五色互照 日五色陽之精君德也少昊金天氏邑於窮
桑日五色互照窮桑 尸子
羿射九日 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
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莊子既
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烏落為沃焦歸藏鄭母
經云昔者羿善射彈十日果彈之 天問云羿焉彈日烏
焉解羽
逐日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河渭河渭不足
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山海經

桀沉見異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
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問於馮夷曰何者
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昌徒族歸殷 衝波傳
夢鬬祭為無道湯令伊尹往視曠夏聽于末嬉末嬉言
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
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乃令師從東方出於國
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呂氏春秋
乘舟過傍 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
乘雲繞日 傅說賃為胥靡衣者舂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
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殷以玉帛聘為阿衡
也 拾遺記

著身 文王夢日月著其身 帝王世紀
比政 周文王問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
何如對曰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旭旭然如日之
始出也既入其職則於其民也暵暵然如日之正中也
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將將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
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暵暵者民保其福也
既去而將將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賈誼
冬日夏日 [illegible] 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
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注冬日可愛夏
日可畏 鄧析書曰君人者當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
物歸之

夾赤烏 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
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
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何益王弗禜而死孔子曰昭王
其不失國也宜哉 左傳哀六
辨日遠近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
而日中時近也曰爾何以知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
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
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
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
乎 列子

子之宋有田夫曝日於野美之不識廣廈綿纊之麗謂
其妻曰負日之暄以獻吾君將獲重賞 列子
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照於東境故春秋時
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 齊地記
作橋觀出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驅
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至今石悉赤陽城
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如相隨行 三齊略記
日再中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急
欲求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
太子仰天嘆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秦王不得已遣之風
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自為代王及徵當即位

後期不得立日為之再中向日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
日再中 文帝十七年新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
復中於是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 漢書 日再中烏連嬉仁
聖出握知時 務辨孫僞
日中王字 文帝時日中有王字 帝王世紀 君應陽君臣和得
道度則日含王字 春秋緯
神女捧日 漢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
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為赤龍占者以
為吉可名之吉 漢武內傳
重光 漢書云元封元年從登封太山倪寬上壽曰癸亥
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

日也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
一曰日重光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子比德焉故云
重光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
吉祥 隋上衍演連珠云重光發藻尋虛捕景
對日南北 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
答曰臣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臣聞
鴈門不見壘鴈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郡臣雖居日
南未曾向北看日 謝承後漢書 古今善言云重曰今郡有
雲中金城不必皆有其實
負日 靈帝王美人任娠畏何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
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獻帝協 後漢后紀

納懷 魏文帝為王時夢日墜地分為三分已得一分而
內懷中 魏志
捧日 程昱少時常夢上大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
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操操
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操乃加日其上更名昱
也 魏書
對日遠近 晉明帝諱紹元帝子也初元帝鎮揚州時中
原喪亂有人從長安來帝問洛陽消息潸然流涕帝年
數歲問何故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帝汝意謂長安何
如日遠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帝異
之明日集群臣宴會說以此答明帝又以為日近帝愕

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荅曰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以是知近而大悅 劉昭幼童傳

夢日環城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 晉書

墮身表慈孫世祖出為海陵守夢日墮身上尋而追還典機密 梁陳宋掄書錄

夢抱後魏遼西王當英夢日墜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牛車挽致不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 北史

化逐魏孝文皇后高氏之懷宣武也夢為日所逐化而

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馮太后召徐謇王顯為后診脉謇以為微風入藏顯云按三部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其言 后傳 初后之幼也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窻中照之灼之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日者人君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必遂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 后傳

捧日納口陳武帝霸先常游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異 南史

夢兩日鬪陳文帝倩梁大清初夢兩日鬪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 南史

影長袁充上表云隋興以後日影漸長謹按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

登山捧日楊炎未仕時嘗夢陟高山之巔下瞰人境杳不可辯仰而視之見瑞日在咫尺紅光赫然洞照萬里因舉左右手捧之炎燠之氣如熱心目久而方寤因語

於人有解者曰日者君像也此登相位而輔人君之祥也其後歷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 宣室志

三日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公此時當為宰相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未幾安祿山反哥舒翰敗冕為御史中丞冕問以三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向轉分明其後安祿山僭號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冕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續世說 唐書

首承日賈隱林朱泚之難扈德宗於行在至[illegible]

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耶四令糾察行在唐書
車戴日淄清鄭尚書光會昌六年春夢自御大車中載
端日光燭天地自執轡行通衢中俄而驚寤且言歎後
月餘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書淄清節度果契
前夢宣室志
夢吞偽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
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
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稽神錄
日車莊子徐無鬼篇小童答黃帝曰若乘日之車而遊
于襄城之野李尤九曲歌曰年歲晚暮日已斜安得壯
士翻日車南齊書庾易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

謂使人曰民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
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南史齊褚梁武策曰文教與鵬翼
齊飛武功與日車並運
白駒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註
白駒或云日也漢書魏豹畔漢漢王使酈生往說之豹
謝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漢上嫚人吾不忍見也
迎日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
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又其敬拜迎日于郊尚書大傳
倒景谷永說成帝云仙人僊輿輕舉登遐倒景注曰在
日月上日月反從下照故曰景倒郊祀志
長繩係景張大圖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常云人生若浮

朝露寧俟長繩係景實所碩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速北史
日躋唐蘇洪進揚州版築發一塚不額姓名刻石爲
銘曰日爲箭兮天爲弓射四時兮無窮已文寶書志
醉見衛元規詣后作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向酒星於
天獄焚辭日於奔坑諸某
若木山海經云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
所入處在崑崙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
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注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
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蓮花離騷
曰折若木以拂日天問曰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曹子
建與吳質書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應休璉與從弟

書折若華以閉日
盈尺聖人身猶日也夫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
彌綸六合猶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尸子
晨暉高閭至德頌云重光麗天晨暉疊曜魏書
晨曦晉穆帝歌云如彼晨曦曜景扶桑梁元帝徽
云霜戈照日則晨雞奪曜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
晨曦胡義周統萬宮殿頌曰晃若晨曦照見列星
馳暉謝朓贈西府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善曰馳暉
日也又至尋陽詩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
傾羲謝靈運秋懷詩云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
頹陽謝瞻詩頹陽照通津善曰楚詞云日晻晻而下頹

濟曰日所落日也
日足 虞騫詩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李太白詩赤
霄動金光日足森海嶠
熱羊甲 貞觀中史官所載鐵勒迴紇部在薛延陀之北
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又有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
地草多百藥地出名馬駿者行數百里北又距大海晝
長而夕短既日沒後天色正曛煑一羊胛纔熟而東方
已曙蓋近日出入之所（唐書天文）
沒即出 欽察國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漸沒即
出（元史土哈傳）
拜日 新羅每以元日相賀用是日拜日月神（唐書新羅傳） 契丹貴日每月朔
旦東向而拜日（五代史）
天中記 卷一 二七
東門向日 天竺屬國數十有迦沒路國其俗開東門以
向日（唐書）
燭龍 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
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人面蛇身
赤色注曰即燭龍也又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
尾山有神其瞑乃晦其視乃明視燭九陰是謂屬龍詩
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
照天門中者也天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選雪賦云
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淮南云燭龍在鴈門北蔽于
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張說賦

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
赤人頂輪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常提兵船往援李
壇于山東舟至登萊滯留數月常于舟中見日初出海
門時有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
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癸辛雜志）
日中無影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
天地之中也（呂氏春秋） 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蓋天
地之中（淮南子） 河南陽城縣是為土中夏至之景尺有五
寸所以為候（太康地紀） 何承天以博物著名問釋慧嚴佛國
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
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
天中記 卷一 二八
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
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高僧傳）
隨天入地 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障
隱故人不見如竈運行地中鑿地一尺轉見水源天行
地中出入水中乎寘者天不在地中而日出上日入下
者隨天轉運（論衡） 葛稚川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
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
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
似故比以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上
離下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
入於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

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為
不可乎王生必圓謂為不然者訛矣晉志何承天云天形
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一曰四方者東
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
有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
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
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為陽精光
曜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
不為減浚不為益詳
濯曜羅 玄門輪及大洞經云九天真人呼日為濯曜羅
三天真人呼日為圓光蔚太素天中呼日為耿景皇上

清真人呼日為九曜生泰清天中仙人呼日為太明太
極天中呼日為圓明王賢天中呼日為微玄東華真人
呼日為紫曜明亦名圓珠亦謂始暉亦謂太明七籤
圓相羅 方諸下真人呼日為圓相羅右英夫人示許長
史詩云圓曜映南軒朱風扇尚室真誥
鬱儀 太洞經云日亦名鬱儀月亦名結璘玉京山經云
左顧提鬱儀右手攜結璘十聖記曰鬱華赤文與日同
居結璘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璘月精也黃庭經
曰鬱儀結璘善相保梁丘注曰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
月之仙 一云日月之神也峨眉山洞石書云鬱儀引日
精結璘致月神

踐須彌劫初長成時天地大闇有大黑風吹大海水沫
浮出日月置于須彌山半安日道中行旋繞四天下照
燭衆生閻浮提南日中弗婆提東日沒瞿耶尼西日出
欝單越北夜半長阿含經難陀王問那伽斯那云日之在上
其体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
短斯那云須彌山有上下道日于冬時行于上道路遠
行遲照于金山故長而且寒夏時行于下道路近行速
照大海水故短而極熱那先經三界圖云其天中心皆有
崑崙山又名須彌山也其山高闊傍障四方日月繞山
互為晝夜日在東方則東境界日正中時光及南方浮
利界境以為日出日在南方於正中時耶尼境界以為

日出西方日正中時光及北方欝單以為日出日在北
方於正中時東方境界以為日出者今雖四序合宿是
同冬夏二至晝夜不等日君繞山四方合停出沒既異
則無山陽二七
月宮 日天宮殿正方如宅有道似圓一面兩分皆天金
成一面一分天頗梨成有五種風吹轉而行一持二住
三隨順轉四波羅呵迦五將行起世經
蘇利耶 此云日神或蘇梨耶或修利大孔雀王經
日姓名 日月者天地之司徒司空也日姓張名表字長
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老子中經
金門洞陽宮 金門之上日之通門也金門之內有金精

沿鉢之池在西闕左之今故立春之節日更鍊𩲡于金
門之内耀其光于金門之外四十五日乃止順行之洞
陽宮洞陽官日之上舘也立夏之日止于洞陽宮吐金
冶之精以灌于東井之中沐浴于晨暉妝八素之氣歸
廣寒之宫也 三洞經

含虛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含虛所月所出

日光所司 昫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
氣圓神紅光之所司也 山海經

常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山海經

入聲者雷 沙㺸茶國向無人至者祖葛尼曾到因立文
字該載其國係日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
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則小
兒驚死 [illegible]

日蝕

陽不克 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
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 隋天文志

日食從西 釋名曰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是也
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
央若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上下竟黑疑者以為日
月之行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玄云月正掩日日光從
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 南齊書

謫見 男教不脩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食故日食
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陽事 禮記昏義

日不食 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蝕望頗延年讖內
水詩曰日完其朔月不掩望

失德之應 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
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
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脩
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

日君 襄子曰大日者君也月者臣也一歲十二會君臣
相見之象君有失德臣下專之故有日蝕之咎故伐鼓
用幣責上卿是其禮退臣道也 乙巳占

曜魄之寶 日者陽精之明曜魄之寶其氣布德而主生
在地曰德德者生之類也德傷則亡故日蝕必有亡國
死君之災 上

救日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
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厭陰氣
也 穀梁

赤幘 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 [illegible]

鼓用牲于社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左傳

朱絲縈社 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公羊傳曰鼓用牲于社求之陰之道也以朱
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
注曰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數于天而
犯月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
脅之與責求同義
務三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
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
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
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
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
民三曰從時 傳左

降物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
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
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
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
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
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君矣 傳左
兆水 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

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
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
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
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傳左 常衮賀日當食不食表
同道相遇則闘昭子之對
兆旱 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
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
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傳左
不食 春秋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亂絕不日食政亂
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
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漢明帝日食詔曰楚王無災
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

三朝 食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谷永以為歲
首正月朔日是為三朝尊者惡之 漢書 哀帝元壽元年正
月辛丑日有食之不盡如鉤與惠帝七年同月日鮑宣
上言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
敗器物況日虧乎 本傳 宋文帝與劉義慶書曰食三朝天
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 本傳
食晦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鄭興上疏曰日月交會數
應在朔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
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後漢本傳
不悉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當待徐璜同言

臣所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辰日食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古者重見轉漢召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對梟然援不為隱諱使人陰求其短發摘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繫獄中（漢異聞）

每月之初黄琬祖父瓊為魏郡守時日食而京師不見瓊表上食之狀太后詔問日食多少瓊久而無對琬年七歲在傍請瓊曰何不云日食之餘如月之初遂用其言答詔（後漢書）

刻期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太陽合朔當食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食

臣請死之及期帝候于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國史異纂）

脩德玄宗時日食帝素服俟變録囚多所貸遣宋璟曰恐議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輿有揣合臣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臣固不擾兵甲不瀆武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苟下常以為念雖有厲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帝嘉納（唐書傳）

後聞宋仁宗寶元元年正月丙辰朔日食六月戊子日雪楊惟德等言來歲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食請以閏於庚辰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宋史）

正賀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時議稱賀脩起居注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翳寒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沈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

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安處明將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宋史）

外壤內壤穀梁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注曰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所吞咽者壤入於內也

龍麟鬬春秋元命苞曰麟龍鬬日月薄食孔演圖曰麒麟鬬而日無精光宋均曰麒麟少陽之精鬬作于地則日月亦將爭于上玄淮南子曰麒麟鬬而日月蝕許慎

注曰淵麟大角之獸故與月相動
日食祝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柰何
以陰侵陽以卑陵尊春秋繁露
月
陰精陰精為月日行十三度常朏在而受明精在內
故金水內景春秋元命苞
地理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春秋感精符
天使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為天使
婦從夫放月紀春秋考紀日月天之使也淮南子
群陰之本月群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
蚌蛤虛群陰虧夫月行乎天而群陰化於淵呂氏春秋

金精太陰之精上為月月者天地之陰金之精也大戴禮
陰宗淮南子云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月
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又云
月盛衰于上則蠃蛖應于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
衆陰之長李尋上書曰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
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
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漢書
水精物理論云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虧盈抱朴子
曰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濤大
太陰之精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含影稟月之
光以明照夜仁修陰德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
德刑罰之義也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也是以近日
則光斂而臣近君卑而逼也遠日則光滿為其守道備
法也華而体勢伸也當日則蝕損臣借君道而彌
至於覆滅也盈極必缺其不可久盈也月闕也陰道
臣道專道不可使盈盈則必缺也其行遲臣下之道也
行有弦望晦朔遲速以象刑之等威也
旁朔弦望月闕也滿則必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
月死復生蘇也晦月盡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光
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
月在西遙相望也釋名

朏魄朏月未成明也說文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二
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說古文月采篇云
三日曰朏莊月出也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云
朓朒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謂之朒亦謂
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漢書五行志月朝
見曰朒夕見曰朓日則在中之謂朒至夜之謂匿月則
與日相望謂之望既望之後漸虧謂之側至晦無光謂
之匿宋朝以朓字避僖宗諱改為朏朒胡太初太玄曆
夜光廣雅曰夜光謂之月皇甫謐年曆曰月群陰之宗
光內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
育

金波漢書郊祀歌曰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師
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 謝朓詩金波麗鳷鵲
王衍低建章注曰金波月也
圓景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暮
巨圓景月也謝靈運望遲客詩云圓景早已滿佳人殊
未適
素魄張衡大象賦望舒縱轡以騁度素魄淡且而過周傅玄本傳
陰靈謝莊月賦曰日以陽德月以陰靈南齊天文志贊
曰陽精火鏡陰靈水存有果有射代為明昏唐田況月
賦曰有朝靈月有宵德

桂輪唐中宗三藏聖教序云慧炬揚揮澄桂輪而含影
注云桂輪月也月中有丹桂故號為桂輪蔡異記云嫦
娥女記云桂輪巳昇
金樞海賦云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注云大明月也月
有御故言轡金西方也河圖帝覽嬉曰月者金之精月
有窟故言穴文選 金樞理轡素月告望伏滿堂浦賦
望舒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蔡邕什詩云元首寬則望
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郄正釋譏曰羲和逝而望舒悠
縶下商許昌宮賦望舒涼室羲和溫房成公綏天地賦
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黄
纖阿淮南子曰月御亦曰纖阿也束晳補亡詩曰纖阿

按晉樂彥曰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
月中因為月御也
姮娥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
為月精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
奔月許慎曰姮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張
衡靈憲曰姮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黄有黄筮
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
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文心雕龍云歸藏之
書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湯如兹况諸
子乎學齋佔畢以為嫦娥山月之訛淮南注又云奔月
或作奔肉藥分肉以為死畜之肉可復生也

蟾兔詩推災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蠩體就穴
鼻始明宋均注曰穴決也決鼻兔也五經通義曰月中
有兔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
也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而設以蟾蜍與兔者
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衡靈憲曰月者陰
精之宗積精而成象象成為獸王兔蟾蜍也昔四足表
陰之類其數偶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河圖曰蟾
蜍去月天下大亂
月蝕揚雄賦曰西厭月蝕東震日域顏延年詩月蝕來
賓日際泰山窟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呼穿
土為窟昭明大法頌西踰月窟東漸扶桑陶弘景賦云

東巻長桑日窟西幹龍築月阿南齊禮志月域來賓日
際奉上隋樂志北齊皇夏詞云月軌咸梯岫日域盡浮
川
似鏡 京房云月與星辰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
如以鏡照日而有影見先師以為日似弾丸月似鏡體
或以為月亦似弾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
猶水 舊曆說曰日猶火也月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
影故䏶生於向日魄生於背日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
藏
一月與日合 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寸者制
萬物陰陽之長短尺者紀度而成數也月行疾二十九

日行遲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為月節
月行三門 天有三門猶房四表房中央曰天街天道也
天門也黃道所經也南間曰陽環陽環南三尺曰陽裡
陽裡南三尺曰太陽中道北間曰陰間陰間北三尺曰
陰裡陰裡北三尺曰太陰中道故曰月順軌道由乎天
街則天下和平由乎陽道則主喪由乎陰道則主水京
房曰月行南道為旱月行北道為水行中道天門之間
則天下大安五穀豐登人主益壽之兆 天文錄論
徑千里 徐整長曆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地七
千里論衡曰月行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晁飛相
類地說書曰月照四十五萬里

對月 春秋感精符曰人君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
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
方丘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蓂莢 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始生一
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
而盡月小則餘一莢焦而不落王者以是占曆惟盛德
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為堯瑞名之蓂莢一名曆莢一名
仙莢抱朴子曰昔黃帝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
知月
舟過月中 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
吞月精 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

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遁甲開山圖帝氏譜
白氣貫月 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
生湯號天乙 詠
夢射月 楚晉將戰晉侯夢呂騎射中月退入於泥占之
曰姬姓日也異姓月必楚王也及戰射恭王中目呂騎
死之 左傳
眺蟾臺 洞冥記云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
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
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三輔
黃圖云影娥池在建章宮武帝鑿以翫月其旁起望鵠
臺以眺月 云云 又起眺蟾臺鶏跖集云上官儀應詔詩中

用影娥池學士將無解其事者令狐德棻召張東之筆
十餘人問出何書東之引洞冥記為對德棻嘆其博識
月入懷漢元后母李親任政君任身夢月入其懷揚雄
元后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于漢配元生成翟
義傳王莽作大誥曰陰精女主聖明之祥謝莊月賦云
淪精而漢道融
兩夢入懷搜神記曰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其懷
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妾昔姙
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
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謝莊月賦委照而
吳業昌南史梁元帝母石氏為帝釆女夢月墮懷中而

孕
名在月中會稽先賢傳曰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
在月中
月中物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極明耶稺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
不明 世說
吳牛喘月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
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世說注
云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
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風俗通曰吳
牛望見月則喘使之苦於日見月怖而喘焉

除天清會稽王道子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
纖翳太傅謝景重在坐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
綴道子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世說
月夜登樓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
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
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
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晉書 謝觀在崔裔門下嘗作白賦云
晚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 唐摭言
登樓清嘯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
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
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
圍而走 晉本傳

秉舫諷詠袁虎少貧嘗為人傭載運租謝尚鎮牛渚秋
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
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荅云是袁臨汝
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
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晉書本傳
窺處視月世說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
博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
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
如牖中窺日注云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
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人[帶劍]尹思者字少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月中有一人披蓑帶劍思自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劍伏矛當大亂三十年後小清耳後果如其言（神仙傳）

月下長詠顧愷之矜伐以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笑為散騎常侍與謝瞻嘗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遥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後止（續晉陽秋）

對飲謝諶胐次子也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南史）

天中記　卷一　圭

[隨月讀書]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少貧晝日斫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南齊書）

[暈左角]天與五年十月月暈左角太史令晁崇奏角虫將死上慮牛疫乃命諸軍併重焚車牛果大疫死者十八九宮車所馭巨犗數百同日斃於路側首尾相屬麋鹿亦多死（天文志）

[憂食]北齊釋曇遷嘗尋性識論遂感心疾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纏情夜夢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氷片甚甘美覺罷所苦痊復一旬有餘流味在因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改鄉名為月德也（續高僧傳）

[廣寒清虛之府]開元六年八月望與申天師洪都客作術夜遊月宮見一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王城崔巍若萬里琉璃之田有素娥十餘人乘鸞舞於廣庭桂樹之下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龍城錄）明皇嘗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高力士曰豈聖體小不安耶上曰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子娛以上清之樂其曲淒楚動人吾因以玉笛尋得之處忽遺忘故尋之耳力士拜賀請奏併求其名上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於樂章刻石太常焉（開天傳信記）逸史云羅公遠為明皇擲杖化銀橋至月宮集異記及廣德神異錄謂過潞州城明皇雜錄謂至西川幽怪錄謂正月望十五夜幸廣陵事

[半天瓊樓]翟乾祐峽中人曾於江岸與弟子翫月或曰

天中記　卷一　圭六

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酉陽雜俎）

[紙月]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士有唐居士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弦月子來其女遂貼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視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酉陽雜俎）長慶中有王先生者弘農晦之聞其術特謁焉王留之宿乃八月十二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謂之曰汝為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於室東之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忽月光洞然一室毫髮盡辨晦之驚嘆不測（宣室志）

[金背蝦蟆]張周封云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

倦於村中如㞰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
中蟾也(酉陽雜俎)

挈月 太和中有周生者有道術次廣陵寺中時中
秋夕與客會月色方瑩有説明皇遊月宫事者生笑謂
坐客曰我能挈月置之懷袂因命虛一室取筯數百條
繩而駕之曰我將梯取此月俄覺天地曛瞑因開室曰
月在某衣中因以手舉衣懷中取月寸許忽一室盡明
寒入肌骨(宣室志)

倚月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迷
歸路徙倚間忽聞叢中鼾睡聲見一人枕一襆物方眠
敢因就問之其人笑曰君知有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

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脩之予即一
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可一生無疾乃
指一支徑示二人言已不見(酉陽雜俎)

天柱峯玩月 趙知微有道術與玄真等師事之咸通
庚寅中秋自朔霖霪至望玄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
而值苦雨知微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登天柱峯玩月
衆竊有不然者既出門長天朗淨皓月如畫捫蘿援條
吟飲山嶺至寅曉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淫
風飛雨霾然(三水小牘)

月延三刻 開元初居圓丘之際太史奏月延三刻時上旬八月
當三更而後升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李昇初有

樹代之志怪錄寺僧撞鐘滿城皆驚乃折斬之云長
來偶得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上天衢此夜一輪滿
清光何處無先主嘉而什之(江南野史)

夢人月 耶律乙辛幼時常牧羊就寢夢人持日月以
食之乙己食月啗日方半為父所觸而覺后為魏王(遼史)

夢携入月 後唐何仲舉其母嘗夢携入月尋與范質登
長興間進士至天策府學士(衡州志)

月重輪 紹興壬午五月十六日五更初月外有環暈五
重附近者紫紅色白者次之青者又次之黃者又次之
最外深紅各相去一丈分寸不差其圓如規荆大聲曰
是為月重輪前史所紀多不過兩三重而今五數但太

陰極盛恐非大陽之利將曉未沒未幾高宗異位(夷堅志)

月桂 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
以成形桂樹後生焉(天咫論)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
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
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酉陽雜俎)李賀詩
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

月桂子 月桂子今江東諸處每至四五月後每於衢路
得之大如狸豆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湘州
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實歸於南土所以北
方無南方當有冬所以有也(本草)唐垂拱中天台寺子落
十餘日日集天竺寺逸想吾師行道處天台桂子爰紛紛

宋天聖五年中秋餘杭靈隱寺桂子落其繁如雨色各
不同僧式公種之林下後移植白猿峯凡二十五株遂
改回軒亭為月桂亭玉潤雜書
月宮月天宮殿純以天銀天青琉璃而相間錯二分天
銀一分天青琉璃亦為五風吹持而行起世經
地影水影月宮中有影者須彌山大洲中有閻扶提樹
因此樹故名閻浮洲其樹高大影見月輪因此有影因本
經大海中如如有魚鱉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瑜伽
論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酉陽雜俎
廣靈堂月宮中有七寶浴池八騫之林秋分之日月宿
東井之地上廣靈之堂三貞曆行經
天中記　卷一
廣寒宮冬至後月養魄於廣寒之宮十洲記
月中仙人樂産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按白
澤圖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史封禪書注
白月黑月西方一月分為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
為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名為黑月此方通攝黑
月合為一月也起世法苑經
白分黑分印度國俗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
之黑分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
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
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西域記
蘇摩此云月神大孔雀呪王經卷上

青瑤瀛洲有金鑾之觀飾以衆寶懸火精為日刻黑玉
為鳥以水晶為月削青瑤為蜡兎於地下為機捩以測
昏明不虧弦望拾遺記
三珥荊州占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軍國占
候曰若月三珥者大有喜若有冠而復暈者天下大有喜
先節和帝時丁鴻封事曰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
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注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
也後漢書
質清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
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
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
天中記　卷一
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
見也隋書
蘆灰淮南子曰畫蘆灰而月暈闕許慎注曰有軍士相
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為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
陰燧淮南子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曰方諸
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也許慎注曰
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唐新語云高宗
乾封初封禪李敬真上言須用明水以實尊乃依淮
南法九月取蛤蚌一尺三寸者依法試之至半夜得水
四五升便差送太山以供用
供兎置月婆羅痆斯國有三獸塔劫初有狐兎猨異類

智悅時天帝釋化一老夫請三獸求食於是狐啣鯉以
猿采果俱來唯兔空還自傷卑劣乃投火充餐時老夫收
其燼兔傷歎謂狐猿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
傳乎後世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西域記

月蝕

蕩陰事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故月
蝕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禮記昏義
擊鼓撕月蝕后自救之后擊鼓者三中良人諸
御者宮人皆擊柝救月之而乃齋服縞素三日不
從樂以應其祥此先王之所以參天地之誅而解四境
之患也占州

擊鑑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節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
如是蓋云救月蝕也開天遺事

闇虛　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
微遇月則月食

羅睺　此云障持化身長八萬四千由旬舉手掌障日月
世云日月食成論去譬如天日月其性本明淨煙雲塵
霧等五翳則不現等取脩羅故備識云脩羅脩羅汝犬
吞月月能破暗能除衆熱翻譯名義

星食月　荊州占云月體自昔而星居月上此爲星食月
月過之而星隱不見此爲月食星

天中記卷之一終

圓天大象賦　張衡

垂萬象乎列星仰四覽乎中極一人爲主四輔爲弼
鉤陳分司內座齊備華蓋於是乎臨映大帝於是乎
游息尚書諮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掌彤
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德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度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煥矣厥功茂哉藩衛以曲列儼閶闔之洞開北斗
標建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而於三台躡天床於子閣乃安休之攸御肅天
理於璇璣執威權而是須天槍天棓以相掎內廚
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燮諧西垣貫門而佐助肅乃

天牢崇固設禁暴之隄防太尊明位提聖公之寵章
太陽接相以班跡玄戈撲杓而耀芒勢微微而有象
輔熠熠而流光薦秋成於八穀務春採於扶筐天廚
儼乎供百宰傳舍開乎通四方備天官之繫繹主號
廟之降崇何太角之皎皎夾攝提之融融七宿畫野
以分區五官立都而對雄既以歷於中官乃回眸而
俯東觀角亢於黃道包參野於營中開天門之燦耀
揖進賢之雍容是推紀於變節是正綱於大同其次
則相河偕頂招搖候敵泛舟九池飛觴帝席周鼎毓
神天田豊籍按三條於平道實萬國於天門貫平星
以決獄列騎官而衛關陽門守於邊險折威防於將

尒□司於五聽車騎參於八屯望南門之峨闕
庫兵之成府偃塞列於四衙的歷分於五柱或藏兵
而蓄鋭或重扃而禦侮與蒼龍之中宿曜氐心以叙
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俾其地于宗之疆粤若太
火赫然天王鈎鈐儼於鳳闕積卒穆於龍騣天輻备
於鑾輦鍵閉守於閑梁灘陣路將軍之位從官主巫
醫之職罰作贖刑日為陽芒二咸防非而体正七公
議賢而外屬陣車當擊乎其南天乳露滋乎其北傅
貫索之為狀實幽囹之取則心宿尾以及箕騎北燕
而在姦配四妃而有序均少子以延蕃龜或尾而次
泳魚張鱗而水媧天江為太陰之主傅說奉中閨之

祠棘為簸揚之物杵為舂臼之用天籥司其啓閉犬
人存其播種狗以吠盜圻四靡紛郄明女床前瞻天
紀耀棘庭之金印紫微宮之玉鼓中有崇垣厥名天
市車肆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靜契帝座顧侯而
獨尊侯臣光熙而燮理宗星派踈而遠集宦者刑餘
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峙帛度立
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若乃睇北宮於玄武泊
南斗而牽牛賦象通犧廟之類司域應江淮之洲建
星合曜於黃道天弁寫映於清流河鼓進軍以當
而旗夾道以飛浮天淵委輸於南海狗衛分權於
幽為揚音而雞侶驚雖影而來遊天田臨於九坎四

堰溉於天桴是司溝洫是制田疇逐肇睎於漢陽乃
攸分於織女引寶絲圖揺機弄杼輦道清塵而侯駕
漸臺飛灰而候呂可以嬉遊可以臨處瞻須女之繒
室奄開邦於會稽離珠耀珍於藏府瓠瓜芳葉於宸
闈扇瑜佩璣而敗臼委莫以分畦其外鄭越開國
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偕永周楚列曜晉代分同
天津橫漢以拊丈昊伸路津而泄彩既絲梁以虹構
赤蛇輸而電驚[illegible]危於[illegible]虛亦與宗廟墳墓
寫狀以孫出哭泣合藥而和否敗以察災而揚輝天
壘守寅而軒轅司命與司祿遊彩司危與司非疊耀
伺禍福之身端撫興亡之[illegible]人掌語以侵游儀為

人之質鈎主震而居北宮女鈎之象[illegible]府息雷鼓之
聲造父馭風蛩之響杵策絲以標正曰年豐而示仰
上吏設脩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闊寒以幽
閉孟屋喧囂而宴當天錢紛累以山積天綱照灼而
野羅北落置侯兵之門八魁建張羅之網瞭廟附於
室壁謀有衛之封繚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
霹靂交震雷電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
折曜土公司築而關務天廄飛御而起模騰蛇究而
成質水魚抱而攸躋動則飛躍於雲外止則盤縈於
凌沂進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芻騶獻於圂苑
隸封豕於溝瀆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西以司牧

支巨倉之儲聚樹溷屏之重複司空主土以捜祥餘
如紫薇而薦爵軍南門列轅而遠出天將軍揚旗而
示逐伊王良之策馬則車騎之滿野蒙屋河而路塞
策栽鞭而電駕閣道優游而據中附路備關而居下
自胃倉而翮畢宿植地之郊衛建旋鉦而肅列畢罕
車而迅驅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高
望氣天讒備亞捲舌安其究八附耳聆其謠諑天船
泛影乎清河賊積水而竊窖太陵多先乎耀虛包積
尸而如帶砥石資乎鋁刃月宿歸乎太陰天街畫於
戎野天阿察於山林天節宣威於邦域天陰焦謀於
腹心天廩積粟以示稔天庾備稷以祈歆天囷曲列

天中記　卷　二五

芳儲芳樹天苑覓開芳苑六合芳藁蓄納秸之執珠
國曉重譯之音九游[illegible]錄[illegible]東泉井依學而淺深
天闕嚴扃於軍野諸王列[illegible]何石車之均明
而一柱之照煥納五侯於[illegible]圍七國之郊貫大漢
利涉以渝[illegible]之[illegible]
參之[illegible]形[illegible]以[illegible]參旗[illegible]
逸[illegible]井逗於水[illegible]稷以[illegible]司[illegible]來而
象[illegible]屏[illegible]於[illegible]人來貿[illegible]於足
何東井之輿鬼[illegible]伯[illegible]而變[illegible]鉞淨
水而刑及四瀆斷江淮之侯[illegible]河[illegible]之域水位
[illegible]而迅奔天樽貢饌而會集軍市通貨以圓[illegible]五

族[illegible]而[illegible]立積水瞿燕酬之勞積薪備牲庖之給
[illegible]伏兵而[illegible]天狗吠盜而映魄[illegible]丘[illegible]乎而覿
水府司平[illegible]川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而承天老人
作主而[illegible]犬人通臣而[illegible]子扶尊而[illegible]子
[illegible]惟天社之赫若實勾龍之神爲爰觀柳以
及張知周羅之爰啟[illegible]味[illegible]以[illegible]奉滋嘗而賜醴
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脉交雷雨之靄；列后
妃之齊；酒旗絡繹以承歡內平編從而執禮爟含
烽而[illegible]冠實防邊之有候長垣崇司域之備少微彰
處士之懿外廚調列鑮之[illegible]大臣之位天紀
錄禽而獻齒天廩嚴祠而[illegible]天稷掛左稼之勤東

天中記　卷一

甌表三袁之類爰周翊軫[illegible]土[illegible]荊[illegible]風[illegible]之千乘
奏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illegible]壽[illegible]青丘
於於轄[illegible]器府[illegible]於琴笙[illegible]門[illegible]甲於軍[illegible]掌
土於司平[illegible]太微之淨[illegible]端門之赫奕何[illegible]庭之
宏廠類乾坤之[illegible]五[illegible]之謀九卿[illegible]公
之跡儲以太子[illegible]
司戕於册[illegible]郎[illegible]香[illegible]紫宸乃[illegible]
門之內閣明堂演化[illegible]神虎[illegible]賢
[illegible]人獻[illegible]於諸侯[illegible]衛於常[illegible]之
昭[illegible]東[illegible]而[illegible]北[illegible]而[illegible]斗南[illegible]
[illegible]津而[illegible]渠[illegible]而[illegible]閣[illegible]王漢以[illegible]

是而依尚淮木德之舍精為歲星而明麗離贏縮所
臨禍福攸繫然而得之者陰失之者替祚明君而耀
德罰暗主之光鬱下為杜靈上為天貴如天胎而較
卯其職仁而施惠廻紆從期前驅牟契奮搶掊以示
思時攙垣而表戾卑若熒惑失帝之精無執法以明
罰必伺災而告誠守其邦而歲戕去其野而時清若
虧信而廢禮則下乘而上征歷惟鬱熒合與嚴并浮
天謨而警叙列嵩虎而耀旋司危見而失國昭明出
而起兵伊王宿之播靈為鎮星而耀質尋所經為休
慶視所居為貞吉廣邦畿而斯留復軒宮而載出若
崇奢而賤義則行虧而度失或舍丹而舉兵或嗇黑

而遭疾旬始發而侯起獄漢明而主黜被金之耀
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於屏翳實建象於將軍如
用兵而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於深藏陋指喜
乎宏毅而恩義之不孚則禍福之攸分或飛芒而蝕
月或引彗而橫氣六賊陳災而構禍天狗殺將而攸
軍杳太陰之禀粹辰星之攸擦乘四仲而顯晦態
一周而西嚴為用罰之洞謨為出師之令執若除刑
而從欲則委宰而流矢白其角而表凶黑其規而療
水察幽刷之相去候正旗之所指非其出而夏寒錯
其宜而擇死於是究經緯之終始微幽微之機牾而
斷乎為人主之明鑒杳藹乎窺冥祇之秘樞因教聞

而聲若方形移而影趨若出石之雄虛士谷風之康
鳴雷若也若夫退寒暑而織列中斗昏旦而不返靈
雲油集靈吹發赤若伍降軒而繞電景瑞光而耀月
矜附簪之雜冢信靈芽之水歌嘉大舜之登神[illegible]
星而序鋒壯高祖之遊時家五[illegible]而相從旗堪縱睢
識晉公之潜跡李郃流目知漢使之所踐荊柯入秦
白虹貫日[illegible]試策長庚食[illegible]夫星隕如雨而周
衰彗竟長天而秦滅蛇[illegible]而[illegible]戍含呀狗過梁而
千里流血晉君絳而變[illegible]而參暈結周楚
滅而南衡晉齊殃而北[illegible]以及漢彭宋焚而
衛哉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著絕錄吉凶之有兆

惟宗證之靈設固罔念而作狂差慕己而成哲是以
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分設其官或司其占唐則羲
和陸夏則昆吾演輿嘉殷巫之美服發周史之雅
默[illegible]述乎子韋鄭稱裨竈唐昧與尹皐宣範甘德齊石
甲亟明故能下守職而恪恭上知變而無傲以希夷
之妙象罕家昧之私好有少微之養靜無進賢之見
數參器用之紫坤草貫索之刑書恥附耳之未訪方
大哉以日居月諸而總錄奈臨洲而羨魚望天門
而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如

周天大象賦終

星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陽之榮 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下生為星 春秋說題辭

元氣之英 星者元氣之英也 三五曆

萬物之精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 說文 坤德布精上為衆星 河圖 水土之氣上為曾宙萬物之精凝為列綿皆本于地而發于天者也 杜牧孫子註

金之散氣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衆國吉少則凶 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 前漢天文志

山川之精 山川之精地為山川山川之精上為星各應其州域分野為國作精符驗也 河圖 山川精氣上為列星 晉書天文志

體生于地 地有山嶽川谷井泉江河洞湖池沼陂澤溢塹以宣吐其氣也天有列宿星辰二百四十八所亦天之精氣所結成凝瑩以為星也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逌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靈憲

陰陽之精 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在天百官之命各因其原飛又行萬人不安 京房易傳

尚書正義云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辰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于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

常星衆星 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 春秋說題辭 劉向云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

恆星 穀梁傳曰列星曰恆星亦曰經星恆經皆常也

天極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 史記 三公侍旁番臣環翊璇璣玉衡為將將文昌泰階森布聯映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則廟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方之所內面而覲仰也蒼龍于東赤烏司南於菟神龜儀列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綏方而作屏也 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 蠡海

北斗 北斗天文地理各有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 春秋合誠圖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是謂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史記 斗第

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春秋運斗樞）

天〔〕〔〕言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文耀鉤）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制〔〕之臣也（後漢書）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施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

天中之精易是類謀曰斗機絶綱玉衡援攝提亡五星合狼孤張鄭玄云斗者天中之精天失其平故斗機絶綱玉衡援也攝提者斗前之星爲斗施政教布之八野今斗失其政故攝提亦爲之亡不見也

攝提似眉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爲人表候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注云攝提兩星頰曲人眉似之漢書翟方進云今提揚眉服虔曰提挈提星揚眉揚其芒角也

失方劉向奏云孔子對魯哀公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前漢書）

天階北斗爲帝座上有三台形如雙目疊爲三級以復斗魁是名天階斗中復有尊帝二星大如車輪若人見

〔〕〔〕可千歲（〔〕〔〕紀）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下上（晉天文志）三台則〔〕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史記）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漢書注）〔〕〔〕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國人息天下大安是謂太平不平則五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也

文昌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史記）

天府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晉志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

三公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晉志）

西輔太微東藩四星一曰上相二曰次相三曰次將四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藩四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次相四曰上相亦曰四輔也（上）

東壁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占君明則圖書集道術行小人退君子入不然則天子好武〔〕

文士稱古中正之臣隱親黨邪曲之人用也太象列星圖
屏星孝經内事曰王者遠嬪別微珠貴裹抑驕臣息亂子則屏星爲之明以潤帝座章而光宋均曰屏星五帝座以潤章大也
鈎鈐孝經内事曰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鈎鈐不離房宋均曰鈎鈐遠房則昧潤令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及也
老人星史記曰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隋志曰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一作夜沒一作星于丁見則化平主壽昌月令秋分日饗壽星于南郊注云壽星南極老人星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唐會要開元敕有司置壽星壇以千秋節日脩祠祭老人星及角亢七星著之常式
景星史記曰天暒而景星見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瑞應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見表山松書漢桓帝時陳蕃劉知茂上書云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鬪徐陵陳武帝報德寺刹下銘曰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
妖星妖星曰孛星彗星長星亦曰攙搶天文錄曰孛星彗孛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謂孛孛然也災甚于彗爾雅曰彗星爲攙搶司馬相如大人賦擥攙搶以爲旌後漢崔篆慰志賦運攙搶以電掃兮清六合之土宇謝瞻張子房詩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攙搶注論羽也後漢杜篤論都云高祖奮彗光埽項軍注彗除舊布新故曰埽
貫索星貫索九星在七公前爲賤人牢口一星爲門門欲開開即有赦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石氏星經晉志孫秋云天市星繁歲豐稔也貫索星少獄無囚也熒惑帶休色刑措不用也
流星淮南子流星色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名曰天鴈軍甲之精華也天文要集云流星入昴貴人囚係
怪星袁山松書云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客星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溫星老子稱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皆其精皆爲星命之爲客星中興天文志
軒轅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史記正義

金虎 陸士衡詩大辰匿曜金虎曜質石氏星經曰昴
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
薄主有兵亂也
五才之靈 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為日月
群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宋天文志
五行之精 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天之號令為
天之節度 天官五帝五星為之使 天文志
天之五佐 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
嬴縮有度 史記
五辰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名十
二辰 歲星司肅典致時雨熒惑司哲典致時燠太白司

乂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填星司聖典致時風
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見進退與日相終始
更王 相休廢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
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
四時其國皆當也 保乾圖
失政 政失于春歲星盈縮政失于夏熒惑逆行政失于
秋太白出入無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鄉 文子
五星聚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
入秦五星聚東井 宋志 五星聚于箕方而魏有天下 魏書
五星聚箕尾安祿山反于燕 唐書 宋祖啓國五星聚奎太
宗即位五星在奎 宋史

西星聚四星聚柳張而光武興復于洛 宋志 四星聚尾
而曹公迎帝都許兗豫遂定後四星復聚文帝受禪
然四星聚牛女而元帝中興揚上 晉書 宋武北伐四星聚
之及西伐秦四星聚井四星聚參而渤海始霸四星聚
尾而文帝受終 晉書 四星聚張而周太祖代漢 五代史
子產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
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
是因故參為晉星 左昭元年
女子 傳本黃帝時一女子偕行不得其死 中興天文志
景星見 史記曰黃帝時景星見形如半月可以夜作尚

書中候曰帝堯七政七十載景星出翼春秋佐助期曰
舜之時景星出房
堯五老 論語讖曰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
渚有五老遊焉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
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
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
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瞳姚黃五老因飛為流星上
入昴 拾遺記云虞在位五老遊于國都禪于禹五老去
不知所之
堯填星 大象賦云欽明光被填逆水府洪波滔天功隆
大禹注昔堯遭大水填星逆行入水府

舜黄星 元魏張淵觀象賦嘉黄星之靡鋒明虞舜之天競注昔舜將受禪于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至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革爭競也(魏書本傳) 羅泌路史云舜十有七年天見妖孽黄星靡鋒帝乃死注引此證之凡以魏為宋異哉

帝王星精 堯翼之精星在南方色赤舜斗之星精在中央色黄禹參之星精在西方色白湯虛之星精在北方色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色青(春秋緯)

奚仲託精 觀象賦云奚仲託精于津陽注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占諸造車輿者死而精上為星水北曰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

鑄禹星見 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雄金為陰鼎雄金為陽鼎太白星見九日不沒

歲星順行 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房心宋邑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鄒晉於張鄒張河各分也(史記)

傳說乘尾 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得而不可見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觀象賦曰傳說登天而乘尾注傳說一星在尾後乘尾在龍駟之間 石氏云傳說一名太祝鄭樵通志云謂之傳說者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而說者謂傳母喜之也偶商之傳說與此同晉諸子家不詳留其義則曰說騎箕尾妹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揆在天為星辰在人為聖賢於理固有然者乃變古而曲為之說則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也又將何說乎(通志)

周文王受命歲星在鶉火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在鶉火(國語 林傳) 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illegible]之時十日亂于上風雨擊于中然而前無蹈難之[illegible]道比之刑白刃不畢按而天下得[illegible]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illegible]

天黿 國語云伶州鳩對周景王[illegible]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星在天黿我姬氏出自天黿天黿即玄枵齊之分野也王季之母太姜齊女也故言出于天黿

夢北斗 觀象賦曰疇呂尚之宵夢著登輔而翼聖王曰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于磻溪夜夢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

參罰 畢為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後漢書 蘇竟傳)

九光 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周書) 任斯敦勸深王令曰皇構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感星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 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春秋緯)

星孛五色貫紫微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於紫微荆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乃容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底於海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於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溺竹書紀年

造父王良觀象賦云分見造父爰及王良注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託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歅之子良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于星為天帝之駟宫韓陽天文要集曰造父洗馬轡勒銜鑣天池中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北斗三台並流周厲王將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后兩主星復見錄異志

觀星識霸觀象賦云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知命注云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于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也

暗星不見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莊七年

彗入斗澗囊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孝經鉤命決

玄枵宋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左襄二十八年

星孛于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宋衛陳鄭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火左昭十八年

得歲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昭三十二年

禳彗齊有彗星景公坐柏寢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

公欲使常伯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二其命若之何禳之使神而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史記晏子春秋左傳

觀星知動地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以告晏子晏子曰昂太卜曰昔吾見鈎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鈎地晏子見常伯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晏子春秋

彗星龍月春秋後傳曰魏人唐雎對秦王曰專諸之刺王僚彗星襲月無色

紫微降光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拾遺子
魯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明王
春秋之事終是謂諸夏微弱蠻夷近霸田氏專齊三族
擅晉卒以干其君明而代奪之陵夷遂為戰國天下橫
流矣 讖緯
星孛東北 春秋星孛北則齊魯晉鄭陳宋莒之君並受
殺亂之禍星孛東方則楚滅陳三家由此分裂齊晉 宋書
熒惑退舍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
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
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
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

是候之果徙三度 呂氏春秋
彗何知晉楚將軍子正與齊戰未合夜彗星出柄在齊
所在勝不可擊子正曰彗何知明與齊人戰大破之 劉子
太白食昴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為秦畫長
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坑
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候所
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
彗孛大角秦史云始皇之時彗孛大角西漢詞劉曰項
羽之敗孛大角劉向曰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
星孛大角
五星會南斗秦二世時五星會于南斗南海尉任囂曰
秦方長亂此南越偏霸之象也遂有志焉病且死召真
定人趙佗行南海尉事故令呼為尉佗漢高帝遣陸賈
立為南越王 南越志
太白竊織女侍兒秦併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
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
五岳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玉清有子名子休玉
清謫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與河伯驂乘行雨子休
每至小仙洞恥其母濯亦之所輒迴馭不經故此地常
少雨 東方朔內傳 博異志
枉矢西流漢書曰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
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羽遂合從阬秦人屠咸陽凡枉

矢之流以亂伐亂也晨衍周天大象賦云蛇隨楚而九
域含嗟觀象賦云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
天街史記云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漢書曰畢昴間
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
邊兵是歲高祖自將至平城為冒頓所圍七日乃解
昴星精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長七尺八寸昴星精
生耳三漏月角大形鉤命決曰蕭何為昴精項羽陳勝
胡亥為三精
天狗漢文帝後二年八月天狗下梁壁景帝三年七月
天狗下天狗所降以戒守禦其年吳楚反攻梁梁堅城
守遂伏尸流血其下大象賦狗過梁而千里流血

客星掩帝座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仍留宿夜裏主姬
引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
書生驚呼咄咄不覺聲高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
書生聲急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異而
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凶
惡于朕乃語主人召集期門羽林捦奴問而欵服乃誅
之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以扶佑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洞冥記

折木指彗武帝嘗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持
以指彗彗遂沒星出之夜野獸皆鳴或說爲獸鳴星 洞冥記

帝星太尊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
尊精神也漢相國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
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洞冥記

天星盡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
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漢書 五行志

歲精下毋遣使至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對曰朔是木
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 漢武內傳

彗出牽牛哀帝建平二年彗出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
曆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後王莽
篡國 漢書

神星晝見光武破王尋與朱然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

見太白清明 東觀記

三星在漢分二十八宿號賊群發郢揮御占玄象歎曰災
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
必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 後漢書 演孔
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去荊州故爲漢分也

星繞劉聖公旁得鐶繞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
明日爲劉盆子將謝祿繞絲之亦繞星之象 後漢書

二使和帝即位分遣使者二人各至州郡觀採風謠二
人當到益部投候吏李郃舍夏月露坐郃問曰二君
發京師時知朝廷遣二使至郡問何以知之郃指星云
有二使星來向益部耳 漢書

大陵後漢曾恭傳云仲夏行秋令則人傷於疫注大陵
之氣爲害也春秋合誠圖云大陵星主死喪也 一名積尸

策馬星不動周騰字叔達爲侍御史桓帝當南郊平明
應出騰仰觀曰夫王者象星今宮中星及策馬星悉不
動明日必不出至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謝承書列傳

德星見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
諸郡縣問潁昌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共會
社 典略 陳太丘詣荀朗陵 云 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世說

德星聚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
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異苑 兄弟夜過荀爽 汝南先賢傳

南斗主生管輅至平原見趙顏貌主夭亡顏父乃求輅

埏□□曰子歸覓清酒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
樹下有二人圍棊次汝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
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
二人圍棊顏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
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唯拜
南面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
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子壽可十九歲
乃取筆挑上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
顏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
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至
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搜神記 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

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衆靈 度人經 軫星逐鬼
張星拘魂東井還魄也 抱朴子
將星墜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往西南投于諸葛亮營
俄而亮卒 孫氏晉陽秋
熒惑化小兒 吳孫休永安元年有諸保質子群嬉中有
一異兒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問之曰我熒惑也將
示爾三公歸于司馬言畢乃聳身而躍仰視之若曳一
疋練有頃而沒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廢二十一年吳平
是歸司馬也 宋書 搜神記 三公鋤司馬相如
中台坼 張華爲司空中台星坼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云
天道玄遠須脩德以應之 晉書 張華將死中台星遂折太

元中復還合正太元中謝安入爲相所致也 晉陽秋
少微 會稽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
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譙國戴逵名著
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
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晉陽秋
妖星見豫分 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嘗謂
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 晉書 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
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而薨於雍丘 晉書
飲流星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薛阿郭阿馬三妓
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月下有銅甕水在
其側見一流星墮甕中驚喜共視星如二寸火珠於水

底冏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
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
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
中榮貴極矣 續搜神記 晉陽秋
星隕化肉 漢主劉聰淫泆無度時有星隕平陽化爲肉
徑二十八步群臣諫以淫色所致聰曰自是天家事于
朕何干 十六國春秋 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載記
太白犯東井 苻生時有奏太白犯東井井秦之分也太
白罰見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彼自渴耳
何所怪乎 載記
攝總在燕 苻堅攻燕燕人大震封孚問申紹曰事將何

如衡歎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歳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
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及慕容
垂降燕故太史黄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
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
復爲燕有（載記）
后妃星失明符堅以弟融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灞
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
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
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
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遂重星官（載記）

妖星見東井符堅末年妖星見于東井尹緯知堅將滅
乃與尹詳龐演推姚萇爲盟主（載記）
黄星出昴畢晉太元二十一年有大黄星出於昴畢之
分五十餘日慕容氏太史王先曰當有真人起於燕代
之間大兵鏘鏘其鋒不可當冬十一月黄星又見天下
莫敵元魏太祖皇始元年也（魏書）
鎮星在軒轅沮渠蒙遜聞劉裕滅姚泓顧謂左右曰古
之行師不犯歳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
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後劉裕子義真
果敗于赫連勃勃焉（載記）
熒惑失位初姚興死之前歳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
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
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灾禍太宗聞之驚乃召諸碩儒令
與史官求其所詣崔浩對曰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
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内庚之
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
矣諸人皆讎其無徵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
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明年姚興死二年交兵
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曰非所及也（魏書）
兵候太白廢帝之殺也流俗之言起兵問其知星人葛
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
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

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與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
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依之止不可及後舉兵珂
之又曰今歳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彼之不從遂敗（南史）
驛馬星流吝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係冀州獄
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
懸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
重之（後魏書）
梓陽天庭元魏泰常四年自正月至秋七月月行四星
太微天象者曰太微梓陽之天庭月者臣也今横行宮
之不已甚巫（天象志）
熒惑入南斗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

而復還晋止六日上以謗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乃慙曰虜亦應天象耶（紀五）魏明問黄權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呉蜀無事此其徵也（蜀記）

熒惑入井傳奕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玆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曰天上東井黄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諒不悦及諒敗由是免誅（舊唐書）

中星不守呉喬雪溪人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嬪而斑氣流牽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尭即位方知不訝喬精明天文即表天綱之師也（說錄）

金玉床搖隋煬帝幸江都盗賊日滋夏侯端頗知玄象善相人説高祖曰金玉床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歳必有真人起於實沈之次天下方亂然安之者其在明公

徳星守秦分薛頤武徳初進直秦王府密語曰徳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王表為太史丞（唐書）

太白見秦分傅奕武徳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為慮也（舊唐書）

星孛太微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薛頤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褚遂良曰方告成功宗而彗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詔罷封禪（唐書）

七星化人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飲酒二石太宗遣人召之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國史纂異）

熒惑犯五諸侯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渾儀監尚獻甫奏臣本命納音在金五諸侯太史之位熒惑火也能尅金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朕為卿禳之遽轉獻甫為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舊唐書）

鎮犯天關長安四年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嚴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臣下謀上之象歳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五王立中宗（舊唐書）

下人家飲酒章仇兼瓊領西川嘗令捜訪道術士有一鬻酒者不急於利毎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至數十積至十餘石即併還之章仇公言爰説孫思邈或報章仇公公專令探問忽一日又來公遂潜往從者三四人公至前躍出再拜自稱姓名相顧徐起唯柴爐四枚在座前不復見矣所云示好道公奏其事詔召孫問之曰此太白酒星仙格[illegible]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中唐逸孫卒于永淳元年此云召孫問之何耶

死斗化豕循一行幼嘗有德於王姥王姥兒殺人係獄
姥求救於一行一行乃徙大瓮於渾天寺中授布囊于
二奴曰某坊廢園至昏當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酉後
果有群豕至奴悉獲之一行令寘瓮中玄宗急召一行
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
一行曰后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
大警于陛下也[illegible]下玄宗從之一行歸放豕
出又其夕[illegible]星見凡七日而復[illegible]
星犯昴常見素見肅宗於頓化郡是歲十月丙申有星
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
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

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
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
吝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
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
還以相尅賊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
日月皆驗[illegible]唐書[illegible]
熒惑守歲朱泚盜據京城李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
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
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
道耶至收復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
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晟懼
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皆曰非所
及也唐書

火金犯太微上將貞元十一年[illegible]司天頻奏熒惑太白犯
太微上將門一月而罷[illegible]
太白犯上將元和八年[illegible]犯上將曆法占者言今
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十月
李吉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為盜所害唐書李吉
甫卒前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
文星暗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文星暗科場當有事
沈詢為禮部侍郎聞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
秬等皆落吏部侍郎裴諗左授國子祭酒趙秬丞相令

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諗試題不密事嫁患于綯綯
遂令盡覆云東觀奏記
木入南斗唐乾符中木入南斗數夕不退荊州節度王
鐸問知星者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灾惟木當應為福
耳術士邊岡以為惟斗帝王之宮宿惟木為福神木星
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后為全忠之應[illegible]
五星連珠晉開運二年契丹主北歸齊陶穀令從行穀
頗工曆數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
丹主必不得歸國及耶律德光死有李光芒指北[illegible]
自此契丹自相魚肉永不亂華矣遂歸漢本傳
夢星墜懷蜀孟昶母李氏太長公主媵也嘗夢大星自

天下治其使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
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杲蜀檮杌
夢立斗下袁郭劭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鑑戒錄
伍喬是星伍喬居廬山詩調清苦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
大星芒色甚異傍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
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陸游南唐書
吞飛星湯悅貴池人幼頗悟嘗見飛星墜水盤中掬吞
之自是文思日奇仕南唐為宰相凡書檄詔誥皆出于
悅后隨其主歸宋為光禄卿
壽星圖嘉祐八年冬十一月京師有道人遊卜于市莫
知所從來貌體古怪不與常類飲酒無筭未嘗覺醉都

人士異之相與諠傳好事者潛圖其狀後近侍達帝引
見賜酒一石飲及七斗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忽
失道人所在仁宗嘉嘆久之閲世之所寫壽星圖不知
其幾不過脩顱狎鶴松栢參錯粉飾鮮麗而已仁宗時
天下熙熙蕃物不夭宜乎壽星遊戲人間躬見于帝也
東齋題　章聖一年有人長三尺許身首幾相半云云記聞
南陵使者　八年春太史奏熒惑守心是時太清宮
道士王太和奏云于太一宮真堂殿之中壇曰云至九
天門下有傳上帝之命者曰巳付南陵使者告行太初
因問曰南陵使者為誰答云見守心者是也自是京師
大火文昌雜錄

天星不照宋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
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
汴分野者更于宣德門外穿掘土二尺試取一塊嗅之
枯燥索莫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絕而為萬乘
所都可乎即拄匭上書乞移都洛陽夷堅志
熒惑入天江宣和中熒惑入天江謝中美謂給事中許
翰崧老云後三年都邑必大水至巳亥夏大水莫知所
由來幸新堤築成僅免魚鱉之患鐵圍山叢談
祭星曰布釋名曰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爾雅曰祭
星曰布注布散食地上取其象之布也
隕星為石左傳云隕石于宋五隕石也史記天官書曰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星徑百里天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北斗七星
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
八千里也徐整長曆
罰星廣雅云熒惑謂之罰星杜牧孫子注云歲為善星
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
王李星如王李月上金波霧生猶殺河邊似帶金樓子
河鼓謂之牽牛爾雅河鼓十星在牽牛北故或名為牽牛
牽牛織女佳林大十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
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
荊楚歲時記云嘗見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

織女不還被驅在營室又小說云天河之東有織
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
暇整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
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其一年一度相會
古詩云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
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謝惠連七夕詩弄
杼不成藻聳轡驚前蹤
負軛　古詩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不㮶　虛生衛謠古詩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農祥　國語虢文公諫宣王曰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
土乃脉發韋昭曰農祥房星也

龍豵　楚語曰觀射父對昭王曰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含
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國家于是乎蒸嘗賈達豵龍尾
也月令孟冬日在尾
分野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
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以觀妖祥周禮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牽
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
畢冀州觜嶲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
荊州堪輿家云玄枵為齊之分星紀吳越之分析木燕
津燕之分大火宋之分壽星鄭之分鶉尾楚之分鶉火
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實沈魏之分大梁趙之分降婁魯
之分娵訾衛之分
華夏　中國□□曰分野獨無於中華星次不當於施服豈
日月所行□□淳風曰華夏居兩交之中當二儀之正
四夷之氣倚焉故皆得同日而語故孔子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故越裳重譯匈奴稽顙肅慎獻
矢西戎白環黃支不航海梯山遠方致貢人畜內首殊類
宅心以此而言四夷宗中國之驗也故孔子曰為政以
德以拱之且聖人觀象分配國野或取水土所生或視
風氣所宜因係之以成形象之應故昴為旄頭被髮之
象青丘蠻夷文身之國積河胡騎負戈之俗胡人事天
以昴星為主越人伺察以斗牛紀祥秦人占狼弧齊觀

虛危各是其國自所宗奉是以聖人因其情性所感而
分爲之豈苟然傳會者哉占記　鄭樵通志畧云按天之
所覆者廣而華夏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
南故釋氏謂華夏為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
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文獻通考云以十二次言
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之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
揚州而已又揚州雖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則北方宿
也與南贍部州之說異矣且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
至於角星書以為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
趙六主燕七主齊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以為西
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東南一星主魯衛中央

一星主焚一星主魏北斗五車所主者亦此十二國而以二星初未嘗屬之婺女也謂牛女專主華夏可乎癸辛雜志云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於西蹤誕中國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鄭夾漈云趙有蹤西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此言信參

按此三書俱不及乙巳占何耶

宿字釋名云宿宿也星各止住其所也說苑辨物篇曰二十八星所以宿日月五星之所宿也王充論衡云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漢天文志云四布于方各七為二十八舍觀此數公則宿止當讀如本音吳歆獻窮飛走之棲宿叶披重霄而高狩借韻耳未可固執宿為秀音也史記律書註正義秀肅二音

行止異名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同舍曰舍變為妖星曰散經之曰歷相擊曰鬪又曰雖復合合復離為鬪早出曰羸晚出曰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羸失次下二三宿曰縮在下而上曰陵常昭謂突掩為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繞東西曰鉤南北曰紀星月相陵曰食七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守之而久曰從

金鷄玉羊是類謀曰當藏者出當出者消太山失金鷄西岳亡玉羊鄭玄云失金鷄者箕星玉羊者狼星下判秦亦大蕭經賈海水群飛善曰蕭牆星也

井中視星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大始出也非明益也勢使然也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尸子

漢

金之散氣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

河精川德布精上為星河精上為天漢河圖括地象

水氣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詩水精為天漢雲漢

水精上浮星元氣之英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物理論

天津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璞注曰津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劉炫云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為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也

從天轉地天河從北極分為兩頭至於南極其一經南中過其一經東井過河者天之水也隨天而轉入地下過抱朴子

七月案戶大戴禮曰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河也戶之戶也言正南北也

星孛及漢傳曰昭公四年星孛及漢水祥也賈逵解曰天漢水也或曰天河

渭水以象始皇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渡以法牽牛 三輔黃圖

天漢 項羽封高帝為漢王帝不悅蕭何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願大王王漢撫其民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書

天河與海通 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粮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

此人到天河時也 博物志

搘機石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内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搘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搘機石為東方朔所識 荊楚歲時記 昔有一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以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云此織女支機石也 集林 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而不蠹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為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以來失之槎亦飛去 洞天集 元豐末有人携支機石頭投進者廣可二斗許不

圜微殺而碧色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 南塋圖居錄

天漢素女 謝端少喪父母為鄰人所養年十七未婚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斗許取貯甕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食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竊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卿孤貧恭順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烹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端得其米資其子孫 搜神記發蒙記

老公賜藥 晉宋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明開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以停宿夜中應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祖往

視之見坐帳乘四角及項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鷄子明彩炫燿 幽明錄

五帝墟 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 唐志

鵲填 烏鵲填河成橋而度織女 淮南子

銀漢 李可天河謂之銀漢銀河河漢絳河明河李白詩銀河倒挂三石梁杜甫詩銀河倒列星古詩曰河漢清且淺宋之問詩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

銀灣銀浦 許渾詩謂銀河為銀灣李賀謂為銀浦 錦囊集

風

天地之使 風者天地之使也 河圖帝通紀

音物之首樂叶圖徵云風者禮樂之始萬物之首

漂物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𦿀不避貴賤美惡宋玉風賦云楚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

吹萬南郭子綦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無根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五經通義）

陰陽怒淮南子曰天之偏氣怒者為風春秋元命苞曰陰陽怒為風

太玄中精風發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風陰也而其發為陽（子華子書）

天之號令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即顏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蔡伯喈上封事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張負遜曰風為號令動物通氣

四正四維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猶人之內氣因喜怒哀樂激越而發也故春氣溫其風溫以和喜風也夏氣盛其風熛以怒怒風也秋氣勁其風清以凌清風也冬氣實其風慘以烈固風也此四正之風也又有四維之風東北明庶庶物出而入明也東南融風其道以長也西南清明百物脩成也西北不周方潛藏也此八風者方土異氣徐疾不同和平則順違逆則凶非有使之者也氣積自然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擾枝和草順物布氣天地之性自然之體也（物理論）

八風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春秋考異郵曰八風發生以節翱翔風之為言萌也其立字蟲動于凡中者為風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喜氣怒氣黃帝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

祥風黃帝占曰風不及地和緩而來謂之祥風符瑞圖曰祥風者瑞風也一名景風尸子述太平事云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謂之永風禮稽命徵曰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尚書大傳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

五風女媧氏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枚乘七發曰黎芳芬亂於五風（遁甲開山圖）

夢風得相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

居于海於是依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 帝王世紀

脯箑 堯時廚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脯箑 帝王世紀

阜財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協風 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虢文公諫宣王曰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

陸機詩協風旁駭 陸士衡詩協風傍駭

折蓋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 古今注

天中記　卷二

雷電以風 周公居東二年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請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尚書金縢

烈風淫雨 詩外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揚波也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乎文心雕龍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烈風淫雨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謬 誤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爰居避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虞翻注曰爰居之所避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六鷁退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占 老子將去周出關以升崖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歸道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下以長生之事授之

襲齊殿 庶女者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甚謹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

天中記　卷二

告寡婦婦不能自解以冤告天大風襲於齊殿 史記

御風 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發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曰列子御風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

蕭蕭 荊軻入秦燕太子丹送到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史記 秋風瀏以蕭蕭

雄風 雌風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共之夫風入于深宮經于洞房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

寧體便人此謂大王之雄風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
巷之間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邑毆溫致濕此謂庶人
之雌風也
以鵲占風 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東方朔屈指獨語
上問之對曰殿後柏上有鵲立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
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此以人事知之風從東方來鵲
尾長傍風則順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illegible]
李孝貞詠鵲東立司雨齊西從夜月明
避風臺 拾遺記云漢成帝常以秋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每輕
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今
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裾之處楊妃外傳云明

皇覽漢成帝外傳以趙飛燕身輕置七寶避風臺謂妃
子曰爾則任吹多少妃子對曰霓裳一曲足以高擅 輕翩
鄭公風 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
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須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
識其神人也常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
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 射的山記
平陽高玄行過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風逐玄玄還
殺大玄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指風風即止 神仙傳
少女風 管輅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
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少男風起眾鳥
和鳴其應至矣須臾雨至 輅別傳 劉孝威詩儀舒長男氣

[illegible]江風
扇 庾亮出鎮江州以帝舅故內執朝權王導不能平
時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
人 晉書
仁風 晉陽秋曰袁宏為東郡守謝安以扇授宏宏曰
謹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清風 謝安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青鳥御符 吳真君嘗遇大風書符置屋上有青鳥銜去
風即止 續仙傳
司風令史 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
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 宋書

長風 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少時從父炳問其志荅
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西
京賦長風激于別隔起洪濤而揚波江賦長風颷以增
扇
小人風 齊神武時於山之後風從西來入營李業興曰
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後果
驗 北史
跋扈將軍 陰鏗詩云月似成弓風吹[illegible]谓跋扈
將軍 [illegible]
如焚 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州 [illegible]
良曰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氷冽夏風如焚行人

□□□戰勝觀
下旦山人包超明皇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
巽二起風　蕭志忠景雲元年為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
遊先一日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向谷長嘯俄有兕
鹿豕狐兔雉鴈駢匝百許長人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
之命明日蕭使君當畋皮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
群獸皆戰懼請命有老麋䄍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
善謀可就彼祈求群獸從行樵者隨之至東谷有黃冠
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
使君不復遊獵矣聆滕六喪偶得美女納之雪立降矣

巽二好飲酒得醇醪醉之則風立生有二狐自稱能取
之群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蕭使君不
復獵矣博異志
銀瓶止風　天寶時一日大風卒起詔不空禳止請銀瓶
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出鵝誤觸瓶傾其風又
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効帝乃賜號曰知藏焉
宋高僧傳
封十八姨　天寶中崔元徽春時月夜于苑中見青衣女
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忽報封家
十八姨來言辭泠泠有林下風醋醋曰女伴在苑中每
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以作一小旛
上畫日月五星之文于二月一日平旦微有東風立于
苑東則免難矣崔明年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折
木飛花而苑中繁花不動崔始悟女伴即衆花之精封
家姨乃風神也博異記
占風鐸　唐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
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占風鐸天寶遺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立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
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
可以知四方風候遺事
詩題風　柳公權侍文宗夏後庭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
我愛夏日長　柳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本傳

貪狼風　前蜀王衍咸寧元年十月幸秦州至梓潼大風
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
省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還唐師所至州縣俱
迎降
東方生風　東者日之初風者教之始天之使也所以發
號施令故生自東方也景霧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
巖岫之風也黃白昏埃晚空如堵獨見天垂川澤之風
也加以黃黑白埃承下山澤之猛風也內經五運行論鳴紊啓
折風之化也振拉摧拔風之用也上
風師　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云飛廉神禽也能
風氣者也楚詞後飛廉使奔屬風俗通云周禮以丙

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之
女長者伯也故曰風伯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
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晉天文志曰箕一名天雞主
八風凡日月宿在箕壁軫翼者風起孫子火攻之法曰
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畢軫翼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揚沙郊祀志注師古
曰風伯飛廉雨師屏翳也說者謂爲箕畢星志既言二
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風俗方道彰七
磔 爾雅云祭風曰磔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
李巡曰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郭璞曰
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云

羊角 莊子曰鵬之背若太山鵬翼若垂天之雲搏羊角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司馬注羊角風曲上行
若羊角騶虞王啓搏羊角以垂天展驥足而騰景王勃
啓牛蹄已儀臨大壑而驤鱗羊角可逢想高衢而撫翼
異名 爾雅云南風曰凱風詩邶風凱風自南 東風曰谷風詩邶風習習
谷風 北風謂之凉風詩邶風北風其凉 西風謂之泰風詩大雅大風有隧 焚輪
謂之頹郭璞曰暴風從上下小雅維風及頹 從上下曰飈說文疾風也 亦曰扶
搖迴風楚詞迴風逝 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風二
雨土曰霾月令云疾風曰盲風風俗通曰猛風曰颶天
風曰瀏微風曰飈小風曰飂小風從孔來曰颰
不鳴條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五日一風風不鳴條

[illegible]云太平之世風不搖條開甲破萌而已論衡
世是陰陽和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險易故風有遲
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唯平均乃不鳴條揚雄
[illegible]
君子風 風或清明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三二丈
者此有龍德在于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
之風也[illegible]
高下風 高者道遠下者道近凡大風非常三日三夜者
天下盡風也二日一夜者天下半風也一日一夜者千
里風也抱朴子
遲疾 凡風動初遲後疾其來遠初急後緩其發近凡風
動葉十里鳴條百里搖枝二百里墮葉三百里折小枝
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沙石千里拔大樹根五千里
凡鳴條以上皆百里風也占書

鳥巢扶枝 鳥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注扶旁
也淮南子
鳥向風立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
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續博物志
酒沈溢 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論辯不能解
故東風至而酒沈溢造化權輿云以爲東方之氣原也
故東來非東風不能解淑非東風不能溢
虎嘯 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淮南

曰虎嘯而谷風至注虎陽獸也與風類同成公綏嘯賦
云飛廉鼓于幽隧猛虎應于中谷
鳶鳴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鳶鳴則風生禮記曲禮
惠風魏都賦惠風如薰迴護阜華臺賦曰惠風春施謝
混游西池詩云惠風蕩繁囿吕向曰春風也晉袁羊曰
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
光風招魂云光風轉蕙汜崇蘭此注光風謂雨已日出
而風草木有光也
緒風楚詞欸秋冬之緒風注云緒餘也謝靈運詩初景
革緒風新陽改故陰顏延年和謝詩云倚岩聽緒風
厲風莊子云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
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注泠泠小風厲風大
風也
獵葉風周生列子曰夫獵葉之風不應八節
石尤風宋孝武帝丁督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
旅陳子昂入峽阻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
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贈裴明州詩知得未得去
漸愧石尤風郎士元留盧秦卿詩知有前期在難分此
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李義山詩來風貯石郵
香風王子年拾遺記曰瀛洲時有香風泠然而起張袖
受之則歷年不歇着肌膚必軟滑
祛塵風崑崙山有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

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
潔
落梅風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為信風又有霖霪號為
梅雨沾衣服皆敗風土記
黃雀風[illegible]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號黃雀風時海魚
化為黃雀因為名也風土記
鯉魚風賈要錄鯉魚風乃九月風也李賀詩門前流水
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又古詞云瑞霞成綺映艤艖
鯉魚風起
信風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
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國史補
花信風徐鍇歲時記云三月花開名花信風東皋雜錄
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
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為寒絕也后詩人
詩云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徐師川詩云
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又古詩云早禾秧
雨初晴后古楝花風吹日長
颶風嶺南錄異云嶺表秋夏雄風曰颶發自午至夜半乃
止作止偃拔茅掀屋拔木飛蝶累年一發或歲再三
南越志云熙安郡多颶風颶者具四面之風也一曰懼
風常以六七月發未至時三日雞犬為之不寧大者或
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為黑風嶺表錄異云南海

秋夏間或雲物慘然有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
必發故呼為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舟人嘗
以為候預為備之番禺雜記云颶風將發有微風細雨
先緩後急謂之鍊風

舶䑣風 吳中梅雨初過颯然清風而至謂之舶䑣
風此皆有客舶初回風送而至 吳中每暑月則
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趠風云
海外船舶禱于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浙江間也東坡吳
中詩云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 苕溪詩話

六風 發屋折木者曰怒風揚沙轉石者曰狂風回轉互
復者曰亂風暴風卒起乍有乍無者曰暴風獨鹿蓬勃
者曰勃風扶搖羊角者曰飄風風來清涼溫和塵埃不
起者曰和風 占候

四方風 南越志云熙安界多風俗號為四方之風

五風信 吳俗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太湖漁者于
此賽盛陳牲醴饗並湖諸神祠祈此日有風則每五日
一風而如期而至終歲皆然可以揚帆取魚謂之五風信

黑風 海道之險曰凝風曰黑風凝風之作連日怒號不
止四方莫辨黑風則[illegible]天色晦冥不分晝夜 [illegible]

俊風 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
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
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大戴禮

[illegible]風起不能動去地四十里風力猛壯可驗有
[illegible]世界 抱朴子

風山 北屋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其山有穴如輪風氣
蕭索常不止

風門山 風門山有石門去地百餘丈將欲風輒此門隱
隱有黑氣上須臾有異風竟天 武陵記

風母 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出頭打殺得風還
活 劉欣期交州記

風井 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很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
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風出入之時吹拂左
右常如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袁山松云夏則風出

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
丈須臾寒慄言至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過者置
笠穴中風吸之經日還步陽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 水經注

風穴 鷲山石上往往有仙人及龍迹故以為名四麓各
有一大穴大如車輪春則風生東秋出西夏出南冬出
北不相奪倫有沙門法猛於夏[illegible]其東穴見石屋石
人欲窮諸穴便見有人厲聲云法猛[illegible]其餘皆如東者不
宜來見穢猛乃愕然不覺身在穴外 [illegible]

天自穴出 汝南臨汝縣有小山口崆峒其巔洞穴如甕
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為候亦名曰玉燭
[illegible]

又□山風白崖山之右有巨穴如井不知淺深穴口四
圍濕潤如汗聞有氣出騰空為白雲須臾風起然雷如
雷電人見雲即知風氣散則風定細則風小盛則風猛
空井穴風雖少而氏多瘵開則風如故而瘵亦食
寶翰子華子云樓三陰之正氣于風輪其專精之名曰
太玄寶積經云有風輪名清涼能使一雲普覆三千大
千界
三種風輪□□陀經中自然有三種風輪曰開曰淨曰吹
開者有風來開光諸門淨者有風輪來掃除其地令皆
清淨吹者有風輪來吹諸華樹令花布散 經起世
山𤟤法獄之山有獸其名曰山𤟤 音揮 其行如風見則天

下大風 山海經
折丹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鳥山有人名曰折丹處東
極以出入風折丹神人也 山海經
蛇風風謂蛇曰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夫
折大木飛大屋者惟我能也 莊子 秋水
嫋嫋九歌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謝靈運詩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 歌秋風嫋嫋入曲房
瑟瑟劉公幹贈從弟詩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獵獵鮑明遠還都詩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遒
鯨魚很風扶南之西海東有山周迴千里有大石名為
□彭瀾可百里海神欲為風暴動仙先開此石震響如

雷則然使之而風也 □傳
高沙洞朝鮮慶尚道清道郡南二里有鷲山東有一谷
名曰高沙洞天將風雨先期而鳴時有雲氣雲入洞內
則雨雲出洞外則風大鳴則即日有驗小鳴則二三日
乃驗 志
相風帝與娥皇泛于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芳茅為旌刻
玉為鳩置于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遺像也
王子年拾遺記
相風烏長安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銅渾天儀又有相
風銅烏或云遇千里風乃動 郭緣生述征記

雷

天鼓河圖帝通紀曰雷天之鼓也 抱朴子同
陰陽合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合為雷曾子曰陰陽之氣
俱則為雷楊泉物理論曰積氣成雷
陰陽相薄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 穀梁傳 說文霆
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霆霹歷萬物者 徐鍇云別作霹
霹靂五經通義震與霆皆霹靂也雷之疾者霹靂激而增響
前天文志霹靂夜明所以警告王者傳大風□□□霹靂
天地長子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
也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
終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
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此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

安雷害亦害德用也君安國亦安君害國亦害雷動人君之象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逆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五行志

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壯八月閉藏 天易占

□□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

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論衡

□令 即顓頊曰雷者號令其德生養

出滯 虢文公諫周宣王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國語

天樞 □□□□雷電殺人何雷天樞斷衡之臣也君承用苛虐則雷以殺人賊福則雷不殺人 京房易傳

太陽激氣 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 論衡

震驚百里 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行相附近也 鄭玄對事曰或曰雷震驚百里何以知之玄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論衡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

藏冰 禦冬藏冰以時則雷出不震棄冰不用則雷不發而震 左傳

陽聲 雷者陽聲出非其時臣竊君柄之象 唐書五行志

天怒 論衡曰世名雷電為天怒隆隆之聲天怒之音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

雄雷 雌雷 春雷初起其音洛洛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師曠

軒轅星 軒轅星主雷雨之神 春秋合誠圖

雷石 雷石出裴隱隱而行霖雨不止流為江河 易林占

雷公 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 論衡

雷公江 赫沖 拾遺

黃帝雷精 黃帝以雷精起 河圖

塗山雷震 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為軍儀之服 二儀

隕

射天震死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史記

震柔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六韜

雷電以風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周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張奐疏云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雷師穆天子傳云吉日辛酉天子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𩅦以交集抱朴子云故聾聾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桑矣正統經雷師皓翁悉力雷司委心火部

雷神隨擊東海上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遊於天下過神淵飲馬馬沉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韓詩外傳

擊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損支體傷折海水大出許慎註云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

震廟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左傳十五

感雷而生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步術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中心惻怛故後人忌焉以為常也論語撰考

雷火化雀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為白雀銜丹書集公車曰秦伯霸尚書中候

無雲而雷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前漢書

母畏雷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墳泣曰順在此汝南先賢傳晉書王裒孝子傳竺彌伏父墳泣同

避雷室湖陽縣春秋蓼國樊重之邑也重母畏雷為石室避之悉以文石為堦砌今猶存盛弘之荊州記

雷誅河南李叔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時應者害之使婢宣言叔卿淫其寡妹其妹傷被淫之名遂到府門自殺叔卿亦自殺明己無穢也後三年霹靂害叔卿者以身置叔卿冢前其家收而葬之秋又震發其冢列女傳

失匕箸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本

祕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乃可致此蜀志

虎銜雷 晉義熙中二虎銜雷公若二升挑放著定中以問占者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妻曰與將以兵亡不出旬日世語

遇震不驚 世說云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晉書作諸葛誕又記 語林云夏侯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作成諸葛誕亦 載記劉曜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禳柏禳災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床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世說

雷車 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有一女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正得至周便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見一新塚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續搜神記 柳公權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中所畫者酉陽雜俎 白日揚光雷中進火

雷神頂地 晉扶風楊道和夏于田中值雷雨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獮猴搜神記

霹靂佛 佛似凡僧暴忍常自言因名佛佛則是佛中之佛矣後為霹又震出之頭皆刊字長其迹先異

震背棘 齊永明十一年二月震於東齊神殿左右竊欲治經費陵王子良曰此豈可治晉之志吾過且雄天之愛我也明年子良薨南齊書

霹大航 顧協為通事舍人大通二年霹擊大航華表建康縣尉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聞后帝知之曰霆之

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南史

霹靂鬪 神武嘗鬪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神武令薛孤延視之孤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圖孤延唱殺繞浮圖走火乃滅孤延還眉鬢及馬鬃尾皆焦神武嘆其勇決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北齊書

雷卵 牙門將陳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為己子義即卵中兒也投荒雜錄 丁謂撰記

云舊記云雷鈇州南七里有雷水今南渡是也始者
里民陳氏家無子因射獵中獲一大卵圍及尺餘携歸
家不知其何名忽一日霹靂而開遂生一子鞠育撫養
遂成其家鄉俗異之曰雷種陳天建二年也
雷公夾樹　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
丈雷公夾于樹間乳如霆震時狄仁傑為都督賓從往
觀衆皆披靡無敢進者仁傑单騎還進而問之乃云
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為樹所夾若相救
者當厚報德仁傑命鋸所破樹方得出其後吉凶必先
報命
分地界　開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訟于臺省制

使不能斷者數年一日忽大雷雨霹靂一聲崖壁中裂
所競之地拓為一逕因為官道壁中有方篆六行二十
四字皆廣數尺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偽辨之曰漳
泉兩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
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漳泉故事　錄異記）
方士致雷　宋宣和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
來日及午有雷退令內力士監之一夕飄式作法及明
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膝之超曰少須視南山當有黑
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
數聲（酉陽雜俎）
霹靂車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晋祠宇
下有斗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
收麥良久見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其幡
凡二十八漆黃有光如電起以授之百姓遍報鄰村
村人亦不信其日介山上有雲氣稍下注雨如絚風吼
雷下斤折撥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為妖訟之（酉陽雜俎）
雷公形　貞元四年兗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
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背圖而傳之
（酉陽雜俎）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
彘人取而食之（國史補）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
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
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屋頻為天火所
災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投荒雜錄）

震林甫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
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震死（錄異記）
震亡師　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不貢不覲憲宗命將
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衙卜
日而起是夕雲物遽晦風雨如撼遂為震擊傾圮俄復
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人臣逆君譴見
于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宣室志）
震寺剎　蕭辭初至遂州造二播剎施十年齋慶畢作樂
忽暴雷震剎俱成數十片至來歲當震日辭死（酉陽雜俎）
霹剎梁上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

畢殁風甚厉時庶客恰山六七龍忽霆一聲洪龍憑烈
于江上一滴不沾其年亦旱酉陽雜俎
劈山頭石東陽郡須於浙江有山周數百里江水曲而
環焉遷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作歎所大和中尚守其山
一夕雲物晦暝暴風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
惑洎旅方霽人併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
流自初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宣室志
兄弟五人兼遷部會避雨投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
以一卷與之曰依此可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我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與雷二雷五性剛躁無危急
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効嘗醉于吉州
天中記　卷二
為太守所辱乃大呼雷五時郡中亢旱忽震霹暴作太
守下階禮接請為致雨信宿雷足因為遠近所傳神仙感遇傳
雷神移床吳柴再用為光州一日大震雷眾人皆伏唯
再用當戶危坐不動俄見有穩袴四人舁再用坐敗床
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出九國志
雷公籙巴蜀間於高山頂或潔地建天公壇祈水旱蓋
以中上帝所降儀法以示人也其壇或牛羊所犯及
匪藏者飲酒食肉多為震死新繁人王蒐因作別業村
民烹豚飼之有一人自天公壇即席食肉王謂曰
汝不懼雷霆耶曰我與雷為兄弟何懼之有于是之乃
詰其所以曰我受雷公籙與雷同職因取其籙驗之果

如其說仍有數卷或書壯夫以拳拄地為井號拳拄井
或盡一七負薪于號一谷柴或以七手掘出鯪之號七
小鯪江陵東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籙云王洞法籙出費言
誤擊江西村中有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誤矣可作蚯
蚓汁塗之當差如言塗之遂蘇搜神續錄
擊妒閩王延翰忠懿王審知子也其妻博陵崔氏性悍妒
殘忍嘗以練縛姬侍而擊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
搵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雷震擊之斃于中庭或曰
忠懿恭終博陵之禍故也五國故事
擊章惇章惇徽宗時貶雷州司戶卒後欽宗北狩至檀
州雷擊民間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南燼紀聞
天中記　卷二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廟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
雷車人有以黃魚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憚
之每大雷雨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黳石謂之雷公墨扣
之鏗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
謂之霹靂楔與小兒佩帶皆辟驚邪與孕婦磨服為催
生藥皆有應驗錄異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
之為利嶺表錄異
霹靂碑門之內有一閩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閩人
歲歲出石碑數千廟中名曰霹靂碑給霹靂用從秦
雷出碑口藏至秋而蟄
猬次之山有鳥名服其毛羽令人不畏雷山海經

食魚正過之水其內有飛魚食之不畏雷郭璞讚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音 山海經

雷穴 興州一處名雷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下土人每候雷聲施網獲魚無限 郡國志

雷塘 撫州有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其水中曰雷塘能出氣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豉作形狀孫陰酒處則應

雷聲 雷聲晓率天作歌頌音闘浮提作海潮音 酉陽雜俎

雷部 雷部鬼神晝勞夕後動有捷楚大則考戮居雷部雷無有巳時撤龍命鶴以息彼作 王樞

雷同 後漢桓譚疏云畏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注

雷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 馮衍顯志賦紛綸流于權利兮親雷同而妬異

雷神 雷澤有雷神龍首人身鼓其腹則雷 山海經

五雷 玉霄一府所統三十六天內院中司東西華臺玄館仙闕四府六院及諸有司各分曹局所以總司五雷天臨三界者也 玉樞經

雷耕 雷人陰宜雲霧之夕呼為雷耕晓視田中必有開墾之迹有是乃為嘉祥 投荒雜錄

雷藏 村民鑿山為穴多品供雷號雷孚之名雷藏

雷郎 民家女或為神所依即呼為雷郎得子曰雷子 同上

玉虎 今嵩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 括地象

不蓋甕 雷不蓋甕俗說今人聞雷中雷鳴 今月上二如弦之時觸物壞甲俗已之

戒容止 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今月 雷雷之子必病癲狂

電

霹靂解 說文云電陰陽激燿也字指曰倏爚電光也釋名云殄也言見則殄滅也

雷光 電謂之雷光 五經通義

陽光 禮記月令二月始電疏云電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

陰陽分爭 管子曰陰陽之氣交則為電莊子曰陰氣伏

於黃泉陰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

列缺 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天閃也 漢書 思玄賦列缺曄其照夜張衡曰電也 後漢書 噏嗑列缺摶礒磹灼傳曰列缺摶雷之動也礒磹灼電之耀也 元包

月支獻猛獸兩目如天礒磹之交光 十洲記

宣示光耀 太平之世電不眴目宣示光耀而已 西京雜記

繞斗 黃帝有熊氏母曰附寶有蟜氏之女也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孕 帝王世紀

天笑 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毅不入者天為之嗤噓 注嗤噓開口而笑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電 西王母曰東方朔為太山仙官太上使至方七
勅二天司命朔但務山水遊戲擢弄雷電激波揚風致
令蛟螭陸行山崩海竭太上謫斥使在人間 漢武故事
目爛如電 王戎幼而聰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
之曰戎眼爛如巖下電 晉書
繞室 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善知人死生禍
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赤電繞室暝
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令吾攝六丁雷
電追取遂失易總 龍城錄
繞案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常州刺史一日坐聽事雷
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伏昭符不懾撫案
天中記 卷之二
叱之雷電還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
色徐命舉索納庫中 南唐書
四方電 東方有電名曰無孕南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
有電名曰墜光北方有電名百生樹無孕與墜光明相
觸相對順流與百生相觸相對故虛空雲聚之中出生
大明名曰電光 地世紀
爗爗 震雷爗爗然其光也雷爗爗其光曜也 元包

雲

積陽 聚陰陽聚為雲 春秋元命包
山川氣 說文曰雲山川氣也又曰大澤之潤氣也洪範
五行傳山雲起于山而彌于天

含陽 雲之為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含陽而起以精
運也 春秋說題辭
天地之本 雲者天地之本也 河圖帝通紀
雨具 襄楷上書順帝云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
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 後漢書
地氣 黃帝素問云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
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注曰陰凝上結則合以
成雲陽散下流則注而為雨雨從雲以施化故言雲出
地氣憑氣以交合故言雲出天
友風子雨 雲賦云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 荀子
雲翳 翳翳出為雲翳翳雲為翳 篇韻
天中記 卷之二
雲泉 相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青泉之埃上為青雲赤
泉之埃上為赤雲白泉之埃上為白雲玄泉之埃上為
玄雲 淮南子
比類示人 呂氏春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
雨雲水氣 淮南子作雲波水 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各因其象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
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
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倉囷 史記
扶日 昔黃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
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 尚書
五雲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

鄭司農注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
黑為水黃為豐
慶雲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
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漢書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
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
景雲景雲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
雲非氣非煙氤氳五色謂之慶雲春秋運斗樞曰天子
孝則景雲出游禮斗威儀曰景明也言雲氣光明也蔡
邕什論曰屬炎氣于景雲
稍雲孫氏瑞應圖云稍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
稍稍然也郭璞江賦稍雲冠其嶸
紀官左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服虔
曰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杜預曰縉雲氏
蓋其一官也
合符釜山史記黃帝合符釜山洞冥記東方朔云東海
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時有
赤雲之祥之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于釜山
也春秋演孔圖云黃帝之將興黃雲升于堂
金枝玉葉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
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古今注
沉璧雲起堯沉璧于河白雲起迴風搖落尚書中候
卿雲歌舜為賓客禹為主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

倡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於是八風脩通卿雲叢聚蟲
言和氣應也叢或為旗或以雲出為岫迴薄而難以名
狀也
白雲入房春秋孔演圖曰文命之候玄龍銜雲天命於
湯白雲入房注白雲金精入湯房也
青雲浮河成王觀于洛河沉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
榮光并出幕河青雲浮洛尚書中候
灰滅堯時會雲如霓周軫七蟜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
時大火所動以葭灰置于地乃更威拂之其蒼雲為之
畢滅又置灰乃盡去之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春秋文曜
灰拔地蒼雲自滅
朝雲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
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
之女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
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
故為立廟號曰朝雲宋玉高唐賦
芒碭雲氣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
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
得季漢書形雲晝聚素靈夜哭陸機高祖功臣頌
黃雲武帝時汾陰得寶鼎迎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漢書
白雲為蓋武帝封泰山禪肅然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
雲出封中漢書上禪肅然白雲為蓋漢武故事

紫雲 西王母乘紫雲輦雲氣勃鬱盡為香氣 漢武內傳
青雲干呂 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 十洲記
吉雲 東方朔至東極過吉雲之澤雲起五色草木皆成五色露帝得之徧賜群臣 洞冥記
凌雲 相如作大人賦帝覽之飄飄有凌雲之氣 漢書
雲成宮闕 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 封禪儀
去後雲起 薊子訓至各公卿以下候之者恒數百人後因遁去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如是數十處 後漢書
開雲見日 獻帝使趙岐解關東罷兵公孫瓚與袁紹書云趙太僕銜命來征宣揚朝恩若開雲見日 後漢趙岐傳
撥雲覩天 樂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晉書
雲鬭 咸和元年雲鬭聲如暴風雨 晉書
落身 世祖在江洲起義建牙軍有紫雲二段落於身上 宋書
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于軍上 宋書
思親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赴任于并登太行白雲孤飛曰吾親舍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唐新語
謬圖五色 中宗后韋氏禁中謬傳有五色雲氣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 唐書

[illegible] 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為壇魏西祀天各僭為王滔等三讓乃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耶 唐書
表祥 唐正元壬午有五色雲見長安太史張璇曰在宋分後一百六十年有聖人興其地至天成丁亥宋祖生洛陽
五色蓋懸 拾遺崔希喬轉馮翊令有雲如蓋當其廳事前須臾五色錯雜徧于州郭 唐書
天瑞 鄭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表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唐書
雲氣甚嘉 五代呂師周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嘗望其營上雲氣甚嘉未易敗也 楚馬殷傳
鳳竹 祥符元年封泰山十月壬辰天文院言紫雲如蓋黃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捎雲 宋史
五色 天聖元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時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 續綱家傳
貢雲 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危巒絕巘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岩萬壑間 續東野語又載東坡山歸攜白雲入籠放之作攓雲篇
[illegible] 莊子曰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曰天

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頽合六氣
之和以育羣生 [illegible]
[illegible]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乎
天下[illegible]泰山[illegible]尚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
四海[illegible]之政四海之[illegible]封疆注
六合[illegible]之後四海[illegible]
八[illegible]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
八寅人[illegible]以雨九州而和中土[illegible]
周[illegible]周雲之[illegible]而爲雨注周寄
也[illegible]聚合也邅巢澎濞蘊藉貌也
閶闔書曰閶闔升雲半有半無圍囲行也 [illegible]
[illegible]記
云云呂氏春秋曰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 [illegible]
雲輿仲長統詩春雲爲輿秋風爲馹傅玄詩雲爲車兮
風爲馬
[illegible]翹日輝合璧紅塵暗陌丹霞映峠 [illegible]
[illegible]顔延年文云情條雲互謝靈運辨論云
[illegible]物已相傾李陵詩云仰視浮雲逝紛紛互相
吟
礮車雲暴風之候有礮車雲[illegible]占雲若礮車起
急避之乃大風候也東坡詩終日江頭天色惡礮車 [illegible]
風欲作
南雲陸機思親賦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陸雲

[illegible]詩聲指炎池響溢南雲宋文帝北伐詩云不
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illegible]九日詩心逐南雲逝
形迷北鴈來謝靈運上書云注心南雲[illegible]已久
[illegible]七[illegible]石伐蜀[illegible]云梁益人士
[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豈不[illegible]
凱延首東雲 宋本傳
顔延年[illegible]離[illegible]蓋祥[illegible]南[illegible]
流火赤雀實紀周作離雲素靈發祥漢氏[illegible]帝
[illegible]雕雲布族祥星結桓
班婕妤擣素賦停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
玄詩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謝[illegible]雪賦寒風積愁

雲絮
蜀都賦翦紈滐雲日月恒翳謝玄暉詩滐雲已漫
漫[illegible]多雨亦淒淒
曹植魏德論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傅奕詩纖雲時
髣髴渥露霑我裳
陸士衡悲哉行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
猛虎行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園葵詩曾雲無温夜嚴霜有凝威
擬古詩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
顔延年詩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空
襄陽石梁山出雲應驗稍合鄉人候之若白

雲出雨黃雲起則風黑雲起則多病物類相感志
霞五色崑崙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氣五色從下望之皆有城闕之象崑崙者西方曰須彌山有九層山下第七層有景雲出以映朝日拾遺記
香雲負嶠山一名環丘有雲石駁駱如錦用扣之則片片翕翕然雲出俄而遍潤天下西有星池有爛石常浮于水邊其色紅質虛似肺燒之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上同
屯雲曹子建漢高贊云屯雲斬蛇傅玄詩屯雲結不解謝靈運詩屯雲被曾嶺

霧

陰陽亂氣陰陽之氣亂則霧曾子
積水上溢騰水上溢故為霧莊子
百邪之氣霧者百邪之氣為陰冒陽本于地而行于天五行志
霧不塞望太平之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述異記
三日霧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沉始得圖書爲今之河圖即其書也世傳大霧一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帝王世紀
蚩尤作霧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殺之志林
吐黃霧蘇無道地吐黃霧尚書中候
伊尹卒霧三日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天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帝王世紀伊尹受我大霧三日抱朴
開而覩天文王遇姜公於渭陽棄竿而釣文王得之灼若披雲而見白日霍若開霧而覩青天徐幹中論
噴水爲霧燕昭王七年沐胥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噴水爲雰霧暗數里間俄復吹爲疾風雰霧皆止拾遺記
大霧兔難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後得免平城之難漢書
東霧東方朔乘雲飛去仰望天霧覆之不知所在漢武內傳

立起雲霧淮南王聞有道術之士必卑辭厚幣以致之於是八公乃往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神仙傳東海人黃公立興雲霧坐成山河西京雜記
陰侵陽成帝建始中黃霧四塞上問楊興等對曰陰盛侵陽之氣也漢書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日黃霧四塞
還蜀朱巴為尚書郎忽一日大霧對坐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時亦風雨晦冥葛洪神仙傳
蜀郡欒公呵吸成霧廣仙傳
能作霧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人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神仙傳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往從學之楷避不見後漢書

迷路 曹公赤壁敗行至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

不迷 劉桂鳴每行雲霧中識道不迷時人謂能為霧 異苑

半天 蜀先主遣軍取李驤先生起霧半天備騎自相殺先生乃入吳 先主傳

冒霧 王肅張衡馬均者皆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無恙者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博物志

孝感 竹胎民王彭先丁母艱居喪至孝元嘉之始父又喪亡彭兄弟二人十工未就鄉人助彭作墩墩事須水濟值天旱穿井盡力不得水彭號窮無計一旦天霧霧消之後於墩竈前自然水生 [illegible]

晝昏 天寶間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 五行志

數里 歸似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嘗言其日將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霽 [illegible]

枉殺致霧 馬希聲嬌殺令殺高郁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曰吾當從孫儒纍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撫膺大哭 五代史

服霧 霧者金石之盈氣久食張傲了服霧得仙

迷空步障 高麗見傳學記呼霧迷為空步障 清異錄

素霧 西江縣有銀山山常多素霧 湘州記

金霧 蓬萊山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

天中記卷之二終

天中記卷之三

明　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　屠隆緯真甫校

雨

物時 雨者輔時生養均故謂之雨 雨者輔也

天地之施 雨者天地之施也 陽生于陰故為雨 春秋說題辭

陰陽和 天地之氣和則雨 [illegible]

二氣均 王弼云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為雨此說非也何者夫陰陽二氣生於黃泉氣蘊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為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氣生氣生本於釜中非結成於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於地中陰陽相搖而出非陰先而陽後尚不能為雲豈能為雨乎 [illegible]

地氣 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illegible]

陰氣 天將雨人之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陰雨又使人睡臥者陰氣也 [illegible]

神雨 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
雨一旬五日為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 尸子 神農之治
天下甘雨時降五穀繁植 淮南子
雲旗 黃帝見廣成子於空同曰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
而雨 莊子 族雲飛來兮寢風沉羽卿 楚辭
洗甲兵 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
兆數蓍不交而折將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之日幟折
為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
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 說苑
暴巾 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
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
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是毀
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
公邑外過 博物志
風波立霽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瞑揚波於河
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志者風波立霽 搜神記
雨必以夜 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當此之時雨不破塊
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 鹽鐵論
淫雨 宋大水公使弔焉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
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左傳莊十一年
膏雨 子游荅季孫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
之與膏雨乎夫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膏雨之所生
也廣民之受賜也普莫識其由來者 抱朴子 孔子相魯三
月下令 雨行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 說苑
月離畢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
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于畢孔子出
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
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
商羊舞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殿前舒翅而跳齊侯異之
訪諸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昔童兒屈其一脚
振迅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
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堤防果大霖雨諸國傷
害人民唯齊有備 家語
假蓋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
之為人也甚悋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
故能久也 家語
雨水表 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
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
皆至滅表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
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 戰國策
狸知雨 有客請董仲舒論微奧仲舒疑之客又云天
欲雨仲舒因戲之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卿非狐狸即
其老鼠客化為老狸而走 幽明錄
流潦 鄒子曰朱買臣貧賤之時孜孜脩學不覺雨之流

與志在經傳也
流麥高鳳好學不休其家曝麥令鳳守雞以竿授其手
中鳳執竿讀書而大至不覺執竿如故其妻還見麥流
甚以詰鳳亦不覺 後漢
蟻封穴東觀漢記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
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以問輔輔
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時
雨將至故以蟻為興居
豫備徐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
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
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

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
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
害數千人 後漢書
噀酒郭信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
相臣衛坐心動會酒東向漱之遣火處見雲西北來其
勝大雨以滅火雨酒香 郭目但 後漢書郭憲從駕噀酒獻
齊國火神仙傳欒巴正旦救成都火戎武丁於周斯坐
噀酒救臨武火晉書佛圖澄於石虎坐救幽州火 同但
隨車百里嵩字景山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出巡處其
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
姓獨不迓際乃迴赴之雨隨車而下 謝承書 鄭弘為騶令

勤行德化曾國當春大旱五穀不登弘獨致雨偏熟還
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芳行春天旱隨車致雨 後漢書
嗽水蘇步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
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時日客後
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
得滅 後漢書
避雨茅容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
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而奇之因請寓宿 後漢書
折巾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
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後漢書
照容君羽山有神人焉追遷于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蒯

予訓所坐欲起予訓應欲留之二日之中三雨今呼五
月雨亦為留客雨 陸機要覽
刻雨期管輅與倪清河刻雨期倪未信輅曰十六日壬
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
之應也又夫昨徹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
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
垂澤蛟龍含靈熚爗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
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咳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
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向暮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
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一鼓中星月皆
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

爲神也略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晉書別傳）
盂露 劉基字敬輿繇子也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大
暑時嘗于船中宴飲於樓船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
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吳志）
蟲異 懷帝永嘉中梁州雨十旬變化為飛蛾又荊州久
雨粟化為蟲虫中郎王義興表曰堯生神禾晉有蟲異
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霖浩 元魏高祖詔云撫師于霖浩之辰（魏書）
率衆訴天 苟金龍為梓潼太守帯關城戍主梁人攻圍
會金龍病妻劉率勵拒戰百有餘日井在城外尋為賊
所城中絶水劉集衆告天哭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
乃重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
人心益固梁人退宣武嘉之官其子
雨珠 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帝
觀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
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陳書）
風雨不異 王惠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
起不與常日不以霑霈而改（南史）
暴雨不改 裴黎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黎
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賓
左曰何代無奇人（魏書）
審雨堂 古槐中蟻穴也元魏時盧汾嘗即樹有一女子
和[illegible]出引汾入見讀堂扁額曰審雨堂（窮神秘苑）
月節雨 金樓子自叙云余至荊州每秋之月亢陽日久
月旦雖雨俄而便晴有人云月雨領千里亦益旱之徵
也吾笠當雨又以十七日並于時雲卷金翅日暉合璧
紅塵暗陌丹霞映岫咸謂亢陽之勢未沐膏澤並遇坎
之比于口火者水也子之為並其在今夜三更乎地上
有水稱之為比其夜不有大雨
浮漚 陳後主泛舟樂遊于河忽遇雨浮漚生宮人指浮
漚門滿河珍珠因名其河為珍珠河（金陵志）
雨官 張元賓得仙入華陽洞為理禁伯其職主水蓋雨
官也（真誥）
李靖行雨 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會暮投宿一巨宅
有老婦延之中夜扣門甚急婦人曰此非人世乃龍宮
也今大符命行雨二子俱出計雨處雲程合踰萬里欲
奉煩頃刻如何遂命黃頭鞴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
小瓶子繫於鞍前戒曰馬躍嘶鳴取瓶中水一滴滴馬
鬃上謹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開見所憩村連下二十滴
既歸老婦泣曰何相負之甚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
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
矣（玄怪錄）
優賢之應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居第時天旱太宗將幸
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曰鑾輿必當見幸

亟使掃洒蕪備饌具有頃太宗果先至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咸以為優賢之應（大唐新語）

尨為雨衣 谷那律常從太宗出獵途中遇雨上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尨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舊唐書儒學谷那律傳）

從營 裴行儉高宗時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從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唐書）

閉北門 神龍元年七月洛水漲壞廬舍宋務先疏曰雨

暘或愆則貌言為咎雩禜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逢霖雨即閉坊門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靈星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哉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矣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為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唐休璟以霖雨為害咎在主司上表解任與移陰咎之徵復免夜行之責（舊唐五行志）

宰劣 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不能調陰陽乃閉坊市北門李無劫霑溢蓋甚人歌云禮賢不解開東閣燮理惟能閉北門（朝野僉載）時駕車者苦其污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恒雨令我污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舊五行志）

雨工 儀鳳中柳毅於涇陽見婦人牧羊道畔怪而問之曰洞庭龍君小女也問牧羊何用曰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也毅後配此女開元中猶在（異聞集）

知雨 邠王守禮章懷太子之子也時雖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愆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每歲被勑杖數頓見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霑襟玄宗亦惘然（舊唐書）

占雨石 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為筆架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以此為雨候（開元遺事）

霖鈴 上既幸蜀初入邪谷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明皇雜錄）

御史雨 顏眞卿開元中為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眞卿至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御史雨（唐書）

李德裕 太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蒙恩守本官平章事時樞機不密二十六日京師已盛傳明日有麻二十七日寂然皆言已中止不行矣文宗與樞密使手詔示諸相其詞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明日辰非佳二十八日方下云去冬今春久無雨雪昏霾尤甚是日井澤

事見又宮使謂子曰禁中喜此宮人呼相公向下一字
謝言太德雨矣李虔朝野僉載
乾雨汴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始見
一人與衣赤幘引臂登雲曰天召汝行雨隸於左落隊
其方各落隊各有五方甲馬鎖以索頭俯向下重樓深
宮囊櫃之內纖細悉見其二者身未拉長數尺凡雨隊
列一隊於小項得一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末
詩乾雨雨自作箭風車為殿小說事鈔
豆盧瑑乾符中拜相宣制日大風雨拔樹左丞
京兆詠以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蝶曰此應相公
在霖作霖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陷北京師瑑
太平記八卷註十
遇害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錯者
假雨貝孔極侍郎為侍遺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傘乃
於人家簷廡下避之俄食時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廳事
有一叟出迎甚恭酒饌亦甚豐潔極為謝之且假雨具
叟曰貧閑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冒也宜此欲安
施乎令於他處假借以奉之極退而嘆嗟若忘宦情語
人曰蕭大隱者也北夢瑣言
雨惧稅南唐時開司歛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
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幾甸雨都城不雨何
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申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惧
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

之習資澤告足註江南野錄作少家明是台走堂
時不破塊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津葉潤莖而已
十日一雨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
文也十五日大雨以十運也河圖論太平之時五日一風
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夫風
氣雨露本當和適儒者謂太平世其風祥露甘風
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
甚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論衡
屏翳廣雅云雨師謂之屏翳山海經屏翳在海東人謂
之雨師天問屏號起雨何以興之處士呂志林雨師屏翳
大象賦太白降神于屏翳注云其精降為雨師之神張
景陽詩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翳師古云屏翳一曰屏號常昭曰
屏翳雷師章懷思玄賦注曰雲師李善選注云說者雖
多併無明據曹植誥咎文云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洛神
賦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植既以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
非之按大人賦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
如相如之言又非風師矣今折衆論以雨師為正俗
通云雨師玄冥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
凍雨爾雅暴雨謂之凍雨注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
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
東雨陸機九愍感逝云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
雨左傳申豐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杜預曰

人所患苦也陸士衡詩凄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晉潘
尼宋伍緝之並作苦雨賦
愁霖左傳曰雨三日以往為霖摯虞云苦雨亦曰愁霖
江淹有滯興春節愁霖貫秋序應瑒王仲宣曹子建
陸雲並作愁霖賦
陵雨法言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李軌曰陵雨
暴雨也陸衡演連珠曰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
長雨蔡邕霖賦云瞻玄雲之晻晻懸長雨之森森
函雨宋孝武之江州詩山曲縈函雨江路結流寒
浙雨木玄虛海賦崩云屑雨浤浤汩汩注屑雨飛之貌
雨絕蔡邕表志云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

無由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於天虞翻交州上孫權書
曰罪棄雨絕拜賀無階曹子建文帝誄曰雲往雨絕文
欽降吳表云秉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于天自知無路
潘岳楊氏七哀詩漼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晉傅玄辭
忽如雨絕雲郭璞詩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江文通
雜傳詩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雨足晉張協雜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又云驛
驛結繁雲森森散雨足曹毘請雨文曰雲根山積而中
雨足垂零而復散
礎潤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謝莊詩鶴起知風舞楚
潤識雲流江淹詩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

懸炭以炭與物稱之使輕重等懸室中天將雨則炭重
天晴則炭輕（淮南子）
魚噞穴藏先知雨陰晴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
風樹木未搖鳥已翔（春秋）天將雨也魚已噞之（淮南子）
鸛鳴鸛鳴于垤婦歎于室韓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
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韓詩）
鷸知雨天文志天將雨鷸知之師古曰即周書知天文
者冠鷸冠以鷸知天時故也
焦明至焦明至為雨備焦明水鳥也
黑蜧淮南子曰犧牛騂毛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
黑蜧高誘曰黑蜧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許慎曰

黑蜧神虵潛泉而居將雨則躍振景陽詩黑蜧躍重淵
商羊舞野庭
朱鼈浮朱鼈浮於波上必大雨（淮南子）
黑猪度河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逐俗謂之黑猪渡河
雨候也天河中黑雲王雨謂之天河作堰
鳩逐婦埤雅曰鵓鳩陰則屏逐其雌晴則呼而返之語
曰天將雨鳩逐婦爾雅翼云令人辨其聲以為無屋
雲覆北斗北斗者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之大雨（天文傳）
宋錦休貞雨賦天垂貫十之雲神召離畢之月
朝霞張協雜詩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朝霞迎白日
丹氣臨陽谷傅玄詩祖暑未一旬重陽翳朝霞吳越云

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月如仰瓦 江鄰幾雜志云劉師顏視月占旱問之云古語有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雜志
月初生而仰則月中多雨諺曰云云 瑣碎錄
乾星照溼土 雨後見星明日復雨王建詩照泥星出依然黑庵爛庭深不肯休吳語云星宿照爛土明日依舊雨姚令威叢話云乾星照濕土又諺曰雲行雨星照泥皆古雨候也 瑣碎錄
杏花雨 提要錄杏花開時正值清明後必有雨也謂之杏花雨古詩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潑火雨 河朔人謂清明雨為潑火雨 提要錄

榆莢雨 三月榆莢雨高地強土可以種禾 氾勝之書
梅雨 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霑衣服皆敗黦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又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為入梅壬種後逢壬為出梅 瑣碎錄
分龍 俗以五月雨為分龍雨一曰隔轍雨 續博物志
濯枝 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風土記
三時雨 六月必有三時雨農家以為甘澤邑里相賀曰喜雨 歲時記
洗車 洒淚 七月六日雨曰洗車雨七日雨曰洒淚雨 歲時雜記
黃雀雨 九月雨為黃雀雨 提要錄 羅鄂州詞云九月江南秋色黃雀雨鯉魚風

爛雨 同州謂沾足為爛雨 侯鯖錄
木頭黕土 戊辰己巳戊戌己亥日為木頭黕土須陰雨淋大張詩歲次屬金知稔熟木頭黕土驗滂沱 大韻錄
坎化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
玉女披衣 顧野王輿地志曰平鄉西岸有玉女岡其墊天氣若雨石間即滂五色玄雲之氣百姓咸云玉女披衣又名玉女墊段成式詩不顧石即戴笠難并玉女衣
峴山張蓋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則雲起中若張蓋然故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沛 三水小牘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石燕飛 湘州記云零陵山有石燕遇雨則飛如生燕雨止則還如石庾信晴詩已歡無石燕
龍蟠應鼓 蜀都賦曰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興雨註曰巴東有澤水人謂有神龍不可鳴鼓鳴鼓其傍即便雨矣
閩東西風 閩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閩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 續博物志
漏天 梁益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山谷高深沉晦多雨黎縣常多風故謂黎風雅雨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故曰漏天僰道有大黎山小黎山四時霖靈不

絕俗呼為大漏天小漏天

當天井多雨牂牁郡上當天井故多雨潦華陽國志

諸天謂兜率天雨摩泥寶珠護世城雨美膳阿脩羅天雨兵杖閻浮提世界雨清淨之水法苑珠林

三種雨雨有三種天及龍皆能降雨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甚麄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鬬時亦能降雨粗細不定雨有二種有喜雨瞋雨若雨調和者是歡喜雨若興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出分別功德論

河伯使者西海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赤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上如飛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之國雨水滂沱也神異經

無為君鄭有不毛山上有無為之君分布雲雨於九州之內遁甲開山圖

天泣大軍出逢天無雲而雨此天泣也軍沒不還太公兵法大將始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謂天泣[illegible]兵要中和三年三月浙西天鳴聲如轉磨無雲而雨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見而雨占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唐五行志

甲子雨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鵲巢下地其年大水朝野僉載

雨土乾符二年洛陽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為雨工也占曰當旱唐五行志

祈雨

禜雨瑞應圖曰雩雨者皆所以請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遇旱亢旱吉躬引咎理寃荒枉退出貪殘側身修政則降以雩而如其有道術禱祝山川致能轉石開陽縱陰之類誠非瑞應是故曾侯有暴尫之請齊景公以祠靈山譏

應龍山海經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人以應龍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者

土龍淮南子曰土龍致雨注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法言曰象龍之致雨難矣哉龍乎龍乎[illegible]與夸文諭書云土龍矯首于玄寺泥人鶴立于闕里

六事自責湯既克夏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剪其髮斷其手以身為犧牲呂氏春秋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不雨至斯極也荀子言未訖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淮南子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尸子書曰湯旱自責天應以雨夫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早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如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

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尚紀
伐殷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汪王至牧野之
日夜陳師陳師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搜國
武王兵入南郊前歌後舞甲子進兵乙丑而雨太公陰謀
討邢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
殷而年豊今邢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
平從之師興而雨左傳十九年
六月自箴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
舍率群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
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釋更徑之
遺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

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
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
大澍也春秋考異郵 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
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繇治
之宮囿則不窮而時雨自降[illegible]
焚巫尫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巫尫何為天欲
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左傳 穆
公欲暴尫巫縣子對以徙市檀弓
日貶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旱如之
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
玉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牧民之禮家語

暴露齊大旱景公欲祠靈山晏子曰夫靈山固以石為
身以草木為毛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
雨乎祠之何益公欲祠河伯曰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
鱉為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亡矣彼獨不用雨
乎祠之無益公避宮殿暴露與山靈河伯共其憂其幸
而雨乎公乃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晏子春秋
人祠乃雨宋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
方千里莊子一作齊景公
蜀侯雨秦王誅蜀侯惲後迎葬咸陽天雨三日不通因

葬成都故蜀人求雨祀蜀侯必雨蜀本記
縱陰閉陽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
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
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
祠雩旱元封二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
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
焉郊祀志 杜陵為關中令時州亢旱徑乘掾吏齋戒于
雩泉池歸咎自責稽首流血雍時大雨
理孝婦冤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十餘年甚謹姑
恐累不得嫁遂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吏捕驗治孝婦
誣服具獄上府于公為辦明其冤太守不聽竟論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以為孝
婦守節孝姑之[illegible]太守自殺孝婦[illegible]表其墓
天立大雨[illegible]後漢書[illegible]上虞孝婦
曹娥[illegible]時[illegible]陝縣婦人事同
大[illegible]三年[illegible]為述[illegible]互相牽引拘
繫者千餘人三年而從[illegible]死者百餘人天
用炎旱[illegible]太守即[illegible]而行[illegible]到
決獄事人人[illegible]為上所引應時理
[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千人[illegible]歲大豐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免冠上疏帝

策而報云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分布禱請闕候風雲
北作明堂南設舞雩今又[illegible]大匠止作諸宮殿省不急
用以災譴部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illegible]傳
郭賢鄧汝南高獲善天文鮑昱為汝南太守時郡境大
旱[illegible]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
出[illegible]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illegible]
桑谷[illegible]周暢性仁恕為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illegible]收葬
洛陽旁客死骸骨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illegible]梁館
文啓[illegible]恐督郵不除失在汝南之守曝骨未收無傷河
南之尹
積薪自焚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仕郡為五官掾時

夏大旱[illegible]山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
[illegible]陰陽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燋枯百姓喁喁無
[illegible]今太守自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請
[illegible]所禱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
[illegible]積薪[illegible]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起雷雨大作
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illegible]李邕騎陽賦水于土而
成妖[illegible]為中而有請春秋繁露水干土則大旱
[illegible]山建初五年詔曰去年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
如焚其令[illegible]石理冤獄錄輕係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
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後漢書明帝詔曰
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澍

推陰陽消伏楊統漢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
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
澍[illegible]
彌日不旋元和元年鄭弘為太尉時旱朝廷百僚皆暴
請下與炎熱小雨群官即還舍弘彌日不旋大雨汪穢
稽遂[illegible]書
火起雨降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
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遠近歎服[illegible]書
祝令特若漢祝良字石卿[illegible]順帝時為洛陽令歲時
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
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為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

天三日出祝令特舌精符感應滂沱下雨沙晉書藝術傳
令持自焚桂陽先賢書讚云臨武張熹字季智為平輿
令時天下大旱熹躬禱雨未獲應熹乃積柴自焚主簿綦
小吏孫化從熹焚焉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水經
揖傳驕民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十五縣長葛君出
臨靈星會客飲宴時郡縣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
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
聖畏懼天異必思變復以濟民命今始罹天災縣界獨
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德臨祭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
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宜當還寺長即罷會
身捐俸祿以贍飢民會稽典錄

首陽神使靈帝熹平五年大旱禱請名山未獲合應時
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
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
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
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蔡邕神碑
竹人致雨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
將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
架屋致雨三國吳時董奉居豫章時大旱縣令丁士彥
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求之奉曰雨易得耳
貧道屋皆見天雨至何堪令曰先生當致雨當為架好
室明日丁為立屋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

暮當大雨乃止暮即大雨高下皆平神仙傳
書符廟中吳主曾與葛玄坐於樓上望見道間人民請
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書符著社
廟中日午天地冥晦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葛仙公傳
精誠感神束晢太康中郡大旱晢禱賦所為邑人請雨
三日而雨水三尺衆人以其有術故精誠感於神明為
之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
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先生晉書本傳
房心興雨符離縣相山碑辭云晉武帝太康五年寗令
有國諸侯祀界內山川時相山屬沛國令郭卿云相山
上應房心之星能興雲雨會天旱祈雨即應乃建廟刻

石紀銘云巍巍相山盤紆穹崇上應房心與天雲沖興
雲播雨稼穡以豐唐永徽元年立寰宇記
白龍降祠石虎時大旱虎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
雨久而不降乃令佛圖澄自行即有白龍降于祠所其
日大雨方數千里晉書
詠雲漢詩前涼錄曰張玄靚時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
詠雲漢詩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却旱之文昔神
尚出漢虞丘不賀今詞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
呪龍致雨沙公西域沙門也有秘術每旱苻堅帝使呪
龍便下鉢中天輒大雨秦錄
旱疫平邛元魏世祖太延元年自二月不雨至六月

有司遍請群神數日雲雨霢霂流澤霑濡有鄙婦人村
方寸玉印諸澤縣侯孫家得印奇之求訪婦
人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為龍鳥之
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冠天師曰龍文紐
書云此神印三字印也本紀異苑也
禱祈像南安王元禎為相州刺史鄴城有石虎廟人奉
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
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魏書奚康生為相州以天旱令
人鞭石虎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
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崇魏書
張水曹梁武帝禱雨蔣山未應神見夢曰陽羡九斗山
有神號張水曹能興雲雨帝如其言遣使致祭雨隨至
後旱禱輒應
禱天井梁始興王憺為都督荊州刺史時大旱憺使祠
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而注雨歲大豐南史荊
州記云有外國人能呪龍使至天井有巨蚊云
雩祭后周保定二年以營宮室春夏大旱黎季明上封
事曰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今
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豈或作事不
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春秋莊公三十一年
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人
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人

興役漢惠帝五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先是發十四萬
六千人城長安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
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
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儆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
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
登可覬子來非晚北史本傳
祀華岳達奚武為同州刺史時旱武祀華山廟岳既高
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陳
百姓懇誠曉不得還即于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人
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且
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感公至誠甘
澤斯應賜雜彩百疋北周書
禱白兆于翼建德二年為安州總管時大旱滍水絕流
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群祀山廟已除
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
舞頌之北史
禱木仙會般燉煌人未詳年代巧侔造化嘗作木鳶其
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為妖殺之般悲吳人殺其父於
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
曰般所為也於是賚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
吳中大雨唐初工人尚祈禱其木仙酉陽雜俎
聞禁經僧什玄照講經于嵩山有三叟來聽問之乃龍

也玄照曰今慭陽經時可致甘澤乎三變曰召雲施雨
則是細事但雨禁絕重不奉命擅行誅責非輕長老如
東孫居士見救則雨可立致也玄照為求于思邈果一
日一夜千里霑足（神仙感遇傳）
田使君歌　田仁會永徽二年為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
為善政轉郢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
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
闕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
貧（唐書）
玉龍子　玉龍子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廣不數寸而溫
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帝相傳以為國瑞武后以賜玄宗

及即位初每京師旱禱之必有霖注逼視若奮鱗鬣開
月中三輔大旱帝復祈禱而涉旬無應乃命密投於南
內龍池俄而雲霧暴起風雨隨作（中興雜錄明皇別錄）
白檀香龍　玄宗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校功
力屢詔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命左右掬庭
水嗅之果有檀香氣每祈雨無他軌但設數繡座手鼓
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
目瞚則雨至（酉陽雜俎）
鏡龍　僧一行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
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
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

入[illegible]一夕而雨（同上）
召龍致雨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時有竺乾僧無畏號
三藏善召龍致雲之術上遣高力士召之請雨無畏云
今旱數當然耳召龍適足暴物不可為也上強之無畏
盛一鉢水以刀攪之作胡言呪水須臾有龍如指大在
鉢水中俄呪之白氣自鉢中興若一匹素者少頃大風
震雷力士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馳至矣衢中大樹多
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柳氏舊聞）
畫龍致雨　開元中大旱上於新池創一殿召馮紹正四
壁各畫一龍西壁一素龍蜿蜒若奮風雲隨筆而生壁
上鱗甲皆濕有白氣自簷廡出池中波濤洶湧俄有白

龍乘雲而起風雨大作（明皇雜錄）
祀介推　王維京兆張公德政碑云公之守郡也仍歲大
旱郡祀介推維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
伐樹實薪釃酒而祝曰有功于人祀為明神無德而祿
禍亦覆餗自絳以來人實祀子神既靡答人將安仰若
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熾將至燔
天鑠地靈衣且為灰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未
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于闔境不入他郡（本集）
撤土龍　馬璘代宗永泰初拜行營節度使天大旱里巷
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脩即令撤之明日
是歲大穰（本傳）

巫覡 □狄韓大師八年復為京兆尹時大旱韓遵上
龍見巫覡封舞翔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嘆曰仁之
禮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霆雨 新唐書

自責 呂溫□□貞元中為望江令仍歲天旱為請雨
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于邑里依暗之政施於黎元令
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于人而害其歲既卒官
百姓號哭縣境為之立祠宋崇寧時勅賜靈祇廟 虔州志

不苦不愁 段文昌文宗太和中帥荊州或旱僧解必雨
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
公出遊 新唐書本傳

投巫水中 會昌中狄惟謙為晉陽令屬邑亢旱禱于晉

祠略無其應時有并州女巫郭天師者少為符術出入
宮掖狄敦請祈雨期滿無徵仍辱狄不知天道翌日惟
謙責其妖妄叱左右鞭于神前投之潭水遂命設席焚
香放還從吏人皆危之時沙石流鑠忽起片雲大如車
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霧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
州將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仍賜錢五十萬惟謙仁傑之
後也 劇談錄

黑龍湫 牛僧孺鎮襄陽久旱有處士能豢龍公請致雨
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黑龍難制強驅之
必為災公固命之果有大雨而漂溺萬戶 尚書故實

僕馬為獻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乃政
明練吏不敢欺遇旱請禱群望皆不應仲呂乃整齋自
禱于縣二十里魯山廟祠以所乘烏馬及驂人張翰為
獻祭畢將下山雷雨暴起及于潭而大雨僕馬以暴殞
於是仲呂復設祭酬僕馬于東壁 三水小牘

蛇醫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為言李
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以
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後設席
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
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
蛇師為親家焉 酉陽雜俎

龍吸硯水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

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閑來此聽法僧曰公能
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
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遲曉視之雨
悉黑水 幕府燕閒錄

大雨由天 張士伯禱雨于嶧山忽聞空中語曰大雨由
天小雨由山 □□□錄

蒲蕭祈雨 僖宗時夏旱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
幡致祭坊市門首以用舊法而召雨也羅隱上疏曰陛
下以蒲蕭輩為請者豈為其靈於嶽瀆乎夫嶽瀆受
祭禮封尚未能為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
夫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

陛下洪恩亦可以受由干之矣請追癸巳日詔
皆謝五代周辛亓懿爲青州北海縣令泥龍求雨無應
李令皆雇責之即日雨足周史
龍潤李紳作蜀時自作祈雨文曰尚埤龍潤之祥清異錄
蜥蜴求雨唐開元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
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
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
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得甚雨[illegible]
鵝鴨諫議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
自來祈禱斷屠止禁豬羊今後請併禁鵝鴨時胡致堂
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
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
神龍池絳州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時遣雲陽先生
養龍於此帝王歷代養龍之處國有水旱不時即祀池[illegible]
桐木魚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illegible]
方士咒龍[illegible]者[illegible]宗[illegible]奏西域[illegible]云[illegible]十能神咒者臨
泉[illegible]步[illegible]氣[illegible]即淨出長[illegible]吹[illegible]至數寸
乃掇取置[illegible]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illegible]旱處便
齎龍往賣一龍直數十斤金發[illegible]中出一[illegible]潭中街
而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illegible]

蒙古禱雨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惟取淨水一盆
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鷄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
密咒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輙有雨石子名曰鮓
荅乃走獸腹中所産狗牛馬者最妙輟耕錄山居新語楊瑀
楓子爾雅曰楓攝攝孫炎注攝木生江上有寄生高三
四尺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即雨朝野僉載江
東江南山中多有楓木人於楓樹脚下生似人形長三
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有人合以笠
于明日看笠子掛在樹上上人旱而欲雨以竹束其頭
撥之即雨人取以爲試極驗
虎骨南山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以投有龍湫潭中
入水即掣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而足乃取出
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劉賓客嘉話尚書故實
投犬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
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illegible]
鞭陰石很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獨行
百步許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
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荆州記盛弘之
泥石牛鬱林郡山東南有一池池邊有一石牛人祀之
若旱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禮畢則天
雨大注洗牛背泥盡即晴廣州記
燒崖山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上山以求雨

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以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酉陽雜俎

卧石 并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丈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 酉陽雜俎

雨母山 湘東有雨母山山有祠壇每祈禱無不降澤以是名之 荊州記

溫庭筠叙雨 公銅姑尚注石姥方勤

雨瀨 來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其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偏降應隨方所其信若符刻 荊州記

綏背石乳 王孚安城記云宜春縣鄉羅霄山澤水所出傍出石乳天旱吏人祝之因以大木長三四尺投井即雨水懸泰井溢輙令木湧出而雨止蓋潛龍之穴宅以陽房陰精神上通故知之必有玄感若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者也

神石 交州記云九真去郡三里有珍山山有神石廟值天亢旱二千石親到以水流石即雲雨立降

霽

雨止 說文云霽雨止也霎雨霽也霩雨止雲罷貌也

禜門 禮記曰雩禜祭水旱也三禮義宗云雩祈雨之祭禜止雨之祭每禜于城門

吹笛止雨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也

應祈 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霽受命之應也 魏略五行志

蘇峻滅 咸和四年陰雨五十餘日蘇峻滅乃霽 晉中興記

夢白頭翁 文處字仲孺為郡功曹時霖雨廢民業太守憂悒召處補戶曹掾處奉教齋戒在[illegible]二日夜夢見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處具白所憂太守曰昔禹夢青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脉當通若掾此夢將其比也明日果大霽 晉書

術止 道士劉道合隱于嵩山高宗召入禁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于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 唐書

誅二張 長安四年九月後霖雨并雪凡陰一百五十餘日至神龍元年正月五日誅二張孝和反正方晴霽 唐書

張柬之既還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御史崔渾奏正[illegible]毀武氏廟以順天下之心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為天人之應 新唐書

誅竇懷貞 先天二年四月陰至六月一百餘日至七月三日誅竇懷貞等一十七家方晴 舊唐書

立太子 貞元二十一年順宗風疾叔文用事連月霖雨不霽乃以憲宗為皇太子制出日即晴傳所謂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昔此類也

禱乞翁温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
鷄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
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鷄翁山為侯（上）
宣宗自青天中初京師嘗淫雨涉月將害粢盛分命儒
告百無一應宣宗一日在內殿顧左右執鑪降階踐泥
焚香仰視若自責者久之御服沾濕感動左右旋踵而
急雨止翌日而凝陰開霽秋而大有年（[illegible]）
獄决而霽崔碣玄暉裔孫也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
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
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
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

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
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詰吏自言乾夫厚
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嘆遂失明碣之
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捕乾夫并前獄吏下獄
悉發財姦一日殺之以妻産還可久時淫潦獄决而霽
都民相語歌舞于道（唐史）

露

陰液露者陰液也釋為露結為霜（月令章句）
從地出和氣津液凝為露露從地出（五經通義）
甘露瑞應圖曰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
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白虎通曰甘露
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董仲舒云露結珠而成甘露
潤而成膏
天乳星列星圖曰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占明潤則
甘露降禮斗威儀曰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為甘露
松栢竹受耆老得敬則松栢受甘露尊賢愛老不失細
微則竹葦受露（孫氏瑞應圖）
天地合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書林事類）
寶露壇高辛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甕至堯
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群臣
至舜時露已漸減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

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
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甘露壇又遷
寶甕於零陵之上東方朔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
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拾遺記）
冬下桀無道露冬下（春秋）
三危揭雩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和之美者
揭雩之露其色紫（呂氏春秋）
沾衣子胥諫吳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宮宮中群臣皆曰
天無霖雨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為子胥曰吾
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霧露沾吾衣
群臣聞之莫不悲傷（吳越春秋）

説苑吳王欲伐齊王令曰敢有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
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
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
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
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
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
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
盈綠林徘徊枝陰踙蹴微進欲啄螳蜋夫黃雀但知伺
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
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傍闇忽埳中陷於深
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

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
吳越春秋 劉向說苑吳欲伐荊少孺子者云云

〔玉杯〕仙掌漢武帝故事曰帝作金莖擎玉杯以承雲表
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又曰作銅承露盤上有仙人
掌以承露也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
京賦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衛覬立魏明帝頌
曰漢氏仙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
立僊掌以承高露

五色露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漢武帝問朔曰何名吉雲
曰其國俗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樂之事則滿室雲起
五色照著於草木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吉雲五色
露可以得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琉
璃器以授帝帝遍賜群臣得露嘗者老者少疾病皆愈
洞冥記

〔降未央〕元康元年三月詔曰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
未央宮其赦天下 宣紀

〔樹汁〕新蔡鄭敬都尉高懿廳前槐樹有白露類甘露懿
問椽屬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但樹汁
耳懿不悅稱疾而去 汝南先賢傳

〔降陵〕明帝永平十七年夢見先帝光烈皇后憂見嘉壇
悲不能寐明旦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採
之帝伏御床流涕也 東觀漢紀

政感山陽百里嵩為濟南相甘露降于郡安帝嘉其露
徽祥拜大鴻臚為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前樹 謝承書

〔芳林園露〕魏志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銅龍繞
其根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
帝時甘露屢降於仁壽殿前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
承露盤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仁壽殿前曹植魏德論
曰玄德洞幽飛化上蒸甘露以降蜜淳水凝陽弗晞
瓊爵是承承露盤銘曰氣之清者莫如

〔玉杯〕吳猛將弟子登廬山過石梁見一老坐桂樹下以
玉杯承甘露與猛 述異記

〔明粢〕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

絲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開之云赤松先生取以
明目言終便失所在（齊諧記）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
草頭露洗眼眼明（述征記）
甘祥 晉●鍾修吏翼述甘露曰甘露降學堂梛樹與幹
吏共嘗味經耕宜表賀翼答曰甘露自古佳祥而須天
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而近得一
白兔少蘇小且養之併上
嘉露 元嘉中甘露頻降狀如細雪二十四年七月江夏
王義恭上嘉禾甘露頌云蘭林甫樹嘉露頻流（宋瑞志）
作降 元嘉二十七年四月豫章南昌戊午午時天氣晴
明有彩霧映罨郡邑甘露又自空降太守劉思考聞（以上）

兩致 崔鴻字彥鸞光子也領郎中以父憂解任甘露降
其廬前樹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于京兆
宅之庭樹（魏書）
感致 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閣文武同賀魏帝令群臣各
言德績感致所由崔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
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雖休勿休允
答天意帝為斂容（北史）邢子才頌云流甘委素玉潤氷鮮
蚤房下結珠琲上懸（藝文）李德林為百官賀表云上玄乃
顧神物荐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
液漢武金莖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沆味九戶之前
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臣等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
心瞻王編金侍云亭之右（初學記）李文類聚以此為梁簡
文帝瑞雨頌誤
孝感 李德饒趙郡柏鄉人性至孝丁父憂單縗徒跣甘
露降其樹白鳩巢其廬（隋書）
潤肺 太真妃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
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于肺也（開元遺事）
政致 李驤為貝州刺史甘露降其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
重降 林攢貞元初為福唐尉母聞病棄官母亡自埏
甓作塚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
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為我耶俄
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墓前時號闕下林家

（新書）
甘露之變 李訓十一月帝御紫宸殿京兆尹韓約奏甘
露降金吾左仗樹群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
陛下宜親往觀以承天貺許之即輦入含元殿丞相
群臣往視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耶顧中尉仇士
良等驗之訓因欲閉之諸官人使無免者
蓋欲獨此 代時蕭使沃阿散以十五瓶獻
賜歌 祥符九年十一月五日賜王清昭應宮甘露號曰
名神漿稱天酒考祥圖号嘉應之首降仁壽零泰安觀
僣史 号太平之祥六日表賀
進賜 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日忽有甘露降

布林木子姪韓嵩喜白之鶴味之條然不擇于姪於浦
曰此非甘露乃雀餳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鍋
家有八喪（王陶淵）天官書曰色黃白爵餳
降於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關井落降於進士
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甘香上交折松枝
献於太守張子方時有野人賣藥於市語人曰吾嘗家
單臨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自出按之有
道人笑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有
壽短促則涌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
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
果驗焉（鶴隱）

鶴露 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于草葉上滴滴有聲則
鳴（風土記 周處）

仙立露 仙丘降露仙人常飲之（赤山記）

桂露 元封三年妻邏國獻能言鳥東方朔曰唯承桂露
以飲之（洞冥記）

丹露 畢勒區人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
珠也（上）

香露 炎帝始百穀滋阜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
陸地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拾遺記）

朱露 崑崙山有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
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
承之如粉人君盛德則下（上）

玉露 齊武帝紀云卿其玉露（南史） 玉露凋傷楓林（杜甫詩）

霜

陰精 霜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而之為言
亡也物以終也（春秋考異郵）

陰凝 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陽氣勝則散為雨露
陰氣勝則凝為霜雪（大戴禮）

露凝 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為霜（蔡邕月令章句曰）
露凝為霜 潘安仁賦云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枯）

殺木 霜以殺木露以潤草（白虎通）

挫物 援神契曰霜以挫物

殺伐之表 霜殺伐之表秋季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
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
冬霜不殺草（春秋感精符）

從地升 寒氣凝以為霜從地升也（五經通義）

鴻雁南飛 天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五經鉤沈）

駟見 國語曰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
星也）

附木 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
草下（京房易傳）

工休 禮曰季秋之日霜始降則百工休鄭玄注曰謂膠
漆之作倦

嫁娶行 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 王肅注云
季秋霜降嫁娶始于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青女 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 高誘注曰青女天神
青腰玉女主霜雪也 楞嚴經 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 梁
昭明帝山秀嬴賦 青女司寒紅花驟景
夏隕霜 紂無道夏隕霜 命曆
仲夏霜 穆公即位仲夏霜殺草日中不消 上
不殺草菽 魯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梅李大樹
比草為皆是君不能伐也定公即位隕霜殺菽 菽者稼
最强季氏之萌 春秋考異郵
履霜操 琴操曰履霜操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者吉甫
天中記 卷三
之子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逐之伯
奇編衣采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放逐乃
援琴而鼓之
六月飛霜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
繫之獄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 江淹詣云昔者
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宋井霜 宋氏有言明出乎幽而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
基昇正之寒黃廣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也亦如之 中論
順天氣 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
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

為秋霜 光武前廣陵王荊作飛書與東海王彊搆逆曰
當為秋霜毋為檻羊 注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
封霜 北齊武成時書霜下其年傳位於太子緯 北齊書
盛夏隕霜 證聖元年六月陸州隕霜殺草吳越地燠而
盛夏隕霜昔所未有 五行志
凝霜封樹 唐書曰寧王憲疾時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
學者以為春秋雨木氷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
也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
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
不害嘉穀 元和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荊棘
天中記 卷三
而不害嘉穀 唐書五行志
豐山鍾鳴 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鍾是知霜鳴 郭璞注曰
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
春雷驗霜 周則天時春雷始鳴記其日計其故肅一百
八十日霜必降又曰鴈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降
[illegible]
霜信 北方白鴈秋深乃來來則霜降謂之霜信 古今詩話
緋碧 唐延國霜色緋碧 拾遺記
艸霜 嶕州霜艸 上
玄霜 西王母云仙藥中有玄霜絳雪 漢武內傳 裴航遇仙女
樊夫人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 傳奇

鷄雛覆背鶴濘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將出有時忽
邪夜從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陰氣凝陰氣盛則凝為雪 曾子 雲霧雨之散也夏則為露
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
不從天降 論衡

花六出 凡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 韓詩外傳

不封條 太平之代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 鹽鐵論

五穀之精 氾勝之書云取雪汁漬原蠶矢五六日待乾
手按之和穀種之能禦旱故謂雪為五穀之精也

一丈雪 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

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五車從兩騎止門外欲
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
無迹恐是聖人王使太師尚父謝五大夫曰賓幸臨之
失不先問方修法服太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
車兩騎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
未知其名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河伯風伯雨
師粥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可見矣
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
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
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謁者于殿下
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
天陰遠來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
勅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
太公金匱 六韜陰謀

賦黃竹 丙辰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苹澤有陰雨天子
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詩三章
以哀之曰我徂黃竹負閟寒郭璞注曰閟閉也 穆天子傳

甜雪 穆王東至大騩之谷西王母來進嵰州甜雪
嵰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多寒雪霜著木石之上皆融而
甘可以為菓 拾遺記 西岳記云井雪惠疾禾黍 [illegible]

披裘猶寒 天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
賓客甚矣乃使巡因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

國人大悅 呂子

吹召 靈王起昆明臺召諸方士有二人乘遊龍飛龍之
旋毛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然其一人先唱能
為霜雪王乃請焉于是引氣一吸則雲起雪飛坐者皆
凛然 拾遺記

負薪而哭 王孫子曰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
而哭者問之曰雪下衣薄也衛君曰為君而不知民孰
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雨雪不寒 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曰怪哉雨
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
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 晏子春秋

梁山吟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

牛目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群臣請弛期太子不許犀首以告惠公惠公諫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 呂氏春秋 北堂書抄引孫子作滕文引戰國策作惠王

青雪 燕昭王時廣延國來獻其國去燕七萬里在扶桑東其地寒盛夏之日氷厚至丈常雨青雪氷霜之色皆如紺碧 拾遺記

履雪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 史記

牛馬縮 如蝟漢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踡縮如蝟

齧雪 蘇武持節使於匈奴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因以為神 漢書

六月雪 漢女者居東海養姑姑女誣之於姑姑徑詣太守訴而殺之 月下雪

飛燕期射鵰 飛燕在父母家居貧與妹合德通隣人羽林射鵰者期於戶外風雪大作飛燕閉息順氣體無軫粟射鵰者為神仙 飛燕外傳

閉門不出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 汝南先賢傳

穎川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喪雉兔游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卧在床令遣掾以乾糒就遺之定乃受半 汝中記

食雪 段熲破羌明年春餘羌復寇燒河大豪冠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東觀漢紀

恒卧不移 焦先世莫知所出野火燒其廬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高士傳

赤雪 宋朝雜事曰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 唐五行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甲戌雨赤雪于京師

掘得玉馬 東瀛公騰字元邁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大雪當其門前數十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也皆缺騰以為馬國姓上送之以為瑞或以無齒則不合是后騰為汲桑所殺 晉書

平之尺雪晧機詠曰平地尺雪時人以爲覺注
失行馬曹攄爲洛陽令時大雪而宮門夜忽失馬
攄此非他盜理可保明必是門上以燎寒與之而服
雨雹以降夏石季龍以五月內發五百里內萬人築華林
苑垣周旋數十里至八月天暴雨雪深三尺凍死數千
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乃誅起部尚書朱軌
以塞天災
飄絮因風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
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
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世說
訪戴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
便夜乘輕舩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人問其
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
徹薦飼馬范逵宿於陶侃家時大雪侃母湛氏徹
所卧薦自剉以飼其馬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晉書
雪賛雪賛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
潔成輝遂以高潔
神仙中人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
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上
銅駱得銅酒泉南有銅駝山言房犯者有大雪洞渠
來逆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斛

雪詩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
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於是公卿并作花
雪詩宋書
賑給王儉每初冬積雪則遣人載柴米遺
之絕者賑給之
映雪讀書宋齊語曰孫康家貧嘗映雪讀書清淡交游
不雜
雪霰兆凶梁元帝徐妃初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
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
雷震西州廳事兩柱俱碎帝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飛雪不雪梁邵陵王爲魏將楊忠所殺投於江岸經日
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
獨不雪飛故主師郝破敵歛之於襄陽塋之日黃雪霏
粢惟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悔而祭之百姓爲立廟上
立雪中長孫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値大雪遂立於雪中
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周書
禱神致雪薛延陀使大度設擊李思摩摩走朔州太宗
詔李勣營朔州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
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
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皸瘃死者十八始延陀
以術禱神致雪冀困勣師及是反自斃云唐四裔

盛夏□□□盛夏思雪明崇儼坐頃取以進白雪也
陰山取之 □□
盛夏積雪 咸亨元年吐蕃遣大臣論仲琮入朝帝召見
對曰烏海之陰盛夏積雪 □□
元日雪 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貞明而晴上謂侍臣
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左
丞姚璹對云氾勝之書云雪是五谷之精以其汁和種
則年穀大根又宋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為嘉瑞
上曰朕臨御萬民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即可為大
瑞雖獲麒鳳亦何用焉 □唐
春雪非瑞 久視二年都城三月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

以為瑞雪率百官表賀左拾遺王求禮云公為宰相不
能燮理陰陽非時降雪又將災而為瑞誣罔視聽若以
三月雪為瑞雪即臘月雷亦為瑞雷耶味道不從擧朝
嗤笑以為口實上
雪不發足 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
勒部落強盛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
大雪元振立于帳前與烏質勒言既良久雪深風凍元
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上
立雪待友 □□□□□□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
人皆□□忠□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
獨不去上 人勝六降雪事見風賦一下

迴風止雪 開元時王晙將并州兵西濟討叛虜州
道渡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
晙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眾
何負令其艱苦若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
濟□□言訖風迴而雪止上
沒靴常賦 □朝會不敢離位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
衣更立賦不徙足雪甚幾至沒靴亦不失恭敬 石□
雪花如翼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上怪近日西貢
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為小勃律所劫沮上怒
李林甫贊成上意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往征之屠其城
虜二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

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
風吹小海水成氷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
人一時凍死 酉陽雜俎
掃雪迎賓 王元寶每大雪之際則令僕夫門巷掃雪為
徑迎揖賓客飲宴為暖寒之會 天寶遺事
藥□□ 臨雪大曆初鍾陵崔希真工繪事冬日晨出見一
老人臨雪門下延入具大麥麵食之又獻松花酒老人
惟□取一丸藥置酒中酒頓味美仍似數見遺崔崔入
室後出見老人已去有圖于所書素上者皆非常□所
及□□雪尋至廬州中見船中數人□□客在□□
曰葛三乃見遺于伊人李極光天師曰此真人葛洲□

三已心中也莫種松藏松膠也 野作 野處許天

晉時六佳人明會有高士來

雪夜 中寒□□吳元濟出文成橱是日雨雪大風裂旗旆馬凍而不能躍士卒抱戈凍死者十二三比夜半至蔡州城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想令擊之以雜其聲遂擒元濟 平淮西

雪擁藍關 韓退之姪湘有仙術方退之在朝暇日湘種頃刻花開擁出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湖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青瑣

越犬吠雪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二年冬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倉皇吠噬狂走者累日

寢室無雪 懿宗在藩邸時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杜陽雜編

深雪袒寢 蜀有道士陽狂俗呼為灰袋嘗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其已死就視之去床數尺氣蒸如炊 酉陽雜俎

且予取書 書生李勝嘗游洪州西山與處士盧齊每雪夜共飲坐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勝曰欲取何物吾當往之曰吾有書在星子可為取之乎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里

錄異

雪令 李昇既富貴志欲有江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曰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瘦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五代史補

以雪為銀 耿先生大中召之宮嘗大雪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曰可乃取雪自投於熾炭中灰埃若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取出赫然若鋼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為鋌銀及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 江表志

絳雪丹 薛昭遇仙女張雲容一曰蕭鳳臺一曰劉蘭翹得絳雪丹度世 傳奇

□蕭王綸女為鬼所憑自稱為燕華君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飄端葉落人間說與人云天上瑞木開花六出 [illegible]

馬耳 王晉之與霍辨對談雪盈尺王曰雪太深乎霍曰看比臺馬耳果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東坡雪夜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坡詩小引

三白 正月三白田公笑赫赫西北人吟曰要宜麥見三白 農諺

陰作威 春秋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必有女主天雪迎月

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臣道
冬夏有雪山海經曰白首山小咸山空桑山並冬夏有
雪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積雪雲南郡西五月猶積雪皓然代郡陰山五月猶有
雪入月未復雪
瓊樹荀子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註逸詩
瓊玉謝惠連雪賦庭列瑤階林挺瓊樹善注瓊亦玉也
毛詩瓊瑤誤因學紀聞載之按詩木瓜報之以瓊琚傳瓊
玉之美者瑤佩玉名既云言瑤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
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之名也陳張正
見詩瑕陽生玉樹雲蔓起瓊田隋王衡詩瑩瑩如始摘

瓊樹似新栽李賀詩白天碎碎墮瓊芳李義山詩已隨
江令誇瓊樹又入盧家妬玉堂
玉塵巴邛人有橘園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
老叟皆相對象棋一叟曰我輸瀛洲玉塵九斛幽怪錄何
遜詠雪詩若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
銀花歸仙錄姚君上昇之日天雨銀花繽紛滿地木之
問雪中應制詩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先舒六出花劉
夢得詩銀花壘院榜羣羽檄條鈴
堅立不動達摩止嵩山少林寺面壁有僧神光事之夜
大雪堅立不動達摩契之與易名惠可即二祖也傳燈
六出公東陽夜怪錄有雪詩云愛此飄颻六出公

冷絮知長空呼雪為公取呼竹為君之意也
剪水作花陸暢雪詩仙人露底巧剪水作花飛本事詩
雪蛆峨眉雪蛆大治內熱江鄰幾雜志
寒凝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五經通義

霰

陽之專氣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
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煖為雨
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之氣在雨水
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
水而為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
脅陰之符也

稷雪說文曰霰積雪也埤雅云霰閩俗謂之米雪今名
溦雪亦曰湿雪詩補傳霰米雪又曰粒雪
花雪韓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韓君注霰英也花葉
謂之英離騷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飄颻是也然
則霰為花雪矣埤雅韓詩
霄雪爾雅雨霓為霄注詩先集惟霰霓水雪雜下者謂
之霄雪既霄即消也爾雅又云雨雪相和為霰
冬夜霰雪有丁生寓朗州蔡宮人夜霰雪方甚二三羽
衣圍爐有肥羜美酒之嘆丁曰致之何難開戶奮袂去
至夜分蒙雪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
晉之而去

雹

〔雨水註〕曰雹雨氷也蔡邕月令章句云雨凝則雹也
〔北方氣〕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雹西方之氣虹霓北方之氣雪雨雹霰雪（花史稗編）
〔起陽伏陰〕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漢五行志）
〔徵動羽〕風角占曰徵動羽有雹霜陳陸璣詩惟徵動羽惟陰脅陽雨水作冷凝氣為祥
〔陰氣專精〕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陰精凝而見戒也后漢張奐疏云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
〔如鷄卵〕吳王七年冬雨雹大如鷄（紀年）

〔雹說〕春秋漢含孳曰專一精并氣凝為雹宋均注謂君魯僖公脅于齊以妾為妻尊重齊媵無廻曲之心感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
〔禦小雹〕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今藏川池之氷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左傳昭四）
〔如桃李〕成帝問劉向曰俗説文帝曰時天下斷獄二人米一斗一錢有此事否對曰皆不然後元年雨雹如桃李深三尺尋太宗之世不可為升平（梁俗圖）
〔馬頭鷄子〕武帝元封三年十二月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鷄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飛鳥皆死（漢書）
〔雹淵沉伏〕袁安為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害安乃推誠絜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雹遂為之沉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淒風焉（小說）
〔縣界獨無〕韓稜字伯師除為下邳令視事未周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稜縣界獨無（東觀漢記）

〔如杯棬〕永初三年夏河西縣大雨雹皆如杯棬大者或如斗殺畜生雉兕折樹木（孔叢子）
〔陰乘陽〕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也（後漢孔僖傳）
〔如斗〕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右扶風雹如斗殺人前後兩雹此最為大時帝亂遷失政天下潰亂（袁山松書）
〔介推怒〕石勒時雹起西河界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故有此災矣（晉載記）

十六國春秋
金石皆銷石虎襲位鄴中暴風雨震留雹如斗金石皆
銷月餘乃滅 歷代
呑而生子鮮卑兵掠鹿候從匈奴三年共妻在家有子
怪欲殺之妻言常行仰天視而雹入口吞之而生子乃號
檀石槐後遂為鮮卑大人 魏書
氣激永熙中有風雹之變王椿上疏曰風爲號令皇天
所以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急
失中之所及也 魏書
撒珠攘雹隋煬帝南幸時陰雲驟作俄雨冰雹忽降擊
龍舟之蓋既晴上思雹虞世基請令宮女撒珠璣于舟
中以應雹聲又拋龍腦于錦帆之上以象霰雪 開河記
宣麻降雹乾符六年五月巢冠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
以王鐸為南面都統崔沆豆盧瑑同日拜相宣麻之際
殿上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雹大如鷄卵識者
以為鈞軸不祥之兆明年京師陷二相俱及于難
高等寺樓楊行自言天祐初在鼓城避暑于佛寺雨雹
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見一雹其高與寺樓
等入地可丈餘經月雹乃消 稽神錄
蜥蜴吐雹劉居中至嵩山顛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
人以食食之撫摩其身滋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
就取水幾入口即吐雹已圓結如彈丸積之千側俄傾
蜥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數
十里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 夷堅志
無異鎔刻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芡
或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鎔刻次年王師平河州
硬雨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
學官申朝廷脩不可言雹称為硬雨 縣有一村人多
為不善者夜中行人聞神過云付硬雨施行次日雨雹
大損禾稼
木再花木再花夏有雹 酉陽雜俎
柴都東房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
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
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為柴都 郡國志
都泉安丘城南三十里雹都泉其雹或出或否亦不為
災異
神主雹丘縣夏后公祠有神井能興霧雹
流銅涼州異物志曰有大人生於北邊偃臥於野其高
如山頓腳成谷橫身塞川近之有災銅雹擊旃決曰旃
之也唯可遙看不可到下到丁則雷霆流銅鐵之丸為
雹以擊殺人

霞

乘霞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獻龍膏 拾遺記
流霞盃上元夫人謂西王母曰阿環有六甲靈飛用之

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臺（漢武內傳）
飲流霞　河東蒲坂項曼都好道學仙去三年而反家問其狀都曰欲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每飲一盃數日不飢（論衡）
飲流霞　項曼卿夢到天上仙人以流霞一盃飲之謂曰公后貴壽不可以不重也其味甘其色赤其香馥郁
乘霞　仙人劉根隱于積谷山飛霞洞嘗乘霞至天台
霞舉　海西時諸公每朝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世說）　李白元宗召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酉陽雜俎）
凝霞　大中年日本王子來朝云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杜陽雜編）
日精　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養霞之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
九光　崑崙山之上有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十洲記）
赤水氣　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而赫然（河圖）
五色霞　崑崙山第八層有五色霞（拾遺記）
錦綺開　元傑東嶺洞谷銘曰朝霞照海兮錦綺開（文粹）

虹

螮蝀　詩云螮蝀在東爾雅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注俗呼為美人以江東呼雩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是陰陽交會之氣
挈貳　爾雅蜺為挈貳注蜺雌虹也挈貳其別名也見尸子
雌蜺　詩云雌蜺嫚環以曾撓
天弓　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為虹暗者為蜺（白虎通）
陽炎陰　陽炎陰為虹（莊子）　虹霓為析翳（尸子）
天二氣　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洩藏人二氣即生病（文子）
天忌　虹蜺者天之忌也（淮南子）
陰陽之精　虹蜺者陰陽之精也（漢天文志）
十之亂精　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態主惑于毀譽（春秋孔演圖）
陽氣動　虹者陽氣之動（史記）
流者　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宋書符瑞志）
貫月　瑤光如蜺貫月感女樞生顓頊（詩含神霧）
竟天　天虹竟天八握登見之意感生帝舜於姚墟（宋書）
貫牛山　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恐失權齊侯大懼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合陰氣貫之君惑于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

李氏家書李郃曰齊桓公遭虹貫斗牛之變納管仲之
謀齊以大安楊賜傳亦引
青虹晉定公十八年青虹見（紀年）
化王孔子脩春秋制孝經既成乃齋戒向北斗星而拜
告備于天乃有赤氣如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上有刻
文孔子跪而授之（搜神記）
白蜺嬰茀楚辭天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
不能固臧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
白蜺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
而視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而化為
大鳥開而視之翻翻飛鳴而去

貫日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
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
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漢書鄒陽傳曰荊軻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屬宮燕王上官桀謀廢昭帝迎立燕王是時天雨虹下
屬宮中飲井井水竭（漢書）
女子之祥靈帝和光元年虹晝見御座殿庭前色青赤
上引蔡邕問之對曰虹霓小女子之祥（後漢書）
天投蜺光和元年有黑色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
車蓋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
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續漢書五行志）

繞船兆吳志曰諸葛恪攻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
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軍吳錄云恪曰虹何為此
來哉果為孫峻所殺
斷虹入樹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
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霽欲暮斷
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為男子著黃赤紫之間衣而
入樹良久不出世隆怪異乃召鄰之年少十數人往視
之見男子為大赤蛇盤遶衆懼不敢逼而少年遂歸是
暝聞樹中有聲極異如婦人之哭須臾雲霧不相見又
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龍與赤鵠飛去及曉世
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歸有人

生樹中樹焚蕩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東甌記）
與人相接廬陵巴丘人陳濟為州吏其婦秦在家一丈
夫長大端正著絳碧袍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
一山澗共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
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
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著
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
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與絳囊與裹之令可時出與乳
于時風雨晦冥鄰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將兒去
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秦適
田見二虹於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從此

乃絕（神異傳 搜神記）
夢虹李特長子蕩少子雄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升
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
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羅常曰吾二兒若
有先亡在者必大貴后雄遂王蜀（十六國春秋）
經天有岐劉聰麟嘉元年東西赤虹經天南有一岐太
史令康相曰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
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
三分乎（載記）
彌天愍帝建興五年正月帝在平陽虹蜺彌天其年帝
為劉聰所殺（晉書）
天口說
五重張駿六年有彩虹五重降陛如鐘鼓之聲（前涼錄）
黑虹下營張駿薨子重華嗣石虎遣將軍王擢攻掖武
街始與進圖抱罕重華遣宋輯率衆拒之濟河次于金
城將決戰乃有黑虹下于營中少日輯病卒（述異記）
夜出晉安帝紀曰義熙二年七月夜彩虹出西方經月
吐金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噏響便竭願輦
酒灌之隨投隨竭便吐金滿器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
數臻（異苑）
飲粥劉義慶在廣陵有疾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
之因陳求還（宋書）義慶在廣陵卧疾食粥忽白虹入室就
飲其粥義慶擲器于階遂作風雨聲振于戶庭（述異記）

化女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
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為女子年
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蒲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
明帝召入宮幸未央宮視之見其容貌姝美問云我天
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擁抱聲
如鐘磬化為虹而上天（八朝窮怪錄）
貫東宮門隋太子勇知其將廢憂懼計無所出乃問于
占候人王輔賢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
子廢退象也（北史本傳）
入庭韋皋鎮蜀嘗與賓客宴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
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吸其飲食且盡五
色似霞首似驢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公懼罷宴曰吾聞
虹蜺者妖沴之氣今止吾宴怪之甚矣豆盧署曰夫虹
蜺天使也降于邪則為戾降于正則為祥公正人也故
以祥覿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宣室志）
入宅元和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
漿甕水盡入井飲之是年九月李錡反令子良收宣歙
子良反兵圍城錡就擒子良拜金吾將歷方鎮（集異記）
蜺飲侯弘實蒲坂人也年方十三四嘗寐於簷下天將
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
焉良久虹自天沒于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
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饑足而歸母默喜知其必貴

後数月有蜀□□□□□□□□□□□□去
綿井近江海宜官方有□□弘□後為浮□□□三年
從興至太子長蜀為渭州刺史後制夔州復自江寧還
于黔府二府二鎮皆近大江 □□成
入□南漢劉龑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其三清殿中龑
□□長其外優□有詞臣王宏欲說隱乃以白虹為
祥見上賀以賀之隱大悅乃改元白龍 □名龑 五代□國□
軍行荊州有氣如虹五采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
環營事而行三匝而滅占者曰軍中將有哭聲無非州
之咎頃之順貞穆后崩發哀于此堂 □□□林
美人虹 異苑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
絳故俗呼為美人虹郭云虹為雩俗呼為美人
揚輝 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棄和荀爽貽李膺書
曰不謂爽之初且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
夜光 易是類謀曰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孛
將將又曰天卑地高雷讙公行星晝奔蜺夜光
五色 虹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 春秋潜潭巴
九虹 九女并御則九虹并見 春秋感精符
婚姻 失序夫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 □含□句
天陂 斷霓天陂垂 杜牧天水亭
紛錯 禾務光云虹霓紛錯陰陽之沴也
天中記卷之三終

天中記卷之四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四時

四時 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不失期也物之生死各
應節期而止也 釋名
陰陽大經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
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 管子
四方 東方曰歲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南方曰
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
氣曰陰陰生金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 管子
四選 四時天之四選也春者少陽之選夏者太陽之選
秋者少陰之選冬者太陰之選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
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 春秋繁露
六合 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
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
為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太
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淮南子
陰陽專精 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

斗指 斗指東方曰春斗指南方曰夏斗指西方曰秋斗
指北方曰冬 公羊隱元年注
日行 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南陸謂之夏東陸
謂之春 後漢律曆志
四禁 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
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
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
藏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
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
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 管子
至禁 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于四時四時不正則陰

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發令必
審于四時此至禁也 越絕
天生 天生四時地生萬物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
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靜則復起 大戴
四時授事 魏相奏曰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
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高帝時謁者趙堯舉春李
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 漢書
時政 和帝時蘇林養奮對策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
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
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五穀升 州府
先賢傳

天一 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經也弗順則
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司馬遷傳
陰陽 太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少太是生四
時少陽為春太陽為夏少陰為秋太陰為冬也 蔡邕月令章句
四時辯 春之言蠢也萬物蠢然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
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萬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
成也 釋名
玉燭 四時和為玉燭 爾雅
皇帝王伯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
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 漢王莽傳
立四時 神農治天下立四時之節 尸子

代御 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
於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
荀子天論
翻校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遂能存亡自在翻校四
時 列子周穆王
邦禁 莊子曰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
者故天不重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
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
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
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
邦之禁也 越絕書

四時之節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收冬藏四時之節也 管子

將心將軍之心涵涵如春曆曆如夏湫漻如秋與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 淮南子

物繫於時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巢者秋也收成者冬也斯無為而自成者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 徐幹中論

為物根本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 黃帝素問

萬類咸宜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 文中子

春

歲始公羊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註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

青陽爾雅云春為青陽一曰發生漢郊祀歌青陽開動根荄以遂群生嘒嘒惟春之祺抱朴子用刑篇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擢蕤白露凝則繁英雕零郭璞詩青陽暢和氣谷風穆以溫

發陳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 素問

布德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育萬物 後漢郎顗傳

敷和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 素問

日行東陸日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 晉書

斗柄指東斗柄指東天下皆春 鶡冠子

招搖東指黎景熙上書曰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 周書

大皞執規漢書魏相奏曰東方之神大皞乘震執規司春月令春月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註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句芒五行之官也木正曰句芒者物始生皆句屈而芒角因用為官名也 三禮義宗

精華結紐春秋元命苞曰春者神明推移精華結紐註神明猶陰陽也相推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

物出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故謂之東方春也 尚書大傳

春為忠春為忠也東方而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榮華生萬物遂忠之至也 尸子

蒼靈顏延年曲水詩序春宮聽事蒼靈奉塗註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

佳辰淑節梁元帝纂要曰春曰芳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

春風曰陽風春風暄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
時曰良時嘉時芳時辰曰良辰嘉辰芳辰節曰華節芳
節嘉節良節韶節淑節草曰弱草芳草芳卉木曰華木
華樹芳樹陽樹林曰茂林芳林鳥曰陽鳥時鳥候鳥好
鳥禽曰陽禽時禽好禽

發生之令立春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
振後五日魚上氷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
鴈來五日草木萌動又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小桃華
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次春分氣初五日玄
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次季春清
明之日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牡丹華後

五日虹始見次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
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
布發生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王冰素問註

斗指周天王衛六間曰大寒後十五日斗指艮為立春
後十五日斗指寅為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為驚蟄後
十五日斗指卯為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為清明後十
五日斗指辰為穀雨孝經緯

春律正月律謂之大簇何太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
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也言萬
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律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
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白虎通

月辰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
月之辰名為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
辰名為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不長也晉書志

春為規春為規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圓而不垝優而
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
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淮南子

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
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廼動運故為規前漢律志

東方春龍房位其規仁好生不賊其帝青表聖明行趨德尚書緯

春臺眾人熙熙若享大牢如登春臺老子

春風風人晉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

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說苑

負暄宋國有田夫常衣黂縕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暴於
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
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博物志

養之如春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鄧析書

孟陽玉燭寶典曰正月為端月梁元帝纂要曰正月曰
孟陽孟陬上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首歲獻歲發歲初
歲肇歲方歲華歲

仲陽纂要曰二月曰仲陽又曰令月張子歸田賦云仲
春令月時和氣清

暮春纂要曰三月曰暮春末春晚春

天祓邪賈佩蘭云在宮中時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
蓬餌以去祓邪（西京雜記）

獻果上林曰孝惠帝曾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
春嘗果今方櫻桃熟願陛下因取櫻桃獻廟宗上乃許
之諸果獻由此興也

議貸漢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
樂而吾百姓或阽於死亡其議所以振貸之

展月漢書曰王温舒事張湯為酷吏後為河內太守及
春温舒頓足曰嗟乎令冬益展一月足了吾事矣其不
愛人如此也

春行太守常以春行縣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第五

倫為太守因春行見鄉嗇夫鄭弘奇之置都郵（謝承書）

戒伐樹木章帝行幸勅御史司空道橋所過歷樹木方
春月無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東觀漢記）

助陽育物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
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
勿案驗（後漢書）

取紅花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
花靧兒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
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瑰
作華容（虞世南史略）

武后宣詔花發武后天授二年將遊上苑遣宣詔曰明
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
凌晨名花布苑而開若有神助（卓異記）

細柳圈中宗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賜群臣細柳圈辟
惡云有所感以賦詩（李邕傳）

賞春明皇好羯鼓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嘗
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
亭前柳杏將吐咄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
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旋命之臨
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反顧杏柳皆已發拆
指而笑之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皆呼萬歲（羯鼓錄）

護花鈴天寶初寧王少時好聲色風流醞藉諸王弗如
也每春時於後園中紐紅絲為繩綴金鈴繫花梢之上
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號護花鈴（天寶遺事）

隨蝶幸開元末明皇每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
爭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楊妃專
寵遂不復用此戲（開元遺事）

探春宴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
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天寶遺事）

結綵樓楊氏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春遊以大
車結綵為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
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爭效之

裙幄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
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
裙遞相插掛以為宴幄其奢逸如此 歲時記下
駐馬飲 長安俠少每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
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
花則駐馬而飲 天寶遺事
鬭花 長安王士安春時鬭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
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中以備春時之鬭 上
插御花 天寶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無閑地蘇頲應制
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翻青雲帝覽詩嘉焉遂以御花
天中記 卷四 十
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上
探花使 進士杏花園初會為之探春宴以少俊二人為
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使皆有罰
秦中歲時記
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於禁中結伴擲金錢為戲
開元天寶遺事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腳
挽以綵絙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天寶遺事
花裀 許慎選與親友結宴于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
具使僮僕聚落花鋪于坐下曰吾自有花裀何銷坐具 上
識妓私遊 進士會宴曲江盧家請假不赴乃以雛[illegible]載

妓微服遊觀為團司所發崔沆為主罰錄事同年云深慙
席帽蔽映莫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路可
知異日之心 摭言
踏春歌 洞微志云齊州有人病狂每歌踏陽春之曲曰
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
白髮人 酉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廳中及醒見
古屏上婦人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少女踏春陽無
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
中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曰首髻及地晝勢如規也士
人怒叱之忽皆上屏
栽樹 氾勝之書栽樹正月為上時二月為中時三月
天中記 卷四 二
為下時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散其餘雜
木鼠耳虻翅各其時凡種栽非插皆用此等形象
望杏花 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
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四月令清明節
令發妾理蠶室是月也杏花盛又云杏花生種百穀王
元長策秀才文云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晋元帝耕籍令
云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數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
蜀主孟昶勸農詔云望杏敦耕瞻蒲勸穡
看菖葉 呂氏春秋冬至後五旬七日菖葉生乃耕菖者
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又云菖始生於是耕儲光羲
詩云菖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農人要看此貴不[illegible] 天

占雨霧正月朔雨春旱人食一升二日雨人食二升三日雨人食三升四日雨人食四升五日雨主大熟五日内霧殺傷民飢元日霧歲必飢 占書

青祗張説雜詩曰太皞啓東節春郊禮青祗

青逵劉臻妻獻春頌曰玄陸降坎青逵升震隂祗送冬陽竅迎春

驗歲草黄帝問師曠曰吾欲苦樂善惡可知否對曰歲欲甘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是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是也皆以孟春占之

迎富蜀萬州風俗正月七日鄉市士女渡江南娥眉磧上作雞子卜擊小鼓唱竹枝歌二月二日携酒饌鼓樂於郊外飲宴至暮而回謂之迎富 寰宇記

天穿洩陽俗號正月二十三日為天穿日以紅縷係煎餅擲屋上謂之補天穿 拾遺記云女媧以是日補天故也

千春節淸泰小字二十三蓋正月二十三日生也以是日為千春節人臣奏對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過二十四不敢斥尊也 [illegible]

照百果正月末日夜盧莒火照井廁百果皆走 荊楚歲時記

乞巧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之

皆兹伏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 [illegible]

正月忌日眞誥曰正月庚申上帝殺生日不可請乞百事無益登眞隱訣曰正月午天地凶門日不可建造穿鑿正月亥地破日不可開山動土

上辛一元慶奏天子以孟春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 本傳

獻鳩周禮羅氏仲春獻鳩於國老鄭玄注云春以鷹化為鳩與時為新故以養老助生氣

獻羔開冰月令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先獻羔而後啓祀寒也祭祀寒而出冰薦於宗廟

祠高禖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 [illegible]

女夷司和淮南子曰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注云女夷春夏長養之神也

震節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旬 [illegible]

辟宮事二月上五日取上泥塗屋宜蠶上辰日取道中土泥門應辟宮事 [illegible]

種辰瓜齊民要術二月辰日取宜種瓜山谷詩云[illegible]醉竹餘千個春糞辰瓜[illegible]

蠶市農用四川記同州以二月二日與八日為市四遠村民畢集其蠶農所用以至車檐椽木果樹器用雜物皆至其直千錢至萬緡者郡守就子城東北隅譙樓前置立山棚設帷幕聲樂以宴勞將吏累日而後罷

蠶月 詩曰蠶月條桑蠶月三月也豳詩云條風青
野方蠶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唐百家詩云蠶月桑葉青
鶯啼柳花白

草青為春 突厥不知年曆惟以草青為記

綴花為蓋 春可樂歌曰春可樂兮綴雜花以為
蓋蘇轂以飾裳

握月擔風 唐松方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卧酒
不可過時 致春宴

飛英會 范蜀公居許下作長嘯堂前有荼醾架每春季
花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滿
坐無遺當時以為飛英會 日本書闕

九春 阮嗣宗詩悅澤若九春春秋元命苞云陽氣數成
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于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袁
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春也

上春 顏延年宋郊祀歌皇帝備矣作事上春江淹別賦
羅與綺兮嬌上春

秧開五葉 廬陵人五代時為祁陽縣令不畏強禦
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舡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
符云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誰任渡舡守遂乃罷競

摸石遊 成都三月有海雲山摸石之遊山有小池遊人
競來摸瓦石於池中以為求子之占得石者為男得瓦
者為女太守設宴於春閣以觀之

長月 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
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毋伐麛
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
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
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
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
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

立春

盛德在木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是月也立春太史以
先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
春之日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
卿大夫於朝令相佈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書雲物 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立春立冬
司啓 傳曰郯子對孔子曰少皞摯為鳥師而鳥名青鳥
氏司啓者也 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青旛土牛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
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
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 後漢禮儀志

下寬大書 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
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
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上同 獻帝起居注曰
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

青陽〈[illegible]〉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明日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

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祭祀志〉

助天生〈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臨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

農祥晨正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晨見南方立春之日也〈國語注〉

戴春燕〈荊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剪綵為燕以戴之帖宜春之字傅咸燕賦有其言矣〉傅咸燕賦曰四序代王

敬逆其始彼應運而方臻乃設燕以迎至亹輕易之岐岐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形之有似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

挹鉤〈立春日為挹鉤之戲以緶作篾纜相罥綿亘數里鳴鼓牽之按公輸子遊楚為戲舟之戰退則鉤之進則強之名曰鉤強遂以鉤為戲起此〈歲時記〉〉

食生菜〈東晉李鄂立春日命以蘆菔芹芽為菜盤相餽貺話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四時寶鏡〉齊人月令云凡立春日食生菜不過多取迎新之意而已及進漿粥以導和氣〉

刻龍像〈銜春書北朝婦人立春日進春書以青繒為幟〉刻龍像銜之或為蝦蟇〈酉陽雜俎〉

祀青帝〈開元禮曰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郭東北〉

剪綵花〈景龍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上令侍臣自芳林門經苑東度伏入至望春宮迎春內出綵花樹人賜一枝景龍中中宗孝和帝以立春日宴別殿內出剪綵花令學士賦之〈唐書〉宋之問詩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

五辛盤〈安定郡王立春日作五辛盤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言總〉〉

神水〈立春日貯水謂之神水釀酒不壞〈四時纂要〉〉

竹管葭灰〈立春之日取宜陽金門竹為管河內葭草為

灰以候陽氣〈王象記〉〉

出土牛〈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晚也為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中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為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蠶麥不亦乖乎〉

解凍〈立春之日東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震陰氣姦陽魚不上冰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瓜不熟也〈[illegible]〉〉

玉□□入道秘言曰立春日清朗北斗宫紫綺白
素黄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
子使元再拜自陳求乞得侍給齡故一道君元君之望
新之曰昇天 碧雲閣集 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詩
為題之爲出於此洞洪景水仙賦曰迎九玄於金門謁三
素於太清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燈下朝金殿三
素雲中侍玉樓黃庭經注曰紫青紅謂之三素雲蘇魏
公作春帖子詞禹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晨詩
中八春帖詞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四時卒始史記天官書云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索隱
曰謂立春日是去年四時之終卒今年之始也

天中記 卷四

元日

三微正朔有三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
敬始重本也禮三正記曰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
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於黃
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
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
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
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
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
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鷄鳴
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
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二數而成者二者而□成當此之時天
地交萬物通也
三元□□以立春日時之始又曰曆者序四時之端正
分至之□故聖人考曆數以正三元此聖人知命之術
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三朝書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
事變不虛生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漢紀

天中記 卷四

三始宋帝時正月朔日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
黎民即位已來父慙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
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况
於戰乎 漢書杜欽傳
四始史記天官書四始者候之日正義曰謂正月旦歲
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
獻鳩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大悅厚賞之
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之君欲
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
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列子
重睛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
梟鴟逃於絕漠有秪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睛 曰

言[illegible]在日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於牖上蓋重精之遺像也 拾遺記 正月一日帖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符於旁百鬼畏之 荊楚歲時記

放雀 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綵王大悅申叔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且又不順 [illegible] 夫雀者取其名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一國之王受民雀將何悅焉 孔叢子

放鳩 [illegible]曰滎陽有厄井漢沛公避項羽追逃於井中有雙鳩集其上人云沛公逃入井羽曰井有人鳩不集其人遂不追沛公遂免難後漢元日放鳩蓋為此也

除殺 成帝詔除正旦殺雞與雀可謂仁用于心 [illegible]

[illegible]

直言 郭良字大儀初為郡吏歲旦賀太守門下掾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勃然進曰豈佞邪之人頌勿父其傷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綺望曰議曹惰窳自無[illegible]穿足為不家給人足乎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鮫魚百枚 東觀記

詳儀 陳翔為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 後漢書

獄中引杯 李膺家錄曰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日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翊云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悋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嘆曰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國

說經奪席 戴憑字次仲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 東觀記

如願 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自稱青湖君要明過[illegible]之[illegible]數之所須可如願及前以此[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南商人或有所求如願并為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 [illegible]記 今人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糞掃中云令如願 荊楚歲時記

發明 建安中劉劭為計吏詣許太史言正旦當日蝕[illegible]

時在荊或所生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都會朝
曰梓愼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然則聖人
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
或善其言勅朝會如故日亦不食 晉書
化鶴來朝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
學仙術善解飛騰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元會
至晚不及朝列化為白鵠至閣前徊翔欲下威儀以箒
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
隲為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戮
西京故事明帝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正月
朝造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故事 典略
白獸樽元會設白獸樽於殿上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按禮曰白獸樽乃杜舉之遺
式為白獸蓋後代所為示不忌憚也 [illegible]
百華燈禮志云元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 樂志
云百華照曉千門洞晨
會計吏王渾集曰詔問明年正旦會四方計吏入見臨
朝當何所宜渾奏舊正會前計吏軒下侍中讀詔書計
吏跪奏臣以詔常文相承陛下留心訪問之意可令中
書令宣詔問方土所宜士人賢才隱伏未達風俗好尚
禮教之宜勸農務本以盡墾殖之利刑獄清理無枉之
失郡守長吏勤心治政為民興利除害訓化之以

紙以盡意陳聞以明聖旨垂心四遠 [illegible]
韶禮藏樂緒晉書曰熊遠議曰發端元日正始之初有
識之士於是觀禮樂榮耳目之觀崇玩異之好周處風
土記曰月正元日百禮兼崇
登御床元帝正會引丞相王導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
引之彌苦文獻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仰瞻
帝乃止 世說
坐覓孟嘉庾亮元規正旦大會州府人士河南褚裒問
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
遂指嘉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嘉奇
嘉為裒之所得 陶潛孟嘉傳
賜酒十二月庚子詔曰正會日百僚增祿賜祿酒人
二升 晉咸康起居注
椒花頌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曰旋穹周廻三朝肇建
青陽散輝澄景載煥美哉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
壽于萬 [illegible]
懸羊磔雞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副之
俗說以厭癘氣玄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是土氣上升
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illegible]
壞銀鎗建武慕儉欲鑄壞太宮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
令王宴等咸稱盛德庾顗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
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後世不悅后預曲宴輒踞蒲席

諫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並有慙色（晉書）顧胄字雲長

為戲詩　魏褚緝同陳伯之降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緝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南史）

郄鬼丸　梁武帝正月賜群臣郄鬼丸（海錄碎事）

放囚　張華原為兖州刺史獄有繫囚謂之曰三元之始念彼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當還也四界應期而至（北齊書）

夢鍾馗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痁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屨搢

天中記　卷四

一筠扇盜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靸朝靴徑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劈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怳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賜與百金（唐逸史）

傳坐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兵部記）

獻壽　唐制正元正一日陳設于太極殿皇帝袞冕臨軒展宮縣之樂陳歷代寶玉與輅備黃麾仗二王後百官朝集使皇親諸王並朝服陪位皇太子獻壽次上公次中書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令奏雲物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殿上皆呼萬歲（六典）

御樓御殿　元日御樓御殿發號施令慶賜遂行（帝下王）

火城　宰相禮絕班行元日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國史補）

天中記　卷四

貢計　柳冕德宗時為福建觀察使上表乞朝覲曰夫朝會禮之本也聖唐稽古天下朝績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集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臣思一入觀率先天下使朝覲之禮廢而復舉（唐書）

歸寧　李晟治家以嚴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唐語林）

大饗含元　宣帝元日大饗含元殿盧鈞年八十升降聲音吐鴻暢舉朝咨歎（唐書）時大中十一年也次年卒

受朝柳公權年亦八十後為百官首殿庭還遠力已綿
憊稱賀後誤上尊號被彈罰一季俸禄一十致仕唐典
也此〻受厚人多惜之東齋紀事
動于時劉道嘗見鬼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
悉避劉謂謂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云我本
無術出之日家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
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
以世俗行之天醫方序
五薰周處風土記月正元日五薰鍊形注五辛所以發
五藏氣五辛即大蒜小蒜韭菜雲薹胡荽是也莊子云
正月飲酒茹葱以通五藏也食醫心鏡曰食五辛以辟

厲氣
鍊形周處風土記云正旦當吞生雞子一枚謂之鍊形
葛洪鍊化篇云正月吞雞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氣張仲
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十七枚雞
子白麻子酒吞之荊楚歲時記云梁有天下不食葷荊
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
進椒酒董勛云歲首酌椒酒而飲之以椒性芬香又
中為藥故此日椒花以貢尊者飲之四人月令曰元日
進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老柏是仙
藥成公子安椒花銘云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
蠲除百疾

服桃湯荊楚歲時記曰元日服桃湯典術曰桃者五行
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
五木湯歲時雜記元日四更取五木煑作湯以浴令
人至老鬚髮黑道家謂青木香為五木香亦云五木
道家多以此浴是其義也
膠牙餳元日食膠牙餳取膠固之義荊楚歲時記
折七松董勛答問歲首折松枝男七女二以為藥飲之
決八風魏占候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來大旱西南小
旱西方有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
水東南疾疫歲惡八風常與其對課多勝少久勝亟疾
勝徐漢天文志

仙木玉燭寶典曰元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像鬱壘
山桃樹百鬼畏之山海經曰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
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一
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
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歐除畢因立桃梗於門
戶上畫神荼鬱壘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于門當食鬼
也風俗通曰黃帝上古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
執鬼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
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曰神一曰鬱並執葦索以伺
不祥之鬼得則殺之後漢注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
受介祉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摯性食魑魅者也

東京賦云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

屠蘇 歲華紀麗屠蘇乃草菴之名昔有人居草菴之中每歲除夕遺里閭藥一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召合家飲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識其名但曰屠蘇而已 四時纂要云屠蘇孫思邈庵名一云屠割也蘇腐也

飲從小起 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少者為先晉海西令問董勛曰俗人正日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云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飲酒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

子歲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春共到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倘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

□一作正旦五更人整衣冠於家庭中爆竹點熱雞子畫雞上於戶上厭不祥也

松柏頌 風俗記正旦楚人上松柏頌周處俗有祈□□

信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正朝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栢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首祚 王羲之月儀書云日往月來元正首祚太簇告辰微陽始布罔無不宜和神養素

分朋卜歲 西域寧遠每元日王及首領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鬪衆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歲善惡

拜日月 新羅俗以元日拜日月神 唐書

雲開節 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為雲開節 岳陽風土記

立春 顓帝以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

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為歷宗也 晉書律曆志

旋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旋璣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璣是故旋璣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也 大傳

九醖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醖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醖一名醇酎 西京雜記

九賓 樂正旦天子御德陽殿作九賓散樂舍利從東來戲於庭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化成黃龍高八丈出水戲於庭以兩大絲繩繫兩頭中間相

去數丈兩娼女對舞行於繩上道逢切肩不傾又踊躍
屈身藏形於十中鐘磬並唱樂畢作魚龍曼延黄吹三
匝（董宮典職）
人日
七日為人晉議即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鷄二
日為猪三日為羊四日為狗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
為人正旦畫鷄於門七日帖人於帳今一日不殺鷄二
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猪五日不殺牛六日
不殺馬七日不行刑於此日向晨至門前呼牛羊雜畜
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撒之宅內云以招牛馬拔一說云
天地初開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illegible]）

剪綵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
剪綵為人或鏤金箔帖屏風上亦戴之頭鬢董勛問禮
俗云人入新年形容從新改舊也
陟安仁魏東平王翕七日登壽張縣安民山鑿山項為
會望處刻銘於壁文字猶在銘云正月七日厥日為人
策我良駟陟彼安仁（郭緣生述征記）
造華勝賈充李夫人典戒曰人日造華勝相遺像瑞圖
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李商隱詩鏤金作勝傳
荊俗剪綵為人起晉風
登樹西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詩曰命駕升[illegible]
寓目眺原疇

登高晉代桓溫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
梅花粧宋書曰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檐
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
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今梅花
粧是也（[illegible]）
登雲龍魏孝静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崔瞻與其父㥄俱
侍宴為詩詔問邢邵等曰今贍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
博雅張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宴罷咸共嗟賞
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北史）
問故事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其故魏
收對曰晉議郎董勛云正月一日為鷄（云云）七日為人時

邢邵亦在側亦甚恧焉（北史）談藪曰北齊高祖七日升高
宴群臣魏收云云
人勝劉臻妻陳氏進見儀曰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
思歸詩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
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隋唐嘉話）
朝謁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
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七）
煎餅膳部有節日食料謂正月七日煎餅（唐六典）
清暉閣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
雪因賜金綵人勝令學士賦詩是日甚歡宗楚客詩云

窈窕神仙閣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夕早秋還太
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不堪攀劉憲
詩風卑歌曲飄雲向韓行縈趙彦昭詩庭樹千花發蓂
階七葉新李嶠詩三陽偏勝節七日最靈辰行慶傳芳
蟻升高綴綵人又七言詩千鍾聖酒御筵披六出祥英
亂繞枝卽此神仙對瓊圃何煩轍迹向瑶池景龍文館記
天明殿 景龍四年七月宴大明殿賜王公以下綵鏤人
勝又觀打毬李乂應制詩鐵鳳曾騫搖瑞雪銅烏細轉
入祥風馬懷素詩三陽候節金為勝百福延祥玉作盃
李嶠詩桂吐半輪迎此夜蓂開七葉應今朝蘇頲詩七
葉仙蓂承月吐千株御柳拂煙開初年競帖宜春勝長

命先浮獻壽杯崔日用詩曲江香色冰前液上苑梅香
雪裏嬌帝元且詩青韶既肇人為日綺勝初成日作人
武平一打毬詩令節重遨遊分鑣戲彩毬驂驔迴上苑
蹀躞繞通溝影就紅塵沒光隨賭汗流賞闌清景暮歌
舞樂時休上

踏磧 夔州人重諸葛武侯以人日傾城出八陣磧上謂
之踏磧婦人拾小石之可穿者貫以綵索係于釵頭以
為一歲之祥府帥宴於磧上紀勝

移油卜 故事蜀嘉定金燈山有祠每歲人日郡守于此
脩油卜故事謂以油灑水面觀其紋驗一歲之豐歉

祈蠶渠 有樂山正月七日邑人鼓吹酒食娛樂於此以
祈蠶實錄輿

陰晴 占東方朔占書云歲後八日一日[illegible]七日為
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

賽賜花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集制
云鸞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
囀紅蕊先從殿裏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
苔欣逢睿藻光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勅
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悦紅蘂之先開訝黃鶯
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無憀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
所賜學士花並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左右交插
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

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
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
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歎美景龍文館記

上元

上元 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白帖

膏粥祠門 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
荊楚歲時記曰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先以楊枝插門
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祀太一 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祀到明史記樂書今人正月望
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

[illegible]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

為漁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世說

祭蚕神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蚕桑百倍。言訖而去，絕失所在。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蚕。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齊諧記　一云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神。

登高　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石虎鄴中記

召元冑　隋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元冑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冑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隋書

角抵戲　隋時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靡費財力。柳彧上奏曰：近代以來，京邑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倡優雜技，詭狀異形，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浸以成俗，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併即禁斷。詔可其奏。同上

賣半照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本事詩

金吾禁夜　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韋述西都雜記

士女夜遊　唐朝正月十五夜，許三夜夜行。其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棚高百餘尺，神龍以後復加嚴飾，士女無不夜遊，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浮行數十步者。雍洛靈異小錄

微服過市　景龍四年上元夜，中宗與韋后微服過市，彷徉縱觀，因幸中書令蕭至忠之第。是夜放宮女數千人看燈，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燈，幸韋安石、長寧公主第。唐書　韋安石為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弟，賚賜不貲。同上　按此一事而紀傳不同。

燈輪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日十六十七夜於京安

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銀然五萬
盞燈望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
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
貫鈔選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
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朝野僉載）
御延喜睿宗好樂聽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
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然千百燈睿宗御延喜門
觀樂凡經四日嚴挺之上疏曰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
備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
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叶一塵聽覽有
紫宸褰臣以為不可也（舊唐書本傳）

出宮女歌舞先天初上御安福門觀燈太常作歌樂出
宮女歌舞朝士能文者為踏歌聲調入雲（唐書□□記下）
李暮偷曲明皇幸上陽宮夜新番一曲明夕正月十五
日潛遊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所番曲大駭之密捕
笛者詰之自云其夕於天津橋上翫月聞宮中奏曲覺
其聲遂以爪畫譜記之即長安少年李暮也元稹連昌
宮詞云李暮壓笛傍宮牆偷得新番數聲曲（連昌宮詞注）
建燈樓上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燈影
設庭燎自禁中至於殿庭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時有方
都匠毛順巧思結創繒綵為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
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鏗然成韻其燈為龍鳳虎豹

之狀（明皇雜錄）
造麵繭都下上元日造麵繭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
或賭筵宴以為戲笑（天寶遺事）歲時雜記云麵繭以肉或素
餡其實厚皮饅頭也
諫遊上在驪山華清宮值元夜欲出遊陳玄禮奏曰宮
外曠野須有預備必欲夜遊願歸城闕上不能奪（南部新書）
遊廣陵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
盛陳乎此夕何處極麗對曰天下無踰於廣陵帝曰何
術可觀之師曰侍御皆可俄而虹橋起於殿前板閣架
虛欄楯若畫師奏橋成但無迴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真
高力士及樂官數十人從行步步漸高直造雲中俄頃

已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臺殿士女華
麗皆仰望曰仙人現於五色雲中帝大悅師曰請勅伶
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可驗矣後數旬廣陵奏曰正月
十五二更仙人乘綵雲自西來臨孝感寺高數十丈又
奏霓裳羽衣一曲終西去初元說禮之晨而奏云現小
臣踐脩之地而仙樂陳上覽表大悅方信仙師之不妄
也（□□）上與葉法善游西涼州（□□）
百枝燈樹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
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天寶遺事）
千炬燭圍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
於左右

五宅夜遊 天寶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 太真外傳

然燈奏樂 穆宗皇后蕭氏文宗立上尊號皇太后開成三年正月望夜於咸泰殿陳燈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諸親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 唐書

鶴林遊 趙渭南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

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會上元為鶴林之遊浙帥窺之遂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illegible]

高明世界 陳屏罷司農少卿省女兄于姑蘇適上元夜觀燈車馬喧騰目奪神醉嘆曰涉氷霜泛烟水乍見此高明世界遂覺神明頓還舊觀 清異錄

五夜元宵 乾德五年詔云朝廷無事區宇咸寧況年穀屢豐宜士民之縱樂上元可更增十七十八兩夜 宋朝會要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也 [illegible]

元宵破賊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鼓青稱疾輒起令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筆談

長燈書詩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

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遂與罷燈 呂氏客話

迎紫姑 正月十五日其夕則迎紫姑以卜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後人作其形于厠間迎之卜祝云子胥不在 云是其婿 曹夫已行 云是其姑 小姑可出 平昌孟氏嘗以此日迎之穿屋而去自爾厠中著以敗衣蓋為此也 洞覽云是帝嚳氏女將死云平生好樂至正月半可以衣見迎又其事也雜五行書云厠神名後帝異苑云陶侃如厠見人自云後帝著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將后帝之靈憑紫姑而言矣俗云溷厠之間必須淨然後能致紫姑 荊楚歲時記 異苑云世人以十五日迎紫姑於厠溷

或猪欄邊迎之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躁不住能占衆事卜將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即大躍惡則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頂而去永失所在也一曰世俗元宵請戚姑之神蓋漢時戚夫人死于廁故凡請之者必請其中召之 唐紫姑神萊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讀書辨利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納為妾妻妒殺之以正月十五日也後遂顯靈云 顯異錄

擊拄鼓聞上元三夜燈火排户命河市壯女舞杖擊毬至以數膚破額流血者止之方罷 燕吳行役記

含利放光 隋國正月十五日僧徒俗衆雲集觀佛舍利放光雨花 西域記

三官朝天 正一脩真指要云上元日天地水三官朝天張靈源真人張元精真人飛暴之辰上元十天靈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真妙竹真人同下降人間考定罪福

鶉火中 古詩曰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鶉火中即正月望也

貴戚傳柑 上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黄柑相遺謂之傳柑

預借元宵 宣和五年令都城自臘月初一日放鰲山燈至次年正月十五日夜謂之預賞元宵徽宗至日出觀之時有讙詞末句云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陰晴未保 宣和遺事 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與竹楷預放元宵十一日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為張燈之計臣僚劉子引此詞上不二句為次年五月五日金入寇之讖十五日早晨遂盡撤去 清波錄

馬上樂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貴游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尚文士皆賦詩以紀其事惟蘇味道郭利貞崔液為絕唱 利貞詩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四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餘詩不載 唐語林

耗磨日 正月十六古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酒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至醉翻是樂無為又云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 天中記

此日謂之耗日官司不令開倉庫而已 [illegible]贅筆

晦日

提月 公羊傳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

酺聚 荊楚歲時記元日至于月晦並為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注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之以為節

度厄 元日至月晦人並為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湄以為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佃 玉燭寶典

送窮鬼 前門氏子瘦約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祀於巷門送窮鬼歲時記

泛舟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請除池舟則皇帝乘與鼓吹至行殿升御座乘版輿以與王公登舟置酒非與泛者坐于便幕隋書禮志 錄妝泛舟應詔詩裊裊春枝弱關關新鳥呼棹唱忽逶迤菱歌時顧慕睿賞芳月色宴言忘日暮游豫慰人心照臨匡國步

晦朔朔夕 若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朔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之矣天曆

晦日膏糜 勝部有節日食料注晦日膏糜六典

昆明池賦詩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涉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宋之問詩曰春豫靈池近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動槎拂斗牛回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沈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沈佺期詩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移舊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岸花緹騎遶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材景龍文館記

滻水賦詩 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幸滻水宗楚客應制詩御輦出明光乘流泛羽觴拂柳詩書上接宸居青門盛禊除摘蘭喧鳳野浮藻溢龍渠上

選地近賞 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令方隅無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舊唐書

窮九 送窮 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

中和節 二月一日為天正節道經

中和節 二月一日為中和德宗方置此節唐輦下歲時記

令節 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柴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新唐書

代勝 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詔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禊除雖因舊俗與衆宴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句萌畢達天地同和俾

其昭蘇宜均暢茂自今以後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內外官司並休假一日先勑百寮以三令節集會今宜以中和節代晦日 舊唐書

【進農書】其月二十八日中書侍郎李泌奏伏以仲春初吉制嘉節以徵之更晦日於往月之中揆明辰於來月之始請令文武百碎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為饗勾芒以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從之 上

【獻黍】貞元六年上以中和節宴百僚於曲江亭上賦詩七韻賜之百官皆和焉是日百僚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黍粟各一斗 上

【賜詩】中和節德宗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羨之中和變梅柳萬彙生春光中和紀月令芳與天地長眈樂豈不尚懿茲時景良庶遂亨育恩同致寰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水新碧華池桃稍芳勝賞信多歡戒之在無荒 唐詩紀事

【節序】白居易中和節頌序千時數隆上元歲惟仲春乃命初吉肇為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于是以九八節七六氣掛重陽而[illegible]上呂贊元氣于厚壤則凿蟄蘇而勾萌達意和氣于窮荒則桀驁化俗淳 白氏長慶集

【頌】天命神聖為天下君恭承九乘照臨八方[illegible]擬議皇乃紀良辰號為中和和維大和中維之中以輔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斡元化如運神功 上

【拾菜】二月二日曲江拾菜遊觀甚盛 秦中記

【進尺】中尚書令每年二月二日進鏤牙尺及木畫紫檀尺 六典

【賜尺】是日賜紅牙銀寸尺各一白居易狀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

【乞窮】秦人得本家婢生一子惡之乞與隣家隣家大富貴本家貧後以二月二日取歸後復富隣家貧 雲仙雜記

【踏青節】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 杜氏壺中贅錄

【芳春節】二月八日為芳春節 [illegible]

【二月望】日蜀人二月望日鬻蠶器於市因作樂縱觀謂之蠶市

【花朝】二月十五日為花朝 提要錄 風土記云浙間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遊賞之時花朝月夕世所常言宋條制守土官于花朝日出郊勸農

【撲蝶會】東京二月十五日為撲蝶會

社

【土地之主】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濶不可盡祭故封土為社而祀之以報功也 孝經緯

元日命社月令二月之節安萌芽擇元日命民社注為
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祈農祥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元
吉也高誘呂氏春秋注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
土所以為民祈穀也擇日有從否重農事故卜擇之
五戊為社曆官以立春後五戊為社
配食禮記及國語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
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
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弃獨棄為后稷亦
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鄭玄云古者官有大功則配
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書
立社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
曰置社禮
親地天子曰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
所以親地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
以尊天而親地教人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
也故言報本反始書盧植曰諸王祭以土地為本也中
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
求福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為萬人求福報功也人
非土不立非穀不生可不偏敬故立社稷而祭焉孝經
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
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穀五穀之祇今按本無五穀人感

[illegible]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illegible]
也典[illegible]
者求穀[illegible]八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illegible]祭故
立社稷以上祀古先聖王法施於人則祀之故以句龍
主社周棄主稷而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隋書
枌榆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
因命縣為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
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以羊彘人里
各自裁以祠書漢枌榆鄉名也
移社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問知其意
平生少年屠沽之輩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乃

悅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
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
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
匠人胡寬所營也西京雜記
分肉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漢書
罷社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鄰里社脩
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魏志
伐樹既脩字宜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宜子曰社而為樹
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世說
白蓮社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石陶淵明淵明曰弟子

性〻湖法師若許欲即往矣遂因許之遂造爲因勉入
社湖明闐肩而去 盧阜雜記
社樹 黃龍聱屋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
文以祭祭畢分胙久之衆不平乃出龍龍造泥飯以祭
祭畢泣于樹下將焚文有白鼠嗁文入地穴掘之獲白
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閭
曰義夫里遂名黃龍社樹 圖經志
春秋二社 張文琮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
文宗乃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
觀於是始建祠場
治聾酒 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李相濟好滑稽嘗因
天中記 卷四 罷
春社寄七言詩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
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俗傳社日酒喫治
耳聾故兵部有是句兵部小字社翁 南部新書
說衆 李士謙字子約趙子也髫亂以孝聞伯父瑒稱爲
吾家顏子刺史[illegible]海稱爲[illegible]李氏宗黨豪盛每春
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illegible]集士謙所盛饌
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
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
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 北史
明復明社日小兒以葱係竹竿於窗中擲之曰開聰明
或又加蒜欲能計筭也 上

社公 南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必雨謂之社翁
雨陸龜蒙詩云幾點社翁雨一番花信 提要錄 社雨報
年豐
社日霜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年丁社日繁霜疫
死次日果大雨 杜姚勒碑
停針線 張籍吳越歌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
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今人家閨
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紃謂之忌作 墨莊漫錄

春分

司分 玄鳥氏司分者也 左
青氣 震東方也主春春分日青氣出直震此正氣也氣
太平御覽 卷四
出右物半死氣出左蛟龍出震氣不出則歲中少雷萬
物不實人民疾熱 易通卦驗
春半 一年分爲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
夜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 玉海 正義
中衡 春分之日日在中衡卜指卯爲春分 孝經說
明庶風 明庶風春分至正者條封疆理曰晴 白虎通
春門 說文云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
故二月爲天門又西注云古文丣从卯卯爲春門萬物
已出酉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

寒食

百五節 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荊楚

祠華清明之日飼不准歲有大寒田鼠不化國多貪殘
虹不見婦人亂色歲豐不降桑政教不平周書時訓
麥粥陸翽鄴中記曰寒食三日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爲
酪擣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悉爲大麥粥研杏
仁爲酪引餳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黍飯一盤醴酪二
盂是其事
鬬雞王燭寶典曰此節城市尤多鬬雞卵之戲左傳有
季郈鬬雞其來遠矣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
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彫卵然
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秋

韭冬菁便是補益滋味其鬬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
云心如宿卵爲體內藏以據其剛勢象鬬理也
禁火琴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腓股以啖
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
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
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周舉魏武陸翽並云寒
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綏即推也五月五日
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推
被焚之事案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
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
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初學記太原舊俗

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汝南先賢傳并州俗冬
至後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
糗也陸翽鄴中記
龍忌後漢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
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
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
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
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
稍解風俗頗革汪云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
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
禁火

絕火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
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
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
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
雹異石勒時雹起西河界山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
平鉅鹿千餘里勒以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
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縱不能令天
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令
定議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韋謏曰按
春秋藏冰失道陰陽發洩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
所致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

天下則不通矣勅從之（記林）

拔河初年清明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為拔河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為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為笑樂昔承恩應制詩有火長槐燧餘寒入桂宮鶯啼正隱葉舞閒始開籠（景龍文館記）

鬭雞戲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鬭雞戲及即位治雞坊小兒賈昌為小兒長每至是日萬樂具舉昌率群雞叙立于廣場勝負既決隨昌在行歸于雞坊（東城老父傳）

上冢明皇詔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承浸以成俗宜入五禮永為定式

半仙戲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築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天寶遺事）

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後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木立架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謂之鞦韆或曰本山戎之戲自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一云作千秋字本出漢宮祝壽詞後世語倒讀為秋千耳 白 涅槃經謂之罥索

漢宮傳燭德宗擇知制誥批云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遂具奏後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本事詩）

頒火燭帯綬除宣察鄭處誨為判作謝新火狀節叉判華恩頒銀燭綬削之曰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摭言）

灑掃社宣獻自閣中除宣城中官力也諸道每歲進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為首馬大閹以下桑梓多係于閩時以為中官藪澤宣獻既至每寒食節散遣將吏挈衛食物祭諸閹墳所謂灑掃者也時號為敕使看墳（[illegible]）

獻火長安每歲諸陵當以寒食薦餳粥鷄毬等又蒔雷子取至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于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金椀一口都人並在延興門看內人出城洒掃車馬喧闐新進士則于月燈閣置打毬之宴或賜宰臣以下醽醁酒即重醸酒也（輦下歲時記）

綵草宣臺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酉陽雜俎）

獻毬中尚署寒食獻毬（唐百官志）清明進新綵鷄子（唐書）

不禁火淮南寒食風俗不禁火連夕燈火不輟（[illegible]）

繩戲寒食節內僕同平與諸軍使為繩橛之戲合車轍道兩頭打大橛根繩橛上高二尺許須緊捞定駕車盤轉不得輾於繩上如不失者勝落輪繩下者輸皆裝錺車牛以彩勤以[illegible]

焚紙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則禮樂刑政與化俱不壞矣（[illegible]）

寒食假五代王峻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illegible]

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鄉行

茸母生宋徽宗在北虜清明詩云茸母初生認禁煙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漣茸母草名北地寒食茸母生 尺會錄

楊桐飯蜀人遇寒食日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謂之青精飯 [illegible]

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案鞠與毬同古人蹋蹴以爲戲

折柳插門江淮間寒食家家折柳插門

沉舟曲江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荊棘矣今爲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清明節都人士女猶有泛舟於其間者 南部新書

上巳

桃花水韓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惟士與女方秉蘭兮薛君注云渙渙盛貌蘭蘭也謂當三月桃花水盛泛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祓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除拂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也

除濘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

乘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云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

祓禊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後漢書注謂之禊也

祓禊流水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戚夫人嘗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 西京雜記

祓還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 史記 太后春幸蚕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漢書

過平陽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 前漢書

歌薤露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斃 後漢書

陽瀕張衡西都賦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規齊軫祓于陽瀕杜篤祓禊賦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

逃婿盧充 見麞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黑門如府舍問鈴下對曰崔少府也進見少府少府語充云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相迎爾三日婚畢以車送充至家母問之具以狀對與崔別後四年充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旁有犢車乃往開車戶見崔女與所生男共載出抱兒還充又與金鋺乃別 續搜神記

薄落津 後漢書曰袁紹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獻帝春秋曰紹勸惜引按按空言笑容貌自

若 水經注漳水經鉅故城西謂之落津

奏樂不視 夏統字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南浮橋邊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錦見此輩穩坐不揮賈充望見之深奇其節顧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吳鈌走往問船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充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任即俛而不答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又使女伎服袿𤪌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晉書

水心劍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義起於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之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摯虞爲陽城令 續齊諧記

祈農 三月曲水會禊祭也漢儀濯東流水上不見東流爲何水晉中朝公卿庶民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

三日會天淵地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地賦詩陸機云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美伎巧損益無常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絜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洗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有三女二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一日而產三女並不育今時俗以爲大忌是月是日女忌諱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

[illegible]嬴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擬祓禊
為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
後所虞之說於事為當 古今[illegible]

戲泉王濟諸名士嘗解禊洛水還樂廣問於夷甫曰今
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
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
[illegible] 晉上巳集宴華林園齊平吳後有華林詩

華林 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
泉池通御溝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池賞
會 [illegible]鄴中記

走馬步射 石虎三月三日臨水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
無不畢出臨水施張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 鄴中記

天泉 戴延之西征記曰天泉之南有東西溝承御溝水
水之北有積石壇云云三月三日御坐流杯之處

觴從 王導謂王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尚輕兄名已
振宜有以共相匡舉會三月三日中宗出禊乘肩輿敦
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覘之既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
拜於道左中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晉中興書

蘭亭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
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蘭亭記

南澗 孫綽詩序曰以暮春之始解禊于南澗之濱高[illegible]
于時長湖萬頃

東堂 晉起居注太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云三日臨流
杯池依東堂小會宋志云海西於鍾山後流杯曲水延
百僚

柳泉 石淵之柱齊道理記曰城北十五日有柳泉符朗
常以為解禊處

賦詩 李嵩三日讌于曲水命群僚賦詩嵩為之序 十六國春秋

八公山 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墓望曰城郭
如疋帛之繞蓁花也 宋書

得石生子 高琳字季琳母嘗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
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一人謂之曰此浮磬之精若能
寶持必生令子俄而有娠及生子因名琳 周書

興慶宮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于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
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
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
泣而去歲歲如此 中朝故事

踏青 上巳錫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曰踏
青 歲時紀事 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 [illegible]

龍門 天后上巳日宴從臣於龍門命賦詩 翰林志

樂遊園 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
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游戲

於□樓登高帷幕雲布車馬填塞綺羅耀日馨香滿
路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于京師西京記後賜寧申岐薛
王其地居京城之最高京師之内俯視指掌每正月晦
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賞祓禊長安志
賜柳圈唐制上巳祓禊賜侍臣細柳圈云帶之免蠆毒
瘟疫中宗四年上巳祓禊于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圈
李乂應制詩此日欣逢臨渭賞昔年空道濟汾詞沈佺
期詩寶馬香車清渭濱紅桃碧柳禊堂春皇情尚憶垂
竿佐天瑞先呈捧劍人景龍文館記
禊池蕭穎士蓬池禊飲序云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
諸勺藥發遠陽景數熙握芳蘭臨清川乘和獨絜用徵
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恭燕胥之樂江右宋齊文
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天寶乙未暮春三月
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帳飲
於蓬池脩祓除之禮也文粹
滍濱歐陽詹魯山三日宴序云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
野禊飲古俗也貞元十三年季春是日魯山令李胄
會友于縣南滍濱
蒲餞同宴貞元十三年冬徐州刺史張建封入覲德宗
禮遇加等次年春上巳賜宰臣百僚宴于曲江亭特令
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及將還鎮御製詩以送之唐書
九龍池九龍池上巳日亦爲士女汎舟遊嬉之所湖州圖經

聽太學韓昌黎上巳燕太學聽彈琴序云天子肇置二
令節詔公卿群有司至日率官屬飲酒以樂司業武公
於是揖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有一
儒生抱琴而來敍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
操優游夷愉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本集
改十三日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
降府司供帳事繁又偪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
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
三日可也
獻詩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氣稔
將禊于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白居易
劉禹錫等一十五人合宴於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
橋登臨泝沿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盡風光之
賞極游泛之娛美景良辰賞心樂事盡得于今日矣晉
公首賦一章白居易爲十二韻以獻末句云夜歸何用
燭新月鳳樓西長慶集
湘中怨沈亞之作湘中怨云鄭子汜爲岳陽太守因上
巳日携家登岳陽樓下望鄂渚鄭追想汜人儀有所見
聞汜人歌曰泝青山兮江之湄泳湖波兮裊綠裾意拳
拳兮心莫舒舟中人亦歌非楚上之人所能辨岳陽風土記
鬬京化三月二日以木雕爲馬分朋走馬射之先中者
勝其負朋下馬奉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盞飲之番呼

此節為陶衰花陶衰是兎化是對（武陵記）
龍橋谷市三月三日遠近祈福於龍橋會日蠶市（成都記）
油花卜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緯略）
祓於素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于水濱又是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宋書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巳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禊上巳詞云曲水灣裙三月二按公謹此說豈偶遺宋晉書耶
江覆舟李梢雲盧若虛壻也輕率縱酒其妻一夜夢捕梢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以長繩係之連軀而去驚覺說之而梢雲夢亦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斷葷持經三年後以夢滋不驗梢復縱酒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廣異記）開元春司天密奏玄象有謫見當有名士三十餘人同日死數及第進士正宗其數內李蒙者貴主家壻也玄宗以事戒主曰無令愛壻從宴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遊舟進士畢集蒙聞之踰垣走赴忽風暴起畫舸半沉聲伎篙工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獨異志）

天中記卷之四終

天中記卷之五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夏

朱明　夏曰朱明亦云長嬴（爾雅）朱明盛長敷與萬物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漢郊祀歌）

任方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為之夏夏者假者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尚書大傳）夏大也為萬物長大也夏謂南者南任也（三禮義宗）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鶡冠子）

炎帝執衡　漢魏相奏曰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月令夏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三禮義宗）火正曰祝融者祝甚也融明也言夏時物氣甚明也

蕃秀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素問）

南陸　夏日日行東南赤道曰南陸（易通卦驗）日行南陸謂之夏（志）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月令注）

斗南指　鶡冠子曰斗柄南指天下皆夏孝經說曰斗指午為夏

陽上　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白虎通）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後漢張純傳）

火王 天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夏則火王其精在天之爲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後漢荀爽傳）

九暑 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九暑乃至時雨既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管子四時）

九夏 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夏炎夏三夏九夏天曰昊天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雜草木曰蔚林茂林密樹茂樹

夏律 四月律謂之中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律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律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白虎通德論）

月建 四月之辰謂為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為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晉書志）

夏節 立夏為四月節小滿為四月中氣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為五月節夏至為五月中氣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也小暑為六月節大暑為六月中氣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半為大（三統曆）

六氣 立夏之節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次小滿氣初五日吳葵華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麥秋至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螳螂生次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次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木堇榮次季夏小暑之節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化為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故養生者必敬順天時也（素問注）　月令赤箭生作王瓜生吳葵華作苦菜秀無木堇榮句

正月 左傳曰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慝陰氣疏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事是謂正月為正陽之月惡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故謂陰

為惡未作謂陰氣未起也

陰月 董仲舒曰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西京雜記）

鳥夏 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考異）布穀鳴于孟夏蟪蛄吟于始秋（後漢襄楷傳）滔滔孟夏（九章）收恢台之孟夏（九辯）

始夏 魯恭曰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後漢書魯恭傳）

首夏 纂要曰四月曰首夏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

乏月 四月也是謂之乏月冬穀既盡夏麥未登宜賑乏絕救飢窮九族不能自活者救之無固蘊蓄而忍人之貧貪貸殖之宜忘種福之利君子弗取（四時纂要）

皐月爾雅五月為皐注五月得戊則曰辜皐
長夏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注長夏者六月也土
生於火長在夏中既長而王故云長夏也素問
諫獵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
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恐於野
哉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
以為妖言而誅之後數日天暴風而發屋折樹太公金匱
斷罟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
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
鯤鮞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今魚方

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
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國語
招涼珠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
月體自輕涼號消暑招涼之珠拾遺記
皓露曲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
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群
才賦詩於水湄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
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鐘乃作輕風流水之詩讌
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上
鏁鑪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
能為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為待詔至夏大暑日使曝

坐又環以十鑪火不言熱而身汗不出桓子新論
招商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引渠繞
砌乘船遊漾使宮人執篙檝搖漾渠中其水清澄以盛
暑之時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渠中有望舒荷帝盛
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
仙也拾遺記
竹篠飲語林曰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實
曰吾思鄉轉深矣
腹熨棊局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
熨彈棊局曰何乃淘吳人以冷為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
劉曰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語林

小舫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清溪渚王丞相
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
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世說
高臥北窗陶潛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
至自謂羲皇上人晉書
重裘祭及清河貝丘人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
重衣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并州大
姓田蘭為盛斬於平原士女慶賀奔走道路而歌之曰
奴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
頭雄兒田蘭為報讎中夜斬首謝并州載記晉書同
書裙羊欣年十二隨父不疑為烏程令吳興太守王獻

之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綃裙畫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
数幅而去 宋書

【雲物凝彩】元魏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群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脩密行人差得無弊咸陽王禧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師灑埽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魏書

【盛夏嗟雪】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大嘘氣盡成雪 廣異記

【逐樹陰】侯射魏收字伯起初好武不成改節讀書夏日坐板床隨逐樹陰諷讀累年床為之銳遂工辭令也 北齊書

【宴蒲萄園】唐高宗時天后會夏宴蒲萄園賜朱櫻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 李適傳

【紛絲乘小駟】玄宗幸洛時屆炎暑上曰給學士多許令力士採回奏曰崇方紛綺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頊志絜淨 開元遺事

【屑如意】玄宗夏月授紛妃都暑月如意 外戚傳

【求獸照】王公楊國忠子弟以舒媚結纖朝暑每至伏日取堅水令工人鏤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遺

令王龜溽暑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紅汗】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迎涼草】李輔國家夏則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象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松雖若乾枯而未嘗彫落盛暑掛之牕戶間則涼風自至 杜陽編

【龍皮扇】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家有皮扇製作甚精寶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酒巡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取

看愛而不授曰此龍皮扇子也 開元遺事

【冰絲茵】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此是冰蠶絲所織暑月置於座滿堂清涼即酬千萬 樂府雜錄

【龍鬚拂】元載有紫龍鬚拂色如爛椹刻水晶為柄置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有聲雞犬無不驚逸 杜陽編

【臨水宴】李少師 善飲酒與賓客宴暑月臨水以荷為杯滿酌密繫將近入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謂羅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日之不懽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歸田錄

【白龍皮】李德裕嘗因夏日邀同列及朝士宴時畏景赫

職方有鬱蒸之苦既延入小齋列坐開尊頃暑都盡𠫭颼飂如涉高秋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灼不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者新羅僧得自海中劇談錄

【噉杞菊】陸龜蒙自號天隨子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杞菊賦以自廣云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余何

【聯句】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五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令公權題於壁上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唐詩紀事

【澄水帛】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杜陽編

【造勝天】座辰累遷翰林學士始辰舉進士時方迁李大肱勝出至是每盛暑他學士戲輒曰造勝天也以戲辰進士之打

從、、、に安舉之落第者六月後不出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南部新書

移花瘞成都之俗每歲四月十九日士女遊浣花溪亦有花潭府尹亦至潭上置酒為會設水嬉濟…而述相傳唐冀國夫人故事也冀國姓任漢上小家女任媪嘗禱于神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九日而生年稍長奉佛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瘡疥滿體衣服垢弊見者心惡女獨敬事之一日僧持衣從以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已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為百花潭會唐寧節度西川微服行民間見女心悅之拜其家納以為妾寧妻死遂為繼室累封至冀國夫人每歲是日即來置酒其家艤船江上訪漂衣故處徘徊終日後日因之遂以為常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勝於它時蜀人云雖裁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

雨也老學菴筆記

【鮫綃】故符末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泊船忽有女仙邀至一島遺一鮫綃自齎而進后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見建章所進鮫綃隨而得之軸之如箸以紅線三道扎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此音錄

【撫軍】蜀孟知祥作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乏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悄然如熱而濯

【入寒泉】天毒國嚴大旱熱夏木皆乾死民多汲水以避日過時暑常入寒泉之下括地圖

激水風拂森闔盛暑之節乃引水潛流上通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唐書

南火 李白夏日登龍興閣序極榮芳園蹕瑞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李集

夏植夏雨 夏木名速陰夏雨名綿雨雜纂

麥秋 白谷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故麥以孟夏為秋蔡邕月令章句

靡枯 謂夏必長而靡麥枯謂冬必凋而竹柏茂日盛陽宜暑夏天未必無涼日極陰宜寒隆冬未必無暫溫也尸子

曾處 曾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illegible]

離位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峯雲蒸起景風晨扇文粹

皷翣 盛夏之時當風皷翣隆冬之月觸日然爐然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者寒暑有節不為人改變也論衡

斗建 孟夏之月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仲夏之月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季夏之月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月令注

立夏

迎夏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衣至迎夏於南郊續漢禮儀志逸禮曰天子夏則乘赤輅駕赤騮載赤旂以迎夏於南郊其祭先黍與雞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皇覽

赤璋 周禮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注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疏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

盛德在火 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月令

玄氷丸 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日或服玄氷丸或服飛霜散及六壬六癸之符則不熱幼伯子王仲都此

二人衣之以重裘暴之於夏日周以十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也抱朴子

四月八日

佛節 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于母之右脇十九歲于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往雪山入道六年思道不食又四月八日成佛歲華紀麗

浴佛 荊楚人以四月八日諸寺設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龍華會荊楚歲時記 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為青色水鬱金香為赤色水丘隆香為白色水附子香為黃色水安息香為黑色水以灌佛頂高僧傳 大慧禪師浴佛上堂語云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吐水九龍天

外來捧足七蓮從地發（佛運記）
百金襯齋　宋王子鸞建齋灌佛張融獨襯百金（宋）
為毋灌像　劉敬宣四月八日見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
為毋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序歎息謂其父牢之曰卿
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宋書）
洗佛　藥山四月八日見遵布衲洗佛云汝只洗得這箇
還洗得那箇麼（云請將那人來）山遂黙然歸方丈寄申
禪師曰藥山無風起浪被遵布衲一韸直得鋒鋩結舌
羅慶一場（傳燈錄）
結夏　荊楚歲時記云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刹掛
搭謂之結夏又謂之結制蓋夏乃長養之節在外行則

恐傷草木蟲類故九十日安居禪苑清規云祝融在候
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至七月
十五日應禪寺掛搭僧尼盡皆散去謂之解夏又謂之
解制禪苑清規云金風漸漸玉露湲湲當覺皇解制之
辰是法歲周圓之日大藏經云四月十五日坐樹下至
七月十五日僧尼坐草為一歲禪談語錄謂之法歲
櫻筍廚　長安四月巳後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
廚公餘之盛常日不同（秦中歲時記）

端午

天節　五月五日午時為天中節（提要錄）
地臘　五月五日為地臘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
外滋萬類內延年壽記錄長生此日可謝罪求請
官爵祭祀先祖（道書）
蓄蘭　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楚辭曰浴蘭湯
兮沐芳華荊楚歲時記令謂之浴蘭節
艾懸戶　玉燭寶典曰五月五日採艾懸於戶上荊楚
楚歲時記云　五日荊楚人採艾以為人懸門戶上
以禳毒氣又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未雞鳴時
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是日競採雜藥
蓄藥　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
朱索　後漢書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
止惡氣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繫臂辟兵及

鬼令人不病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
名五色縷一名五色絲一名百索裴玄新語曰五月五
日集五色繒辟兵余問伏君君曰青赤白黑以為四方
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于胸前以示婦人蠶功也織麥
剡懸于門以示農工成傳者誤以襞方為辟兵（音湔麥莖也）
角黍　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初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俗
重五日與夏至同先節一日又以菰葉裹粘米以栗棗
灰汁煮令熟節日啖煮肥龜抵爛去骨加鹽豉蒜蓼名
菹龜粘米一名糉一曰角黍蓋取陰陽尚包裹未分散
象也龜骨表肉裏陽內陰外之形取以贊時也（風土記）
蹋百草　四人並蹋百草今人又有鬬百草之戲（荊楚歲時記）

條達 端五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孝經援神契曰仲夏蠒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王燭寶典云此節備擬甚多其來尚矣又有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縷帖畫献貢所尊詩云繞臂雙條達是也

辟兵符 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歲時記云今釵頭符是也

賜梟羹 漢令郡國賜梟五月五日為梟羹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也 漢書注

泛蒲酒 端午以菖蒲或鏤或屑泛酒 歲時記

競渡 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並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

曰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 歲時記 俗五月五日為競渡戲自襄州以南所向相傳云屈原初沉江之時其鄉人乘舟求之意急而爭前後因為此戲 隋唐嘉話

祀屈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 續齊諧記

誕子 齊田文嬰賤妾子也以五月五日生嬰勅令勿舉之后母私舉文長成因兄弟以見嬰嬰怒文啓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後文立是為孟嘗君 史記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以俗諱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西京雜記 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后七登三司有中庸之號 殷芸小說 廣後不治其本親服云我本親以

我為已死也世以為深譏焉 謝世說 紀遵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村人紀淳妻養之年六歲本父母云汝是我見遺涕泣俯所得輙上母 孝子傳 王鎮惡猛孫也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出令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此日生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 宋書 南陽王綽以五月五日丙時生獷暴無度后為韓長鸞令親信誣謗反被殺經四百餘日大歛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故也 北齊書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太史令史良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彩

出文之瑞也又生五色奇翼而鳴此兒必文業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矣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謂人曰雀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唐書

唐肅宗時張嘉字伯達以五月五日生名五郎少好儒術以節義自負年十五游長安與李泌長源為友和山叔諸關上書補參軍平賊有功為雲居守有善政卒年二十三邑人立祠祀之大著靈應李泌遺文記之陝西志

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為天寧節叙次

翰林志金轉運田特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應鄉府省殿四試俱第五名年五十五以八月十五日卒中州集

祭陳 陳臨為蒼梧太守推誠而理導人以孝悌臨徵去後本郡以五月五日祠臨東城門上令小童潔服舞之謝承書

泝濤 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為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會稽典錄

忌蓋屋曝薦席 風俗通云此月蓋屋令人頭禿又曰不得曝床薦席異苑曰新野庾寔嘗于五月五日曝席忽見一小兒死于席上俄失所在其后寔子亡因相傳以為忌

五色縷 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為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餉神及作五色縷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為介子推也鄴中記

共浴 晉蕃臣與諸常侍書曰想往日與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澡浴戲追尋舊約始躬王儀心實悲矣

五時圖 北朝婦人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死轉繩等結為人像帶之酉陽雜俎

大常借裙襦 唐武德初孫伏迦以三事上諫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舊唐書

飛白書 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清風以增美德唐會要

射粉團 開元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天寶遺事

端午作水團又名白團或雜五色人獸花果之狀其精者名滴粉團加麝香又有乾團不入水者歲時記

取靈運鬚 晋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
摩詰像鬚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
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所得因剪棄其餘 [illegible]
賜鍊乳 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鍊乳朱環既拜賜而命醫
人鍊之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乳珍異他者不如
今付之歸恐招欺換環誠之曰自隱尔心然疑他心耶
伏信示誠猶恐不至特有精者豈可得乎 唐新語
宴武成 開元中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群臣襲衣特以
紫服金魚賜李元紘及蕭嵩群臣無與比 本傳
擁幼女 肅宗廢后張氏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
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勿怪也唐曰大上皇今日亦當
念陛下帝潸然涕下而內制于后卒不敢謁西宮 唐書

龍生日 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栽竹多茂盛 岳州風土記

夏至

司至 列子曰少昊氏以鳥臣伯趙氏司至者也注伯趙
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也 左昭十七年
正氣 離南方也夏至日中赤氣出直離此正氣也氣出
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赤地千里 易通卦驗
景風 夏至離王景風用事令君當爵有德封有功 京房易占
三義 夏至為五月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
二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故謂之至 [illegible]

三光 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注
朱索連葷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
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印書文以施門戶代以所尚
為飾也 後漢書
八風立 魏相奏曰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
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
不得相干 漢書
止行人 魯恭疏曰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
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
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 後漢書
寢兵鼓 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
欲靜不聽事送迎五日 續漢志

祀大宗 夏至而麥熟天子祀大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
始也 晉
不賀 夏至陰氣始君道衰故不賀 [illegible]
止繖 辟兵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
無溫疾五綵辟五兵也 風俗通
浚井 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溫病也
後漢禮儀志
禮祭 宗伯以夏至致地祇物彪 注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
札喪 周禮
天地合 日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

殺龍者必天死故世以為忌

【分龍節】池州俗以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為分龍節明則多大水閩人以夏至為分龍而各有方（圖經）

六月六日

【禹生日】蜀石泉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見秋注林春）

【天貺節】祥符四年六月六日天書再降詔以此月為天貺節（宋會要）

【清暑日】六月六日為清暑之日（道經）此日北極府君生（歲時）

伏

【金藏】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

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三伏】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陰陽書）

【始為伏祠】史記曰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漢郊祀注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

【自擇伏日】風俗通曰漢中巴蜀自擇伏日俗云其地溫暑草木蚤生晚落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按漢書高帝分四郡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丨

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金帛重復爵令自擇伏日不同凡俗

【祠黃石】張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留侯死并黃石葬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史記）

【啗肉】東方朔為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

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漢書）

【避伏】書儀曰六月三日伏日昔賈誼於湘南六月三庚日有鵩鳥來時以南方毒惡以助太陽銷鑠萬物故損人因避之

【伏臘】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潘安仁閑居賦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書儀云漢魏伏日有酒食之會

【伏閉盡日】和帝永元六年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舊儀曰伏日厲鬼所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避暑飲】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常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

知六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典論
碧筩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
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
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焉持翁之名碧
筩酒 酉陽雜俎
竹水 石季龍于氷井臺藏氷三伏之月以氷賜其黨 鄴中記
當風交扇 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薰赫雖復當
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
郗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世說
冰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氷使匠琢爲山周
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
驕貴如此也 遺事
錦結涼棚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富豪而好
待士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爲涼棚
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作序請爲避暑會人皆愛羨 開元
遺事
辟惡 伏日進湯餅名爲辟惡 荊楚歲時記
薦瓜 初伏薦麥瓜于祖禰 四民月令

秋

白藏 秋爲白藏亦曰收成 爾雅
西方 西方者何也鮮方也 一曰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
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
方者秋也 尚書大傳
容平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注云萬物
夏長華實以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
少昊執矩 漢書魏相奏言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
秋月令秋月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禰衡賦少
昊司辰蓐收整轡
禮肅 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
也 尸子
虛爲秋候 尚書考靈曜曰虛星爲秋候昴爲冬期陰氣
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於母合行註虛星北方宿也
昴星西方宿也陰稱母也
日行西陸 日行西陸謂之秋易通統圖曰日行西方白
道曰西陸 晉志
斗柄指西 斗柄指西天下皆秋 鶡冠子
六氣 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
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
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盲風至鴻鴈
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群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
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坯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次
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爲
蛤後五日菊有黃華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
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

秋氣正收斂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注素問月令

無景天華三字

秋律　七月律謂之夷則何處傷則漻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律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呂者拒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氣拒之也九月之管名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白虎通

月辰　七月之辰謂為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為酉酉者緧也謂時物皆緧縮也九月之辰謂為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白虎通

月建　孟秋之月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仲秋之月日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季秋之月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注月令

秋實　酉西方也秋成物也萬物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實也

九秋　一時為三月一月為一秋三月為三秋又一月為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

庚辛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為日名焉鄭氏

素秋　素秋素商高商天曰旻天風曰商風素風淒風高風涼風激風悲風景曰明景澄景清景時曰淒辰　辰節曰素節高節草曰衰草木曰疏木衰林霜柯霜竹

首秋　七月孟秋首秋上秋肇秋蘭秋纂要七月為蘭月

仲商　八月仲秋亦曰仲商亦曰桂月上同

菊月　九月季秋亦曰暮秋末秋暮商季商秋亦曰授衣亦曰玄月菊月上秋樹名成秋雨名愁纂要

蓼風　蔡邕月令章句曰仲秋白露節盲風至秦人謂蓼風為盲風鄭云盲風疾風也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盲風梁文帝初秋詩云商風度谷墜露下芳枝

悲秋　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岳秋興賦云善乎宋生之言彼四感之疾心兮遭一塗其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

賓雀為蛤　淮南子曰季秋之月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許慎注賓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為蛤也呂覽高誘注同鄭注月令賓字屬上讀

五政　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賽二政曰無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修垣牆謹門閭五政曰敬時五穀之皆入也管子

決獄斷刑　尚書曰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大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西顥　郊祀歌西顥沆碭秋氣肅殺注西方少昊也

從白氣之貌也漢書樂志

爾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詩含神霧

【秦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腰白色秀身音中

【豳詩】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鄭注逆暑以晝求諸陽也迎寒以夜求諸陰也王元長曲水詩序云籥動豳詩

【祫祭】周祫以秋者尚揚所以[illegible]行宗廟故合先祖之神而祭之故祫從合不從也春秋一說

【寒露】九月寒露為節者九月之時露氣轉寒故謂之寒露節降為中露變為霜故降為中同上

【靈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于羽陵注謂暴

書蠹蟲因曰蠹書也穆天子傳

【圍棊局】戚夫人在宮內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多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西京雜記

【霜月】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歲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蓋九月五日也韓名勅字叔節集古錄

【思蓴】張翰字季鷹辟齊王冏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羨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從宦千里以要名乎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而作世說

【五明囊】鄧紹以八月一日入華山見一童子執五綵囊盛柏葉上露紹問之荅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又梁簡文帝云婦人八月旦多錦翠為眼明囊凌晨取露拭目續齊諧記又述仙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事類賦注

【望恩浮圖】唐高宗時凡天子遊幸必憩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李適傳

【製秋風】高曲明皇嘗製秋風高曲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illegible]

【千秋節】涼乾曜張說以八月五日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姓祭皆就[illegible]群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唐書

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　宋璟請為節表月惟仲秋日在端午

【點炙杖】盧公範鑽飾儀曰凡八月旦取承露盤赤松子栢上露為囊以膏面皮古人用點炙杖以梨枝為之牙銀盂中者朱硃錄枝子也盧公範書儀牋家之法也

【天灸】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調朱砂蘸小指宜點灸去百病風俗記楚俗以八月十日以朱墨點小兒額為天灸以壓疾病荊楚歲時記

【陰氣下】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管子

【凜秋】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

兮奇離披此梧楸收仮台之孟夏兮然欽傑而沈撤九辯

聲晨殷仲文九井詩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注秋晨蕭瑟也

火旻 靈運詩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注七月流火秋爲旻天張景陽詩大火流坤維七命龍火西頹暄氣初收

素秋 劉楨書以素秋則落晉陸機詩肅肅素秋節湛湛濃露凝盧諶詩凛凛素秋日促宵長江淹詩祝融解炎嘗蓐收起凉銳長林悲落葉茂草思朱夏述歸賦云時運逝其何速素秋奄以告寒盧稱中於昏日羲和宿于房位郭景純詩潜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

素節 張景陽七命云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又雜詩云金風扇素節注秋爲白藏故曰素節

金素 謝靈運詩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注秋爲金而色白故曰金素

迅商 楚詞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疾潘岳詩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謝朓詩云悲商扣林白雲依山仰睎天路俯[illegible]詩掘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謝惠連詩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梁周弘讓詩茲晨戒流火商風早已驚

商天 庾肩吾詩戊日辭巢燕商天向浦鴻

陰中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illegible]

歲華紀麗 卷五

舉[illegible]禮取其和漢律歷志

萬寶 庚桑子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注云天道以萬物爲實至秋而成也莊子

輶軒使 周太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俗方言藏之秘府風俗通

開秋 阮嗣宗詩開秋兆涼氣蟋蟀鳴床帷

始秋 王義方彈李義府云蒼鷹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唐書新

杪秋 謝靈運詩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

神會日 八月十八日四海龍王神會之日道經

立秋

盛德在金 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月令

用白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早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續漢禮儀志逸禮曰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於西郊皇覽

貙劉 立秋之日白郊畢始揚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illegible]往之禮名曰貙劉續漢禮儀志續漢書云武帝令天下䁖五日[illegible]

祭嘗曰貙膢常以立秋日食毋猛虫之神擊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漢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其刑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漢儀注立秋貙婁楊子曰不膢臘也與注八月旦也今河東奉以為祭祀北堂書抄云膢音劉劉殺也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勑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賓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膢

【舞雲翹】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恭時訓也後漢書

【取姦】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漢書

【謀胡】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劉能卿以告穀建斬之後漢書

【坤王】易說曰坤西南主立秋京房易占曰立秋坤王涼風用事五行休王論曰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巽廢離休

【報地】德涼風立秋至王者報地德禮西郊白虎通立秋

涼風至一名颸風符瑞圖

七月七日

【天漢白氣】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周處風土記

【乞巧】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為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荊楚歲時記

宋孝武七夕詩曰迎風披綵縷向月貫玄針

【乘白鶴】王子喬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

氏山頭其家候之至日果乘白鶴於山頭望之不可到舉手謝時人而去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

【騎赤龍】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一朝火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女以赤龍至時安公騎赤龍東南去上

【百子池】戚夫人在宮寄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西京雜記

【開襟樓】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之

【竇后神光】竇后少小頭禿不為家人所齒遇七夕日人

皆吞紗女獨不許出乃有神光照室為后瑞傳王

猗蘭殿　景帝夢高祖謂巳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為彘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武帝於猗蘭殿漢武故事　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崇芳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林來蔽戶乃改閣為猗蘭殿洞冥記

九華燈　元封元年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青衣女子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王母暫來語帝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于其日乃脩除宮掖燃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帷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酒以候雲駕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趨宮有頃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龍扶二侍女上殿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纓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自設天廚珍妙非常漢武內傳

青鳥集殿　前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而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侍王母傍漢武故事

曝衣閣　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衣登樓曝衣朱子因杜楊

織女嫁牽牛　後漢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日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續齊諧記　淮南子云烏鵲填河而渡織女風俗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為橋故古詩云寂然香臧後鵲散渡橋空梁武帝詩不辭精衛苦河流未可填庾肩吾詩寄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傅雅翼誌秋七日鵲首無故皆髡相傳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為梁以渡故毛皆脫去

良日　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為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為陽數故以糜為珍今此日唯設湯餅無復有糜矣[illegible]

曝犢鼻褌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諸阮前世皆儒學內足於財唯咸一生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

曬腹中書　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曬衣物隆乃仰臥曬腹於庭曰我曬腹中書世說

伺織女度　宋廢帝昱七月七日微行因承露車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既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巳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于仁壽殿東阿氊幄中玉夫見昱醉熟無所知乃與楊萬年同入取千牛刀殺之南史

穿針樓　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穿針

以乞巧謂之穿針樓（輿地志）

【參合殿】道武帝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後魏書）

【登舜山】魏僕射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白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衿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營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為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佰杖畫堂北壁為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塵蓋日晉謝此山阿（酉陽雜俎）

【步虛歌】李行言中宗時為給事中能唱步虛歌帝七月七日御兩儀殿會宴帝命為之行言於御前長跪作三

洞道士音詞歌數曲貌偉聲暢上頻嘆美（事紀）

【長生殿私語】玄宗與楊貴妃避暑驪山宮七日牛女相見之夕夜半妃獨侍上上凭肩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故長恨詞曰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長恨傳）

【蛛絲卜巧】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閉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天寶遺事）

【乞巧樓】宮女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上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播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長恨傳）

【真如得五寶】開元中有李氏為尼號曰真如天寶七年七月七日忽見五色雲墜地一囊中有五物乃寶玉也肅宗元年真如為神人召往化城見天帝授以八寶俾獻于朝真如乃併前五物皆獻之（唐書）

【空中車】郭子儀從軍沙漠間因入京催軍食迴至銀州夜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輧車繡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

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棄殞因話其事眾稱賀后九十餘薨（神仙感遇傳）

【喬琳】興元元年七月七日斬偽官喬琳將臨刑書曰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也（補國史）

【金針】鄭代肅宗時為潤州刺史兄佩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雲輿羽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乞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再作為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視之則空紙矣

芳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娘女病而不言張氏有恨
言將服藥以損之藥至釆娘驚曰某若終當爲男子毋
之所懷是也毋異之而止釆娘尋卒未逾月生一男子
張氏哭女孩兒即啼哭罷即止及能言常識釆之物乃
釆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及長位至柱史桂苑叢談

金梭 桑州丁氏女精于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
星墜筵中明日爪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祕閣閒談武后
七夕嘗得金梭于庭乃宮人爲之耳唐上翰誌

天門開 羅異書曰昔有女子尚幼七夕見家人出庭望
候天門開獨在室中不出曰若合當見者雖暗室中亦
應見之至夜深忽見天上門開雲氣赫奕因求富及長

天中記　卷五

嫁而富家累鉅萬有賈客貨其絹百疋去而船覆溺貲
貨皆沒其女子偶開後房見絹在其中但濕耳後賈客
歸女子曰絹歸矣驗之而信唐書玉蘇

祭杼 織染署七月七日祭杼書百官志

金細針 中尚署七月七日進七孔金細針唐六典

置酒 前蜀王建子元膺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
酒巧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
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五代史元膺以延巧
之夕將請建宴于宮潘峭作亂事發元膺伏誅五國故事

羅爲天河狀 南唐後主李煜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
百疋以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五國故事

作麴合藥 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藥
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初學

化生 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爲戲爲婦人宜子
之祥謂之化生本出於西域謂之摩睺羅歲時記事俗云摩
睺樂

龍池魚遊 一孤山下有池魚鱉無不備有其七月
七夕皆出游嶺類族數夕別黃閔武陵記

中元

大慶月 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修行記

中元 道經云七月十五日中元地官勾搜選衆人分別
善惡以其日作玄都大獻於玉京山以世間奇異好妙

天中記　卷五

幢幡寶蓋供養之具精膳飲食獻諸衆聖道士於其日
講誦老經十方大聖高詠靈篇正一旨要云九地靈官
名山洞府神仙兵馬同下人間校定罪福又云七氣地
官主錄百司上詣天闕進呈世人罪福宴殊類要云當
地官校籍之辰是白帝乘時之運

盂蘭盆 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至七月十
五日以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
食目連白佛凡弟子行孝順者以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
大善後世因之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
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盂蘭盆經七月十五日僧尼道
俗營盆供諸佛家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

果食送之蓋由此 荆楚歲時記 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盂蘭
盆 唐六典 天竺云盂蘭此云倒懸救器謂目連救母飢厄
如解倒懸之具也今人遂餙食味於盆亦誤矣 海錄碎事
觀禮 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羣公咸
就觀禮 明皇實錄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
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
時元崇為翰長中外榮之 開元遺事
不典 代宗七月望日於内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
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
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内寢陳於寺觀是日

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候之幡花鼓舞迎呼道
路歲以為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於王縉
也 舊唐書
觀禮空王 韓愈直諫表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幸安國
寺觀禮空王以為崇福施信示天下化心 孔帖

中秋

月夕 八月十五為月夕 提要錄
觀濤廣陵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
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七發
撤法燈燭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八月十五夜於禁中
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
晝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天寶遺事
銀橋升月宮 羅公遠開元中中秋夜侍元宗於宮中翫
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柱杖向空擲
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元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
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
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元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
裳羽衣曲也元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橋隨步而
滅且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 唐逸史 見月門互
翫月 翫月詩序云月可翫翫古月也謝賦鮑詩朓之庭
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秋八月十五予與鄉人夜諸
陳君可封之居修厥翫事八月於秋季始孟中於夜又

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肌骨
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 歐陽詹集
武夷合樂 武夷山神號武夷君秦始皇二年一日語村
人曰汝等以八月十五日會山頂是日村人畢集見幔
亭彩屋設寶座施紅雲紫霞褥器用甚設令男女分坐
食酒殽須臾樂作但見樂器不見其人酒行命食味皆
甘美惟酒味差薄諸仙既去衆皆欣喜與神君同會因
名其地曰同亭 諸山記 玉皇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
亭綵屋是日與鄉人宴飲曰汝等皆吾之曾孫也 武夷記
文簫遇綵鸞 鍾陵西山有遊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
十里若闤闠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

[illegible]石唱慨對答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簫往觀焉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大松逕將盡陟山捫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絶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 奇事

秋分

中氣 秋分八月之中氣也秋分之時日出於卯入於酉分天之中陰陽氣等晝五十刻夜五十刻一晝一夜二氣中分故謂秋分也 曆月

物成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 文子

九月九日

無射 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 風土記

登高 重陽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遠為時讌之遊賞以暢秋志酒必採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 [illegible]

[illegible] 荊楚歲時記曰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 [illegible]

[illegible] 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illegible]今北方亦重此節近代宴會設於臺榭

菊花酒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 西京雜記 按此賈佩蘭者戚夫人侍兒也初學記引之謂為漢武宮人其事類中、云賈餌夫戚之死及武帝之初已六十年矣徐公之不審若此而白氏六帖太平御覽及事文類聚合璧事類等俱互相抄錄不為改正何耶

茱萸囊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用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續齊諧記 仙書云茱萸為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

陽數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魏文帝與鍾繇書

落帽 孟嘉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地嘉不之覺溫勑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illegible]令取還之時孫盛在坐溫授紙筆令嘲之[illegible]

坐席來還見而笑之請紙作荅辭不容思其文甚美 晉書
講孝經寧康三年九月九日上嘗講孝經謝安侍坐陸
納下躬執詩謝石袁宏執經車胤王溫摘句 晉書
白衣送酒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摘菊
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
醉而後歸 續晉陽秋
九井賦詩始熟至直瀆十里東逕丹陽湖南有銅山一
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 [illegible] 九井山即殷仲
文九日從桓公九井賦詩之所 [illegible]
講武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立秋
之禮也 晉書禮志
望楚山望楚山舊名馬鞍山宋武陵王駿為刺史改為
望楚山後遂龍飛人號為鳳嶺高處有三磴即劉弘山
簡九日宴賞之所 襄陽記
戲馬臺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
臺至今相承以為舊準 南齊書禮志 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
為尚書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
賦詩以述其美 宋書
商飆館武帝永明五年九月己丑詔曰九日出商飆館
登高宴羣臣辛卯車駕幸商飆館館上所立在孫陵
世呼為九日臺者也 南史齊紀

雲物甚羨蕭子顯為邵陵王友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
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
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子顯進謂人曰一顧之恩
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 南史
宴滕王閣王勃直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
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
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
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 唐書
臨渭亭景龍三年九月九日中宗幸臨渭亭登高賦詩
學士皆屬和御製序云萸房薦馥菊蕊含芬陶潛盈把
既浮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興人題四韻同
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得秋字云九日正乘秋三
杯興已周泛桂迎尊滿吹花向酒浮長房萸早熟彭澤
菊初收何借龍沙上方得恣淹留韋安石得枝字云金
風飄菊蕊玉露泫萸枝蘇瓌得暉字云恩深荅効淺留
醉奉晨暉李嶠得歡字云令節三秋晚重陽九日歡
蕭至忠得餘字云寵極萸房遍恩深菊酎餘趙彥伯得
花字云簪挂丹萸蕊杯承紫菊花楊廉得亭字云遠日
瞰秦坰重陽坐灞亭岑羲得溪字云[illegible]高
臨灞溪盧藏用得開字云萸依佩裏發菊向酒邊開
咸得直字云菊黃近酒泛松翠凌霜直沈佺期得[illegible]
云年年重九慶日月奉天長賈希玠得明字云九日

獻壽萬歲奉承明辟稷符曆字願陪九九辰長奉千秋
序李乂得濃字捧篋萸香過飲鱗菊氣濃馬懷素得酒
字闕將藥布席菊用香浮酒于經野得樽字桂楚羅王
俎菊醴溢芳樽歷懷慎得還字云鶴似聞琴至人疑宴
鎬還是宴也韋安石蘇瓌詩先成于經野盧懷慎最後
成罰酒 文館記
菊花上壽九月九日中宗幸慈恩寺登浮圖群臣獻菊
花酒稱壽上官昭容詩云帝里重陽節香園萬乘來却
邪萸入佩獻壽菊傳杯塔類承天湧門疑待佛開睿詞
懸日月長得仰昭回 上
閏節中宗閏九月九日幸總持登浮圖李嶠應制詩閏
元時記
節開重九貞遊下大千花寒仍荐菊座晚更披蓮刹廡
廻雕輦幡虹閒綵旃還將西梵曲助入南薰絃 上
賜馬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
鳴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
許景先以為徒耗國用而無益於是罷之 唐書
射鴈明皇重陽日獵于沙苑有鴈飛帝射中之鴈帶箭
西南而去益州道觀第一院有道士徐佐卿寄寓一日
自外持一箭來曰吾行山中為飛矢所傷已無恙因掛
箭于壁書其月日且云此後十年箭主到此俾之後明
皇幸蜀至此觀乃見箭 集異記
女峯歌開元中永新縣尹氏女姿容艷麗性識敏惠不

同傑姑妙善唱歌因重陽與群女戲登南山文峯
同輩令之歌乃揫眉緩頰怡然一曲聲亘數十里故俗
者稱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刺史行部聞而召見之表
進入宮為唱歌供奉 南部新書
賜宴曲江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為詩序因詔曰
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
序今賜卿等一本文詞士應製同用清字由是百寮皆
和上自考其詩為等第 唐會要
黃菊歌常綬為學士以[illegible]第會九日德宗作黃菊
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illegible]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
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illegible]養耶勅自今勿復爾 唐書
天中記
曲江別會高綬為集賢院學士九月九日宴群臣曲江
綬請集賢院學士得別會帝一順從
不忍食餻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餻謂人曰某
不敢與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俛首久之 嘉話錄
題東閣李義山乃令狐楚故吏楚子綯繼相殊不展分
重陽日義山詣綯廳事題云曾共山翁把酒巵霜天白
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
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
由得再窺綯乃閉此廳終身不處 北夢瑣言
鶴林花潤州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
女郎戲[illegible]士庶無不賞玩者時或見三女子紅裳

紀聞共游樹下俗傳花神也周寶鎮浙西一日謂殷七
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絶常聞君能開非時花今重九
將近可能開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鶴林宿焉中夜
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今與道者
共開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蘂及九日爛熳如
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咸驚之游賞復如春間續仙傳

〔五色餻〕九月重陽日上五色餻簪菊花枝茱萸樹飲菊花
酒佩茱萸令人長壽壺公

〔龍沙堆〕南昌有龍沙堆北帶江沙甚峻迹潔白高峻而
陂有龍形連亘五六里俗為九日登高處豫章記權德輿
龍沙宴會詩云龍沙重九會千騎駐旌旗

〔藥市〕梓州易玄子以九日上昇今梓州每於物入夜易
玄龍池中買藥謂之藥市成都九日為藥市人盡入市
吸藥氣是日雨則仙人在其中

〔湖山〕邵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數百人坐民俗
極重九日每携酒之最盛會於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
登之兄邑屋悉委江湖入明州名記

〔麻葛餻〕膳部節日食料九月九日麻葛餻云典
以斂飾飾頭應制詩碩陌陽數節候萬九秋期

〔菊花節〕王維詩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百藥和金鼎
茱萸插玳筵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冬

〔上天〕冬終也萬物所以終成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
地絶也故月令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釋名

〔玄英〕冬為玄英亦曰安寧爾雅

〔顓頊執權〕漢書魏相奏曰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月令冬月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漢郊祀歌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淮南子冬為權權者所以權萬物
也權正不失萬物乃藏

〔閉藏〕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素問

〔日行北陸〕日行北陸謂之冬後漢律曆志日東行北方黑道曰
北陸易緯

〔斗柄指北〕斗柄指北天下皆冬鶡冠子

〔呼吸〕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者萬物之方伏也伏方
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
方冬也陽盛則呼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
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呼吸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終尚書大傳

〔德寒〕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剛地不成剛則凍閉
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
人乎呂覽

〔為信〕冬為信北方為冬冬終也北伏方也是故萬物
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減信之至也太陰者北方
也北伏也陽氣伏于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

稱前律曆志

月德 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其德淳越溫怒周密斷刑致罰以符陰氣大寒乃至五穀乃熟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為寒 管子

月律 十月律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十一月謂之黃鍾何黃中和之色也鍾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為言拒也旅抑拒難之也 白虎通

月辰 十月之辰謂為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之辰謂之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

也十二月之辰謂之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故以紐結為名也 晉樂志

月建 孟冬之月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仲冬之月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季冬之月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 月令注

陽潛 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嫗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稟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 後漢楊傳

六氣 立冬之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次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冰益壯地始坼鶡鳥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次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 遵生

玄冬 冬曰玄冬三冬九冬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厲風哀風陰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寒辰節曰嚴節鳥曰寒烏寒禽草曰寒卉黃草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 梁元帝纂要

陽月 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所謂日月陽止者也爾雅云十月為陽

孫炎注云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 馬融傳 至於陽月陰慝害作又云吉月之陽朔注云陽朔十月朔也

良月 良月十月也就盈數也 左傳

小春 十月天氣和暖似春故名曰小春 荊楚歲時記

上冬 十月孟冬亦曰上冬 纂要 亦曰開冬 顏延年田收詩云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 注 開冬十月也

暢月 呂氏春秋曰仲冬命之曰暢月注云陰氣在上民人空閒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

辜月 十一月為辜 爾雅

杪冬 十二月季冬亦曰暮冬杪冬除月暮節暮歲窮紀 纂要

日月會於龍豵 國語云日月會於龍豵國家於是乎烝嘗也賈逵曰豵龍尾也月令孟冬日在尾東京賦日月會於龍豵恤民事之勞疚

祀先 十月一日閩中風俗皆作糯糍或作京飩以祀先祖蓋亦孟冬之義也 南粤志

天統 感精符曰天統者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注周以為正漢書紀律以黄鐘為天統

魏地唐地 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故其民險而好畜蓄 詩含神霧

鑿山穿陵 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

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之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朞年岑山崩為大澤湯率諸侯伐之 太公金匱

抱冰 越王念復吳怨目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冰夏還握火 吳越春秋

赤鳳來 戚夫人在宮內皆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 西京雜記 搜神記曰乃巫俗也

文史足用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斷囚流涕 虞翻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正務寬恕冬月上其狀嘗流涕隨之 後漢書

作徒衣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掾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後漢書

書法乖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會稽典錄

教織 崔寔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冬積草伏卧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而出寔至官乃賣儲峙得三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及紡以教民織 政論

寔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

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 後漢書

無被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箕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三輔決錄

歲餘 董遇好學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曰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 魏略

致薪 郎茂字文林為京兆尹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致一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

涕泗凝冰 晉武帝哭羊祜冬月涕泗交下凝鬢為冰 晉書

季冬學 余家貧晝則憩於作勞夜則甘於燎炬以立時

之務卷帙牛腰箧不解緘唯季冬末纔得一句學爾

香奩

冬月扇面王敦素憚周顗每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

不得休 晉書

單衣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

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

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記上

浴湯池唐高宗時凡天子幸會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

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賦詩學士皆屬和 李適傳

寶硯爐內庫有七寶硯爐一所曲盡其巧每冬寒硯凍

置於爐上硯冰自消不勞疊火冬月帝常用之 天寶遺事

妓圍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

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上

肉陣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

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天寶遺事

鳳炭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

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炭不可參雜也 上

炭女呵筆李白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

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數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執牙

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天寶遺事

鳳首木李輔國嚴凝之時置鳳首木於高堂大廈中其

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鸞鳳之形飾照之氣如二三月故

號為常春木 杜陽編

暖金合進士張無頗遇袁天罡女袁大娘受藥以暖金

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金

合乃廣利王宮中之寶 傳奇 裴鉶

星迴節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為星迴節是日登避風

臺命清平官賦詩彼國謂詞臣曰清平官天子曰震旦

玉溪編事

除障十二月八日沐浴轉除罪障 荊楚歲時記

灌佛十二月八日佛成道日攝經佛初成道浴於泥蓮

池故此人以是日灌木佛像 歲時雜記 僧家以乳蕈胡

桃百合等造七寶粥亦謂之臘粥供佛及僧道檀越

宋時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諸大寺作浴佛會并送

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

大開此月戶部奏大開天下貢物於都堂其日於朝堂

相與百官皆赴戶部要會一時特盛開元中曾以大開

一日貢物賜李林甫力於任土盡歸人臣之家內史遺

其事也 雜說 下

合俗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　月得四十五

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漢書

飲 飛月王莽知太后　中欲炭絮以市其德

令太后四時巡行　其節蹕霸木而吹除夏節

御宿郭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漢書揚雄傳）

立冬

盛德在水孟冬之月是月也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月令）

黑郊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北郊（後漢書禮儀志）

[illegible]冬則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以迎冬於北郊其祭先豕居明堂後廟啓北戶（[illegible]）

節名十月立冬為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為節名小雪為中者氣叙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為中（三禮義宗）

亥中乙[illegible]

乾王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沒巽死離囚坤廢兌休（五行[illegible]）

陰[illegible]

十月十五

下元十月十五為下元（[illegible]）

水神校籍下元九江水帝十二河原溪谷大神暘谷神王水府靈官同下人間校定罪福（[illegible]）

水官解厄下元三品解厄水官主錄百司檢察人間善惡上詣天闕進呈（[illegible]）

下燈開寶四年七月中元節京城張燈（會要）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冬至

復道十一月建子月之正月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行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illegible]）

亞歲[illegible]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illegible]）曹植表一陽嘉節萬物昭蘇亞歲迎祥從長納慶

君道長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

亥中[illegible]

玄明天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天（呂氏春秋）

辰星見日冬至辰星見（[illegible]）

三義十一月大雪為節者形於小雪為大雪時雪轉甚故以大雪名節冬至為中者亦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冬至也（三禮義宗）

三極冬至十[illegible]極有三焉晝漏極短夫極[illegible]

極[illegible]者至而極還之辭也

斗北中繩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淮南）

日道發南 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後漢律歷志

成天文 易通卦驗曰冬至成天文鄭玄注云天文謂之七政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也樂叶圖徵曰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調律曆 冬至始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 易卦驗

度晷景 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也 續漢書律曆志

蘭射干 陳寵傳云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注易通卦驗云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 射音夜今之烏扇也

迎至 易通卦驗曰冬至始人主與群臣左右從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禮鄭玄注曰從者就也冬至臣俱就大司樂之公館其律祭天圜丘之樂以爲祭事莫大於此

璧連具 日月五星冬至起牽牛日月若懸璧仰觀天形如合璧衆星纍纍如連貝 漢律曆志

立日晷 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其歲美人民和順不如度者則歲惡人下害民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注進謂長於度也

天地交讓 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爲尸濕地爲不津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不可出符必有憂悔 神農書

初歲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 史記

懸土炭 史記曰冬至短極懸土炭炭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懸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紀候鍾律權土

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 天官書

扶氣成務 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白虎通

迎日 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 史記封禪書

書雲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今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五年
狐楚冬至進鞍馬狀云迎日良辰書雲令節始生一陽
之數首出三統之正英華
獻履襪冬至進履襪往駉襪銘本建子之月助養元氣
之事陽升于下日永于天長履景福至于億年魏曹植
獻襪履表曰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
踐長後魏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
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酉陽雜俎云北朝婦人常以冬
至日進襪及鞾
添線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歲時記
唐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
常日增一線之功唐雜錄

舉觴晉周顗母李氏字絡秀生顗及嵩謨元帝時並列
顯位嘗冬至舉觴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
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嵩起長跪而泣曰不
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
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
碌當在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世說
放囚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
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爲節皆返惟一人失期志曰此
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南史 梁書席闡爲東陽太守傳岐爲始新令冬至放囚俱

同
設豆餅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
北齊書 伏連問此豆何因而得妻曰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
朔日冬至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史奏曰朔日冬至曆數
之元嘉辰之會按樂叶徵圖云朔日冬至聖主孚祚又
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陰雲祁寒有雲迎日者來歲大
美此並聖德光被上感天心請付有司以彰嘉瑞從之
玄宗實錄
駿狼冬至日在狼駿之山淮南子 郭璞客傲云狼駿之長
暉玄陸之短景

黃鍾天日正南黃鍾踐長術靈追萌微納休徵風土記 令
狐楚表云建子實三微之宗黃鍾爲六律之本冬氣方
至壁星正中漢
薦黍羔四人月令曰冬至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以及祖
禰其進拜謁賢君師一如元日先後冬至各五日買白
犬養之以供祖禰
作赤豆粥荊州歲時記曰十一月冬至日作赤豆粥注
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爲疫鬼畏赤小豆故冬
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
除夜通典録是夕冬至除夜盧頊家方備粢盛之具廣記

下影在北 赤土國直崖州南渡海經鷄籠島冬至之日
影在北夏至之日影在南開戶皆向北 洽明記
晷驗歲 淮南曰以冬至日數至來歲正月朔日五十
日者民食不足不滿五十日者減一升有餘則日日益
一升四時纂要云此占最有據也
天竺冬至 西域諸國志云天竺十一月十六日為冬至
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為臘則麥熟 齊氏

臘

三戌 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也 說文
蜡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
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
祀傳曰臘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之臘臘明日
為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不臘 左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御覽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
尾百物備合因於是祭群神也
嘉平 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
名臘曰嘉平 史記
尋仙改名 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
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
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
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
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
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
嘉平
臘日祀竈 宣帝時陰子方者當臘日晨炊而竈君神形
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
巨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 搜神記
王氏臘 沛國陳咸為廷尉監王莽篡位還家杜門不出
莽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臘乎 後漢書
臘取瘦羊 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
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
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宇因
先自取其最瘦者後召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為
號 東觀記
放囚 虞延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
載詣獄既至而死 傳 華陽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
令梁藉何縣為建安太守放囚事同
思母 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月常悲戀垂淚 謝承書
遺錢 章帝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

結等五倫欲令抑損其權上疏曰聞衛尉掾臘日遺其在洛中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以為不應經義（本傳）

竊食祭先鞠卓字子助陳晋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日免之（袁山松書）

隨母還家鄭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別傳）

傴什陳修爲傷人家貧爲吏常步捲上下恒食乾精每至正臘傴什不起同僚飲食請不肯往（會稽典錄）

學華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世說）

盗樹范喬字伯孫外黃人臘夕盗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懽耳何以愧為（晋書）

賜臘京師二年臘日帝于苑中召近臣賜臘脫自北門入于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盛以碧鏤牙筩（文館詞）

伏獵蕭炅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嚴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出炅為岐州刺史林甫恨之（嚴挺傳）

停免貞元九年十一月上此日來京兆府每年及臘日府獵捕養老免以免進獻自今以後宜停（唐會要）

三驛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多殺行三驅禮畢士無不知感

祭先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周時猶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左傳）

勞農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後漢志）

行衰為臘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漢以火德火衰於戌故戌日為臘臘以土德土衰於辰故辰日為臘晋以金德金衰於丑故丑日為臘臘與蜡同（獨斷 漢書）

為宝生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歲之學者因為之說非與文也（後漢志注）

禮止門內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為小歲賀稱初歲福始無不宜正旦賀稱元正首慶百福惟新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徐爰家儀）

臘酒十月上辛命典饋清麴釀冬酒以供臘祀臘明日謂小歲進酒尊長脩刺賀君師（四民月令）

添頁元臘日上篆豆蔾及頭膏面脂口脂（盧公家範）

駐顔膏臘日賜銀合子駐顔膏牙香等綵香袋一枚(錄歲)
臘鼓東夷三韓俗以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春草
生也(荊楚書)
五臘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為天臘五月五日為地臘
七月七日為道德臘十月一日為民歲臘十二月正臘
日為王侯臘王侯臘五帝校定生人處所分野降注三
萬六千神焘其日可謝罪祈求延年益壽(道書)
除夕
大儺東都賦卒歲大儺毆除羣厲譙周論語注曰儺却
之也呂覽注曰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歲前一日擊
鼓驅疫謂之逐除漢舊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已而
(荊楚記[redacted]卷上)
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蜮鬼一居
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
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隸及童
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也月令章句曰日行北
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
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
宿歲歲除家家具肴蔌謂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聚酣
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則棄之街衢以為去故納新也(荊楚記)
藏鉤荊楚記曰歲前為藏鉤之戲始於鉤弋夫人按漢
武故事云上巡狩河間見清光自地屬天望氣者云下
有貴子上求之見一女子在空室中姿色殊絕兩手皆
拳數百人擘之莫舒上自披即舒號拳夫人善素女術
大有寵即鉤弋夫人也辛氏三秦記曰漢昭帝母鉤弋
夫人手拳有國色世人藏鉤起於此周處風土記云呼
為行彄盡婦人所作金環以錔指而纏者臘日後叟
嫗各隨其儕為藏彄之戲分為二曹以較勝負得一籌
者為勝其負者起拜謝勝者俗云戲令人生離有禁忌
之家廢不脩也(張音)
載土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指
船頭云無物載土耳(宣城記)
逐除京師每歲除日行儺今所謂逐除也結黨連羣通
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着戲為儺至桓
(荊楚記[redacted]卷上)
宣武家溫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與公(建康實錄)儺亦呼
為野雩戲俗訛儺為野胡
放囚謝方明晉宋宋武帝加晉陵太守為驃騎長史南
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還家使過正
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主簿弘季或等固諫方明
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
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遠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
不來遠後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寅無逃
者遠近歎服焉(南史)舊唐書呂元膺為蘄州刺史放囚事
同著
野雩曹景宗嗜酒好樂臘月于宅中使作野雩逐除徧

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奚人婦女
奢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梁書）
設火山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
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曰彼乃亡
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帝曰隋主
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車沉水
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
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石房
中不然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
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内所爇是膏油但覺煙氣薰
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續世說）

阿奢 竇懷貞會歲除中宗宴近臣謂懷貞曰聞卿喪妻
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引障衛有衣翟
衣出者已乃衛后乳媪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
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為阿奢懷貞每奉事輒自署皇
后阿奢而或謂國奢輒然不慚（唐書）
進儺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并護童侲子千人晚
入内至夜於寢殿前進儺燃蠟燭燎沉檀熒煌如晝上
與親王妃主以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是日衣冠家子
弟多覓侲子之衣而竊看宮中有進士臧童老者矣偶
為人牽率同入其間為樂吏所驅時有一跌不敢措負
望視執犛牛尾拂子鞠躬宛轉隨隊唱夜好于面林貴

庭之中及將旦得出不勝困劣扶舁而歸一病六十日
而就試不得（南部新書）
擊鬼圖 吳越錢佐卒弟倧以次立歲除畫工獻鍾馗擊
鬼圖倧以詩題圖上胡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殺己是
夕擁兵廢倧迎俶立之（五代史）
爆竹 李畋鄰人有仲叟家為山魈所祟擲瓦石開戶牖
叟求禱謝而妖祟彌盛畋謂叟曰公旦夜於庭落中若
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該聞集）山臊在西方深山中長尺餘性不畏人犯之令人
寒熱病畏爆竹聲（神異經）張說守歲詩爆竹好驚眠荆楚
歲時記曰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也

守歲 蜀之風俗晚歲相與饋問謂之饋歲酒食相邀為
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風土記）
儺翁 歲除日儺皆作鬼神狀二老人儺翁儺母（秦中歲時記）
三儺 論語疏儺逐疫鬼也為陰陽之氣不節厲鬼隨而
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為四目熊皮為帽口作儺
儺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變為之（海錄碎事）
丹首 玄製儺選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帥之及
百隸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洒之
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
棄洛水中仍土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還（後漢志）

天中記卷之五終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眞甫校

律

萬事根本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 史記

律本 黄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黄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黄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漢志 呂覽云阮隃之陰嶰谿之谷

聲管 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别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别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制長短爲制

宮商所生 夫聲有清濁故協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質有輕重故平以鈞石故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則律呂宮商之所由生也 宋志

候氣 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黄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 後漢志

六律相生 元帝自曉音律即官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因使韋玄成等雜試問房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 上

九律相生 五聲之本生於黄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黄鐘二曰太族

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㠯以旅陽宣
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
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前志
函三 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陰陽合德氣
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
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
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
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
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
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
可見矣上

相生 周十二辰在六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
六呂為陰則得其所衡而上生於陽推筭之術無重上
生下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
經也晉志
娶妻生子 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
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前志 注異類為
子母謂黃鍾生林鍾也同類為夫婦謂黃鍾以大呂為
妻也律娶妻黃鍾生林鍾呂生子林鍾生太族
相生相攝 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於六十相
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
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

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法
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毛爽律譜
天道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
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
天地之道也淮南子
聲生於音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
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
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日謂
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辰
謂子為黃鍾丑為大呂寅為太簇卯為夾鍾辰為姑洗
巳為中呂午為蕤賓未為林鍾申為夷則酉為南呂戌

為無射亥為應鍾宋志
王紀 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王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
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
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脩短利制是以神瞽
作律用寫鍾聲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律之為
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為言助也所以助
陰成陽功也晉志
截管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隋志 律之
始造以竹為管取其自然圓虛也揚泉物理論曰聽清
濁五聲之和然後制為鍾律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
為管河內葭莩為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

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穀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晉志

定姓黃帝吹律定姓帝王世紀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律者六律也易是類謀聖王吹律有姓援神契

作律黃帝始作律管風俗通昔黃帝採竹昆崙之陰聽鳳岐陽之下斷自然之物爲自然之音音既協矣黃鐘以立數既生矣氣亦證之於是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用皆出於茲後魏志律譜云黃帝遣伶倫氏取竹于嶰谷吹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氣應是則數之始也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其氣以候四時其數以紀萬物云隸首作數蓋律之

天中已 隋志

本也故有虞氏用律和聲鄒衍改之以定五始隋志

玉管黃帝吹玉律正璣衡拾遺記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晉志淳古葦籥創覩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伶倫含少乃擢此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玉刻之美隋志

正律舜以夔爲樂正是知正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呂覽

吹律聽聲武王伐商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史記律書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其法以天清淨夜半往至敵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之符也故知

天口宮

同律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武王出兵書云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玉律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晉志主衣從上相承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今餘七枚檢考參差雖夾鍾玉琯有昔題刻未必是舜時白琯觀其玉色要非近物迺制爲尺以相參驗鍾律緯弁毛爽云梁武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爲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隋志

五均法度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國語)

六始為律六間為呂注陽為始陰為間於子為律於丑為呂

七律景王曰七律者何對曰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七音齊侯至自田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左傳昭二十年)註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吹律知姓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論衡)孔子曰丘援律而吹命陳拌引之宮

黍谷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穀生今名黍谷 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

東風入律武帝時有西胡月氏國王遣使獻香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聞中國將有好道之君矣(十洲記)

協律漢初興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以為水德定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樂其道浸微蒼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以為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源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律譜)

定氏京房字君明好鍾律知音聲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漢書)

銅律平帝時王莽凡律度量衡以銅為之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漢書)

鍾律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後漢書)

魏晉律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勖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

奏而重彰漢章和世實用旋宮漢世群儒攜音其義幷
弘祖孝孫所由准的也杜夔漢世之樂即不識旋宮之
義荀勗晉朝之肖識莫知古律之則歷動而右移律動
而左轉律以歷合氣以錯行金奏隨律而變宮以宜地
靈登歌與歷而致調以應天氣歌奏相命所以合天地
之情也（劉昭太樂令壁記）

曆

詔作事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
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
表以剔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
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

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
也（徐幹中論）
至精大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賾而窮玄妙之
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
授時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爲日月群生
之性章爲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曆所以擬天行而
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
正曆曆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以會日月五星
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
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
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

孰與焉（漢志術）
制術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璿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
發斂影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
數而制術焉（後漢志）
紀綱萬物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
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
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爻歷數之原存乎此
也（晉志）
六德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
者尚其文以考數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
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

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隋志）
受命治曆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夫爲國家者履端
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
朔三辰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
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
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五代史司天考）
甲曆伏羲在位百一十年始有甲曆五運（通曆）
神農造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爲早晚之期故
立曆日（楊泉物理論）
調曆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黃帝紀三綱而闡書契乃
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

四八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宛
管律韻諧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隋書）
以管候氣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
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
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
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
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北史）但㝎謂芳
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
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㝎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
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
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北史）

廢八懸七後周明帝時裴政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
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
首及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懸
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長孫紹遠奏云天
子懸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
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
其可后竟廢懸七紹遠爭之與齊樹書云古之先聖殊
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
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又命其子覽曰
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太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
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

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北史）
律譜陳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驗隋開皇
九年遣爽及太樂令蔡子元等候節氣令爽草定其法
名曰律譜其略曰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並
房所出也爽兄喜陳武帝時以十二管衍為六十律私
候氣序並有證應（隋志）
協律即協律郎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
音之節陽為六律所以統氣類物仲冬為黃鍾孟春為
太蔟季春為姑洗仲夏為蕤賓孟秋為夷則季秋為無
射陰為六呂所以振陽宣氣季冬為大呂仲春為夾鍾
孟夏為仲呂季夏為林鍾仲秋為南呂孟冬為應鍾凡

律管之數起于九以九相乘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
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
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黃鍾為宮太蔟
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相為宮以生其
氣焉（唐六典）
造律以黍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
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
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
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
衡（唐志）
合天地之情周世旋宮因孝孫而再設京房灰管闕毛

造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
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律歷志）容成氏
造曆黃帝臣也（博物記）
天步有常張衡應間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
人用瞳矇黃帝為斯深惨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
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
為也（後漢書）風后吾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春秋內事）
黃星黃帝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拾遺記）
五官太史公曰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
餘於是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民有
信神有明德故神降之嘉生（史記曆書）
天中記　卷六　十三
律陰陽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
律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淮南子）
少昊歷郯子曰鳳鳥氏歷正也（左傳）
歷宗魏董巴議曰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
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
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
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
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
聖人為歷宗也（晉律歷志）
絕地天通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為巫史民匱于祀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楚語）
重黎當少昊清陽之末九黎亂德重黎又相顓頊而申
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島
師別名四叔三官正無二業事不並濟（應間）
立羲和官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
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史記）堯復育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
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
循而勿失也（論衡中）造曆者羲和之子也（尸子）
天中記　卷六　十四
曆官文耀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
渾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
革命治曆諸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
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
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
湯武其盛也（[illegible]志）
瑞曆荀子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
以亂注當時星辰書之名也（天論）
殷曆命曆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
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之今攷之交會不與殷曆相
應（晉志）

辛亥甲子夏后之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
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漢志
日官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
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是故天子置
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
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
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與天地晉志
和人道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以作
事厚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前漢志

一月武成惟一月壬辰鄭玄曰一月周之正月泰誓一
月戊午度師孟津正義曰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易革
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曆
明時然則改正治曆必自武王始矣既入商郊始改正
朔其初發猶是殷之十二月故史以一月名之
五紀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
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曆紀服色從之順時氣以應
天道前漢志
周魯曆武王作周曆周公作魯曆[illegible]
疇人兩廣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
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
而不統史記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

之疇官各從其父學韋昭云疇類也孟康云同類之人
明歷者也樂彥云疇昔知星人也注祖沖之曰周漢之
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緯寔繁宋志
疇官隋劉炫上太子啓曰自木鐸寢聲緒言成燼群生
蕩析諸夏沸騰曲技雲浮疇官雨絕曆紀廢壞千百年
矣志
錯天經時帝王興作未有不資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
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
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
中說
人事之本後秦姚興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

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
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
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
之本是以王者重之晉書合璧事類作姚興白誤
撰天行曆者聖人所以撰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
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曆也五家之曆多疏闊唯顓頊曆
為微近故張蒼用顓頊曆元封中立太初曆測弦望皆
疏密一行傳五
十月為正周德既衰史官廢職疇人分散禨祥莫理秦
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以十月為正漢氏
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

正 志下

太初 漢武帝元封七年公孫卿壺遂 司馬遷等言曆
紀壞廢宜改正朔上廼詔御史曰廼者有司言歷未定
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葢聞古者黃帝合而不
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
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脩明其以七年為元
年遂造太初曆乃選治歷鄧平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
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曆與鄧平
所治同更以筭推如閎平法名曰陽歷陰曆廼詔遷用
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
校曆律昏明淳于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

天中記　卷六　十七

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遂用鄧平歷 前書曆志
改曆落下 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
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歷作太初曆拜侍中不受
曰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 益部耆舊傳
漢厄三七 路溫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
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漢書
三統曆 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
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 前志
三萬六千歲 王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
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
僊上天張樂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

泰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揄矣欲以
雖百姓鎬解盜賊衆皆笑之 律志
四分曆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百有餘年考其行日
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朱浮言曆不正宜改
更至永平五年詔奉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
凡五官曆皆失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曰朕
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春秋保乾
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
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
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
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
文 後漢書律曆志

天中記　卷六　十八

大事尚微 昔太初曆之行也發謀于元封啓定于天鳳
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建武草創其端元和
課於其實永元宣行其法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司
候有準天事尚微若此其難也 上
乾象曆 光和元年蔡邕劉洪補續曆志邕能著文清濁
鍾律洪能為筭叙述之光 晉志 劉洪字元卓善筭當世無
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
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袁山松書 又制遂
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更精密矣 宋志 獻帝建
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什焉 晉志

魏明帝景初元年山荏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為魏得
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乃定曆年改大和曆為景初
曆晉志
蜀吳曆先主在蜀仍漢四分曆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
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
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吳用乾象曆晉志
丙寅曆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上丙寅元曆奏曰
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宜發斂考
詳纍縮布政授時以為皇極者也而乾維難則斗憲爲
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曆實亭止蝕或乘龍水能
沴火因亦王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関以盛衰有國由
志中記 卷六
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為重自炎漢已還迄於有魏運
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於世命元班朔互有
沿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
在茲乎臣等監考疎密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丙寅
至於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庶鐵炭
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隋志
隋書物哭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時欲以符命曜于天
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
代謝之徵及受禪之初議造新曆賓等依何承天法微
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詔用之張賓曆既行
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

不中所駮凡有六條賓自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二人
叶議共短孝孫言其非毀天曆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
罷後賓死孝孫仍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
書弟子輿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以奏之高祖
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
遣與賓曆比校短長隋志
隋新曆隋文帝時張胄玄直太史參議律曆時輩多出
其下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
步甚精密上異之擢兼太史令暉及黨與皆斥逐之改
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愍楚上言曰漢時
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
史記 卷六 許
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
者之謂其在今乎本傳
皇極曆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曆事
付皇太子遣更研詳著日長之候劉焯以太子新立復
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駮正胄玄之短太子頗嘉之焯
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胄玄之印官不滿意稱疾
罷歸仁壽四年焯言胄玄之誤于太子又造曆家同
異名曰稽極大業四年帝召焯欲行其曆袁充方幸於
帝右胄玄共排焯曆曆竟不行隋志
作術之難昔鄧平落下閎造漢太初曆非之者十七家
後劉洪蔡伯喈何承天祖沖之皆數術之精粹者至於

宣考曆書之際猶為榛蕪所排斯道寂寥知音蓋寡旅
以張胄玄假印而沸騰劉孝孫與倚而慟哭俾諸後學
益用為疑 注 僞蔚
麟德曆唐高宗時傅仁均戊寅曆推步既益疏李淳風
增損劉焯皇極曆作甲子元曆以獻詔頒用之詔曰朕
仰稽七曜旁摠五家古所未通今印俱載而改之初考
此曆歲推甲子合於天正合朔之夜應以嘉祥五緯若
連珠二曜如合璧如此燮農昇平可致昔洛下閎漢曆
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受之自火德暨我年將八百事
合受仁可名麟德曆 會要
千歲曆王勃聰警絕眾於推步曆筭尤精嘗作大唐千

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合承周漢遲曆不合承周隋短
祚其論大旨云以上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
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
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長
期符曆之大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真主五行之
正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
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唐書 昔在唐虞之
際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四均問氣而生者又二十八
人所謂三十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
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
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八百年

伯益之命中天而亮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
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入禹九州
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皐繇降德
皇虞復與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
曆有歸此其大較韓筭之徒莫能究也緯以入元三百
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
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
符節 開元占經
神龍曆武后有光宅曆後又有神龍曆止因麟德曆法
李嶠作神龍曆序云自麟德創紀四十餘年雖卜憲未移
而沿織漸變蔡伯喈所謂術無恆是洛下閎所謂曆後
當差歲命典司更從刊正究天道之精微開日官之執

簡容成再出不能添黍累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
之失豈比夫時乖兩閏始載鄒人之語亥有二首方聞
絳老之年 會要
大衍曆開元中僧一行精諸家曆法言麟德曆行用既
久晷緯漸差宰相張說言之玄宗召見令造新曆於六
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
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等次成之
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二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
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
依倣而已畧例所以明述作本旨也曆議所以攷古今

右已上皆足以為將來折衷 唐書
光大殿一行勅奉詔於光大殿改撰曆經後移在麗正
殿與學士參校曆術 集賢注記
大衍曆序開元十有二祀詔沙門一行上本黄顓夏商
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大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
之衆議比其同異課其疎密據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
神筴大鈞不測之氣盡覼縷於天聰通更審晷度之長
短度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朓朒綜五精之進退參大
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徹於文王也覆春秋
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符於孔子也杼軸萬象
優柔四藏奏章朝竟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

所綿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所以貫三才
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非軒后至聖不落發端之紫非
容成諳業不就歸餘之經識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
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黄之實符大紫之神
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
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
錄於記言掌之大史頒於司曆 張說序
握符大曆開元正曆握乾符頒序云以數推氣以氣定
朔以星正時以閏成歲考晷間而革躔度置歲差而辨
誤日立大衍之紀參大渾之晷合鐘律之謀鬼神之情
是謂聖人握符之大曆也夜洛下閎者謂太初時一巧

曆曰其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正之斯人也都
將慕才揚衍預證來聖有耆儒之傳記無史策之明文
然至隋之開皇及麟德聖曆三家創法一引為徽約之
年代則辨近稽之圖籍則恍昧未有如新曆之昭昭者
矣自虎與命羲和修重黎之世理顓頊之曆上元甲子
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二年甲
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曆興是將也土德
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 文苑英華
王㕟賀表云天旨裁其紀綱日官考其精要梁天監中
陶弘景著王匱記云盛德木子以肇來運一行推審術
曆得皇家天命成數千年古今符兆若合符契曆數既

在於聖躬卜年又表於長曆
和六氣伏見景實制書以開元曆握乾符垂示天下幸
甚其沙門等所言益鄧者舊傳洛下閎改顓曆推數最
為精密而曰後八百歲其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洛
下閎極其數而知來者舊傳尚其占而示後下協黃鍾
上稽玄象以和六氣以協三光 張曲江集
司曆司曆掌國之曆法以頒于四方 有戊寅曆麟德曆
神龍曆大衍曆凡天下測景之處分至表準其可載故
參考星辰稽驗晷影各有常典 六典
八改唐始終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曰戊寅之曆曰
麟德甲子元曆曰開元大衍曆曰寶應五紀曆曰建中

正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曰景福崇元曆
而止矣志上又有至德曆凡九改

正一氣 天福三年馬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
之元宜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五代史本傳

役大周 王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
焉周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
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一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
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上 劉羲叟曰前世造曆者
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
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
已至王朴亦能自為一家朔望正二曜協交會密晷漏

審五緯齊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求至其所長要
人不能廢也上

變曆疏密 二代之曆多至八百年少至四百年而一變
者非曆之差也正朔既改曆不容不變也漢曆率百年
一變唐曆率百年三變宋朝曆率百年而六變以其用
之久近觀之則法之疏密可知矣通考

求詳未差 日蔡邕杜預用新術治曆至何承天祖冲之
考索愈精承天以月蝕之衡推日躔次冲之言古衡之
作在漢初周末所謂求詳於未差之前蓋劉歆班固所
不能到也上

曆數綱紀 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
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曆數之
綱紀檢驗之明者也晉志

敬天育物 曆者先王所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
極常居十運不息晦明相推而變月與若侍求而成歲
日月右從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
而致閏配甲子而設部張說

該羅曆義 張載弟前為程令究依蔡邕注明堂月令中
台要解又綴諸家曆數而為曆贊秘書監荀崧見讀異
之云佔該羅曆表義矣晉書王隱

白猿從曆 周羣妙閑天術識說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
絕峯而下化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

問其年答曰今巳衰邁忘其生之年月憶從軒轅之時
始學曆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曆術至顓頊
更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多差異及春秋皆有子韋子野
裨竈之徒權畧雖驗未得其門爾來世代不復可紀因
以相襲至大漢之時有洛下閎得其大旨羣後其言更
精勤算術乃考校年曆之運驗于圖緯知蜀應滅及明
年歸命皆稱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拾遺

閏

王在門中 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
廟門中故其字從王在門中也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
終月也說文

閏餘 月猶閏何閏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
月日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也明陰不足
陽有餘閏也者陽之餘也 白虎通
閏餘 黃帝起消息正閏餘 史記
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重黎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
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 上
正時 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
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
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左傳
不告朔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
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

政也何以為民 上 註云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
歸餘 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
閏餘一之歲為蔀首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 餘年
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
法於春秋 前志
司曆過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季康子問於孔子
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對曰火伏而
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
也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左傳
閏在歲後 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
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 後志

天氣小備 光武詔張純曰禘祫之祭不行久矣純奏曰三
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以禘五年
以祫 閏者歲之餘 後漢本傳
告朔 武后詔群臣議告朔于明堂張齊賢曰穀梁氏稱
閏月天子不告朔也自後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
為棄時政則謬併雖閏告朔矣 唐本
非常月 閏月不告朔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 公羊文六年
附月餘日 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
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穀梁傳
叢殘之數 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 穀梁註

二終 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 前志 孟康曰天
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言閏亦日之窮餘故取二終
之數以為義 以合二終以紀閏餘 前志
無中氣 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
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
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有時月官當會集此之運氣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
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
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
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叙而不悖然陰陽之運隨動

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所以正朔閏驗之
蓋總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性理長曆周禮云王出每儀
門故爲閏字門中從王也是月也不以百事以無中氣
也
天六時仰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者所以正
天之度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
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行
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
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
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云端首也始
物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從也言立首
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
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當
月之制建而立中閏月之紀無而無中縱曆有之皆他
節氣也故曆無云其候閏其月節閏其日中也推終之
義斷可知乎故曰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也由
斯推日成閏故能令天度畢焉
十九年七閏玄始曆以爲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
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爲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
爲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
二中曆本識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
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

[illegible]相距[illegible]於六十[illegible]以此定天地之[illegible]此係乎
氣節應閏稱生氣月至閏月益一節東坡詩注有黃楊
厄閏
小月歲以陽月皆所以補小月之伐月以正歲數故三
年一閏五年再閏
歲陽
甲子記稱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
以管萬事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月令章句大撓
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
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
干支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
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一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太歲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
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
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閼逢許慎注曰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逢
也
旃蒙在乙言萬物遏蒙甲也
柔兆在丙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
強圉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
著雍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雍也

屠維言在萬物各成其性故巳曰屠維屠別也維離也
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
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
玄黓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玄黓也
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 以上俱淮南子

甲 漢律曆志出甲於甲史記曰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說文甲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徐曰孚猶莩孚殼莩也

乙 志奮軋於乙史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強其出乙乙也徐曰乙乙未展也京房易傳乙屈也釋名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

丙 志明煬於丙史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說文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从一入冂一者陽也徐曰冂猶門也天地陰陽之門戶也功成將去冂也釋名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

丁 志大盛於丁史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說文夏時萬物皆丁壯成實徐曰物抵然成立之貌萬物盛於丙成於丁釋名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

戊 志豐茂於戊釋名戊茂也物皆茂盛也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徐曰五土無定居主在中往來不相越故曰拘絞月令其日戊巳注戊言茂巳言起

巳 志理紀於巳釋名巳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說文巳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徐曰萬物與陰陽之氣詘則歸土屈曲包容象人腹圓曲也

庚 志斂更於庚史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說文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徐曰史記大橫庚庚堅強之貌

辛 志悉新於辛史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說文秋時金剛味辛辛痛泣出徐曰言萬物方盛物見斷制故辛痛也釋名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

壬 志懷妊於壬史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說文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懷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釋名壬妊也陰陽交接懷妊也至子而萌也

癸 志陳揆於癸史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說文冬時水土平可揆度象水從四方流入也釋名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之也爾雅癸歸也五行屬水五運屬火

歲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攝提格 李巡註爾雅云萬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起也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為衆星之紀以攝

提宿故曰攝提以其為歲月之首起於孟陬故曰格正也索隱曰天官書云聶提三星若鼎足句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為攝提格格至也言攝隨月建至也楚辭攝提貞于孟陬今王逸註孟始也正月為陬史記作正月其名監德

單閼許慎注曰單盡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史二月其名降入

執徐執蟄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史三月其名青章

大荒落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史四月其名跰蹏

敦牂言萬物皆盛壯也敦牂敦盛牂壯也史五月名啓明

協洽協和洽合也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也六月其名長烈

涒灘涒大灘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李巡云涒灘物吐秀傾垂之貌呂氏春秋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誘注涒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涒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涒灘也史七月其名大晋

作噩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陰落李巡云作鄂萬物皆落枝起之貌史八月其名長王

閹茂掩蔽茂冒言萬物皆蔽冒也九月其名天睢

大淵獻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孫炎云淵深也八獻萬物於天深謂蓋藏之於外者也史十月其名大章

困敦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蘖也孫炎云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黄泉之下史十一月其名天泉

赤奮若奮起也若順也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李巡云言陽氣奮迅史十二月其名天皓志作昊

子前志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史記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說文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為稱徐曰十一月夜半陽氣所

起人承陽故以為稱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巳也釋名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於易為坎坎險也

丑志紐牙於丑史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說文丑紐也十一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徐曰丑象手有所執也昧爽為丑人皆起有為也釋名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於易為艮艮限也時未可聽物生限止之也

寅志引達於寅史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說文寅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黄泉欲上出陰尚彊也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徐曰髕擯斥之意人陽氣上銳而出閡以寅也曰所擯也釋名寅演也演生物也

卯志茂於卯師古曰茂謂叢生也史卯之為言茂也
言萬物茂也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
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徐曰二月陰不能制陽冒而出也
天門萬物畢出也晉樂志卯茂也謂陽氣生而孳茂也
釋名於易為震二月之時雷始震也
辰志振美於辰史辰者言萬物之娠也說文辰震也三
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釋名辰伸也物皆伸舒而
出也
巳志巳藏於巳史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說文巳也四
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為蛇象形
徐曰巳主蛇象蛇之變化有文章也釋名巳巳也陽氣

畢布巳也於易為巽巽散也物皆生布散也又云巳巳
也如出有所為畢巳復還而入也毛氏曰陽氣生於子
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為終
巳字
午志咢布於午史午者陰陽交故曰午說文午啎也五
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徐曰人為陽一為地丨為
陰氣貫地午逆陽也五月陽極陰生仵者正衝之也午
亦象衝逆也釋名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
於易為離離麗也物皆附麗陽氣以茂也
未志昧薆於未師古曰薆蔽也史未者言萬物皆成有
滋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之辰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

重枝葉也釋名未昧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
申志申堅於申史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淮
南子申者呻之也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自申束从
臼自持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釋名申身也物皆
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
酉志晋孰於酉史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淮南子酉
者飽也說文酉就也八月季秋可為耐酒徐曰就成熟
也釋名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於易為兌兌悅也物得
備足皆喜悅也
戌志畢入於戌史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說文戌滅也
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戌含一也五行土生

於戊盛於戌釋名戌恤也物當收斂矜恤之也亦言脫
也落也
亥志該閡於亥史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孟
康云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也說文亥
荄也有微陽起接盛陰徐曰言萬物之荄欲動也从上
者陽微在下也十月盛陰感陽萬物皆含育於內象人
之懷妊也釋名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眞僞也
亦言物成皆堅核也
十二辰禽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
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
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

豕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
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
馬食鼠屎而腹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
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
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
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畏鼠者也齧獼猴者
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戌犬也
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
者則又不相賊度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于相啖食者
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自相勝服也論衡

〔相屬陰陽〕日家談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數取相
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九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
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數取相屬之陰數以爲
名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陔餘叢考

〔肖形不足〕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
形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
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
不足也草木子

〔月陽〕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
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
極爾雅

〔月名〕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
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
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上疏此辨以日繫月之名也
設若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
丙則曰修寎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皋
六月得己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窒相八月得辛則
曰塞壯九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曰極陽十一
月得甲則曰畢辜十二月得乙則曰橘涂周而復始亦
可知也若史記曆書云月名畢聚也

〔載祀〕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爾雅疏既夏
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
于路是也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則以祀者嗣也取其興
來繼往之義孫炎曰取四時祭祀一訖商書曰惟元祀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是也周曰年者取禾一
熟也宋說文云年穀熟也從禾千聲春秋曰大有年然
則年者禾熟之名每歲一熟故以爲歲名左傳曰卜年
七百是也唐虞曰載載始也取物終更始堯典曰朕在
位七十載舜典曰五載一巡守是也

〔行年直辰〕春秋元命苞曰歲之爲言遂也註遂出也出
行事於所直辰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年進也進
而前也祀巳也新氣生故氣巳也載載生生言年

〔五運〕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
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

之日等六候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素問）
天氣周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
四十五日而備歲用事（易乾鑿度）
歲功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良太陰治夏則欲
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
毅剛強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
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淮南子）
天道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
更代豈杌相半天之常道也（東方朔書）
四仲四孟律曆志分二十八宿為十二次晉灼注天文
志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

天中記　卷六

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
周天是歲星年行一次也後律曆志月行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
四時備成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
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
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
復謂之元（後志）
二日日歲前志春秋二日日歲鄭展曰春秋則為二矣
孟康曰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舉春
秋以目一歲
陰陽遣董仲舒曰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
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
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漢書）
紀首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上）
歲朝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
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
歲之朝後志曰凡六氣相傷謂之沴
一白三十二祖摩拏羅至月氏國鶴勒那問祖曰我止
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年為一白（傳燈錄）
斗指斗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
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

天中記　卷六

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終而復始（文）
旬浹十日曰旬十二日曰浹十日亦曰浹（早天鶡禮）
信次一宿為舍二宿為信過信為次（左傳）
十時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之數亦當十位自王巳下其
二為公其三為卿注日中當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
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
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昭五）
剛柔五剛甲丙戊庚壬五柔乙丁巳辛癸（王制注）
敬日故善日者王善時曰霸王者敬日霸者敬時（荀強國篇）
愛日孔子愛日又或曰君子愛日乎（揚子五百）
有四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

今古猶安身 陶潛

惜陰 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淮南子

競辰 辰乎辰弗可再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 淮南

掘太歲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讎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廣異記 董表儀家在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北方不可與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

投諸河訖亦無禍 傳載

穿牆太歲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舊莊在城東狗梁坊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季莊客指揮復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地着牆匀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蔵墻之半如界焉因謁巫酹地謝之亦無他 酉陽雜俎

掘歲得禍 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以略盡惟小蔺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劫小蔺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蔺公 廣異記 寧州有人亦掘得太歲大如方状類赤菌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問識者有胡僧驚曰此太歲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略盡 上 萊州即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 酉陽雜俎

熱

熱爇 釋名曰熱爇也如火之燒熱也或曰暑煮也如煮物也

溽暑 禮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說文曰溽濕暑也

焦金爛石 夏至陰陽之會北方而物動於下南方物動於上故至日後為熱焦金爛石也 春秋繁露

蔭暍 武王蔭暍人於樾下而天下懷 淮南子 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世說

身熱阪 罽賓國武帝時剽殺漢使成帝時復遣使奉獻謝罪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不令使使向罽賓國曰此國道經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 漢書

壽麻 壽麻之國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山海經

赤帝所司 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 淮南子

穿岸為室　馬援征武陵五溪蠻夷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　本傳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渡瀘　諸葛亮出師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蜀志　益州記曰瀘水即武侯渡處水有熱氣暑天不敢行

入水避暑　葛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八日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抱朴子

避暑臺　柱館一名甘泉作迎風觀寒露臺以避暑　關中記

熱身熨婦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世說

瓜鎮心　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便起讀誦其篤志如此　梁書

避暑九成宮　太宗欲幸九成宮馬周上疏曰宮去京三百里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太宗善其言　唐書

童子錢　岑文本避暑山亭忽有報上清童子元寶衣淺服青衣入門此上清五銖服出門不見伺之東行數步於院牆下欻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古墓中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博異志

積冰成山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方甚上在涼殿座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霤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山簾冰飛灑坐內含凍復賜冰屑麻飲陳體生寒栗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召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己方萬乘也　盧氏雜記　官下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玄宗召南方取冷蛇數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于約中不復覺煩暑　酉陽雜俎

征暑　王承宗叛部吏突承璀出討兵老不決白居易上言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　本傳

避暑犀　文宗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顧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　杜陽編

龍皮避暑　常袞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為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餡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苦洞泄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奈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摭書

雁臣　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　伽藍記

熱□西域夫泥沙多熱風觸人又六畜皆述仆唐書
土□□柯無城郭土熱多霧雨稻粟再熟
陽水白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有賜者京房易候
褦襶古樂府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向人家炙𣪊子云
褦襶笠子也集韻解云褦襶不曉事
不畏盛暑呂公著居家夏不揮扇冬不附火一
日盛夏楊大夫懷寶守器之將赴鈞衍軍倅來辭器之
乃召氏甥公著於西窻下烈日中公衆對飲三盃器之
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遺事

天中記　卷六

冰鼠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焉行
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
可以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有美尾
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為災此類
也神異經
鑠石楚辭云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十日代出流金
鑠石抱朴子云朱飆鑠石不能靡蕭丘之木
南方生熱陰陽應象大論云南方生熱注陽氣炎灼故
生熱暄暑成燠熱之用也五運行大論注云暄暑鬱蒸
熱之化也炎赫沸騰熱之用也又六太虛昏翳其若輕
塵山川悠然熱之氣也大明不彰其色如丹鬱然之氣
也米形雲恭亦從然[illegible]不盈下　也內經

伊□歲乎厚暑之伊鬱而憂性命之所平景福殿賦
爛渭賈誼旱雲賦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渭湯
風至而含熱兮羣生悶滿而愁憒畎畝枯槁而失澤兮
壤石相聚而為害
焦金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
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為寒則凝冰烈地
為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異於是繁露

寒

捍釋名曰寒捍也捍格也
說文說文曰[illegible]寒也從雨執聲凛清寒也
殺氣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
義氣也記

天中記　卷六

北方生寒應象論云北方生寒注陰氣凝冽故生寒
肅慘冽寒之用也運行論注云凝慘冰雪寒之化也
冽霜雹寒之用也柔更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大虛
澄淨黑氣浮空天色黯然高空之寒氣也若氣似散麻
本末皆黑微見川澤之寒氣也太虛清白空尤雪散遶
地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火明不翳如霧之氣
遐邇肅然北望色玄凝雰夜落此水氣所生寒之化也
太虛凝陰白埃昏翳天地一色遠視不分此寒濕凝結
雪之將至也地裂水冰河渠乾涸枯澤浮鹹木歛土堅
是土勝水冰不得自清水所生寒之用也

大火中天火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頭七月注）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國語）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左昭）

挾纊　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左宣十二）

出裘衣寒　賈子云楚王當戶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尚然柰百姓何乃出府裘以衣寒者也（北堂書鈔）

罷臺　景公起火臺歲寒役之凍餒者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獘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晏子春秋）

鑿池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呂氏春秋）

解裘　田單為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寒坐于沙中乃解裘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欲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聞之曰不如因以為己善乃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而單解裘衣人稱寡人之意於是閭里相語曰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戰國策）

加衣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韓子）

天寒後門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

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夫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呂氏春秋）

賜綈袍　范雎相秦魏須賈使秦范雎敝衣間步見須賈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傭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史記）

四月寒　秦始皇九年四月寒凍民有死者（始皇紀）

墮指　上聞韓王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至北至樓煩會天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前漢書）

胡貉　晁錯上疏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

兵又食肉而飲酪其人容狸鳥獸毳毛其性能寒

〔元帝〕元帝時漢中道人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以駟馬於昆明池上環冰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而仲都獨無變色 桓譚新論

〔月旁寒〕河東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返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其寒悽愴 論衡

〔八月大寒〕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是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漢書

〔不得歸寢〕嚴遵者與光武俱為諸生遊學汝潁同衍精學暮夜宿息二人勤學寒不得歸寢更相謂曰後日蒙

貴憶此之難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即位下詔徵遵遵不至 鍾離嚴遵傳

〔上豆粥〕王郎起兵上自東南馳夜至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 東觀漢記

〔盛夏寒〕盛夏多寒帝龜上疏諫曰臣聞致治之本必須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刑罰刻急郡國不時令之所致也 謝承書

〔六月如冬〕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續漢五行志

〔大寒吐火〕葛仙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脫衣 [illegible]

〔寒害〕武上表曰今日大寒過節毒害鳥獸城旁竹柏皆死 [illegible]

〔龍淵常寒〕六月十六日發龍淵書夜新月宮寒不復得脫襦褲背從七十二人 [illegible]

〔辟寒金〕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此鳥不畏霜雪乃起小室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 拾遺記

誰似辟寒金那借與空牀暖 古樂府

〔凌破河橋〕永寧二年十二月大寒凌破河橋 晉朝雜事

〔八月寒凍〕十三年春二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后率三夫人命婦先蠶近郊是歲八月雨雪大寒行旅凍死 石虎別傳

〔鶴語寒〕大興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異苑

〔傷民〕大興四年大寒傷民水厚時王敦肆亂殺戮忠良 晉朝雜事

〔入宮酷寒〕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不立法駕儀一皆傾偃是月酷寒 晉中興書

使崔致曰今歲奇寒江淮亦水 酉陽雜俎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天寶遺事

[寒膚] 京兆者督楊敬述使官屬霍公等物兵討突厥會大寒裂膚士卒不能張弓矢乃敗 唐書

[引灃] 錢徽拜左丞會宣墨麻群臣在庭方大寒稍稍引去徽素恭謹不去立久而仆 上

[成苦寒] 文宗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 李石傳

[卻寒簾]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下降錫錢五百貫仍灑內庫寶貨以實其宅更賜金麥銀粟數斛堂設連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卻寒之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寒鳥骨所為也則未知何出 杜陽雜編

辟寒香同昌公主乘七寶步輦綴五色玉香囊貯辟寒香異國所獻也 杜陽雜編 辟寒香丹國所出 述異

[辟寒魚] 東南方海中有祖洲上有短湖其內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之氣此魚狀即與江湖小鯽相類耳 神異經 尋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酉陽雜俎

[沈寒] 抱朴子曰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

不寒不周之國地寒 思玄賦經余緤乎不周

[五寒]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水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說苑

[折綿] 阮籍歌云陽和徵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庚肩吾詩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

[折骨] 應璩新詩曰嵐山寒折骨面目盡生瘡 嵐山中山名

[寒暴] 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寒門北方有北極之山曰寒門 淮南子 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楚辭陣絕垠于寒門大人賦軼先驅於寒門

[冗居] 挹樓國地寒人多冗居 唐書

陰陽

[氣異] 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而萬物親而信之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凍藏則根亥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時為不行

[陰揚] 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

[三合]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穀梁

[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漢董仲舒傳）

[推移利用]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管子）

[天地大理]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上）

[處陰處陽]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上）

[分晝夜]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武勝）

[德義]順帝梁后云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後漢書）

[天經]立天之經曰陰與陽陽不陰無與合其施陰陽所以抽嘖也嘖情也抽理也（文選）

[舒慘]張平子西京賦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

[施化]陽尊陰卑蓋乃天性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後漢荀爽傳）

[闔開]甘泉賦乾坤兩陰閉雲雨陽開晉灼曰翕聚也雲散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韓文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饒乏]陽動也陰靜翕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陰陽之道也（玄告）

[陰陽]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節陰陽之和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漢貢）

[天地之方]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賈誼）

[抱負]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老子）

[動靜]知天樂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莊子天道）

[肅赫]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

[錯行]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莊子外物）

[氣大]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陰陽相照相蓋相治（莊子則陽）

[德刑]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繁露）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

陰氣於外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
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
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
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 上
據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
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
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陰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
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踈陰任德
而遠刑與 上
位依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
其休也陰氣始東南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

其服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
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
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休而避德於下是故夏
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
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
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上
治陰陽 武后詔問調元氣之道陳子昂對曰元氣天地
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
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
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
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夏商之衰桀紂
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 唐書 相以為祥杜景儉
潛占 武后嘗以季秋出
曰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春秋云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
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 唐書
愆候 開元初張廷珪上疏頃陰陽愆候五穀失稔關輔
尤劇 唐書
天地之道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
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積陽為天積陰
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 素問

把握 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中古有至人
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 上
六陰天陽 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
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
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
也
彰兆 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
兆
阜生肅殺 陽而阜生陰而肅殺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
而揫歛人之能也 劉禹錫天論
尊卑 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陽雌為陰其在獸
則牡為陽而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不

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說苑）

陰陽家 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司馬遷傳）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藝文志）

象法 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太平經）

為御 大丈夫以四時為馬陰陽為御（文子）

五行

行首 九疇天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洪範）

人用 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書大傳）

五材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左傳）

行即 五材也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書正義）

五序 五者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洪範正義）

更王 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宜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家語五帝）

分時 季康子問五帝之名不知其實孔子曰天有五行木水金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上）

五正 季康子曰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孔子曰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故稱五帝（上）

五神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中庸鄭注）

五音 協之五行則角為木商為金徵為火羽為水宮為土（前漢律歷志）

勝負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金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惟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淮南子）

五物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曰水火木金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多矣

天地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書）

〔五官〕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繁露）

〔天次〕天有五行木五行之始水五行之終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上）

母子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淮南）

〔三辰生狀〕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也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上）

〔五勝〕岐伯曰五勝更立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寶命全形論）

勾知曰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吳越春秋）

〔五運〕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天元紀大論）夫五運相襲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六節藏象論）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矣（氣交變大論）注五運謂五行之氣應天之運而王化者也宋均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五化〕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脩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不犯五化宣明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不及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其太過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素問）

〔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鄭[illegible]注）

〔相木〕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禮運）

□□皇甫華林集詩五德更運膺籙受符生七畧曰
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
德次之水德次之春秋命曆次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
膺籙次相代
生 白虎通曰天之王辰民所以照仰也地之五行所以
生也 白虎通
雜成 鼓伯曰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國語鄭語
萬物之本 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 洪範注
九穀之宗 唐志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人稟五行之全氣
以生故於物為最靈九疇五行之說前賢所以窮治亂
之變談天人之際 唐書

雨暘 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 禮記注
協音 五常協之五行則角為木商為金徵為火羽為水
宮為土 前志
異位 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 晉志
尊天 五行者猶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婦之
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事親故自周於一行
尊於天也水位在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
水之為言准也陰化沾濡水生木木在東方者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者陽
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
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
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含萬物土之
為言吐也 白虎通
德性 清絜潤下水之用也炎上禽施火之性也柔軟曲
直木之性也堅勁從革金之性也安靜稼穡土之德也
素問注
體用 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蕩浸溺水之用也光顯炳
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長短曲直木之體也
幹舉樣發木之用也從革剛金之體也銛刃鋒利金
之用也敦靜安鎮群品以生土之體也含垢匿穢為變
化母土之德也 上

五行神 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棻氏解云五龍
天皇後君也兄弟四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
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
父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今五行
之神也
五常形氣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
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
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
分為一者也 漢藝文志
五性 順性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

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邉城則金不從革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洪範五行傳

洪範五行 箕子為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劉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唐志

先後 大禹謨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洪範曰水火金木土月令曰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其言先後不同者大禹謨之所主者養民之政故以五行之相尅者言之尅下為財故也洪範之所主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舉生數則成數可知矣月令之所主者四時之分故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 絡不見

宋白言 [illegible]集卷六 全書

曆數 李嶠為敬暉等論武氏表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数帝王不可違遠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 唐文粹

蘊達 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 關尹子

天中記卷之六終

天中記卷之七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真甫校

地

萬物之祖 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諦也應變化審諦不誤敬始重終故謂之地也 白虎通

含吐應節 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為地 元命包

右轉 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 上

後定 太極初構清濁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淮南子

[illegible]四記 入集卷六

積陰 積陰為地故地者濁陰也 周書

方廣 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阜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 文子

政本 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均平和調則政不可正也 管子

萬物之本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 上

經緯牝牡 子夏曰禹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 家語

天根 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體下著也其神曰祇 記
成也育生萬物備成也形有高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
味有甘苦鎮之以五嶽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流之
以百川蓋氣自然之體也發氣黃泉周伏回轉以生萬
物也天之根本也雲雨于是乎出日月星辰于是乎陳
雲雨于是乎降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南北短其
山川海者也災氣鬱蒸景風盪物地之張也秋風蕩生
京氣肅殺地之閉也 物理論
媼神 地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曰祇亦曰媼大而
名之曰黃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名后土 上 漢書曰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紀天地作成四時 師古曰媼地

神也又曰海內安寧興太區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
晏曰媼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 功耳
人下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
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
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
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說苑
大臣猶土 夫人臣猶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潦
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 [illegible]
上地 凡居地有大利而無小害者此上地也 物理論
下元 下元者地氣也為萬物始生育長養蓋藏之主 [illegible]
[illegible] 元氣初分輕清為天重濁為地萬物 [illegible]

也 徐曰地者迆也迆而高也山嶽丘陵墳衍迆而卑也
息陽汗廣故曰地有二形高下平也 說文
狄以地也為言媲也承天行其義也山陵之大非地不
制含功以牧生也 春秋說題辭
仁 翁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為仁太山之上
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
鼉龜魚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
地為仁 墨子
地理 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 論衡
丘陵墳衍 晉天之下華岳列居河海所流丘陵墳衍總
謂之地 晉紀 丘陵原隰阪險總而曰地 月令章句

地無兩形 夫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殊無兩形之致矣
而異者強謂之異体地云者都大之名土者細屬之號
國寧有有地無土有土無地之處乎 萬機論
任萌 地順受澤施厥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援神契
吐物 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土地之中吐物
出形也 說文 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土 書正義 孔疏
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 [illegible]
王四季 土所以王四季者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
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
更生亦曰土 白虎通 上五行之中央主於四季各十八日
土父 王者金之父也 [illegible]

積塊　杞人有憂地壞身亡所寄者曉者曰地積塊耳
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
何憂其壞列子
積形　亢倉子曰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
之成乎地者也上
食本　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
申子
常靜　地道不作是以常靜地道常靜是以正方上
貴貞　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漢書
方貞　反騷云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
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上

方輿　宋晳補亡詩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翰曰方輿地
也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曾子曰天道曰
員地道曰方淮南子曰大丈夫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
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
方儀　盧子諒詩曰圓象運悠悠方儀廓注天地曰兩
儀故曰方儀也
棊局　陽動而陰靜天運而地遊地若浮舟方如棊局楊
泉天[illegible]
骨脉皮毛　地以山為之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
為之毛土為其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
太空　地厚萬里其下得太空太空四角下有自然之

輙方圓五千里關令內傳
兩戒　唐天文志初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北戒自積
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
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
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
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
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
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
四游　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
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
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尚書考靈曜

四極　四荒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謂
之四極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
戎六蠻謂之四海爾雅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
為空同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爾雅
四方　溟渤瀁洋此天地之所以界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
地之所以阻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崙海沙子之
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為霧于東維
歸其水于南極泄流沙于西匯次弱水于北藏此天地
之所以界四維也[illegible]
五沃　五沃之土其土宜杏管子
五也周禮曰大司徒掌天下地土之圖周知九州之地

域有輪之數辯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
宜早物二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動
物宜羽植物宜覈物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物
五曰原隰動物宜贏植物宜叢物注曰東西爲廣南北
爲輪阜栢栗膏楊柳覈李梅莢王棘叢萑葦之屬
孝經注
五土夫地有五土之宜各有高下范子計然分別五土視其
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
六區思玄賦上下無常窮六區注六區上下四方也
六極天有六極注四方上下
六體裴秀武帝時爲司空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

六一曰分率以辯廣輪之度二曰準望以正彼此之體
二曰道理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
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以校夷險之異以六者參而考
之書隋宇文愷曰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
六幕禮樂志紛紜六幕浮大海師古曰六幕猶言六合
也
七表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八
氣地有八風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四維地有四瀆
[illegible]
八區揚雄傳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
八紘蜀六合耀八紘師古曰八紘八方之綱[illegible]

八埏封禪書下泝八埏孟康曰埏地之八際也言德
流於地之八際
八荒過秦論并吞八荒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
地也
八柱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
正南卭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
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
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崑崙山爲柱氣上
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
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河圖括地象
八殥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

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無澤南
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
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
八寅八澤之雲是雨九州淮南子
八紘八寅之外乃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
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
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
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
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上
八極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
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

曰炎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
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
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
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寅八澤之雲
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上伯夷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
天下潛黃泉渾斥八極神氣不變莊子
八方 司馬相如傳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四方四
維謂之八方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
八聽 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
九則 楚詞曰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康回憑怒地何以西
南傾注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

康回共工也
九地 凡九地一爲沙泥二澤池三沚崖四下田五中田
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太玄
九土 登徒子好色賦周覽九土足歷五都思玄賦思九
土之殊風曹子建責躬詩朱旗所拂九土披攘
九壤 補亡詩茫茫九壤茫九扆九州
九域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文選注
十形 天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鳳
貌有弓弩勢有斗升象有張舒形有寒閉容有隱真之
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腴之利有墝埆之害此十形
勢也如終陰陽之所極也物理論

方載 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考靈曜
地戶 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
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河圖括地象
坤靈 坤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後漢書
舒形 地以舒形萬象成載大戴鈎命
靈靜 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躰於陽故圓以動地躰於
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天以陽見地以陰淳
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
動不失其中則四時順至寒暑不忒致生有節故品物
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
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至多莫若水至空

莫若土至華莫若木至實莫若金至無莫若火
出雲 起雨上無位而道在故太一不興化人主不任部
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動勞出於地功歸於主元命包
不能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瀆時地不能洛橘
文貉是以聖人不違俗文始真經
黃泉 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
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
精也太玄經
十二分 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居也家語內書
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天無以清
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谷無以盈將恐竭老子

九男 八書曰人皇始出於提地之口九男九弟相像
別長九州為九囿人皇乃有中州制八輔

九殺 淮南子曰神農皇帝制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
重九熱 注竅通也領理也襲法也熱形也言因九天九
地之形法以通理也

黃壚 淮南子曰女媧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注上與
九天接下契至黃壚黃泉下有壚土也又云放乎九天
之上蟠乎黃壚之下曹植詩抱罪黃壚

方州 淮南子曰女媧氏背方州抱圓天注方州地也文
子作負方州

九州 人皇氏分九州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

川林藪故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 春秋命歷序

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 帝王世紀 黃帝旁行天下
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 漢地理志

區地 形元命苞云神農世怪義生白阜圖地形脈道注
怪義白阜毋名白阜為神農圖畫地形通水道之脈使
不壅塞也

任地 顓頊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北至於幽陵南至
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史記

益地圖 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
之 書帝驗期 黃帝在位王母遣使乘白鹿集帝庭授以地圖

舜在位王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遂廣黃帝九州為十
二州又獻玉琯吹之以和八風 集仙錄

息壤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山海經 滔滔洪
水何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 開筮 息謂子
也生物不耗減掘之益多故禹用填洪水以為名凡土
有輕重肥瘦色澤氣不同自江而南掘土不過五尺見
泉脈無息掘土還填秤稱多欠故南中井淺自淮而北
土實掘井動經二三丈或再填穴則多於始取重輕不
足定以比校秤之也 [illegible]感

括地圖 禹長於地理得括地象圖堯以為司空 尚書刑德放
禹觀於河始受圖括地象也圖言治水之意 帝王世紀

禹步 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
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 淮南子

禹跡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左傳

禹治 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
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 括地象

九有 九圍 商書曰以有九有之師九有以亡商頌曰奄
有九有有截毛傳曰九州也又曰式于九圍 詩經
云謂九州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illegible]

故謂之九圖

土訓掌圖之貳司會掌之土地之圖司書記之則天官之屬也形體之法遂人造之地事之圖土訓詔之則地官之職也春卿有小史外史掌其志夏卿有司險職方掌其圖至於邦國土地之圖地域廣輪之數藏在司徒維見可睹王存

献土晉文公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史記

金化蜀王本紀曰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

土地也今秦當得蜀矣

九土楚蔿掩為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注量九土之所入左傳十五年

海外九州鄒衍曰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美鄉方三千里五嶽之城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王嬰古今通論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陽西則多陰故聖人不處焉雲笈

幽都土伯寃今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招魂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博物志

六合太沃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捲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

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蓋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若我南游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

枯澹嗟然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川行不雌陸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論衡
從厲頸窔奧作蜿阬沉墨作沉龍
地市 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
人云秦王地市有斷馬利 三秦記
地脈 二世遣使殺蒙恬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而死乎
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
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 史記
八鎮 枚乘賦蔵八鎮而開闔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
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
客土 永始元年秋七月詔曰昌陵作治五年尚事加功
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服
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 成帝紀 客土無氣 唐方技傳
真土 成帝時陳湯上封事起昌陵卒不就有司皆議曰
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
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取土東土且與穀同價鼓
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宜還復之 陳湯傳
四表 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
北一候 謝靈運井泉賦 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濛
丹崖南古曰四表也
地踊 元帝特臨淮徐縣地踊長五六里高

四履 秦地則西臨洮北沙漠東縈西堪皆臨大海漢興
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
漢之極盛也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門西南永昌
四履之盛亦如前漢 通典
縮地脈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聚在目
前放之復如舊 神仙傳
土神 俗間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玄有一嫗女孫卒
得病請市卜云犯土云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知天
下有土神矣 裴玄新言
坑掘 晉氏南遷郭璞因筋地圖云荊楚為王都欲於
硤州置之嫌逼山遂北仍有宜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
面勢都邑之像乃掘坑稱土嫌其太輕復瀉本坑土又
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氣於今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
便都建業
赤如丹 祖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戴洋曰按河圖徵云地
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恐胡馬當來飲淮水后
果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 晉書
吞丸 劉敬宣在鮮卑夢土丸而服之既而占焉或吞
曰此服土吞丸也既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既吞矣我復
本土矣旬日中聞桓玄敗得來歸 宋書
地陷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
進曰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世說

至暮仍及升御床床腳自 南史
簡又久見凶發詔舍人殷不害口吾昨夢吞土
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
昇平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所言不妄後王偉彭儁五脩
等進土囊於帝帝醉而寢儁進土囊脩纂坐上乃崩竟協
于夢 南史

食土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脩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聚而言曰今未貴人飢 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女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伴其麵為餅餅甚美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并盡牛肅時在懷親遇之 紀聞

地癖 李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脩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 鄭藏田產邸于澄 唐書

穿地 故所居所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亦成功不多失足大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李師度一心穿地傳之以為口實亦有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俯地蓋所嗜也

王地 府屠泓與張說買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求救者莊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說曰此宅氣候忽然索莫其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與說並視果有取土坑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欲填之猶人有瘡痏補以他肉無益也說子均垍皆為祿山委任克復后均賜死垍長流 常侍言旨

彈丸地 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弊高適因西山三城置戍上言曰平戎以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垂于絕險之末運糧于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 舊唐書

地理 賈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 上

貢土 天下貢賦唯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南部新書

益土 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忽然土長四五尺數畝里人駭異之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馬燧等討之朱滔王武俊帥兵救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滔僭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門其長土為壇以祭魏州功曹參為益土頌以媚悅馬燧聞之笑曰田悅異常賊也 唐書

朴選都議曰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
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獷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
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江漢為之限水
無奔決之[illegible]比建都之擇選也
青牛 [illegible]大祖皇后述終天命至遼上二河之合有青女
子乘青牛東谷至遼路、不見太幾童謡曰青牛嫗曾
避路蓋言[illegible]地祇乘牛[illegible]也
黃金母 [illegible]肯村野問[illegible] [illegible]箱主問取黃金母煎
[illegible]多穀厚畜白村所[illegible]
青銅[illegible] 汴老圃紀生一鉏[illegible]二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
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

起西北 崑崙柱天萬脈 萬山之脈 由起西北綿亘齒爽莫請
為背為項 西北近崑崙如人之背項 為脊為腰也 下為脊腧上為
髮際面居秦雍耳目口鼻 秦雍為天下之耳目口鼻也 面 齒萴川[illegible]
分左右背懸心閎腦腹瑤洛納胃脘出納為汧為渭大
河大江經絡縈衛大 易膀胱震澤並濟青徐以降若為
髋髀泄為尾閭茫洋無際海淵為國糞溲屢穢 [illegible]
雌雄 中原為雄魁傑奇偉江南為雌清楚嬌麗言其今
人物然也 上
沃瘠 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
之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外傳
出反 [illegible]子曰百物皆生於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汝

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莊子
上方下方 翼奉封事曰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
[illegible] 日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下方謂
南[illegible]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 漢書
地[illegible]井泉賦天門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 上
地絡 [illegible]天[illegible]地絡 京西厲峯可天雄踞治綿地絡 武
白土 隋圖經云常山高邑縣房子城出白土細滑膏潤
可以塗飾亦用之濯錦可致鮮絜一名赤石 酈道元
水經云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色奪霜雪光彩鮮異
絜于常錦俗以為美談言房子之纊也抑亦蜀之濯錦
江矣 歲貢其錦以充御府魏都賦綿纊房子

瘠地 邢州尚書房東井地周百餘步其所鳴響人馬行
土聲作雷聲掘之即火出 郡國志
可食 雲南臨安府唐黎州也有蒼容山在府治西南三
里其土香美作餅名孰可食[illegible]婦嗜之 雲南志
堅土 丹徒界内土堅緊如蠟故諺云生東吳死丹徒言
吳多産出可以攝生自奉養丹徒地可以葬也 輿地志
瘞埋 爾雅曰祭地曰瘞薶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瘞藏
也祭法曰瘗埋于泰折呂氏春秋曰天下時地生財不
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瘗土注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
穀祭土讓其神也
六幽 典引曰光被六幽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 向

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
六漠遙遊曰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注六合也 楚辭
別壤計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畜鳥
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不飛者千
五百萬二千頃 援神契
地痛鑿山鎖石則地痛人民多若蚕蟲蚕蟲衆多則地
養地 劉向別錄
身地地為陰其下寘寘也身見地者身安寧 晏子

地震

止殃翦妖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
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請舉事
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不可天之見妖也以罰有
罪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無幾何疾乃止此文王所以
止殃翦妖也 呂氏春秋
三川震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
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
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國語
句星在房心間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公以告晏子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
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

於上地為陰故安靜於下今而地震是失其性以陰為
陽也則公車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卒改為綠蓋 獻帝
[illegible] 曰地動陰盛大臣專制 後漢
臣象永徽元年晉州地震不息高宗顧謂侍臣曰朕政
教不明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也
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
震彌旬不休臣將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且晉州陛下
本封今地屢震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帝
深然之 唐書
陰盛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地震其震於水則波
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又
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劉向曰金
木水沴土地所以震春秋災異先書地震日蝕惡陰盛
也 上
風變盛陰陽太甚作雨日久不為星變則為地震或大
風作而為地震地實盛則裂風盛則震也 玉曆通政經
海波海波薄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上

山

土聚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
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
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
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

公曰吾不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
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
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晏子春秋 晏子曰吾見維星絕
樞星散其地動乎說苑 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
淵地動志河圖 天西河中九星曰鈎星鈎星伸則地動者以
水動也其星赤黃而小則地大動土勝水也鈎鈐者天
之管籥鈎鈐折則地動者天之管籥動也漢書五行志 氏注多解地之
將動鈎鈐開即房星上垂二星若鍱開則始震盛張
則大動矣今此上晉志云近月中力星如鈎狀曰鈎星
亘則地動
地動儀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

八寸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
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
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地
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承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
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
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發機
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
動由是皆服其神妙後漢
越陰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
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後漢書
失然初平二年地震董卓問蔡邕邕曰天為陽故乾運

不沈崩而亦不散趙注
含澤布氣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
五神也又云陰含陽故石凝為山
含精山者氣之包含所以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元命包
地基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地鎮張晏曰元延中蜀山崩山地之鎮互固而崩所以
示人患也漢書注
產物山產也言產萬物釋名 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名
而高象形也說文
巒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
嵩山高大者嵩高也今中岳 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

大曰扈小而衆曰巋土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無
草木曰垓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嵬此因形而名之 山東曰
朝陽山西曰夕陽 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
厓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罘山坡曰阪
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坯山中絕曰陘未及上曰翠微
一說山有山屬曰嶧 言駱驛相連也
山狹而高曰巒巒山曰嶞
土山曰阜 阜厚也其高厚 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
精曰嶴亦曰鼓亦曰雲陽祭山曰庪 說文 爾雅 嶺峨銳山
也
出雲導風仁者何以樂山山者萬物之所瞻仰草木生

焉聚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
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導風從乎
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
者所以樂山也（孔叢）孔子曰夫山生材用無私為焉四方
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
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樂于山也（尚書大傳）
上為星精（河圖括地象）冢山上為狼星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高
星主囹圄荊山為地雌上為軒轅星大別為地理以天
合地以通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上為天苑星岐山在
崑崙東南為地乳上為天麋星汶山之地為井絡帝以
會昌神以建福土為天井桐柏山為地穴上為維星爲

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七為搖畢星熊耳山地門也精上
為畢附耳星（河圖）
九山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泰華岐山太行羊
腸孟門（呂氏春秋）
名山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鉄之山三千六百
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綠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管子）山上有葱下有
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
旁枝皆下垂（酉陽雜俎）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開時金玉之
精涌出（關令尹喜內傳）入名山必（先齋）五十日牽白犬抱白雞
以鹽一升山神大喜芝草異藥寶玉為出未到山百步

呼曰林林央央此山王名知之卻百邪（地鏡）
五岳視三公五嶽者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
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
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說）
疊嶂秀峰西陵峽疊嶂秀峰奇構異形難以詞敘林木
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雲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流連
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
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於千古矣（水經注）
造雲兩山壁立崇隆造雲（漢武都太守李翕碑）
奇形異勢袁山松曰夷陵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

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
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水經）
欲界仙都陶弘景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夕日欲流沉
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也
陰成水架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之西有陽長
大山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曆數之標揭也百六之運將
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水漲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
陽長水架（十洲記）
文章嶺九域志青州有文章嶺渠江志有禮義山圖（志）
涪州有錦繡洲
丹梯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本注）

丹梯□山也縣鼓□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容駕凌丹
梯承嶠既小魯登峦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
共登青雲梯
雲嶽黃帝曰淮陽之地北組金山南枕靈嶽王□雲山
紀地德為峭嵩岳靈沈休文鍾山詩
崇丘騁彼崇丘其林藹藹詩振策陟崇丘
嵯峨義崇嶽吐符降神郭有道碑羽旂臨崇基
隱天揚雄蜀都賦蒼山隱天岋岌迴叢西都賦其陽則
崇山隱天幽林穹谷
干雲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云干雲非一狀沈休文詩
合沓敬亭詩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鍾山詩合沓共
沃日
隱天參差互相望
沓嶂丘希範詩鳴轡沓嶂太白詩迴崖沓嶂凌蒼蒼
爾雅曰山上正曰嶂
天阻曹子建朔風詩俯降千仞仰登天阻千仞易陟天
阻可越
九成長笛賦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往山海
經桐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
挿漢冶水由分頭嶺南流經□陽關左右連山挿漢秀
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陽關峽路峭且□
柱月駕武都南入秦隴山山高入雲遠望增壯
紆職軒岑柱月駕

蔽雲□□四明山高峯軼雲連岫蔽日孔曄會稽記山峻高
以蔽日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
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水經
干天入漢故鄣縣東南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
百重青川萬轉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吳均與施從事書
爭霞限日石門山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吳均與顧章書
空同山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問至道之精莊子汝州臨汝縣廣
成城之西垠有小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地廣成子所
隱也其顛洞穴如盎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
以為候亦名山曰玉犬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
麗必有素霧自邑起須臾紛霏青藹彌亘數里棲鶴
鶴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漫散不復見矣
斗極為崆峒其地絕遠華夏之君所不至禹跡之內山
仙窟宅以為廣成子化城乃作誕也小爾雅曰北
名崆峒者有三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
一在安定二山高大可取□人不各於其處為
成□立廟而莊生
笶訪大騩皆與此山□壤
矣黃帝西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崆峒
廣成子受自然之經
青城黃帝破山□□□五岳封青城山為五岳丈人

乃岳瀆之上司真仙之宗秩一月之内群岳再朝六時洒泉以代晷漏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亦丈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蜀郡之西北在岷山之南群峯掩映互相連接靈仙所宅祥異甚多輿地紀勝青城觀北上十餘里有一臺孤聳獨秀霞表名曰軒轅臺下望衆山如螘螘焉連拖之樹有若薺也此臺非得仙之人不可居之紀山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前號青城峯後名大面山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天倉峯峰屹然三十有六輿地紀勝

具茨黃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隄之上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紀陽城

縉雲括蒼縣縉雲山黃帝游仙之處有孤石特起高二百丈峯數十或如羊角或似蓮花謂之三天子都有龍鬚草云群臣攀所墜者郡國志

堯山蒲城有堯山亦名浮山楷圖經云昔堯時洪水為災諸山盡沒惟此山在深川以為名

桂陽有山臨江數百里有巇崿嵯峨以升於雲霞亂來山上石英以下有平陵有大堂云堯行宮所水經

武夷武夷山者列仙傳錢鏗鍊丹之所也錢鏗於堯堯封於彭城故謂之彭祖年七百七十七歲惶有子二人其一曰武其二曰夷因以名山山中夷巖石悉紅紫望若朝霞顧野王謂之地仙之宅

羅浮羅浮者蓋總稱焉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羅山頂有桂所謂南隅之桂又有天池一鑑周可五里水應海潮是曰神湖浮山者本蓬萊之一峯堯時洪水泛海漸來傍於羅山崖嶽皆合至今卉木不同浮山皆海中類也又有平田七畝水旱不及禾稼異常陳郡袁彥伯東莞徐履道皆云蓬萊有三島此其一焉峯嶺秀拔四百餘里峯巒聯映三十二所峯崛起上被重霄下有深洞幽邃旁達約數十里山顛飛雲頂又曰聚霞峯常有紫霞在于峯土夜半登之則見日出真誥呼為層城山記洞名朱明耀真之天茅君內傳朱明之陽宮耀真之陰室雲笈洞中常有五百真人遊會開元二

十六年奉勅建醮于花首臺天寶初詔道士申太芝祭山欲尋朱明洞時邑簿任知宣領耆舊尋見一洞以藤縋籠石觸墜一人下約五丈餘却出云下視無底日月星辰無不備初有白雲須臾散漫五色羅浮記

巫咸山盖巫咸者實以鴻術為帝堯醫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豈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伊巫咸之名山嶠孤停而嵽嵲配華霍以助鎮綏靈瞯乎百里郭璞賦

九疑山南方蒼梧之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山海經九嶷山盤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嚴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峨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經連峯接岫競秀爭高含霞卷霧

天闕日〈荊州記〉 胥妙典入九疑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九山太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徐〉三處麓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真〈仙錄〉 九峯一曰蕭韶二曰女英三曰石城四曰娥皇五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華蓋八曰巴林九曰石樓周回百餘里〈圖記〉

君山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山海經〉 君山洞庭之山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帝女遺精衛至王母取西山之王卬卬東海北山〈博物志〉 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國王紀〉 始皇欲入湘觀衡山而遇風浪溺敗至此山而免因號為君山〈湘州記〉 湘君所遊故曰君山有神祈之則利涉〈荊州圖記〉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博物志〉

龍家 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家江源岷山也有禹廟填許山上廟平八十畝每朔望池自漏繼有水給千口禹所遺云〈南城記〉

宛委 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形似簣俗呼為石匱壁立干雲有懸度之險升者累梯然後至焉〈會稽記〉 〈郡國〉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九疑山東南曰天杜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禹乃東巡衡山殺白馬以祭之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滄水使者聞禹曰欲得我簡書知導水之方者齋於黃帝之岳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乃知四瀆之根百川之理鑿龍門通伊闕遂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名為山海經〈吳越春秋〉 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也〈開山圖〉

包山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傳之不日而就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之于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于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齎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能識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于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于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某所未詳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先是江左童謠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之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廬而吳果滅〈吳越春秋〉 〈越絕書〉 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和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義不可識令人賫之問孔子子曰某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

丈人山隱居北土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
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

厎柱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
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
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水經）

會稽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
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焉（越絕書）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
謂之為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
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山下有禹
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

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
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
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硎去廟
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illegible］山
有陽明洞一名洞玄大元之天（白上經）

廬山廬山出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山海經）古名天子三
障山（洞玄集）古名南障山（豫章志）周武王時方輔先生與李老
跨白驢入山煉丹得道仙去惟廬存故名廬山（志）微輔
山即廬山也（豫章古今記）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於仙人
而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名（山記）
匡俗字子孝周武王時人生而神靈廬於此山

化空廬尚存世稱廬君故號廬山焉（山記 景式）威烈王以
安車迎匡續續仙去惟廬存因命其山為靖廬山邦人
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顯廣福觀記）匡俗字君孝父東
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鄱陽
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爽於洞庭之山
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南巡封俗大明公（豫章舊志）博物志曹
著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後吳猛經過山神迎猛
猛語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水經）
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
之名山也（王彪之賦）潯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
蠡之澤接平敞之原（賦）放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

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迹（山記）崇標峻極辰光隔輝
澗壑深積清百仞阻絕重險非人跡之所游窈窕
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諸方）
（生神仙詩序）廬山者江陽之名嶽其大形也背岷流面彭蠡
蟠根所據亘數百里重巖峙崿仰插雲日俯瞰川湖之
流焉（伏滔遊廬山序）廬山者亦南國之德鎮雖林石異勢而雲
霞其色東瞻淡井識宗帛之仕茲西望石梁見指賓之
可拾（梁元帝廬山碑序）其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
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秦
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
鍾彭焉（水經注）廬山名山靈跡其之天（…）廬山之南有上

霄石島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illegible]
逝遂記為上霄馬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
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水經)峯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
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為竅以繫纜焉若崖
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王堂閒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
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
然與衆峯殊別將雨其下水氣湧出如馬車蓋此龍井
之所吐(慧遠廬山記)西南有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為
稱瀑布飛瀉丹翠交曜(名山記)廬山頂上一池水池
中有三石鴈霜落則飛山北有五老峯於廬山最為峻
極橫隱蒼穹積石巖峨迴壓彭蠡其形勢如河中虞鄉
縣前五老之形故名之峯下有李太白書堂
三宮僧景衢陽湘鄉人永明中夢廬山之神云匡山惟
岳峻極于天是曰三宮壁立萬仞欲居真人居之又夢
受請而行至香爐峯石門頂見銀闕金樓丹泉碧樹蒼
世而有後振錫登峯宛如夢中所見
群玉天子北征東還至于群玉之山阿平無陰四徹中
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天子於是取玉
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天子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
得攻王者(穆天子傳)
春山穆王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
下之高山也先王所謂玄圃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

接也爰有赤豹白虎白鳥青雕執犬羊食豕鹿穆王觀
于春山之上乃為銘迹于玄圃之上以詔後世(穆天子傳)山
海注作鍾山
弇山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
母西王母　　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
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
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
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
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
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傳)注即崦嵫山也禹大傳曰洧
盤之水出崦嵫山離騷云望崦嵫而勿迫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
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謀平之河曲知
叟止之而不得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
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列子)天子命駕八駿之乘
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
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穆天子傳)中黃伯曰余左執
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
則又顧為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
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曰
遇之亦足以試矣(尸子)太行附路之精(淵鑑類函)武王赶殷欲

築宮於五行之山（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淮南子）王屋本冀州之河陽山也（古今地名）山斗如垣（續博物記）王屋山號小有清虛洞天太行析山為佐命中條古鍾為輔翼三十六洞小有為群洞之最四十九山王屋為重山之最實不死之靈鄉真人之洞境也（仙經）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也始得道者皆詣陽臺是清虛之宮也南嶽夫人言明日當詣王屋清虛宮（真誥）

天目 老子說云欲度南及避水災天目海陵山最為第一（寰宇記）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美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吳興記）天目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為天之左右目（元和郡縣志）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浸冷無移月未必遷岐說果非（古杭雜記）昔有登天目山北過雨見雲霧在山腰雷似嬰兒聲（窮覽）天目山有洞三十六每秋必有一月風雨晦暝土俗云是山神與江神會也（圖經）山雖多矣莫若天目之為大其高也凡三萬九千尺仰太虛兮日月低生絕頂兮乾坤窄（唐杭州圖經）

元天 闕爽之隸與殷冀之孫遁士之子二士相與謀放人於世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云元天山名（神異子）頒延年詩元天高北列（嶽）

沙鹿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春秋僖十四年）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黃元台傳）

孔子山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墨水浸出城北二十里有小崎山上有飛來石下有石柱推之者可轉而不仆（山川紀異）

組山 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

謁泉 西河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山有石室子夏退居之所（隋圖經）謁泉山俗雨勝雨備時謁禱是應故山得其名其山石岸地險壁立天固爰有層松飾岩列柏綺望（水經）

虎丘 虎丘先名海涌山（王池記）闔廬死葬於國西北名虎丘穿土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挂土冢池四周水深丈餘槨三重傾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鴈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已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墳故曰虎丘（吳越春秋）虎丘山絕嶮聳壑茂林深篁為江左丘壑之表吳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吳境淹留數日登覽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觀虎丘逾于所聞（王僧虔吳地記）巨麗

之名山大吳之勝壤（都穆山記）三江五湖洞庭巨麗其中
之秀異者實虎丘之靈阜焉（沈周張鳳翼書）
吳山杭之吳山吳人憐子胥以諫死立祠其上又名胥
山上左臨大江右瞰西湖為一郡勝槩（郡志）金主亮將南
侵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
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
一峯之句（史）
怪山越王欲築城郭范蠡乃觀天文擬法于紫宮築作
小城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
自來百姓怪之故名怪山（吳越春秋）水經注云飛來徙此壓
殺數百家亦云越王無彊為楚所伐去琅琊止東武人

隨居山下遙望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
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為
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illegible]）
三神山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
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
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
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
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史記）渤海之東有大
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
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
下往來不得暫峙仙聖訴于帝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列子）齊人徐市等上
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
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僊人（史記）東方朔寶甕銘曰寶雲生于露壇祥風
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海中三
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
壺則瀛洲也此三山形如壺器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
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則如聚米縈帶者矣（拾遺記）蓬
萊亦名防丘一名雲來方丈一名巒雉瀛洲亦名魂洲
亦名環洲員嶠一名環丘（上）
三峯燕王仙臺東有三峯甚為崇峻騰冠峯高霞翠嶺

幽聖冲深合煙罩霧耆舊言燕昭王求仙處（水經）
玉笥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九歌
焉（湘中記）漢武好仙於玉笥山頂上置降真壇大還丹
室道士晝夜祈禱天感其誠乃降白玉笥置壇上武帝
遣使取之至其壇側飄風大震卷玉笥而去因此則為
玉笥山焉（玉笥山記）
巫山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
其附翼群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其間首
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水經）楚襄王與
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
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

曰寳慶見一婦人自云我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以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 宋玉

集 十二峯曰望霞峯翠屏峯朝雲峯松巒峯集仙峯聚鶴峯淨壇峯上昇峯起雲峯飛鳳峯登龍峯聖泉峯

武擔 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顔色美絶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其石俗今名爲石鉦 蜀王本紀 華陽國志 寰宇記

吳嶽 吳山雍州其山鎮曰吳嶽 周禮 國語謂之西吳古文以爲汧山秦都咸陽以爲西岳 秦地理名 一名吳嶽馬融作開山圖 吳山三峯霞峯秀出雲霄崩巒傾返山頂相揖望之恒有落勢 水經注

秦望 會稽秦望山爲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至縣嶝極危峭路險絶記云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高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東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 上

四明 四明名丹山赤水之天上有石窗四穴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秦時驅山塞海鬼神勞役於此 四明

洞不出因名鬼藏山其頗五峯絶高形如芙蓉

良常 秦始皇登句曲北垂嘆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以往良爲常也爾群臣并稱壽嘆曰良爲常矣乃改句容北垂爲良常山 金陵志

大翮 名廟縣有大翮小翮山高竊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群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乃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眞懐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行次忽化爲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水經注 次仲匿術于秦皇落翮

天柱 ……而冲天 郡國志 洛陽賦

鍾山鐸 宜春界鍾山有峽數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廻環澄澈深不可測𥙷有漁人垂釣得一金鎖引之數百尺而獲一鐘又如鐸形漁人舉之有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震動鍾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沉舟落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云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 王堂閒話

拒神山 牟州有拒神山在州東五里始皇取石爲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黄銀穴 郡國志

八素 八素山在武義縣東陽山水記云秦末有八士來隱於此故名

五嶺 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廣州記)大庾嶺一名塞嶺又曰塞上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相呂嘉殺漢將韓千秋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即此嶺也南康記云漢兵擊嘉衆潰有(監軍)(姓庾)城是嶺以其姓庾因謂之大庾又以其上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錄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獨遠非復行路之近蹊信幽荒之冥域者矣(水經)

茅山 句曲山秦時名為華陽之天三茅君居之因而為名外金山因壇為號矣周時名其源澤為句曲之穴秦山形曲折後人名為句曲之山山間有金陵之地四十

七八頃是金壇之地腑也居其地必得度世(茅君內傳)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真誥)句曲山深曲而有所容故號為句容里(史記)

方山 湖孰西北有方山頂正方上有池水(輿地志)山形方如印故曰方山亦名天印山(丹陽記)始皇時望氣者云江東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勢今方山石猶是其所斷之地也(輿地志)

酉陽 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是也(荊州記)

終南 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戍傳)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關中記)大一在驪山西山之秀者也一名

地肺山可避洪水(三秦記)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汪終隆終南(淮南子)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漢地理志)秦時四皓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高士傳)盧藏用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後登朝趑趄詭佞專事權貴道士司馬子微歸天臺山群公祖道(六帖)用指終南山曰此中甚有佳處何必天臺子微曰以吾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舊唐書)據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崒西征賦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元和志)蓋終南南山之總名

太一一山之別號(長安志)按四皓先隱地肺後匿終南則地肺終南亦非一山矣

天階 將樂縣天階山下有寶華洞即赤松子採藥之所洞中有石燕石蝙蝠石室石柱并石臼石井俗云其井南通沙縣溪後有乳泉自上而滴人以服之登山頂者若昇碧霄故有天階之號(建安記)

孤雲兩角 興元南有路通巴州深谿峭巖捫蘿摸石三日始達于山頂復登措大嶺蓋稍平處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韓信亡去蕭何追及於茲山王仁裕題詩(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玉堂閒話)

八公山 壽春八公山山無樹木唯重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安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祕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爲目晉世謝玄北禦苻堅祈八公山及置陣於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非八公之靈有助盖苻氏將亡之感也

西山 齊郡西山有烏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

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王函長五寸帝下山王函忽爲白烏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烏守之

天台山 天台山者盖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資質妙絕遂留半年後懷土求歸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訊問得七世孫（幽明錄）天台山上應台星邪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廻八百里（臨海記）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楢溪溪水險清冷前有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唯忘其身然後能濟濟者梯巖壁援蘿葛之莖度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綺秀列雙嶺於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晉隱士白道猷得過之獲醴泉紫芝靈藥（啓蒙注）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天台山圖）赤城山土色皆赤岩岫連沓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山谷絕澗崢嶸無底長松夏蟲出其上內有天台虛嶽仙室瑤臺（會稽記）赤城山亦名燒山（名山略記）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會稽記）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孫綽賦）天台山有八桂嶺（地理記）白石之山望之如雪山有湖傳云金雞之所集八桂之所植（臨海記）八桂森挺以凌霜（賦）

天台山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異苑）

燕然山 竇憲與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班固作銘曰封神丘兮建隆嵑

梁山 梁冀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雜記）

祁山 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峯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山上有城極爲巖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此城也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溪徑委迤山高巖嶮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水經）

鍾山 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

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焉故號曰蔣山
諸葛亮以為鍾山龍盤即蔣山也（輿地紀勝）京師南北並
有連嶺而蔣山獨隆崛峻異其形象龍實楊都之鎮也
孫權葬山南因山為名號曰孫陵（丹陽記）蔣山輿地圖謂
之鍾山元帝未度江之年望氣者云蔣山上有紫雲時
時晨見（建康實錄）蔣山舊名金陵山因此立名金陵（輿地志）
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天子氣埋金玉雜寶於鍾
山乃斷其地更名曰秣陵（輿地志）大帝祖諱鍾因改名曰
蔣山（吳錄）蕭士贇李白金陵歌注云大帝為子文立廟子
文祖諱鍾改曰蔣山一統志亦云誤

石城石頭城山崩崿千里相重若一游歷者以為吳之

石城猶楚之九疑也山上有城因以為名漢建安十六
年吳孫權脩理改名石頭城今清涼寺西是也（江乘地記）諸
葛亮謂吳大帝曰秣陵地形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
王所都也

景陽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及
紫石英五色大石於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于芳林
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
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魏略）

北芒明帝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辛毗
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
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

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魏志）北邙山是隴山之尾一名平逢
山一名郟山（郡國志）北山連嶺脩亘四百餘里實古今東
洛九原之地也（洛陽記）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
宅因茂林以為蔭（應璩與程文信書）蘇韶卒見形于族弟節求改
葬曰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
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王隱晉書）

太白吉茂蘇則位亂隱於林屋南太白山中以經籍自
娛（魏略）太白山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
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鼓角則疾風暴雨蘇至也（三秦記）

萬梁武陵郡萬梁山高峯孤聳素壁千尋望之若亭有
似香鑪永安六年其山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

百丈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帚孫休以為
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荊州記）（水經注）隋文帝改曰石門山

崑山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
東二十里有崑山父祖葬焉（陸道瞻吳地記）陸氏之先葬此士
衡兄弟生焉時人以玉出崑岡比之故名士衡賦從兄
車騎詩所謂婉孌崑山陰也（輿地紀勝）

峴山羊祜嘗與從事鄒湛共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
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
山也湛對曰公德冠四海道符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
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襄陽耆舊傳）

沉碑 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晉書) 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厚賢往往有之按晉書云(六)沉碑峴首誤也當為沉碑萬山(南部新書)

五臺 五臺山有五峰出鎮然故曰五臺晉永嘉三年鴈門郡人五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中人為先驅因而不返遂寧巖野往還之士繇有望見有村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俗人以為仙者之都矣中臺之山山頂方三里西北稱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仙經云此山名為紫府仙人居之其北臺之山冬夏常氷雪不可居即文殊師利常鎮毒龍之所今多佛寺

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禮焉(水經注) 內經以為清涼山(元和志)

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岱嶽鶴嶺角立相望而往山東峯有離岳火珠西峯有麗農瑶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王淵瓊芝中峯有白明之金環光之壁(太平廣記)

太和 武當山亦曰太和山亦曰嵾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周成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水經) 武當山周城門起曰五百里中央有一峯名四參嶺高二十餘里望之秀絶出於雲表清明之日然後見峯一月之間不見四五轉雲蓋於上白雲帶其腰此必西行夕而東返當謂之朝山蓋以眾山朝揖之也(山記) 武當山山高巃嵸若博山香爐苕亭峻極于霄漢

學道者常百數相繼不絶若有於此山學者心有隆替輒為所逐(南雍州記)

印渚 印渚者山上承浮溪水從者以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以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晉王胡之為吳興太守至者中歎曰非唯使人心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傳云渚次石文似印因以為名(吳興記)

東山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世說)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贍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

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世說) 上虞東安西永安為安石之東山(圖經) 安石每游賞必以女妓自隨今山絶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亭遺跡(志林) 於建康土山營築以擬東山

齊勝 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齊勝之具(世說)

買山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世說) 道得深公之言慚恧而已(高逸沙門傳)

競秀 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世說)

映發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

柏相蔭椋條遲蓋鏡徹清流寫注（會稽郡記）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世說）

四明山中有道士名阿映上山采藥經月不返舊云映好山水循行山澤水也（真誥）

天姥 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識春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聒耳元嘉中遣名畫寫狀於團扇即此山也（郡志）日（嶺）按刻中宿明登天姥岑（謝靈運詩）與 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沃洲禪院記）

登躡 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

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宋書）

神明境 嵊山帶山臨江松嶺森蔚與始寧縣嶂山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溪引霧吹哇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水經注）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峯則羣竦以嶒嶸（山居賦）

觀景 陽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帝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帝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北史）

山雲 陶弘景性愛林泉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以荅之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南史）

秀山 池州秀山峯巒秀麗屹然下葬昭明太子葬其袖附于秀山之民曰吾昔愛此今帝葬我民為立祠山門（九域志）

慶山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大風雨雷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則天以為休徵名為慶山荊州人俞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災陛下以為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則天怒流于嶺南（唐書）

給事中魏叔璘曰地生骨堆何足稱慶或以上聞坐賜死（兩京記）

山移 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昏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擁赤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山高二百餘尺水深三十尺坡上草木宛然（唐志）

金庭山 嵊縣桐柏山上有金庭祠道書以為第二十七洞天有丹池赤水唐天寶六載改名曰丹池山晏殊類要云越有桐柏之金庭洞天之福地

槲唐 太和先生王纂居是山也嘗遊名山五岳玄宗雅敬信之每詔迎者許以辭召恐其戀世樂勑吳令出吳乃請于高谷年合煉玄宗許之勅改華山為槲唐山許吳

居之（記聞）

九華 九華山錄云峯巒異狀其數有九故號九子李白以九峯如蓮花更號九華劉禹錫云九華山自是天地一尤物

浯溪 元德秀為魯山令秩滿南遊陸渾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陶陶然遺身物外（唐書）

猗玕 元結天寶中帥中行子始有聞於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玕之山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聱叟酒徒呼為漫叟及為官呼漫郎（國史補）

九日 秦系字公緒天寶末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姜公輔之謫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卒南安人思之為立小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唐書）

買山錢 于頔鎮襄陽匡廬符載山人遺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雲溪友議）

造山 懿宗末年長安從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峙危詰曲有若天成又命東終南山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畢居宮如庶民家宗戚嬪妃遊處由九王公貴游競效之末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厭眾者以為丘墟之象後黃巢入京焚燒殆盡悉為瓦礫（紀異錄）

錦維 王鎔好左道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踰月忘歸（五代史）

衣錦山 臨安石鏡山東峯有圓石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鑑吳越王錢鏐布衣時嘗照此鏡鏡起而貸戰顧其形服皆冠冕如王者狀（寰宇記）其後唐昭宗改鏐所居營曰衣錦營又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辭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五代史）

金山 金山始名浮玉言自王京諸峯浮而至也（遊經）此山大江環繞每風濤四起勢欲浮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唐有裴頭陀于此開山得金因名金山（周必大雜志）

麥積山 山北跨清渭南漸兩當其半崛起一石塊高百尋柔望之團圓如民間積麥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工隋文分葬神尼舍利函於東閣下傍室之中有庾信記刊于巖中古記云六國共脩自平地積薪至于巖巔從上鐫鑿其龕室佛像功畢旋旋拆薪而下然後梯空架險而上其上千房萬屋緣空躡虛登之者不可回顧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堂鑿石而成自此室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獨梯攀緣而上至此則萬人無一人敢登者於此下顧其群山皆如培塿王仁裕前唐末年辛未獨能登之題詩于天堂西壁上曰躡盡懸空萬仞梯等閑身共白雲齊簷前下視群山小堂上平分日月低云云（玉堂閒話）

斗山 鄭元佑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
上平如斗云坊羅之薜蘿松檜景象幽奇上有唐公昉
鍊丹八百仙原合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畝許陷為坑
世以為達地而上昇也王仁裕辛巳歲為節度判官嘗以
尺木疑詩于觀指說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于青城
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入嚴
真觀見斗山詩牌在焉詰之不知所來人皆異之上
皖公 李家明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
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艤縱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
好青峰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
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

盃中元宗憩之俛首而過南唐皖山在潛山天柱峯相連
其山三峯嵺峙疊嶂重巒矩雲槩日登陟無由廣地理志
山王 有舊南漢韶州釋如敏者知來事多異迹初以一
童行為侍者呼曰所由一日隨登山脊間却之前令下
山神飢見敏入地為吾行隱草中伺之久之乃出迎問
曰師焉往可曰吾與山王有舊邀命言話來如是時或
亡者乃穴地而出嚴誡之曰所由無宜外說減吾閒務
高僧傳
天中 宋劉敞云豫州天地之中而汝南又為豫州之中
故汝寧北三里有山名天中一名天臺云自古測影撿
圭莫準於此

鴈宕 西域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羅漢續居震旦
南大海際鴈蕩山又云龍湫鴈宕乃吾佛弟子諾詎那
尊者之化都也詎那至山中觀瀑坐化焉唐貫休詩
云鴈宕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宋太宗時永嘉
僧全了至荊州玉泉山遇天竺一神僧謂之曰永嘉有
諾詎羅者道場數適當興師宜往訪以成其事了詰其
所在曰地以花名山以鳥名中有龍湫宴坐此尊者棲
錫地也了遍訪諸山行至海濱見山水清奥因問其村
曰芙蓉問其山曰鴈宕了大感悟遂住山結菴於山水
要會處曰芙蓉菴即今能仁寺也大芙蓉小芙蓉者鴈
山西外谷山名也山志蕩在山之絕頂中多蘆葦深秋

湖鴈來集故名其地險遠至者絕少山下有東西二谷
東谷有剪刀峯瀑布泉頗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是
雲峯在馬鞍嶺之東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筆諸峯皆
奇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凡大橫十
數石石理如湧浪名平霞嶂雲岩寺在諸峯巑屼中於
此獨立西顧心目驚悚清氣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戀
裴回不忍舍去回視西湖飛來等峯便覺塵俗無餘韻
矣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一竅中名象
鼻泉
括蒼 五岳圖序曰括蒼山東岳之佐命登真隱訣註及
吳錄云括綠山登之俯視雷雨也

鸛鶴山 鸛鶴山有二峯峻極于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猨徒喪其捷巧鼯族窮其輕工及其長霄冒鎮層霞冠峯方乃就耕傴步耳故有大小鸛鶴之名矣 水經

百梯山 河東涑水南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鸑鷟也發于上而潛於下矣歟貞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疏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崟尋葛降深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靡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上

鳳凰山 杭州鳳凰山下瞰大江直望海門勢若鳳凰欲飛之狀有石如片雲拔地高數丈將巔有一竅巳餘名曰月巖惟中秋之月穿竅而出十四十六日則外此竅矣餘月尤斜

積書巖 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䆗嵾若攢圖之託背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 水經

青山 臨沮縣西有青山青溪之源也尋源浮溪奇為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翳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 上

龍門 北徐州東南有石門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渀盪之音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襄四陸闞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 上

朱提 犍為朱提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

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廻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

浮岳 始興曲江縣有浮岳山山峙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岳山 水經注

高梁山 南浦郡高梁山尾東跨江西首劍閣東西數千里嶺長峻其峯崔嵬於蜀市望之若長雲垂天一日行之乃極其頂俯視衆山泯若平原劍閣銘所謂巖巖梁山積石峩峩即述此也 江源記

石鍾山 南康都昌縣有石鍾山西枕彭蠡連峯疊峙 江[illegible]

文削峻南西北面皆水四時如一白波撼山其聲若雷

四名之李渤辨山鍾山記云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
山酈元謂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鍾因
受其稱予以舜禪東湖躋崖穿洞次于南隅忽遇雙石敧
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鍾也有銅鐵之異
焉扣而聆之南音函胡北音清越扣之響騰餘韻徐歇
若非潭滋其山山含其英聯氣凝質發為至靈不然則
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
瀕流庶峯皆可以斯名貫之聊刊前謬留遺將來記纂字
馬當馬當山高八十丈迴四里在古彭澤縣北其山
橫枕大江山象馬形迴風急擊波浪涌沸舟船上下多
懷憂恐山際立馬當山廟以祠之九江記唐王勃沮風泊

舟其下遇老叟助以順風一夕至洪都作滕王閣序陸
魯望銘云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
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
一山四名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擊匈奴過居延攻祁
連山注西河舊事曰匈奴歌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
不蕃息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霍去病傳注小顏
曰匈奴謂天為祁連明帝紀擊破白山虜于蒲類海上
章懷注曰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
謂之天山過此皆下馬拜又竇固破呼衍王于天山注
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祁
音時

靈鷲山西域者闍崛此云靈鷲山大論云耆闍石鷲崛
名頭是山頂似鷲因名靈鷲觀經疏云諸聖仙靈因之
而住西域記云既棲鷲鳥又類高臺故云鷲峯亦云鷲
臺應法師云按梵本無靈義此鳥有靈知人死活故號
靈鷲波沙云其山三峯如仰鷄足似狼之迹亦名狼迹
又云普賢山白墡山仙人山負重山翻譯名義竺法無云胡
語耆闍崛因有靈鷲山胡言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
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脚鑿治其身今
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水經始興曲江靈鷲
山本名虎郡山亦曰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熙中
沙門釋僧律葺宇巖阿猛虎遁跡蓋律行所致因改

曰靈鷲山上　荊門州靈鷲山有穴曰龍洞深五里石臺
甚高春月水聲如鐘鼓管籥聽者忘倦宋熙寧中山泉
溢有綵器輸車流出誌字曰嘉州蓋泉與蜀通也志
須彌西域記云蘇迷盧唐言妙高舊曰須彌法苑云三
千大千世界之中四天下以蘇迷盧山為中國本經云
其山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迴泊諸
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四面各有一色東黃
金南琉璃西白銀北頗梨隨其方面水同山色毗曇俱
舍云妙高七寶所成故名妙出七金山故名高
鐵圍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山外別有八山其外鹹海
廓然無際海外有山即大鐵圍山四周圍輪長阿含世記經山

名所伽羅一曰柘伽羅應法師云此翻輪山舊云鐵圍

須彌為帝釋所居鐵圍為藩墻之城

補陀落迦 此云海島又云小白花西域記云有呾落迦山南海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游舍山在明州定海昌國東海中約一潮可到佛書稱海岸孤絶處也一名梅岑山或謂梅福煉丹於此因名有善財巖潮音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 志

駿迦 西域記云僧伽羅國東南隅有駿迦山巖谷幽峻神鬼游舍昔佛於此說駿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

彌樓 此云光明七金山也金色光明故俱舍須彌亦云彌樓法華云內外彌樓山須彌及鐵圍則非一山

雞足 西域記云屈屈吒播陁唐言雞足山峻起三峯巍氏將登此山擗指峰開迦葉投衣火化入滅

四面 烈魯護斯國有一大山四面各產一物一面海邊出鹽如紅磬可末而食之不濕泥鹽之一塊有三四百斤者一出紅土如硃一出白土可塑一出黃土色如金其土令人守視各處人皆取用之

拘羅 西域記唐言山北波世界諾在小山山[illegible]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illegible]夜出[illegible]藏[illegible]中其名曰[illegible]一曰超空一曰禪一曰飛龍呼[illegible]名不改為宮[illegible]

天中記卷之七終

天中記卷之八

胡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眞甫校

崑崙山

三成 爾雅曰三成為崑崙丘注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崑崙山記云崑崙山一名崑丘五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

玄圃 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僊人所居也 貳仙公傳

天柱 龍魚河圖曰崑崙山天中柱也晉郭璞崑崙丘贊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嵯峨中峙號曰天柱

地首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為地首上為握契滿為四瀆橫為地軸上為天鎮立為八柱又云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

銅柱 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僊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

地位 高大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

天帝居中八十城匝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博物志）

崑名 何山一名崑崙山（括地志）崑崙為無熱丘（水經注）

日月所隱 河出崑崙山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禹本紀）

天地之齊 崑崙為天地之齊（酉陽雜俎）

地之中 崑崙墟地之中也（水經）崑崙西北之天門也（楊用修地理）

帝之下都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傍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

崑崙一角 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于北辰名閬風巔其一正西名玄圃臺其一正東名崑崙宮有五城十二樓金臺玉闕乃元氣之所合天帝所治處（十洲記）

龍蛇魄魂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山海經）

斗注 北斗當崑崙上氣運注天下春夏為雨露秋冬為霜雪（河圖括地象）

起宮 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室于其上（陸賈新語）

遺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莊子）

崑崙 禹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為下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在其北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淮南子）

宿阿 周穆王肆意遠遊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列子）

齊天 范蠡為越王築城曰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五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偏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吳越春秋）

天數里 蔡誕者自云被謫至崑崙初誕還人問云崑崙何似答曰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里也（抱朴子）

崑崙之體 凉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刪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十六國春秋）

夢登 許漢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淸坐中唯有許飛瓊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何故顯余姓

名于人間座上即改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本事詩

嵩山

嵩丘 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乎嵩丘鎮星位焉 晉天文志

中岳 中央之岳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 白虎通

外方 禹貢熊耳外方鄭玄毛詩譜云外方山即嵩也 後漢郡國志

三室 嵩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揔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與太室相埒但小耳 西征記 泰室中岳少室啓名太室 山海注

瞻眺 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從客問之曰潘安仁懷舊賦曰前瞻太室旁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旁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 小說

負黍 少室一名負黍山負黍城在南故因山以名城 輿地志

定思 少室在嵩山西七十里從東角上四十里得下定思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為中定思自中定思而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輿地志

栖神靈藪 嵩山最是栖神之靈藪長松綠栢生於巖澗左右古人住止處有銅銚器物東北出雲有自然万數

神芝仙藥 嵩山記

明公 嵩高山上有石室前有石柱似承露盤上有石脂滴下食之一合與天地相畢中頂南下二百步亦有岳廟畫為神像有玉人高五寸玉色甚光潤制作亦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岳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云屢常失之或經旬乃見 上

避世 嵩高山右室十餘孔有石床池水食飲之具道士多遊之可以避世 關中記

融降 國語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韋昭注曰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

登仙 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浦捨延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于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世有簫管之聲焉 列仙傳 汴經

玉膏 陽城西谷名太室亦曰少室山巔有白玉膏服之得仙山有周明上陵 山崩經注

學仙 鬼谷先生於嵩山東南學仙 嵩山記

嵩呼 漢武帝至于中岳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於是令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

言本紀

夢二 武帝夜夢與李少君俱上嵩高山上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君請少君帝覺告近臣曰朕夢少君將舍朕去矣漢武內傳

三臺 自岳神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夷龍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見學仙女帝觀之遂以名焉釋道書

萬歲 漢武於太室山作登仙臺及萬歲亭西征記

遇老父 王褒至深山見一老父據胡床鬚鬢皓然猛進拜老父曰王公何因拜也遣人送猛出山顧視乃嵩高山也十六國春秋

金璧 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宋符瑞志弟子法義於嵩高廟所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餅符彩潤絜河南太守毛脩之以靈岳降瑞送諸神府徐廣宋書

嵩岑 張衍字文舒自梁歸魏授通直郎以欲辭朝命請隱嵩高表曰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山臣稟性乖和誠希藥此沉痾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詔曰知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深用嘉焉便從來請魏書

寶神像 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作見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許移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苛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言四百明年孝文遷都洛陽唯得四十年矣廣古今五行記

訪隱 田遊巖初以隱學累徵不起後其母隱嵩山調露中高宗幸中嶽因訪其居遊巖出拜詔命中書侍郎薛元超入問其母御題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徵拜弘文學士翰林注事

山神移樹 永淳時嵩岳閑居寺釋元珪廬嶽之龐塢一日有偉丈夫從部曲來謁曰我此岳神也請授正戒珪曰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能役

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于東嶺乎神曰聞命願師無駭是夜暴風吼雷物不安所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宋高僧傳

神嶽 則天證聖元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下制號嵩高為神嶽尊其神為天中王夫人為靈妃至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改元萬歲登封丁亥禪于少室山三年二月辛巳尊天中王為天中皇帝靈妃為天中皇后唐書禮志

十景 盧鴻一字顥然博學善書隱于嵩山開元初禮召

不至自圖上序有詞 李參玄亂曰玄居十志者
草堂以條身蓄德之府也樾館以延賓閱禮之用也洞
玄室以談道襲妙之宗也幕翠庭以棲聞谷神之致也
朝霞磴以滋情傲睨之適也滌煩磯以潔性絜己之謂
也雲錦淙以洗志日新其德也金碧潭以端形鏡清其
色也倒景臺煕煕春臺之樂也枕烟庭渺渺仙山之興
也十者盍天地成數志者紀述之揔名玄居道心惟微
古賞小異可謂隱淪之奇札今昔所未聞故備焉貽諸
好事君子也

【四銘】嵩山之上有王女擣帛石瑩澈光絜人莫能測岳
丁之人云立秋前一日中夜常聞杵聲響焉岳之西北
一峯號望都峯云天氣晴暖即望見洛陽宛如車蓋之
狀又岳之東北一峯號雞鳴峯云五更之初便見日出
岳頂有中天池開元中隱士盧鴻一凡有絶境之處皆
勒銘其最妙者此四銘也（紀異）

【盧嵩山】盧鴻盧嵩山陽隱居服官嘗草堂到山中廣學
廬聚徒五百人（唐書）唐舊史鴻一益二名與中嶽刻真人
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石林）
（草堂圖序）

【隱】李渤字濬之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為事元和初以
山人徵為左拾遺（唐書）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
敦促不拜韓愈遺書曰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
爭先覩之為快想遺公冠帶就李惠然肯來舒所蓄積
以補緝盛德之缺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唐書）

【題名】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余與著作郎樊宗師處
士盧全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川疾作歸
明日與李廬自少室而東上太室中峯宿封禪臺下石
室遂自龍川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天封
觀閱四月三日韓愈題（雲麓漫抄 集不載）武后封禪處有石記
云人有龍潭者毋笑語以瀆神龍龍怒則有雷恐（集古錄）

【司真天】中岳山洞名上帝司真之天即軒轅為黃帝治
中岳主德分精黃老駐蹕上有仙人貝多之樹王女織
錦之室石髓瓔環王人金像下應柳宿之精下鎮周地
之分野（天中記）

泰山

【歲星】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唐志）

【山尊】太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風俗通）

【參天】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論衡）

【更代】東岳所以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
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以岱為名也（白虎通）

【天孫】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
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博物志）

【封禪】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

石紀號善其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
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甫之阯以報地白虎通
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
泰山為壇而祭也項威漢書注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
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
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與則謂之禪然則封
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袁宏漢紀

府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
府搜神記

天門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
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
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閭東巖為介丘黃河去泰山二
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阯泰山記

日觀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
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
會稽周觀者望見齊也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
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封禪記

神房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帝王錄尸子

易姓而封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
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尸子古者封泰山
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管子

介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
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漢書

鄭祀左傳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
易許田注鄭有助祭太山湯沐邑在祊左傳

望吳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
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
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係練之狀孔子撫其目
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因以病死論衡

五大夫秦始皇望祭山川遂上太山下風雨暴至因封
其樹為五大夫史記始皇休于松下因封為五大夫漢官儀
小天門秦時五大夫松見在泰山記

玉策古封泰山禪梁甫舊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
人年脩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
壽長八十風俗通

仙人閭漢書曰武帝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注曰石閭在
泰山下南方土人言仙人閭

起雲漢武帝封泰山白雲起封內漢書

求仙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
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後漢志

木甲天門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上

神枕泰山下老父者失其姓名武帝巡狩見老父鋤於
道間頭上白光高數丈列仙傳

稷丘稷丘君泰山道士也稷丘君武帝時以道術受賜後上泰

迎泰山稷丘君擁琴來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必傷足上必欲上及上數里左右足指果折乃止（列仙傳）

金床玉几 馬明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為縣吏捕賊為所傷當時殆死良久忽於道間見一女以肘後管中一丸藥大如小豆與明服之於是即愈血絶瘡合隨神女還岱宗室中上下懸絶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其中金床玉几乃人跡所不能至上

雲氣成宮闕 光武封山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選望不見山顛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封禪儀）

致書天帝 臨淄蔡支曾至岱宗山下見一宮儀衛甚嚴謂曰掾為我致書於外孫也吏曰外孫為誰曰吾太山神也外孫天帝也吏驚出門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支致書訖帝命坐賜酒食仍勞問之（列異傳）

致書河伯 搜神記後漢胡母班曾至太山之側為太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處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為河伯致書府君云蜀志云班王匡之妹夫也

召釜 處士張忠隱于泰山岩棲谷飲修道養之法（記）為釜泰山人于今法之（前秦錄）

府君高祖將封東嶽而天久霖雨帝知之使劉仁軌到華山道士李播為奏玉京天帝播云持問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謁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對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時仁軌在播側立見府君屢顧之播又呼迴曰此唐宰相不識府君無宜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錄此人名所以呼迴處分耳仁軌惶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廣異記）播淳風父也

皇后為亞獻 唐高宗登封太山祀帝祇于社首皇帝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百僚咸竊笑之詔封祀壇為舞鶴臺介丘壇為萬歲臺降禪壇為景雲臺以紀當時所見之瑞（唐書）

天齊王 開元十三年冬玄宗登封太山登封之夕凝氣昏晦迅風激烈玄宗出齋宮露立以請及明清霽旗旛不搖雲卑至山下日又抱戴明曜五色千官稱賀其日大赦以靈岳昭感封太山神為天齊王（元和郡國志）

來蘇頓 玄宗東封車駕至岳西來蘇頓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是海神來迎也上

三宮 岱宗之洞名三宮空洞之天（茅君內傳）太山名蓬玄空洞之天即太昊為青帝治東岳主萬物發生考校[illegible]魂鬼神之所歷代帝王報功封禪之岳上應奎婁之[illegible]下[illegible]

〔鬼帥〕東岳太山君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血食廟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歸太山受罪考焉

〔金雞〕周易是謀類曰太山失金雞鄭玄注曰金雞太山之精

〔無蟄虫〕泰山於所經諸山最高而岑崿軒峯陵跨衆阜霞雲草木藹然靈異苑囿神奇故無蟄虫猛獸從征記

〔奉高〕泰山東岳也瀛博二縣共界漢武封禪割此縣以供祀太山故曰奉高三十里有延陵兒塚丘淵之齊記

〔照曉〕日月之徑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太山之

天中記 ■泰山 古

高不照曉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淮南子

〔塵附〕揚喬曰猶塵附太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誠款至情猶不敢嘿也謝承書

〔賣藥〕崔文子泰山人好黃老術潛居山下作黃丸賣藥有疫氣者飲藥即愈列仙傳

〔梁甫〕太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王者封太山禪梁父開山圖

華山

〔太白〕錫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

〔華山〕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白虎通

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華山記

〔二華〕西京賦綴以二華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千里小華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少華也

〔神開〕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岳上有指掌之形首陽山下足跡亦存焉西京賦注

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開山圖 河靈矍踼掌華蹈襄揚雄河東賦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者其山本舟人係船其頂故以名焉昔太乙未分山海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于此川號為山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

天中記 ■泰山 玉

掌托太華右足蹈中條太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張華賦云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是也法苑珠林

〔四合〕華山記曰華山高品四合重嶺秀起上有石池北有石鼓父老相傳云嘗有開其鳴者

〔二岑〕華山有二岑直上數千仞自下小岑疊秀迄于嶺表有如削成述征記

〔三峯〕山上有三峯直上晴霽可觀謂蓮花毛女檜也山記

〔二泉〕華山頂上方七里有靈泉二所一名蕭池一名太上泉

〔天井〕華山中路名天井纔容人行迂迴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有微涓細水流入井内亦不沾人出井望

空硐月如在室窺窗（水經注）
蓮花峯上有三峯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
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霧旋於幽阜使
蘊金玉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延神仙之窟宅也一
稱太上山（羅文郡記）
敎物華山古文之敎物山也（水經注）
玉女華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
險僻不通（詩含神霧）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
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
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
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内有玉女馬一匹馬（集仙錄）其馬

神靈異常夜聞嘶噉之聲頂上隱者常見之（山志）
梯箭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
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韓子）
遺璧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
車白馬從山上下知其非人止而待之遂手持璧與鄭
客曰爲我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史記）
毛女毛女者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
自言秦始皇宮人（列仙傳）
石榻脩羊公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
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黄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

帝問公有何能公不荅即化石羊題其背云脩羊公謝
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羊復去不知所之（上）
集靈宮華山下有集靈宮武帝欲懷集儒者故名殿爲
存仙門爲望仙（桓譚仙賦序）有神馬自華山出帝令置内棧
馬不久留令人牽之見在此山谷中石龕下故名藏馬
谷藏馬龕東北澗中石上馬跡尚存焉（山志）
駕鹿衛叔卿常乘雲駕白鹿見漢武帝將臣之叔卿不
言而去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岳見
其父與數人博於石上勑度世令還（神仙傳）
騎龍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
嫗急裝我與汝俱去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子

先持一與嫗嫗得而俱騎騎乃龍也上華陰山嘗於山
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列仙傳）
金液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
合金液不業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上）
玉版石季龍使人採藥下華山得玉版（前燕錄）
捫蝨王猛隱華山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
代之事捫蝨而言傍若無人（上）
雲臺峯嶽東北有雲臺峯其山兩峯峥嵘四面懸絶上
冠景雲下通地脉嶷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穴昔有老
入此穴出東方山行云經黄河底上聞流水之聲周武
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居此峯辟粒餐霞常有三青鳥

報未然之事周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臺觀後弟子焦仙得見道廣處一物如麟佳而不遂矣東南有諸女巖道廣精思所感欲備房府石上湧出神主用盡復生于今尚然壁中有仙油磧道廣每設齋醮天降油於此磧自道廣乘麟之後此油不復見矣山志

素靈宮 馬居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下佐於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遂天網相其將死教之隨騎牛老叟入山叟顧見之謂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令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使人送之別院中視其門則姓名在焉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

之神也先生酣酒沉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貞觀中累居大任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仙傳拾遺

祝憂 裴寂初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脩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唐書

神告 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餘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續國史

出華 司農卿趙履溫為安樂公主繕治累石肖華山隥彴橫斜回淵九折以石灌水唐書

金天王 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為金天王唐志

嶽神迎謁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鬟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上至廟見神祭鞬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仍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尺天下碑莫

比也博異記 詞云太華山者蹕中之文爲參四七宮正位左抱挑林之塞右產藍玉之田謙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帝柴焉以覲群后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大祥

甕肚峯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傳信記

生金 李適之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啟

不敢以聞帝以於南為憂已而淳適之不覩（唐書）
一日上遊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
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迭與結歡臨訣謂湜
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
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爾自爾七
年每與之會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
言（廣異記）
致書北海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
一婦人容色慘悴曰已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
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海池
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

送書讀書大怒　乃傳教西伐華山命左右取絹二疋
贈使者三衛後至華陰復遇前婦人拜謝曰三郎怒君
違書抒兵於潼關相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
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後數十日玄宗幸洛
三衛隨鼓車出關（廣異記）
登華山　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窮極幽險心悸目
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於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
方能下（國史補）
登華峯　王玄仲欲登蓮華峯約寺僧到峯頂當起煙
為信至日持火而登僧候之數日果有煙起留二旬乃
投下僧問之云峯頂有池菡萏盛開可愛其中又有破

鑱（[illegible]）
拜山　東夷有識山者徧拜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
山自閣西門拜禮至山下仰望七日嘆咤而去謂京師
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語林）
祈嶽　竇樂坤舊名沖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罷舉東歸
至華陰夜禱嶽廟以卜進退之計中夜忽夢一青綬人
檢簿書來報云來年有樂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沖也
沖遂改為坤來年如其說春闈後經嶽祈謝又祝官位
主簿憂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雲溪友議）
太山　上元二年（更）華山曰太山寶應元年復故名（地里志）
太極總仙　華山名太極總仙之天即少昊為白帝治西

嶽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野（福天記）
衡山
熒惑　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乎衡山熒惑位焉
寶洞　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
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故號南岳赤帝
館其嶺祝融宅其陽威神掌掌陰耿義義是以宅藝神
靈　字仙羅（南岳記）　宿當軫翼度應機衡故曰衡山山有
錦石　斐然成文（湘中記）
岣嶁　衡山俗名岣嶁（衡山記）　湘中記岣嶁山有玉牒禹案
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韓愈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
石赤形摹奇

迴鴈峯 南岳周迴八百里迴鴈為首嶽麓為足 南岳記
衡山一峯極高鴈不能過過春北歸故名迴鴈或曰峯勢如鴈之回故名 地記 杜荀鶴詩猿到夜深啼嶽麓鴈知春信別衡陽

五峯 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峯巖洞溪澗泉石之勝交錯於中又有數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洞九井三穿三漏此最著者七十二峯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而祝融為最高 郡志

三峯 衡山有三峯其一名紫蓋天景明徹有一雙白鶴徊翔其上一峯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一峯
侯中書人
名芙蓉峯最為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九向 衡山九疑皆有舜廟遥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湘中記

石囷 劉驎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不可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逕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驎之欲更尋終不復知處 晉書

執筆 湘東姚祖太元末為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數年少並執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枉道過之未至百許步少年相與翻然飛颺 宋史

無與游洗之句始暨於衡岳於是假瓦輕輿胥言裁馳魏與翠石映濯水渭仰瞻翠摽遊爾天際身凌太清獨交霞景 杜玄游山序詩

執書 初有採藥衡山見一老翁四五年少對坐執書 衡湘記

結宇 宗炳尋名山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 宋書

異人授術 申太芝元之去俗修道嘗遊南岳遇異人授金丹火龍之術遂能乘虛神遊隱顯出入不可測天寶初奉部祭羅浮訪尋朱明洞得之道遇異人告以九疑山舊有天樂一部歲久化五野豬郡人捕之又化五古器太芝往來亦訪得之扣之音律相和謂其徒曰此必
侯白衣老人 三三
有異後二十年當有應者及安祿山反形腊如豕俗謂豬龍嘗竊梨園樂部於凝碧池上奏之時謂讖驗云 仙傳

勸隱 崔圓李輔國以李泌為肅宗所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 唐書 泌於衡嶽寺讀書懶殘師驚曰非凡人也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後居相位薨其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 劉倓家傳

游岳祠 杜甫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岳祠 唐書

仙山　李白送林公遊衡岳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又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煙火

爲宗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　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　送廖道士序

火維　韓愈衡廟詩火維地荒足妖怪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東坡潮州廟碑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太虛天　衡山洞名朱陵太虛之天即神農爲赤帝治南岳者昔上帝降玉冊實印賜江生真君永鎮靈岳即吾

皇比壽之山上應翼軫璣衡之精故云衡山下鎮楚地之分野　[illegible]

鶴舞　衡山有懸泉滴瀝崖間聲冷冷如絃有白鶴迴翔其上如舞　湘中記

儲副　霍爲副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來尚矣至於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岳蓋因其副焉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遼遠讖記皆以衡山爲岳乃徙南岳之祭于廬江灊山此亦承軒轅副義也　[illegible]

天柱　天柱謂之霍山　爾雅　其山上侵神氣下固窮泉　[illegible]

養物　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夏之日護養萬物故以爲稱　禮三義宗

雲師雨虎　霍山南嶽有雲師雨虎江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兎雨虎如蛹長七八寸似蛭雲雨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以熟而食之　[illegible]

神水　武帝徙南岳之祭於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搜神記

出鐘　廬江霍山數年來常有鐘聲十二井發重璆帝將征關洛山崩有六鐘自出制度合古式聲中律呂上有古文書一百六十字　宋書

司命府　霍山下有洞臺方三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illegible]

恒山

辰星　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常山星辰位焉

并鎮　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

玄岳　恒山謂之玄岳　水經

昴畢散　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其下有祠有安天王　元命苞

五名　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微宮五曰太乙宮或云大茂山　括地志

常山　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　風俗通　北方爲恒恒者常也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　白虎通

茂丘　茂丘茂山也蓋恒岳之別名泒水從西來[illegible]穴至

茂山之西沉伏于地過山而復出其大如初世言避恒
岳之靈（曲陽縣圖北）
四種々穫 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
晚熟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書下）
太玄之泉 恒山上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
世（五岳圖）
天神貴容 崔嵬北嶽天神貴容溫仁正直主布恩德（易林）
安王石 舜時十有一月巡狩北岳諸大茂山谷值大雪
不能進而遥祭之忽廟之右飛一石冉冉而墜帝爾名
曰安王石又五載巡狩其石飛于曲陽建廟祀之
蓬蘽 昌容者常山道士自稱殷女食蓬蘽根往來山下

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列仙傳）
賭符 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
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從常
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其賢以為太子（史記）
燕王 慕容儁壽光二年常山寺大樹根下得璧七十珪
七十二光色精奇有異常王儁以為神岳之命以太牢
祠之（前燕錄）
置祀禮神 宣武立廟於其上置大祀九十人歲時所禱
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焉（後魏書）
陰岳 邁歷恒巒路躋陰岳惟靈作鎮出納炎木乘寶資
功坤儀憑德（魏孝文祭文）

恒山惟靈山之秀峙亘朔野而標奇絕壁千尋孤峯萬
仭甘泉發月松蘿挂雲幽澗冬暄飛泉夏冷寶符鎮代
邦之[illegible]表陣勢之奇（唐太宗祭文）
乾門坤軸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王胡則
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
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宫覩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
府（張說文貞碑）
鎮岳 定州曲陽本恒陽元和十五年更名是年又更恒
岳曰鎮岳有岳祠（地理志）
總玄天 恒山洞名太一總玄之天顓頊為黑帝治北岳
上應昴畢之精下鎮燕地之分野主五穀蕃熟之司

五岳神名 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衡山君神姓丹名靈
峙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恒山君神姓登名僧嵩山君
神姓壽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龍魚河圖）
姓名 東岳姓玄丘名目陸南嶽姓燗名洋光西嶽姓浩
嶽名元倉北嶽姓伏名通萌中嶽姓角名普生（七籤）
佐命 太山君羅浮括蒼佐命衡山君黄帝所命霍山潛
山為儲嵩高山君少室武當佐命華山君地肺女几佐
命恒山君河逢抱犢佐命（五岳圖序）
將軍 太山將軍姓唐名臣霍山姓朱名丹華陰姓鄒名
尚恒山姓莫名惠嵩高山姓石名玄恒存之却百邪（龍魚河圖）

[illegible]上五岳

廣[illegible]山者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為五岳[illegible]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寒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楠莫可名狀即青帝天君靈威仰統仙官兵吏萬衆鎮此山上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矣

長離山長離山者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朱草紅芝霞膏金醴莫可名狀應天下仂得道神仙皆詣此宮營形浴質肖陰煉陽為長生久視之道即赤帝天君赤熛怒統領仙官神吏萬衆鎮此山上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矣

麗農山麗農山者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七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莫可名狀即白帝天君白招拒統領仙官神吏鎮此山上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

廣野山廣野山者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形如崑崙鄷都羅山合為陰氣之主上多瓊樓寶閣金液龍芝莫可名狀即黑帝天君叶光紀統理仙官神吏鎮此山上主辰星之精五氣玄天之內矣

崑崙山崑崙山者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上廣下狹三成而上與天齊日月黃赤二道交會其上三光行焉東曰崑崙西曰玄圃北曰涼苑南曰[illegible]山大石山木泉山北戶山四面各一萬里上有瓊[illegible]碧芝[illegible]池翠水即西王母統衆仙居焉海中四岳為枝幹十洲四島八海大川圍繞其側絕頂之上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金城千里地生金根之樹瓊柯瑤枝紫雀翠鸞碧桃白李百寶妙品莫可紀述即黃帝天君含樞紐統領天大聖衆鎮此山皆與五岳名山相連常有神仙往來考校生籍上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其海外之五岳即五氣之宗祖矣 雲笈七籤

石

土精土精為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物理論

地骨地以石為之骨 博物志

陰精陰精補陽周易艮為山為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曰含石石之為言託也託立法也 春秋說題辭

山體山體曰石石硌硌也堅捍硌也山多大石曰礐礐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山多小石曰磝磝堯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礫小石也 名物 磊衆石也碣文石也 說文

琅玕琅玕石似珠也 江 碱砆石似玉也 廣雅 水沫為浮石 抱朴子

石解散曰泐 周禮

嘉肺嘉肺石周禮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有罪者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煢獨老幼之欲復於上而未達者立於肺石注曰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啓母啓母石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

曰欲無常敍曾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
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
石破北方而生啓（淮南子）禹產於焜石啓生於石（隨巢子）
雨石　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
乎其一人對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
者如箕武王曰大哉妖也（六韜）
采石　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鑄以成器（穆天子傳）
石言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
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之侈民
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左傳昭八年）說苑
天中記　卷八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云云）
隕石　左傳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注曰但直言星則嫌
星使石隕故言隕星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星墜于東郡至
地為石或刻其文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盡誅石旁人
燔銷其石
賣石　邛䟽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煑石髓而服之謂
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床枕焉
（列仙傳）
跪石　范蠡吠于狗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
尼為之下車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劉子知人）
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吾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

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端冕衣服以發寶華匱十重緹
市十襲客見之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異主
人大怒藏之愈固（闞子）山海經燕山多嬰石注云似玉有
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
石行　周赧王二十年齊東有二石高三丈餘相從而行
如海數百步（春秋後傳）
五婦　梓桐縣有五婦山昔秦王獻五美女於蜀王蜀遣
五丁迎之至此五女見大蛇入山室中五丁引蛇大呼
山崩五女上山化為石（蜀記）
黃石　張良見老人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三
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果得黃石寶
天中記　卷八　三十二
而祠之及死并葬黃石伏臈祀之（史記）孟津河東去鄴城
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有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庭有
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虎使採取以治
宮殿又免穀城令不奏聞故也（鄴中記）
為界　廣漢有昔石山九州要記云此山昔石天下無加
于此可為磬李膺益州記云昔巴蜀爭界歷歲不決漢
高八年一朝密霧山自裂自上至下開數尺若引繩焉
於是州界始判巴蜀之民懼天謫罰乃息所爭因為立
祠民將採石必先祀之（寰宇記）
燕銜　竇太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指墮后績筐中
后取石割為二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不復開

後為皇后常幷置璽櫝中號曰天璽也 西京雜記

馬肝 元鼎中條支國貢馬肝石以和九轉丹髮白者以此石拂之應手而黑 洞冥記

潛英 李夫人死武帝常思夢欲一見之李少君言能致其神暗帝曰黑海北對都之野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乃求得之命工刻作夫人形置之幃裏宛若生時帝大悅欲近之少君曰此石毒可望不可迫也 拾遺記

碣石 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武帝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

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 水經注

化石 臨賀馮乘縣東五里有故縣廟相傳漢淮南王安被誅其子奔迸來至一夜忽化為石人當縣門而立百姓惟而觀之其追祭者手足無不瘡爛 荊州記

石立 昭帝元鳳時太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眭孟以為石陰類下民象太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 五行志 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報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幷祠之知災異者高尚六石

立宣帝起之表也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 本傳 伏

支機 成都卜肆支機石即海客自天河所得織女令淵嚴君平看者也太尉燉煌公好奇命鐫取一片欲為器用鐫劖之際工忽風昏墜于石側者三公知其靈遂止至今則迹在焉 墨客記 互見天

吞文石 五鹿充宗授學於彌成子彌成子嘗遇人以文石如卵授之成子吞之遂聰悟後成子病吐出此石授充宗吞之又為名學 西京雜記

孝子石 隗相叔通犍為人也性至孝母每食欲江中正流水相冬夏汲之一朝有橫石生正流中叔通因之以汲江中有石號孝子石 蜀記 相哀帝世舉孝廉平帝時為永昌郡守 華陽國志

燒石 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泛溺之患也 續漢書

鵲化 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墮地化為圓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靈帝時為太尉 搜神記

陣圖 沔陽城泝漢上十五里有諸葛武侯所鎮在漢水南背山向水門前累石以為鎮水至壞其行列水去一復故 荊州記

鍾石鏡大年東宮宴飲與使甄夫人出拜劉楨乃視
之武帝怒罰令徒作后帝至尚方閱視楨坐磨石不動
太祖問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内含卞氏
之珍鑄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武帝曰名豈虛哉 文士傳
石英明帝增崇宮殿雕鏤觀閣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 魏志
令作洛陽宮殿取白石工人鑽山索異石鑿石求雲母
勞役之事莫過於此也 魏名臣奏
連理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彪
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樹
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

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石陰類魏為土德斯為
靈徵 拾遺記
討曹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
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白石畫之為馬牛
等形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
塞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
如玉焉 漢晉春秋
文石為瑞焉乘縣有秦山孫權僭稱尊號之時此山夜
忽有聲如雷因發洞穴其間可六七里其中石有文采
又有石柱石鼓石彈丸郡上言之權以為祥瑞 荊州記
文理成字鄱陽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

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
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白
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
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
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
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啓皓皓大喜曰
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
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 江表傳
石樹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二
尺餘枝莖紫色詰曲傾靡有光采山海經所載王碧樹
之類也 宋書

鬱林石陸績孫權初為鬱林太守罷秩而歸不載寶貨
舟輕不可越海用巨石重之至姑蘇置其門人號鬱林
石 錄傳
石子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神仙見谷有石子皆
紫色大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女被服五采象叩頭
乞長生女曰急送汝手中物還着故處象送石還女授
以還丹方一首 神仙傳
石髓嵇康偶邯鄲人王烈烈自言一百餘歲共入太行
山得石髓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室中見
一卷素書呼吸康取輒不見 晉書嵇康傳 神山五百年一開
開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 神仙經

殷八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
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
言扣之聲聞數十里（異苑）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
色青（晉書）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
二所其一狀如鼓俗因名為石鼓（山海注）
燃石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
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燃石也（出異物志）
祠石陳總遷殿中侍御史遭詣終南山請雨總先除小
石祠唯存大石一所而祈之祈文曰峩峩大石佐岳通
理含滋吐潤惠我四海（王隱晉書）
竹葉石文如竹葉江東太廟門北有石文如竹葉宋文帝元嘉
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為晉孝武時郊禖石（通典）
石來晉惠帝寧中湖熟縣湖中有大石去渚二百步浮
來登岸百姓驚觀或曰石來明年石冰入揚州（丹陽記）
白點成宿張軌永嘉元年如姑臧送玄石白點如星成
二十八宿（前涼錄）
石笥豫章縣東鄉呂里山中有石笥歷代不能開吳猛
遂得發之多有石牒古字弟子莫有曉者猛亦不言弟
子數十人合力舉蓋不動如山猛亦平提若無重（豫章記）
南山有石直立水中峻嶮千仞猴猿不能致猛乃笑以
升之令二弟子隨後忽若平路（吳猛別傳）

石生日月扶鄉中所居原丘地中石生日月馬勒纖悉
之象于時父老相背皆云此胡奇貌有大志其終不可
量邑人厚遇之（石勒別傳）
採石季龍立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
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於河
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構殿傾壞
壓死者百餘人（要錄記）
漱齒孫子荊謂王武子曰當枕流漱石王曰石非可漱
流非可枕孫曰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礪其齒（晉書）
浮水上赫連勃勃時有青石大如馬頭浮水上逆流而
行行人見而送之群臣咸賀以為石者沉物浮水者自
出之義而上行荊吳入朝之象勃大悅（前趙錄）

醉石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曰
醉石（廬山記）
兆祥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
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
時八月孝武始誕後封武陵王即帝位（治聞記）
錦石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錦石舒文冠軍其喜
聞之而造焉鼓棹游之彌旬忘返歎曰名山美石故不
虛賞使人喪朱門之志（郡國志）
著祥魏貞君五年張掖郡刪言氏池縣大柳谷山大石
青質白章間成文字記國家祖宗之諱著受命

之符乃遣使圖寫其文群臣奏曰斯乃上靈降命明六
無窮之兆也 魏書
入風黑石太和中造太和殿于平成殿之東皆下有一
碑石亦是洛陽入風谷之緇也 水經注
出血玉琴李后墓門前有石人獅子子賢彙徵實與汜
氏致車破牛死汜氏就打破皆血出 敦煌實錄
靈石永明七年主書朱靈讓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
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于天淵池試之刻為佛
像 南齊書
越王石虞愿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
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清澈無隱蔽 南齊書

肺石梁天監初詔于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有
能吮方懸才高抱歎豪門陵賤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
函五年詔曰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
懷故陳肺石于都街增官司于詔獄 本紀
到公石到溉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
尺梁武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召即迎置華
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南史 梁書無礓字
貢船江革自會稽丞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
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艙偏欹不得
安卧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

輕艙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許以實之 梁書
三侯徐陵後堂豎美人山銘曰峯因五婦石是三侯 類苑
三品臺城同泰寺前四石各高丈餘陳之三品石也
楊樹形周宣帝大定二年永州得白石割而為兩段中
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 寰宇記
變王隋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所居堂殘忽變為玉胄
謂為善徵也敬齊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宜慎之戒
之司褒之以福胄不從其言 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
乃流之邊裔追悔晚矣 續高僧傳
釣臺石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石者將船
兵丁困弊於役嗟嘆之聲聞於道路時運石者將船至

江東岸山下取石累構為釣臺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
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傷損 大業拾遺
青石丹書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
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澈宛若
龜形見者咸異焉高祖曰今水清磨以驗之其字愈明
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宜以少牢
祀石龜而酹送之 廣德神異記
禎石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九月壬戌林州獻禎
石隱起成文曰聖主某大吉子孫五千歲素質玄字篆
隸相參 冊府
青質白文貞觀十七年八月涼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

青質白文字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
文字昭然曆數惟永五行

鳴石 寶慶四年漁人於江中網得一青石長四尺闊九寸其色光潤異於衆石懸而擊之鳴聲清越行者聞之莫不駐足都督滕王表送納瑞府 記纂 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道王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隻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師出馬 記纂 唐書道王元慶未為洪州蓋元嬰事誤

盤石 薛元超道衡孫也轉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嘗據而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 唐書

瑞石 雍州永安縣人唐同泰于洛水中得瑞石一枚上有紫脉成文云聖母臨朝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將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文水縣于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文水為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偽不復採用乃止 國史補 李嶠賀表云人稱同泰縣實永安姓氏將國號玄符土地與石文相應 李嶠 魏王武承嗣偽造瑞石文 舊唐書

石連理 永昌年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連理樹三株皆白石 洽聞記

瑞石 樊文進瑞石武后暴石朝堂示百官馮元常奏云偽妄不可以示群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 唐書

赤心 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李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祝石 中宗為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獨異志

化麵 玄宗時王𨰻奏武威郡番禾縣嘉瑞鄉天寶山周回五六里石化為麵在近村聞及諸部落自今載正月以來取食并羨益人孫逖表云豈來麰之足方何雨粟之能喻 文苑英華 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麵人取食之 唐會要

藏石 開元年李嗣業討勃律通道葱嶺有大石塞路以足蹴之抵窮谷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 唐書

洛星石 秘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為四絕 南部新書

寶符 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識者解之云桑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聖上御歷數也及幸蜀之來歲四十八矣得之時天下歌之遂改年天寶 開天傳信記

鐵鐘 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鑿石中得古鐵犁鐘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 山

石魚 開寶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魚見上有古記云廣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魚見郭民相傳豐稔

靈異 洛州 鑑松上元有石斛雙魚皆三寸大豐山物一畔畫卓一脚遺光鳳凰蜀年姆異
礐石釋明瓚居南岳一日刺史祭岳脩道路極險忽中
夜風雷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擱乃多用人
牛推挽物力竭而石愈固瓚曰我始去之遂推石而動
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太守奉如神明 唐僧傳
靈石僕固懷恩以叛入回紇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
封其女為崇徽公主下降可汗道汾州以手掌托石壁
遂有手痕今靈石有崇徽公主手痕碑 唐書地理
墜石李師誨觀于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
早行見星墜于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
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絲處尚光滑豈天上奏
樂器毀而墜與此石流傳安邑李吉甫宅中 尚書故實
載石顏真卿晚年嘗載石以行藉而藏之遇事以書遺
其所在留其所鐫石
石走寶曆元年資州資陽縣山有大石忽然吼踴下山
越澗卻上坂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執
鋤趕至止所其石高二丈
抛石太和初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知興帥兵討之同
捷遣能言者登城罵知興有一卒曰此可用抛石擊去
其首乃具抛發一石正中其首隕石迸落軍中歡叫城
上飛動知興賞之千金 [illegible]
浮石 詩崔元亮在洛中嘗躡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
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劃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
飛去 [illegible]
瀆石白居易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
鑿八節灘 新唐書 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
卧 唐書 太和九年山客贈余盤石轉致履道里第時偏炎
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曰質凝雲白文拆煙碧 長慶集
天竺白樂天罷杭州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蘇州得太
湖石五折腰菱俱置于里第池上 唐書
掘石有宇井露事敗王璠聚家無少長皆死初璠在浙
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
玉玉有瑕瑕即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蔣之曰此
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崟崟生礎是山有石也
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瑕休休絕也 [illegible]
吉徵果亦驗 唐書
嘉石牛僧孺開成初留守東都治第洛陽之歸仁里多
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 唐書
太湖石奇章公嗜石其僚吏鎮守江湖者乃獻瓌納奇
公于東第南墅列而致之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
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石有大小其數四等
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
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百仞一拳千里一瞬此所以為
公適意之用也 長慶集

虹蚪原石漸起寸將於浙西買太湖石軍將申狀云尚
作石兩一寸堪買（霸氏雜說）
禮星石　賛皇公平泉庄有禮星石縱廣一丈長尺餘有
文理成斗極象獅子石高一二尺孔竅千萬遞相通貫
其狀宛如獅子首尾鼻眼皆具全（賈氏談錄）
平石　李德裕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
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縈迴疏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
派迄于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
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劇談錄）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
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唐餘錄）河南吳

春殿南有婆羅亭貯青石處世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木
灰之有林木自然之狀今謂之婆羅石（見河南志）德裕平泉
山居記曰霜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
人者非佳子弟也（會昌一品集）唐莊宗時張全義為四鎮節
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
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
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譏己大怒笞殺
之（五代史）平泉醒酒石昔為王希甫應宮所取昭产
仁宗分其地賜濮路潭越郇冀六王冀王之子丹鄧
王守節得其圃地發土得巧石前後幾萬塊多
狀醒酒石居其一有紋繞刻字云醒王抱清湘

辭酒思然天地間自是孤生者長慶癸卯歲二月景盛
題紹宣中華歸禁中置宣和殿（張右丞嵓集）
平泉石　李德裕平泉莊天下奇異珍怪靡不畢宜日觀
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巖湍廬阜漏潭之石在焉台嶺八
公之怪石巫峽嚴湍琅琊臺之水布于清渠之側仙人
跡鹿跡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泰山石兗州從事所寄羅
浮石番禺連帥所遺漏潭曾客見遺釣石友人處求得
者（一品集）又有思平泉似鹿石詩
長石　于季友為利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
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視之有一石如拳因乞
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
員外入蜀時親睹其事（酉陽雜俎）

松風石　會昌初夫餘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
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飈生於其間至盛
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稍秋氣颼颼即令撤去（杜陽雜編）
松化石　馬自然大中時永康縣東天寶觀觀有大枯松
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化為
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側作數截楊發自廣州節度責授
婺州刺史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猶兩截致之龍興
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
存焉（續仙傳）陸龜蒙二遺詩序越之東陽多名山水學之
地亦嶙聯其間中饒古松往往化而為石盤根大斗文

理具析好事者攻而置人間以為玩目之異太山羊振文得桄材植梁李中秀得琴薦皆茲石也咸以貴予以二遺之奇賦詩以謝（松陵集）

〔得金釵〕夏侯孜為宣宗山陵使開貞陵鑿皇堂深及丈於堅石中得折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工乃抉取以獻孜致以寢園方近其事初異因隱而不奏（宣室志）

〔碑忽自鳴〕華岳金天王廟玄宗御製碑廣明初其石忽自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浹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為賊火所爇燬其門觀（賈氏談錄）

〔朱字〕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家人掘地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情于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脈哲甚惡之其月哲卒（酉陽雜俎）

〔汝唐石〕乾寧二年駱全瓘李繼鵬反帝幸莎城鎮帝欲入南山谷中自固以谷有汝唐石惡之乃移石門鎮之佛宮（唐王重榮等傳）

〔縮石〕天復中洪州賈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長七八尺闊三丈餘青碧如玉節度使劉威命舁入衙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稍小長三尺數日石長尺餘今只有七八寸猶在觀內（錄異記）

〔化石〕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一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為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為石矣他虫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上）

〔陵石〕徐侍郎知常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罅欲陵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砣然架樹因身乃落震地塤然（錄異記）

〔以石〕蜀天谷嘗請中書舍人劉光祚有道士劉雲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履衣被纖悉皆具云於麻谷洞石穴中得之又有一客沈默亦出石瀾一寸五分長二尺五分上隱出盤龍鱗介爪甲無不周備云於巫峽山中得之（野人閒話）

〔佛座〕武肅王錢鏐自幼嘗與鄉里兒童聚戲于樹陰石上指其樹石曰我貴賞爵而覆之建功臣精舍遂以其石為佛座焉（吳越備史）

〔碎石如粉〕譚紫霄廬山僧於溪滸搆亭苦大石梗亘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噀之命鑱其石應手如粉（南唐書）

〔活石〕海陵東茔聖果院有古井欄相傳南唐保大中造僧有綆迹深寸許今復生合而誌文亦漫滅莫辨疑活石云（墨溪志）

李陽冰書縉雲三碑篆刻最細瘦世言此三碑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耳（紹廬占）

〔金鉼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為

浙西廉使裴𥹋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員石如砂形式如碁斷乃重壘如殼相包斷之至盡其大如拳復破之中有一蠶如蠐螬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下蜀與鄉人夜會語及青蚨還錢事佐宁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致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蠐螬也（稽神錄）

龍精石　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擲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綫掛雲霧中已而散繹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南墅閒居錄）

見夢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為煨爐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之用公遂悟救寺僧要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搢公葉錄）

靈璧石　政和間建艮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璧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楼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啓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半頃刻至苑中（[illegible]）

盤固侯　宣和艮嶽一石高四十丈名神運昭功朱勔自平江府用造巨艦載太湖大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勔被賞建節石封盤固侯（[illegible]）

巨石隨流　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為大道天知人情無為窮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illegible]）

未石　朝議李岑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欹㟨可愛常置庭檻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石穴中若煙雲之狀候之萬不差一因目之為未石（續墨客揮犀）

石中魚　程綿字季揚衍之孫也曾獲一蘭州黄河水中圓青石大如柹作鎮紙經宿連簡冊輙濕後以器貯之凡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忽墮地破而為三四段空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擲頃刻即死（雲林石譜）

如畫　宋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黄路白粲然如畫（癸辛雜志）

貞婦石　樊道有貞婦石相傳昔有貞婦夫沒無子事姑甚孝姑抑而嫁竟不從之終姑之世後身沒其居之室有一大石湧出後人愛其貞操號其石為貞婦石（寰宇記）

化女　陽羨縣小吏吳龕嘗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床頭至夜化成女子（[illegible]）

水火石　信州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illegible]）

黑風白泥沙出奄之乃濺其石如初言動火之事怒矣
經年皆不敢輕近耳（水經注）
帝臺石帝臺山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
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
（山海經）
馰金石有人得青石大如磚皆有鼻穿鉄索長數丈循
環無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馰金石墮于
海中經夕引出上有金（萬象錄　閒見）
龍駒石有人曾畜一石胡人以十萬購之其人與之而
詰其異胡人令取盆水置石其中視之有一馬現石中
狀如飛動其人問其所用曰此龍駒石也以水浸之飲
宋中津叢全平
蜀馬輒生龍駒無價寶也（比說錄）
消石消石出烏場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悉得長生其
石出處氣稱纖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過身
上諸虫悉化為水而得長生矣形若鵝毛管者佳仙方
云北帝玄珠也
乞子石夔道有乞子石兩石夾青衣江對立如夫婦之
相向古老相傳東石從西石乞子將歸故風俗云人無
子祈禱有應（寰宇記）
香石下山在湖山下有無價香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
采可玩偶墜火中異香聞於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中
異香如初

熱石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堤人或
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
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吼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
耳又蜀州晋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
地七八十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
者坐即靈者西邊者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録異記）
響石南嶽岣嶁峯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
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之有響石高三丈
五尺濶二丈狀如卧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
亦號曰獨石也（合閣印）
金剛石徼外出金剛石石屬而似金有光彩可以刻玉
入口宣卷六
外國人帶之云避惡氣（山海經注）
畫眉石畫眉石武昌有之出於樊湖可以代七香圓（畫苑）
燮水石燮水石出常山谷中以此石為末置水中夏月
能為氷
不灰石安福縣長嶺山有石黑可以種火是為不灰石
（寰宇記）
質石渭州水中有更頗類魚鳴或作質質聲土人見者
多以擬刃或堅物擊之多化為石石色青黑溫潤堪為
礪目之為質石長惟尺餘價值數十千凡兵刃用此磨
治者青光而不鏽（石譜）
雷磨石臨賀郡有青石上有磨刀斧迹春夏明淨秋冬

燕識云是雷磨石荊州記

石燕　零陵有石燕得風雨則飛翔如真燕風雨止還為石湘州記　謝鴻云向在鄉中山寺為學見高巖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識之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并落非能飛也俗進稗錄　有石板上磊塊如燕形者呼為燕窩石譜

屏石　石屏出零陵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紹興季年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潔縝異其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鑿取益緣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零陵志

魚石　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下多玄石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開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宛若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衡州志　隴西地名魚龍掘地取石破而得之與湘鄉所産無異石譜　杜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之句

嫩石　南雄縣出嫩石可以為鍋釜寰宇記

石果　廣西桂州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瑩又有石果作荔子胡桃栗棗之狀人采取之或以竹盤相遺

韶石　曲江有石高百丈廣闊力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雙闕名曰韶石南有小石名迸石高三丈廣圓五百丈舊者傳曰石本桂陽武城縣因役迸

雷之鬟忽然遷此彼人來見嘆曰石乃迸來因名迸石以其有靈異徙又曰靈石其傑處臨江壁立霞駮有若繢畫水石驚瀨傳響不絕商舟淹留聆玩不已水經

玉女房　龍盤山有一石長四十丈高五丈當有戶及扃若人掩閉古老相傳為玉女房益州記

女觀石　南陵縣有女觀山俗傳云昔有婦人夫官於蜀屢愆期憂思感傷登此騁望因化為石如人之形所處狗亦化為石今狗形獨存輿地志

望夫石　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真女其夫從役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化為石世說

督郵　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於此宜都記

鹽石　汶山有鹽石煎之得鹽華陽國志　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煑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煑之水竭鹽成晉地道記

淨瓮石　筑陽縣水口有一石下不測出地尺餘闊可三尺色極青其上如洲可以鑒人相傳以為鏡見縣西有孤石挺出其下邊潭將有事則石根如竹可以色見者多凶相與號為承災石湖州圖記

冷石　馬嶺上多虺蛇毒殺人有冷石可以解之屑著內即活郡國志

礜石 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孵取礜石用
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為真物 博物志
石猪 晴嶺縣有石猪圻長谷中有石猪子母數千頭長
老傳云昔有牧此一朝化為石從今牧人不敢於牧 水經
石廩 石廩狀似倉廩其內可容千斛廩口開則歲儉閉
則年豐 臨川記
石鏡 石鏡山東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微細必察 潯陽記
宮亭湖邊傍石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
石鏡後人過以火燎一枚今不復明其人眼遂失明 幽明錄
合州涪江有石立水中正圓如月水落時即出高可
三丈俗名石鏡 山川紀異 零陵中興崖有石鏡劉恩序云以

水澤之其光爍然江山之盤紆草木之榮悴皆莫逃也
躍吒 躍吒石明州昌國東海中補陀伽山有盤陀石平廣可
立百餘人下瞰大海正扶桑日出之地燭龍將駕天光
煥發五色爛然頃焉一輪湧出其大有不可名者 四明圖志
支邑 辰州東有三山邑足直上各高數十丈古語云夸
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邑石也 朝野僉載
女媧石 歸美山山石紅丹赫若彩繪峩峩秀上切霄際
景名曰女媧石大風雨後天澄氣靜聞絃管聲 南康記
磨鏡石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
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述異記
九州圖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中

石泣 昔泰山走山石泣先儒說紂之將亡泰山三日
泣今泰山山石遂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武謂周公曰
紂為不道走山泣石
石柳衙 汪郡之南十里有周公墓前一石人能作狂人
或過之稱魯般書石柳衙 微
月鏡 周靈王時異方貢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
謂之月鏡 拾遺記
石龜 扇里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
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 述異記
越王石 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石履各一具
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墮櫛於此 荊州記

照石 方丈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
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 昭王春此
石為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 拾遺記
方坐 會稽秦望山始皇刻石前有石廣數丈云是始皇
坐之石兩邊有方坐八所云是丞相已下坐石故今有
丞相石之名 輿地志
立石 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始皇
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 酉陽雜俎
金化石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頃刻皆化為石 述異記
畫石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床文如錦也
甚輕出郅支國 拾遺記

石人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傍怒拔劍斫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趙州志)

石象河南府東有象莊舊傳漢時西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為石今石象猶存(山川紀異)

石床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有石床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敗石床各取去為魯氏之後所訟二人並免官(西征記)

雨石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述異記)

石羊京口有石如羊謂之狠石諸葛亮嘗坐其上與孫權議拒曹操(志)狠石有十字斷痕先主與孫權拔劍卜所斷也(又)孫劉同獵醉各援一石羊後名石羊巷(輿地記)

石像魏孝武永熙元年於平等寺造五層塔二年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怪其詭異中書舍人下靈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之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奔長安十月遷都于鄴(洛陽伽藍記)

神鉦武安縣南有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南北相當世傳鼓鳴則有兵起高齊之末此鼓常鳴而齊為周所併隋文帝末年鼓又自鳴聲聞數百里而唐代隋以興鼓一名神鉦(山川紀異)天水北冀縣南有朱圉山山有石鼓閉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則鳴有常應又云石鼓山有石鼓于星為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則殃君王矣(水經)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並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聞數十里(述征記)

變玉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床之所未幾變為玉劉向曰玉者至貴也賤將為貴之象及大業末盜皆僭名號(隋志)

拂石葉法善卜居卯西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還紆回以避之師投符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仙傳拾遺)

陽石隕楊弘裕河朔人一日出郊有使人自北馳騎來問子非楊裕乎北岳賜汝物可跪受之使者懷中探一物若帛裹者裕歸焚香啓之得二石瓜一雄一雌左翅捲右者雄也右翅捲左者雌也後生一男一女男名廷璋周朝為飛龍使女為周太祖妃(錄異記)

辟蠹熊山野好訪異物有石龜石桃石棗之類嘗憂人白云姓石相依附後得一石人長尺餘眉目皆具今世有石燕石蟹之類又松亦化為石隴州有魚石子置書籍中能辟蠹(閒談錄)

石驢于闐國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駱驢溺水滴下以金銀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鉢取不漏或拚之

令人身臭皮毛敗合璧記

石柱 胡化他國中天竺之屬國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紺
色有光或覩其身隨其罪福悉見影中見之

搗練碪 搗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山南絕險峻有方石
昔有神女於此搗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搗練碪述異記

隨石 陂成式群從有言小時嘗毀鳥巢得一黒石如雀
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足
如綖舉之足亦隨縮酉陽雜俎

華岳掌 華岳掌其石丹紫正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則
盡見之及日暮則漸隱而不見耆者云仙掌者蓋絕地
之上群壁聚會之所石色頳然望之適類其掌爾賈氏談錄

石九子母 石九子母者坐高七尺在金州寺中九子悉
附于石體傳云浮海而至士庶禱祀求子多驗交州記

雲根 詩人多以雲根為石以雲觸石而生也宋孝武登
樂山詩屯煙擾風穴積水溺雲根元魏宣武裴粲詩云
栖素雲根餌芝清壑白樂天天竺石詩下攙拂雲根苔
詩穿水忽雲根錢起奇石雲根淺賈島移不動雲根

阪

阪陀 爾雅曰陂者阪也郭璞注陂陀不平也

長松 天子南還昇于長松之阪東昇于三道之登穆天子傳

九曲 洛水東逕九曲其地十里有九阪之曲水經注穆天
子西征升九阿郭曰疑今新安縣十里有九阪也東京
賦西阻九阿東門于旋

轘轅 崇盈過周王使侯出諸轘轅左傳注張儀云塞轘轅之
口秦策注其坂有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云志

顛軨 太陽縣傳巔東北十餘里有顛軨阪左傳所謂入
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中築道澗之軨橋虞城北
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阪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
相重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虞阪遷延負轅而不
能進蓋其困處也水經賈寧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合古
地名劉越石與盧諶書云昔騏驥倚輈于吳坂長鳴于伯
樂知與不知也

羊腸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推車宗會獨當戟行

歌簡子曰人臣而侮其主其罪若何宗會曰其罪死君
亦聞人君而侮其臣乎則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鬬則
其國危乎簡子曰善以宗會為上客新序高誘曰羊腸其
山盤紆如羊腸是太行孟門之限魏武苦寒行羊腸阪
詰屈車輪為之摧

九折 王陽為益州至邛僰坂九折歎曰奈何以先人之
遺體乘此險乎遂以病去及王遵為刺史至此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也叱其馭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
遵為忠臣漢書

黃馬 孫登揚駿遁迎之與語不答賜布袍登借刀截斷
衆河中大呼云剌斫辛病死後人見在黃馬坂王隱晉書成

阜北有黃馬阪孫登之去楊駿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
水經注 潘尼惡道賦云沿其阪名羊腸入特成皐黃馬

八特坂 函谷東坂謂之八特坂 地理志

旋門 河水東逕成皐西旋門阪北今成皐四大阪者也昇陟此阪而東躋成皐城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皐之旋門

義婦坂 呂榮者吳郡許昇之妻也昇為賊所害榮貞固自守黃巾賊陳寶欲干犯之榮執節不聽寶遂殺榮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寶恐懼叩頭謝罪之而去靡府君聞榮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為冢於嘉興郭里樹碑號名曰義婦坂 後漢書列女傳

[illegible]

赤須坂 班彪北征賦登赤須之長阪入義渠之舊城注赤須阪在北地郡水經注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阪以水得名也 注

隴阪 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坂 三秦記 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 三秦記

白司馬 垂拱中有詔白司馬阪營大像糜費鉅萬蘇珦以劾嚴上疏切諫則天納焉 惟 侯思止為左臺侍御史嘗按中丞魏元忠獄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阪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殺瑯琊王冲者也思止高元禮庸奴常以此謂諸囚也思止言竟不正時人效之以為談謔之資 唐書酷吏傳

鷄坂 又視中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張說上疏曰宮去洛陽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鷄坂之峻 唐書 新書云后避暑三陽宮

長樂坂 張濬充招討置制使濬率軍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酒酣泣奏楊復恭聞之不悅中尉內使餞于長樂坂恭以酒屬濬濬辭復恭戲曰相公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後方見面子復恭銜之 唐書張濬傳

王輪阪 汶江水源出王輪阪下 益州記

牛叩頭 嚴道有牛叩頭坂馬搏頰坂 華陽國志

洞

三十六洞 天之內有玄中之洞三十六所其八海之中崑崙蓬萊方丈瀛洲滄波白山入停之神山山皆有洞宮不在三十六天之洞數也羅酆山之洞周一萬五千里名曰北帝死生之天皆死神所治五帝之宮考謫之府也鬼神所治又有二十八山洞天之陰宮或地官所在者不能一一記其洞山之名其餘有六洞天陰宮山皆夷狄異類鬼所不治大戎鳥獸蠻裸夷之種也句

奴之六下比戎之善山南越之句嶁是也句曲山洞宮之中本有神仙人郭四朝者治其宮亦司三官領羅酆師景候四朝燕人也兄弟四人得道四朝是長兄也（茅君內傳）

清凉洞鉅野金鄉山北有石洞山清凉深十餘丈內鑿石作四小間閣外一堂陛高三尺堂外兩門門外兩大闕石道長三十丈濶十有六尺世傳秦始皇避暑宮也（郡志）

諸葛洞黔中郡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丈相傳諸葛亮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設一床懸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為石床石粟至今猶存（上）

寶仙洞元宗天寶九載十月庚申幸清華宮太白山人王元翼言玄皇元帝降于寶仙洞（本紀）

玉泉洞荊州玉泉寺近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玉泉窟中多乳窟交流有白蝙蝠如鴉千歲之後體如白雪蓋飲乳水而長生也（白集）

猗玕洞元結作自什曰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稱猗玕子（唐書）

大隱洞韋夏卿晚歲以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唐書）

白鹿洞貞元中洛陽人李渤與兄涉同隱居於此讀書于廬山五老峯下洞中養白鹿自娛後因以名洞寶曆中渤為江州刺史即洞創臺榭引流植花焉（郡志）

金沙洞驪山有金沙洞王樂山峯（楊妃外傳）

含輝洞薛景晦為道州刺史得異境於近郊有石穹然如夏屋因名其地曰含輝洞（柳錄）

南山乳洞有人遊南山乳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若工琢石肖自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酉陽雜俎）

龍洞曾國唐世旻字歸昌本零陵人在郡為衙校唐昭宗時盜起世旻團結鄉兵保聚鬥鍾建鋒掌為永州刺史光化初馬殷攻之不屈而死後或聞鐘鼓聲且數晝見嘗有一木自洞流出止於石前岸人送之中流詰旦

復還如是者數四適天旱禱而雨遂取其木像而祠之湖南馬氏封為零陵王廟（舊經）

穴

神農穴夏平縣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是神農所生處也（水經注）

禹穴漢書司馬遷傳云上會稽探禹穴又有禹井揚都賦云洞穴蒼梧注云有零陵人言從禹穴入至蒼梧出也（會稽記）

丹穴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人無君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穴人薰之以艾以玉輿（莊子）

月穴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史記貨殖）

五姓出穴 巴蠻有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後漢書）

馬穴 中盧縣有馬穴山傍有地道漢時常有數疋白馬出其中形皆小似滇池馬遂名馬穴（荊州記） 西陵北三十里有石穴名馬穿嘗有白馬出穴食人逐之入穴潛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記五都）

地脈 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傍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地脈（吳地記） 吳國南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寶室

入地下潛行通瑯琊東武（玄中記） 洞庭山有三穴並有清泉流出惟西北一穴僅僂身得入吳大帝使人行三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有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殺人火穴中高處火照不見穴有鵝管鍾乳冰寒可得入春夏不可入（吳地記） 洞庭山有穴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達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有青童乘獨飆飛輪之車至此其跡存焉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為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為金牛穴（述異記） 震澤中洞庭山有洞穴深百餘尺仰公馳誤墮洞中至一龍宮下有青泥晝夜常明飢食青泥味若粳米飯記得歸路得出事蹟

梁武帝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谿一通枯桑島東岸（梁四公記） 太湖中別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宮潛通五岳（吳地記）

潛通 衢州有龍穴潛通于海傍于洞庭吳都賦云目龍川而帶垌此也（郡國志）

龍穴 江陵龍穴洲有駕步口宋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水經注）

風穴 五臺山有風穴游人稍或諠呼及投物擊觸即大

風雷發揭屋拔木必為物害寶曆初燕人李球墜入穴中見洞內二道士奕棋以一杯水與之令人引出引者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此有比巖之符可能得處球如言而歸（集仙錄）

大灌 湘水中有穴名公漾不知通何許每春夏江漲數百步外皆奔入穴中有聲如雷闊實中有崑崙洄水視之但見歷年所沉板木縱橫其間兩軒大如車輪（吳地勝）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真甫校

水

立字　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元命苞

北方之行　水準也北方之行句子與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徐曰衆屈爲水至柔能攻堅故一其內也說文

包天　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津液也元命苞

管子水地

載地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黃帝書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博物志

太一　中精樓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水涉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萬物而行乎地中子華子

潤下　書稱水曰潤下坎爲水位在北方終藏萬物者也爲政令順時陰陽調和終始相成十二月成得其氣則水得其性此之謂潤下若政令逆時霧水暴出百川溢壞鄉邑溺居人及淫雨傷稼是爲水不潤下洪範

立天地　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者天地之本也吐元

氣發日月經星辰皆由水而興九州之外皆水也余昔在蒼梧仰看南山見雲如蔘布多數丈其聲硠磕須臾山下居民盡驚洪水大至錄異

物原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管子

物準　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上

管子水地　二

五水　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至德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所私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

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淮南子）

異名 水中可居者曰洲亦曰渾小州曰渚小渚曰沚亦曰小沚曰坻又小沚曰磧凡水崖皆曰壘曰涯曰畔曰干曰濆曰漘涯上下坦曰㴸一曰隒重涯曰岸岸上地

曰滸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湄禪增水邊土人所止曰漘水曲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瀨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谿水注谿曰谷水通谷曰瀣石絕水曰梁築土遏水曰塘一曰堤又曰防大防曰墳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衍澤曲曰皋障曰陂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通流曰川水本曰源源曰泉泉正出曰濫泉側出曰沈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深水曰潭急水曰湍沙石上曰瀨亦曰湍曰灘曰磧水別流曰派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風吹水涌曰波亦曰浪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亦曰沿流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繇膝以下曰揭繇膝以上曰涉潛水處曰泮亦曰濟潛行水下曰泳（爾雅釋名說文）

總論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老子）

行事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絜以善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孫卿子）

孔子曰水者君子比德焉

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知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說苑）

智者樂水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韓詩外傳）

有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尸子）

準物水準也平準物也（廣雅）非水無以準（尚書大傳）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尚書大傳）

【四德】顏冉子與子華游於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知也（子華子）

【厭止】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水浩瀚而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滔水（淮南子）

【水瑞】共工氏受水瑞百官師長以水為號蒙水瑞水也

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焉（瑞應圖）

【壞堙】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經）

【神瀵】禹治水土迷之一國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有山名壺領頂有口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過醪醴（列子）

【狎翫】鄭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左傳）

【濯除】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累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晏子春秋）

【辯水味】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如何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以微言也（列子）

【香水】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妝於此溪上源至今猶香古詞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又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述異記）

【沫水】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泗崖山脈漂疾故害舟船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水經）

【水府】漢丙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李斯刻石於此（述異記）天下水府一十八處

【神水】負局先生上吳山語下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列仙傳）

【迴復水】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為害（水經注）

【竹王水】漢武時有竹王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於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獠氏以竹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上）

【斬石人】王韶記云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獨異志）

菊水 南陽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
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三十中壽百餘
七十猶以為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令縣月
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
陽恒汲飲水此疾遂瘳此菊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
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置之 荊州記
爭水割指 陽安令趙規與明陵太守黃萌爭水規割指
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怒殺規小吏王期復刺殺
萌胡變官屬又殺期民於京山上為期作祠壇每旱輒
牲祈禱 汝南先賢傳
斷水 朱倉字雲卿什邡人也受學於蜀郡張寧食豆飲
水以諷誦同業憐其貧資給米肉終不受 華陽國志
汝中記 宋孝王 七
飲水有娠 漢末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使婢
取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既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
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兒仆地為
水具自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搜神記
禁水 左慈趙明等以氣禁水水為逆流一二丈禁水著
中庭露之大寒不冰 抱朴子
大金元 相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
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
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洛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
江水輒能辨之 蒲元傳

水風 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鑿句容中道鑿破堈
掘得一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舡長數百丈蠢蠢而
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獲泉源或
謂是水脈每至大旱徐鳶皆竭唯此巨流焉 異苑
賣水 王猛攻鄴慕容評抱孫而獨賣水與軍人衆思為
亂猛因得破之 秦書
地鏡 符堅時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堅
既年而止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
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唐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
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
餘乃滅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影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
述異記 卷九 八
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
則不見水
女水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
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宋武北征乃激洪
流 述征記 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疾而亡燕
太上四年女水又竭超惡之燕祚遂淪 [illegible]
讓水 泛柏年廣州人會宋明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
問柏年卿州中復有此水不答曰臣州中唯有文川武
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居廉讓之間帝善其
對 南史
蔡城 遊水流飲之事起齊武帝擒禽口城掘壍得一大

金文曰太平百歲干時城内乏水欲引水入城始堅城
内遇伏泉涌出者九處用之不竭
沙池不漏荊州城内有沙池常漏水蕭頴胄爲長史水
乃不漏及頴胄亡乃復竭（南齊書）
八功德水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錫於蔣山山中乏
水時有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
俄而一沼沸出後有西僧繼至云本西域八池已失其
一以竭彼盈此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
七不饐八蠲痾故名八功德自梁以來皆取給御府曰
飲之可以愈疾（方輿勝覽）一甘二冷三耎四輕五清淨六不
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正理論）

天中記　卷九　九

脩仁水韶州之曲江縣脩仁水西南注連水有三楓亭
五渡水齊范雲爲始興太守至脩仁水酌而飲之賦詩
曰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脩仁水不挹背邪流（韶州圖經）
見水神北齊盧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車送至河濱忽聞
水有香氣異常顧見水神泝流出波中乃驚奔投車入
河其妻溺死兄子士住尚幼與同載投下獲免（北史）
杯水表餞趙軌爲齊州別駕有績入朝父老相送者各
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
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隋書）
[illegible][illegible]水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鄠二縣谷水清世傳此水清
天下平開皇初暫清後濁至是復清（唐書）
利人渠水即渭水也西北入城百姓賴之呼爲利人渠
是也（陝西圖經）武德元年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長孫操自
郡東又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賴之與上渠俱利於
民（唐書）
水入帝寢玄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
皆散走薛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
以警宮内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
始知有忠臣也（唐書）
丹水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秦殺趙卒其
水變赤因以爲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懷水（國史異纂）

天中記　卷九　十

置坐孔若思常謂人曰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
置一石止水於坐右示止足之意（唐書）
滴水安西境内有前蹊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滴成音
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瑟雞
開元中用爲羯鼓曲名樂工最難其杖撩之術進寺近
其滴水也（宋高僧傳）
泗水頭李敬彝宅在洛陽毓財坊北地最靈家人張行
周事之有雁未夫水前預夢告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
過水頭並不衝圯（南部新書）
水樂元子於山中尤所甿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
嶽水淙淙然聞之多美於耳尤便（元次山水樂說）

蓬萊隔弱水　謝自然聞司馬承禎居玉霄峯遂詣焉從
告別承禎□□一席以泛于海之於波上隨新灘船載之
行到一山獨遊一處有一道士花冠霞帔曰然入謁道
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
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承禎名在丹臺
身居赤城乃良師也　續仙傳　西王母瑤池□□□四去長安萬五
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　錦□海長老傳聞有
弱水西王母云亦東極□□□□外□千里亦有弱水
皆所未見也　淮南子云□□□窮石弱石今之西郡郡
舟盡其派別之□□耳　注□□□□弱水鴻毛不能起　中□
記　弱水在夫餘□□不勝毛羽　志　漢武時月支國遣使獻

香云乘羲車而濟翡□□堅足以度飛沙與濁逢迷辛勤
蹊路　記下卷

南濡水　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抵揚
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別茶聞揚子南濡水又殊絕今者
二妙千載一遇命軍士謹慎者深入南濡陸利器以俟
俄而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濡似臨岸者
使者曰某棹舟深入見者累百敢有紿乎陸不言既而
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濡者矣
使者蹶然馳白某自南濡齎至岸舟蕩覆半懼其尠
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　□□□□
水戲　張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

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　續仙傳

聖水　浙西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
李德裕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　唐寶曆二
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李德裕奏曰臣訪聞此
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
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
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
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
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
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
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
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　□□

獲利人轉相惑德裕在浙西命於大市集人置釜取其
水令取豬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肉熟
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　□□□

辨水　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
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
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
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
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

水遞　李德裕在中書嘗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
置遞鋪號水遞有僧詣謁德裕曰所謂相公者為□公

通常州水脉京師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李大笑真荒唐也僧曰相公但取此泉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李乃以惠山一罌昊天一罌雜以八瓶都十瓶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山寺與昊天餘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當時停其水遞人不告勞浮議弭焉 錄異記

水變芳醪 宣皇在藩時常從獵陋馬雪中寒甚因渴求水於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進舉杯悉變為芳醪 玉泉子

王給用水 契真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有李生者詣其所異常欸狎忽一夕謂先生曰某將辭

世矣某受命于冥曹主給一城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後三日死矣先告別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筭切宜慎之及期果卒 錄異記

水母 王玄芝夜見一道士因隨之行在西江水底月光中不見泥沙水隨自開路傍一物如龍又如蛇長十丈許道士曰此水母也見者長生 王氏神仙傳 杜光庭

雍觀 熙寧時王荊公當國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陳乞改名雍觀怪問其故云夢中神告如此後之官自汴還邑渡浮橋汲于淮水事聞朝廷荊公云向疑此人無故改名及閱山海經乃知其為水官之名固慮其有水厄今果然後縣僚或夢雍觀騶從甚盛往來淮岸疑其死為水官也 睽車志

貢水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南部新書

重水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彩煥發鄭人槃人醞酒近邑水重斤兩與遠郊數倍 補國史

瀆水 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綌日月華虫以奉宗廟御服焉述異記曰睢渙二水波若五色有文章故名瀆水陳琳為曹洪與魏文書云淩睢渙者學藻績之綵

錦水 成都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於江中則鮮

明濯他江則不如故名錦里城 華陽國志

湘水 湘水出自陽朔至清深五六丈下下見底了了然石子若樗蒱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 羅含湘川記 長沙志云涉湘千里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遠可聽所謂汲清湘燃楚竹欸乃一聲山川動色豈俗漁境界耶

孝水 潘安仁西征賦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而在茲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

紫水 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 記離布

益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水在其陽縣治東登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辯或亭午覽矚移晷乃漸散

戍步去長沙三百里跨趍重山理絶表顧將是山嶽
所霣寔爲坍僊者乎（述異記）
鳴水 嶽安鳴水碧澗飛流空谷振響絶頂有石高數丈
以物扣之其聲如鼓因以名之（[illegible]）
瓔珞水 廣漢蓉岑石戴山有飛龍泉噴下南流入梓潼
江水色清冷其味甘旅時以為瓔珞水（寰宇記）
六時水 蜀青城有延慶宮西有常道觀其南有六時水
六時洒水以代漏刻於陽時即洒然而下陰時即無畫
夜凡六時洒水故名六時水（方輿記）
丁東水 葛璝化宮之西巨石之下有丁東水出于崖罅
滴于窪石竅中積雨不加久旱不竭人或汚之立致[illegible]
涸（天中記二十七 錄頁二十二）

天中記 卷之 主

粉水 巴縣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
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墮林粉也（華陽國志）筑陽縣
粉水源出房陵取其水為粉鮮絜異於餘水（荊州記）蕭何
夫人漬粉處也（荊州記）
絳水 絳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湧揚波北注縣流奔壑
十一許丈青崖若黜黛素湍若委練望之極為奇觀矣
（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左傳晉景公謀去
故絳欲居郇瑕韓獻子曰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
遂居新田又謂之絳益在絳澮之陽（上）
千秋水 桂陽郴縣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

悉生靈壽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上）
圓水 郴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
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
濁玄素既殊凉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
也水盛則瀉黄溪水耗則津徑輟流
龍水 梁鄒城西有龍水云齊孝婦誠感神明涌泉發於
室內潛以績籠覆之由是無負汲之勞家人疑之時其
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遂涌流漂居宇故名籠水
（郭緣生述征記）
石門水 廬山山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
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
瀑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數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

天中記 卷九 夫

於霄中矣下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毎
登陟焉（水經）
白水 白水在黄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後挂流三四百
丈飛湍林表望若懸素注處悉巨井其深不測其水下
入江渊（廬山記）
涑水 中廬縣涑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陵鯉
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虎掌爪
常沒水中出膝頭示人小兒不知者欲取弄戲輒便殺
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
（襄沔記）

伊水　伊水上源經新城陸渾二縣男女無少長皆病癭俗云水土所致伊水不可飲也（西征記）

鬼彈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自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如有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為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搜神記）左思蜀都賦云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世說注今本殺）

瀘水　瀘津水東逕不韋縣北兩岸皆高山瀘峰最為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特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故也（水經注）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益州記）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括地志）水峻急而多碧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涘（十道記）

梵音水　黎州城南有梵音水唐僧三藏至此持梵音而泉湧出故名色如米瀋味甘宋政和間太守宇文侯過而飲之曰佳泉也易名醴玉泉泉南數十步有二巨石一號袈裟石五色相間一號羅漢石皆三藏遺蹟（地志）

相思水　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河岸有郵置亦曰相思鋪令狐挺題壁以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因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浪波（宋郭類姓）

國水　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墆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治於世也其樞在水（管子）

水所　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天生水　呂氏春秋）

方圓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尸子）

六水　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淮南子）

清濁　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上）

水宜　曰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淮南子）

帝之神泉　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

泮木出其西北陬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
萬物（淮南 山海）
帝臺槊水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
水也（山海經）
上
寒暑水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寒暑之水
軨軨空桑之山有獸曰軨軨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鳴自
叫見則天下大水剡山有獸名曰合窳見則天下大水
敖岸之山有獸曰夫諸其狀如鹿而四角見則其邑大
水
蠻蠻崇吾之山有鳥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蠻蠻
（述異記）見則天下大水至山有鳥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見
則其國大水
玄州水玄州在北海中去南岸十萬里上有芝生玄澗
澗水如蜜服之長生（河圖龍魚）
甜水甜水去虞州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
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水常甜而寒洗浴則
肌理柔滑（洞冥記）
惡居白水如脂而黑他物盛之皆滴漏惟牛角
可貯而浴以煠野象塗少許于樹葉間象拂着身必遲
迴不去因而獲之亦令人[illegible]之而歸若家畜焉（述異記）
[illegible]諸國有[illegible]山石臼中有石象人

守之水有七種色或冷或熱能鎔菫某金鉄人手探入
輒爛以槖駝髑髏轉注瓠中（新書）
羅水庭川覇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惟瓠葉則不漏
（博物志）拘夷國北山有石駝溺水溜滴溺下以金銀
銅鐵大瓦等器盛之皆漏着手之亦透惟瓠不漏服之
令人身上臭毛落盡得仙去去燉煌二萬里（異苑）石駝溺其
國有婆羅門守護（西域記）互見石
澄綠滄州又視山下出澄綠水其泉闊一百步亦謂流
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州人以瓦鐵為船舫（杜陽）
（編述記）
石脂酒泉延壽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簏注地為
溝其水有肥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燃之極明
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博物記）有若如肥肉燃之極明水
上有黑脂以草盖取用塗鴟夷酒囊及膏車周武帝突
厥圍酒泉取此脂然火焚其攻具得水愈明酒泉賴以
獲濟（元和志）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上如漆採膏車及燃
燈極明（酉陽雜俎）鄜延脂鄜延安石油也生於水際沙石與
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
似淳漆燃之如麻以為煙墨松脂不及（筆談）
黑溪南荒有黑溪水漳州界有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
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
公儀嘗之沒頂宿病盡除

沃心水南歷犄氏關又南與馬鳴水合水出東北
巨峻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 水經
落際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際際者水趨下不
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遇颶風作漂流落際回者百
無一二 元史

陽侯 論語摘輔相云陽侯為江海宋均云陽侯主江海 文選以陽侯為波神者蓋本此知視蚀句從為海神之誤 九章哀郢云凌陽侯之氾
濫兮忽翱翔之焉薄王逸曰陽侯大波之神韓策乘舟
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發
矣注博物志晉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淮南子云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而擊之高誘云陽侯

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
傷害謂之陽侯之波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
江其神為大波 注皆鈔 江賦陽侯遁形於大波又云陽侯
砐硪以岸起海賦不泥陽侯

天吳 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海賦天吳
乍見而髣髴琴賦天吳踴躍于重淵

馮夷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都焉冰夷
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
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
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
署為河伯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
得水仙是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
姓馮名夷 拾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

六郎 帛浦過鬼容歸元泉云早給事為六郎于河中浦
曰六郎何人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軒轅天子之愛
子也浦曰馮何得第六口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 河東記

慶忌 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
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載黃蓋乘小馬
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
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
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管子

小人 景王葬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
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稱三日止然池陽之景者
或慶忌也 按神如

水飾 圖經 隋煬帝別敕學士杜寶脩水飾圖經十五卷
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
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犧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
大鱸魚銜籙圖出翠媯之水以授黃帝黃帝齋於玄扈
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堯與舜坐
舟於河觀鳳負圖赤龍載圖出河以授堯龍馬銜甲文
出河授舜堯與舜遊河值五老人來告帝期堯見四子
於汾水之陽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黃龍負黃符璽

之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面長
人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應龍以尾畫
地導決水之所出鑿龍門疏河禹過江黃龍負舟玄夷
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遇兩神女神泉之上帝天乙觀
洛黃魚雙躍化為黑玉赤文姜嫄於河濱履巨人
之跡棄后稷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覆而覆之文王坐靈
沼於牣魚躍太子發渡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武王渡
孟津探黃鉞以伐殷得之波周公輔成王舉行舜禮樂
榮光幕河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獵於濛津獲玄貉
白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過九江黿鼉為梁塗脩國
獻昭王青鳳丹鵠飲於浴溪王子晉吹笙于伊水鳳凰

降秦始皇入海見海神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有紫雲
武帝泛樓船於汾河掛昆明池去大魚之鉤遊洛水神
上明珠及蘢髓漢桓帝遊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髦浴
譙水擊水蛟魏文帝與師臨江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
武帝臨會舉酒勸預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仙人酌
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蒼文玄龜銜書出洛青龍負書
出河並進於周公呂望釣磻溪得玉璜又釣下溪獲大
鯉魚腹中得兵鈐齊桓公問愚公谷楚王渡江得萍實
秦昭王宴於河曲金人捧水心劍造之吳大帝臨釣臺
望江玄劉備乘馬渡檀溪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菑
丘訢與水神戰鬬處斬蛟屈原投淵漢下隨投賴水許

由洗耳趙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阿谷女子秋胡妻赴
水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鄭弘樵徑還風趙炳張蓋過江
陽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羅水巨靈開山長鯨吞舟若
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
洲或乘盤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
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
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妓航水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
池同以水機使之奇幻之異出於意表皆出自黃袞為
之 拾遺大業

變血兆 祐輔公祐據江東反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孝恭
自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

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論之曰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
今承廟筭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後徵舊
然而罷將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舊唐書
兆凶 滎陽鄭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溉之平時深澄
晉植花木乃太守郊勞飲餞之所西南端多脩竹石磴
貫故徐帥崔常侍彥曾之別業也唐咸通中龐勛作亂
彥曾為所執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凶問至

衍

道 若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

穴 石穴水經云古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劉子崇堂

篇云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

白水 傅權道人居晉安霍山巖出澗忽見白水異常飲之井如醴水過甚迅以器取得少許以飼陶晉安不復中飲權年百二十餘歲後不知所終 名山記

鏡水 古語君子不鏡於水而鑒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凶 墨子

方諸取水 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天地之間巧曆所不能與其數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陽陰同相動也 淮南子

性清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 文子

清濁 水有濁有清河淮濁江濟清南陽有清泠之水丹水泉水汝南有黃水華山南有黑水天下之水類皆五色淨水不流 博物志

濟水 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 文子

水牒 酈莊叢里名詩山經丞旅覽水牒勘數尋

阿倒 此云水形為四大氣冠五行僤称詮云水舉名濕指體登之則清混之則濁堰之則止決之即流

海

釋名 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 釋名

四海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 博物志

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老子 善為君者存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為百谷長 管子

地脈 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脈 周書內傳

天池 海天池以納百川者也 說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冥者天池也

水擎三千里 拾遺

水宗 易林曰海為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無有時逆又云海為水王 云云 漢東海相君海廟碑云浩浩滄海百川之宗 金石錄

朝夕 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把朝夕之池 注云曰吳有朝夕之濟池王簡棲頭陀寺碑曰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海紀 天以日月為綱地以四海為紀 蜀都賦

維浸 大海為八維之浸日月為四方之燭 注注

歸墟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為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

注云云無增無減焉列
尾閭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渚崖之間不辨牛馬
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東行至於
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不可
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
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
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
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
在太倉乎司馬云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尾者在百川

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楚辭使
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沃焦玄中記曰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
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
消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
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焦山海經云時十月
外十日併出射九日落為沃焦佛藏云大海有石其名
曰焦為流沃之至石皆竭所以大海水不增長華嚴經
云海有寶無節寶能縮所注故無增減及娑竭龍宮水
湧出有時是故潮不失時
大壑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莊子
渾沌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
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
禺彊莊子曰夫道禺彊得之立乎北極梁簡文云北海
神也崔曰靈龜為之使大荒東經云黃帝生禺虢禺虢
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為海神注曰禺京
即禺彊虢曰禺彊與虢帝並黃帝之孫也得道為水神
歸藏曰昔穆王子筮封於禺彊

精衛填海發鳩之山有鳥如烏其名自詨是炎帝之少
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取
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山海經
東海之鱉東海之鱉謂埳井之蛙曰夫海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樂也莊子
游海齊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占左右曰敢有
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
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謀將不納之
說苑
韓子云田成子游海頹承聚云云

涉海 秦始皇造觀日橋欲渡海或云非人所建海神為之驅石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海四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足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轉馬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今成陽山東入海道水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石之狀又有柱石二乍有乍沒始皇標記也 伏琛齊地記

海神戰 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史記

始皇碑 海州海中去岸半里許有始皇碑高十一丈入天廣五丈厚八尺三十一行十一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也 地志

翰海 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 博物志

海飛 揚雄劇秦美新云神歇靈淑海水群飛 選 海水群飛蔽于天杭 太玄 宋加齊高帝九錫策文嗣君失德昔災未紀神祇靈繹海水群飛 紀南 蕩九服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闢 詩道武神 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群水天出長星除舊布新之祥允集 河洛記 唐公答李密書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 唐書 閔李密與徐濡客書壓海水之群飛撝蒼生之海炭 上

照如海 王莽時韓博上言臣毋霸出于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 漢書

鞮海 竇憲伐匈奴至勃鞮海 後漢

遭雖不害 張霸字伯饒永元中為會稽太守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湧起十餘丈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風必不為害須臾風靜波止 益部耆舊傳

拔劍息風 陳茂嘗為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謝承書

變桑田 桓帝時麻姑與王方平降蔡經家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東海行復揚塵耳 神仙傳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其一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已滿十屋矣一曰吾師食蟠桃弃其核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 仇池筆記

象游 安肱字伯維靈帝毀祈徵肱為太守肱告人曰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今政在私門夫何為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時人以為非凡 風俗 李渝遼東人祖斂漢河內太守去還 東太守公孫

度欲強用之敎乘舟浮海莫知所終
厲風悔過　瞀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
悔過寧思瞀念向會如廁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周
式孝子傳）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
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輙趣之得
島嶼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
（傳子）
煮石濟海　胞龍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
白石煮食之以濟（齊書）
海水凝容　晃將乘海討其弟仁襲其不意群臣以海道
危阻宜從陸道皝曰積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
天中記　卷九
三矣昔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
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二月皝親率三軍
從仁踐冰（前燕錄）是上言成而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
天地之成海為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及諸老言
自立國初無海水冰凍之事（晉書）
望海　中書中郎奕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
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世說）
泛海　朱修之從魏徙奔馮弘弘遣求救于宋泛海至東
萊遇猛風桅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見飛鳥知其
近岸須臾至東萊（宋書）
海賦　南齊書曰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以示鎮軍

將軍徐凱之凱之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齊書）
安流　梁汝南周捨少好學有才辨顧諧被使高麗以海
路艱難問於捨捨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
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為遠（梁書）
鹿渾海　太祖西征次鹿渾海（魏書）
不拜海神　裴莘字文亮為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
令禱于海神莘惟遣衆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
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莘曰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上）
青海　允吾縣西有卑禾羌海代謂之青海李大亮討吐
天中記　卷九
谷渾為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
河源
地獄門　貞觀中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在大
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其上氣
色蓊鬱聞叫號鎚鍛之聲甚可畏懼（唐會要）
失舟　劉仁軌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
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
溺死甚衆命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獄以聞義府言於
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
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通鑑）
涉海　則天革命使陸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

非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遂令
之帆既而風濤果息（舊唐書）
封王 天寶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
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分命卿監詣嶽瀆及山
及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冊祭（通典）
初乘小艇登岸敬克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
舟船壞溺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
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談賓錄）
鑿海 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高駢往視之
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以開鑿以通南海之利
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

宋中記　卷九

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民
至今賴之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北夢瑣言）
遇仙 乾符末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曾齎府戎命往
渤海遇風濤泊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
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
有仙女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
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恐
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
來皆無所懼復命以水仙所遺鮫綃自貴而進好事者
為之立傳（上）
瀛服 北海縣因發地得五銖錢取之不盡中得一石記

云此是海所以錢鎮之衆懼復掩之（唐會華子）
鎖山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匝
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
此矣（酉陽雜俎）
甘棠港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
患閩王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
神自稱吳安王（即伍子胥）許助開鑿及覺命判官劉山甫躬
往致祭三奠纔畢海內靈怪具見山甫因憑高觀之風
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黃鱗赤身可長千百丈奮躍
攻擊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
奏賜號甘棠港（閩王金沢）亦號此地為天威路（北夢瑣言）

宋中記　卷九

無恐 段希堯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
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
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五代史）
蜃樓 漢書曰海旁有蜃氣象樓臺登州海中時有雲氣
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歐公使河
朔過高唐縣夜有鬼神自空中過人馬之聲可辨父老
云二十年前晝過亦彷彿見人物謂之海市（筆談）
海神移從 歐陽少師言為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
滄景間於野亭夜半聞車旅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
宿彼處人云此海神移從五七年一聞一有之（春明退朝錄）

海人 李仲殊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國經歲始還云為大風飄至一島與時月正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與笑語語不可解體貌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之後連臂大笑入海而去近與人云此名海人室在與下 續墨客揮犀

海洋 宋楊康國篋總使高麗豊稷為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臥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吐唯飲少漿舟前大黿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孫公談圃

三海 釋鑑真姓淳于氏廣陵人日本國有沙門榮叡等

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齎經律法往焉俄漂入蛇海又入魚海復入鳥海既出泊一島池且泓澄人欲汲美相次達于日本 高僧傳

海井 華亭市有一物如水桶而無底非金石竹木所製久未有知其名與所用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驚嘆撫玩扣其所直其人漫索五百緡商即以三百償之其人因問之商曰此至寶也名曰海井凡航海必須以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水中汲之皆甘泉矣 癸辛雜志

海鰌 凡海舟必用大板護其外不然則為海鰌所蝕 上

泥油 南海諸國有泥油令入海淺番舡皆畜之淺番舡相遇海中視其力之強弱則戰謂之併船凡併舡則用四人立於桅斗上以泥油著小瓶中攢柳皮塞其口燃火投擲卸皮上自高投之泥油着板令人即仆又火得泥油遍延不息如以水沃之愈熾所制者乾泥與穰灰耳今官兵舡不能近淺番者正畏此物也併船猶併國之謂無此不得戰其次之

陰火 海中所上魚蜃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為怪異土人常推其義盡鹹水所生海中水過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潛然豈謂此乎 嶺南異物志

紫海 南昌國有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鳥獸砂石草木無不紫色 杜陽雜編

幼海 無臬之山南望幼海幼海少海也 山海經

淩海 甌閩皆在岐海中 上

漲海 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 謝承書 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 洲底大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 外國雜傳

碧海 扶桑在碧海之中有太帝宮太真東王公所治處東海外別有圓海繞蓬萊山海水正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惟飛仙能到其處 十洲記

有水為海 天河比得水便名為河塞北得水便

名為海
九水流注九疑之山山有九峯峯有一水九江分流其
下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派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
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
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七
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仙傳集
海老易林游之不曰海老水長無際廣索高落無間獨
有沙石
海立杜少陵文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坡詩夫
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詩話西清
灌門海昌國縣海中有砥柱屹立中流望之如人拱立
沃焦 水匯于此旋涌若沸舟行必投以物殺其勢而後過風
雨將作有聲如雷志林
大濶穿海縣東海中有孚門與海門馬鞍相直自高山
望之其水湍急號為大渦者十餘舟檝不可近舊傳東
海泄水處志貴鄉
金臺海中有金臺山高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横立
巖岩森羅星門臺內有金樓彫文備制崇明志
金山山海中物入海中至白銀城次至黃金城次至大
丁以注六合周而還生洛與日月來
九水流注九疑之山山有醴泉二門清淨不受
同歸積聚珍寶菩薩之德義同海也
五德海有五德一澄淨不受屍二多出妙寶三大龍宮
所居如車軸受而不溢四風月不能竭五淵深不測海志
八德海有八未曾有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宿死尸百
川來會無復異稱衆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珍寶等寶大
身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是為八五分律
海神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南海君姓視
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太名丘夫人姓靈
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禹帳里夫人姓結名連翹河圖龍
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神祝融西海神巨乘北海神禺强養生書
海童不夜城淳于髡稱海上有不夜城齊地記 海童邀路馬
銜當蹊吳都賦 仙人齊持何等前謁海童
天池記 百川歸海 百
川歸百川趨于海尚書大傳 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淮南子 百
川派別歸海而會吳都賦 百川洗滌淮漢 百川學
海而至於海揚子 渤澥百川之大也隋地理志
積水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文子
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
積小流無以成河海也上 海不讓水積以成其大淮南子
不辭水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
高管子 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莊子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李斯 李摧曰海以合
流為大泰安曰海以含垢為一蕩滌 三國志
潤于里三五者何以海水受潤而潤海也河海潤千里

註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公羊僖三十一年）
無為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窊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文子）
天臺 大荒中有山名曰天臺海水入焉（山海經）
滄溟 海安縣南有小水南注乎海極目滄溟渺望濱波（南越西）
朝宗 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曰百川以海為宗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
二溟 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莊子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李弘範曰䃸大䨴冥故以溟為名謝莊赤鸚鵡賦禎流日域祥發鵾溟
海澨 顏延之詩且從桂水潮映月游海澨南史停輿海澨駐蹕嵓址謂水邊士人所止者（南海）
瀛壖 謝靈運詩周覽倦瀛壖況乃凌窮髮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浮漲 崇嶽浮漲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黃莘）
泛海 謝安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大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世說）

海決 星墜而渤海決（淮南子）賁客星也
海躍 黃星騁海水躍（考異郵）宋均云黃星土精也
熱海 凌山葱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消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青池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名之（西域記）
海影翻 諸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酉陽雜俎）
委輸 於鄭靈海長為委輸（海賦）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濫觴（隋煬帝）

潮

潮汐 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為天地至信山海經云海鰌出入之度浮圖書云神龍變化所致竇叔蒙海嶠志云隨月盈虧盧肇海潮賦云日出于海衝擊而成抱朴子云天河激涌洞真經云地機翕張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余安道云水往從月之儻
弄潮 浙江取其曲折為名源自歙州界東北流經界石山又東北流入海江濤每日晝夜再至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極大小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至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泝濤觸浪謂之弄潮（元和志）
子胥 揚濤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而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

激崩岸吳越春秋越王殺文種葬於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脇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上

止濤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月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論衡

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錄異記

盧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唐潮水相應焉上

鼓怒陸元輔胥山銘序曰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illegible]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必有鴟群飛陽侯夾從奮于吳沸于越夕十楚乃退於是仲秋閱望杭人以旗鼓迎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猷威靈紀文投于河上自沉皮革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內北簸蕩東西雖非命祀不讓瀆齊錄

呪潮唐靈隱寺釋寶達以持客呪為務往時江潮大至欲射潮上請達為誦呪之忽一夜江濤中有偉人至玄衣朱[illegible]達曰身是子胥復讐雪恥者非他也師無以[illegible]今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事因以其事白繼西岸沙漲彌年傳高僧

射潮吳開平四年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外江濤晝夜衝擊沙岸版築不能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濤頭又親祀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函置海門既而濤頭遂趨西陵乃運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纍塹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吳越備史

土人相傳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嘗立鐵幢因名鐵幢浦臨安志

錢王射潮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錢塘遺事

辨濤吳書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illegible]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論衡

俗人云濤是子胥所作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抱朴子

沓潮早潮下晚潮上而水相合曰沓潮番禺記

劉禹錫沓潮序云元和十年夏五月大風駕潮南海泛溢南人云沓潮率三歲有之

瓊海潮瓊管志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illegible]

迓女潮長興吳山下有溪名吳山瀆昔吳王送女至此有潮高三尺倒流七十里名吳王送女潮吳興記

鯉水潮桂林府聖水巖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

年有一大潮(廣西志)

尹公潮名溪在餘杭夾岸多名花因得名相傳云古有尹公者善推候有異術鄉人王氏有女美質尹公求之不得叱水成潮以溺其居至今日暮則風生水長數寸號為尹公潮(圖經)

山穴暗黑南海州採珠人云每一入海必以繩係身岸上人持之或怪物潮來必動繩岸人共挽之助身而上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暗黑雷鳴水勃然而漲上及登岸則潮入浦寂矣(物類相感志)

氣交氣變海潮每晝夜再至卯酉之月為陰陽之交氣以交而盛故潮獨大於餘月朔望之後為陰陽之變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於餘日(臨安志)

江

解江者貢也為其出珍物可貢獻也(風俗通) 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出物不私所公共也(釋名)

岷嶓山江水出焉(山海經) 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水經序) 秦宓對夏侯纂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首此其一也(志二)

因井絡纏躔江漢所鍾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河圖括地象)

潤化牛女為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喘息(元命)

三江孫鉉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

二江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本紀) 二江者郫江流江也(益州記) 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亦名清江水江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內江(華陽志也)

五津大江自湔堰至犍為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頭津江南津(華陽國志)

龍負舟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而嘆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養民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逝(呂覽) 禹使迹之入於能巢今在巴陵夏口浦([illegible]志)

黿鼉為梁周穆王東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為梁(紀年)

深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晏子春秋)

濫觴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荀子)

對曰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說苑)

飲江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而曰

不識何也曰賜辟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
海也賜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說苑 齊景
公問孔子於子貢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
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韓詩外傳

江上丈人 伍員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
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
肯告解其劒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願獻之丈人
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
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劒為
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
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呂氏春秋

中流推戈 要離詐得罪於吳王出奔如衛見王子慶忌
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
於江中江拔劒以刺慶忌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則又
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
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 上

漸臺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貞姜漸臺江水大至遣
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
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者取符臺崩夫人沉而
死 列女傳

溺江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
之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
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博物志

江妃 江妃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遂解佩與之交甫
受珮而去數十步懷中無佩女亦不見 列仙傳 試水客檥
輕舟娉江斐與神游 吳都賦 江妃含嚬而縣眇感交甫之
喪珮 [illegible]

墜劒 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
是吾劒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
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 有過於江上者見
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
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 呂覽

江神鬬 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
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
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
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
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决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風俗通

要江神 李冰於湔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外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南江命曰犀牛里後轉犀牛
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
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
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 華陽

灔崖𡸣道縣有蜀王兵𢑴其神作大灘江中崖峻阻險
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赤白玉
色䏧水玄黃色然是冰至此而止言畏崖與映其水故
不更上也 水經注
郫江 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史記河渠
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 益州志 濯以
他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里也 水經注 又名錦江杜
甫詩錦江春色逐人來錦江春色來天地
江伯 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中
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亭
廟前石間有懸藤即是也君至叩藤自有應者歸者如
其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

天中記 卷九 四七

若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
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南越志 異苑王歆
始興記作晉中朝有質子將歸云云
陶母 吳郡沈豐為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
倫身至臘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
水不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卧便渡 搜神記 承
治訟 永建初中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
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從
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
遂鼓楫而過 東漢書

飲江水 廣漢姜詩妻龐行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水去
家七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值風雪不時得水詩責遣
之妻住隣家績紡供給因隣母遺姑詩聞追還舍側忽
有涌泉出味如江水 華陽國志 列女傳
天限南北 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權嚴
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嘆曰嗟
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遂歸 吳錄
長江 孫權詔曰呂岱諸葛恪道步騭說北人欲以布囊
盛土塞江每讀此表令人連日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
寧有可塞者乎 吳錄 蒙求
颶風長鳴 王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明豪率王導之

天中記 卷九 四八

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樓船長嘯神
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是索其逸耳
晉書 本傳
江神不守 術士王猛過彭蠡遇天神云此江神不守其
官覆溺生人吾奉帝命按之言終而失 異聞記
河書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
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
不能作致書郵 世說
萬里 有人餞周顗與親言戲穢雜無檢節顗曰吾若萬
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上
牢江 王敦謂郭璞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犁耕

占之筮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及反亦無成神仙傳

晉祖渡江 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晉書

然犀 溫嶠至牛渚磯傳言水深不可測乃燃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怪或乘車馬至夜夢人謂曰與君幽冥道隔何苦相照嶠甚惡之未幾而卒上

扇畫 吳猛年四十許邑人丁義始授神方因還豫章江水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上

泛舟 世說云桓宣武在南州與會稽王會于溧洲泛舟江側謝公亦在坐狂風忽起波浪鼓湧非人力所致桓有懼色會稽亦微異惟謝怡然自若須間風止桓問謝

曰向那得不懼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金陵志

投鞭 苻堅北定九州將大舉南伐苻融等咸諫止之不聽曰吾百萬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既至淝水大為謝玄等所敗晉書載記

風止 劉裕平慕容超將鎮下邳聞盧循反何無忌敗績舟次山陽過揚子江問行人曰朝廷如何對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無所憂也裕將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天不助舟覆溺何足可怯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三十國春秋

蕭艾 滿江總僧真宋時為齊高帝尉軍府參軍主簿夢蕭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可勿慮言史南

天安 梁王僧辨與陳霸先討侯景至盆口會于白茅洲為盟夕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卸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其命中奄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魚躍水飛舞引導遂大破之上

江神 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隋書

天塹 隋師將濟江群官請為備防後主未決孔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南史 杜預遣奇兵泛

舟夜渡江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晉書

泛江 長安中張柬之代楊元琰為荊州長史與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議諸武擅權之狀元琰發言慷慨有匡復之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至都柬之謂曰記昔江中之言乎今日之授意不細也唐書

廣源公 天寶六載封江瀆為廣源公通典 祝文曰惟神總合大川朝宗巨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敢用夏首修其常典上 楊溥順義二年正月封江瀆廣源王五代史

出火 楊渭武義二年冬[illegible]出火

可以紩物 九實志

金湯 孫忌使周對世宗云長江千里險過金湯 力與晦覽

遊奕將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云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及日午黑雲起于天末大風暴至怒濤若山舟多沉溺公獨無恙人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故當奉告 名臣錄

紫帝 西陵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人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畧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船如鳧鴈矣 宜都記

神朝君山 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冲岳人謂之翻流水南

天中記 卷九

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神朝君山 岳陽風土記

三慄 泉經嬌水入東海蘆峰二女神為祠豈其是乎江裏有上中下三慄言二女降時滿光高險迴曲使者怨險輙慄然往嘆故曰三慄 泉經

三泠 類集云汀水分為三泠中朝故事李德裕使取金山中泠水江南泠水第一 條諸行志

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濡劉伯芻品以中泠為第一陸羽茶經以為第二東坡詩中泠南旁石盤陀桑詩中泠之西古石排

赤岸 京江禹貢北江也潤凌三十里…

…朔望輙有大濤聲勢騰壯為奇觀…

赤岸尤更迅猛 山謙之南徐州記 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 郭璞江賦

奇相 江賦曰奇相得道而宅神廣雅曰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蜀檮杌曰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化為此神即今江瀆廟是也山海經大禹生於石紐江瀆神生于汶川

九江 張須元九江圖云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于江口一云白烏江二云白蚌江三云烏土江四云嘉靡江五云畎江六云三里江七云菌洲江八云沙提江九云廩江 通典八十二 有書釋文不詳因出之

天中記 卷九 五三

長百川 金人之銘曰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家語

天不三日 趙襄子勝翟有憂色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列子

不惡小谷 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流 墨子

不擇小助 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 韓非子

開 川之…不輟丘山崇成厥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 荀子

…以壤…而塞江海也以僬僥而戴太山也 上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涉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 揚子

江南 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叢談）
湘江 長沙湘江環城而下源出廣西興安縣海陽山西北流至分水嶺分為二派曰灕水流而南曰湘水流而北由靈渠與灌水會湘猶相也言有所合灕猶離也言遠湖南流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烝水合曰烝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洞庭（志林）
三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書）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是也（吳地記）
浙江 顧野王云浙江發源東陽新安之間不與岷山之江相渉至錢塘入于海虞喜志林注曰今錢塘江口浙江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史記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是也水經曰浙江水出三天子都

曲江 觀于廣陵之曲江曲江今揚州也又始興郡有曲江今韶州是也又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臨曲江之隑州此即長安也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幼學記）水經江施水南逕曲江縣東縣昔號曲紅曲紅山名也按漢桂陽太守周昬碑陰自縣長區祉而下十七人皆書為曲紅又有綴民校尉桂陽曲紅灌陽長熊君則當時縣名曲紅無可疑者不知兩漢史皆云曲江何也

賄錢 韓滉鎮浙西浙右進錢船渡江為驚濤所溺滉公募人漉出兩掛不得衆以錢損其數滉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揹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吏具實對後投詞詬責俄二緡浮出波上乃取之（獨異志）
滴濁 興州長舉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饋成州戍兵（地理志）

河

釋河 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釋名）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春秋說題辭）
水伯 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illegible]）

四瀆之精 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渦千里（考異郵）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迅故其流急（新論）江淮河濟為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風俗通）其德著大故稱瀆（白虎通）
瀆宗 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前漢河渠志）四瀆之宗（穆天子傳）
經亘 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京房易傳）
經瀆 谷永云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溝洫志）
先河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

之謂務本 爾雅

濁河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爾雅曰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 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 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壅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

崑崙之墟 河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 淮南子

崑崙三層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靈府 爾雅圖贊 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 郭璞贊 爾雅記 昔靈川之遐源出崑崙之神丘涉津洛之坂泉播九道於中州 應瑒靈河賦

泑澤 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 山海經 注泑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 渾渾泡泡水濆涌之聲也

十二月水 黃河十二月各有水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瓜正蔓也六月名礬山水七月八月名荻苗水荻花正開也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槽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名蹙凌水冰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水衡記

九曲 黃河出崑崙東北角剛山東自北行千里折西行千蒲山南流千里至文山東流千里至秦澤西流千里至潘澤陵門東北流千里至華山之陰東南流千里至下津然河水九曲其長九千里入渤海 河圖始開圖

上為星 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為權勢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為別符星邠南千里入隴首山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龍門上為王良星為天橋神馬出河躍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為紀星東流至太嵠山名地肱上為輔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腎上為虛星 河圖

始開 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乎崑崙之墟 河圖始開圖

授圖 黃帝告天老曰余昔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河有圖雒有洛書天其授帝圖乎試齋以往視之黃帝乃齋河洛之間求象見者至于翠嬀泉大鱸魚折溜而至乃問天老子見中河折溜者乎見之與天老迎而受之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舒而視之名曰錄圖 上

龍圖 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

元命 召歷玄莫諸侯觀河洛有黃龍負圖出置帝前覺入水
而前去（選注）冲覺去也
孟門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
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呂覽）
砥柱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
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
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曰亦謂之三門矣其東千崤水
注之河水翼岸夾山巍峯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干霄鄭
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
天中記　春秋　書
蓋乃鬥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按自西河當無山
以凝之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
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以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
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深合有一十九灘
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水經注）黃河中
流有砥柱山一名三門山禹貢導河積石至于砥柱即
此石形似柱故名山有三門禹鑿以通河南曰鬼門中
曰神門北曰人門舟楫不通惟人門可通
龍門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開岷道四瀆（文按淮注）
門以通河鑿岷山以開江導淮於桐柏導濟於
吉導川瀆　河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

河津一名龍門禹鑿山斷門闊一里餘黃河自中流
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
者便化爲龍（三秦記）
河精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
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候）
受綠字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書緯）
綠圖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
榮光武王觀於河沈璧禮畢至於日昧榮光塞河青雲
浮洛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中候）
揚波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
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
天中記　卷　書
揭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淮南）
河宗天子西征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
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穆天子傳）天子
西征獵于滲澤獲白狐玄貉以祭河宗（上）
沈璧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
軫巡於天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
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
以質（左傳）史記河伯視之況死有如白水
河徙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
所穿
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沉河以祈

稍後二日渠人得之于河上敬王大夫陰不佞以溫人南侵得貴之則變而為石敬王位定得王者獻之後為王也 左傳 水經注

[游河]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者舟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亡吾欒氏者其老也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說苑

[不祭]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泱然行 說苑

[沉河]趙簡子沉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 說苑

[壅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下車問焉為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攘善也 穀梁 左傳作伯宗

[為祟]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左傳

[泣清]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是憂河水濁而泣清也 尸子 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 文子

[負石]申屠狄非世將自投於河崔嘉止之曰聖人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於河 韓詩外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鄒陽書 徐衍負石戊子自經守分亡身撞石失軀 論衡

[中水]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說苑 西閭過東渡河其戊使齊事猶同

德水晉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曰德水 封禪書

玉牘秦王政以白璧沉河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 河圖玉版考

填河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潰金隄元光中孝武決瓠子於是天子臨河沉白馬玉璧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作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漢史

魚舞宣帝幸河東詔曰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 前紀

隄防建始五年河決東郡氾濫兗豫四郡漢史案圖緯當有能循禹之功在犍牁之資陽求之得王延世徵拜河堤謁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夾小船載小石治之三十六日隄防成帝嘉之改年曰河平 華陽國志

決蒞哀帝時李尋說王根曰闇者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請徵韓放 [illegible] 掾周敞王舒河與圖之又上言曰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 漢書

廬堤蜀郡王遵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決壞遵躬率民吏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塡堤廬居其上吏民皆走遵立不動而水少卻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 水經

潤九里郭伋為潁川太守光武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東觀漢記

河清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源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

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河者諸侯之相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瀆侯為漢嗣是為靈帝 續漢書 河千年一清 京房易傳 黃河千年一清聖人之大瑞也 拾遺記 黃河清而聖人生 運命論

逆流梁冀專政天為見異河水逆流五星失次 別傳 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 敦煌實錄

悠悠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紹弗從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

不反乎（劉帝傳）
【濕河】戴延之西征記云陜城縣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投處又云石虎載經始此沈沒一物並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唯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按鴻河巨瀆故應不為細梗礙湍長津碩浪無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水經）
【流璧】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上）

【河清頌】宋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鮑照為河清頌敘曰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宋書義慶傳）頌曰澄源崑岳鏡流葱山泉石凝澱水府清消
【津吏令】尔朱榮之死也從子兆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人夢神謂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灃津波令為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擒（北史）
【祭河伯】後魏高昇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北史）
【靈源】天寶六載河瀆封為靈源公（通典）祝文云惟神上通雲漢光啓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典常（上）
【洋洋】代宗初吐蕃犯便橋上幸陜常有紫氣如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陜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杜陽雜編）

【河瀆親家】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急流毀埠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退木立埠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瀆親家翁（乾䉼子）
【疏道】薛平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二十里以釃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唐書）
【沉詔】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冰觸舟舟覆詔

失彥在鷹櫂令津波不得詔盡死吏懼具請公一祝禱于河與馮夷聘嚮而有以復也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水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鈎一鈎隨鈎而出封印如舊惟篆印微溼耳 唐史闕

清流 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殺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唐書

河源 朵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星列因名星宿海皆名火敦腦兒

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賓河又合忽蘭等河始名黄河又東北至陜西蘭縣始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 元史

土塞 朱浮與彭寵書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後漢書 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 前書 張儉以區區一掌而欲堙江河終嬰張甚之亂 後書

河赤 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竹書紀年 河水赤下民恨 京房易占

討式水 龜茲國南有大河東流號討式水即黄河也 上闐國名村技水 魏書

委蛇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 淮南

淮

遠揚 淮圍也圍遶揚州自北界東至海 釋名

均務 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務 風俗通

巫支祈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

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聚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陰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 岳瀆經 水獸好為雲雨禹鎖之于軍山之下其名巫支祈 山海經

淮竭 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明僧紹尙謂其弟曰大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出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德

之丕霸誡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南史
堰淮 淮壽陽梁武帝時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假康絢節督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仍伐樹為幹塡以巨石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乃鑿湫東注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居人散就岡壟徧徙還張豹子不修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北史梁書康絢傳

天神祀

長源 天寶六載淮瀆封為長源公唐國史祝文云惟神源流深泌清潤渟洽阜成百穀號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上楊溥二年正月封淮瀆長源王五代史隋薛道衡祭文云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材而含七德

淮神 永泰元年楚州有漁人忽以淮中得古鎖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獮猴躍出復沒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鎖之名無支神國史

杭海而處踞林僧云本國瀕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如蚪蓑拔其中者則淮波狠海而溲味其色微愈病折歷其國或一歲息于朝貢則淮水為之不至且多群蛟水旱作灘唐闕史

賦淵 肅宗駐彭原第五琦奏事云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唐書

大計 貞元八年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貸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上

奧府 江河淮海天之奧府發利所聚可以饒有易林

都市 江河淮海天之都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上

泫泫 漢延熹六年王延壽桐柏廟碑云泫泫淮水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晝夜不舍明哲所取寔為四瀆與河合矩

濟

濟河而南 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釋名濟齊也齊度也圓也說文又濟齊其度量也風俗通

道沇 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孔傳泉源為沇流去為濟

出王屋 沇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孟州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王莽末旱此渠枯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通典

水真 端拱二年十月上發東都至濮陽問許驤宋曰濟水與濟源斷絕不相爲何故對曰禹貢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自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復出為滎澤又出

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爲汶水自南注
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辨其味與色
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
曰濟水細微而稱一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
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
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四
陰數也陽者光顯陰者晦時故星辰潛伏而難見濟水潛
流而數絶狀雖細微其實尊也上稱善(唐會要)
清泉天寶六載濟瀆封爲清源公(通典)祝文云惟神泉源
清潔浚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玄冬肇節聿脩典
制上

闘口淀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廻二里俗呼爲闘口
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今淀上有井
泉可食海潮雖大淀終不沒百姓於其下煮鹽(元和郡國志)
與河等秩唐李丑濟爲瀆問今盡濟水之力截嶽石之
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知先
王班祀之意也
視諸侯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
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說苑)
紀地晋高祖詔曰五嶽承天四瀆紀地(晋書)
清濟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韓非子)
天中記卷之九終

天中記卷之十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洛

繹耀洛出熊耳山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春秋說題辭)
陰精之官洛水地理陰精之官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
以與命地以授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群王道和洽吐圖
佐神逆名亂教摘亡吊存故聖人觀河洛也(河圖)
龍見帝王始興將起河洛龍見皆察其首黑者人正白
者地正赤者天正(易乾鑿度)

吐符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王者沉禮焉(說題辭)
鳳柙黃帝服齋于中宮坐玄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
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鳳凰啣圖至帝前圖以
黃玉爲柙(黃帝錄)
軒遊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
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
視萌篇是也(帝王世紀)
青鯉黃帝游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河圖)
赤光起尚書中候曰堯率群臣東沉璧於洛退候至於

下□□□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宋均注曰稷讀曰
□□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與
□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顧野王符瑞圖
□□玄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洛出龜書
尚受舜禪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此謂洛出書
者也 宋書
黑玉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於洛習禮堯壇
降三分沈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烏
以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
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尚書中候

靈符周公攝政與成王觀于洛沈璧禮畢玄龜青龍蒼
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
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
符 宋書
二水鬭周靈王時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夫水聚於高歸於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
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
無乃不可乎王卒壅之王室大亂 周語
洛絕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魏襄王九洛入成周山
水大出 竹書紀年
□伯洛伯用與河馮夷鬭蓋洛水之神也 竹書 昔□河伯
筮與洛伯戰而枚占昆吾占云不吉 歸藏
黑頭公秦始皇祀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
來受天之寶乃與群臣作歌云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
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古今樂錄
王鷄邪靈后名含始游洛池有王鷄銜赤珠刻曰王英
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漢祖劉季 帝王世紀
雒水造城沛國陳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天津城門或
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人臣正身金堤水退况聖主
天所授邪言未絕而水去 謝承書
激洛水德陽殿周遊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
洛水於殿下 漢官典職

洛雒字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
魏爲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
加水 魚豢典略
洛神後魏虎賁洛子淵者洛陽人戍在彭城其同營人
樊元寶假歸附書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元
寶至忽見一老翁云是吾兒書引入床宇顯敞坐命婢
取酒酒 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俄而酒至色甚紅香
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送元寶出但見高岸
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
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方知
是洛水之神也 洛陽伽藍記

作梁神龜中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常景爲洛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 伽藍記

詠詩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隋唐嘉話

永昌水垂拱五年四月魏王武承嗣僞造瑞石文云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稱獲之洛水則天大悦號其石爲寶圖七月改寶圖曰天授聖圖洛水曰永昌封其神爲顯聖侯禁漁釣祭享齋於四瀆所出

處號曰聖圖泉於泉側置永昌縣十二月則天親拜洛水受天授聖圖爲壇于洛水之北中橋之左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寮蠻夷酋長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獸並列于壇前禮畢還宮父老勒碑于拜洛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奏毀之 舊唐書志

作防李適之爲河南尹玄宗以洛水歲暴耗從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 唐書

五色帝德盛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玄黃 六帖

碧石洛水底有碧石故上無氷 述征記

宓妃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 漢書音義

八流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涪尾泗出月台沂出太山 博物志

三川八水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灃滈爲關中八水 關中記 秦漢都西京灞滻灃澇涇渭之水皆不在大川之例以近咸陽盡得比大川之祠也 漢書 天寶九載詔曰五材並用特表上靈八水分流實稱善利京畿奧壤秦甸王畿灞滻逞于涇渭澇潏匯于灃滈蓄洩雲雨滋育稼穡宜令備禮致祭務從蠲潔 冊府

湖

大陂廣雅云湖池也說文云湖大陂也風俗通曰湖都

也流瀆四面所隈都也

浮玉堂湖是仙人浮玉比堂 太湖記

太湖太湖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楊脩五湖賦云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于背上懷太吳以當胷岑嶺崔巍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極也 水經注

五湖周禮揚州其浸五湖浸者所仰既灌者也五湖一名具區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虞翻云太湖有五道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

捐珠　舜弃黃金於嶃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泉以塞邪淫之路（陸賈新語）
辟湖　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淮南子）夏人之王鑿五湖（管子）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墨子）禹遏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呂覽）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耜以為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淮南）河閒獻王曰禹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說苑）
彭蠡　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史記）宮亭即彭蠡澤也謂之彭澤湖一名匯澤（荊州記）
扁舟　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乃乘扁舟游五湖（國語）句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

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浮海以行終不返（史記）
練瀆　吳王游五湖經練瀆曰此水紫白如練影之逕定也故名練瀆（曾文墨洞庭記）
五渚　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史記曰秦兵流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裴駰注五渚在洞庭湖
城陷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没為湖有嫗聞之憂懼朝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没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淪陷為湖（搜神記）

歷陽　淮南子曰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注歷陽淮南國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没為湖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爾此嫗數往視門閫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暮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血便走上山國没為湖
龍目　龍目湖秦王東游觀地勢云此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湖中長岡使斷因改名為丹徒今水北注江也（京口記）潤州漫陂有湖名龍目湖京口出好酒人習載故桓溫云京口土瘠人窶無可濟唯酒可飲兵可用耳（郡國志）
彫胡　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彫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嬴

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彫胡無復餘草蟲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illegible]）
鏡湖　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堤塘周廻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頃創海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於臺臻遂被刑於市及臺中遣使按鞫總不見人驗籍皆是先死亡人之名（會稽記）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輿地志）
湖開　吳之未亡也吳郡臨平湖一旦自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illegible]）臨平湖塞天下亂（[illegible]）

天。太平吳人以為姜祥併而吳滅後元帝興於江左
書栢女之難湖水色赤熒熒如丹紀勝增
太平 陳訓少學天文孫皓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
平青盖入洛皓以問訓對曰臣能望氣不達湖開塞退
告友曰青盖入洛将有舁櫬銜壁之事非吉祥也晉書
巴丘湖 都督荊州江漢懷德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
達江陵千數百里無道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
川實為險阻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
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
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晉書 華容縣東南有
雲夢澤一名巴丘湖荊之藪也劉澄之荊州記
曲阿 謝萬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
謝曰故當淵注渟着納而不流世說 曲阿本名雲陽秦始
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
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太康地記 丹徒有高
驪山傳云昔高驪國女來此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
女不肯海神撥船覆酒流入曲阿湖故曲阿酒美也輿
地志云曲阿出名酒皆云後湖水所釀故醇列也今按
湖水上承丹徒高驪覆船山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寰宇
記
捬湖 褚公遊曲阿後湖狂風忽起船傾褚公已醉乃曰
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有孫興公多塵滓
以厭天欲耳便欲捉孫擲水中孫懼無計唯大呼曰季
野卿念我林語 御覽分注云褚公者彥回也季野彥回字
也按晉書褚裒字季野南齊書褚淵字彥回相去百
[redacted]二三十年矣乃以裒字為淵字之字何耶
立塘 武昌南湖通江夏有水冬則涸于時庾所產植齊
大尉立塘以遏水於此常自不竭因取瑯琊郡隔湖魚
菱以着湖內菱甚甘美異於他故所產鯽魚乃長三尺
武昌記 又名五丈湖志
求湖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東郭
有廻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
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
踵又求始寧岯崲湖為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
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顗遂構讎宋書
青林湖 宋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柵青山覩一童
子甚麗曰下旬當平伐此何為忽不見故謂之青林湖
湖有鯽魚食之肥美避寒暑水經注
高沙湖 高沙湖在故廻洲上翠澤平島水陸彌曠菱荷
殷阜鱗羽滋阜湖南林野清曠可以棲託故徵士宗炳
昔常家焉北有小水自湖通江謂之會口是也荊南志
望墩湖 歙縣望墩湖其中有蜃常與呂湖蜃鬬程靈銑
好勇而善射蜃化為人告之曰吾為呂湖蜃所厄君
能助吾必厚報束白練者吾也明日靈銑彎弧助之正

仙移至不知所之後人名其處為靈巖有一道人請
靈銑毋求食食訖曰勞毋設食今當為求善墓地使毋
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靈銑因
移夕葬其所侯景亂靈銑率郡鄉萬餘衆保新安因隨
陳武帝有奇功及陳武受梁禪靈銑以佐命功臣與周
文育侯安都為三傑（圖經）一名蛟湖（方輿勝覽）
西苑五湖隋煬帝苑西苑十六院又鑿五湖每湖方四
十里東曰翠光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南曰迎陽
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為山上構庭殿曲屈環繞
澄滄皆碧窮極人間華麗（大業雜記）
剡川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

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
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唐書）
丹陽湖李白嘗游丹陽湖醋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
往來有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
間片帆起（金陵志）
郎官湖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
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
公殊有勝槩四顧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
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寞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以嘉名
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鄭圃之有僕射陂也
李白集

甘棠湖江州潯陽南有甘棠湖長慶二年刺史李渤築
立斗門以蓄洩水勢（唐志）
飲馬湖莊宗滅梁楚馬殷遣其子希範脩貢京師上梁
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
堪飲馬尓莊宗嘉之（五代史）
後湖金陵北有湖周迴數十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
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山大川掩映如畫六朝舊迹
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百千一日諸
閤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舉玄宗賜賀
監三百里鏡湖信為盛事又曰余非敢望此但賜得後
湖亦暢得平生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

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耳馮大有慚色（南唐近事）
湖亦名玄武湖蔣陵湖秣陵湖練湖（金陵志）吳孫皓寶鼎
元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巡繞殿堂窮極伎巧晉元帝
大興三年創北湖長堤以遏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
至宣武城（建康實錄）湖本桑泊元帝創為此湖宋以肄舟師
（徐爰釋問）宋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玄武湖於樂遊苑北（紀）
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何尚之固諫乃
止（本事）元嘉二十五年黑龍兩見玄武湖（志）明帝大明七
年於玄武大閱水師（紀）又於湖側作大竇通水入華林
園天淵池引殿內諸溝經太極殿由東西掖門注城南
塹故臺中諸溝水常縈迴不息（六朝地志）從北望鍾山似蓬

亭湖望廬岳。齊武帝理水軍於此，中號曰昆明池，故泷
紵鍾山應教 引云南瞻儲胥館西望昆明池即此爾 鄒袁
記御覽云永 宋有龍見于湖內故改玄武湖圖經云
湖中有三神山世紀因之誤
洞庭湖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廻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
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爲名青草湖 一名洞庭湖洞庭亦
謂之太湖 荊州記 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阜隆起即青草
廟下一湖之內中有此洲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
湖也 南遷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
高遏住湘波讓而退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
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

天中記 卷十 十二

有都押衙蔡娃者戲題詩吟與僧齊己曰可憐洞庭湖
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北夢瑣言 洞
庭湖西秋夏水泛與洞庭爲一涸時惟見赤沙舊記云洞
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八百里又謂之三湖 地志 澧
水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
水經注
宮亭湖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途旅經過無不祈禱能
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 荊州記 後漢時廬山廟有神於帳
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
帆相逢欒巴還豫章太守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
聲 神仙傳 彭蠡湖心有大孤山按郡國志彭蠡湖周迴四
百五十里內有石高數十丈大禹刻其石以記功焉又
有乞烏鴟射行舟人輒搏飯擲之高下不失一粒 九江記
廻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 劉綽詩 分風爲二擘流成兩
西湖杭州西湖源出於武林泉山川秀發景物華麗自
唐以來爲東南遊賞勝處 志 白居易長慶二年爲杭州
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 本傳 放水溉
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可無凶歲 白西杭記 白居易爲刺
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置撩湖兵士千人
日夜開浚 東坡狀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
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
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白詩

天中記 卷十 十三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內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之句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𣊬然起投鞭渡
江之想命畫工潛入臨安圖西湖揭軟屏閣貌己像策
馬吳山之巔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別
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謝處厚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
牽動長江萬古愁 紹興淳熙間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
復新亭之淚是以論者以西湖爲尤物比之西施之破
吳也 張志道詩云荷花桂子不勝悲江界年華憶昔時
天目山來孤鳳歌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誤世終無
庾信哀時尚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古今遺恨是西湖

太湖旁衛太湖吳時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堤先以□□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塘水速竭若見巨鱗慎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可發明往決水翕然而盡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剖而治之見昨所祭餘食充溢腸內兩吏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于今猶名此湖為五百陂 異苑

燕雀湖 昭明太子有一玩埆盆紫玉杯昔武帝所賜也既薨詔置梓宮後更蔡開填為開人掘入大航乃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為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 窮神秘苑

半湯湖 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瀹雞皆有魚交入輒死 茅山記

花墅湖 慈谿有花墅湖唐刺史任同勸民脩築中有小墅春花明媚因以名之 圖經

洲

水中高土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上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洲作洲非 說文

洲於方言曰水可居者為洲三輔謂之淤郭璞注曰上林賦云行於洲淤之浦

滄浪洲 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汀中有滄浪洲禹貢稱漢水東流為滄浪之水疑此洲是也 水經注 漢水又逕琵琶谷至今江洲洲即漁父棹歌處庾仲雍記云謂之千齡洲 酈道元水經

鵲洲 鵲洲在縣北左傳曰昭公五年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於鵲岸按鵲頭與鵲尾相去八十里杜預注云吳地也廬江舒縣東南有鵲尾渚 潯陽記 今居巢江南木有鵲尾渚者是也 西京記

鸚鵡洲 鸚鵡洲在縣北按後漢書曰黃祖為江夏太守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於此洲故以為名 江夏記

蔡洲 後漢蔡瑁字德珪襄陽人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墻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漢末

諸蔡最盛永嘉末其家猶富宗族甚強共保於洲上為草賊張如所殺一宗都盡 襄陽耆舊 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淥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 水經注

魚梁洲 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拖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亶洲 孫權遣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亶洲及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

世在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
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
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吳志
氾洲 龍陽縣氾洲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橘於其上臨
死勅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汝衣食歲絹千
匹 襄陽記 或曰昭潭無底橘洲深橘洲每大水諸洲悉沒
而橘洲獨存焉 湘中記 益陽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水最深
處也或謂周昭王南征不復沒於此潭因以為名 上
烈洲 輿地志曰江寧烈洲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水堪泊
船商客多停以避烈風故以名焉王濬伐吳宿於此簡
文為相時會桓玄之所也亦曰溧洲洲上有山山形似

栗伏滔北征賦謂之烈洲 丹陽記
羅公洲 始興城西百餘步有樓復樓臨川王營置清暑
遊焉羅君章居之因名為羅公洲樓下洲上巢竹交蔭
長楊傍映高梧前竦雖即城隍迥若丘壑 始興記
加子洲 三十國春秋曰晉咸和二年溫嶠與陶侃起義
兵伐蘇峻師師四萬直指石頭侃泊加子洲 洲夏月堪泊
舡冬月淺涸自永昌之初其洲忽一朝湧出數里隨其
形曲折凡作九灣行者所依東西浩然矣 丹陽記
不滿百 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
楚諺曰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
一為兩以先百數僭號旬時身屠宗滅及其傾覆洲亦

消毀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龍飛江表元兇之禍
此洲還沒 荊州記
水中有岸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
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
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
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
荊州 晉書
門前生洲 張興世居臨丙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
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
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南史

市橋生洲 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
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宋滅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州齊永
明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
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意反語為始興碩言
於此乃驗 上
長命洲 潤洲長命洲梁武放生處後魏使李諧來聘武
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洲生忽沒 高繼沖時李景威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
洲滿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
洲非此洲忽漂沒若可憂也繼沖遂以納款
朱崖洲 朱崖在大海中遙望朱崖洲大如囷聚 一
一夜至洲周迴二千里徑度七八百里可十萬家

鼓𡚁長髮美鬢 王隱晉書

郁洲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故崔季珪之叙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之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笑顧非已又也 水經

十洲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知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 十洲記

谿　卷十八

谿谷 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

苕溪 前溪烏程縣南東流入太湖謂之風渚夾溪悉生前箬後蕊莊茀詳徐不亭晉車騎將軍沈充家於前溪樂府有前溪曲即充之所作其詞云[illegible]泉朱曜百鳥啼忽忽後宋少帝續爲[illegible]曲其一曲[illegible]逢卽[illegible]溪度莫作流水心我新都捨故

五雲溪 歐冶子鑄劍處下有瓜帶原何[illegible]有瓜石聳出溪上有八樽樹客兒與弟惠連作詩連句刻於樹上唐吏部侍郎徐浩遊之云曾子不居勝母之閭吾豈遊若耶之溪遂改爲五雲溪 越州圖

任公溪 歙縣有坊村俗說任昉爲新安太守因行來至此愛其雲溪緣源尋幽累日不返百姓因名其溪爲昉溪溪旁村爲坊村村旁有山近故北野縣每山上石壁則不利縣官縣廢後其事亦止大中十年刺史盧潘改曰任公村任公溪 寰宇記

好溪 處州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好溪 地理志

溫涼二谿 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谿東谿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谿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二谿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谿廣五丈餘而溫涼不雜 水經注

百管谿 百管谿周迴丈餘水神泉湧如猛火煎油聲 裴氏廣州記

卷十

武溪 武溪水源出武山東南流注于沅故爲歌曰武溪深復深飛鳥不能度獸不能臨 古詩歌

康王谷 廬山有康王谷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楚康王隱避于此故名內有水舊傳宋王禹偁序品云康王谷爲天下第一水簾高三百五十丈計程一月矣其味不敗取茶煮之浮雲散雪之狀與井泉殊絕陸羽留題有漏從千仞石寒泛九江暗之句康王谷前有一城號爲行城大每欲雨輒聞山上[illegible]簫笳之聲漸至城而散每合村人以爲常候[illegible]以[illegible]康王之城康王[illegible]好[illegible]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illegible]之傳知非常人之所造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

又以劍為弥斩言將有徵異 述異記

【大谷】按類要在周靈王時始皇所虜乃負芻也志大谷

【金谷】梓澤在王城西北三十里與金谷相近 輿地志 梓澤即金谷也有金水出焉故謂之金谷晉石季倫別墅在焉 新圖志 余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 石崇金谷詩敘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世說

【大谷】晉縣東五里有大谷張衡東京賦曰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陳思王洛神賦曰經通大谷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皆謂此也 十道志

【幽棲谷】韋嗣立營別第號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製序述箭賜況優備因封嗣立為逍遥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 詩林

【郇君谷】王龜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郇君谷 唐書

【王官谷】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時寇盗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 上

津

【九津】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鳥谷青丘之鄉南至沸水漂漂九陽之山西至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北至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呂氏春秋

【三津】伍員入吴吴王赦之歸國苑蠡執御至三津之上仰天長歎嗟下沾襟曰嗟乎紹之乇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 吴越春秋

【寶津】漢武微行栢谷遇厚實門又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王賞厚實帑馬賜以河津令其霸兩渡今寶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 水經注

【君子津】雲中定襄之間有津曰君子濟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塚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 水經注

【白馬津】舊東郡白馬縣神馬亭有神馬寺去白馬津可二十里許東南去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開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山

船上兵過黎陽縣南為白馬津石勒號為靈昌津上

灣

清灣　清灣在縣東南七里隋開皇中太守梁文謙治官清絜取此灣水以自供後人思其德號為清灣鄱陽記

百家灣　徐溫嘗自迎鑾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溫乃袒裼以帛繫環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儻溺不免吾汝輩保此子言訖風浪亦息九國志

白璧灣　沅水東歷臨沅縣西為明月池白璧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檝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磵岸足均跨秀若削成其側森竹便娟致可翫也水經注

三原灣　樂城縣三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鏡暴昔有得一死鮎者髯大五六圍一髯輒得數十斛鮓此灣無所不容有人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原灣無所不容永嘉郡記

浦

南浦　南浦在江夏縣南三里離騷曰送美人兮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大江春冬涸竭秋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稱南浦江夏記　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水際　上虞縣有石驢步水際謂之步也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也江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按吳楚間謂浦為步蓋語訛耳述異記

沙

流沙　流沙在玉門關外南北二千里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廣志

沙城　曹操征馬超隔渭水婁子伯說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曹瞞傳

沙長　吳富春縣有江沙漲武烈為郡吏赴府鄉人餞之會於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後當為長沙太守後果然因名孫洲吳錄地理志

沙米　袁州有水春交則上白沙如米於兩岸九十餘里呼為米沙若二岸偏米其方豐熟王孚安城記

沙堆　新昌水有一沙堆在縣東北五十里其形狀如覆舡鮮淨特異每年豐稔其沙即堆積如舊若砂移向岸其年儉古來相傳以為常驗鄱陽記

玉女沙　賀氏有八風溪溪水南流合三交水岸有沙細潤可以澡濯隋代常進後宮雜以香粟以當豆屑號曰玉女沙寰宇記

沙鳴　沙州天氣晴朗即沙鳴聞於城內又云人遊沙山結侶少或未曾游即生怖懼莫敢前其沙或隨人足自頹下經宿卻自還山上西河舊事　鳴沙山一名神沙山其山積沙為之峯巒危峭踰于山石四面皆為沙壠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鳴隨足墮落經宿風吹輒復如舊沙州記

志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綿歷古今沙填不滿水極甘美
沙角山河西有沙角山峯崿危峻逾於石山其沙粒麁
色黃有如乾糒又山之陽有一泉云是沙井綿歷今古
沙不填之人欲登峯必步下入穴即有鼓角之音震動
人足 三秦記

泉

異名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
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曰氿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
泉異出同流曰瀸泉 爾雅釋水
醴泉醴泉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泉者循理則出 孝經援神契

醴泉德符未詳地應以醴泉 禮含文嘉 黃帝之時以醴泉爲
渠 醴井也取名醴酒克祗德匪懈醴泉出文命盛
德俊乂在官醴泉出山 尚書中候 成康之隆醴泉湧出 命歷序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上有醴泉瑤池 史記 太山之東
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
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汙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
異常者也 法苑珠林
太公泉及縣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
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城西北
有石夾水飛湍迅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
也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

磻溪苟愜神心曲者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 水經注
盜泉孔子至于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
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 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
斂襟 盜泉在泗水縣東北出卞城之陰
溫泉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俗
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
謝神女為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為驗 三秦記 水
源有石流黃其泉則溫或云神人所嬉也療人疾 博物志
驪山湯初始皇砌石起宇至漢武又加修飾焉 漢武故事
拔劍泉漢高帝入彭城嘗鬪於徐州為楚所困漢兵渴
乏帝以劍插地拔即泉湧出至今水不溢旱不枯土人

呼為龍湫
五泉蘭州五泉水在皐蘭山下泉有五眼瀑布飛瀉湧
然可聽衆流成溪灌溉其俾俗謂霍去病以鞭卓之而
出者 志
酒泉福祿城外所築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 河西
舊事 漢宣帝時聞泉味如酒故以名縣 方輿記 金泉出數穴
清澈無底 雲陽宮記 有人飲此泉水見有金色從山中照水
往取得金故名 肅州志
貪泉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
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
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越崖褻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
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
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晉書石門之水俗云經大庾則
清儉之氣分飲石門則緇素之質變即吳隱之所飲之
所也輿地志 隱之罷郡見妻篋中有沉香一斤遂投石門
內水中後人號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寰宇記 橫沉溪溪
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以為貪泉飲者冒於財賄同於
廣州石門貪流矣庶介為二千石則不飲之昔隱之挹
而不辭豈為能固其真乎蓋亦惡其名也注水經
聰明泉潯陽縣落星山獨有五松橋昔惠遠法師與殷
仲堪席澗談易于此而樹下泉湧號聰明泉寰宇記 永新

有聰明泉水自山湧出古今學者飲之多成事主人謂
之聰明泉上
孝感王彭盱眙人少喪母元嘉初父又亡家貧力弱營
葬鄉人助作磚磚須得水天旱穿井數十丈無水一旦
磚竈前忽生泉用之事畢復竭助者嗟嘆元嘉中改其
里為通靈里沈約宋書 安金藏長安人為太常丞初喪母寓
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
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唐書
太極泉宋孝武大明七年赦詔曰思散太極之泉以播
無方之外志 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為萬物獲福于無
方之源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後漢志注 仙藥有

狂泉酉陽雜俎
宋一具袁粲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
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
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
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
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
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南史本傳
梁泉蘭州狄道縣有梁泉昔梁暉者後周之將為群羌
圍於白石山無水暉以所執鞭卓地以青羊祈山神而
飛泉湧出榆木成林郡國志
玉漿隋劉府物為渭州刺史甚有惠政鳥鼠山俗呼為

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
苦之勤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而乳
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
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隋書
汲食瀉亭唐太宗時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
夷患之數為叛逆亭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
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何足道哉吾當汲
而為食畢飲而去唐新書
溫泉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唐地理志 上於華清宮新
廣一湯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
鴈仍以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

悦人浴池湯中仍以不梁横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水際
上円步輦清宮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魚龍鳧鴈皆奮
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而蓮花今猶存又
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環回甃以文石為銀鏤漆
舟及白香木舡致於其中至於楫櫂皆飾以珠玉又於
湯中壘琴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明皇雜錄）

聖應泉　楊朝晟正元中為邠寧節度使築城方渠合道
木波以遏吐蕃路師次方渠無水師徒齎然遽有青蛇
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晟使築防環之遂為渟泉
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臨命泉曰聖應（唐書）

寶玉　壽安縣有寶玉泉石溪皆山水之絶勝也貞元中

李賓客詞為縣令乃劉韓普開徑隧人方踰而異焉太
和中悼陵崔家為主篇標牓于道周人方達而遊焉（壽安）

半月泉　李紳題法華山天衣寺詩殿湧金身塔池開碧
月泉此泉隱於岩下雖月圓池中止見其半最為佳選
紹興務愚充法聰遂鑿斷巖上易名滿月池泉甚可游
也（西吳記）吳興德清慈相寺石壁下有半月泉晋咸和中
泉卓庵其處鑿石鐫如半月得泉清涼井更名曰靈泉
從日鄣其形似更名半月建亭其上（西吳記）

井泉　單州高平有井水一曰井水正元元年令明齊引
入城號井泉有省覓谷本稚谷元宗幸潞州過之步行
豐州興从隆城北三百里有鸊鵜泉（地理志）

上善泉　揚州中部州郭無水東北七里有上善泉開成
二年刺史張怡架水入城以紓遠汲四年刺史崔鄲復
增修之民獲其利後思之為立祠（上）

明月泉　吳洞庭山縹緲峯下有泉唐大祐四年刺史曹
珪以明月名之（蘇志）

金沙泉　金沙泉在顧渚山碧泉湧沙粲如金星唐學士
毛文錫有記唐貢泉用二銀瓶其泉煮茶則味極嘉不
與他泉比昔人遠相齎遺用瓶貯泉取泉畔小石養之
則日久不壞（西吳記）湖州長城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
茶之所居常無水湖常二郡守至境具牲祭泉其夕清
溢造御茶畢其水即微減太守造畢即涸太守或還旆

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鷙獸毒蛇木魅焉（[illegible]）

祈泉　西蜀將王暉任集州刺史城中無水泉值岐兵攻
城凡絶其水路城內焦渴王公乃中夜祈請神祇及寤
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王驚寤遲明亟命
春鍤于所止之處掘之乃有泉流居人家給甚衆岐兵
以城中無水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于城上揚而
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玉堂閑話）

禱泉　宋忠禮爾縣簿會大旱井泉涸毋竊疾非泉水不適
口思禮憂懼具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
人異之（孝子傳）

瀑泉　司空圖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

逕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嶽之上有瀑泉泒注
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南雍新書）

醴泉瀛洲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
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十洲記）

八泉靈池山在翁源縣上有八泉曰湧泉曰甘泉曰溫
泉曰震泉曰龍泉曰玉泉曰衡泉（水衡記）

槃泉漢書赤歷歌象載瑜白集西伭甘露飲榮泉注榮
泉言泉有光華

白泉泉色白自出山澤得禮制則澤谷之白泉出飲之
使人長壽（瑞應圖）

玉泉崑崙及蓬萊其上鳥獸飲玉泉皆長生不死也（神異經）

太玄泉恒山有太玄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五岳圖）

赤泉員丘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宮有英泉
飲之眠三百歲乃覺不知死（括地圖）

帝之神泉崑崙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淮南）

孔子泉城東北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雖帝梁無
以過也（荆州記）

龍泉山西有龍泉稽含初遠法師遣諸道人竹卜地息
此西渴法師因以杖掘地即泉出天旱法師令道人讀
海龍王經泉中有物如蛇而出角騰空中去須臾而雨

（周景式廬山記）

靈泉河東霍太山有嶽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
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
相東陰山縣有侯雲山上有靈壇經前有石井深數尺
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眉川則已亦其比也
（水經注）

湯泉張勃吳錄曰丹陽江寧縣有湯山湯出其下大小
凡六處湯潤繞其東西冬夏常熱鵞魚之類入者輒爛
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沾之輒更鮮茂舊有湯泉者
今廢（寰宇記）

舒姑泉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登百許步有舒姑泉

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於泉處坐牽挽不動父還告
家比還唯見清泉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湧
洄流見朱鯉一雙今作嬉戲泉故涌出（宣城記）

金綫泉齊州城西有金綫泉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金
綫一道微起水面以油滴之則綫文還云或以杖亂之
則綫輒不見水止如故入陰亦不見（有內野錄）

妬女泉太原廣陽有妬女泉初出大如車輪水色清碧
傍有祠土人說之婦人袨服靚粧必與雨電故曰妬女
故老相傳此泉中有神似龍晝伏夜遊神出水隨水而
湧（元和志）

剩泉雞籠山下澗中有數十處累石若有人功水常深

天餘乾夕鄉有湧泉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前望尤大號爲潮泉常如沸湯（潯陽記）

交旋如盤龍　允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撓破之尋手成龍狀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水經注）

灌田　郴州溫泉下流有田資以灌溉常十二月下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也（荆州記）

雌雄　梁山縣多喜山有雌雄二泉一名浴井井夏春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

聖泉　蜀武陽有聖泉其水碧色患疥疾者洗之多愈投銀即成金色孕婦飲之避胎俗以爲聖泉（寰宇記）

田公泉　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即柳汧泉一名柳谷泉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味同云是王沙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爲異蓋古有田姓者居雷平山後得道名泉以此（酉陽雜俎）

石泉　譙郡有功曹觸人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引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嶺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鳥於嶺中乍飛乍止怪而就鳥鳥起見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進肅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識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爲時人異之故以[illegible]

德潤泉　雍熙二年五月癸酉鳳翔府言岐山縣周公廟有泉忽涌出耆舊相傳時平則流世亂則竭唐安史之亂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號德潤泉自後又涸今忽涌清澄其潔甚異於常因圖之以進晏殊爲贊曰惠顯以時靈存孔彰（玉海）

神泉　廬山錦繡峯下有神泉宋紹興間皇甫履隱斯山高宗名其居曰清虛菴光宗在東宮問履所乏履曰但水差遠光宗拜書神泉二字履持歸菴傍穿小井方施畚鍤而泉遂出故名（九江志）

井

釋井　清也泉清潔者也（釋名）井通也物所通用（易傳）周云[illegible]

以不變更爲義師說井以清潔爲義（字林）井深也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風俗通）

作井　黃帝始穿井（周書）伯益作井（世本）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淮南子）

九井　隨郡重山有一穴父老相傳云神農所生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則衆井水動即以地爲神農社年常祀之（荆州記）

老子井　苦邑縣南瀨鄉老子之舊鄉也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溫清隨人意念（出明[illegible]）

王羊　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王羊哀公甚懼孔子曰丘聞水之精爲王土之精爲羊此羊肝乃土

其公使人掘羊其肝即土也(外傳)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國語)

抱甕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後重前輕及水若抽名曰桔槔日浸百畦用力寡而見功多子不欲乎圃者曰有機事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道之所不載也(莊子)

得人 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者聞於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呂覽)

厄井 楓渚津津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祖與楚戰敗

走迸 走迸此井追軍至見兩鳩從井中出故得免厄因名厄井(西征記)上有蜘蛛網因免(郡國志)

灌嬰銘 盆城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有石銘云漢六年潁陰侯所開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為己瑞府咸異之井甚深大江有風浪此井輒動土人呼為浪井(潯陽記)

賈傅井 湘州南寺之東賈誼宅有井水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即誼所穿井(荊州記)誼有井上圓下方(寰宇記)

井竭 朱博為御史大夫府吏舍百餘區井水俱竭長老異近後果廢焉(漢書)

投轄 陳遵嗜酒每飲賓客取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上)

通仙井 益州嚴貞觀有通仙井相傳此井與廣漢綿竹君平宅井相通有人淘井得銅錢三徑可二寸因恍惚不安復投井中立愈或云此君平卜卦錢也

井溢 元帝時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世宮井泉溢王莽之徵也(漢書)

拜井 耿恭之攻匈奴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後漢)其水名懸泉有靈車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元和志)李嗣業為疏勒鎮使漢耿恭故井之涸禱已泉復出(唐書)

飲牛 淳于恭門側有井鄉里小兒爭飲牛恭惡之多致水器汲水滿之(東觀漢記)

設器 管寧所居邑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錯雜或爭井鬭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

者得而怪之罔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圖訟高士傳

井有丹砂 臨沅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後子孫徙去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考乃知是宅之所爲而不知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神仙傳

綺欄 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水魏略

綠珠井 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圓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傳云汲飲此水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遂以巨石填之邇後雖時有產女端嚴則七竅四肢多不完全異哉州界有一流水出自雙角山合容州畔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者盖取美人生當名矣嶺表錄異

丹井 晉永嘉中旌陽令許遜嘗煉丹於艾城之黃龍山有蛟魅爲淵藪輒作洪水欲漂丹室遜擒之釘于石壁還郡時海昏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爲雲遜誅之法比斗七星每置一靖井以鎮之讚曰海昏之地府當陽南昌之州龍安之場上繚艾縣古城之罔地肅穴侵截川江古其地土防民之殃于今立靖萬古吉地志

諫飲 江曉嘗祥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投人競趨之籍獨逡巡在後須史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晉書

三龍 謝毗字宣時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三龍甚分明行道從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塼隱起作龍形異苑

沸井 昇平二年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有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湧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又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簡大堅白字色乃黃南史

出錦 南齊時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吳均齊春秋

買水 梁何遠爲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連水還之南史

玉井 河間王琛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爲繩伽藍記

鉼以寶鈿爲井唐語林

祝井 三國典畧曰東魏以平鑒爲懷州刺史鑒乃于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尋西魏驃騎將軍楊檦議同長孫慶明來攻東伐是時新築之城少糧乏水衆情大懼南有一枯井汲即乾鑒乃整衣冠俯井而祝俄而泉湧城内皆足揚水示檦檦無功而退北史亦載

誠感 劉[illegible]字仲[illegible]梁陝太守風教脩理稱爲美政郡

瀕海水味多鹹井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
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北史

【得船】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
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後掘三丈遇盤石
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之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
石而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
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景陽井】景陽井陳末后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
避隋兵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一名胭
脂井一名辱井在江華寺

【聖井】吳興長興廣惠寺左有五井晉永嘉中邑人陳氏

所穿陳武帝初生其一井泉湧出家人汲以浴之後損
傳謂之聖井

【井歎】武后時來俊臣家井中夜有嗟吁愁歎聲五行志

【韓公井】唐韓朝宗爲襄州刺史城有昭王井言汲者死
人雖渴而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此飲者無恙[illegible]
公泉[illegible]

【十丈】建中時韓滉爲潤州刺史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滉
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
城以爲儲預亦中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
下與江平令丘涔督其役先賢丘墓多令毀廢唐書

【關井】李皋字子蘭貞元初爲荊南節度使荊至樂鄉凡
二百里旅舍鄉聚凡十數楚俗佻薄不穿井飲陂澤皋
始[illegible]錢開井以便人同上

【井嘯】貞元時壽州随軍王迪家井忽然沸溢十日又竭
見底井有聲如嬰兒之聲至四月兄弟二人盲又一人
死家事狼狽之應也[illegible]集

【井溢】集賢張希復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溢者深尺
餘酉陽

【井大】賈耽在滑臺于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
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鑿此井曰
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聞
之曰是井太大也惜哉王子 泉耽自記云滿城控白馬之

津通所鹵之濫里居者井無良馬相非宜視水脉因便
道求美泉得之於城濠之右間成八隅合爲一寰宇記

【聖瑞】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蕭
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黃
帝迴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蕭惶遽使脩之其處
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
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宮朝獻畢赴南郊于
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學士韋處厚
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實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
紀仍賜鄭蕭緋衣唐紀

【醞井】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墮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

井之作左遷務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新書）

按珠　王涯作相日庭穿一井金玉為欄嚴其鏁鑰天下寶玉真珠投置其中汲其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色並如金（集異志）

鷄聲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鷄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酉陽）

愈目　吳興飲不鄉部村梁天監五年青州刺史沈子真宅一夕鐘磬自鳴堂前井中放出紫光八道旋有龍騰空而去子真遂捨宅為八聖寺吳越王鏐嘗病目取此井水洗之即愈因賜旃檀作井欄（吳越記）

鑿井八十　牛存節為鄆州留後劉知俊叛奔李茂貞朱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東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渡之存節禱而掘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五代史）

銀葉　護井高郁起于行陣為楚馬殷謀臣貪而且僭嘗以所居之井不甚清徹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井其四方內外皆然謂之拓裹（五代史補）

御井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濯開元中以駱駝馱入大內以給六宮（國史補）

香井　太山有上中下三廟廟前有大井水極香冷異於凡水不知何代所掘（從征記）

司命　廣州記曰鬱林郡有石井半井半淺潛通江波冬夏常盈名曰司命井周給閭境也其井水竭即土人衰稀穊不登以為候（寰宇記）

二色　井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者灰汁取作粢粥皆作金色土人名灰汁為金因名金井（異物志　山川記）宋水史宏水井賦廬陵之瑞空存二色之名

明義井　明義坊有井夏中冷漿茸飲米飯羅屏綾羅□有浴堂上以浴王保等史中以浴君子女流下以浴庶類也三伏之日炎暑赫曦男女行來甚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未至而憂既至而樂號為

歡樂井（壽陽記）

療病　宋時雍丘菜園人浚井得石刻銘云漢代功臣鑿臣在秦城井得到靖康春方顯千歲景金賊亂天下諸賊皆來并甕下有井泉能療千年病（揮麈録）

銀床　古舞曲曰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后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詳彥周言嘉祐時河濱人網得一石刻詩曰雨濤空階洗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　井幹井上木欄也字亦作榦其形四角或八角又謂之銀床皆井欄也

井鼓　照井讖曰一八四八飛泉仰流蓋合則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為井字一本載云二八三八錢昭度食

黎詞云二八飛流號甚寒
井神 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
去 白澤圖 一云井鬼名瓊
穿井 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皆瞽歷求方術
不愈一旦有書生為開井一眼及得新水洗眼遂平復
如初因留此法令轉救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隲其要
曰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
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
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
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
時即為福地穿井汲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吉訖

升天而去書生太白星官也 續仙傳感遇
蜀井 廣陵蜀岡上大明寺西有井曰蜀井言水與西蜀
相通茶品天下水有二十種而大明寺水為第七 試茶錄
六井 鄴侯家傳云杭州舊取陂湖斯水地署多鹵鹹乃
深穿陰竇引錢塘湖水於郭內穿六井也六井覆以大
屋皆得寒泉有餘則洩之於官河民遂無疾癘 湘湖續 白居
易為杭州刺史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

池

停水 孚安國曰停水曰池 廣雅云沼池也 風俗通曰孫
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為池以養魚鱉
圓曰池曲曰沼

辟池 豐鎬有天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雍之
地也 玄池 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
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穆天子傳
瑤池 觴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歌白
雲之謠 上
昭華之池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 韓詩外傳
長池 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盜蘭池 史記 秦始皇作長池引
渭水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築土為蓬萊山刻石為
鯨魚長二百丈 三秦記
鎬池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

池君 史記
昆明池 昆明池漢武元狩三年所穿也初漢欲求身毒
國為昆明夷所閉昆池有滇池方三百里名曰滇河漢
將伐昆明以通身毒使謫卒伐棘上林象滇河作昆明
池以習水戰 漢書 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
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西京雜記 昆明池
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
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蓋照灼涯涘 上
太液池 建章宮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日出暘谷浴於咸池至虞泉即暮此則象之 三輔故事

酒池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杯重不能舉皆氐
牛飲 太平寰宇記 酒池北起臺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
在長樂宮秦始皇造武帝行船於中 西京記 酒池監於商
辛逸覆車而不悟 酒年
濯龍池帝在濯龍池 李雲傳
鴻池漢成帝欲廣開鴻池趙興諫曰鴻池泛溉已且百
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從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
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李尋傳 浚儀有鴻池魏獻公射鴻于此
寰宇記
玄武池武帝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魏志
靈芝池黃初三年十一月是歲穿靈芝池四年五月有

鵜鶘集池上詔曰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共公遠君
子而近小人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
為而至 魏略
天淵池黃初五年穿天淵池 魏志 天淵池在洛陽池中有
魏文帝九花叢殿基 水經注 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
燕群臣 宋志
芙蓉池魏文帝芙蓉池作詩乘輦夜行逍遙步西園
文選
濛汜池魏明帝鑿濛汜池種芙蓉於中張載賦激通渠
於千金承瀍洛之長川
高陽池漢侍中習郁于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養魚
池邊有高堤種竹當中築一釣臺是其遊名處也將亡
勅其兒必葬我魚池山簡為荊州時每臨此池未嘗不
大醉而還曰此是吾高陽池也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
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
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
愛將也 襄陽記
天泉池晉孝武太元十年大旱井瀆皆竭太官供膳皆
資天泉池宋書云明帝泰始二年天泉池白魚躍入御
舟 宋書符瑞志 孝武帝遊于清暑殿有一人黃衣自號天泉
池神名林岑君詔帝曰若見善待當福祐之帝怪恐投
以佩刀神怒曰君為不道當使知之因不見遂鬨鼓登

之聲而去帝乃請大沙門為齋夜轉誦見一臂長三丈
來摸經案甚怪之後帝與宮妓泛龍舟飲宴于池有慢
神色乃見形攀龍舟沉帝遂溺死 異苑
天池汾陽有天池在燕京山上周迴八里陽旱不耗陰
霖不溢故老言常有人乘車風飄墮池有人獲車輪于
桑乾泉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
於桑乾原得穿魚猶為不信又以金鏤拖弄箭射著此
大魚久之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山在嵐州靜樂縣東
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連泊 元和郡縣記 隋煬帝嘗於
兩罡宮每夜風雨吹破竟不成也 元和
閬中池華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樹

曰邾連池魏言天池也循朱新興曾與其子棠遊池上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棠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孫今年已衰暮當為汝耳及其勉之魏書

流觴池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為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伽藍記

咸池寶光寺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為興適上

九龍池洛中舊有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遷都洛陽經構宮極循理街渠務窮隱發石視之曾無毀壞之石工細密非今知所擬亦奇為精至也遂因用之水經注

積翠池太宗宴群臣積翠池酣樂賦詩遜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遜言未嘗不約我以禮本傳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隋閔散樂於東京芳華苑積翠池側隋煬子蓋陪宴積翠池圖本草

海池武后時監察御史王守慎避法官乞出家為僧釋名法成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池支分永安渠水注之以為放生之所穿池之際獲古石銘云百年為市而後為池自隋朝置都市至于時正一百年矣

宋高僧傳

定昆池神龍中安樂公主恃寵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發怒自以家財別穿池號曰定昆池通典安樂公主西莊在延平門外二十里司農卿趙履溫種植將作大匠楊務廉引流鑿沼延袤十數里時號定昆池景龍文館記

曲江池曲江池本秦世隑洲開元中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即錫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入夏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絕劇談錄

蓬池汴州開封縣有福源池本蓬池天寶六載更名福源並禁漁採地理志

凝碧池祿山犯闕王維等為賊所縶一日逆黨大會于凝碧池以梨園弟子數百人奏樂支解雷海清王維時拘于菩提佛寺中聞之賦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維以此詩得免劉賓客嘉話寶曆二年六月幸凝碧池觀魚通鑑

魚藻池正元十三年七月壬辰浚湖渠魚藻池深五尺
德宗舊紀
文石砌天載芸暉堂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岸中有蘋陽
花亦數于白蘋其花紅而且大有如牡丹更有碧芙蓉
杜陽雜編
蓬萊池憲宗嘗欲於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
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 李絳傳 學士初上賜食皆蓬
萊池魚鱠 李德裕詩注
池底鋪錦六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到
泉先于池底鋪錦王建宮詞曰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
行處不曾多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是也
天中記 卷十
李石開成錄
臨碧池敬宗寶曆二年六月辛酉觀魚於臨碧池 敬宗紀
九曲池杜亞拜淮南節度使泛九曲池曳繡爲帆詑圖
要當稱是林沼李衛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慚
鑿深池李蒲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
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
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
意氣自若 五代史
九洲池東都城有九洲池在仁智殿之南歸義門之西
其池曲象東海之洲居地十頃水深丈餘魚鳥翔泳花
卉羅植 東京記 內園有九江池 圖說

天生池宕渠披衣山上有雲山寺寺中有池去果州嘉
陵江三十里江水或淺其池亦淺或漲其池亦漲號天
生池 寰宇記
玉華池犍爲牛鞞縣有玉女靈山東北有泉西北兩岸
名有懸岩腹有石乳房一十七眼狀如人乳流下土人
呼爲玉華池每三月上巳日有乞子者漉得石即是男
瓦即是女自古有驗 上

陂

陂池也 說文
芍陂孫叔敖作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 淮南子 叔敖作期
思陂而荊土用贍 意林 楚大夫子思造芍陂 皇覽
天中記 卷十
鉗盧陂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南六
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
有鉗盧玉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增多至三萬頃後
杜詩爲守復脩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 南都賦
鴻隙陂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
陂溢爲害翟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
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
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
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
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漢書）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璡水脈召與議之璡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毀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璡為都水掾使典其事璡因高下形執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後漢書）陂成人譖璡言取錢晨繫璡於獄戶自開械自解晨釋之出明日暮陂上有火光引前清德之感也（謝承書）

【萬頃陂】郭泰入汝南交黃叔度至南州先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或以問泰泰曰袁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也叔度之器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而不清混之而不濁不可量也（漢書）

【僕射陂】鄭州管城縣有僕射陂後魏孝文賜僕射李沖因以為名（唐志）

【月陂】洛水自苑內上陽宮南瀰漫東注當宇文愷版築之時因築斜堤令東北流水衝作堰九所形如偃月謂之月陂（河南圖經）

【渼陂】渼陂出終南山諸谷合胡（一作胡）公泉為陂十道志曰有五味陂陂魚甚美因誤名之唐寶曆二年勑渼陂令尚食使牧管不得雜人採捕其水任百姓溉灌勿令廢碾磑之用文宗勑詔並還府縣（長安志）

教

【藪】之為言厚也有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者也傳曰水草交錯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者也（風俗通）大澤曰藪（周禮鄭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illegible]注）有水曰澤無水曰藪（呂覽注）

九藪何謂九藪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呂氏春秋）[illegible]南秦之陽紆[illegible]爾雅十藪魯有大野秦有陽紆[illegible]周禮職方九藪青州曰望諸兗州曰[illegible]冀州曰陽紆

【四嶽】伯禹念前之非度象物天地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周語）

【逢澤】開封逢池宋之逢澤也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漢志注）

【圃田】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艸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大灰小灰義魯練秋大

白楊散漭中羊圈大鵠小鵠龍澤邑罷大哀
小哀大哀小哀太彘小鶴江大蓋牟賊羊浦水盛則
北注渠溢則川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
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 水經注

〔廣城澤〕廣城澤在梁縣西四十里後漢書云安帝永初元年以廣城遊獵地假與貧人于時馬融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仍基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鄙右轡三塗左枕嵩岳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濱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㵳㟥乎其陂是此澤也隋大業中置馬牧焉亦名廣陂其溉灌之至今百姓賴之 河南圖經

荊州記 [illegible] 春秋

〔雲夢〕禹貢雲土夢作乂 [illegible] 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地里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左傳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此澤跨江南者亦得單稱雲單稱夢也 書蔡傳

〔漏澤〕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世謂之陶墟井曰舜井虛東有漏澤方一十五里淥水瀦渟凡三大澤西際有阜俗謂之嬀亭山蓋有姚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嬀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則傾陂竭澤矣左右民居識其將漏預以木為曲狀約障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 水經注

之鄉人或目之為漏陂亦謂之陷澤其水將漏即有聲聞四遠數十里分若風雨之聲也先廻旋若渦勢然後淪入於穴率一二歲陷莫知其趨向及穴之深淺焉 王士禎

此澤漏凡穴區別所謂車箱漏鼓桶土漏雞漏褚漏春夏積水秋冬漏竭居人知之不過三日之中俱盡在今兗州泗水縣治東七十里 [illegible]記

〔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陽阿縣西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 水經注

〔督亢澤〕澤在方城縣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荊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謂也 上

渠

〔渠〕渠者水所居也 風俗通

〔陽渠〕洛陽城外四面有陽渠水周公所制也 西征記

〔十二渠〕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渠以富民 史記

〔陸海〕戰國海內十二分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鄴民以興歌蜀郡李冰鑿離堆通二江益部至今賴之 [illegible] 開鄭國漢作白溝而關中號為陸海 崔寔政論

〔九曲〕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為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懷贍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亦謂之九曲瀆

長明 魏武堰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十二里中作十
二蹬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又引漳
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
溝其登臺賦云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
五龍 河南十二里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
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脩此堰謂之千
金堨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蓋魏文帝
脩王䝉故績也
千金 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脩九龍
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
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
壞又廣功焉亦名伐龍渠即九龍渠也 水經注

萬金 鄴縣天平中決漳水為萬金渠今號天平渠 魏書地形志
金鳳 相州鄴南有金鳳渠引天平渠下流溉田 唐書地理志
菊花 相州臨漳南有菊花渠自鄴引天平渠溉田
王梁 蔡州新息西北有隋故玉梁渠
通濟 隋宇文愷于河陰鑿洛梁公堰廝河為通濟渠 列傳
御史 郭子儀請開豐寧軍御史渠溉田二千頃 家傳
佐耕 通典古者治水或以佐耕或以通漕白公引涇溉
安導 洛農民獲其利而轉漕之功弗聞宇公廝流書經
堰 渭漕進僅得其便而灌溉之績弗著

凌凍澌泮 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 風俗通
凌人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
鑑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
秋刷 周禮
六月冰 二月冰茂不成四月冰天下荒五月水其國亡
六月冰天下兵 易緯
藏冰出冰 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
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
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
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
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
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
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
徧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左傳

寒溫節 晏子曰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澤問曰魯年穀何
如對曰陰不凝陽冰厚五寸若寒溫節也寒溫節則政
平政平則年穀熟詩禮曾以息怨
闕地 為牀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遠以疾辭方暑闕
地下冰而牀焉重襺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曰
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左傳

春無冰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陰不勝陽 左傳

天瑞光武從薊避王郎兵至呼沱河導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左右皆惶畏為王郎所及上命王霸前往視之實然霸念還者驚衆雖不可渡且臨水正尚可爲阻即白曰冰堅可渡士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流澌冰合可渡馬欲偪各以囊盛沙布冰上軍渡未畢數車而冰陷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東觀記

冰厚丈餘靈帝光和六年冬北海東萊瑯琊井冰厚尺餘 續書

陷冰丸黄巾群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上

滑河冰泮石勒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合軍至而冰自泮舟揖無閡遂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功 異光

天橋慕容德正月渡黎陽津其夕流澌冰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鄭令韓範言於德曰昔光武渡滹沱冰澌自合今大王濟河天橋自成德乃大悅 錄明

不冰南燕汝水不冰燕王慕容超惡之李超對曰良由還蒂京城近日月也燕王大悅

帶結昭成帝征劉衛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流澌俄然冰合乃散葦于上冰草相結若浮橋衆軍利涉厚與宗族西走 魏書

一時之要趙郡王叡為定州刺史天保六年監築長城于時六月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北齊書

椎冰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恆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後主即位朝政多秦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斛律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 上

冰一昔合于闐王發兵平西域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為祥 唐書

冰筋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寒結簷溜皆為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晚朝回問之曰所玩冰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慧比象可愛也 天寶遺事

紅冰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為紅冰 上

敲冰煮茗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開元遺事

堅冰開元初拘彌國貢長堅冰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乃貢王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不消之則與中國者無異 杜陽編

海水 穆宗長慶元年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東望無
際 五行志

氷花如纈 開成末河陽黄魚池池氷作花如纈 唐志

氷紋如畫 景福中滄州城壍中氷有紋如畫有竹木草
卉車馬人物樓臺殿閣之狀時人以為地當有兵難近
華孽也 五行志

氷合 後唐莊宗西伐周德威軍不利或號曰晉王渡河
而北矣日晚明宗與末帝相失軍無所止河氷初解北
無舟楫帝泣曰吾兒安在吾主安歸身世盡於斯矣是
夜大寒雪深盈尺氷有後合處帝踐之以度不旋踵而
氷解帝宿光鋒砦翌日聞莊宗主山之遺軍聲後振 五代史

氷橋 周太祖乾祐中北征至澶州㳺河氷已解浮橋難
立衆憂之其夜西北風裂凝凍比旦津吏報氷堅可渡
步騎踐氷而行衆謂之旁橋日夕津吏報曰氷橋泮矣

鑿氷而浴 郭忠恕窮冬即鑿河氷而浴其傍凌澌消釋
人皆異之 宋史本傳

貢氷 藍田縣歲貢氷常在冬末如藍水不氷則主吏宣
命以祭二夕而成氷形似竹從消虛明潔或有粟砂綫
兼粘于其中則命鑄取以躍湯沃之或沃以冷則凍斂
不固尋復脫去 唐闕史

天畫 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獸之狀巧過摩
繪時人謂之天畫 大金國志

化玻瓈 千歲積氷結為玻璃 酉陽

刀切 薄餅卷厚氷以刀切入迎刃而解 盧氏雜說

賣氷 袁参上姚崇書曰昔蒯人為商賣氷于市客不苦
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以數倍之利客怒而
去俄而其氷亦散故蒯人進且不得水二者俱亡自泣
而去今君小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士皆欲附此亦君賣
水之秋而士買氷之際也使君強自遲迴至于氷散尚
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留之無為蒯人之事也 摭言

火

鑽木 燧人氏鑽木取火之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曰
燧人 拾遺記 含文嘉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河圖挺佐輔

回祿 內史過曰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
於聆隧 國語 昭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司馬司寇行火所焮子產使禳火於玄
冥回祿祈于四鄘 左注 回祿火神正義玄冥祭脩熙不
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為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
也

西宮災 西宮災何以記災也何休曰時僖公為齊桓所
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
生也 公羊 楚女悲而西宮災 陳留

火正 九年春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宋災知有天道何
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

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左

譆譆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左襄三十年 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穀梁

鬱攸 哀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濟濡帷幕鬱攸從之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 李商隱齋文云閬苑散基列瀛鬱攸之毒霓旌絳節咸罹爾燹之災

荷荷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韓非

熒火 知伯既敗將出走熒火見于西方乃出奔秦又熒火見于南方乃奔楚也

徙薪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灶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言直有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舍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請呼髡知士議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劉向新論

乞火 客謂蒯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賢何不進之於曹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請乞火於曹相國漢書 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談徐鉉

畢方 漢武時下獻獨足鶴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人皆不知以為怪異東方朔見之奏曰此畢方鳥也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山海經載之山有鳥如鶴一足名曰畢方見則有譌火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尚書故實 火之精名畢方狀如鳥一足白澤圖

生毛 車師後王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漢書

火井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于魏異苑

天火 麋竺嘗從洛陽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急還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搜神記)

積油 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晉武帝太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博物志) 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藥護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梁書)

光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晉書)

竹火 元帝渡江隋帝有王離妻李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並有遺書立十七卷臨終使竹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炙焫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李氏卒火亦絕將而滅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建康實錄注)

赤幟 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巢肩廨宇相接澄夜相覓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執赤幟團圓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illegible])

天下大熾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為吳郡白日在所事上見天上有一小物下狀如信幡遥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為之災不罪火主(晉志)

聖火 齊永明中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自北齎火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灸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竊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之即愈(南史) 京師有病瘻者以火灸數日瘡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為此乃便覺頤間癢病以火灸之瘡如前後梁以火德興(南齊志)

變火 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表請變火曰周官四

時變火以救時疾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願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隋書)

烽火 臺遼東西北有太宗烽火臺去臺五里間有火穴彼謂為熾燼池夜望明如畫常如燒照明或有物去地三十步無巨細肴入池中莫知記數淺深焉(相感志)

八人 翟天師乾祐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知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酉陽)

紆元忍聖神退歸第令召上東門卒嚴戒之曰明日當
午有黑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
巳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冶容艷佚
如偶人之飾其衣紅色卒因以撾痛擊之行百步忽不
見卒以告耽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火延百
十家錄異記

火精　長慶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榮家有精物或隱
或見或作小兒為青女人紅裙擾亂於人或稱阿姑時
假一處火發所燒即少許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燒河
市營市廬舍殆盡歲中胡榮亦死集異記

呪火　吳盧文進還鄧州節度城中火救之不息文進懸
天門旗自出州門使召馬步使將斬之薛至火即滅九國志

猛火油　周顯德中古城貢猛火油得水愈熾貯以琉璃
瓶五代史西北邊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廣丈餘以蓄猛
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乃別為池而徙焉不如是則
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
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
為火惟真琉璃器可貯之用油者以油消滴自火焰中
過則烈焰俱發油之餘力入水濕行俱蓋魚鱉遇之皆
死鐵圍山叢談

燐火　俗錄贊寧博物王禹偁徐鉉嘗就學焉郡開小
揚後圃遇陰雨即青燄夕起觸近則散寧曰此燐火也

兵戈血或牛馬血着土則凝結為此氣抔掘之皆斷舍
折鏑乃古戰地也因贈詩曰空門今日見張華湘山野錄

宋無忌　火之精宋無忌白澤圖　安平太守王基家有賤婢
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管輅曰宋無忌之妖
也勿咎之徵也魏志　唐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立宋無忌
廟祀之以禳火災唐裴度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
衣導從數十詣裴曰公將鎮鄂渚僕所居頹毀非公不
能葺治及至訪無忌廟其像即夢中所見新之

火術　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
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
光當已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
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抱朴子

避火　有孫供奉者火發于堂眾皆奔避有乳媼直穿猛
焰中出身不焦灼男兒尚眠不覺人問之答曰吾夫
避火當瞑目認路勁直趨出若目開則氣悶必倒我用
此說故出而不損亦不覺身蹈烈火也

丁壬　梓慎曰水火之母也左傳　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
法火畏水故以丁為壬妃是水為火之雄正義　張晏曰水
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漢書注　丁火婦
壬傳世嫁

寒焰　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抱朴子

天中記卷之十一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眞甫校

帝王

【皇】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覆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春秋運斗樞）皇君也美也大也大人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白虎通）皇者煌煌也道爛然顯明也（元命包）

【帝】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生人至尊之號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易緯）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易大傳）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書正義）

【道缺】皇道缺故帝者與（名書）

【皇帝】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獨斷）皇者大[illegible]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舉措審諦父天母地爲天下主（漢官儀）

【王】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是故王者必法天以大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董子）王者往也神之所輸向人所歸樂（元命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李陽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 王者至尊四寶之別名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獨斷）王天下所歸往也（說文）

【帝王】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文子）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白虎通）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尚書緯）

【天子】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帝王世紀）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繁露）天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春秋演孔圖）天子之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illegible]

子之也 春秋保乾圖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
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暴侵漁不止
爲萌臣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家
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 潛夫論 夫始生之者天地
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
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 呂氏春秋 天子夷狄之所稱父
天母地故稱天子 獨斷 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
天子 說文 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成公八公羊註
君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
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
命是不君也 穀梁傳 君者群也群下之歸心也 白虎通 君道

能群 荀子 賞慶刑威曰君 左傳註 君者群也群天下萬民除
其害者謂之君王者往也天下往之善養生人者也故
人尊之善辯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也故人
親之善粉飾人者也故人悅之四德具而天下往之四
德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之謂王去之之謂亡故曰道
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韓詩外傳 說文君尊也从尹从口以
發號徐曰君者尹也正也長民之通稱晉悼公曰臣之
求君以出令也於文口尹爲君
齊一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
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
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

立天子以齊一之 文子
立爲天下 古者立天子貴之者非以利一人曰天下無
一貴則禮無由通理爲天下也故立天子爲天下也
非立天下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
也 愼子
魚之爲君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
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尸子
天下智慮 人主旨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
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
上聞百官脩同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
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

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 淮南子
明如日月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
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
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
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 上
恩如春養 君人者秉南面之位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
恩如春發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從人君也當以江海
爲腹山林爲面當使其擬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
唐子
尊進稱辭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
者導進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 愼子

人主之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

聰明　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上天子坐九重之内樹塞其門旒以蔽明衡以隱聽纊以抑聽

權勢　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淮南

運無所積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莊子天道

帝王之德　夫帝王之德以天下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莊子

無為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上

綱紀　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文子

因物　因人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群無廢功上

法江海　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窊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文子

利勢　利勢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奈也索為

匹夫不可得也荀子
國之隆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
亂
導利芮良夫諫厲王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
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匹夫
専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周語
正邪里革曰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
私囘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將安用
之晉語
昭德塞違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左桓二
君道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
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
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
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說苑
君事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
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
王曰善上
牧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
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望之也天
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
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
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公曰善新序
三懼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
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二
懼者明君之務也韓詩外傳
四術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
曰度量通財足用用賢則多功無私百知之宗也忠愛

君父之行也尹子
先公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嘗
試觀於上志有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
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呂氏春秋
輿策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
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
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鄧析
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
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
相去遠矣韓非子
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

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上
五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
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
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
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
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上
三道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
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
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上
二柄明王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
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

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
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
姦人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
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上
身察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
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
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
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
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
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不敢相
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上
立功成名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
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
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
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
窮之令故曰明主上
步驟馳騖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騖或稱帝王接
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孝經
鉤命決
英華根核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核霸者得其附
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

能守其身威儀
任德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
武力[illegible]
曰一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子華子
居中八居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人而霸好利多詐
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也[illegible]
義立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
王之所謹擇也荀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上
體太一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
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
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無私蠉飛蠕動

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
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
原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
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用六律者生
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
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 淮南子
體太一 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
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
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澤流於方外名
聲傳乎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
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
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則四時者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
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 淮南作折 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
委順以養群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用六
律者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撥險以爲
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
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
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
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文子

道治德化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皆
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
由仁義五伯以權智其說之曰無令刑罰謂之皇有
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
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
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
以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圖王不成亦
可以霸 桓譚新論

步驟優劣 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
光而後出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
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黥巧此言步驟有優劣也 風俗通

垂策繫手 三皇垂策而五帝繫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
雖使周公御衡仲尼促節固不已也 陸子

道一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爲而治者
道也爲能不待者德也存三七國仁也貴貢不入義也 孫卿子

依道 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
智蓋優劣之異薄厚之降也 阮籍通老論

含天光 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
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 春秋緯感精符

天樞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
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別
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鬼谷子

承天意 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

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志其位之所以宜事也說苑

經世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寔著涉治亂而不與逆迕也抱朴子注

孤寡不穀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老子顏斶對齊宣王曰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戰國策南面稱寡而不以後大呂覽務大

天中記 十三

孤 晉悼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國語晉文公出獵前有大蛇文公還車反宿齋三日請于廟曰孤有三罪蛇死新序孔子曰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莊子高帝使使召田橫橫謝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前漢

不穀 齊桓公伐楚謂屈完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左傳四年襄王出居于鄭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同上二十越師圍吳王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許君成以至于今國語楚莊王謂申公巫臣曰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荀子堯問曲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寡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四夷雖大曰子於內自稱不穀禮記雖爲定例事在臨時所稱春秋禮正義

稱號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賈子道術

天中記 十三上

合者稱皇鉤命決德象天地爲帝仁義所生爲王禮緯嘉

稱號 丞相王綰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史記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承周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獨斷

天王 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上

國家 封禪記云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令問國家起居國家云不勞漢官儀

天家 百官小吏稱天子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獨斷

大家 親近侍從官稱天子爲大家上

天辟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
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
（漢五行志）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
歸天辟亡宋均曰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同上）
官家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
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
（說苑）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傳之子今指
天子爲官家猶言帝王也（[illegible]）晉安帝義熙初童謠
曰官家養蘆化作荻（晉五行志）太宗嘗問杜鎬曰天子何以
呼官家對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上甚悅（[illegible]）真
宗問李仲容何故謂天子曰官家遽對云蔣濟言三皇
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湘山野錄）
宅家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
亦猶陛下之義（資暇集）
鉅公武帝東巡海上至東萊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
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
爲天下父故曰鉅公也（郊祀志）
縣官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霍山曰今丞
相用事縣官信之如淳曰縣官謂天子（前漢）
大尊樂運陳宣帝八失曰內史御正職在敷諧皆須參
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周書樂運傳）
崖公玄宗寵蕃客唐崇勾當音聲言甚明辨上頗歡長
入人許小客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覷斗散樂呼天
子爲崖公以歡爲覷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爲長入（唐語
林教坊記）萬花谷前集以崖公爲天誤
震旦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于避風
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自我居震旦翊衛類夔契
元祖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清平官趙叔達曰下令俚柔
合獻琛天被來其國謂天子爲震旦詞臣爲清平官謂
朕曰元卿曰昶百姓俚柔也（玉谿編事）
幸御漢有天下號曰皇帝自稱朕人臣稱之曰陛下其
命令曰制詔衣冠車馬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
所至曰幸所居曰禁中所追曰御（廣雅事）
龍首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神
其形而散其精若天高而不可極若淵深而不可測故
可怒而不怒臣乃爲虎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六韜）
帝王之祚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
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能
居此位者也（班彪王命論）
帝王之起帝王之起必有天下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
休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居世臨臣
爲神所保佑永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次數澤不加
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傳唐林王令敘）

神器夫體膺窮數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
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懽若
親戚芬若椒蘭故爲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
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
之爲役者也宋志
有道 師尚父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天下蒙蒙一人理
之故夫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
者紀之惟有之者使之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韜
體元 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
君之始元也杜預傳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
正

王床 易是謀類曰假威出虛入床鄭玄曰坐王床處天
下之位也
天鏡 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王衡而運乾象宋文帝 皇齊受
終建極握鏡臨宸神武重輝欽明懿鑠齊武帝 握鏡璇樞
允集明哲齊明帝文 張寶圖以光帝載懸王鏡以徹瀍靈君元
知頖 神器有歸鼎運斯集憑玉几握天鏡梁簡文大頌序
天序 成帝初匡衡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
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前漢郊祀志 武帝紀不沉神曰在昔哲
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晉書律
于一人祗承天序晉文 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
曠主晉紀 陟鑒乾序欽若明命告人文 猥以冲人入纂乾

紹恩與黎元共綏戩福齊有陵詔
踐祚 谷永對成帝曰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
王之職以統群生前漢 仰宣遺烈俯弘景祚宋永光詔 神器殆
於析索景祚危於綴旒上 朕以眇身祇承寶祚周宣帝詔 繼
統興業與復洪祚後漢傳 高皇赫矣仰符乾顧景星蓋哉
實啓洪祚休昭碑
啓極 大命元集大業攸歸宜遵漢魏纂承皇極宋書太后令
位御三極風登萬寓宋永詔 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
闡極則天開元創物齊告天文 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齊王
融 武皇以英明提極經緯天人齊太后詔 漢宣嗣位之後郎
遺浦類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王僧辯奉表 公

御失馭禍纏霄極元紀 望紫極而八慌瞻丹陵而殞慟 上
握圖 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數期書論 御鳳曆握
龍圖梁武紀 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紀 握圖南面紹熙
寶運 上握圖執鉞將在御天上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
圖考識 比 戩寶祚握瑤圖唐類表
握樞 辰宸 握樞无歸明哲宋與齊九錫文 秉箓御天握樞臨極
王元長策秀才文 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陳書
握機 握機創歷誕命建家王元長詩序 魏文與吳主策曰朕
承運 革命秉統天機吳志
握符 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握皇圖稽帝文東都賦 大魏
齊靈符天祿方茲始曹植大篇 信斯式之未喪膺靈符而

在茲（陸士衡弔魏武文）魏武協建靈符天命既集（百條紹書）伏惟
大晉應符御世（讓相國晉王表 劉琨勸）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春秋 書魏志）
帝受命握符出也（命卷 央紹）宜順靈符遠踐皇阼（魏志）
膺籙 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東京賦 言叢高）由德膺籙者代興于
前失道數盡者迭廢于後（魏之巴等表）五德更運膺籙受
符（庸吉帝華 南昌武）肇基駿命膺籙受圖（魏 詔）惟是房蒙
再膺天録（陳紀）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 上 宣奉大宗嗣
膺實録 上 奄宅區夏發膺帝籙（比替）五德之運同徵合
符膺籙次相代（欣命）
秉維 人君者稱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
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後漢陳）

登皇 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東都賦）神器不可
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魏史 詔書）陛下躋曆登皇乘圖踐
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孔稚珪）張天造曆駕日登皇馭雷
寓寓宙勢壓河岳 上
皇綱 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後漢）
（魏吉 達）廓帝紘恢皇綱（答賓戲）曹操階禍竊執天衡丕尋亂
階盜據神器昭烈丕承天序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
于地朕以幼冲繼統鴻業（諸葛集 紹）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孫）
（晉代時與書）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書 譯傳）
闕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
迴馭長羅遠駕昭治亂于未然策成敗于無兆（文中子）聖

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 上（元帝）
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呂波 叔傳）帝典缺而不補王
綱弛而未振（楊傳）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鬱伊于下（后漢 真政）
（論）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序）
宸居 高光二聖宸居其域（典引）宸居失御神器流離（劉琨表）
獻文承歷景屬宸居（顏延年曲水詩序）宸極不可久曠民人不
可乏主（梁紹）紫宸曠位赤縣無主（梁表）毓德素里棲景
宸軒（明帝 宣）德芳道俗美敷宸宇（魏文詔）賈逵曰宸室
之奥者後人指帝居曰宸廣韻曰天子之居增韻帝居
北辰之宮
天曆 思厚國本用弘天曆（周宣詔）天曆逐獄訟之歸神禹

隨謳歌之去（周禪隋書）皇靈有睠遷移天曆（東晉書）宸曆御寓弘
華典憲（沈休文王源）孝武弃世屬當曆宸（宋太后詔）安成王地隆
親茂皇曆攸歸 上 祇從鴻曆虔奉皇符（南齊紀）華文祖而
撫歸運畏上天而躬寶曆（宋禪齊詔）齊武帝感承景曆肅御
金科（臣）
寶命 宸運肇創寶命維新（齊詔）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
（梁紀書）嗣膺寶政欽若前圖（林）神禹將遷寶策無主（宋禪）
負荷寶圖丕田星琯（陳書）武帝撥亂反正膺圖御録文
帝克嗣洪基光宣寶業 上 寶冊葳蕤帝圖挺映（簡文頌）
禹玉 欽若唐虞推其禹玉（梁與表 梁書）運鍾百六禹玉遷變
（隋書）先珍衣冠次移龜禹（梁書）干戈揖讓取之也殊

逸禹王龜符成之也一致（稗海）
天業姬姬橑中畫禪輝天業昌（胡灵運詩）攝天之業使之
理（易乾鑿度）寅畏上靈肅膺景業（梁詔）
天璣大魏承天璣（曹植）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實
命仰陟天機（顏延年宋文皇哀策文）注曰天璣喻帝位也即璿璣玉
衡機璣同
天居皇家赫而天居（蔡伯喈述征賦）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謝靈運詩）明
天綱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后賛）
天暉廣筵章宴必參未側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南齊書）
帝暉臨轄自司定列（顏延年曲水詩序）
宋中記 卷十
天歡高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
惜醉李嶠等奏曰既陪天歡不敢不醉（景龍文館記）
攝璇攝璇特衡傾佇明哲（史禪）攝璇沉首屬懷聖哲
昔放勛御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攝璇（此賦）
（齊禪 梁冊）
握紀李百藥封建論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獨照宸
衷永懷前古（貞觀）
五行之精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
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遇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
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
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魏志）

合元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
明謚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
應天下歸往（公羊成公八年傳註疏）
青蒲元帝欲廢太子史丹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泣言太
子遂定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前漢書）
王融既云侍詔朱闕伏對青蒲（南齊書）太后廢鬱林詔曰
丹屏之北為咕囑之所青蒲之上開桑中之肆（紀）日伏
青蒲罕能切直（任彥昇文集）
楓宸芸若克庭槐楓被宸（棗據賦）古者王禁被以楓槐外
朝之位樹九棘焉（禮纂）
尊無為上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
大中記 卷三
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后漢）
（延傳）
乾剛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若國政一由帝命
王事每決於己（後漢陳忠傳）奮乾剛之位平天覆之施（前漢書）
宅中傾倚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東京賦）古之王者
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呂氏春秋）宅天衷立民
極（顏延年序）奄受敷錫宅中拓宇（顏詩）
萬葉晉詔桓玄蕃衛王家奄固萬葉（中興書）拓世貽統同
萬葉而為鑒（顏延年曲水序）
步斗步王斗握金鏡地維續天柱正（蔡說乾符頌）
宜地宜地稱皇登天作主（顏延年詩）

威力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經之以仁義緯之以文武深根固蔕貽厥子孫一言一行以爲軌範垂之萬代爲不可易所以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帝力可以鎮萬邦王威可以伏兆庶（翻譯帝王書論）

帝主不得稱帝 王肅云王者雖号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乃天之子子之與父尊卑相去遠矣金光明經云以天護故復稱天子（翻譯）

負扆 皇帝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梁 邵）

敘王論（廣弘明集）

登圖 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明槩決對 廣弘明集）

佛經五王 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仁王經）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廣弘明集 對傅奕事 釋明槩）

四種輪王威定 諸方亦有差別慈恩云金輪望風順化銀輪遣使方降銅輪震威乃服鐵輪奮戈始定（翻譯）俱舍云從此洲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轉輪王生契經從勝但說金輪故契經言若王生在刹帝利種紹灌頂位於十五日受齋戒時沐浴首身受勝齋戒昇高臺殿臣僚輔翼東方忽有金輪寶現其輪千輻具足轂輞衆相圓淨如巧匠成舒妙光明來應王所此王定是轉金輪王轉餘輪王應知亦介（上）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明槩決對）唐武后證聖元年秋九月加尊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紀）儀乾開寶歷御極轉金輪（宋 劉克莊）

歸仰 夫爲王者萬土歸仰王當如橋濟度萬民王當如平觀睞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爲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雜事經）

釋氏以自在名王妙玄云轉輪聖王四域自在（翻譯）

因陀羅 此云帝正翻天主以帝代之（上）

惡闍那 此云王薩遮經云王者民之父母以法攝護衆生令安樂故（上）

帝王之道 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朔 措書）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群猶草木之在山林鳥魚之麗川澤衆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學哉（谷 賈誼）

帝王由昌 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前東方朔傳）夫本仁祖義褒

徵祿賢勸善刑暴五帝　一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稍
參政事祈進民心庶幾弌八風紹休聖緒（漢武詔）
萬機之位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
地平天武列文昭巽真明俗（唐明皇賦）皇上紹三五而
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樸經大絹
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睇群聖之所不備
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罄其玄波而達其
幽致者也（唐太宗書啓）

天詔　闇情難曉觸理多疑天詔遠流頒同撫覩萬夜獲
開千昏永曙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敢以膚受謹寫注釋
豈伊難管用窺天奥（梁武帝神明成佛義記序）

天思　天思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機無極生屬昌
辰頂覩聖藻（王僧孺答神滅論勅）

天情　天情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氷消（王瑩）伏
奉淵旨頓袪群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伏暅）

天識　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覽玄微實曉庸昧（建安王）

天旨　天旨弘深懸邈妙象（范孝才）伏讀天旨照鏡靡家皎
若斬暉朗如霄讀（陸倕）謂奉神旨昭若發蒙（放）

天誨　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徒懷遊聖終慚管窺（謝）

天照　天照所疑妙旨周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信可以
朗悟冥全棟梁千載矣（王陶）

天製　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蒙慚作（蕭）

天儀　天儀臨席晬容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遺（簡文）

天覽　臣障雖多災身纖餞疾針艾湯藥無輟天覽（簡文謝）

天契　大恩淵深叡情廣臾夕趨璅莚晨登朱陛謬頂天
契猶及下官（王）（晉安王答張纘書）

天藻　聖上懸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陸倕）
仰暨天操俯愍闡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
而睨燭龍短綆及望潤覘海（沈約）

天苑　敢藉寵靈頓干聽覽再降神旨未齊臨燭自以結
根天苑竊高前載累冒宸嚴倍增戰息（太子謝御講）

天慈　欲須其果躬種吉栽欲除渴乏反趨鹹水伏願天
慈曲垂矜許（隋煬帝）

天澤　聖主流慈天澤旁被上答乾慈永同彼岸（蕭）

天鑒　天鑒凝遠未蒙降柔（晉安王）

道綱　聖王御世淳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綱以
羅群雋川無扣浪之天谷無含歎之士（晉什道恒釋駁論）

地綱　皇帝握斯乾紀執斯地綱懸特日月嘯吒風雲（蕭）（成）

臨乾　皇上体神御極握曆臨乾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
洞泉上達蒼昊

統天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
至德上通深仁下屬（唐）

運元　象運大綱伏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問）

古帝王

盤古天地渾混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三五歷紀）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体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脉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元氣論）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爲晝閉目爲夜死後骨節爲山林腸爲江海血爲淮瀆毛髮爲草木（五運歷年

記）又昔古傳盤古左手爲東嶽右手爲西嶽腹爲中嶽首爲南嶽足爲北嶽（事物紀原）盤古氏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真源賦謂元始應世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荊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晴云其頭化之所宜有以也（文昌）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爲人歐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冥無蹉跌火炬見矣鄉里尤礴異之（錄異記）

皇春秋保乾圖云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言斟酌元化該皇極以建易道宋君云威則也言斟酌元氣陳列樞機之行以改立先法　易通卦驗云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者亦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翼提名旋復蓋輔翼者九人

地皇人皇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賦貞）添天地初起狀如鷄子盤古生其中經九萬歲次三皇及燧人氏治二萬

二百九十七年（帝系譜）

九皇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皆級尊卑名號自君吏民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品所以役與天人參相結連鉤牧之具不備故也（子鄧綜）九皇殊制而政莫不効馬故曰泰一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一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上）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上）注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泰皇蓋九皇之長也　索隱曰按李斯議云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二皇已前稱

泰皇（泰皇紀）李斯云泰皇最貴

東戶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茨好乘指恣然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頒行而不拾遺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謡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卄思 淮南子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作東扈

几蘧 几蘧氏之御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狥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唯知母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眷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橐昇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抗倉 莊子人間世云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而況其散焉者是伏羲几蘧之所

行終而況其散者成玄英云狥使也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則外遺於形內忘於知鬼神冥附而舍止矣几蘧者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言伏羲几蘧行之以終其身也

至德之世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卜莊

赫胥 赫胥氏天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上

皇雄 皇雄齊授渠策云遂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烏跡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

合雒 元帝答王僧辨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封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也

神民氏 路史云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論見卜列者夫都於神民之丘一曰神皇氏 陳子經綱目外紀云神皇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

王潜夫云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遺隨吉凶之期天鄭諶斯聖賢雖察不自

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

按此論之言盖謂開闢之後有神有民民之與神業雖異而精氣則相通也民之吉凶因行令而致故立卜筮以質神靈耳非以神民爲帝者名氏也羅氏誤以行字帶上讀遂爲強立名氏陳氏不察本書遂因之而示盖使之不大誤于後學耶

一路史又有大隗氏陳氏亦因載之按莊子徐無鬼云

一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注云大隗大司神名也

一云人道也又云具茨今名泰隗山未嘗以爲帝者

一之也而羅氏亦云不知果何所見其他所列帝王名氏

可盡憑耶

路史有鉅靈氏　左丘明國語云華嶽本一山當河
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
足之跡仍存（水經注）有巨靈胡者徧得神元之道能造山
川出江河（華嶽開山圖）俱不云帝王也
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
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云云（史記）
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
得而數者萬數也（韓詩外傳）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
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
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

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列子）
高辛巳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
不詳其事周氏巳來載籍具矣（仲長昌言）
按此昔人所論往古事者也而路史之云若此

三皇

三皇　伏羲女媧神農（春秋運斗樞）伏羲祝融神農（禮記號謚記）虙戲
燧人神農（含文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安國書序）
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皇帝言之又不承五行
之運盡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
可列於三皇哉則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明焦竑筆乘）
過化　三皇過化民不犯愿（後天文志）三皇邁化五星如連珠
日月如合璧（上）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晉天文志）
登閎　羽獵賦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蕭昭曰登
高也閎大也（選）躡三皇之高蹤（楊雄河東賦）
統天　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音霞而平
均（唐弘明集）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桓譚新論）
太昊　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生首德於木爲百
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
是稱太昊（皇王世紀）
綿合　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犧乃合故以爲元（春秋內事）
三皇最先　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

羲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羲氏三皇之最先（書序注）養犧牲
以充庖廚故曰庖犧氏服牛乘馬、曰伏羲（通曆）伏犧德
合上下（禮含文嘉）
庖官　太昊之世設九庖之官（叢定論）
春皇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
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
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
角號曰木皇（拾遺記）一號雄皇氏（世紀）
法始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
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
義哨哨聖人不取也（揚子問道篇）周易云伏羲爲上古俯仰

一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精粹是以圖書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改淳遂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茲而始拾遺記

功揆天地　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枕方淮南作寢繩秩秋約冬負方州抱負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泯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文子

至德　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嘆喋苛事也淮南子春秋世譜云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世言女媧伏羲之妹

鍊補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蒼天補四極正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淮南子福萬民壽九州莫大乎真求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用易內甚平定州有東西浮化二山皆有女媧廟其東浮山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而所產諸色小小可燒云歲上元夕人家各置一鑪當戶是曰補天錦繡互見天地門

龍圖　見上注蘿列圖籍以爲帝序一說羅圖車上席也

七十化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淮南子古天神帝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山海經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爲此神栗廣野名注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illegible]

二皇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淮南注二皇伏羲神農也

爲師　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淮南

嘗百草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相土地宜燥溼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上神農以爲走獸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穀賈誼書神農嘗百草嘗五穀蒸民乃粒食陸賈新語或云神農嘗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

化如神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
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
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
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
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
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
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
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 淮南
戴玉理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出地
輔號皇神農 春秋命暦序

問太一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
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
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一
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
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
以救人命 神農本草
夫負妻戴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
農猶旦與昏也 尸子 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
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故夫親耕妻親績 呂覽
紀綱四時神農黃帝竅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
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 文子
赤帝神農爲赤帝 路史
黃軒遐矣黃軒應天載靈 摯虞黃帝頌
德冠黃帝德冠帝位 春秋合誠圖
調日月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 淮南 調日月之
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
下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
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
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
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
麟游於郊 文子 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儋耳之國莫不

獻其貢職 文子
蘭席黃帝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席上
燃沉榆之香舂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
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 拾遺記事出封禪記 王融疏云天移雲
動勤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集三燭于蘭席聆萬
歲之禎聲豈不盛哉 南齊書
四面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
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
功此之謂四面也 尸子 呂氏春秋云黃帝立四面
三百年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曰黃帝三
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

以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禮

九行黃帝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拾遺記

任風力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史記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古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

以爲將帝王世紀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春秋內事黃帝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後漢書張衡傳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前漢書胡建傳黃帝所以壟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禹也晉書[illegible]傳

陶天下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管子

合鬼神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韓非子十過

置法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任法

問道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莊子

遊天僊黃帝之遊天僊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珊

雲之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俠轂光景流而不見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張平子集

適昆虞黃帝將適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騎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遊路謂容成子曰吾手鈞于一壑栖于一丘抱朴子

龍驤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胄不釋黃帝歎曰君危于上民安于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亢衡遞震于師於是遂即營壘以滅四帝伺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亦嫁于四帝矣蔣子萬機論

黄靈思玄賦黄靈詹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注黄靈黄帝也詹至也訪謀也樛求也如之也

黄炎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因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呂氏春秋)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大災故黄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淮南子)

世及干寶晉紀武革命論云鴻黄世及以一民也黄帝内禪体文德也(晉紀)左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杜預曰帝鴻黄帝也按山海經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干云世及則賈杜似誤唐達行珪邁子注云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路史謂帝鴻爲黄帝子

帝俊是黄帝字無稽

紀三綱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晉律曆志)

制法治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歸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屬六羽而上騰度尤州而下齊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令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變誠戎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黄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晉孫楚孚輿釋)

承時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稟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筭命官慶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宋王融冊文)

無言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面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武經七書)

五帝

五帝黄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康成)黄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史記)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孔安國)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淪之入帝仍爲六人哉司馬遷近遺少昊而

遠收黄帝甚爲疎畧惟安國爲定論(尚書)

神聖五帝神然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祇孕成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晁錯傳)

道化五帝之世道化淳備(說苑)

朱宣河圖曰白帝朱宣宋均曰少昊氏也王元長策秀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少昊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
太昊之道故曰少昊 路史 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
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
氏 拾遺記
勤民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扈以耕稼召夏扈以耘
耡秋扈所以收斂冬扈於蓋藏 晉食貨志
獻裘少昊都於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者披之人服
禹之德獻其珍裘毛出五采 田俅子 王者奉五行教民種
植以時則渠搜來獻裘德茂盛不恥惡衣則四夷獻其
白裘 孫氏瑞應圖

絕地天通楚觀射父曰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
揉不可方物 漢書作猱 家爲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
蠲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迺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侵黷是謂絕地天通 楚語前郊祀志
揖靈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禀正朔者越山
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群后執珪以禮百辟
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鍾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 拾遺記
繇道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
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賈子

日慎一日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
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
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而已也 賈太傅新書
法天地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
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
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
亂存亡也 呂覽
銘器天和元年詔曰昔周王受命請問顓頊廟有戒盈
之器室爲後禮之銘 後周書
帝嚳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其
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
之 賈子

信仁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
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賈太傅新書
叙三辰顓頊氏其相戴干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祗
肅逆遂日月順天之則能叙三辰以固民 潛夫論
戴干帝佶騈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河圖矩起帝
佶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像招搖 元命苞
道德帝嚳有天下號高辛高辛者道德大信也嚳者極
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 白虎通
考明法度醇粹嚳然若酒之芬香也 風俗通
黃唐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 叙傳
大

基陛于羲農規廣于黄唐（晉書地理志）五等之制始於黄
唐（陸士衡五等論）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黄唐之並建（唐太宗帝範）
篇
昔堯昔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時也山不
用而章䕺澤不弊而養足（管子侈靡）
陶唐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元和郡縣志）帝下稽乾
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
陶唐（班固典引）
明法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
爲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
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
已矣（管子任法）

汾汾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莊子逍遙遊）四子王倪齧缺被
衣許由（注）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山水詩序）昔聞汾水遊
今見塵外鑣（謝靈運詩）
德遠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說苑作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
也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
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賈太傅新書脩政語上說苑君道同）
刑措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
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荀子議兵）子贛曰傳
言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尚書大傳）
儉德人君之有天下者瑶臺九纍而堯白屋黼衣九種
而堯大布宫中三市而堯鷸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
粥騏驥青龍而堯素車樸馬户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
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
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
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
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
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
誠無以爲也（淮南子精神訓）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人之富而

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强凌弱衆暴寡於是堯
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
不翦采椽不斵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
毇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
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
之舜猶却行而脱躧也（淮南子主術訓）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
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
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聽也宫垣屋室弗堊色也榱桷
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衣綍履不弊不
更爲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不餕餲不易也不
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爲其自

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六韜）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麛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韓非子）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上晏子）問于子華子曰嬰聞聖人尚儉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于金祿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昔堯居於衢室之宮蠶衣而襞幅宴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君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燦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韶夏之節舜亦君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飾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野人之所稱道故記所不傳者也（子華子）

九臣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臯陶為大理益掌驅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說苑君道）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訴而誅於野（上）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基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若風之過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淮南）

任賢　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不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詩言）

堯戒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人間）

大公　劉向曰古有行大公者帝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其子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細於天下者乎

恩深　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前谷永傳）

德化　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後黃瓊傳）

羣龍為用　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上郎顗傳）

華封祝堯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堯曰辭使聖人。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莊子天地

康衢謠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列子

用心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莊子天道

父樂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於華殿齊以爲雙闕之君之榮顯亦已足矣夫堯曰今坐華殿之上森然而生於棟余立櫺扉之內霏霏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猶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墉郁無異乎迴巒之縈崑侖余安知其所以安榮符子

六王之冠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徙而成邑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韓非子

帝嫣昔在帝嫣巨唐之世賦

舜祖幕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國語云其後皆爲王公侯伯鄭語　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左昭八年　展禽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魯語　孔晁云幕能脩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左疏　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牛句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呂覽劉說　鄭衆曰幕舜之先賢達以幕爲虞思非也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陳世家索隱

不利利人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管子

歷山

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
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
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
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韓非子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
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
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尸子
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
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
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
若神淮南子

行猶河海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于玉燭息于
永風食於膏火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
溪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
也尸子
託依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
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
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
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以九子贈以昭
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淮南子
見堯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墻食則覩
堯于羹後漢書李固傳

殛鯀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
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
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乃使猛獸欲以爲亂比獸
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
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
反事之官爲司空呂氏春秋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
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
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
也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韓非子非堯以天下與舜

頰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頰色不變知天下無損益
於已也夫何爲哉尸子
大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注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左十八年
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與周晉書華譚傳二八
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何充奏疏二八升而唐朝
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袁安臣頌名舜去四凶而格天地唐書宗正
太子制
教舜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
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尸子
作食器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
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

爲益修國之不服者十三韓非子
不下席子曰參女以爲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
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大傳書
不下堂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
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
天下治也志記傳
黃序王元長策秀才文九工關於黃序庶績其凝注帝
王世紀曰舜始即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
候所謂建黃授正改用選
端如北極舜之在位也端如北極淮南子冥訓舜之在位猶北
辰然家五帝注見萬卷菁華
天中記 卷十二
致天下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
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
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
隅耶夫有何足致也荀問堯
尊德禮魏徵論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
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
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政論要撰
遇時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
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
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
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
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呂氏春秋
卷婁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
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莊子
勞爲昔者舜鼫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
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蓋領而女不以巧獲
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
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韓詩外傳
十堯九舜知高九舜明出十堯三四六五不能猶十堯
九舜無以方廣弘明集梁元檄四方云十堯九舜何足云
天中記 卷十二
也今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而不能亂者
則世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
者則勢亂也韓子責公者易雖一賢少誘執難者衆雖九
舜猶亂要論
左堯右舜事獨暴之國必致賓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
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韓詩外傳一
體堯蹈舜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
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措於安寧後漢崔寔傳
善教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
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朱象獨不化堯舜
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今世俗

不淫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 荀子

四王 舜桀於許由伯陽禹桀於皐陶伯益湯桀於伊尹仲虺武王桀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桀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呂覽 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 韓非子

四代 梁武帝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黄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 書正義 學記云三王曰代唯其師注

虞夏殷周

五代 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 潛夫論 三忠篇 靈光殿賦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注五代唐虞夏殷周也

曠古今 昔舜欲曠古今 勝大作服外 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 呂覽 諭大

神明主 天胙光德而隕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 揚子

威盛 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有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 家語

咸五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曰上咸五下登三注言與五帝皆盛而登于三王之上也 漢書 四三而六五帝會何周夏之足言 李播 蜀賦 邈邇五三 劉峻 寓王貢而承敵國之疊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韓非子 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 後漢 襄楷傳 朝登五帝夕宿三皇 宋太 宮賦

孕育 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典引 班固 吞虞孕夏草淒器周 中觀 文殿 振清 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 揚雄 劇秦

驅驟 堯步舜趨禹馳湯驟 甘太清 宮賦

五帝之戒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太公曰黄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令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 意林

八代 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八代謂三皇五帝也 後漢 崔寔傳

無地 蘇秦說越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 史記 枚叔諫吳王書云舜無立錐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十戸之聚以王諸侯（淮南）堯無百戸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淮南氾論）

三代

令王　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左成）

四王　齊賓媚人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左成）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兵議）

伯禹　堯美禹績乃賜姓姒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大禹（帝王世紀）

禹步　禹治共水通河決江十年不闚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尸子）禹有功抑下鴻（尸子）股無完胈脛不生毛（莊子）字書股作腓胈細毛也

見遠　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及其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呂樂成）昔禹決江瀆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誦謗（韓非顯學）

惜陰　禹爲司空繼鯀治水勞身涉勤不重徑天之璧而愛日之寸陰（帝王世紀）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晉書）

趨時　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非爭其先也爭得其時也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淮南原道）禹之治水身執畚插以爲民先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要略）沐浴霪雨櫛扶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務）禹燧洪水身親其勞犀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撥冠挂不顧而暇耕乎（鹽鐵相刺）

待士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鬻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呂[illegible]）

泣罪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說苑）時多禹嘆物未竟心（[illegible]）

作祭器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韓十過）太宗常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唐書褚遂良）

司祿益食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于玄宮有大
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
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
違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隨巢
德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
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
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
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
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
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

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
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
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 新序 舜王天
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
伯成子高委位而耕 新論
啓攻益伯益干啓位啓殺之 竹書 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
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史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
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
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 韓非 管仲妾婧云皋子
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皋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 列女

年益後益即皋陶子也 仲長統昌言
金版出地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命版魁書出地庭
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
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乘殺我必見禽也任昉
成云金板出地告龍逢之怨
玉鏡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謂
清明之道虎視謂其暴虐
金椎孝經援神契云后命任成折其王十失其金椎注
后桀也偷苟自奉也王斗者渾儀合椎言國之實
琬琰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
愛二女無子焉斷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

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 竹書
大犧桀為無道天下顫恐于辛任戚國人大崩湯欲令
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
年反報于亳曰桀迷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民心
積怨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
夏伊尹又往視曠夏聽于末嬉之言以告湯湯良車七
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
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民大悅親鄣如夏 呂覽簡選
注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美玉誤 按國語
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妹嬉有寵于是乎與
伊尹比而亡夏竹書呂覽末嬉伊尹之事似亦非誣

作大輅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
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
不服者五十三 韓十過
太史出奔夏桀迷惑暴亂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
泣之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商紂沈于酒德爰近姑
息叔三不辜太史令向摯 摯之作 載其圖法先歸文王
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
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 呂覽
天下傑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
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
稽焉 荀非相

壽四海至賢壽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
也 正論上
三宗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
爲無逸之戒舉三宗以勸成王所以勸帝之功博矣 舊唐劉
歆議 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 宋本宗貴
象箸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
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
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
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
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
下之禍也 韓喻老

長夜之飲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
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
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
以醉而不知 韓非說林
玉版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
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
予費仲 韓喻老上 史蘇曰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 國語
請解炮烙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
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
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
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
心 韓難二

義王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
不誅不誅必爲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
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
臣也脩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
其賢爲其主非可必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
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
用故亡 外儲
拘文羑里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
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
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

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淮道應

三淫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呂古樂

見幾　公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而事紂是納紂爲害使得志天下流毒百姓文王之爲也何不仁之甚乎兟若直司正諫以正其惡先生曰夫幾者動之微也非聖人不能見也于特備數雖改殷仲尚強紂剛猛暴雷飭非拒諫豈文王之能動升庵

玉馬　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伊昉殘云至馬駿奔表微子之去

澤枯　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淮人閒

陰謀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謂也論衡

兵忌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墜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荀儒效　淮南共頭而墜下云彗星出而授殷人其

柄當戰之時十日亂于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兵略

係墮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呂不苟　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襪係解因自結之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不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韓儲外

黃烏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烏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子書　任彥升令曰白羽一麾黃烏

定甲既鏻下車亦尾解

牧野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尾裂紂之甲如鏻下賀乎武王書大傳

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王也曰諸侯之王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說苑

乃封比于之墓表商容之閭釆其子之門朝成湯之廟淮南道應 立其後于宋以奉桑林呂覽慎大 於是聽逍老之言復盤庚之政發鉅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弃責以振窮困 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淮南 濟河而西歸報于廟呂覽 天下酌酒鬱搖樂緒

康梁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苦之淮南要略

天智玉武王克商時甲子夕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武王俘商舊寶玉萬千佩玉億有八萬周書 注天智玉之美者縫環其身自厚也凡焚玉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不銷紂身不盡也

殷長者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呂覽貴因

武有七德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左宣十二

示民無返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說苑權謀

載尸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淮南齊俗

成王周公旦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呂覽下賢

成周成王之定成周也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長利

政度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淮南道應

戊行四生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
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
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
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
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
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
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
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
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
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故聖王在上則

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
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
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子
上賢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
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
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
紂其詩則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前漢賈誼傳
法度素定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
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
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後翟酺傳
疵璧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

能聞道章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晉紀傳
中才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邵則義聞
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
元氏長慶集　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上
薰風潛暢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不用薰風潛暢
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隋志
蕃屏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
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
功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
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左昭廿六年
共伯和共伯和即于王位竹書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

賢之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
子事號曰共和元年魯連子十四年大旱廬舍俱焚卜于
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共伯使諸侯王子請爲宣王共
伯復歸國于衛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
志于共山之首史記司馬貞竹書注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
乎共首呂覽莊子共伯和脩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
爲稽矣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呂覽
觀左傳釋位效官及魯呂諸書則共伯名和無可疑
者高誘注乃謂共國伯爵爰騎諸侯共首得志不知
出何書何耶　漢書古今人表云共伯和孟康云入
爲三公今本無師古曰和共伯名遷史以爲周召二相

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
四三王夏扶謂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
王下欲令六五覇於君何如也子丑 井天下有有道之士
歸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卅治世之所以
無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覇者不人亡國相
望因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世呂氏
非唐笑虞始皇既并海内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
術泛非唐笑虞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
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晉書 王丘論
金鏡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金鏡
喻明道也始皇呂不韋子言亂真也

折槁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
萬萬使蒙公楊翁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
朝鮮中國内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
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
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
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監祿無以轉
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
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
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
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于大澤劉項興義兵隨而
定若折槁振落遂亡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淮南人間

金人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
發適戍入芻稾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
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
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
義者謂之狂淮南 氾論 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鐘道應
十亡 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
客盧生相與謀亡去始皇大怒坑犯法者四百六十餘
人盧生不得而侯生後至始皇召見將數而車裂之侯
生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
何言言之侯生曰陛下奢侈淫泆下棄上聾臣等故去
丹朱傲虐好慢淫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

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
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
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朴素就
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
故逃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
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之佐又非也臣
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釋之說苑 反質
任刑 皆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
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
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鹽鐵 刑德
虎翊梟磔始皇方虎翊而梟磔噬土猶胎肉也

自譽始皇既吞天下召群臣而議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将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始皇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説之不解則死對曰陛下築臺于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絶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 說苑至公

巢狄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 陸賈新語

獻肅爲脯二世時趙高用事乃先獻肅爲脯指鹿爲馬以驗群臣 古今注 風俗通 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鄭玄君主 晉 崔琦對梁冀曰将使玄黄改色馬鹿異形乎 後漢文苑傳

漢階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 周生烈子

邪金有人邪金握天鏡 春秋孔上 鄭 邪金出軫握命孔符 尚書考靈耀 帝命驗云賊起蜚邪生虎注賊始皇虎高祖出軫有人雄起戴王英析旦失籥七其金虎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圖之 上金虎喻秦君

殷周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 陸鑄侯文

總萬廷高皇攝政總萬廷四海歸詠治威明文德道化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 龍魚河圖

鳳舉高帝龍飛鳳舉於楚宋之間山東子弟爲輔 崇鼓國策 光武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湯武 論衡齊世

儀五代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位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力無尺土所因一位所秉直奉天命樂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湧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 協論國圖

七制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舊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 文中天地

蜀三傑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 蜀志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眞甫校

誕聖

履跡　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　宋均註曰雷澤地名華胥伏犧母　孝經鉤命決曰華胥履跡怪生皇犧　註跡靈威仰之跡也履跡而生以爲奇怪也

青虹繞身　庖犧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娠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脩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　拾遺記

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犧生處　遁甲開山圖

伏犧人頭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　帝系譜

龍感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巳有蟜氏女名曰女登爲少典正妃遊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繼無懷之後　世紀

帝魁　孝經鉤命決曰任巳感龍生帝魁　鄭玄曰任巳帝魁之母也魁神農名　或作魁　仰不碍炎帝帝魁之異　東京賦

電繞斗樞　黃帝名軒北斗黃帝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　河圖握拒

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於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長於姬水　世紀

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　晉語　孝經鉤命決曰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　註電黃精軒轅氣也軒黃帝名

虹流華渚　春秋元命包曰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　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

渚爲陵　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爲陵鬱鬱蔥蔥焉　休子

瑤光貫月　顓頊高陽氏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　河圖著命　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二而登帝位　世紀

閻丘卯對齊宣王曰昔者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　新序

龍婚　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之南天偶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大帝常有黃雲覆蓋之夢食不飢及年二十寄伊長孺家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者有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銳上豐下足履翼宿署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婚有娠龍

消不見既乳視堯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 春秋
合誠圖 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 宋符瑞志
感樞星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
姓姚氏 世紀 書帝命驗云姚氏縱華感樞注縱生也舜母
握登感樞星生舜重華樞如虹也河圖注命云握登見
大虹意生黃帝謂舜
流星貫昴崇伯鯀取有莘氏女謂之女志 系本 志是謂脩
已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
生禹於石紐 帝王世紀 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
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姙
孕剖脅而產高密 三代 春秋

月精女狄莫及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吞
之遂孕十四月生夏禹 宋氏注 開山圖
白帝精遁禹白帝精以星感 帝命驗 命星貫昴 鈎命決 生發于
背 靈寶 首戴鈎鈐足文履已胸懷玉斗 尚書緯 姚氏以禹
胷有黑子如北斗鄭謂懷旋璣玉衡之道戴鈐謂有骨
表如鈎鈐星也
吞卵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
祀郊禖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
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
剖而生契受封于商 宋符瑞志 玄鳥翔水遺卵于流娀簡拾
吞生契封商 書中候 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

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
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
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 呂覽音初
玄王衛彪傒見單穆公曰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
勤商十有四葉 今本作世 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
周十有五世而興 周語 宗有司謂夏父弗忌曰自玄王以
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 魯語 賈逵注曰
玄王謂契也
白氣貫月契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
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 上 感生黑帝湯 河圖
狼星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金樓子

履大人迹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迹
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三男以爲不祥
棄之阨巷羊牛避而不踐又遷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
薦覆之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來以一翼藉覆之姜嫄
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長爲堯稷官有功於民 宋志
溲于豕牢后稷之孫曰公劉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
歷季歷之妃曰太任孕長人感已溲于豕牢而生昌是
爲周文王 上 文公對晉臣曰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
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
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 晉語
生而有頿 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

問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左傳

呑王英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烏若龍戲巳而生執嘉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后昭靈后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呑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呑之又寢於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視之見蛟龍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爲高帝宋志

夢龍據胷文帝母薄姬高祖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青龍據妾胷上曰我是也是貴徵吾爲爾成之一御而生文帝漢書宋志

生猗蘭殿景帝坐崇方閣上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間使

王夫人居之改崇方閣爲猗蘭殿漢武內傳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巳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故事 互見月類

生甲觀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本紀 周世宗天清節百寮表曰候屬澄河時當降聖是甲觀懸弧之日乃銅律緹戶之時冊府 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

嘉禾光武父欽初爲濟陽令有武帝行宮常封閉上將生欽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時有赤光照室中盡明如晝欽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辟左右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異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是歲鳳凰來集濟陽故宮皆畫鳳凰之瑞東觀漢記 光武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金樓子

神光之異晉元帝諱睿字景文世祖咸寧二年生于洛陽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中興書

神光照室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樹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爲奇奴皇妣既殂養於舅氏改爲寄奴焉符瑞志

光屬天魏道武母賀氏初因遷徙遊于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

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本紀

天地氤氳孝文母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氤氳和氣充塞上

日化龍繞宣武母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巳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上

抱日梁武帝母張氏嘗夢抱日巳而有娠遂產帝南史本紀 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呑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梁傳

紫胞 孝元帝母阮脩容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一云夢龍罩其床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爲脩容南史紀

從來甚異 隋高祖母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隋紀

紫氣充庭 唐高祖以後周天和元年十一月丁酉生於長安是日紫氣充庭神光照室唐冊

慶雲見 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歲次戊午生于武功之別館時太宗在孕而語聲達于外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有慶雲見彌漫數里上屬于天二龍戲于門外水中經三日乃冲于天而去見者驚焉上

千秋節 玄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東都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上表曰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月惟仲秋日在端五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請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樂群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上明玄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以人事表記當朕生辰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自我作古是爲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唐實錄

金鑑錄 張九齡表云千秋節日王公以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往事所以鑑心臣敢緣此義謹于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于區區效愚庶乎萬一李集

諷諭 玄宗誕日崔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詔賜衣物

天長節 天寶七載百官蕭照等請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從之唐紀 獨孤及于肅宗初天長節進鏡表云當白露戒序之秋是黃河澄清之日臣卑逢嘉節願展微誠謹進二鏡一獻聖皇一獻陛下微以愚悃上續聖壽伏以聖皇執契垂化有如金玉之式陛下時乘御天騁飛龍于國步故以金龍飾鏡以表聖德伏冀纖塵莫翳朗鑒常懸掛仙臺如日之昇含萬物而無私不照英華

賦詩 張彙千秋鏡賦伊惟仲秋日在端午我皇帝出震蘭殿誕應紫微祥光夜合佳氣晨飛英華 張說皇帝誕日集賢殿宴詩曰瑞表壬寅露光傳甲子宵杜甫詩鳳紀編生日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

天成地平節玄宗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介皆聞于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嗣恐禍及此婦人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幭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以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舊唐書肅宗以景雲二年九月三日乙亥生于東宮之別殿祥光照室即位後號天成地平節冊府

天貺節肅宗吳皇后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二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高力士選

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舊唐書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謂妾曰帝命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劍決而入腹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有若綖而赤者存焉遂生代宗柳氏舊聞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于東都上陽宮之別殿玄宗幸汝州之溫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玄宗即日還宮是夜帝降誕冊府獨孤及表置天興節其日慶雲見常袞賀表曰十月良月遠曆盈數之期後天奉天近和下元之曆徵風薰索抱日縈廻色泛流渚之虹影雜繞樞之電

謝三教德宗不立節止于群臣稱觴上壽樂志德宗孟夏十四日降誕節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侯嘉作獻壽文玉海

聖壽節順宗正月二十日號聖壽節事物紀原

進衣憲宗亦不置節名元和七年二月降誕日宰臣舉舊制例進衣一副李吉甫獨進馬二疋賜通天犀帶一條金石綾一合實錄

賀太后穆宗七月六日降誕太常禮院奏准故事合休假上從之先是尚書左丞韋綬以東朝舊恩多所陳奏請降誕日請百官詣光順門先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書之史冊光示萬古帝欣然納焉其後竟以降誕受

賀禮無所據罷之上

慶成節文宗太和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云陛下馭三統之元膺千年之連當誕聖之日爲河清之祥夫四時成歲百穀成實必在首冬用成神化臣等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是日於宮中奉迎太皇太后與昆弟諸王盛陳宴樂群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歲壽州府置宴一日上悅從之上

慶陽武宗六月十一日生號慶陽節

壽昌宣宗六月二十二日壽昌節

延慶懿宗十月十四日延慶節

應天僖宗五月八日應天節

嘉會 昭宗三月二十二日生龍紀元年帝載誕之日群
臣表為嘉會節從之群臣表賀曰陛下德爲方圓道融
二五因社鳴而正位遂并聚以樂推值清明敗氣之時
當仁壽恢隨之始固可同年鶴筭歲比山呼永符垂拱
之風長保後天之慶

乾和 哀帝九月三日號乾和節群臣表曰陛下九五飛
龍四三應運國稱利見天表殊休當誕聖之日感真人
以衞室居在藩之際實羽客以獻符敢循故典爰定美
文

萬壽 唐莊宗以天祐元年十月癸亥生于晉陽宮在妊
時太后常夢神人黑衣擁扇夾侍左右載誕之辰紫氣

出于庭户即位以誕日爲萬壽節

應聖 明宗九月九日號應聖節

千春 末帝正月二十三日生清泰元年九月日宰臣李
愚等表曰以獻歲元正三月是犄蘭降聖之辰梅花映
雪于上林椒酒迎春于秘殿謂于是月特舉嘉名請以
降聖日爲千春節從之

天和 晉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馮道等表曰斗柄正卯
律吹仲春當帝王出震之方是天地同和之日請以其
日爲天和節既大稱觴萬壽稍申將順之心節配四時
永洽好生之德從之

啓聖 少帝六月二十一日生馮道等表曰大電繞樞哲
后繼羲農之運乃早聚井真人啓文景之基昌圖允恰
于千年嘉慶宜光於載誕當大雨時行之日乃當星不
見之辰請以其日爲啓聖節使北角天涯望南山而祝
壽九州四海仰北極以傾心從之

聖壽 漢高祖二月四日號聖壽節

嘉慶 隱帝三月初九日生百寮上表曰色變長瀾啓皇
靈之實構光流華渚開聖緒於瑶州當九龍浴聖之辰
是五緯聯光之夕凡彖地載共祝天長請以其日爲嘉
慶節從之

永壽 周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百寮上表曰壽丘降跡
爰符出震之期里社應祥式契乘乾之運候瑞澄河時

當降聖緜水鶴林望堯雲而獻祝栢圭穀璧趨禹會以
駿奔請奉是曰爲天清節所冀金相玉振負寶曆以彌
新地久天長煥天綸而不朽從之

天壽 帝八月四日生名天壽節

長春 唐明帝登極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
亂爲衆爲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年丁亥二月
十六日宋太祖生于洛陽夾馬營初太祖母杜氏夢日
入懷而孕生之夕神光照室胞如菡萏金被金色三日
不變異香郁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地爲香孩兒營

紹建隆元年羣臣上表云軒帝生于壽丘發繞樞之異
夏禹誕于石紐流貫昴之祥並異不炳燿靈符延長寶曆

詩惟聖德允協昌符請以二月十六日為長春節宋史
乾明太宗母杜氏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於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閭巷聞有異香時晉天福四年十月十七日甲辰也宋史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宰臣上表云乾元發祥萬物資始以聖繼聖謂之大明願合二義之稱用表無疆之慶請以十月十七日為乾明節淳化元年改為壽寧節因錫燕祝壽詩

承天祐乾德五年五星如連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辰見東方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明年正月元德皇后李氏夢以裙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真宗於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至

道三年即位八月以生日為承天節群臣上壽於崇德殿晏殊作承天節述聖賦楊億作承天節頌

乾元仁宗母李氏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四月十四日生仁宗而幼年每穿履韈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中皆呼為赤腳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一云仁宗以祥符三年生章懿夢二日在天其一忽墜以裾承之乾興元年帝即位二月宰臣丁謂等上表云王瑤誕祥式契貫星之兆璿樞紀曆爰標出震之期陛下清寧毓粹聰哲凝華候回炎律氣應薰風協離德之融輝仰榮河之降瑞請以四月十四日為乾元節從之天聖五年八月趙良規上乾元節祝聖壽賦召試學士院十四日賜及第　真宗未有仁宗嘗遣左璫詣茅山祈嗣遇王異人言王貴人已降生于宋朝璫問王貴人本是何人曰古燧人氏章懿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非生于夫人及生宮中火光燭天始行步常持槐木筒以筯鑽之真宗問何用曰鑽燧火耳帝顧后妃曰異人之言信不虛矣石元對符宮

壽聖英宗濮王允讓子也天聖十年正月二日生于宣平坊赤光滿室或見黃龍遊光中初王夢兩龍與日並墮以衣承之復戲于空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後仁宗立為皇子事實嘉祐八年即位宰臣請以生日

為壽聖節詔答曰赤制告圖肇承題序青熛動陸俯臨誕期卿等緣華封之素祝建壽聖之嘉名是用依允治平元年正月己亥親王樞密以下詣垂拱殿宰臣百官以下及契丹使詣紫宸殿上壽

同天神宗慶曆八年四月十日生于濮王宮群鼠吐五色氣成雲治平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宰臣等表曰誕聖顯期表靈源之濬發撫時紀節昭皇德之開光當正陽統月之辰乃甲觀襲祥之日慶由運會道與天同請以其日為同天節熙寧元年垂拱紫宸殿上壽事實當神宗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吳懷王有道術指武夷君像曰歲在戊子降為人主又指魏王像曰三十有八載當

繼世御極撫平四海後其語皆驗(武夷志)宋建守陳覺民
過武夷山詩昇真洞口接天門靈草冊桃日月春聽說
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盖真宗神宗哲宗皆武
夷仙真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方輿勝覽)
興龍哲宗十二月八日生宰臣表云夢日儲祥預席有
開之慶奉符踐祚適丁利見之期請以其日為興龍節
天寧徽宗以十月十日生宰臣章惇等表曰詩紀生民
易稱出震時惟暘月瑞集樞星肇開震風之祥承御光
華之旦離明繼照敷同四海之歡天德出寧咸祝萬年
之節請以其日為天寧節(互見五月五日)
乾龍欽宗四月十三日乾龍節

天申高宗建炎元年以五月二十一日為天申節詔寮
上壽禮群臣拜表稱賀吳芾表云華渚呈祥預紀有開
之慶薰風從律式逢載夙之辰(史事實) 高宗韋后生也徽
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使留住我終須還我
山河夢覺與鄭后言朕夜來被錢王乞取兩浙甚急鄭
后奏云昨夜韋妃生子及建炎渡江都錢塘百有餘年
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貴耳集) 洪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
偕其母來曾侍明節劉后言韋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
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
十一卜都錢塘事不偶然(湖海新聞)
會慶孝宗太祖七世孫也父秀王母張氏夢府君擁一
赤羊來遺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
二十二日生于秀州青杉牐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
中紹興三十二年受禪八月以生日為會慶節十月詔
節日權免上壽吳芾表云祐格高穹方啓明昌之運慶
鍾良月聿逢震夙之期(史事實) 秀州外醫張浩云少為德
清關官一日過嘉興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亟
入視之乃趙縣丞室中適免娠是誕育孝宗也(揮麈錄)
重明光宗以九月四日為重明節
瑞慶寧宗以十月十九日為瑞慶節
天基理宗以正月五日為天基節
乾會度宗理宗兄榮王子也方母娠時有飛語逐密使

女醫治藥毒之而榮王不知也煮藥者見有金龍干上
知將生貴人懼不敢煮因傾瀉其器以故得不進遂產
孟啓孟啓度宗舊諱也(續夷堅志) 景定五年即位十二月甲
辰詔以生日為乾會節(史)
天瑞恭帝以九月生日為天瑞節(史)
降誕 誕大也天子生曰降誕(五[illegible])
夫謂生為降似矣乃曰降誕謂天子之生之大耶書
多方乃大降罰崇亂有夏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亦
可云誕降耶
謝宣遠答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南齊紀
天誕叡聖河嶽炳靈魏高允白方氏頌誕茲令胤幽鑒

孔昭　以誕為生此外無多見（王藕貫辦本出此）
左思贈妹詩峩峩令妹應期誕生陸機詩誕育洪曹
纂戚（按戚）魯左九嬪誄篤生公主誕膺休禎（詩書生訓以訓誕為矣）
詩書中凡云誕者乃也濶也歎也生民詩上文明言
載生載育故下文云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誕皆訓
大非訓生育也今人直謂慶生為慶誕生辰為誕節
是為慶大與大節矣（傳訓語）小按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
則訓乃亦非
書武成云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又云惟九年大統未
集大誥云有大艱于西土殷小腆誕敢紀其序又云
天降戾於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於厥室康誥云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多士云誕淫厥泆
罔顧于天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多方云有夏
誕厥逸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又云誕作民主罔可念
聽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康王之誥云敢大邦殷之
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按書大誕多連言之則誕
字訓大似不可拘拘如孔傳毛鄭所云也
朱氏曰生民之什多誕字皆訓大後有不甚通者疑
但發語詞（呂氏詩記）　按此說似是誕先登於岸依毛鄭
注則牽强矣　　上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後張書君）
書無逸云乃諺既誕孔安國曰欺誕也荀子脩身篇
曰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淮南說林云管子以小辱成

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許慎說文詞誕也袁宏漢
紀云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世俗之人以為虛誕劉
荅盧諶書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文
士傳阮籍放誕有傲世情晉中興書孫承公少誕任
不羈晉陽秋羅友誕肆非治民才孫楚莊周贊誕弔
鼓缶放此誕言世說有任誕篇宋符瑞志武帝少時
誕節嗜酒魏大武紀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坐致妖
孽　此誕字正解也習非不悟特詳正之

符命

五星入昴　堯在位七十年將以天下禪舜乃潔齋脩壇
場于河雒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

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
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
入昴（宋書北考微至見星門）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五老游河飛星
入昴
李翰注云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
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鱉荷
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
于昴不知出何典記海錄碎事引之
得玉曆　舜耕于曆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
己体道不倦（搜神記）耕于曆夢眉長与髮等（宋志）
禪舜（符瑞志）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筦未罷而天大雷雨

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
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亦乃見于鐘石笙筦乎乃薦禹于天使行天子事舜
乃設壇于河依堯故事至于下昃榮光休氣至黃龍負
圖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授禹 宋志
神降夏道將興青龍止於郊祝融降于崇山 國語 宋志
天變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以明將
去虞而適夏也 宋稽曜嘉 白虎通
白狼銜鉤湯背有四肘在亳能修其德東至於洛觀帝
堯之壇沉璧退立黃魚雙躍黑鳥隨魚止于壇化爲黑
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
宋卯之 八集二十二 十九
之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
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舔之遂有天下
宋志
赤爵銜書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爲王期在甲子昌
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
歷之十年飛鳥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
之符也子昌爲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
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
王文王幣率群臣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
書及豐置于昌户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
亡殷者紂 竹書 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鄷止于

昌户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
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
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尚書
帝命驗
鳳銜書有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
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
聚房昭理四海 宋志
魚烏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
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
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
宋口記 八集二三 二十
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
吉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 上武
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瑞命
魚水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者周之應氣也
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世見武
王伐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使武誅紂蓋魚遭
自躍王舟逢之火偶自至也俯見之非魚聞武王之
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 論衡 指瑞
赤虹化玉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
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
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

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耶見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宋書

孔子夢三槐間豊沛市有赤飈起呼顏淵子夏往觀之見赤蛇化爲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起豊沛讖合

子哀公時西狩薪者獲麟擊傷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喙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制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斩主將起其人如得麟者搜神

天子氣占氣者云山東有天子氣秦始皇乃東遊欲以厭之漢紀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史漢

抱朴子云班史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揜衆人之目耶

天授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虵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王命論見史漢

姬宗之在水許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豊澤七漢

朱光赫矣高祖肇戴天祿洪跡中鄉乘名帝籙慶雲應輝皇階授木形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

功臣頌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王命論

徵應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上

大橫文帝初爲代王丞相太尉共誅諸呂使人迎之帝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帝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天子也漢書

白衣天子昭帝元鳳二年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枝葉蟲齧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陳留襄邑王社忽移至長安博士睦孟占之曰石陰類

大山岱宗王者禪代之處將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從白衣爲天子者時昭帝幼少霍光秉政以爲妖言誅之及昭帝崩昌邑王又廢光立宣帝武帝曾孫本名病已在民間白衣三世如孟言焉漢書

雉集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宋志作媼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列異傳晉太康地志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搜神記

宋志云穆公得之至文公立祠文是穆遠祖也大誤

白水真人　哀帝時夏賀良上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後漢紀

徵符　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覆信而好士若其徵符初有則靈光鑒于室陳嘉禾滋于畝壤其將興蒲廬有火光之異其後呼沲有河合之應昆陽[illegible]心光識其讖強華獻將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傅幹王命論俱見後書

嘉禾生　獻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昔卒於倒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木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元帝晉紀論

真人之應　初秦始皇東巡濟江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出於吳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勢於是秦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晉紀

湖開　吳之未亡也吳郡臨平湖一旦自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太平吳人以爲吉祥俄而吳滅後元帝興於江左吳亡後蔣山上常有紫雲數術者亦云江東猶有帝王氣宋志元帝渡江望氣者云蔣山紫氣時時晨見建康實錄

梓樹更榮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羣樹盡枯
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太興中元帝果繼大業陸章記
瘣才薈于豫章庾仲初揚都賦欝梓擢秀于祖邑宣帝祖爲豫
章太守故云祖邑郭璞南郊賦王廙爲鄱陽太守有枯樟樹
更生王敦表勸進中宗曰皓獸應瑞而來臻樟樹久枯
而更榮臧榮緒晉書
雀登鷄背中宗爲丞相時有鷄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
而復來如此再三占者云鷄者酉酉者金火雀變而來
赴之即王踐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鷄
背三入安東廳占者以爲當進三爵爲天子洞林記
青氣出社武帝咸寧元年大風吹帝社樹折有青氣出

社中占者以爲東莞有天子氣時琅邪武王伷封東莞
伷元帝祖也初武帝伐吳琅邪武王伷率衆出塗中而
王渾逼歷陽王濬已次近路孫皓欲降送天子璽綬近
越二將而遠送諸伷識者咸怪之宋志
倒柳忽生康寧初爲吳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曲阿有
柳樹倒地六載是月忽復起生九年五月甲戌吳雄家
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
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体饗國
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皆天意也晉志
儷栗起生孝武帝始四歲時哀帝興寧三年五月廬陵
西昌縣脩明家有儷栗樹是日忽復起生及得位嗣統

識者竊曰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是與漢宣帝
同象也上
神告玉璧晉安帝時冀州釋法稱將死告其弟子普嚴
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
以璧三十二枚并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嚴
告同學法義法義以義熈十三年于嵩廟石壇下得玉
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有天下相承八帝
享祚六十年古今五行記
社樹重盛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玄德有
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宋武初而盛異記
酣卧異形宋武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

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卧地
時司徒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
嫗曰劉郎在室內可入共飲酒此門生入室驚出謂嫗
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嫗遽入之見帝已覺矣嫗密問向
何所見門生曰見有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
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結厚宋志帝素貧嘗負刁逵社
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
釋南史
龍章武帝嘗游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
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行止時
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龍形更

大又經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
者其在君乎 上

乘龍逐曰 齊高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
日宋明帝遣孫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
及覺叙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 南紀

天十九子 參軍崔靈運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
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
之次至帝爲十九也 上 元徽四年帝爲領軍從南郊望
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黃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
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上有如此氣也 志

九錫 齊太祖在淮陰里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
天中記 卷十二 三七
苟伯王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貞獨言曰何須辨此久
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 齊書

天墜玉璽 昇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
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
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
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
赤斧以獻 南史紀

異夢 武帝諱賾字宣遠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
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 南齊紀 年十
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
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
位也又夢鳳皇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
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著桑屐行度太極殿階
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
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
也 志

居室雲氣 梁武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
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髆駢骨項
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
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初爲衛軍王
儉一見深相器重謂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
出此則貴不可言王融識鑒過人尤敬異帝謂所親曰
天中記 卷十二 一
宰制天下必在此人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
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
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南史紀

六龍守柱 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
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
逼長沙宣武王懿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
所馭化爲赤龍騰虛獨上時塋內有宿衛士爲覘常見
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宅
時宣武爲益州覘乃往蜀供事及宣武在郢此覘還都
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
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 真 以前事語之 上

手文王字隋文帝爲人龍頹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
射有文在手曰王周文帝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世
間人定州城門久閉不行齊文宣時或請開之以便行
路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帝除揔管至而開
之莫不驚異 隋書
唐興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帝
移長安城將作太監高熲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
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熲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
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根株盤礴與諸樹不
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 朝野僉載 武德初
太行山大聲曰唐國興理萬年 太原事迹雜記

天子氣隋末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
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高祖起義兵汾陽遂
有天下 感定錄
阿婆隋煬帝與神堯俱是獨孤外家後因賜宴煬帝於
衆中因戲神堯神堯高額面皺帝因爲阿婆面神堯怨
恚快悵歸語竇后竇后欣躍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
主堂者唐也神堯喜悅與秦齊諸王私相賀焉 芝田錄
空中言是天子唐高祖仕隋爲殿内少監時尚食奉御
孙弘道善相言於高祖曰公天中伏犀下接于眉此非
人臣之相高祖取弘道銀盆置地引弓射之謂曰向言
有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

日賞賜金盆高祖大悅後爲太原留守鎮并州時武士
彠詣朝嘗於街内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
彠辭聲不見有人乃以白高祖并進兵書高祖悅之其
夜士彠夢高祖乘龍上天旦以狀聞高祖大悅于是出
入卧内委以心腹後起兵太原次臨汾去絳郡二十餘
里有紫雲如華蓋棲閣之形正臨高祖之上
石中靴迹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濤上書言高祖龍潜
時教往來洛郊之庄曾蹤二石靴迹見于石中至今猶
在高祖令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
名在圖籙許世緒并州人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天
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

下洶沸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謡 本傳 竇抗與高祖少相親
狎及楊玄感作亂高祖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玄感
抑爲發蹤耳李氏有名圖籙可乘其便天之所啓也高
祖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 上
帝王之徵高祖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死墜于
床下爲群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話
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
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死是堯也墜床是下也
蛆趍附也群蛆共所食者是億兆趍附至尊之象也甚
吉又曰貧道爲沙彌日嘗工易今敢爲公占之及卦成
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帝至霍邑又夢見

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君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其後即位即命復營其寺賜額爲興義寺以太原帝舊宅崖紫並賜之永充常住今之寺內見有圖畫堂及塑師像並在（洛中紀異）

服秦階義寧一年五月甲子高祖即位木宮曰甲水宮曰子支于相生成字爲季雖子卯不聚而以是爲戒此臣子所以服泰階也（顏竟高祖造宮表）

命名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

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採濟世安民之義以爲名焉（唐書太宗紀）

（太宗生之三日）太宗爲秦王高祖有製詩云聖德合皇天五宿連珠見和風拂世民上下同歡宴帝于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遊玉璽以至于帝所縉紳相謂曰詩及玉璽蓋秦國之符瑞者歟（開府）

龍飲池中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醉卧劉文靜家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入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睡覺謂文靜云醉中渴甚憂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記其体猶濕也

紫雲屬天高祖既舉義師之日太宗所居處有紫雲當其上俄變爲五色狀如飛龍武德八年拜中書令嘗夜於嘉猷門見神人長數丈素衣冠呼太宗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不見所居弘義宮中有一大池常時有佳氣鬱鬱數百尺太宗心獨異之至九年其氣轉盛上屬于天六月定內難立爲皇太子又有方士喬伏仁善言命見建成元吉但有爭心因謂所親曰秦王上應天籙當爲元君此二人乃驅除耳息隱海陵之未發也太史奏云太白入南斗秦王得天下其鋒不可當自非皇天眷顧何以得此（冊府）

蝸迹成天睿宗初生含凉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

王像焉及長閑觀其側王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冊府）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盡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冊府）

墜樓無損玄宗始三歲封楚王時則天因御高樓抱之眺望誤墜于地左右失聲奔下扶擁帝怡然無虧損之狀則天甚奇之

紫雲在上玄宗爲潞州別駕州境有黃龍白日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後從者望而得之前後符瑞凡一十九事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頃餘望氣者以爲龍氣四年四月中宗幸其第因遊其池結綵爲樓船令巨象踏之（唐錄）潛龍變海池亦呈慶（冊府）

赤龍據案玄宗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
假寐白鶴觀道士宋大辯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潞史)
(四明)十上微時嘗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
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遶巡不
之上覺曰饑甚夢中食藤花甚美日知乃知他日啓聖
之驗也(杜遠)
蓍立四年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
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常之事也
不可言(舊唐書)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
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
大吉徵(國史纂異 隋唐嘉話)凝禮曰大人之瑞也(賦書)

寢堂紫氣上還京後州內所居寢堂上有紫氣七日不
散宅內及州街有大人迹長二尺五寸唐隆元年六月
二十日夜除妖孽明日索崇嗣聞空中有人云臨淄王
誅韋氏相王得天下(潞王)
名應上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以隆爲龍常應人稱
制改元又爲唐隆皆符御名上益自負(舊唐書)開元二年八
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鼎銘武后
所製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
下光宅域內雍熙上玄降祉方建隆基宰相姚崇盧懷
慎等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故化馬爲龍預流謠頌
秀爲天子早著實錄臣等今見薛謙光所獻東都鼎銘

大聖天后所製其文云上玄降祉方建隆基豫州鼎天
地之中所以遠包四海銘文獨聖后所製固必先感二
儀靈應昭彰曠絶今古臣等忝陪近侍喜萬常情請宣
付史官并頒示內外許之(冊府)
上黨天子氣開元八年鄭州人元承徽上封事曰謹按
魏典及北齊志後魏太平真君九年內學者奏言上黨
有天子氣在壺關大王山于時太武南巡親幸上黨猶
大王山累石爲三封又斬其北鳳皇山南足以斷之太
武之後百有餘年高歡以內學之言復欲妄于符命因
勒兵馬來在晉陽舍大王山六旬而去更有上黨百姓
從在晉陽因名上黨之坊實曰晉陽之地歡又居此僞

以應之論其僭應則高歡不應于孫權語以虛擬則太
武有同于霸政暗于時運豈不惜哉臣等恭尋符命壺
關天子之氣正是陛下當馬玄穹上睠符命下鍾故使
歷試潞州所以用當其應此天意也豈人事乎然而一
幸潞州三移灰琯壺關之地歲時爲鬼符之場大王之
山朝夕郎豫遊之所始而龍潛上黨尋乃鳳舉咸京內
學之言果合符契又按內學所奏符應年曰太平真君
太平則叶今辰真君則更明陛下自唐至魏三百餘年
觸類而推無不僉應伏願陛下上承天命下諭人心昭
告寰瀛編列國史從之
氣成樓閣肅宗初爲皇太子天寶十三載覩安祿山有

悖逆之狀恐危宗廟遂精誠祈禱其夜夢故內侍荐叙
等二人舁一案覆以黃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素版丹
書文字甚多既寤所記者惟四句曰厥不云乎惟其惟
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十五載玄宗幸蜀留上在後宣
諭百姓賊追至渭北便橋已斷水瀑漲無舟楫上號令
水濱百姓歸者三千餘人渭水可涉又遇塵闇散卒誤
以爲賊與之戰士衆多傷乃收其餘衆北上軍既濟其
後皆溺上喜以爲天之佑時從上惟廣平建寧二王及
四軍將士纔二千人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
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闕之狀議者以爲
天子之氣自是紫雲擁帝所乘馬聚散不時至平涼郡

天中記　卷十二　二三五

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
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上初發
平涼有彩雲浮空白鶴前引出軍之後有黃龍自上所
憩屋騰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
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咫步之間不辨人物及
廻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于後彭原郡受冊太
上皇下詔曰聞者日抱戴赤雀白狼之瑞接武踵此
皆皇帝聖敬之符孝友之感也（新舊唐書）
夢爲虎趨武宗夢爲虎所趨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
大中以屬虎（南部新書）
光曜燭身宣宗初封光王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
光輝燭身厥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寮乳媪以爲心
疾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惑也賜以玉
如意御馬金帶嘗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后乃曰此不
宜人知者幸勿復言（唐書）
改名兆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炎下火及宣宗以
光王龍飛于古文光字從兆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貞陵十七事）
水變芳醪宣宗在藩時常從駕田而誤墜馬人不之覺
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
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爲
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

天中記　卷十二　二三六

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喜獨自負舉一甌
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即帝位（上）
拔暈懿宗初封鄆王藩邸時常經重疾郭淑妃侍醫藥
見黃龍出入於臥內既問妃以異告帝曰慎勿復言宣
宗制泰邊陲樂曲詞有海岳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
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拔暈帝果以鄆王即
大位以咸通爲年號（唐書）
神首煙騰晉高祖在晉陽時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
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
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乃俯而視之無所
爲事遽達帝帝召僧之職高者問之僧曰貧道見莊

宗將得天下會有此煙觀其噴湧甚于當時可知矣（冊府）
木中朱字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
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大十四載石
進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
實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
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
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丙畫加之于傍則丙字也移
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
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洛中錄）又易云晉者進也（冊府）
葭蘆如旗　漢高祖後爲河東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天下
大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爲明年

遂即帝位
虺出鼻閒　周太祖微時嘗晝寢有如小虺五色出入顴
鼻之閒在太原時有神尼同姓見太祖謂李瓊曰我宗
天上大仙當爲世界主瓊詰其故曰頂上有肉角也及
爲樞密時北征如澶淵旭旦日邊有紫光氣果當太祖
馬首之上高不及百尺從官異之至鄴都一夕在亭院
齋忽有黃氣起於前繚繞而上處際于天太祖於黃氣
中仰見星文紫微文昌燦然在目駭曰予在室中而見
天象不其異乎密告知星者乃拜賀曰坐見天衢物不
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又于署衙中有紫氣起于幡竿
之上凡二日觀者異之及討李守真于河中守真

登陴瞰陣氣色不懌獨言曰是何妖變後城中人言見
太祖軍上有紫氣如樓閣車蓋之狀故也
蓍躍卓立　世宗在民間嘗與商頡跌販貨至江陵有卜
者王處士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
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
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
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
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五代史補）
紫雲黃龍　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隋州刺史宋太祖微
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
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

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
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
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
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
呼萬歲
躍墜無傷　太祖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
觸門楣墜地人以爲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
無所傷又嘗與韓令坤博土室中雀鬭戶外因競起掩
雀而室隨壞（宋史紀）
冰合　靖康之變康王嘗質金人軍中及遣還康王奔相
州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視其牌額持弓矢而祝

曰若中此牌則必聞音節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
相賀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
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時詔來命爲大元帥速領兵
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覘報黃河未凍衆失色王禱
天地河神行至子河渡而河氷凍已合遂渡河時徽宗
欽宗已北狩矣肇表璧志

將子入宮顯仁后在北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
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
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
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
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揮麈錄

掛閣屹立佛宇掛鐘之閣多虛其中宋孝宗幼歲時偶
至秀州東塔寺登鐘樓游戲而僧徒先以蘆蓆覆空處
上誤履其上遂併墜焉傍觀者失色亟視之乃屹立蓆
上畧無怖容先夕主山者夢金龍掛于樓閣間翌日
而見孝宗之事嘉興志

蓁恭懿溫事不錄閣位事別見

后妃

后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配至尊故謂后
也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白虎通

大倫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
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叙釐降
春秋譏不親迎夫妻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史外戚

侍君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
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鷄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
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闕也然後少師
奏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學書大

彤管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
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
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
著于右手左者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既
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五經要義

宣陰化周禮王者立后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

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
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
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
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宜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
謁不行也後漢

理陰陽后妃者所以郊天祀地祗奉祖宗外以肅恭明
神內以帥正九嬪理陰陽者猶天之有地陽之有陰晉書

事植表

令淑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
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
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晉春秋

統六宮棧潛既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升度亂自上起也晉書后妃志

椒房皇后稱椒房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其繁興以椒塗石亦取溫煖除惡氣也猶天子赤沉殿上曰丹墀應劭漢官儀 長樂宮有椒房殿黃圖 上官桀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霍光傳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谷永傳 後宮則被庭椒房后妃之室西都賦 班攺蘭閤宮稚椒屋魏都賦 椒庭綺觀瑤楹怪飾宋書后妃傳 寶命方昌椒庭虛位南齊書

蘭殿以正位曖椒庭而齊食史先 椒掖之中舊制不顧生太子元魏后妃傳 椒依蕃最北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晉序傳 簡文元帝出自儲藩妃並先殂不建椒闈梁書后妃傳 而賤椒宮星累心于長樂晉傳 蘭殿長陰椒塗弛衛選 椒宮御史臺記

承華上后嫔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轝以行漢舊儀

湯沐邑皇后太子各食三十縣曰湯沐邑上

玉璽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紐上 皇后有金璽盤螭鈕文同皇后之璽

六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鄭玄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周禮

輔君德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并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替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辯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書

配皇極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踰金波之合羲璧晉書

璇宮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拾遺記

唐媛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壼閫以館百宮煌煌后妃玄紞是闕穆穆夫人爰採潔蘩關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與嬀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

齊大猷皇甫謐女師箴 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昌任姒配周周室用光魏甄后書 魏收書皇后傳亡此段見初學記因載之

冀夏降暨三代創業之君亦賴賢妃用佐厥勳塗山冀夏有華黃殷謝承夫人箴

三代興滅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莘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史記

稱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書 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

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宋書）

呂后遷園中元元年告祠高廟曰高皇呂后不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東觀漢記）

求故劍漢宣帝許后起微賤及帝即位大臣議立后皆心儀霍光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旨遂白立許后字平君（漢書）

沙麓兆祥元帝王皇后齊田氏之前裔祖父翁孺自東平陵徙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

女興其齊田乎今翁孺之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翁孺生禁禁妻李氏方妊身夢月入其懷生女是爲元后每許嫁未行所許者輒死卜相者云當大貴遂爲元帝皇后生成帝（宋書）曆集周邦徽音光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宋書文帝路淑媛傳）清漢表靈會沙膺慶（齊后家冊）

白鵲銜石元后在家嘗有白鵲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録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西京雜記）

辭輦孝成班倢伃居增成舍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趙李得幸倢伃退處東宮作賦以自傷云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前漢）

色如紅玉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爲昭儀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西京雜記）

椒風哀帝寵愛董賢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

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前漢）

國廢投火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王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庭媵未充令人奏言其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詔遣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便時迎入未央宮立爲后歲餘平帝崩立孺子嬰尊皇后爲皇太后莽篡改皇太后爲安定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瘱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襐飾將

盡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藥悉不復逼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漢書

奉八妾 明帝明德馬皇后援之女也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奉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后東觀漢記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附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后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本紀

觀畫 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於觀畫過虞舜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

是帝顧而笑陳思王畫贊序

日角偃月 順帝順烈梁皇后名妠大將軍商之女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也太史卜兆得壽房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願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有司奏立長秋宮紀帝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等上疏曰詔以立后大事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特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廣傳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帝從之乃于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紀

抵璽 獻帝曹皇后名節操中女也操使華歆郗慮弒伏后明年立節爲后魏篡漢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後漢

月下聚雪 先主甘后體貌特異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后與玉人絜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拾遺記

絳紗繫臂 胡貴妃名芳奮女也晉武帝多簡良家子女

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係臂芳既入選拜爲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帝嘗與之樗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晉書

一夜齒生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上

羊爲徘徊 宋文帝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

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
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南史
擬賦見意孝武殷淑妃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
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
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
上痛愛不已精神罔罔立别廟于都下時有巫者能見
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
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黙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
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見意焉 上 葬畢數與群
臣至殷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
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

天中記 卷十二 四七

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
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
耳 宋 賦見始平王子鸞傳
寢卧雲氣齊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壽之女也后母桓氏
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
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卧見有羽蓋蔭其
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如似雲氣年十七裴方
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
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
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 南史傳
景陽鍾聲武帝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
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
起裝飾至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
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 南史傳 故呼爲鷄鳴
埭 南史
步生蓮華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帝大起芳樂諸
殿又别爲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帀飾以金璧其
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窗間盡畫神仙又鑿金爲
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服御極
選珍寶虎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 南史紀 齊亡梁武帝以玉
兒有國色將留之王茂曰亡齊者此人留之恐貽外議
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書見遇時

天中記 卷十二 四八

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后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絜美如
生輿出尉史俱行非禮 傳四十五
半面粧元帝徐妃諱昭佩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
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
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
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有
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
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
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 南史
新粧陳后主張貴妃名麗華年十歲爲龔良娣給使後
主見而悅之因得幸甚被寵遇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

春綺結望仙三閣極其瑰麗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
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來又
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每引賓客游宴則使諸貴
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
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璧月
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
容色也張貴妃嘗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
若神仙後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
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 上

鑄金 元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為吉不
成則不得立也後宮産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道武

劉氏鑄金人不成慕容氏成遂立之劉生明元道武末
以舊法薨 魏書

天地母 宣武靈皇后胡氏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産后之
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
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
三人知也宣武聞其姿行召入掖庭為世婦生明帝後
臨朝得志逼幸肆情武泰初爾朱榮稱兵沉之于河 上

楊伯花 楊華本名白花父大眼為魏明將華勇力容貌
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
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
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 梁傳 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
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
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
入窠裏 樂府古題

握槊 北齊武成胡后其母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
門曰此宅葫蘆中有月既而生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
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
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于獻席下又掛寶裝胡牀于獻
房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置百僧于內殿以獻為昭玄
都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夷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 北史

續命 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
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

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
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平齊
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
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
王達甚嬖之

禪代憤惋 周宣帝楊后名麗華隋文帝女也初宣帝不
豫詔隋文入禁中侍疾受遺輔政后初不豫謀及嗣立
幼冲后知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
內甚愧之開皇初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
誓不許乃止

三女俱后 後周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

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女則　唐太宗文德后長孫氏晟之女也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為之序又著論駮漢明德馬皇后以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唐書）

紉擬楚辭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為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上）

粧殿　長安崇聖寺有賢妃粧殿太宗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傳載）

誕夕雄雛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酉陽雜俎）

配地象月　高宗廢王后韓瑗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唐書）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晉書）后妃者猶天之有地陽之有陰也（匡衡奏事）

承祖廟母天下　高宗將以武氏為后來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從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陛下詳察之（唐書）

花子掩痕　天后每對宰臣令上官昭容坐于床裙下記所奏事一日宰相李其對事昭容竊窺上覺退朝怒甚取小刀劄于面上不許拔昭容遂為乞拔刀子詩後為花子以掩痕也（紺珠）

秉機政　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庭芝與儀死武后時母鄭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特其夢云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眾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常后之敗斬闕下（唐詩紀事）

半臂易寵　玄宗王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不自安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危之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松窗雜錄）阿忠后自呼其父名也

異質　楊妃廣西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督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携至京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廣西）

娘子 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后廢黜惠妃薨上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 唐書 上心忽忽不樂使高力士潛搜外宮得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度為女道士號太真冊韋昭訓女配壽邸太真姿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於鳳凰園冊為貴妃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上又自執麗水紅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謂宮人曰朕得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宮中呼為娘子實數實同皇后 長恨傳

禮數 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 馬嵬

媼得錦韈 馬嵬媼得錦韈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 國史補

香囊 貴妃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舊唐書

梅妃 梅妃姓江氏名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越見其少麗選侍明皇大見寵幸性喜梅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上與妃鬬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鬬茶今又勝我矣後楊妃入侍遷於上陽東宮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為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 梅妃傳

花見羞 後唐明宗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將劉鄩為侍兒鄩卒明宗納之 本傳

鬼神在前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初為侍禁約婚曹彬女孫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曹即時還父母家俄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為皇后即慈聖光獻也 王銍默記 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為擲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 陸游[illegible]

侍康 宋高宗吳皇后開封人父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人謂侍康之徵 宋史

四星 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末大星正妃後三星後宮之屬也 史記 煌煌四星著天垂耀赫赫后妃是則是效 後漢[illegible]

軒轅 權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 晉書 軒轅十二星後宮所[illegible] 軒轅黃龍主后妃也 石氏

壼政 壼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冊

承軒景 以柔明發迹處椒風以婉變升名 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 軒耀

懷光素舒衍德（州玄暉齊 明后闕）
長秋後漢明帝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注皇后所
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請
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史記）秋宮亦遷軒景前戲
（南齊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梁書）將行秦官景帝更名大長
秋應劭曰皇后卿也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
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前漢百官表）
貴相為后魏豹為魏王魏媼納薄姬于宮許負相曰當
生天子豹心喜背漢後豹敗而薄輸織室生文帝（前漢書）劉
焉入蜀有異志聞善相者言吳壹妹當大貴為子瑁納
之先主定益州以為夫人（蜀志）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
天中記　卷二十
爾朱氏當生天子錡納為侍人錡誅設入掖庭侍郭后
憲宗幸之生宣宗（唐書）符彥卿女術者曰此天下母也李
守貞素有異志為子崇訓娶之據河中叛及城破周高
祖以歸彥卿世宗即位納為皇后（五代史補）
黯黑燈山謝皇后宰相深甫之孫后生而黧黑瞖一目
太后擇配理宗未定會元夕有鵲巢燈山衆以為后妃
之祥忽病疹膚蛻瑩白如玉及醫藥去目瞖太后曰此
女端重有福帝理選之
天闈正位天闈禮亦尊極而義歷易兆恩宴難留一湖
天母虞潭武帝楊后配食議曰楊駿肆逆禍延天母（晉書）
太子

世子太子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
也（孝經緯）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
春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
華齊有太子光則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
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
因之（白虎通）
立嫡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壓臣子之亂也君薨
適夫人無子有遺腹必待其產而立之何尊適重正也
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塞愛憎也故春秋公羊傳曰立嫡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上）
前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也其前
天中記　卷二十
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晉志）國之上嗣古者元良觀象于
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于地視少海之朝宗（唐書）文昌
著於前星拒鬯由於守器（周王褒）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
表重輪之瑞（劉禹錫表）前星涵瑞采游雷揚遠聲（梁劉孝威詩）
少微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宮（荊州占）儲貳副
天庭延二吏儲二踊太子一星在帝座（張衡賦）
東宮卞壼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
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文選注）
北齊議者引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通典）保
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
養德而已（山濤啓事）魏收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

西爲禮通典
青宮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有闕而立其高百
尺畫以五色青石爲墻面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
題曰天地長男之宮神異經注武后有青宮要記章懷有青
宮要錄唐書志孫華奏青宮列屬護翼元良唐會要
春宮元良繼體麗正離暉秋坊滿夢春宮養德周王褒箴稽
宗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梁長之表
少陽聖人在後曰望宇茍懷至德據少陽孔融正体毓
德于少陽注東宮少陽也鄭玄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
選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梁王筠集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
則梁簡文表洊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集

重暉之業周王褒表姬周久長實係元良燕秦短祚亦由少
陽梁簡文帝謝表天后撰少陽政範賜太子賢唐書傳
孟侯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
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山
川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尚書大傳鄭元注十八嚮入大
學爲成人博問庶事
東序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禮記震維禮絶離景事尊養德比宮暫業東序
梁簡文表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王器周書離景
承宸樞光陪極毓問東華飛英上序宋謝莊表
儀宸中宸天地交會之際也儀宸太子居也羽林

榣山西北海之外有榣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
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
作樂風山海經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
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
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唐書長光庭爲弘文館
學士造榣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明皇昭皇太子
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規諷意唐書榣山盛風樂
抽簡爲從謚虞世南詩
嗜鮑魚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
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賈誼新書
鶴駕周靈王太子晉七月七日乘白鶴駐山巔謝時人

而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類聚漢宮闕疏
曰白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白帖
冢子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左閔
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
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
鈞以年年同以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
晉語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諫曰不
可昔辛伯諗周桓公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
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
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左

思賢苑漢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西京雜記

博望苑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前漢傳

副主元帝以史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前漢傳輔助有力史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賛

龍樓門成帝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四重明帝爲太子群臣爲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賛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古今注

玄圃七月七日皇太子會於玄圃園宣猷堂有令賦詩潘尼詩云置酒宣猷庭擊鍾靈沼濱露恩洽明兩遺德會暢春洛陽記云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宣猷承華陸機太子宴玄圃宣猷堂賦詩曰體輝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淵沖天姿玉裕蒙爾小臣振纓承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選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洛陽記思媚皇儲高步承華陸機詩將僕儲皇奉籍承華潘岳詩

坐氈著針杜錫字世嘏爲太子中舍人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晉書

東朝東朝既建淑問峩峩陸機詩昔余與子繾綣東朝潘安仁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顏延年詩

東儲齊文惠太子長懋正位東儲善立名尚爲上表曰地屬元良業微三善撫生外和顏陰待謝守器難求視膳長違本傳正體東儲方樹年德史臣文惠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狀文惠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上許之

本傳東田反語爲顛童文惠竟薨

樂賢堂劉孝綽爲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焉梁書

氣逸風雲昭明道契生知晉安德光天縱遨遊禮樂之園馳騁仁義之場洛濱之譽振古莫儔河上之文於焉靡述夏開方而日愧姬誦寂以多慙昆季八王連枝十俊并學窮百氏文綜九流綺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辨正論

進食去蒿邪峙爲國子助教授太子經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止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

文宣聞而嘉之北齊書

雙龍符傳符之制太子監國給雙龍之符左右各十兩左者進內右者付外唐六典

直東宮劉洎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宜諸上書令尚攻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古者問安而已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太宗勑洎與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唐書

減膳乾封初太子弘被見宮臣典膳丞邢文偉減膳上啓曰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則死之近者以來談議不接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處何由發揮聖

智史雖闕官宰當奉職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曰觀孝炎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諸孰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其年左史闕上曰邢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肯與內此人甚正直遂拜焉唐書

玉契以往袖慶為庶子時突厥使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參先降勑書崔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比為別勑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則天甚然之唐書

春禁梁晉安王上昭明太子玄圃講頌啓云殿下體商玄牘養道春禁年籠文圖泗犧義河廣弘明集

交戟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後漢虞詡傳

初拜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有駝幢一鹵簿有黃麾太子大小會庭設三簴樂舞六佾納妃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有織成衣帶白玉佩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晉書

儲兩儲送良疏曰周兩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崔融表云周儲故事一日三至於寢門晉兩舊儀一月五朝於左閣

親王

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土取黃者覆被四方孔書

漢天子之社以五色土為壇漢制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土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授之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蔡邕獨斷

顯諸侯周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荀子儒效

脤膰太宗伯之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周禮

削桐唐叔虞者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

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史記後爲晉故毛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　慶表栽枎德成楔梓太王文六帖冊門庥曹拜地冠虞封沛王文解冊

【蕃屏】襄王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周之

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左僖二十四傳子魚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左定四

【珍玉】孔子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左定四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國語

【夾輔】展喜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左僖二十六

【枝葉】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國君乎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左文七

【犬牙】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史記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中山靖王勝傳周稱百代抑閼麟趾之美漢命六宮亦樹犬牙之制唐彭王僅傳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陳展棣王制

【好詩】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

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曾孫德字路叔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前漢傳

事文類聚以千里駒入河間王事內蓋同名之誤

【平臺】梁孝王文帝子也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前漢傳孝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遊於平臺之上齊隨郡王子隆詩序云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屬梁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水經注

【兔園】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

鶴州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
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三輔黃圖）
忘憂館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韓安
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
路喬如絹人五匹（西京雜記）
好古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
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書周官尚
書禮禮記其學舉六藝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
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漢書）景十二王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上）夫
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贊）開詩西楚好禮

北河（安王謝章）好禮悲河敦詩愧楚（為安王謝章）
日華宮河間王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自奉養不踰賓客（西京雜記）
為善最樂東平王蒼光武子也好經書美須髯腰帶十
圍永平中詣京師還國明帝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
瞻望永懷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
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又上光武
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賈逵為之訓
詁（本傳）法琳上秦王啓云殿下好善為樂邁彼東平溫易
是獻更方西楚（廣弘明集十一）晉鄭佐周功宜於寅亮間平輔
秦成小二藩屏（元嘉封王）

善書北海敬王睦齊王縯孫也少好學博通書傳能屬
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
尺牘十首（後漢書）
西園（曹子建）公讌詩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
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
長坂朱華冒綠池潛下仰以合謝王詩未陪東閣賓獨
詠西園篇褚亮望月應魏王教詩所欣東館冀預奉
西園篇上官儀同周王文西園孤月秀心鏡而齊明
小山叢桂偃修田而並烈
獨秀齊豫章王嶷在宋時嘗詣袁粲粲謂人曰後
來佳器也建元中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世祖恭悌盡

禮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及薨武帝哀痛特
至報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
吾所欲言也群吏中樂藹劉繪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
僚吏建碑前人與沈約書請文刻石約答曰丞相風道引
騰獨秀生民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
與此歟酧令旨便是以禮許人（南史　齊書）
儒林館清河王懌親王中最有名行第宅豐大踰於高
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京師樓下有儒林館退賓
堂土山釣臺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
堦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
秀醴盈罍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慚雀臺

登僊 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辯慧清悟性愛林泉又重賓
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圃俊民
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
其褊郄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僊也 上

標書 彭城王勰字彥和敏而耽學雅好屬文既無山水
之適又絕知己之遊散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
自古帝王賢達之迹世了孫為三十卷名曰要略 魏書

宗室領袖 任城王澄少而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誠屬之
顧謂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
后為中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

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
以文見美也 本傳 文宣貞固俊遠體為宗儲社稷是任其
棟梁之望也 史臣

俊悟 樂梁王蕭大圜簡文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元
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
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
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
效焉 以上周書

興長齊王元軌高祖子也 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
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
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
之閒平也後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人
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玄
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
以稱之 舊唐書

朱邸 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分以白茅錫其朱
邸 齊宗棣王制

公主

公主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
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公羊 天子不親主婚
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
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 漢書注

劉攽曰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
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
公主古之妹女當如何使大夫主之何不謂之夫主
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
而生耳 初學記云至周中葉天子女始謂之公主
秦代因之豈因公羊傳云然耶未詳所據

尚主非古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
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
婦陵夫逆人違天不祥逆人不義 後漢

女亂 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
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 前王嘉傳

平陽武帝衛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帝祓霸上還過
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
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
斤主因奏子夫奚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
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 前漢
升仙遺履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
避亂奔於此峯學道後得升仙至今嶺上有一隻朱履
傳云公主既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聞追之不及故留
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 述異記
奪沁水園 竇憲字伯度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
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章帝駕出過園指以問
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切責憲曰何用愈趙
高指鹿為馬貴主園尚見枉奪何况小人哉 後漢 歌舞平
陽第園亭沁水林 詩 李商 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
物華 詩 李乂

望鄉館 晉永嘉亂既已渡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
主平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
故鄉之思村民咸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
之館至今巋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
鄉之館 述異記
義陽神 晉惠末羣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
南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
有殊色曜特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
遣葬之立義陽公主祠民憐之為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上按晉書都不載此三公主事豈任昉稍見晉別史耶
置面首 宋山陰公主孝武女也適何戢景和中淫恣過
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
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
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帝每出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
吏部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 宋史 帝召彥回西
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
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褚傳 彥回終不肯從與
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持中情好 宋傳 山陰名楚玉

天姻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江斆當尚孝武
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
主降嬪頓門寒族本隔天姻顧審輕蔽伏用憂惶雖門
泰宗榮於臣非幸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
胄垂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
免子敬灸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於北階
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叟
殷沖幾不免於强鉏王藻雖復揭佷頗經學涉戲笑之
事遂為冤魂褚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
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寬

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
并爲戲笑（南史王誕傳）
險雹武帝與殷少故舊以女求與公主妻其子鈞自宋
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與主加以險雹鈞形貌短
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
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怨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
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南史）
稱下官豫章歸魏明帝拜綜大尉公丹陽王尚莊帝姊
壽陽公主字莒犂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
常自稱下官及京師傾覆綜棄州走時爾朱世隆專
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
王女乎世隆怒遂縊殺之（伽藍記）

娘子軍高祖女平陽公主柴氏初舉義兵於司竹園號
娘子軍與柴紹之妻也（南部新書）
毀垣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第擇薛紹尚
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毀垣以入
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樾爲枯當時群臣劉禕之詩云
夢梓光青陛穠桃藹紫宮元萬頃云離元應春夕帝子
降秋期任希古云帝子升青陛王姬降紫宸郭正一云
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皆納妃出降之意也（文館記）
光艷安樂公主中宗季女也下嫁武崇訓光艷動天下
附會常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藹趨塈見車騎連壓

□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滅矣（南部）
觀拜蕭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觀拜席玄
宗呼爲親家母禮儀甚盛（唐書）
觀戲鄭顥尚宣宗女萬壽公主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
庶之法爲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顥弟顗嘗得危
疾上遣使問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
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命
召主入宮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遣
歸鄭氏由是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通鑑）
折筯宣宗選于琮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承相上審聖
旨上曰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
此恐不可爲士夫妻許別尚廣德公主（東觀奏記）

進食千盤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自領藩垣頗革父風
職貢結軏於道文宗詔尚壽安公主（新史王□□）元逵遣
氏姑詣闕納娉禮段氏進食二千盤并御衣戰馬公主
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共從如雲朝野榮之（舊唐）
合璧事類以千盤字□進食于牙盤大誤觀者
粉侯宋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文及甫抵書邢恕謂駙
馬錦嘉彥兄忠彥爲粉□（劉摯傳）
明經俊才漢結叔高晉□武子（褚淵碑）叔高以明經顯於
漢武子以俊才聞於晉□□實玄字叔高
天中記卷之十二終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都邑

都邑 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邑聚會之稱也釋名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左莊二十八

京師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公羊桓九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註

徑千里 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白虎通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左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illegible]

甸服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illegible]五百里甸服自為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甸服者祭語周晉文公請隧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上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制王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國語註

統四方 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五經要義

建王城 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東京賦

神州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美鄉方三千里五岳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王嬰古今通論

赤縣 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人不處焉[illegible]

廣州 凡立國都非大山之下必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國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管子

翼翼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殷武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前漢匡衡傳

三亳 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也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為西亳則盤庚所徙也帝王紀

宗周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為宗周博物志

二周 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公羊昭[illegible]平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鄗也東周者洛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

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亦
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
視下都則在東也（大事記）
地中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
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
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周禮地官）畿方千里取
象于日（土方氏）以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
而建邦國都鄙（夏官）
造邑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
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夏官）

營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
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冬官）
鄠鄗文王作鄠武王作鎬其民有先王之遺風（地志）
邑（詩文王有聲注）豐水在鎬京在豐水之東周自武王克
殷都鎬為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鄷之
地賜秦襄公曰秦世世都之（呂氏地理志）
四塞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
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
然也（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始皇踐華為城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天下已定

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搤肮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
比隆哉成王即位而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與人鬭不搤其肮拊
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此亦
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史記傳）
大形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
多勸上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洛其固
亦足恃張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
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
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

里天府之國也（史）
百二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
得百二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
上建瓴水也（史記）
陸海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
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東方朔傳）
教化原本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
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
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匡衡傳）
御外大漢之崇世據隴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夫雍州
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閔

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礌千夫沈滯譬十有二是爲
膌腴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後漢書杜篤論都賦）
上都漢之初經營也寔用西遷作我上都（西都賦）
帝畿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華實之毛則九州
之上腴馬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
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上）
彊幹弱枝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
萬國（上）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儲畜未多特宜
優衿令得休息強本弱枝自古常事（唐書辛替否傳）
天邑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爲咸陽廣衍沃
野厥田上上寔爲地之奧區神皋高帝圖時寔亦有虞

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東京賦）逆胡劉曜縱逸西都
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晉劉琨勸進表）肆予敢求爾天邑商（尚書）
天府之國厚于定說南陽王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
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於聲望有虧（晉書七傳）
天下樞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袁淑白馬篇）范子見秦王
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戰國策）
神明之奧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
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
所都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聞
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
仗興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

唯天道助順物亦地形使然（唐書郭子儀傳）
王業根本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
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
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
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
大可以蓄威昭德也（陸宣公關中事狀）
居重馭輕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服古語師）王
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
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
權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
在關中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

明矣（上）
內史秦京師爲內史（地理志）師古曰京師天子所都畿內
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
內以別於諸郡守也
厭權遠難翼奉元帝初上疏曰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
常者所以應有常也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
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
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
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
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書）
考鄗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浙洛背

州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太室作鎮揭以熊耳
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東京賦）增周舊脩洛邑扁巍巍顯翼
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且夫併界西戎險
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
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
淵（東都賦）

大湊　周公將致政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
之大湊（周書作雒解）

天室　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顧
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度邑解）
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序）

渟潛　杜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
乃上奏論都賦堉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
渟潛曷足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
示姦萌（後漢書）成周之隆乃即中洛知而不從久都墟

寧姬　董卓議遷都長安黃琬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
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
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後漢書）卓謂陳紀曰三輔平敞
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
下有道守在四夷宜脩德政以懷不附若欲徙萬乘以
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同上）

深根固本　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
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
而終濟大業（魏志）

王里　魏孝文外示南伐意在謀遷謂任城王澄曰國家
興自北土徙居平城用武之國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
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
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馭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
此應當大慶（傳）

神都　孝文議移都南安王楨曰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
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後固其宜也（李中傳）
則天光宅元年九月改東都為神都（唐書）

紫縣　孝文自代遷洛詔司州主簿裴仲規曰朕開置神

畿郡望優重卿既首膺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息
致也仲規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
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豈一郡而已帝笑曰冀卿
必副此言（延雋傳）

伊域　崔僧淵復族兄惠景書曰主上安遷靈荒兆變帝
基維新中壤宅臨伊域河洛之間重隆周道（伯傳）

四塞　隋煬帝幸洛陽詔曰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
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雖邑自
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二河
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
見雒陽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於伊雒營建東京便

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元和初煬帝登北邙觀伊闕顧
曰此龍門耶自古何為不建都於此僕射蘇威對曰自
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悅然其地北據山麓南望天
闕水木滋茂川原形勝自古都邑莫有此也西京記
形勝不如關內貞觀四年詔發卒脩洛陽宮張玄素上
書曰昔漢高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
惟王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内也太宗顧謂房
玄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脩營意在便於百姓
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代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舊唐書
東都高宗嘗謂韋機曰兩京朕東西二宅往來不憚卿
宜善思脩建始作上陽等宮西京記建東都詔曰朕聞踐
天中記 卷十三 七
華國德百二稱乎建瓴卜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
青腴於天府啓黃圖於渭濆襟沃壤於王城揖綠宇
於河渚市朝之城麗皇州之九縟丹紫之原邇神阜之
千里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此都心匯宇宙通賦貢於四
方交乎風雨均朝宗於萬國曲阜之規猶勤測圭之地
戴華豈得宅帝之鄉獨稱都於四塞里王之邑匪建國
於三川宜改洛陽宮為東都初學記
帝宅判官常損曰東都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唐書始乎周
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籠故地之銅駝抱舊
里之王雒李庾東都賦構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帝宅夾清
洛丹霞捧朝暾韋應物望洛城

洛賦孕歷代之規兆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之洪流振
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嵒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
綴於後三塗太室結於前鎮以嵩高喬岳峻極於天傅毅
南都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
之豐壤跨荊豫而為疆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
而為隍廓方城以為墉湯谷涌其後淯水盪其西推瀨
引湍三方是通張衡賦
蜀都蜀都之地古曰梁州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
地紀則巛宮奠位東有巴賨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
龍湫揚雄賦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
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
天中記 卷十三 十
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
藹焉左思賦
吳都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
勢岡阜連石頭訪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
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
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
善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來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
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江表傳
龍盤虎踞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覩秣陵山阜乃嘆
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吳錄王導曰建康古
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晉書

四面東以赤山爲成臯南以長崖爲伊洛北以鐘山爲
曲阜西以大江爲黃河（之塹）
建小赤水 孫皓以建業宮不利謀移都從步闡表徙武昌
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
實危險而墝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
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
業死不止武昌居是明天意知民所苦矣皓還都建業
（志傳紀）
魏都 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
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
鈞（左思賦）文帝太和十八年卜遷都鄴登銅雀臺魏御史

大夫崔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運漕四通有兩門史起
舊迹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
國富主奢暴成速敗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
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陽（書傳）
中都 唐玄宗開元八年五月置中都改蒲州爲河中府
時揚州功曹參軍韓覃上疏曰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
也若兩都舊制分官衆多費耗用度尚以爲損豈況更
建中都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於
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使十萬之户將安投乎且匯東
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
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游幸之麗
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蔕不拔之長册矣昔漢
帝感鍾離之言息事德陽之殿趙主採續咸之諫止造
鄴都之宮臣願詔罷中都則福發無疆天下幸甚至大
月三日詔停（通典一百七十九）
北都 十一年并州置北都詔曰我國家龍興晉水鳳翔
太原猶成湯之有亳有周之興岐昔堯理唐郊式建丹
陵之地漢居洛邑更表南陽之都今王業正興宮觀猶
在列於編郡情所未安其并州宜置北都改州爲太原
府（冊府）
汴都 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爲難理（舊唐書李勉傳）汴都

日月所會天地之中禹畫爲豫周封鄭地觜觽臨而上
直實沉分以爲次惟逢澤之固境昔合歷之所至芒碭
渙渦截其面金隄王渠累其脊富夏灘沮繞其腸壘丘
皆妻來其腠蜀陰漢室荆或開鄙惟此中畤不首不尾
利過百二峻踰四塞鄙秦人之域華陋荆州之郤月（周邦
彥賦）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
八達之郊（晉天福三年詔）東京華夷輻湊水陸會通（同顯德元年詔）輦
轂之下謂之浩穰萬國駿奔四方繁會（詔二年）
燕都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
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者也（史記）燕劍南通齊趙勃

碣之間一都會也前漢地理志因內海以為池則是島而為固
近則東有潞河之饒西有香山之阜南有柳林之區北
有居庸之口遠則易河渾水帶其前龍門狐嶺屏其後
當時鴨綠浮其左五臺恒山阻其右黃文中大都賦
壽春負嶺成都王穎以為河南尹鼓觀洛陽孤危乃與
祖納華譚等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曰殷人有屢遷之
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河朔蕭條崤函沮溢兗都多
敗江處多虞惟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
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
足戍衞且漕運四通無患空乏宜相土遷宅以享永祚
晉書後壽陽舊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

平塗不過七日西接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
阻內保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
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
澤之限永昰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
此則系乎地利者也伏滔正淮論
天心思以隋文帝嫌舊城制度迫小宮內多鬼妖夜與
高熲蘇威共議遷都庾季才旦而奏曰仰觀玄象俯察
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
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帝愕
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朕自今以後信有天道矣隋書本傳開
皇二年移入新邑在漢故城之東南萬年縣界南直終

南山子午谷北枕龍首原今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
樹今見在兩京記
襄鄧乾寧初朱朴上書議遷都曰古之王者不常厥居
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廣
明巨盜陷覆京闕高祖大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乃形
勝之地沃衍之墟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
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不王也江南土薄水淺人心
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
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
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唐書湯
思退以金人議和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

可置度外虞允文奏議鄧為襄漢之藩籬南陽又為鄧
州之藩籬古形勝之國也
大勢議者曰洛陽四戰之地既將不可蒲坂虞舜舊國
表裏山河江陵亦嘗設都控壓吳蜀遂導避崔寧不堪
居吞曰蒲坂土瘠人貧困竭甚於洛邑江陵本非要害
梁去數歲國亡夫臨制萬國尤借大勢秦川是天下之
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捨之
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於危亂者哉
通典一百七十四
京兆京兆絕高曰京京大也十億曰兆故今帝都殷盈
也左輔右弼番屏承風也張揖始關理張臂掖也漢官

紀高曰京十億曰兆人衆所聚也（鄒山 留觀）
輦轂 汪鳳瓠云臣當靡骨輦轂下（漢元帝傳）至止之日馳心
輦轂（杜詩 音表）谷永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漢書）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漢書 廣韻注）官神皋載穆
轂下以清（任彥昇 竟陵王狀）自我遠京輦四載迄于斯（沈休文 安陵詩）
佳麗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謝宣城 贈詩）兩京愧佳麗三
都豈能似（謝朓 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謝玄暉 鼓吹曲）地
近華陽金壇之陵故云金陵（建康 記）六代帝王國三吳佳
麗城謂金陵也（李白詩）
皇州 迩高臨四闕表裏望皇州（鮑明遠 詩）宛洛佳遨游春色
滿皇州（謝玄暉）

皇邑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曹子建 贈白馬王彪詩）祇役出皇
邑相期憩甌越（謝靈運）
京華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遁棲（郭璞 遊仙詩）昔余遊京華未嘗
廢丘壑（謝靈運）况乃務物華京想詎存空谷期（上）火燎神州洪
流華域（劉琨）
京洛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曹子建 名都篇）京洛多風塵素
衣化為緇（陸士衡）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謝玄暉）京洛多妖
麗玉顏侔瓊蕤（陸士衡）
京室 京室密清罔有不遐（東京賦）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
柯（盧子諒）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謝玄暉）
京縣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謝玄暉）太微凝帝宇瑤光鉅

神縣（江淹 雜體詩）
上游 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
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前漢傳）
居中國 王者居中國何順天地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
（應周 法訓）
名都 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
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
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鹽鐵論）
居中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荀子 大略）
奠枕 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楊雄 見）

根本 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詩民勞箋）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之
（箋 民勞）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漢 傳）左雄
四年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注諸華中國詩正義曰
猶諸夏也 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詩序 本傳）
王化之始 杜預為河南尹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
凡所施論務崇大体（晉書）
百官之府 文帝詔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隋紀）
衣冠所聚 張九齡云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
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于內而不在于外也（本傳）
朝宗 玄宗時京城穀貴裴耀卿曰國家帝業本在京師
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唐書）國家大本在京師秦地狹

水旱易置新唐書
天下本李晟云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鳥驚獸
誰復京師新唐書京師天下之本新唐書
寰內寰內諸侯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穀梁
古三都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
百餘里俱在冀州春秋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
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鄒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
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穀梁疏
三河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
在天地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史記貨殖傳
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險之國博物志

三川張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
下之朝市也戰國策韋昭曰有河洛伊曰三川今注
漢五都五都之貨殖西都賦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
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
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
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食貨志
魏五都文帝黃初二年正月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
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
陽東界郯爲中都之地魏志注魏國漢祚復都洛陽以譙
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之遺迹鄴
爲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水經注

唐五都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號其來自久宜以
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
原爲北都志

州

州州疇也各疇其上而生也說文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
釋名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春秋說題辭周禮五黨爲
州州疇也州有長使之周相足也風俗通
神州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
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括地象
九州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國周公職錄
錄自神農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
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illegible]顓頊

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帝王世紀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
故曰九州說文
州域河漢之間爲豫周也兩河之間爲冀晉也河濟之
間爲兗衛也東方爲青齊也泗上爲徐魯也東南爲揚越
也南方爲荊楚也西方爲雍秦也北方爲幽燕也呂覽有始
內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
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
曰營州爾雅
星主北斗七星主九州春秋文耀鉤五星流爲兗鉤鈐星別
爲豫昴畢散爲冀箕星散爲幽營室流爲并參伐流爲

益虛危流爲青天氏氾爲徐軫星散爲荊牽牛流爲揚（元命包）
繫台摛輔象曰兗豫屬上台（九州繫於二台）荊揚屬下級（上之下等）
（一台名有上下）梁雍屬中上（中台之上）冀州屬錯（中台之下下台之上）青州屬
下上（下台之上）徐州屬下下（下台之下）
異氣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
聲緩其泉鹹以酸荊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
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塞其泉苦以辛兗豫宮
徵合平靜有慮以聲端其泉苷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駛
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河圖）
舜十二州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
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
爲十二州（注疏）
禹九州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
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帝王世紀）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鑄班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格城石室山東北岩中（述記）
九牧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左宣三）
殷九州商頌帝命式于九圍（互見九門）
周九州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以觀妖祥注星土星所主土也（已見星門）
周敬王魯哀公之時吳爲越所滅其後六十九年至
威烈王始命韓魏趙爲諸侯後十七年安王之時三
國共滅晉而分其地後五十六年顯王之時而越爲
楚所滅又按所列諸國分野具於班固漢書及皇甫
謐帝王世紀下分區域上配星躔固合同時不應前
後當吳之未亡天下列國尚有數十其時韓魏趙三
卿又未爲諸侯晉國猶在豈分其土地自吳滅至分
晉凡八十六年時既不同若爲分配又按諸國地分
略考所在封疆辯詳隸屬甚爲乖互不審二子依據
漢書漢書又云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
日南皆越分野夏少康庶子封于會稽後二十餘代
至勾踐滅吳稱伯後六代而亡後十代至閩君搖漢
復立爲越王都東甌則今永嘉郡也是時秦南海尉
趙他亦稱王五嶺之南皆他所有也又按越之本封
在於會稽至勾踐強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號稱
霸王止當戰國之時凡得百四十二歲後至秦漢方
有閩搖繇屠引其歷代興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
及趙他奄有時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准的凡爲著
述誠要詳審者也（通典）
王者規摹夏書禹貢周氏職方中書九州外薄四海析
其物土制其疆域此蓋王者之規摹也（後魏地形志）
增益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并幽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
青梁并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三代不同故也（釋文）
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數而增交益

馬物理論
州，十二師。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馬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尚書大傳

郡

郡。郡，群也，人所群聚也。秦改諸侯置郡縣，隨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釋名

立郡。秦始王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以公侯爲大，以侯伯爲小。大郡曰守，小郡曰都尉。史記

郡制。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風俗通　至秦始置三十六郡

天中記　卷十三　二十二

以監縣矣。邑君聲。說文

取名。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守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黃義仲十三州記

三十六郡。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閥名，會稽是也。漢官儀　敦煌酒泉，其水若酒味，故也。張掖，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應劭地理風俗記　國稱曰：昔天子建閥名。都或以合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水經注

郡縣。城渾出周，至楚新城，說其令曰：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楚策　井茂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秦策　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大事記

按此則郡縣之設，自春秋已然矣。柳子厚封建論乃云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夫左傳楚子入陳，因陳縣。策中，楚有新城，令趙

天中記　卷十三　二十三

有上黨守靳黈，且下有四太守字。是郡縣守宰俱不始于秦也。司馬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然賈誼傳河南守吳公又先于景帝矣。

縣

縣。周禮百里曰同，所以獎王室，協風俗，總名爲縣。縣，玄也，言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言當玄靜，徑役也。風俗通

縣，懸也，懸於郡矣。釋名

取名。縣，絃也。絃以貞直言，下體之居，臨民之位，不輕其禁。施繩用法，不曲如弦。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也。黃義仲十三州記

子男縣萬户以上爲令則子國也千户爲長男國也今
人呼縣爲百里子男本方百里也故言令之百里古之
諸侯 冀州記
縣有四郡郡旬方六百里户丙上爲方千里分以百縣
縣有四郡郡有四鄙鄙不過百室以便對事 周書
脩武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乃脩武勒兵於寧更名邢丘
曰懷寧曰脩武行克紂于牧之野 韓詩外傳
武丘 武王祭南嶽廻至汝水西野宿于武丘夜夢云築
城在此無祭天地可王七百年遂築城于武丘北因名武
陰在沈丘縣 城塚記
猗氏 猗氏縣猗頓所居之地猗頓魯窮士也問術於陶

朱公公教之畜五牸遂富漢因之名縣 郡國志
九門 九門縣本爲九室而居趙武靈王改之爲九門縣 戰國策
新豐 京兆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 漢志 太上皇不樂
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豐
舊事 補 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
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
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 西京雜記
聞喜 武帝元鼎六年行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
以爲聞喜縣 漢紀

獲嘉 七年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 上
懷德 太興三年七月丁亥詔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
琅邪四十餘年惠澤加百姓遺愛結人情朕創業江表
兆庶宅心繈負子來琅邪國人近有千户在此今立爲
懷德縣統丹陽郡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沛及南頓故事 晉元紀
昭應 唐玄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爲昭應縣 會昌縣圖
會昌新豐也
平陸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東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
石爲月河以避湍急 傳信記 陜州刺史李齊物開砥柱之
險以通流運於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

縣爲平陸縣 唐書
咸陽 咸陽縣本秦舊縣也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在北山
之南渭水之北故曰咸陽 元和郡縣圖志
錢塘 秦始皇三十七年東游丹陽至錢塘臨浙江 史記 錢
塘屬會稽郡西部都尉治 漢志 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
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
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
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
焉 錢塘記 錢塘在餘杭初爲潮水所損州人華信云 九域志
希通錄云錢塘史漢但作唐字今人以唐爲塘非也
其失本于世說注云晉人沈姓而令其縣者詭令致

云云不知秦漢巳有此名豈至晉而然乎
世說雅量篇云褚裒送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遇之云云注云錢塘縣記云縣近海為潮漂没縣諸豪姓斂錢顧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沈令未詳今謂以唐為塘其失本于世說注且云晉人沈姓而令其縣者為之句義俱差不有誤于後學耶

陳留 陳留郡鄭邑後為陳所併故曰陳留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也 漢志

浚儀 浚儀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土多傳鼙令帶牧澤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澤 陳留風俗傳

尉氏 尉氏國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棐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盈將歸死于尉氏也 水經

洛陽 周公相成王以鄷鎬偏在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 帝王世紀 八方之廣周洛為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 搜神記 周在中樞門且崎谷東望荊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險之國 博物志 互見都

江都 廣陵之江都縣城臨江應劭地里風俗記曰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 水經

馮翊 馮輔翊畨故以為名 應劭漢官解詁

盩厔 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以名縣 圖經

梓潼 東倚梓林西枕潼水故以名縣

南陽 南陽劉書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 水經

青田 青田縣有草葉似竹可染碧名為竹青此地所豐故名青田 永嘉記

古田 古田屬福州開元以前嘗為土豪所據至二十八年始建為縣有誚能者千餘戶言因古田畝墾闢而居故曰古田又曰青田者其地有青田鄉父老言田中嘗得青玉 圖經

兩當 鳳州兩當縣古老相傳嘉陵江與牛尾水相會於縣界故縣界名兩當又云東京西蜀至此皆三十程故名兩當 上 兩當縣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縣因水取名或云縣西有兩山相當故名之也 水經

陽曲 陽曲屬太原應劭曰黃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 漢書

九原 正平縣有九原一名九京即趙簡子觀處 十道志

封丘 封丘衛地故織之延鄉也高祖與項羽戰於延鄉有翟母免其難故以延鄉封翟母焉 郡國志

晉江 泉州屬邑溝平粵之後其地既虛而晉之衣冠避地者多沿江以居故以名之

盧奴 安喜縣即古盧奴縣也有黑水故池深而不流俗謂黑水為盧不流為奴 圖經

壯哉 高帝北征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更封陳平為曲逆侯漢書

章帝北巡此縣以曲逆名不善改為蒲陰後漢

鄙小 韓安國傳臣以嬰鄙小縣師古曰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集

六等 大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寡資地美惡為差郡國志 開元中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十望宋亳滑許汝晋洛虢衛相初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

麗水 麗水縣有惡道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嘆惡道數兵亟絕遂書突星灘於石圖經

松陽 松陽縣東南臨大溪有松陽樹大八十一圍腹中空可容一十人坐故取此為名王右軍嘗往看之吳地記

漢晋以後帝王之割據無常州郡之更置不一其載在本志者固可考而知也若史畧具九州初學止叙十道郡縣類集各依本朝或語焉而不詳或棼紜而無統誠亦有難于述志者今 按舊籍少存一二以備覽云

城

城 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說文 城盛也盛受國都也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陴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釋名 堞城上女垣說文 雉堞也以白堊之故曰粉堞韻會

雉 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左隱元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公羊定十二 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五經異義

仞 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五經異義

崇城 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白虎通

周城 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春秋說文

城始 堯聽四岳之言用鯀脩水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吳越春秋 鯀為三仞之城淮南子 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博物志

堯城 故堯城在濮洲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末年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括地志元和郡志云十道志已錄今亦欲去之 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因堯城述征記 王僧辯上元帝表云閻閭受白登之辱象

魏致羌城之疑 晉書

鶴城 長垣縣有鶴城昔夏累畜鶴于此遂號鶴城 紀城塚

保民 夏戍中丘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眾城小則

益城 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

城也如民眾而城小則益城足與保也 十八隱

亟城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

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左僖十九

城惡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

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

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左成九

天中記 卷十三 二十九

歸城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歸城而請罪禮也 穀襄二十五

城成周 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晉士彌牟營

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

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

書以授帥 左昭三十二 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

伯契乃執仲幾以歸城三旬而畢 定元

城叛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

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以甚惡是失賞也 左昭

長城 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

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

乃不崩遂以名焉 搜神記

城沂 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

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

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左宣十一

羊城 廣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

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像為瑞

六國時廣州屬楚 廣州記 周為楚相有五仙人騎五色羊

各持穀穗一莖六出以遺州人騰空而去今呼為五羊

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築之步陟修之則為黃巢所焚

寰宇記 吳脩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

五穀而來今州庭上圖之為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 郡會

天中記 卷十三 三十

龜城 初張儀築成都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旋

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成處大池龜

乃伏入于中每出則州境有賊刺史或病 寰宇記 益州

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處號錦里 益州記

[illegible]城都城上種芙蓉花開爛熳如錦因以

為名一云以江山明媚錯雜如錦也一曰以蜀有錦官

如錦官[illegible]錦故名亦曰錦里

代城 廣植[illegible]代城始築版幹一夜[illegible]南五十里大

[illegible]中營城自護結蓋為九門於是就以為城圓匝而

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城曰東城 博物志

長城 趙侯自五源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

造大城一篇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群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 虞氏記

新城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 呂氏春秋

長城 秦始皇使蒙恬北築長城西屬流沙東至遼水以

拒胡 史記 蒙恬築長城因地險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將吞藥自殺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 本傳 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 陳琳詩 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者焉 古今注

趙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 史記 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琅琊臺入海 括地志 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 [illegible] 王築防以為長城 竹書 齊之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illegible] 秦昭王滅義渠築長城以備胡 匈奴傳 梁惠成二十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竹書 唐劉貺武指云朔方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周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以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 通典二百 據此諸書則長城之築固非止于始皇也而邊防之利萬世且永賴焉乃儒書之劇秦者率以是為言嗚呼惡居下流始皇固以之矣功過相準耳學者類習非哉

赤城 長安城中地皆黑壤今城赤何也且堅如石如金父老所傳云盡鑿龍首山中土以為城及諸城闕亦然 秦記一

長安故城 漢之舊都高帝七年方修長安宮城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狹小至惠帝更築之周迴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舊京為斗城 三輔黃圖 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門三途洞闢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 三輔決錄 城郭之制則旁道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 西京賦 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西都賦

廣陵城 吳王濞所築 王象之廣陵郡圖經 廣陵城周十四里半 後志 後秦法侯周令劉榮增制濬洫板築雉堞之殷井幹

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
礎石以禦衝糊頹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讜將萬祀而
一君 蕪城賦
睢陽 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三里鼓倡節杵而後下和
之者稱睢陽曲今謳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
音 晉太康地記
金城 金城郡漢昭元始六年所置應劭云築城初得金
故曰金城凡城皆待今言其固也故墨子稱金城湯池 秦州記
安陽有金城城皆如金色堅勁不崩摧先儒云上
古時天雨黃金也 述異記
玄菟 昭帝元鳳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

漢紀
疑城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
頭城至於江乘以本為楨衣以葦席加彩飾焉一夕而
成 干寶晉紀
石頭 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累甓因山以
為城因江以為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亦謂之石首城
也 丹陽記
白下 齊武帝欲脩白下城難于動役劉係宗啓請役在
東者上從之後武帝講武白下履行其城曰係宗為國
家得此一城 南史 白下城本江乘之白石壘武帝以其地
帶江負山移琅邪居之 輿地志 武德九年更金陵曰白下

唐地里志
夫人 晉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兵攻之序母自登城履行
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
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守新城賊遂引
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晉書
遷城 吳興郡城秦時為下菰城又為項王故城晉郭璞
欲移郡于東遷璞女亦善於地理啓璞無從因舊址損
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處璞從之初璞欲移城于東遷
每立標輒為飛鳥啣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女號
遷城小娘子從璞廟祀 宋知州鄭建撰郡齋書讀記
江陵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

陳遵造隄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
傍創築略無差矣城西有棲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
水經注
統萬 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營統萬城阿
利乃蒸土築城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
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為忠 晉載記
柳城 魏太武伐蠕蠕軍中有告失驢耳者徒之曰必覘
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
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 北史
五利 魏太和八年中書監高閭請于六鎮築長城云長
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

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省境防之憂息無時之[illegible]
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帝優詔荅之本傳
城精梁武帝攻郢城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
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南史紀
六壁六壁府魏太平真君五年討胡於六壁即此城俗
以城有六面因以為名焉鄴圖志
玉壁絳州稷山縣後周置勳州有玉壁城後周王思政
所築為重鎮齊神武再攻圍不克韋孝寬代思政鎮玉
壁高歡攻之智力皆困二周書傳
六合隋何稠為煬帝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
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

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
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本傳
受降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絕虜南寇語大旬而三城就本傳呂溫銘曰俯視陰山仰
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仁愿封韓公制曰橫郤月
于天街劃長雲於地脉
奉天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上避難于奉
天初術士桑道茂奏請城奉天為王者之居至是方驗
唐語
江夏牛僧孺出為鄂州刺史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
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為奸蠹弊綿歲僧
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
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唐傳
三城李德裕出為滑州節度使徙劍南西川築仗義城
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
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新唐
大玄高駢徙劍南西川節度成都城歲壞駢易以塼甃
陴堞完新負城丘陵悉根夷之以便農桑訖功筮之得
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
焉又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上
獻圖王使陳章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視西門樟樹寄
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章終非我畜其後章果叛僞史

青澗真宗時种世衡知延州築青澗城初苦無水鑿地
百五十尺至石屑石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
鬼工魏鏵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頹一古塼有四大
字云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感其字大築新之罷還未幾
儂寇廣州外城一擊而圮獨子城堅民賴以生賊平以
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再知五羊公以築城之功
自論久不報作感懷詩內云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
功事已空文潞公採詩呈加龍圖閣學士尹應天府東齋
人為長城宋文帝有疾義康矯詔收檀道濟付廷尉道
濟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
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復足憚後魏軍至瓜步文帝

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嘆曰若道齊任豈至此（南史）
金城 唐邕字道利晉陽人有治世才具齊文宣嘗登童
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
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北齊書） 犬吠
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賈誼說） 賈誼云上設廉
耻禮義以遇其臣故化成俗定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
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注云
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群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
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賈誼書） 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
而成淵（西都賦）

石城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
無粟弗能守也（食貨志）
亞字 吳羅城作亞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其城南北
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橫四直蘇州名標
十望地號六雄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餘巷（吳地記）
却月 沔陽縣至沔口水北有却月城西一里有馬騎城
周廻五里高一丈（荊州記）
太平 朔方太平城後魏穆帝治也太極殿琉璃臺及鴟
尾悉以琉璃為之（郡國志）
千秋 張掖郡竇融築千秋城萬歲城（土）
織錦 梁山宮在好畤咸皆文石名織錦城（三秦記）

益陽 益陽城魯肅築也云登之望見長沙城邑人馬形
色宛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長沙益陽一時相望
李城 秦圍邯鄲急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得敢死七
三千人與赴秦軍秦兵遂罷李同戰 趙封其父為李
侯（平原傳） 徐廣曰河內成皐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
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昭明名士悅傾城詩（註）居李城北
來往宋家東元稹會真詩因遊李城北偶向宋家東
夏口 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為高樓枕流
上則廻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荊州圖經）
羅娑 北方禿髮譯語謂吐蕃其王為贊普其國都羅娑
城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世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

懸狐尾於首以表其性似狐之性（唐會要）
鷰子 北燕人趙應良者為偽丞相高公堂後宮常從公
至鷰子城登重閣注鷰子城北虜留都于此（渤海記）
泥犁 泥犁城梁言寄係城又云閉城也文句云地獄此
方名梵稱泥犁秦言無有或言卑下或言墮落
郛 郛或謂之郛郛者亦大也（風俗通） 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內謂之城外謂之郭（管子）
鈇郭 金城鈇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賊（焦氏易林）
表城 天城之有郭猶稟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各異則
保障不完皮骨分離則一體不具（王充論衡）
壕 城下道曰壕壕翺也言都邑之內翺翔祖駕之處也

櫓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上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
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洛陽記
隍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易曰城復于隍 說文

宮

宮釋名曰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郭璞云宮
謂圍繞之記曰君為廬宮之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室
謂之宮詩云作于楚宮又曰入此室處是也風俗通曰
宮室一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為常號下乃避之也呂覽
慎大云武王克殷靖箕子之宮禮記曰由命士以上父
子皆異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又曰季武子
天論記 荀子卷十三 禮記
入宮不敢哭是士庶人皆有宮稱也
便生上古之人未知為宮室就陵而居處下潤傷民故
聖人作為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中足以禦風寒上
足以待霜雪墻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為樂也
今之為宮室必厚歛百姓暴奪民財為曲直之室青黃
刻鏤之飾故國貧而人難訴也 墨子
合宮黃皇有合宮以廣政堯開衢室聽於民 管子 欲觀黃
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 尸子 黃帝合宮有虞
總期 東京賦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
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文中子
作宮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濕 白虎通 堯使禹作宮 世本

貳宮堯見舜處於貳宮 帝王世紀 接禮貳宮考庸太室 王元長曲水詩序
摛宮堯癸見殺於摛宮 藏勛相 晚經
鑣宮天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戡之 墨子 初學記云湯所受命之宮
長夜夏桀之時為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三旬
不出聽政其後大風飄沙一夕填此宮谷 博物志
傾宮紂造傾宮作瓊室瑤臺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
十里其高千丈其大宮百其小宮七十三處宮中九市
帝王世紀
蒿宮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 大戴禮
天中記 卷十三
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既有天
下遂都于鎬 竹書
呂覽云周明堂茅茨蒿柱土堦三等以示節儉正此
事也注云茅可覆屋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
誤
化人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謁王同游王執化
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
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王實以為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王之所居 列子
楚宮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

巳公甍于楚宮左襄三
銅鞮子産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
文伯讓之子産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若獲爲獘脩垣而行趙文子曰
是吾罪也上
虒祁石言於晉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是宮也成
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十年晉侯卒昭八
碣石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史記
春宵夫差築姑蘇臺立春宵宮造千石酒鍾洞冥記
館娃闔閭城西硯石山上有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美女爲
夫中記
娃吳有館娃宮方言李平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吳都賦
賦秀峯寺盖吳館娃宮也吳郡志
美人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
施鄭旦宮室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
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越絕書
阿房阿房宮東西六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十萬人
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置銅人十二於宮前三輔
舊事阿房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黃圖磁石
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
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水經
注一名卻胡臺帖加裝磁石以禦侮魚賊下可建五丈

旗史記
未央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
匈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
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
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遂自櫟陽
徙都之漢書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
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
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碱右平黃金爲璧帶間以和氏
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三輔黃圖未央宮周旋三十三里
街道十七里有臺三十二池十三土山四宮殿門八十
一掖門十四宮殿及臺皆疏龍首山上以作之殿基出
沃四記
長安城上非築也關中記覽秦制跨周法正紫微於未央
表嶢闕於閶闔頭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業西京賦未
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漢有未央宮古詩有樂未央詩註
義未央一名紫微宮三秦記
三雍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肝獻雅樂對三雍宮本傳
建章太初元年栢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復
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前殿度高未央武紀郊祀志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
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西京賦建章宮周圍數十
里殿東別起閣高二十五丈漢官典職以望遠三輔黃圖秦漢規
模廓焉泯毀唯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

一代之巨觀也（蕭賦建章鳳闕賦序）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綈繡橦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使民不奢侈難矣（方朔傳）

【甘泉】建元三年武帝因齊人少翁言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乙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郊祀志）武帝起超仙之臺於明庭宮北明庭者甘泉別名思趙倢伃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洞冥記）甘泉宮一曰雲陽宮一曰林光宮本秦宮在今池陽縣西甘泉山宮以山為名周匝十餘里漢武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圓丘祭天處（關輔記）甘泉山天下顯敞之處也而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王褒甘泉頌）甘泉山名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文選注）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西都賦）公孫卿曰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郊祀志）廻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明庭（劉歆賦）武帝以五月避暑於此八月乃還（元和郡縣志）

【五柞】五柞宮漢之離宮也（三輔黃圖）宮中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西京雜記）

【長楊】長楊宮本秦舊宮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以為名門曰射熊秦漢游獵之所（三輔黃圖）司馬相如嘗從武帝至長楊獵天子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因上疏諫（本傳）振師五柞習馬長楊（揚雄傳）集乎長楊之宮相羊乎五柞之館（西京賦）建元三年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私置更衣從宜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東方朔傳）師古曰皆宮名倍陽即黃陽也

【桂宮】桂宮未央宮斷臺西有桂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綴明月珠金陛玉階晝夜光明（三秦記）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西京雜記）桂宮在未央宮北周匝十餘里中有明光殿走狗臺土山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至建章宮神明臺蓬萊山（三輔故事）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西都賦）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西京賦）

【明光】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取年十五以上二十已下滿三十者出嫁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漢武故事）明光殿以金為陛玉為階（三秦記）

【長樂】高帝五年都長安九月治長樂宮（漢書）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乃詔立原廟（叔孫通傳）梁孝王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鄒陽傳）

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黃圖武帝夜出夕還齋五日
輒會朝長信宮方朔傳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輒長
信太后之宮也注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班婕妤求
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之退處東宮作賦曰奉共養於
東宮託長信之末流本傳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
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百官
表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
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注帝祖母稱長信宮
帝母稱長樂宮後曰永樂宮漢官后宮在西秋之象也
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為名又永壽永寧殿皆
后所處也黃圖

長門 顧成廟遠無宿宮愛叔教董偃白竇太主獻長門
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方朔傳武帝陳皇后
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
于巫祝罷退居長門宮外戚傳陳后時得幸別在長門宮
愁悶悲思司馬相如因于解悲愁之辭以悟主上皇后
復得幸文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鳥之信
駘盪 駘盪宮春時景物駘盪滿宮中也黃圖
馺娑 馺娑宮馺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間遍宮
中言宮之大也
枍詣 枍詣宮枍詣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
天梁 天梁宮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以上

集靈宮 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
仙者王喬赤松子故殿為存仙端門南向署曰望仙
門列仙傳武帝巡省五岳禋祀豊備故立宮其下號曰集
靈宮西岳記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
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黃圖
漢西嶽華山廟碑畧云孝武脩封禪之禮巡省五嶽
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集
古錄云集靈惟見此碑按地里志華陰有集靈宮武
帝起水經注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則不獨
見於此碑矣所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不載金石錄
按集靈存仙各見載記而二公之說若此

望仙 元封三年起望仙宮洞冥記
步高 京兆有步高宮黃圖
望遠 長安有望遠宮上
陽靈 天子穆然瑤臺澄心儲精援求索耦相與齊乎陽
靈之宮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揚雄甘泉賦
神光 入西園切神光蹂蕙圃踐蘭臺羽獵賦張晏曰神光
宮名也
濯龍 桓帝延熹九年祠黃老於濯龍宮紀祠老子於濯
龍宮用郊天樂續漢志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
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論
承光 順帝擢种暠監太子於承光宮本傳

大初昭明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
五百丈晧所作也太康地記 吳志避晉諱改曰顯明
逍遙慕容熙造逍遙宮高麗圖志
九華鄴縣銅雀臺北石虎建宮以三三為位謂之九華
宮梁沈約詩照耀三雀臺徘徊九華宮圖經
十宮十宮在江都縣北五里長阜苑内依林傍澗因高
跨阜隨地形置焉並隋煬帝立也曰歸鴈宮回流宮九
里宮松林宮楓林宮大雷宮小雷宮春草宮九華宮光
汾宮是曰十宮十道志 隋圖經
大明上都大明宮本永安宮貞觀九年改曰大明宮以
備太上皇清暑百官獻貲以助役高宗厭西内湫濕龍

朔二年始大興葺改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改曰含元宮地理志
大明宮高宗命司農少卿梁孝仁制造北據高原
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
街陌俯視如在檻内長安志 元象著明帝坐維三皇居設
位俯矜仰參翼室正中游宮次南北起含元其容耽耽
絕而上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昇則曰大明李華含元殿賦
太和長安縣南太和谷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二
十一年公卿請脩太和廢宮可以清暑詔遣將作大匠
閻立本於壞順陽王第取林苑以建之包山為苑疏
翠微宮地志 會要

玉華貞觀二十一年建玉華宮於宜君縣之鳳凰谷舊紀
即澗疏隍憑巖建宇土無文繡木不彤鏤矯斜葺以荊
棘變綺窓於蓬牖 徐賢妃疏諫曰為政之本在無
為土木之功不可遂與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
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
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
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
以樂樂身唐書 二十一年正月玉華宮李木連理隅澗合
枝會要
長春大業十三年高祖起義兵次長春宮紀 視河外之
離宮信宸中之特美飛重樓之杳秀緜長垣而層巘長

春者仁壽之符春者發生之所長春賦
九成貞觀六年孟夏皇帝避暑九成之宮此則隨之仁
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巖竦闕高閣
周建長廊四起棟宇之甘泉不能尚也十六日上及中宮
歷覽臺觀閑步西城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以杖導
之有泉隨而涌出乃承以石檻引為一渠其清若鏡味
甘如醴醴泉銘 碣臨六合奔走八神構宵架極考遺基於
汶上稽故典於海中陽震開避暑之宮景福制追京之
巖洞龍對嶺鐵風連巘九成宮賦 馬周上疏曰明勅以二月
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
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

紀甸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起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妨書既出業已成就頗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唐書

上陽高宗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多席新廈張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息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忝制化於未萌作邦於未危人因常懷懷於省仁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唐書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施苑東垂南臨洛水西距穀水上元中韋機充使所造列岸脩廊連亘掘地得銅器似盆

天中記 卷三十

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時人以為李氏再興之符高宗末常居此宮以聽政也東京記上陽別宮丹粉多狀寶倚霞連屹屹言言翼太和而聳觀倒寶臨而蚍軒李庾東都賦紫雲宇而承天肇露蓋而洗日賦

紫桂儀鳳四年造紫桂宮於澠池縣西是年帝入洛乃移御深以陰殿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重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韋弘機之作列岸脩廊在於堙堞之外萬乃朝過無不觀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弘機聞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人之分也唐書調露二年曰避暑宮永淳元年改曰芳桂宮地理志新書以弘機事附上陽宮

三陽宮武三思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以秉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高山興泰宮于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重百姓怨之唐書久視年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張說上疏諫曰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梁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唐書

天中記 卷三十

舊書本自明白新書乃為艱澀之詞云后宣暑三陽宮故知霍當不暇掩聰不獨扎閣洪休之請矣夫宜暑三陽已不成語而孔帖復云后造宜暑宮抑又誤已

華清貞觀十八年詔閻立德建溫泉宮太宗臨幸製碑咸亨二年名溫泉宮房琯天寶五年為給事中時元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置百司區舍以琯資機算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藪以為天子游觀唐書楊妃每十月從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一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璨于道香聞數十里

望春（西京）禁苑內有望春宮在高原之上東臨灞滻今上曾登北亭賦春臺詩命士奉和凡數百 西京記
姚南仲疏曰王者必復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 本傳 青門之左面谷嶽峙標上苑而獨出儼複道而明望南山之翠色盈前渭水之素光在下 李□賦
魚藻殿宋為皇太子後作宮女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為櫂歌衆樂間發德宗雖甚顧太子何令日何如太子誦詩云浮無荒以為對 唐紀 元和十五年八月壬辰幸魚藻宮發神策軍二千人浚魚藻池九月辛丑大合樂於魚藻宮觀競渡 穆紀 舊 漢有魚藻宮 西京記
王潤南漢劉晟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遊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 五代史
紫宮 閶闔閶其廖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師古曰紫宮天帝之宮也 甘泉賦 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 東都賦 煥若列宿紫宮是環 上 天宮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鈎陳後宮也 閣 紫微 王者師天地體大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 七略 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春秋元命包 紫宮太帝室太一之精也 春秋合誠圖 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也 天漢書 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十洲記

琉璃宮 方丈洲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 十洲記
天地 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方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為牆以黃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南有宮以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神異經
珠宮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楚辭 紛儵無響閉珠宮 謝朓賦序

行宮 自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立一宮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即止凡虎所造內外大小殿臺觀行宮四十四所 鄴中記
汾陽 大業十六年自江都還洛陽勅於汾州北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之時臨河盥漱即涼風凜然如八九月其地多雨雖夏罕有晴日一月之中倏然而雨倏忽而晴晴雨未曾經日雖高嶺千仞嶺上居人掘地深二三尺即得泉用之 隋圖經
三宮 廬山有三宮上宮在懸崖之表人所不及次宮在山岩下兩邊有陰陽溝有石羊馬夾道相對下宮在彭蠡湖際 鄱陽志

五宮 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魏畧

秦漢宮 秦有蘄年宮 信宮 梁山宮並始皇所居 史記 漢有沛宮林光宮龍泉宮交門宮萬歲宮池陽宮蒲陰宮竹宮昭臺宮黃山宮太一宮思子宮 漢書 夜光宮棠梨宮七里宮增城宮儲池宮扶荔宮長定宮回中宮 黃圖 鼎湖宮谷口宮望仙宮通天宮 漢武故事 長安有皷簧宮承光宮延壽宮析年宮長平宮 漢宮闕名 後漢有南宮北宮胡桃宮 東觀漢記 魏有鸞宮 魏畧 此諸宮皆鼎金合主而爲之 初學記

首山 漢武元封元年封禪後高祖坐明堂朝群臣於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首山宮以爲高靈館 黃圖

壽宮 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帷帳皆動 上

七業 七業宮大霞宮太素宮瓊華宮滄浪宮 丹臺新錄

逃夏 宮令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爲逃夏宮 越絕書

宵遊 宮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 拾遺記

殿

殿 殿大堂也 蒼頡篇 殿堂之高大者 說文 漢書黃霸令郡國上計吏有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 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 本傳 殿共也取衆屋攏從如軍之殿 蘇氏演義

稱殿 商周以前其名不載商子定分篇公臣侍殿上兵陳殿上兵陳殿下史刑軻傳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始皇紀先作前殿阿房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殿陛 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平者以文磚相亞次城者爲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堂之正者爲路寢凡殿堂坐位以近尊爲上無尊者則東向者以北爲上南向者以西爲上西向者以南爲上北向者以東爲上也殿堂之上唯天子

居牀其餘皆幅席前設筵禮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廣記 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爲九級 … 賦注

象井 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蔆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風俗通

明光 井泉殿函德殿明光殿阜門殿麒麟殿白虎殿金華殿 漢書

椒房 未央宮有椒房殿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三輔黃圖 宮殿名

朱鳥 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明殿朱鳥殿曾城殿宣室殿承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殿鉤臺殿合

欹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閣名 廣宮

温明 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間 後漢傳

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洺州邯鄲縣內 注

王海歷代殿名書此於六周趙下誤

承明 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其時未有非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 劉歆奏傳

宣室 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於宣室漢殿僞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也 黃圖 天中記

靈光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求安也 靈光殿賦 孔子廟東南百步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廂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池方四十二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是也 水經注

温室 温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温煖也 黃圖 温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為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 西京雜記

清涼 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涼也亦曰延清室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即此也

曹子建七啓温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此云漢書誤

唐中 武帝太初元年栢梁殿災於是作建章宮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唐中殿受萬人又有虢國鳴鑾奇華銅柱函德二十六殿 黃圖

鴛鴦 未央殿東有鴛鴦殿 唐岳關中記

紫殿 帝又于甘泉宮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 天中記

雲光 黃圖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雲光殿九華殿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西京雜記

明光 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地故曰丹墀尚書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搖珮受事 漢官儀

金華 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大將軍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 敘傳 劉尹與桓玄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世說新語

八區 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招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

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
蕙草等殿為十四位三輔黃圖
昭陽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漢書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
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
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
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前漢書傳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
呈材牆不露形西都賦
靈波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為殿
柱風來自香黃圖
陽明嚴遵字子陵建武五年詔召近詣樂陽明殿命宴
會暮留宿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會稽典錄
天中記　卷十三　三七
德陽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為魯
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
若在不得成此殿東觀漢記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
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
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漢官儀偃師去宮四十三
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洛陽宮閣簿逮至顯
宗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
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
神行莫我能形東京賦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側洪
誥彌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高弘麗包受萬方內撫
朝貢外供遐荒李尤德陽殿銘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
於殿下漢官典職
九龍明帝青龍三年洛陽崇華殿災丁巳行還洛陽宮
命有司復崇華殿改名九龍殿魏志帝復崇華殿時郡國
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洛陽宮
太極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
德殿之故處水經注魏有太極九龍芙蓉九華承光諸殿
洛陽宮殿簿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
前殿洛宮之號始自魏案史記秦皇改命宮為廟以擬
太極魏號正殿為太極蓋採其義而加以太亦稱漢夏
門魏加曰大夏耳咸康中散騎侍郎庾闡議求改大為
泰蓋謬矣山謙之丹陽記
天中記　卷十三　三八
百子景福殿賦遂及百子後宮攸處注崇誕景福殿賦
曰茲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毛詩箋云太姒十子
眾妾則宜百子殿名蓋取於此文選
神龍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
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是也建康宮殿簿
赤烏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制度上應星
宿吳都賦云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韡曄是也上
讌光張駿酺西河於姑臧起讌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
玉窮盡珍巧四面各起殿東方曰宜春青殿南方曰
朱陽赤殿西方曰政刑白殿北方曰玄武黑殿各同方
色各以時居之晉書

清暑 烈宗起清暑殿識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為殿以
殿楚之聲為號非吉祥也頃烈宗崩桓玄自號楚晉中興書
太極 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
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以表
瑞焉因名梁殿歷宋齊后為梁武帝所居金陵覽古 孝武帝
造太極殿郭璞筮云二百十年此殿為奴所壞後梁武
帝毀之捨身為奴晉中興書
璞明帝時為王敦所殺已五十餘年誤
玉燭 宋永初所居唯稱西殿及孝武帝造正光玉燭紫
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窻網戶南史
玉壽 齊東昏出游火燒璿儀曜靈諸殿乃大起芳樂仙

華等殿又別為潘淑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帀飾
以金璧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窻間盡畫神仙南史
神仙 梁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梁元議欲營之獨缺
一柱至陳永定二年有大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
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太府
卿蔡儔起大極殿陳書 皆晉朝繼造文杏有關梅梁瑞至
是以標花自此迄今又獲神物即樟樹焉殿之某間即
某柱是也[illegible]
麟趾 宗懍名重南土以陵平與王褒等入關明帝初與
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書數蒙宴賜周書 武帝開麟趾殿

招集學士蕭大圜預焉北史
觀風 隋煬帝北巡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
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
之莫不驚駭本傳
中華 武德九年四月甘露降于中華殿之桐木浤如氷
雪以示群臣會要 永徽初高宗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坐中
華殿問何脩而王何者而伯令狐德棻對王任德霸任
刑唐書
丹霄 太宗宴群臣於丹霄殿命公圜棊賜尚乘馬并金
裝鞍轡勒譚賓錄

飛霜 貞觀二十年七月宴五品已上於飛霜殿綵竹遶
奏群臣上壽賜綾錦殿在元武門北因地形高敞層閣
三成引水為絜淥池以滌炎暑實錄
兩儀 貞觀十六年帝謂侍臣曰因覽劉聰傳為劉后將
起鷷儀殿陳元達諫朕於藍田市木將別為一殿取制
兩儀仍迎重閣遽想聽事遂止唐書 中宗宴兩儀殿令胡
人唱合笙武平一上書諫曰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
聽訟之所比大饗群臣不宜以倡優媟狎上
瑶池 太宗嘗御瑶池殿顧謂侍臣曰西番通來幾時譚賓錄
相思 貞觀十六年疏勒陁首珠可汗請使卑姪貢利設
納幣及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群臣設十部樂通典

紫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帝遊幸勑奉御王孝積於翠
道門內起紫微殿十三間文甍重基高敞宏壯帝見之
甚悅 會要

紫宸 龍朔二年四月後從蓬萊宮始御紫宸殿聽政
百寮奉賀 會要

麟德 明皇天性頗聰雖遐說無以擬特有鶺鴒千數集
麟德殿廷木翔棲決日飛乃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
祥帝喜亦為作頌 寧王憲傳 金鑾西南曰長安殿長安北曰
仙居殿仙居西北曰麟德殿此殿三面故以三殿名大
福殿在三殿北拾翠殿在大福殿東南 兩京記

金鑾 李白天寶中賀知章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
世事奏頌一篇賜食親為調羹 本傳 大明宮紫宸殿北曰
蓬萊殿西龍首山支隴起平地上有殿名金鑾殿殿旁
坡名金鑾坡殿因金鑾坡以為名與翰林院相接 兩京記
五代會要

含元 大明宮龍朔三年後從蓬萊宮新作含元殿 會要
含元路寢大朝會之所御也 六典 在含元殿左右立栖鳳
翔鸞二閣龍尾道出於闕前殿門去南門五里元會來
朝者仰瞻玉座如在霄漢 康駢劇談錄

九龍 隋希範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上身一龍也 異

太和 遼清宮中有寥陽殿太和殿 登真隱訣

天中記卷之十三終

天中記卷之十四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樓

樓 狹而脩曲曰樓 爾雅 樓重屋也樓澤中守草樓也 說文 樓
有戶牖諸孔慺慺然也 釋名

十二 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
期名曰迎年 封禪書 崑崙山有積金為天墉城上安金臺
五所玉樓十二所 十洲記

崑崙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為樓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郊祀志

飛翼 范蠡為勾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為兩蟂繞棟以
象龍角 吳越春秋

九柱 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心樓 樓皆畫仙人雲氣
瀨鄉記

虞氏 虞氏者梁之富人登高樓臨大路擊搏樓上而笑
有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
氏富樂已久吾不侵犯乃以此辱我此無以立慬于天
下遂率其屬以滅其家 列子說符

麗譙 徐無鬼見武侯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注麗譙戰樓也謂華麗而嶕嶢 莊子
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 師古曰樓一名譙故謂美

麗之樓為麗譙書本趙充國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
同傳本
初學記魏有麗譙蓋即莊子中事白帖乃云魏武有
麗譙樓合璧事類及韻府供因之誤本傳
井幹武帝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師古
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
木欄也郊祀志又 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西都賦 神明
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層西京賦
赤樓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東觀漢記
升樓黃昌為郡守陝縣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
婦人輒升高樓而觀昌乃殺之後漢

落星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
星樓金陵地記 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吳都
賦 吳有白雀樓吳地記
百尺洛陽城內西北角有金墉城東北角有樓高百尺
魏文帝造也洛陽地記 殷中軍廢後殷仲文曰上人著百尺
樓上儋梯將去世說
登樓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荊州記 當陽東南
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荊州圖記
鳳皇洛陽有鳳皇樓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
[illegible]又別有翔鳳樓又有慶雲樓伺星樓晉宮闕名
[illegible]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

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
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時[redacted]孚春雜寶異香為
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拾遺
庾公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南
樓俄而不覺亮至衆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便坐談詠至今名庾公樓九江錄 江觀名與天壤齊者有君
豫章之滕王閣九江之庾樓吳興之消暑樓宣城之疊
嶂此外不過更一二所而已滕宗諒上范希文詩序 互見月門
入漢義熙八年於石頭東城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霄漢
連牒帶于積水署曰入漢樓晉書
萬歲有黃鶴山在縣界晉王恭為刺史改創西南樓名

萬歲西北名芙蓉樓至今存焉京口記 俗傳此樓飛向江
外以鐵鎖縻之方已輿地志 又樓上時見一道白氣如烟
刺史必死乾者斃州人至今為常候[illegible]
桐亭南陽江自峽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
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脩通澄湖遠鏡於江
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
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泛濫滿焉水經注
景陽宋元嘉二十二年修廣華林園築景陽山始造景
陽樓孝武大明元年紫雲出景陽樓狀如烟迴薄久之
詔改為[redacted]雲樓宋書志
披霞江陵城西百餘步有披霞樓宋臨川康王義慶置

荊州記

棲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水經注

烽火齊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賦詩蕭穎胄詩合旨帝謂穎胄曰宗室便不乏才南史本傳

玄暢沈約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題八詠詩于玄暢樓時號絕唱後人因更玄暢為八詠樓云金華志崔顥題沈隱侯八詠樓詩梁日東陽守為樓望越中嚴維詩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

統志云宋郡守馮伉更此名唐書有馮伉不為郡守宋人更名嚴維安得預有此句耶

青樓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本紀

北顧大同十年幸蘭陵因賦還舊鄉詩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因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梁書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南徐州刺史蕭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南史

三層陶弘景齊永明初于句容之句曲山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梁書

文選襄陽有文選樓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襄沔記隋煬帝自達廣陵宮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來帝觀之色荒愈熾青部花錄煬

統志云昭明聚賢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孫爍鮑至十餘人號曰高齋學士著文選於此今有臺址存

南史云庾肩吾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摛孔鑠等十人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襄沔記同志云昭明學士誤有

清德後周長孫儉為荊州刺史吏民請為清德樓立碑頌德詔許之

迷樓隋煬帝至廣陵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冪若朝霧未散謂為神仙境不我多也隋遺錄杜牧詩煬帝雷塘路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王觀揚州賦云四帳無所今失迷藏之樓

迷樓記云浙人項昇能構宮室先進圖本帝大悅詔有司給之經歲而成工巧之極自古無有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后帝幸江都唐帝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

人白執之經月尤不成歸義
投煙花錄以迷樓在江都而牧之王觀皆同劉斧乃
妄搆虛詞謂在長安是地里之莫辨也其海山開河
等記可盡信耶
統志云樓在楊州而分注引記中語
泥水孔德紹事竇建德為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
賊平執登泥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
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殞樓下新唐
望春樓滻水衛苑有望春樓常堅于其下鑿潭以通
漕玄宗為昇樓詔群臣臨觀賜名廣運潭本傳代宗時姚
南仲上疏云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
首而建望春也本

望仙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欄干立樓上樓前書
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元稹連昌宮詞
觀風此時上御觀風樓水光山影相參差陽本門詩樓在宮
外東北隅屬夾城而達于南館馳道周視山川注
紅樓安國寺紅樓睿宗在東宮時造元和中廣宣上人
住此上有詩名時號為紅樓集酉陽雜俎
望省在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於都
寺廳事後起一樓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
樓國史纂異
望京後僕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二年節度使
令狐綯重脩因登臨賦詩曰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
天未免愁因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宋宇記
祈祥劉闢為西川節度使以術家言五福大一舍于蜀
乃造大樓以祈祥唐書
萬卷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
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本傳
明月吳興刺史楊傑次公明月樓詩云江南地煖少嚴
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
宮吳興因此謂之水晶宮方輿勝覽
海棠海棠樓李回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于成都建海
棠樓以會僚佐鄭谷詩上國休誇紅豔杏深溪自照綠
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猶如舞蝶飛

迎仙唐駙馬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
十尺飾以珠璣令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
樓之制天后時呂用之高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
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唐書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駢公
廨邸北跨河為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
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焉鏽燬然以至灰燼
妖亂志
齊雲昭宗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舉兵犯于神京上
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
每登城西齊雲樓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中朝故事

百尺 唐主于宮中作百尺樓命群臣觀之衆皆嘆美齊
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所以不及景陽
樓唐主怒貶于舒州 續世說 木平和尚者南唐保大初徵
在闕下常出入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
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大上物不喻其旨居數載
木平卒潛侚人樓自壽陽叛以應北安山旦夕上
多登覽以瞻動靜 南唐
畫紅樓 王蜀先主所建綵繪華侈初潁川人華洪隨先
主入蜀賜姓王名宗侃至是造紅樓城中相率來觀曰
看畫紅樓先主以為應華洪之讖乃誅之 成都古今記
玳瑁 西魏文帝毀東宮造嬪嬙諸院起玳瑁樓 [illegible]
散花 唐成都有散花樓河東有薰風樓
披雲 北齊有披雲樓隋有乘雲樓
浴日 上陽宮有麗春臺浴日樓 兩京雜記
凌雲 三國六代有凌雲樓 海玉
觀風 [illegible]觀風樓樓高百尺堆華樓樓南更起閣
懸殿 神光山影相參差 陳陽門詩
朔日 六朝有朔月樓夕月樓 海玉
萬歲 北齊有萬歲樓千秋樓
逍遙 蒲州有逍遙樓唐玄宗登樓詩云地與河分地絡飛
樓天[illegible]蘇頲和云樓觀分迤邐河山出紫紆 文苑英華
迎遙樓 海玉

鸞鳳 孫逖奉和御製登鸞鳳樓應制詩云玉輦下離宮
理樓上半空 文苑英華 北齊有鸞鳳樓鳴鵲樓 海玉
翡翠 崔湜梨園亭子侍宴應制詩云草綠鴛鴦殿花明
翡翠樓 又 翡翠為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 李太白
七重 西域泥婆羅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欄楯皆大琲
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
七鳳 于闐有七鳳樓 五代史
欄干 嗔和羅屬國曰陀洹一云耨陀洹俗喜樓居謂為
欄干 唐書外夷傳
臨肆 李晦為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
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
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
其樓 舊唐書 唐書物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云
看街 唐高宗議為御史大夫大臣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
之異其綵弹也 下全唐

閣

阿閣 黃帝時鳳凰巢[illegible]止於阿閣 韓詩外傳
扈閣 黃帝坐於扈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
文 春秋 黃帝坐元扈樓上與大司馬容光臨觀鳳凰之
至 [illegible]
凌雲 凌雲閣秦二世造 事始 秦二世起雲閣欲與山齊
[illegible] 乘鸞雲閣冠南山 東京賦 乘雲閣而上下 [illegible]

石渠　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
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
藏秘書焉（三輔黃圖）　宣帝甘露中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
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上親稱
臨決（儒林傳）　葛龔考天文於蘭閣覽群言於石渠（反物賦）
天祿　天祿麒麟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漢宮閣疏）　天祿石
渠並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三輔故事）　天祿石渠典籍之
府（西都賦）　校文之處（西都賦注）　天祿閣藏典籍之所（三輔黃圖）　劉向
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
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
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
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
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
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
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拾遺記）
帝命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于天祿閣上歆遂
總群書而奏其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隋經籍志）　王
莽以符命自立時揚雄校書於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
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
命（漢書）
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臣（漢宮殿疏）　宣帝

甘露三年二月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霍光
等至蘇武凡十一人於麒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
叔召虎仲山甫焉（蘇武傳）
白虎　未央宮有白虎閣屬車閣（三輔黃圖）
延閣　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注如淳曰劉歆七
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內則有延閣廣內秘
室之府（藝文志）　延閣棧道（注）　結陽城之延閣（蜀都賦）
西閣　揚惲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
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本傳）
阿閣　馬嚴顯宗時拜將軍長史將敕嚴過武庫祭蚩尤
帝親御阿閣觀其士眾時人榮之（馬援傳）　周書曰明堂咸

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文選注）　四阿若今四注
屋古詩阿閣三重階（周禮注）
仁壽　明章重儒術四方鴻儒諸生負袠自遠而至者不
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
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為書部因又編為
漢藝文志（隋志）
三閣　魏氏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隋經籍志）　魏鄭默
拜秘書郎中掌中外三閣刪省繁文除其浮穢始制中
經（本傳）　陸機表云身登三閣注曰明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
書也晉令曰秘書郎掌三閣經書（文選）
秘閣　孝武帝好覽文藉敕著作郎徐廣料秘閣四部見

書凡三萬六千卷晉陽秋陸士衡詩升降秘閣注即尚書
省也又曰絜身躋秘閣注秘書亦為秘閣文選
麟趾 興和三年詔群臣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
格北史封隆之參議麟趾閣新制
凌煙 大極宮中有凌煙閣在凝陰殿內功臣閣在凌煙
閣南頭利既平置酒于此宮京記 正觀十七年二月二
十八日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勳德既勒名于鍾鼎又圖
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
紀其蹟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實並圖畫凌煙
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賁之義永貽於後昆會要
河間元王殷志元妣並云圖形戢武閣竟凌煙先名戢
武後改之爾金石錄

翔鸞樓鳳 大明宮中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夾殿兩
閣左曰翔鸞右曰棲鳳閣下即朝堂肺石登聞鼓唐六典
凝暉 李淳風上渾天儀皆用銅帝稱善令置於凝暉閣
天文志
朝元 元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詩史遺天寶初元宗嘗
登朝元閣賦詩近臣屬和帝以席豫詩最工詔曰詩人
冠冕也唐書本傳 元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群臣賦詩正字劉
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闕史記元神之本以朝為大乾之德
以元為高張祐賦
西起草儀仙閣宋文閣詩

滕王 滕王者唐高祖之子武德中出為洪州刺史舊山
水酷愛蝴蝶尤工書妙音律暇日乘青雀舸遊江漢自
選芳渚基址不大高低得宜遠眺湘雲近挹漢水仍便
以土而名閣焉圖記 韓愈少時嘗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
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瑋絕特之稱韓記
四香 楊國忠用沉香為閣檀香為闌檻麝香乳香篩土
和泥飾壁謂之四香閣每春時芍藥盛開聚賓友于閣上賞
中沉香亭不侔此壯麗也天寶遺事
含薰 王元寶起高樓以銀鏤三稜屏風代籬落密置香
槽香自花鏤中出號含薰閣清異錄
延和 延和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
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
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
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
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妖亂志
天冊 馬氏霸湖南本年天冊閣為天火焚朗州寺比夜
閣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涌若千萬人
昇荷重物然累日方潭州大災宋高僧傳
昇元 開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閣西南又傾因風自正
吳順義中改寺為昇元寺閣為昇元閣異聞錄建康仁傑
以陳德誠薦至金陵會群公句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廣
手登閣詩有雲散便疑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

臺大蘇（南唐書）南唐書云昇元閣因山爲基高可十丈
思閣影半江開寶中王師收復士大夫暨豪民富商
之家美女少婦避難于其上迨數千人越兵舉火焚之
哭聲動天一旦而盡（金陵志）
天佑施功宰相柳璨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國初功
臣今遷幸東都北未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勳業社台
誥近凌烟閣別創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德業詔曰魏賞
彰陽之功別創紀勳之觀齊旌四水之積乃崇嘉德之
桜式示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擇善地別造
凌煙閣圖寫賜名曰天佑施功之閣（五代史）
乘風觀雲臺高閣十四間乘風觀閣十二間（洛陽地記）
臨波紫微宮有臨波閣閣閣閣（東京記）
飛閣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西都賦）
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陸機樂府）飛閣纓紅帶（上）

閤

閤門傍戶也（說文）小閨謂之閤（爾雅）
東閤公孫弘開東閤以延賢人注師古曰閤小門也東
向開之避當門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本傳）公孫弘至
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
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嚴助傳）薛
宣謂朱雲曰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傳）
黃閤太尉公有黃閤主簿錄省衆事（續志）三公黃閤前
無其義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元注云
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士不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
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漢舊制也（宋志）
三公之制開黃閤聽事置鴟吻比齊三公府三門當中
門黃閤設內屏黃閤主簿掌閤下威儀（通典）張超與陳公
箋云拜黃閤將有日月
省閤楊賜拜太尉中平元年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後漢傳）
金光洛陽宮有金光閤青陽閤承休閤朱明閤安樂閤
白獸閤崇仁閤崇明閤章德閤飛雲閤安世閤長安閤
長安有東明閤西華閤紫闈閤（晉宮閤名）
上閤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後魏書）比齊有西上閤（通典）
宣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六典）
朱華隋姚察授秘書丞敕於朱華閤長參
宣光李適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閤（本傳）

闕

闕闕在門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釋名）闕缺也門兩邊缺
然爲道也（書志）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表
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
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
怪獸以示四方蒼龍白虎玄武朱雀並畫其形（古今注）
象魏大宰正月之吉始和懸治象之法于象魏注鄭司
農云闕也疏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

綠圖禮治之見於象者為治象書治象之法者為象魏闕觀之埀治象者為魏闕易氏其上埀法象巍巍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左注二十一年正義

積章晉司鐸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哀三

過闕下車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轔轔至闕而息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何以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redacted]闕禮下公門軾路馬今蘧伯玉賢者也必不以暗昧廢[redacted]令人視之果如所言列女傳

魏闕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莊子讓王

冀闕秦孝公築冀闕臨渭水在咸陽西四十里史記水經注

東門闕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秦東門闕漢地理志

東北闕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高紀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史記注東闕名蒼龍北闕名元武秦舊宮皆在渭北立東北闕取其便也索隱

鳳凰闕建章宮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赤眉賦壞之西京賦云圓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三輔舊事鳳凰闕漢武帝造高七十丈五尺鳳凰闕一名別風闕廟記長安民俗為鳳凰闕為貞女樓楊震關輔古語闕上有金鳳高丈餘黃圖柏梁臺有桐鳳因名鳳闕三秦記

嶕嶢嶕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廟記閶闔之內別風嶕嶢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上

過闕下車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漢書

陵霄陵霄闕始建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魏志

天闕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臧榮緒晉書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

似闕丹陽記

博望孝武太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宋書

石闕天監七年正月戊戌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梁紀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令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梁典闕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伏侯景作亂焚燒宗廟城郭府寺百無一存尋高麗等國入貢見其凋殘號哭於闕下六朝事迹

陸倕序曰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埀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變比旒

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何庭紫貝蒼龍玄武之製銅
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化懸法或以表正
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序曰將假天闕於牛頭求託遠圖
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直之官選明中
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趣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觀雙
碣之容民識百重之典銘曰布教方類次日物揮色法
上圓制模下矩前覽四會郤背九房北通二轍南要五
方梁武帝雅好辭賦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奉敕與陸
倕各製新闕銘袁峻傳
石金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在東南面上
有銅題有榜看闕題曰地戶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

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
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神異經
見天
流精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有
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十洲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
狹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種耨焉傍有瑤臺
一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直
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闕拾遺記
黃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
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漢書
紫貝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楚辭九歌曰言河伯
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華闕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西都賦
崇闕豐屋廣夏崇闕百里徐幹賦
朱闕崇墉閫道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魯靈光殿賦
青闕流雲靄青闕皓月鑒丹宮顏延年直東宮詩
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
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焉昭公二十六年
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
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峯西側靈巖下泉流東
注入于伊水傅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
達聰水經注

神闕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
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鄧德明南康記
桂蒲牂牁郡有桂蒲闕漢書
雙闕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熟再鳴
五穀熟[illegible]
百常承以百常之闕圍以萬雄之城[illegible]建此百常興茲
雙起[illegible]
標闕左標檐而右玄宸兮前標闕而後應門甘泉賦
觀
觀觀也於上觀望也釋名
闕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

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公羊昭二十五年傳）
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注）夏
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
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定二年上）
昆吾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注云衛有觀在
古昆吾氏之墟也今濮陽城中（左哀十七）
青梧五柞宮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
麟二枚刊其脅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
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
有神皆含血屬筋焉（西京雜記）
白楊營合圖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甘泉賦）注白楊觀

名
飛廉延壽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
安作飛廉桂觀甘泉則作延壽觀（史記）
上蘭校獵上蘭（元后傳）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羽獵賦）
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西京賦）上林有上蘭觀（關中記）
鳷鵲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汎旅拂曰此四觀
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上林賦）建元中作石關封巒
鳷鵲觀（甘泉賦）揚雄云近則有洪涯儲胥逅則有石闕封巒
鳷鵲露寒棠梨等觀又有高光白虎溫德相思觀（史記正義）
甘泉宮記云宮東北有石門山岡巒糾紛干霄旁出有
[illegible]谷數百人上起甘泉觀甘泉賦云封巒石闕弭遙

乎延屬（西都賦）
龍臺上林賦登龍臺掩細柳注皆觀名三輔故事曰龍
臺高六丈漢時龍見陂中故作此臺
豫章集乎豫章之宇注館名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武
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西都賦）大修昆明池列觀
環之（史記平準書）昔豫章之名宇披元池而特起儀景星於天
漢列牛女以雙峙（西征賦）
屬玉甘露二年十二月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注晉灼曰
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應劭曰宮在鄠秦昭王起
（宣紀）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西都賦）
平樂東方朔有平樂觀賦（本傳）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

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後漢書華嶠傳）靈帝時青徐黃巾復起
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觀（紀）
東觀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注陸機洛陽記曰在南宮高
閣十二間介于承風觀（紀）竇章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
崔瑗同好更相推薦來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
道家蓬萊山大僕鄧康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注老子
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
漢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籙並皆在
焉（本傳）黃香元和元年肅宗詔詣東觀讀未見書（文苑傳）南宮
有東觀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藏之於

外府又有御史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威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官掌典書古今文字攷古今同異屬太常（洛陽宮殿名）高彪舉孝廉為郎中校書東觀因事諷諫數奏賦頌奇文靈帝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文苑傳）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酷吏傳）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審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吳華覈傳）後漢東觀藏書之室亦著作之所當時文學之士使校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百官志）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多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通典）

白虎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章帝紀）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焉（丁鴻傳注）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蔡邕封事）

長樂靈帝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于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邕獨作箴（蔡邕傳）

鼎中洛陽南宮有承風觀北宮有增喜觀城外有宣陽觀千秋鴻池泉城揚威石樓等觀城外有鼎中觀（洛陽地記）洛陽西南洛水上有鼎中觀是成王定鼎處（輿地志）

迎風閑宮顯敞雲屋晧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七啟）迎風觀在鄴（地理志）

總章明帝青龍三年大治洛陽宮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上四年四月置崇文觀召善屬文者充之（魏志）協律總章之司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王元長曲水詩序）

白爵太子孫和被廢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將吏泥頭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吳志）

酆明劉曜立大學於長樂宮東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二已上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命起酆明觀於西宮起凌烟臺於滈池（晉載記）

崇明劉聰時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赤龍奮迅而去（劉聰載記）

戲馬石虎於鄴起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又女妓二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蜀錦袴金銀縷帶五紋織成靴遊於戲馬觀（地志）

凌霄太子宣出時虎於其後宮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晉載記）

賓遐張駿境內漸平遣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張駿傳）

通天　晉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射謝安侍座尚書陸納侍講黃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宏執經丹陽尹王緄讀句論者榮之（[illegible]）通天觀在台城內宋元嘉中築二十三年更修廣之造景陽樓北觀又立鳳光殿醴泉堂建業宮有迎風觀宋大明[illegible]起（建康宮闕簿）

總明　明帝泰始六年九月戊寅立總明觀召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學[illegible]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南史）王諶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齊書傳）

臨滄　丹陽秣陵縣新亭隴有遠望樓又名勞勞樓宋改為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輿地志）

一柱　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渚宮故事）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梁劉孝綽詩）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秋（杜甫詩）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唐韋述東京雜記）

商飈　商飈觀在東北十三里籬門亭後亭墩上齊武帝築九日登以宴群臣（建康宮闕簿）

明月　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觀婉轉橋徘徊廊周內作淨名精舍（輿地志）

東明　高祖太和十五年五月議改律令於東明觀親折疑獄（後魏書）

崇文　周明帝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擬宗懷鉛重席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百數之士著錄於京邑（北史）

齊雲　陳後主令眾木相洲擬造正寢栰至牛渚磯盡而沒既而漁人見栰於海上復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本紀）

紫雲　乾封元年正月丁丑兗州置紫雲僊鶴萬歲三觀封巒非煙重輪三寺（舊紀）

望仙　武宗會昌三年五月作望仙觀于禁中（紀）

玉晨　玉晨觀在紫宸殿後（元稹集）

高唐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宋玉賦）

祈年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沈休文詩）

九觀　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閬風萬世脩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雲母窗日曜之有光（洛陽記）

逸客　蜀城有逸客觀（華陽國志）

容觀　南嶺東岩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豎立號曰石門一山孤崖特秀上有容觀陟之者遠眺千里（華山記）

玄珠　揚子縣有揚子宮宮中有玄珠觀（揚州記）

上清　上清宮有上清觀（東京雜記）

翠觀　曉樹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七命）

高昌　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岩嶤岑立崔嵬巒居（[illegible]）北看高邪[illegible]建城（魏何平叔景福殿賦）

臨春　北齊有臨春[illegible][illegible]秋觀

庭

庭 堂下至門謂之庭 玉篇

明庭 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井泉也 漢郊祀志

總街 湯有總街之庭 管子

少庭 周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鄗昧爽立于少庭 汲冢周書

承明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西都賦

殊庭 太初元年十二月甲子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注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 郊祀志

商中 作建章宮其西則商中數十里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 上

堂

堂 古者為堂自半已前虛之謂堂半已後實之為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 玉篇

九尺 禮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禮器

九雉 天子之堂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 尚書大傳

縉雲 永康縣縉雲堂黃帝鍊丹處 宋永初古今山川記

堯舜堂 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曆於扆坐顧輒見之 論衡

學堂 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地勢崇惠五里穴閒寂無水聲如似聽義 郡國志

講堂 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為稷下學亭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上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其址猶存齊宣王脩文學處也 齊地記

通雲 海人獻龍膏為燈於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具燈 拾遺記

黃堂 雞陂之側即春申君子為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黃遂名黃堂 郡國志

遺芳 漢武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渴乃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堂 拾遺記

延清 董偃常卧延清之堂設火齊屏風 上

下堂 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華陽國志 文翁學堂在城南 益州記

萬金 靈帝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造萬金堂於西園又造南宮平堂築廣城准

承明 袁紹抽戈承明注山陽公載記曰紹等入端門遂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 本傳

懸賢 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將斬之聰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

稷之計聰免之於是易李中堂為懷賢堂漢北魏
靖恭李嵩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議朝政
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女嵩自為序
以明鑒戒文武群寮亦皆圖焉是月白雀翔于靖恭堂
頌之三十國春秋
聖壽聖壽堂石虎造壐王佩八百大小鏡二萬枚丁香
末為泥油灰四面壅金鈴一萬枚去鄴三十里鄴中記
清徽孝文南征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
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
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洗煩池次之凝閑堂帝曰
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
卷三五　三八　四
故作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游
凱廡此座雖無克舜之君卿當無愧元凱沖對曰臣既
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
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黙爾德音即命
黃門郎崔光鄭郭雅邢巒宮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
辭高祖曰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
室欲成此夜飲魏書又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
宗宴於皇信堂令宗室賦詩又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
至策勳之禮上太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見群臣光極
堂紀
苗茨桑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
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
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
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
得言誤也揚衒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
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為得其旨歸洛陽伽藍記
水經云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
也按衒之魏人親覩苗茨之義道元謂黃初所立誤
王海因之書于漢晉之間亦誤矣
儀賢梁天監六年九月乙亥改閱武堂為德陽堂聽訟
堂為儀賢堂史
水堂齊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
天中記　卷三五　三七
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
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敎
處處營造北齊書
從堂若干惠事母以孝聞周文帝造射堂新成與諸將
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周文聞之即日徙
堂於惠宅北史
流霞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天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
雲之宮登流霞之堂漢武內傳
光碧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十洲記
流杯馬泉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杯堂
引泉水為祓禊之所臨時構此事竟毀除其流杯堂本

在宮城西襄沔記

合歡　八姨新起合歡堂翔鴻賀燕無由窺萬金購工下肯去矜能恃巧猶嗟咨 [illegible] 號國夫人即貴妃姊也創一堂價費萬金堂成工人徵價之外更數賞役之直復受絳羅五百段工者嗤而不顧號國呼之問其由工曰其主平之能輝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得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失一物即不論工直也於是又以繒綵珍綺與之天下佳人至今語古事者尚以第行呼諸姨焉 注號國中堂既成召匠圬鏝授二百萬償其值復以金盆二瑟瑟三斗為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

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 明皇雜錄

月堂　李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卻月之形名曰月堂土木之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 傳信記

芸輝　元載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名也出於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而更以沉香為梁棟金銀為戶牖 杜陽編

綠野　裴度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本傳

德星　崔鄲貝州武城人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架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 本傳

鏡堂　顏彥暉為東川節度使梓州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 唐書

遠百里　堂上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一月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也 管子

滿堂飲　聖人于天下譬如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說苑

則百　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曰堂椒華堂芳音堂顯成堂承光堂五福堂嘉寧堂光母堂永光堂長壽堂 晉宮閣名 承慶堂昌福堂徽音堂嘉德堂 宮館 [illegible] 虎倚堂脩成堂 宮記

湛露　三十六國有琨華堂湛露堂後魏有二母堂九華堂六銘有芳香堂芙蓉堂百華堂附有紫宵堂玉華堂延祥存光堂芳音堂懷芳堂璧月堂流風崇闡堂麗景堂解憂堂

谿堂　馬摠為鄆曹濮節度觀察使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

會乃使來請詩曰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葉蕭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兆魚岸有集鳥谿有賓苊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韓集

宅

宅宅擇也言擇言處而營之也釋名宅人所託也說文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初學記

斲礱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

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晉語

輪奐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檀弓

美室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襄十五

爽塏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左昭三

東益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擇賢而任不肖國之

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家語

西益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淮南人間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

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言乎
土木勝 人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語

木生 高陽魋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 別類

開第 齊威王養士稷門之下自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 天中記 卷十四
高者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史記

窮辟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辟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本傳

北第 漢書曰夏侯嬰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

壞孔子宅 魯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漢本傳

門舍 平恩侯許伯入第[illegible]酒酣仰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能久君侯可不戒哉 本傳

治第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 漢書

大起 田蚡為丞相嘗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上

[illegible] 董宣為北海太守大姓公孫丹造起大宅工占之曰宅當出一死丹使子取行人殺之以塞咎宣收丹考殺之 後漢書

對宇 襄陽城東南有白沙曲龐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 天中記 卷十四
操宅洲之陽隔魚梁洲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每至相居則褰裳涉水豈待還楫於千里貢深心於來思哉 水經注 [illegible]

表閭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 蜀記

[illegible] 元素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躑帳黯然樞軒躑躅兄心甚頼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宅別楷營別宅從見衍兄而悅之即以宅與衍 晉書

起宅 太尉平治宅千治厩郭何人忽當起宅開門前路廣大十步人或謂之何太尉答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

衆成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晉書

宅相 魏舒字陽元幼喪父母為外祖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祖父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答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 晉書

侵併 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賀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 上

草屋 孔愉為會稽内史在郡三年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上

為營 桓玄得志常欲以謝安宅為營謝混曰邵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慙而止 下

鬼營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己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語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楊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異苑

凶地 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為僕射周顗宅顗為王敦所害後為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為袁悅宅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亦以凶終 宋武時為雍州刺史臧燾宅燾反被殺故世稱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為元兇劭所殺 宋書 南史

笑拙 顏延之峻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峻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宋書 下

永年 孝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永年宅遣使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原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於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也 魏書

買宅 呂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私宅乎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南史

賣宅 崔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曰寧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休伯何容二價買者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豈我心乎 上

望氣 長流廨西有梁曹儀同景宗柳儀同慶遠吉儀同歆諸宅並相憐次郭城西門崇歆少時有南陽人蔡那善望氣相歆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歆宅上有草房十間那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歆換宅疑而不許歆兩兄闔棊有令聞位望在歆之右鄉里謂此人應[illegible]

旅其後闕纂相繼而終啟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欲
臺遊此宅王氣之言殆有徵矣陳書
逆旅舍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
不復方幅意言論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
我宅古往今來豈繼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梁書
同傳舍陽固字敬安元魏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
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
稱於今豐屋生災著于周易此蓋同傳舍耳惟有德能
卒顧公勉之顯嘿然北史
高祖王椿字元壽歡子也以宅構於屋事極為向壯時
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
天中記 卷十四
皆呼為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魏書建傳
廣營掇毀宇文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匠至宅訪以政
事嬰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
此未或不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北史
宅怪長安仟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
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
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
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生
人所由曰各有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為改
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為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

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兩京記
宜人東京宜人坊其半本隋齊王暕宅煬帝愛子初欲
書坊為宅帝問宇文愷曰里名謂何愷曰里名宜人帝
曰既號宜人奈何無人可以半為王宅上
兇柳延康坊東北隅馬裴𩑶宅高祖末裴行儉居之自
行儉以前居者輒死子儉卜居有狂僧突入髡其庭中
大柳樹中有蛇走出將入北鄰其家數日暴死盡此宅
清宴上
辭第隋煬帝在藩邸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西
為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詔別營主第主辭以姑婦
異居有虧禮則因固陳請乃取園地充主第又辭公主
天中記 卷十四 三十九
殊載不欲異門乃併旋瑀之院門長安志
毀材魏徵當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為營第
輒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為造
正室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焚之
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吊封氏聞見記後為孫譽相宣宗
居舊第焉長安志
避惡名明教坊龍興觀本南陽開府宋璟宅南門之東
國子司業崔融宅璟造宅恐東西相對不為斜曲以避
惡名融為則天寵策用思精名下直見遷其門不覺文
就而卒兩京記
栖梁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為梁沉香和紅粉

以泥傑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趍客被遣昌王推衍田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觀其行坐殺我等盧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崇龍中為中書令宗氏之敗假誅（朝野僉載）

崇麗　則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封氏見聞記）

宅氣　李劉泓與張說買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

謂燕公曰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於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坑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相連今欲填之亦猶人有瘡痏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也燕公子均垍皆為禄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垍長流之（常侍言旨）

奪宅　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其比所居本常嗣立舊宅常氏諸子晏處方偃息於堂廡間忽見一婦人衣黃披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常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常氏降階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西廂撤其瓦木常氏諸子既不能制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衢路而自嘆曰不才無為勢家所奪古人之戒將見於今日乎而與常氏隙地十畝餘其他一無所酬（明皇雜錄）

勝絕　崇仁坊西南隅長寧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勝絕又有山池別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中宗及庶人數遊於此第留連彌日賦詩飲宴上官昭容操翰於亭子柱上寫之常氏敗公主隨夫為外官初欲出賣木石當二千萬山池別巧仍不為數遂奏為觀詞人名士競入遊賞（西京記）

玉盞　浮圖泓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後永寧為王太傅鍔地安邑為馬北平燧地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令弘及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焉馬燧宅為奉誠園所謂玉盞破而不完也（[illegible]）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為玉杯牛僧孺宅為金杯玉杯一破無復全金杯或傷重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𧦬宅𧦬自辨岡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𧦬必引頸望之宅卒為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裕貶其家滅矣（盧氏雜說）

萬花谷引傳載以為僧一行誤又云桑道茂號長安公卿宅有金盞玉盞之號

木妖大曆十四年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白天
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
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廐矣及安史二逆之後大臣宿
將競崇棟宇無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
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他室稱是璘卒於軍以喪歸京
師士庶欲觀之假名於故吏投刺會弔者數十百人故
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者皆毀（德宗舊書）肅宗時
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
脩第舍頗為煩弊議者以為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
矣（封氏聞見記）
脩築郭子儀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
天中記　卷十四
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云堂高憑上望宅廣
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脩宅者謂曰好築此
墻勿令不牢築者什鍾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
墻皆是某所築祇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郭令聞之愴
然動心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封氏聞見記）
鬻業蕭復字履初為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
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
欲之乃使弟紘誘以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
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先人別業）
將以拯濟孀幼耳然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
人之心也縉銜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唐書）

儉德歸混性狷節儉居處湫陋才蔽風雨弟洄嘗于里
宅墻脩創宇混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
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圮葺之則已豈敢毀作以傷
儉德（唐書）
履道白樂天得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因為池
上篇曰都門風水土木之勝在東南東南之勝在履道
里其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船以百十油
囊沉水中隨船而行一物盡則左右又取之藏盤筵于
水底也（宋景文筆記又唐書記驗）
不奉權臣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
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千餘人議曰家世盛衰係權者
天中記　卷十四
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
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唐書）
居寢蕭然楊行密嘗在楚州發城見王茂章宅曰天
下未定而茂章居寢蕭然渠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遂毀
損上
宅瘞顧全武從越中廣構樓櫪建宅甚宏極畢工之際
梁棟皆出水乃鬪漘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
泣（錄異光）
從居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
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玢批狀尾
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

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北瑣）
華麗孟知祥至蜀時魏王繼岌藏王衍尚駐於府舍（[illegible]）
祥乃館於徐延瓊之第延瓊即衍之舅衍寄幸其第悅
其華麗於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任故
也延瓊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賊狂覇豈亦預知
與我爲代知我居此耶（蜀檮杌）
三不得宋神宗時丞相陳升之治第於潤州極爲宏壯
縣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
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揮麈）
兩枝梁理宗時丞相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
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

之歸召匠問曰汝與某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
比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汝思量一枝是汝酌
量當時以資談笑（[illegible]）
四事人之有宅東闕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牖映
月主人端居中當以收四事之用焉（[illegible]）
宅宜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
高前下多有牛馬凡宅地欲平坦名曰梁地後高前下
名曰晉地居之亞吉南高北下名曰魯地居之富貴當
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地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
曰衛地居之先富後貧（宅經）
無吉凶設爲三公之宅而命愚人居之必不爲三公
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
而望殤子之壽疏孤另之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然
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嵇康論）

亭

停集亭停也人所停集也（釋名）
寓望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樓
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
有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訟諍吏
留辦處勿失其正也（風俗通）
萬歲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呼萬歲聲者
三故立萬歲亭（漢書）曲城齊城東有萬歲水北有萬歲
亭（三齊記）夏門亭長注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李賢 固傳）

千秋建武元年四月行至鄗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
秋亭五成陌（光武紀）常山國高邑故鄗光武更名（郡國志）
元康二年三月壬寅皇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薨于天乙巳塟于亭東（[illegible]）
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西征賦）
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負大呼孔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
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南史）
雒陽巡守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
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識顏色然後還宮（[illegible]）洛陽一

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漢官典職十里一亭十亭
一鄉續漢百官志十里一亭有亭長亭後五里一郵郵相去二
十里同姦盜亭長持更枝以劾賊索繩以執賊續漢百官志
十五里長亭短亭言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白孔六帖
蕪蔞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
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本傳
鵠巢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
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
行部夜宿亭中娥訴冤奏之殺壽謝承後漢書 列異傳云鵠奔
亭搜神記方掘其户時有雙鵠來奔其亭故名鵠奔文
選江淹書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冠蓋襄陽南二十里冠蓋山下有冠蓋亭後漢靈帝末
天下大亂嘗有去官及見居職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
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史二十長史劉表以
其豪盛乃題其山道口亭刊石銘之曰峨峨南岳烈烈
離明寔敷俊乂君子以生唯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
光聲化鶴鳴此碑永嘉中為人毀壞水經注
隴亭楚暉為天水太守之官與故太守袁會於隴亭堂
吏移喪避暉暉讓坐於亭前西稱之東觀漢記
夕陽董卓得何進秘召將兵入朝又以脅太后太后使
諫議大夫种邵宣召止之卓不受使其軍士以兵脅邵
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
夕陽亭通鑑 武帝以賈充鎮關中將之鎮百寮餞于夕陽
亭晉書
思賢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亭吳嘉禾中太
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
永安中太守梁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
在松大合抱亭世世脩治至今謂之謝君亭豫章記
白樓江夏太守宋楠於重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沛國
桓儼避地至會稽聞陳業賢而往候之不見臨去入交
州留書繫白樓亭柱而別會稽記 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
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沛
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

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住而
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水經注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
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
自有才情世說 新亭在山陰縣西映望也會稽記
新亭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
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
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
作楚囚相對泣耶世說 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晉書 止新
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文章志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
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

寬容念表於貌（世說）舉目徧歷品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撤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文章志）王謝俱齊名於此始判優劣（世說）

台亭　袁宏字彥伯謝安賞其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續晉陽秋）

征虜亭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世說）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也故基淪毀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移創今地謝石創征虜亭三吳縉紳創冶亭並太元中（丹陽記）

錢唐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中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世說）

金昌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世說）孔甯子與王華並有富貴之願自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宋書）羨之等謀廢少帝幽于吳郡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宋紀）余尋師求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牓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群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金昌亭詩敘）

蘭亭　王羲之初渡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王隱晉書）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水經注）

神告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曾祖祖至行感靈爻
有神人告亭欲崩苗出亭崩得免 王隱晉書
徐湛之為廣陵郡守善為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
有高樓湛之更加脩整更加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
繁茂花藥成行 宋書
夢謝白樂天詩夢謝亭古傳名謝歌妓樓新通姓蘇杭
州靈隱寺山上有一謝亭即杜明浦夢謝靈運之所因
名客兒也 本集 謝靈運會稽人世不宜子息乃於錢唐杜
舍寄養師是夜夢有賢人相訪及曉乃靈運至後
以名亭 類要 雲林
曲宴景龍三年九月壬戌幸九曲亭宴侍臣學士 唐書
臨渭四年三月甲寅幸臨渭亭脩禊飲 上
含象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為學士於東都上陽宮
含象亭圖寫御贊述之 翰林盛事
沈香玄宗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李白為樂章召入
而白已醉左右以水灑面稍解援筆成清平調三章婉
麗精切未章云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唐書
松窗雜錄 長慶四年敬宗初嗣位九月丁未波斯太商李蘇
沙進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云沈香為亭子不異瑤
臺瓊室上怒優容之 唐書
振旅天寶八載于開遠門外作振旅亭以待兵還 譚賓錄
隱霧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
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
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
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
為喚鐵 天寶遺事 白雲亭在縣西南旁對于越亭兩峙爲露
古城之危瞰長江之深隋州刺史劉長卿題詩曰孤城
上與白雲齊因以白雲為名 鄖陽記
三癸代宗時顏真卿由古州司馬遷撫胡二州刺史於
烏程杼山立三癸亭將癸年癸月癸日故名
望春代宗嘉誠公主貞元元年下嫁魏博節度使田緒
德宗幸望春亭臨餞 新唐書 南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
之上 長安志

太液大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召翰林學士鄭覃
已下對賜錦綵 實錄 元稹詩綱索兩飾太液池注綱索在
太液亭上候對於此
彩霞文宗太和九年二月發神策軍一千五百人修淘
曲江如諸司有力要於曲江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七
月敕造紫雲樓彩霞亭於曲江芙蓉園北垣十月內出
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仇士良以百戲于銀
臺門迎之時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功厭之乃濬昆
明曲江二池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
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升平故事故為樓殿以壯

之（蒲紀會要）
合璧事類引孔帖云天寶時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
作彩霞亭詔公卿得列舍堤上鄭若庸類雋引天寶
遺事天寶時云云似誤
精思李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
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本傳）
含春亭宣宗召學士令狐綯夜對含春亭燭盡以金蓮華
炬送歸院（志林）本傳止云夜對禁中
白檀李絳子璋為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
成會親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
日獻之及收敗璋亦從坐（杜陽編）

休休司空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
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
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
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
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新唐）
半隱王龜字大年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
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唐書）
野春武陵儒生苗形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
植山花五色錯列（清異錄）
大繪昭州瘴毒地面山水頗清姚郡圃有亭名大繪郡
守李丕以同金年號欲更之有范滋者為易名清暉后

李視積壤中有片石載丘濬所作記略云予擇勝地結
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
子易名清暉者可為一笑考命名之日不差（志堅）
草玄揚雄宅後置寶園寺今為宮亭有墨池在焉（成都記）
子雲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劉禹錫陋）
勞勞江寧縣南十五里有勞勞亭古送別之所太白詩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
此地悲風愁白楊（本集）新亭隴有遠望樓一名勞勞樓後
為臨滄觀（輿地志）
故人梁郴惲詩汀洲採白蘋日晚江南春洞庭有歸客

瀟湘逢故人後因於瀟湘水合處立故人亭
千越饒州餘干縣有千越亭前瞰琵琶洲後枕思禪寺
林麓森鬱千峯競秀張祜題云扁舟亭下駐煙波十五
年遊從此過洲觜露沙人渡淺風稍蘸竹鳥啼多層欄
旅水痕猶在古枝題詩字已訛兒是高林正圓月可堪
聞聽異鄉歌（文公談苑）
迎春飛霜殿前日悄悄迎春亭下風颸颸（歐陽詹津門詩）
四亭頤山有四亭曰綠陰曰西陽曰天雲曰臥龍（陸希聲頤山錄）
浣花浣花亭臨大江憑檻（[illegible]）
稽亭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城亭留遠客因以為名焉

鄱陽記

閬風 潤州覆舟山有閬風亭 郡國志 下同

金谷 東都苑内有金谷亭 疑碧池 西京新記

九洲 東京上陽宮有曜掌亭九州亭 上

三亭 樂城縣三亭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 郡國志

三楓 鄱州盧溪里有三楓亭 郡國志

翟雲 飛鑑字功甫張循王諸孫也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飄雲表

折荷 宋理宗時禁苑斷橋賞荷池寔但張蓋設屏扆於烈日中董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于池傍再寔上

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謂宋臣曰前造荷亭朕不爲較今復有此半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曰此梅亭即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對曰此乃折卸摺疊之亭上愈稱賞之

積功 積功亭爲積功民所成也晏築亭者功積成也故名亭壞敗恩澤傷也 晏書

慈亭 汎陽容縣有慈亭急也从弦从心 說文

偶亭 琅邪朱虛有偶亭惟也

楊蕭 沛城父有楊蕭亭草多葉貌

鮚埼 鄞有鮚埼亭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 前漢

丈亭 慈溪縣古尉廨築方丈室云丈亭其北有老尉搏 地志

館

館 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 姓苑 凡事之賓客館焉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也公宮者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開元文字

大庭 黃帝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列子

授館 單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陳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歸告定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周制有之

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周之職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候人爲導卿出郊勞司里授館 國語

重館 晉分曹衞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 左傳 三十一

大館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 左 昭二

葺館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犬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昭二十三

燕館 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類聚 文類）今本館作宮

祠韓館 惠帝時有道士韓稚來自東海退莫知其所之帝使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拾遺）

忘憂館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西京雜記）

飛廉館 元鼎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徠神僊之屬（郊祀志）

平樂館 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武帝紀）枚皐上書北闕詔使賦平樂館上善之（枚乘傳）董偃常從馳逐平樂（東方朔傳） 禹出走馬馳逐平樂館（霍光傳）

客館 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弘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舊儀）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烈將軍二千石者居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 賢良曰公孫丞相倪大夫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牸舍（鹽鐵論）

高靈館 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群臣亦夢想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靈館（三輔故事）

昭靈館 霍光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本傳）

雲林館 霍后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外戚傳）

白鶴館 初元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元帝紀）

射熊館 元光五年冬幸長楊宮射熊館有車騎大獵（元紀）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楊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本傳）

陽祿館 成帝趙婕妤以趙氏姊弟驕妒恐久見危作賦自傷悼曰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外戚傳）

涿沐館 成帝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上）

長平館 王莽知太后厭居深宮中欲虞樂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

系遺霸水而祓除夏遊御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 黃圖

承光 王莽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 前漢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 本傳

秘館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寫藏秘館 後漢傳 蔡邕上書曰臣得以學問執事秘館操筦御前 本傳

裸遊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 拾遺記

崇文 魏有崇文館 唐六典注

玄武 魏氏起玄武館於芒垂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峙岧嶤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飈也 水經注

渭陽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世說

東都 東都賦者蓋東武楊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意予且為我賦之 晉 凡

儒學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南史

起上好儒雅十六年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 上元嘉有玄史兩館 六典注

招隱 元嘉中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又之還廬山後又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太子諸王講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 宋書本傳

太平 褚伯玉字元璩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太祖即位手召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齊書本傳

總明 武帝泰明三年既立國學省總明觀詔于王儉宅

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 本傳 何佟之為總明館學士 本傳 宋太始齊永明有總明館 六典注

五館 梁武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明山賓陸璉沈峻嚴植之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人 梁書儒林傳 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 本傳 帝別開五館其一館在宮城西憲常招引諸生談論新義聞者悅服 本傳

集雅 天監五年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方 大同七年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南史 御覽前後差誤

士林 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也中猶有魏文帝

九華夢元魏宣武在海内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
有釣臺殿并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
巳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海西南有景山殿山
東有羲和嶺山西有姮娥峯上有寒露館山北有玄武
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 洛陽伽藍記
文林北齊後主緯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
引諸文士焉 北史 馬元熙字長明敬德子也少傳父業兼
長文藻以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 北史
通直長孫熾字仲光周武帝崇尚道德求學兼經史者
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 北史本傳

四方隋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
方國及互市等 六典 玄宗詔徙姚崇寓四方館崇以館
局華大不敢居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
社稷也 本傳
脩文唐武德四年置脩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
館 神龍二年改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 百官志
文學唐太宗時天下寖平海內無事乃銳心經籍於秦
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
為學士 唐書 以魏王泰好士蓋屬文詔即府置文學
館得自引學士 本傳
崇賢貞觀十三年置崇賢館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崇
文館 百官志 李善為崇賢館直學士 舊唐書
館皐李回言為西川節度詔雲韶雅樂即館皐館送之
本傳
廣文元宗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置廣文
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
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
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品秩同大學久之雨壞
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本傳 天寶十
三載八月綦毋潛遷廣文博士 集特注記
空館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歎曰明月清
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斟酌

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
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 紀聞 幽怪錄
孤館陶穀使於南唐因書一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
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廚飯宋齊丘解云十二字包四字
云獨眠孤館 虎丘文
靖賓禽彈中哀相與集於靖賓之館 張衡賦
迎風風颮往昔之遺館獲林光于秦餘既新作於迎風 增
露寒與儲胥 西京賦 注 路寒儲胥皆館名 今無本
黃華置酒乎黃華之館 魏都賦
桃林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餞行送歸之所 荊州圖經
天中記十四卷終

臺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臺觀 四方高曰臺有木曰榭 爾雅

釣臺 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享 左昭 啓筮享神于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 歸藏

璿臺 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 上

九成 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 呂覽 音益

瑤臺 桀作瑤臺殫百姓之財伊尹諫之桀曰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矣 新序

鹿臺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

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 水經注

靈臺 人五此出其里周公旦築為靈臺 文王為玉門築靈臺以玉紂之失 淮南 周文王作為靈臺及於池沼澤竭朽骨 武王有靈臺之役而賢者進也 管子

重璧臺 天子之下 獻女 為重璧臺 穆天子傳

璧玉臺 所造也今旁地猶多珉石

誃臺 周 作誃 誃臺 云誃 之足 誃別離也

中天 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 列子

鳳臺 蕭史者瓊姿煒爍風神超邁善吹簫作鸞鳳之響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 列仙傳 拾遺

思烟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鵶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

九層 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曰子欲諫耶息曰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息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止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說苑

彈人 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九也左宣

臺母 洧水南有鄭莊公臺母慕莊姜熙公宮生與民宮
居陂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于城潁誓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故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
言忻大隧之賦洩洩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水經注

層臺 楚莊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
里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
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
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
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

天中記 卷十五 二

諫乎因歷陳天子諸侯不尊賢用諫身死國亡之事遂
趨而出楚王還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
日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
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說苑

強臺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
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
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
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
恐留而不能反淮南子

昆昭 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
異木神工飾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拾遺

馳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
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
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
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
是乎公乃罷臺說苑

虒祁 晉平公置酒於虒祁之臺史記樂書

章華 靈王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
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彤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
之淒疾以之為美廢華為觀吳越作觀君之臺高不過望

天中記 卷十五 四

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族王所不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
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以怨怒卿士訕謗豈前王之
所盛人君之美者耶靈王與隱士去飾不遊於臺國語楚語

春秋 昔靈王不君其民譏諫以不入乃築臺于章華之上
罷敝楚國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亂于乾谿吳越語
讓賦云靈王造雲夢之中息于荊臺之下前方淮之水
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
之臺後漢書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左傳

三休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
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不翟寶國

也惡見此菴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級
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逸
大侯翟國惡見此臺也楚下姬 賈誼新書
乾谿楚靈王於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
文 陸賈新語
妨農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
之畢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
心子罕聞之執扑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避燥溼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注善
子罕分謗 左襄十七
重華晉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

從風仲叔御諫曰昔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
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王內寵無乃
大盛歟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徹子之言社稷傾幾
於是出宮女之不幸者數百人百姓大悅子貢聞之曰
所謂能受諫也 王孫子新書
長康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
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
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為之罷
長康之役 晏子
路寢齊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為臺
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
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
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
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
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 晏子
柏寢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
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
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
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
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
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
何 韓非子

遄臺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
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
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
願也 左昭二十年
九重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
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
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 韓詩外傳
檀臺簡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
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左哀十四

陽陳惠侯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
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
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臺未有不戮一人而
能成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
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
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月
而既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
君耳孔叢子
荊臺楚王將游荊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令尹子西駕於
殿下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子西出從十里還
引轡曰夫子期忠臣也若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

也王乃還家語
漸臺貞姜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
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
請夫人夫人不去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
流而死列女傳
姑蘇闔閭造姑蘇臺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廣
八十四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吳地記　越王
得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
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
畫文業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
大夫種獻之於吳王吳王大悅吳子胥諫曰王勿受也
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
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人王受之必為越王
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
成高見二百里吳越春秋　越王既獻西施復使大夫種請糴
以入其意子胥曰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蛇不恣其意今
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
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
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吳王聽宰嚭之言與
越粟萬石上　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
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于姑蘇之臺也本傳
如皇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

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韓非子
洪波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書
過簡子與之居無幾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
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
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韓詩外傳
召兵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
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
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
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韓非子
環臺齊威王遊於環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
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

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至王問其說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刀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說苑

范臺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擇言曰昔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可無戒與 戰國策

叢臺趙武靈王建叢臺於邯鄲 前漢書 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本書 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 漢東方 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三月 注 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郡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者也 本注

中天臺魏襄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新序

逃債臺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多負責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故洛陽南宮簃臺是也 帝王世紀

黃金臺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上谷郡圖經 燕昭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述異記 陂匠礪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 晉書 固安縣金臺陂西北有釣臺高十丈陂北十餘步有金臺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者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 水經注 傳逮逑遊賦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 見城遺郭舊迹 冥詮

按史記六昭十每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昭上築臺以尊郭隗李善注止引築宮事鮑昭詩將起黃金臺善引圖經晉書俱不云史記御覽乃

引史昭王置千金云士謂之黃金臺不知所據
崇霞 昭王時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
提謨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處之拾遺記
通霞臺 昭王時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王
王坐通雲堂亦曰通霞之臺王與西王母常居其上拾遺記
握日臺 昭王與西王母遊於燧林之下王坐握日之臺參
雲上可捫日上
望氣臺 酸棗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子荊故臺賦叙曰酸
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故老云韓王聽訟
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滅然廣基似於山嶽邵公大
賢猶舍其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奢於世以鑒來
今故作賦曰覩丘陵之邐迤岡五嶽之嵯峨言壯觀也 天中記 水經注
青陵臺 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
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韓亦死彤管新編
章臺 楚懷王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懷王
大怒史記世家 楊雄解嘲曰藺先生收功於章臺漢書 張敞無威
儀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上
蘭臺 楚襄王遊于蘭臺之宮風賦 楚有人謂項襄王曰王
結繳蘭臺飲馬西河史記世家 一名南臺所謂楚臺者也地志
陽雲臺 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于陽雲之臺王作大言
小言賦 子虛賦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云雲夢中高
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漢書 文選注
陽特所謂陽臺者 巫山下 互見巫
白起臺 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
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崔
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臺上黨記
華陽 荊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太子捧金丸
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
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
以玉盤盛之燕丹子
琅邪臺 琅邪山名越王勾踐之故國也秦始皇二十八年
至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於琅邪山下復
十二年所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 天中記
上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人汙之
則竭齊潔則通漢武帝亦登此臺水經注 伏地記
雲明臺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二
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
謂之子午臺拾遺記 海錄作燕昭設
受珠臺 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席前今海畔有始皇
受珠臺述異記
蒲臺 高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
下縈蒲繫馬其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縈委猶若有繫狀
蒲似水楊而勁堪為箭寰宇記

懷清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
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史記
曲臺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書地而只不犯威加胡
越 漢書鄒陽傳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同上
黃山陽穀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 水經注
朝臺興安縣東南有圓岡十丈四面為羊腸道論者曰
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名曰朝臺 南越志 尉佗築臺以朝漢
室基圓千步有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
號為朝臺傍江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裴淵廣州記 前
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焉逍遙步

騖登高遠望觀巨海之浩汗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
海岳膏腴之地宜為都也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
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 水經注
露臺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紀贊
翼奉上疏曰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
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 本傳
漸臺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
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夢中所見也 師
古曰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 漢書 漸臺在未央
宮太液池中高十丈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漸 黃圖

馬臺睢陽縣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東有一臺
謂之清泠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
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兎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
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
平臺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
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東出楊
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
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相
如之徒權遊于其上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
梁王不悅遊于兎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
立無復曩日之望矣 水經注 綴平臺之遺響 宋書靈運傳論

漢書晉灼注見水經者今本刪削殆盡因備錄之 統
志云謝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夫謝居江左賦假
相如安得云於此賦雪耶混志因之俱誤
吹臺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
臺梁王增築以為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跡其臺方一
百許步即阮嗣宗詠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
臺替有遺昔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墮
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
乞活臺又謂之繁臺城 水經注 後有繁姓居側因亦名繁
臺 郡國志 九域志
蠡臺梁孝王所築於兎園中迴道似蠡因名之 述征記 司

臣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明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
巍然介立超然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
之時故與雲霞競遠矣續述征記云迴道似蠡故謂之
蠡臺非也闕子所謂虎圈臺者 水經注
栢梁 元鼎二年春起栢梁臺 武帝鑄栢梁銅柱 郊祀志
梁以香栢為之香聞數十里 長安記 起栢梁臺以處神君 三輔
武帝故事 帝嘗置酒其上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
乃得上座 古文苑 三輔黃圖
通天 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 師古曰通天者言此臺
高通於天也 漢武故事 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
望雲雨悉在其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武帝時
三輔黃圖
祭太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置祠祀招仙人
祭太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
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
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
從風雨飛去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
仙也 黃圖 左右通天臺高三十餘丈祭天時於此候天神
下也 關中記
神明 陛下以城中為小國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
千門萬戶 外傳 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
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
屑服之以求仙道 史記 武帝初起神明臺時掘地入三十
丈得泉水色黃傍有人若無日月光明蓋以火照燭
有人食土飲水服楮布之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答曰
商王無道使北人入地千丈求青壁之土以作庭起瑤
宮金堂工人皆以繩入地囊負器取土多有壓陷死者
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得獨存答曰我以玉為衣金
為環身有金玉故心氣不喪漢人問汝欲出為人否
答曰食土飲泉與螻蟻為仙常望日月乃引出三日
自死骨肉化成灰惟心如卵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
鳴 洞冥記 神明臺高九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
道士百人 關中記 神明臺上有九室今謂之九子臺 黃圖
望風 太初二年起甘泉望風臺於臺上得珠望之如照
三輔黃圖
月因名照月珠 洞冥記
騰光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常有飛光如星
集於臺上亦曰經星臺集方士說仙事 上
招仙 武帝起招仙之臺於明庭宮北明庭宮者甘泉之
別名也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黎懸之磬吹霜條之篪
唱來雲依日之曲使舉下聽而不聞管歌之聲
登仙 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
總名也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 戴延之西征記
玉女 嵩高山有玉女臺云武帝見一仙玉女因以名臺
嵩山記
尋真 帝登尋真之臺齋至七月七日夜天西南如白雲

北須王母至（漢武內傳）帝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
事權委於冢宰焉七月七日王母至（漢武內傳）
通靈鉤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葬
雲陽帝哀悼疑其非常人也乃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有
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雲陽記）
望思武帝傷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漢書）
桂臺昭帝始元元年穿林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
遠東引太液之水時命水嬉遊燕永日以文梓為船木
蘭為柂刻飛燕翔鵠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起
商臺於池上（拾遺記）

避風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
為舟貴其不沉沒也每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
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裾
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裾之處（拾遺記）
月影臺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
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西京雜記）
類白虎成帝幸王根第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
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外戚傳）
溫明洛州溫明臺後漢世祖嘗臥此殿耿弇入造牀下
勸即位處（郡國志）
雲臺周黨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范升奏毀曰願與坐雲
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後漢書）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
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
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
笑而不言（本集）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夫雲臺
者乃周家之所遺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
（五行志）
景升漢水南有曾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
築也言表盛游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
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水經注）
讀書華陽有讀書臺諸葛孔明相蜀築此臺以集諸儒
兼以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寰宇記）

避暑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
云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
孔明避暑臺宅西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為梁父
吟因名此為樂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
敢復憩焉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
長九寸獻晉安王皆鑿臨又為之銘（南雍州記）
三臺魏武帝于鄴城西北立三臺中臺名銅雀臺南名
金虎臺北名冰井臺（陸翽鄴中記）三臺皆因城為基巍然崇
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其中曰銅臺高十
丈有屋百餘間其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為賦陳思王下
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南則

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氷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氷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氷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塩窖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水經注文宣天保九年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業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氷井曰崇光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群臣並命賦詩北齊書

陵雲文帝黃初二年築陵雲臺魏志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穨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世說凌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洛陽伽藍記凌雲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塼作道通至臺上登高迴眺究觀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之之秀極也述征記明帝景初元年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数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高堂隆上疏切諫本傳

燭臺文帝築土為臺基高四十丈列燭置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以慶美人薛靈芸焉拾遺記

釣臺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吳志吳主以潘夫人為神女毎以游昭宮之臺意幸偃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為喜有喜必憂以為深戒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拾遺記

閱馬鄴漳水北有趙閱馬臺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於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節矣水經注

芳塵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霧名曰粘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拾遺記

靈釣涼張茂築靈釣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大府主簿馬魴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毎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大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晉書

沖天赫連勃勃起沖天臺於南山欲登之望長安 太平御覽
學臺范甯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遠近至者千餘人資
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
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本傳
波若臺姚興集沙門五千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
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居中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岩峻
壁珍禽異獸木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聞皆以
為希奇 長安志
靈芝臺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魏文
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
遠望目極洛川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
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
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四面凡四殿皆有
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 洛陽伽藍記

靜輪臺天師道場中其北舊有靜輪宮魏神䴥四年造
抑亦柏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
絕囂浮 水經注
雨花臺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得天雨賜
花天厨獻食楊無為詩云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
葉深山譯曇花半夜飛香清雖遠鹽紫散不霑衣舊社
白蓮老遠公應望歸 事類

樂善臺高齊之後有堂堂西有射箭堂五間射堂南有大池
池上有基名曰樂善臺 鄴都記
王女臺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大業末自稱河西大
涼王後僭稱尊號不受唐命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
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
姓患之及敗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
臺置酒為別安脩仁執送伏誅 唐書
訟臺景龍中常康人置石臺於朱雀門街在開化一坊
之間雕刻綵繪上建慈臺號龍蟠臺下有石馬石獅子
侍衛之像初韋氏嬌稱衣箱有五色雲氣使畫工圖像
以示於朝及節愍太子遇害韋氏乃上中宗聖威神武
頌刊石以紀其事謂之訟臺上官昭容之文也并勒公
卿姓名於上謟詞僞事有乖典實至景雲元年毀之 長安志

望月臺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
不盡帝意不快遂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
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
址而已 天寶遺事
愁臺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
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
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 五代史 濮州羊角城陳思
王愁臺基甚高 郡國志
病龍臺周世宗大舉入幽州契丹蕃部望風宵遁車駕至

乇橋聞之甚喜登高阜因以覲六師頃之有老父百
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代相傳
謂之病龍臺世宗默然遽上馬馳至是夜病亟回戈未
到關而晏駕五代史補
書臺毋昭裔入蜀見岷峨之秀而嘆曰此雲霧藏川漢
寶英靈所鍾也將文翁石室武侯書臺化家財建學館
刊九經蜀檮杌
天井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孤映若亦而阿實郊郢
遊憩之佳處也荊州記 井在方城北里餘廣員二里其深
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因基舊堤臨際
水看遊憩之佳處也水經注
天中記 卷五
清暑江陵赤湖東北有大罡臺高六丈餘縱廣八丈一
名清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遠者登之以暢遠情王
玉臺郢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白石柱
柱白狀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儼像羽
人之韶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
都木客爲舞唱之節郢陵明南東部府閬闔觀玉臺注上帝所
居天對西有玉臺聯以昆德西叩
麗春東鄙城有流杯殿在麗春臺北有東西廊南至麗
春臺北連弘徽殿南頭有亭子間以山池殿上作漆瓷
九曲兩京記
九思九思臺楚莊王樊姬墓也張說登臺詩云楚國茂

上霸樊姬有力焉萬化茫無在孤墳獨歸然英華集思作里
直遲張九齡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遥臺詩序開薛公旋
非直雅門琴曾是陪遊日徒爲梁甫吟唐文粹
琴臺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許步王褒益州記市橋
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南有琴臺故墟李膺記
在成都府華陽縣市橋西寰宇記在浣花溪云海安寺南
今爲金花寺城內非其舊成都志盧照鄰詩云疑作賦客
月似聽琴人
卜臺蜀漢郡有嚴君平卜臺蜀記駟橋東有嚴君平卜肆
土臺高數丈也益州記
一柱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眾梁皆共此柱荊州志
天中記 卷五
靈應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爲炭谷入谷五
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澗水緑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
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鉄像像是六軍散
將安大清鑄造長安誌
望京李適之上望京臺寄令孤華州云祇役帶南服開
上望京臺寄懷宋守岐路隔雲烟唐詩紀事
集虛張祐集虛臺詩云日光斜照集虛臺紅槿花迎曉
露開昨夜上皇新授籙太真含笑入簾來上
凝霞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
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生玉碁子
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杜陽雜編

璜臺天問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楚辭
珍臺珍臺閒館賦井泉珍臺蹇產以極壯隆道邐倚以正
東京賦
旋臺應門八襲旋臺九重七命箕子曰紂必爲九重高臺
韓子
春臺衆人熙熙如登春臺老子和州端公登臺春望詩春日繡衣輕春臺別有情春煙間草色春鳥隔花聲春樹亂無次春山選得名春風正飄蕩春思莫須傾英華
砌臺砌臺即今㩓㩓臺也王侯家作以爲館觀之戲唐張仲素詩云駿望縞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踏青去席上寄箋來即知唐來有之王審琦都尉家其子承詁切特其父戲補砌臺使遯齋閒覽
仲素字繪之建封子也孔帖作仲封誤

辟燥濕先聖王之爲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呂覽
高臺招魂云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楚辭
長楊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較獵其下命武士搏射禽獸天子登此以觀焉三輔黃圖
瀛洲成帝於太液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趙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趙后外傳

高光馬融廣成頌云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後漢書
三臺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臺但有時臺囿臺也五經異義

門

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釋名門從二戶象形也閭里中門也闠市垣也闤市外門也閎巷門也閈也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閣門堅也門昏也門常昏閉故曰閽即守門隸也閑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閑說文開城外郭內之里門也閈扞也言爲人藩屏以扞難也風俗通

天門角天門也文選
閶闔天門也楚人名門皆曰閶闔說文吟帝閽使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楚辭吾令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漢郊祀歌
闔爾雅闔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闔公羊傳齒著于門闔首于外闔不閉又月令乃修闔扇注治門戶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或謂雙曰闔隔門也單曰扇扇戶也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
九重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楚辭注
天子九門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雉門應門路

門寢門亦曰庫門
皐門王之郭門曰皐門詩注
應門王之正門謂之應門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
之閨小閨謂之閤爾雅李巡曰路門之外次朝正門一名
應門應門之外門曰推門
虎門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主虎門路
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
宜也周禮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闈而齒胄
闈門周書皇門篇維正月庚午周公格于左闈門會群
臣序周公會群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注路
寢左曰皇門

鼎門成王定鼎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
入也帝王世紀雒陽東城門名鼎門後漢志
魯十二門魯城凡有十二門其北名上東門左傳定公八
年公斂處父帥郕人自上東門入是也西五門一曰鹿
門即咸丘紇斬鹿門關以出奔邾是也三曰稷門即圉
人犖能投蓋於稷門南曰雩門左傳自雩門出蒙皐比
而先犯之是也
吳門吳子胥為吳造大城陸門八象天之八風水門八
法地之八聰立閶門者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以
象地户亦名破楚門亦名地門者吳位辰屬龍故小城
南門作龍以壓蛇氣也吳越春秋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
陸衢陸士衡詩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劉夢得詩
云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
高門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
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
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
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說苑
夷門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
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史記太史公曰吾過
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上同
多皇俊儒輩則以遊俠夷門即侯嬴抱關處郡國志

司馬門司馬門之名起漢世案列女傳鍾離春詣齊司馬
門史記又云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是則名起
戰國非獨漢也今又曰公車門所以稱謝章門也丹鉛錄
未央宮殿雖南面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
車司馬在焉漢書高紀師古曰宮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候
司馬主衛士徼循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外門為
司馬門注
端門太微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天文志端門太
微正南門注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
門四達以則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
南渡以法牽牛黃圖燕王旦傳鳳舞殿端門中注端門正

傳立金人於端闈 西都賦
掖門內至禁者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 漢制 劉章從勃
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注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
臂掖 呂后紀 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注 漢儀 掖者言在司馬門
之旁掖 漢書應劭注
十二 長安城方十二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二城門 志
注 舊儀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
曰青城門或曰青門召平種瓜青門外廟記亦曰青綺
門莽更曰仁壽門無疆亭 黃圖
金馬 金馬門者署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 史記 武帝
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

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 後漢馬援傳 公孫弘待詔金
馬門東方朔待詔公車上使待詔金馬門稍親近主父
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宣帝脩武帝故事益召高
才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興協律
之事王褒於中和樂職宣布詩 前書 蘭臺金馬遞宿迭居
西京賦 金閨諸彥蘭臺群英注金閨金馬門也 歷金門
上玉堂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 揚雄傳 詔罷黃門乘輿物
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 元帝紀 金馬門又謂之黃門 玉海
璧門 漢書曰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
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
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

門 黃圖
青瑣 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漢舊儀 青瑣門在南宮 漢晉 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 孟
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
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
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 元后傳 雕欒鏤梁青
瑣丹楹 吳都賦 衛瓘注青瑣戶邊青鏤也 後漢百官志注 董巴曰
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 上擁官青瑣
闥遙望鳳皇池 范雲詩
雷門 王莽爲東平相王以至親驕不奉法度莽至庭中
王傳在前說相鼠之詩莽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本傳

開陽 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
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使來識視悵然
遂堅縛之刻記其年月因以名焉 漢官典職 何湯仲弓嘗爲
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朝廷嘉之 水經注 謝承書 開陽
門故建陽門也 晉宮閣名
上東 穀水東又逕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阮嗣宗
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逶遲九曲間徘徊
欲何之者也 水經注 郅惲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
開門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遼遠
不開由是上益重之 東觀漢記 堅鐔攻洛陽朱鮪別將爲
之門公約鐔晨開上東門 本傳

上西閤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官儀曰上西門所以
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戊故以丹鏤之
濯龍建初二年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前過
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吾亦不譴怒之但
絕其歲用冀默愧其心〔東觀漢記〕
雲龍班固 … 賈逵傳 … 隆郁荀等
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序秦始皇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贊語寧有非耶〔典引〕
金商楊賜光和元年引入金商門 … 注太極殿西
有金商門 … 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
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東京賦〕

東蒼龍西白虎〔漢書〕
鴻都靈帝引諸生能為文賦尺牘工書鳥篆者待制鴻
都門下〔宦者傳〕
通德鄭康成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深敬之告高密令
為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
意又謂公者仁義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今鄭公鄉可
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曰通德門〔後漢書〕
昌門孫堅母生堅懷胎出繞吳昌門以告鄰母鄰母曰
安知非吉祥也昌門吳郭門也獻帝興平中吳中謠言
黃金車斑蘭耳開昌門出天子〔吳書〕
千秋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

水衝枕之上皆列龍雲風虎之狀以大樹薄之及其晨
晃祕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又南流東轉逕
閶闔門南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
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閶闔門閶闔門外夾建巨
闕以應天宿〔水經注〕
承明黃初元年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注案
諸書紀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陳思王
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文選注〕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常
惟謁帝承明廬閒張公云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
明門〔陸機洛陽記〕
塞門張昭諫孫權不從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

又於內以土封之後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
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
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吳志〕
題門廣州盧矩仕州為治中有仙術刺史步騭惡之以
狀聞欲誅之矩後題其門曰誅門誅門國雖存無射年
欲知此書盧矩還大守削之隨削字更生〔郡國志〕
歸厚稽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
曰歸厚之門室曰恬然之室〔晉書傳〕
朱門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
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
私閉元帝時廷尉張闓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

群小患之諸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樞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門連名詣賀訴賀曰身被紋係僧官不關此事群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從與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胃内毀門出至方山逸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慨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世說

白門 宋明帝末年多忌諱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南史

大夏 洛陽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干雲洛陽伽藍記

朱白 梁元帝令胡僧祐援王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幷軍大敗侯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南史

露門 武帝建德三年正月壬戌朝群臣露門周書沈重於露門館講論語周書

久閉 高祖初爲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隋書

宗門 萬年縣門宇文愷所造高宗末太平公主出降於縣廨爲婚第以縣門窄狹欲毀之高宗敕曰其宇文愷所作不須折於他所開門遂存兩京記

春明 開元十七年五月丁卯侍臣以下燕于春明門外寧王憲之園池帝御花蕚樓邀其回騎更令坐飲遞舞頒賜有差實錄 韋莊詩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

光範 公主受冊設冊案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通典 韓愈上宰相書伏光範門外

門樞 貴戚惟家十不吉何琛請令各懼門之不堅而作爲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潛夫論 漢武世王侯深殿重階金樞紫掖傅子

門關 魯仲連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關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關非益加重而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魯連子 大畜之乾曰金柱鐵關膠固衛災君子居之安無憂疑易林

屋

屋 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并冀人謂之庌庌正也屋之正大者也釋名 屋奧也其中溫奧也 客堂曰序通俗文

殿屋 禮人君公室之制爲殿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

隅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正室齋室也（服虔注）

黃屋 黃屋非先心（史記項羽紀）信誑楚乘王車
黃屋左纛曰漢王降楚以故漢王出西門（注）天子車以黃
繒為蓋裏（注）

白屋 周公居冢宰之尊而備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
人（說苑） 蕭望之說霍光曰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
致白屋之意（本傳） 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注）

金屋 武帝四歲封膠東王長主欲抱膝上問曰兒欲得
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因指其女問
曰阿嬌好不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
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漢武故事）

神屋 上起神屋九間鑄銅為柱以金塗之大五圍赤玉
為階椽以金刻玳瑁為龍虎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
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為瓦以赤白石脂為泥椒汁
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
以白珠為簾薄玳瑁壓之以象牙為牀以琉璃珠玉明
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
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或青
或赤悉以珠玉為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甍
栯作金鳳軒翥若飛口銜流蘇長十餘丈有雲母窗珊
瑚窗雖崑崙玄圃不足過也（漢武內傳）

賃作 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
賃柱趣作決日而成畢為民士祝曰與功役者令也如
有禍祟令當之民大悅（東觀漢記）

起屋 是儀字子羽為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足辟家
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是儀家權曰是子羽
儉必非也令人覘至果是儀舍（吳志）

三閒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
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世說）

雕楹 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
廣集朝士使嵇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序文不加點其
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畫真人於刻

楹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
嚴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粹有愧
色（晉書）

茅茨 桓宣武以羅含為別駕以官廨寺諠擾非靜默所
處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蔭宇伐木為
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別傳）

蒲屋 楊於陵出為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
火患（本傳）

板屋 秦州俗上氣力不恥寇盜尚馬射獵以為工能其
居以板為屋故詩曰在其板屋修我甲兵及車轔轔四
臷小戎皆田狩之事（郡國志）

徵彤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吉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体何患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則夫裝車治舡亦當擇日（論衡）

鬱金　洛陽城有樊金屋（西域記）

水精　大秦國以青水精為屋（廣志）

齋

讀書　太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齋（荊州記）

盤龍　桓玄鎮姑孰屋壁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而玄敗將軍劉毅居之毅小名盤龍（晉書）

高齋　襄沔記曰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

此齋造文選劉孝綽云簡文為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鑠等於此齋綜覈詩集於時鮑至亦在凡數十人賓給豐厚日設餚饌于時號為高齋學士雍州記云高齋其泥色鮮淨故此名焉南平世子恪臨州有甘露降此齋前竹林昭明太子於齋宮集道義以時相繼西上有上齋南近又一齋以栗為屋梁武帝臨州寢臥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恆紫雲騰起形似傘蓋遠望者莫不異焉梁武於此龍飛（上）下齋高齋外北有一齋名曰下齋次於高齋制度壯麗極爽塏刺史鮮俗語傳出此齋（上）

東府　梁宣城王為揚州以顧野王及瑯邪王褒並為賓客野王好善丹青上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絕（南史）

蕭齋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在焉李約自江淮竭產買歸於洛中里於小亭號曰蕭齋（國史補）

竈

插竈　宜都山絕崖壁立數百丈有一火燼插其崖間望可長數尺傳云堯洪水人泊舡此旁爨餘故曰插竈崖（宜都記）

燔柴　臧文仲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非所柴也文仲安知禮（禮記）

踞竈　仲尼作春秋乞晡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方言）

曲突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直將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隣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隣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髡知士議之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新論）漢書人為徐福上言霍氏事同

祀竈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漢書郊祀志）

養生昭帝元鳳元年燕王旦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
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為近豕禍也竈者生養
之本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
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五行志 廁中豕群出壞大官竈同上
風吹李南明於風角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
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
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
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
期病卒本傳
請鄰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
鄰漢書
六帖

雞入下伯上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遲從口入良久
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王尋病殞
竈神黃帝作竈死為竈神淮南子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萬畢術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
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
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
下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
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
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
神名壤子也酉陽雜俎
約汁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上

夢衛靈公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
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
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夢竈曰夫日兼燭天下一
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
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
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韓子內儲說

廁

溷說文曰廁清也釋名曰廁言人雜在上非一也或曰
溷言溷濁也或曰圊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清潔也
偃觀宮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莊子注偃謂屏廁也屏
廁則以偃溲

天中記 卷三五

陷廁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曰不食新矣六月晉
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
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
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左成十
廁腧萬石君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
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
帬廁腧身自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
常前漢 徐廣曰腧築垣短版也 [illegible] 建隱於其
廁而浣滌也 [illegible] 建又自洗盪廁 [illegible]
除穢汚之穴也 [illegible] 俗虎子也 竇行清
也漢書注 孟康曰廁行清廁中受糞函者也

厠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厠三年 神仙傳 河東項曼卿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問其故曼卿曰在山中仙人乘龍迎我上天先過紫府金床玉几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輙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厠三年吾何人哉 抱朴子

惡夢博士弟子譚生居東寺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教使晨起清中說之三旦而人告以為呪咀捕治數日[illegible] 論衡

不冠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思過寧思惟無愆念嘗如厠不冠即便悔責風尋止 周景式孝子傳

過爐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厠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為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襄陽記

列婢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敦往脫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世說

錦囊晉太尉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如此更如他厠 語林

下果王敦初尚舞陽公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世說

設醱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醱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本傳

後帝陶侃常如厠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朱衣平上幘劍履自稱後帝曰以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所 異苑

厠神後帝也 雜五行書

方相庾翼鎮江州如厠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而病卒

鹵簿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鹵簿固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 本傳

廁鬼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與趙敏之同遊閩宿于僧之館亭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即起下階揖讓良久上廳取紙筆作書與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婿婦人掐其巾幗之敏之出走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赤如夢中所為明又偕行白晝入失赤敏之遽往見赤坐于廁大怒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僚有與赤舊游者設讌次又失赤敏之疾索于廁見赤僵仆于地氣絕死矣 獨異志

據廁 王昇曾行至一宅離洞見物兩手據廁床目虎鼻猪身面色紫而褊襴直視于昇懼而走見袁兄陸望言之望曰吾聞見廁神無不立死汝異勉之昇遂卒 紀聞

天中記 卷十五

見形 宣城太守刁緬初為玉門軍使有廁神形見狀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遊行院內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廁神乃滅旬日遷伊州刺史歷官至翰林左將軍 上

溷軒 有一丞即馬上內逼急請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穆刁綾空屋也將畢穆優忽至此丞即慙謝之優穆曰待即他日內逼但請光訪溷者絕倒 北夢瑣言

祭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女子云某廁神河君聞蠔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群蟻紛紜聽之果聞相語毋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衆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 錄異記

屋頭 俗命如廁為屋頭稱并州人咸駭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瓚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為沃頭焉 資暇集

墅

別業 石崇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 思歸引

土山 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 本傳

天中記 卷十五

賭墅 符堅入寇謝安與謝玄出土山墅安親朋畢集方留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有懼心便不勝安顧外甥羊曇曰以墅乞汝 上 宋屬檀道濟名檀城地圖之城于墅唐溫廷筠謝公墅詩云朱雀橋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

勅取 王騫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梁武帝于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取之答曰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

員庄 員半千六 在焦戴川北枕白鹿原連塘竹徑酴醾
架海棠洞會景堂花塢藥畦碾磨麻稻里諺曰上有天
堂下有員庄 長安志
輞川 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
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
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 唐書 余別業在輞川
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
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宅欹湖柳浪欒家瀨金
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等與裴迪閑暇
各賦絶句 輞川集 毋亡表輞川第爲寺 新唐

城南 張守珪坐爲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蕭嵩
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見貶 唐書 嵩請老於林園植
藥合鍊自適 唐書
昭應 蕭復字履初嵩孫也爲宮門郎廣德中歲饑家貧
議將鬻昭應別墅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
乃使弟紘以要地誘焉復曰僕以家貧鬻舊業得以拯
濟孀幼耳倘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
也縉憾之乃罷復官 舊書
濟源 蕭俛字思謙嵩曾孫也毋韋氏賢明理家嚴俛雖
爲宰相侍母左右不異褐衣時既致仕以洛都官屬賓
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別墅逍遥山野嘯咏窮
年開成二年弟倣授楚州刺史辭日文宗謂倣曰朕揚
俛詔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
近楊 綰拜御史中丞崔寬劍南節度使寧之弟家富
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
潛遣毀之 舊書
處士 温造字簡輿自負節槩隱王屋山以釣魚逍遥爲
事人號其居曰處士墅 唐書
家墅 裴休字公美操守嚴正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
著書終年不出戶 唐書
杜墅 韓昌黎南山詩云前尋經杜墅岔蔽畢原陋注杜
墅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安萬年縣東南 集

玉潭庄 臨西李幼卿字長夫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
別業在常州義興白玉潭庄在滁州時以書托獨孤至
之獨孤以詩寄云日日思瓊樹書書話玉潭題玉潭云
碧玉徒強名水壺難比德唯當寂照心可並奫淪色幼
卿所謂薄宦龍鍾心懶慢故山寥落水奫淪
午橋 裴度於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
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
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
甘水貫其中釃引脉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
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
當時名士皆從之遊 唐書 裴題南庄云野人不識中書令

亞作陶家與謝家白樂天和云陶廬僻陋那堪比謝墅幽微不足攀何似嵩峯三十六長隨申甫作家山（長慶集）

墅見張齊賢以司空致仕歸洛得裴晉公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本史傳）

〔平泉〕李德裕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舊唐書）初德裕嘗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劇談錄）汪藻平泉莊詩云木泉花木好高樹萬少竅橫滿目前惆悵人間不平事今朝身在海南邊（唐詩紀事）贊皇公平泉莊周圍十里構臺榭

天中記　卷二十五　四二

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儲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唯鴈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蕊等盍僅有存焉怪石名品甚衆多爲洛城有力者取去唯禮星石及師子石今爲陶學士徙置梁園別墅（賈氏談錄）

〔東墅〕吳越廣陵王錢元璙帥吳時其子衙南指揮使文奉刱東墅南園經營三十年極園池之賞奇卉異木名品千萬及其身見皆成合抱又累土爲山亦成巖谷晚年經度不已每宴集其間任客所適又奉蓉白鸞被鶴氅緩步花徑或泛舟池中容與往來聞客笑語就之而坐其好事如此（吳越備史九國志）

牆

〔釋名〕垣蔽曰牆壁垣也（說文）牆謂之墉（爾雅）墉垣牆也（廣雅）牆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壁辟也所以辟禦風寒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止以爲援衛者也（釋名）牆所以防非常也

〔賁庸〕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玄注曰賁大也言大牆正直也疏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尚書大傳）

〔丹青〕諸侯垣墻有黝堊無丹青之色（穀梁）

〔始築〕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淮南子）

〔象牆〕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

天中記　卷二十五　四三

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家語）

〔蔽惡〕叔孫豹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左傳）

〔玉壁〕元狩二年帝後起凌霄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爲壁以八分篆寫羲皇以來訖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事登壁又蓋帝王之本績也（洞冥記）

〔金釭〕趙婕妤居昭陽舍殿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西京雜記）

〔畫雲〕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也玩好窮盡雕麗

粉金 漢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漢官典職
金釘 琅邪王京都篤好脩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
飾以金銀注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為釘飾其上漢書
刻像 焦氏山魯恭塚前有石祠四壁皆有青石隱起忠
臣孝子貞婦形像像邊皆刻石記碑文酈道元水經注
藏書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二入學號奇童京師
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及捕案貴
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患時人貴之後漢書
基下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謂人
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illegible]
[illegible]
石角 蔡瑁字德珪襄陽人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牆
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襄陽耆舊傳
穿壁 呂蒙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
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
則咄唶也[illegible]
卧壁 丁公孝嗣初在家宵臥穿北壁下夢兩童子遽
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南齊書
水間牆 元諸階為祖為丞相引坐左右諸向高祖曰公
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高祖受
禪上顧諸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illegible]
〔?〕 鄴城避雷室西南石灕北有柳林牆高九丈方圓

里[illegible]
瑠璃 大秦國以瑠璃為牆南州異物志
裔外 西北裔外大夏山有宮以黃金為牆南方裔外閻
明山有宮以赤石為牆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
為牆東南裔外闇清山有宮以青石為牆西方裔外西
明山有宮以白石為牆神異經

苑囿

苑 苑有垣曰囿說文 囿所以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
十里毛詩注 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囿有藩蘊之處
也囿猶有也風俗 古謂之囿[illegible]天子曰
苑諸侯曰囿左傳[illegible]
[illegible]
東方苑囿 所以在東方何囿苑養萬物者也東方所以
生也白虎通
天苑 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晉天文志外內之
制各得其所四方之士與有高滿畢麒麟遊囿六畜繁
多天苑有[illegible]星[illegible]
節性 昔先王之為苑囿也足以鬯望勞形而已
矣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呂覽
蒼龍 黃帝為蒼龍之囿[illegible]
初作 [illegible]閱士卒習射
御以戒不虞[illegible]罷民之力
淮南[illegible]

禦災 單襄公曰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 周語

具囿 皇武子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左傳 三十三 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註

鹿囿 秋築鹿囿 言不時也 左成十八

郎囿 冬築郎囿 書時也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左昭二

蝝囿 趙簡子田于蝝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符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蝝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晉語

五苑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

樂林 張儀說韓王曰大王不助六濟臺之宮樂林之苑非韓之有也 戰國策 今本作桑林

上林 上林苑本秦舊苑也 長安志 史記 蕭相國請曰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田苑中 史記 武帝微行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之南山以為上林苑東方朔諫舉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泰階六符之事上乃拜太中大夫卒起上林苑故相如請為天子遊獵之賦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林也 本傳 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春秋獵射苑中取禽無數其中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 漢舊儀 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也 西京雜記

昭祥 昭祥苑在甘泉宮 南周十里 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樂遊 神爵三年春起樂遊苑 宣帝紀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為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西京雜記 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 兩京記

芳林 濯龍芳林九谷八溪 東京賦 濯龍池名芳林苑名 註

廣成 明帝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嘗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 本傳 桓帝幸廣成校獵陳蕃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本傳 河南新城有廣成聚有廣成苑 郡國志 汝水東與廣成澤水合 水經注

□冀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

當陽北逵河洪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本傳）有人殺苑兔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張璠漢紀）冀誅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畢圭靈帝欲造畢圭靈昆苑楊賜諫曰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楊賜傳）

玄武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闈觀宇相臨表清籞勒虞箴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魏都賦）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萄諸果（注）

桂林苑建康縣北吳朝為桂林苑（宮苑記）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宮苑記）

龍騰苑慕容熙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晉載記）

南苑宋明帝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南史）

南苑在臺城南鳳臺山（南朝宮苑記）

芳林苑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廢東府城東邊秦淮大路北齊王融作曲水詩序哉懷平浦乃睠芳林即此也（上）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大明中賜南平王偉為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梁書）

芳樂苑齊東昏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

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南史）

建興苑梁紀少瑜遊建興苑詩云丹陵抱天邑紫泉更上林玉臺極百尺銀樹起千尋

湘東苑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為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置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植生連理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為湘東踐祚之瑞北有映月亭脩竹堂臨水齋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樓極

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詩云屢陪
明月宴並將軍扈義熙所造（鄴宮故事）
仙都 齊後主武平四年大興土木之功於仙都苑穿池
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國（隋五行志）
西苑 隋煬帝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
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
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
內緣渠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
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
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
芡乘輿遊幸則去氷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
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
遊曲於馬上奏之（續世說）於阜澗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
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隋書）
會通 東都苑隋曰會通苑又改為芳華神都苑周迴一
百二十六里（兩京記）
上苑 蘇良嗣遷荊州長史高宗遣宦者來採竹江南將
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
詔慰遺取竹弃之（新唐書）
鬻果 則天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
以收其利蘇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
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

昌華 荔枝洲在番禺縣劉氏於其上刱昌華苑（圖經）
北苑 南唐徐鉉湯悅徐鍇有北苑侍宴詠序云望蔣嶠
之嶔崟視為聖壽泛湖滿之清淺流作恩波
柰苑 西域國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太
乃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柰苑（雜集）

園圃

樹果 園樹果也圃樹菜也（說文）
天園 天園主果實菜茹蓄儲（天文要集）
匏瓜 匏瓜為天子果園上大象賦云匏瓜薦果於震閭
注云五星在離珠北天子之果園占大米䍐則歲豐不
爾則瓜果之實不登
場圃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
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周禮）注云果棗
栗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矍相 闕里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注禮記矍相之圃
亦在城中西南近孔子廟（漢校）
圃畦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
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橰為圃者忿然

子090-502

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
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
不為也子貢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莊子 天地

【繫馬】魯穆公時君老太子幼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笑
之漆室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
葵使我終歲不食葵 列女傳

【鄭圃】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
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 列子

【灌園】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 孟子註

天中記 卷五十 之二

【漆園】梁郡蒙縣莊周之本邑也為蒙之漆園吏郭景純
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 述征記

【兔園】史記謂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走曰兔園也 圖經
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
叟 西京雜記 漢梁孝王有兔園賦 王粲

【竹】 睢水東南流歷于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
世人言梁王竹園也 水經

【不窺】董仲舒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
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漢書
宇春卿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後漢 法真隱居大澤
講論從藝歷年不窺園 謝承後書 趙昱歷年潛志不窺園

園 雜志 附傳序

【北邙】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
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
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
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致
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
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
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西京雜記

【樊川】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
升大梨如五升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
含消此園梨也 三秦記 家其栗味甘而小不如三秦所

天中記 卷五十 漢

說含消梨大人間往往有之其大不至五升在不出此川
矣 括地志

【持鉤】孫寶為京兆尹署侯文為東部督郵灞陵杜稺季
杜門不通水火持鉤自理園不敢犯法 續

【濯龍】顯宗每幸濯龍中召諸才人讀呼皇后帝笑曰是
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以遊娛之事矣從馬后蓋于濯龍
中 東觀記

【自賃】范丹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陳留耆舊傳

【持鉏】桓帝時沛國戴異鋤園得黃金印 後漢記

【行園】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
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甚奇之與為友

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
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銅爵　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銅爵園西有三
臺中央銅爵臺南金鳳臺北冰井臺 鄴中記
芳林　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負土
成山上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魏略
芳林園即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爲華林
甘露降　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
中自吾建成承露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翻車　馬鈞巧思絕世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
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

出其巧百倍於常
收利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北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
之費
起園　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授閒
鋤治也 魏志
春王　文選陸士衡詩逍遥春王圃躑躅千畝田注晉宮
閣名曰洛陽宮有春王園
廬中　范汪少好學外氏家貧無以供給汪乃廬于園中
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
名理 晉書
自營　華廙既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廙苜蓿園

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 上
名園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
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
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
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
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
外怡然不屑 世說 吳中舊傳池館林木之勝惟晉顧辟疆
園爲第一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陸羽云
辟疆舊園林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
勝槩敵 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疆 吳中紀聞
會心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世說
殖果　京師牧振駭增築西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
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園皆有宮殿 王隱晉書
逍遥　姚興常於逍遥園引諸沙門聽番僧鳩摩羅什演
講佛經起逍遥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
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繫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繩
繩行過以爲佛神相遇 長安志
種菜　柳元景爲尚書令於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
菜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
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與守園者 宋書
六疾　齊文惠太子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

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
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
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
脩竹外施高鄣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
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
起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壯麗極目南史
離垢 劉慧斐字宣文將至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寺
又于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
生南史隱逸
芙蓉苑 本隋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頃周廻十七里
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宇文愷營建京城以羅

城東南城地高不便故闕此隅頭一方餘地穿入芙蓉
池以虛之兩京記 芙蓉在京羅城東南隅有青林重複綠
城瀰漫若帝城勝景駕時幸之景龍文館記
司竹園 司竹監在盩厔縣東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玄池
乃植竹所此是也史記 渭川千畝竹漢謂鄠杜竹林故
有司竹都尉西都賦所謂鄠杜濱其足竹林果園芳草
甘木也紀勝西
起樓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
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
師樓傳載
不立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
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 近世士大夫
殖廣宅為不肖子孫酒食費我無是也唐書
市取 唐嗣王皐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張柬之有園圃在
襄陽皐將市取之馬彝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
百世共保柰何使其子孫鬻乎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為
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上
奉誠 司徒兼侍中馬燧宅在安邑里燧子少府監暢燧
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
納田產遂獻舊第為奉誠園長安志 至順宗時復賜之中
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吝以至困窮而終諸子無室廬
自託奉誠園亭觀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為戒新唐書 暢以第

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
令中使就封其樹暢懼進宅發為奉誠園木皆拆入內
國史補
題園 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自題其園以見志曰池邊
憔悴無顏色園竹低垂減翠陰園竹池蓮莫惆悵相看
恰似主人心南部新書
瀟灑 顏謝魯公之後所居有泉石松竹創亭延容孟賓
于留題詩曰園林瀟灑閑來久欲往巴猶二十秋今日
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江南野錄
荔枝 西夷有荔枝園僰僮施其中最賢者古所謂僰僮
之富宋荔枝為業園植萬休樹收一百五十斛郡國志

□□彎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之之實□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堂馬埒故牧宰及英彥多所游萬 水經注

瓊圃 洛陽有瓊圃園□□園石□園皆有嗚鳴圃蒲萄園 晉宮闕名

祇園 須達多長者白佛□弟子欲買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區 賢愚經 亦曰給孤園 金剛經注 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借此處故在祇洹舍太

園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 法顯記

菴羅園 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或云似柰此樹開菓華出□國人嘆異以園封之園既屬女女人守護故曰菴羅□宿善□佛欲毒以園奉佛佛即受之□□住 義楚 拘夷那竭□□到此舍離城北有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為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住處 法顯記

天中記十五卷終

天中記卷之十六

朗陵陳耀文晦伯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公廨

官府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 註 百官所居曰府 周禮

公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字本作牙訛為衙 續世說

府寺 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 左傳注 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釋名

官舍 何並性清廉為潁川太守妻子不至官舍 漢書

繕完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 吳志

禁毀 羊祜都督荊州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 晉書

擅飾 杜預為秦州刺史石鑒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 晉本傳

壞舍 阮籍為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晉書

作廨 匡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商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邸居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水經注

治廨 王導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 世說新語

陷穴 桓恭為桓石民參軍在月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陷穴詳視足古墓桓食常先以鮭飯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床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絕嗣蒸嘗久寄君恆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為寧州刺史後果如言 幽明錄

神擾 萬惠明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廨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云孔季恭曾為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癰旬日而卒 南史

舍妖 樂廣為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上

宣擾 羅含字君章為州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入隍 傅昭字茂遠梁天監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馬鼓角聲前後二千石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 南史

脩廨 蔡凝字子居為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脩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 上

息妖 徐孝克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祅變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 上

繕理 房琯開元中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為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 舊唐書

劉禎相州刺史宅舊凶王道堅李使君朱希玉前後爲
太守皆不生出廳或苟不流死則貶開元中張嘉祐初
至郡便有鬼祟俻極擾亂祐不之懼往觀之見一女子
云已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往者楊堅
簒奪迴死上其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
下欲白於人皆懼死所以顧盼祐許諾他日以
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祀焉祐有女年八九
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祐亦令
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后三年嘉祐入拜大金吾至吳競
加以軍服其後皆榮遷云 紀聞記 續異
葺倚李聽起爲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倚
以至驟躁軍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廢
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 唐語
李趙東任爲河南尹時嘗市楊炎第爲官廨御史劾
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盧杞召大理正田晉評
罪晉曰宰相於廨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
衙州司馬炎是當監主自盜罪絞 唐新
菑除 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
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荊棘以視事吏由是安 上
綠莎廳 河中府有綠莎廳唐治平時好事者常加洗沉
宋興以來布好事者劉吉之王禹偁送柴諫議任河中
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 難師

無廨 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
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
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 石林燕語

郵驛

郵驛 郡國列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郵郵騎傳遞之館在
四方者謂之驛 海玉 驛置騎也 說文
乘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左五 從 田横乘傳詣雒陽如淳曰
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
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
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記高
乘遽 公孫黑將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
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昭左 孜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 詩註 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
謂若今時乘驛遽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 王幕 以車曰
傳以馬曰遽 文選
廣成 藺相如奉璧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廣成舍索隱廣
成是傳舍之名 史 營客館以周坊館賓侶之所集廣成
之傳無以傳衆街之所不能及 郛
高陽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 師古曰傳舍者
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 作
置 文帝二年詔曰以給傳置師古曰置者置傳驛之所

以名置 細 田横至尸鄉廐置臣瓚曰廐置謂置馬以傳
驛者曹参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李陵將
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傳各
郵亭平帝詔置宗師考察不從教令者宗師得因郵亭
書言宗伯 紀 薛惠為彭城令橋梁郵亭不脩父宣過縣
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
菜終不問惠以吏事 傳 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
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廣雅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增
韻 又馬傳曰置步傳曰郵
置驛 鄭當時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

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明旦常恐不徧 傳本
詐止 魏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
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
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上
具馬 王溫舒為河內太守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
河內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河內皆怪其
奏以為神速 上
飾傳 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韋
昭曰廚謂飲食傳謂舍言脩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
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紀
列傳 衛颯建武時遷桂陽太守三縣去郡遠且千里每

吏出徭及數家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
郵驛於是役省勞息 傳本
不納 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
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
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
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
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後漢 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
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
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上
籌筆 籌筆驛在利州諸葛孔明籌畫於此山水寂秀殿稽
之詩沉慮經謀隙揮毫決勝時圖觚當八畫前著此操

持山秀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美成功在穀運去事終虧
杜牧之詩未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
勝負知川流榮智思山聳功扶持子夜星縱落鴻都鳥
便移郵亭自世換白日事長垂李義山詩魚鳥猶疑畏
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
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
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羅隱詩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
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
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
年年傍驛流
滋水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肅皇在藩日經此驛題西

壁畫一胡頭因題曰與出脈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
不聞香 南部新書
晨候 鄭審開元中爲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
立晨候自公始也 傳載 開元十六年七月敕傳驛因御史
出使察之二十五年五月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
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 會要
郎當 梓潼縣有上亭驛明皇幸蜀問黃幡綽曰車上鈴
聲頗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故又名
琅璫驛羅隱詩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鈴
長樂 郭子儀乾元元年破賊河上遂朝京師詔百官望
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

館驛使 裴潾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以充
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
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
爲使潾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
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判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
館驛使專察過闕若今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
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言雖
不用帝意嘉之 唐紀
相思鋪 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傳舍曰相思鋪令
狐楚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
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碧波 詩話總龜

萬春 延和中散昭道遷監察御史充是夔州征人舒萬
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巳俞至萬春驛
方睡見十人祈哀繞牀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
人對如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餚以酹之乃
移檄近縣備櫬櫝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 大唐新語
女巫乘傳 肅宗以王璵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
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
求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
驛門扃戶不啓震命壞鏁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
籍其緡鉅萬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巨貧
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獎之 唐語林

驛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
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
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
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爲葅庫諸茹畢備
復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國史補
高塘館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
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
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郵軒來往莫不吟諷有李和
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塘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
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頤
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 南部新書

敷水驛元稹為御史分司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新唐

褒城驛元稹為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驛賞明府廳處鄉黃丞犯令逃去再使東川至褒城驛黃丞缐酒餞行稹與同酌徧問褒陽山水則褒姒所奔之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在其右感今懷古作詩贈黃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逆遭遷七盤路坡地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息武侯征一種埋幽石空聞千載名本事詩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孫樵記

青雲驛元稹青雲驛詩岧嶤青雲嶺下有千仞谿謂言青

雲驛繡戶青雲閣昔遊蜀門下有驛名青泥聞不意慘愴若壓牢與徒本事

陽城驛元稹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祠曹諱羊祜此驛何不侔我願避公諱名為避賢郵上

條檢郵公綽長慶元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特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流人數自是吏不至勞唐書

管城太和二年滎陽守楊歸厚奏請成新驛用以高廨乃樓其門勞迎展觴綴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走轂奔蹄道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將舍之乎劉禹錫管城驛記

三鄉驛劉禹錫三鄉驛樓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詩斐然有感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惟有秋風辭本集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云余本家若耶溪東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

昌里第不幸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吊影東邁涉瀍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據署抵陝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昔燕笑之地遂命筆聊題終不能綿其懷抱翰墨非女子之事名字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殁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歸舊山和者十一首王祝詩曰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詩曰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苧蘿山下無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張綺詩曰洛川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雲溪友議

五花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將胘上成式
詩云不是上名台姓字五花賓館改從容 南部新書
稷山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
多贈篇什故李義山贈詩云過客不勞詢甲子唯書亥
字與時人 上
皇華廣州押衙崔慶成輅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
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
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手入川中拘百姓尽馬撲兒御
厨飯泊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
事可諧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終
不舉觴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

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恣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
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人嘆曰是矣乃作
啞鸚鵡詩曰彫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恨
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地燈火俱滅丁
晉公嘗見十一字曰川中拘蜀犬也獨字百姓眾民目
也眾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
眠孤館四字 志傳
白沙白沙驛在永州一百二十里祁陽縣下臨湘水西
岸門外有亭以形勝盡在此也 寰宇記
草上烟東馬鋪有驛駒并行者鋪卒名為草上烟有
勢力使命常数程打過好事作詩云過此唯尋草上烟
数程打過苦尤偏 詩話

閭里

閭里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周禮 爾雅巷門謂之閭說文里門也周禮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說文里居也周禮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風俗通云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者
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清節齊稷門外東北二百步有晏平仲冢宅左傳晏子
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晏弗更為戍曰吾生則近市
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水經注
勝母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鄒陽書

錦里張儀築益州城故錦城也號錦里 益州記
樗里樗里子名疾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
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
里疾 史記
閭左秦二世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發閭左之
人皆遣戍也 漢書 應劭曰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
秦亡 食貨志
中陽高皇帝家在沛豐中陽里及為天子祠豐故宅 漢書
後宋謝莊求賢表曰升歷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
水茂異出于荊宛 南史 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
劉氏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 史通

里母客謂蒯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
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
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
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旦去過所善諸母語
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
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
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
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
曹相國 漢書
戚里 石奮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
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漢書
陵里 萬石君奮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廼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
家 漢書
長安 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脩直有宜明
建陽昌陰尚冠脩城 黃棘北煥南平等里宣帝在民間
時常在尚冠里劉向列女傳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也 黃圖
高陽 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
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
高陽里 後漢 賀德仁在陳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
藻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
弟八人今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井湊里
為高陽云 唐書
冠蓋 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
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
部見之雅嘆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 水經注
宜春 左思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
齊王冏命為記室督辭疾不就 晉傳
四里 元魏伊洛之間夾御道作四夷館道東有四里一
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
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
賜宅歸德里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
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 洛陽伽藍記
穢里 劉繪字士章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
刻調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
曰未審孔子何陋而居闕里繪默然無忤意嘆其辨速
南史
仁里 明山賓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
酒雖出撫大蕃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
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
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
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 南史

上仁之所廢選匪仁里其焉宅匪義跡而焉居子

三柱劉仁軌咸亨中進封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
三人州黨榮之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唐新
居巢劉知幾封居巢縣子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
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書唐
鳴珂張嘉祐嘉貞弟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
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門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新
餞別吐蕃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
妻之帝爲幸始平縣設殿帳於百頃泊以餞別因改始
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池鄉餞別里唐書吐蕃傳
同里帝賁之名純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聚

溪口記 類說 卷十六

務不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
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
矣翼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唐
安邑李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
靖恭隋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
第弟兄並列門戟新南部
脩行楊收兄發假弟嚴皆顯貴號脩行楊家與靖恭諸
楊相比長安志近俗以排行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
靖安李宗閔也驛坊韋澳也樂和李景讓也靖恭脩行
二楊也皆放此南部新書坊邑里之名說文坊方也言人所在
之爲方演蘇

白沙李愚所居暴雨一夜俱爲白沙及晝得地于白沙
里時號白沙相公錄異記
不遊崔稅遭世亂僑居于滑臺不遊里巷十餘年人罕
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甲科史五代
栗里陶淵明所居栗里附山門有大石可坐十人教坊記
孝義魏世宗詔曰…徵辟志守沖素可遂傍其
康近澤玄晏諡曰貞靜處士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
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里又云二書
薛曲東京昭國坊有薛繪子姪十人冠冕茂盛時號薛
曲西京記

市

類說 卷十六

市市時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市亦謂之市井言
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
也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云也風俗通市買
賣之所也故闤市垣也闠市門也古今注市巷謂之闠市
門謂之闠巷謂之閎…市中空地謂之廛周禮鄭衆注
作市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古史考祝
融作市…祝融顓頊臣爲高辛氏火正宋衷注
九市武王伐紂得二大人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
殷君喜脩宮室大者宮室九市六韜大公
夜市郡國志曰鬱州有郁亭新論曰縣郁亭本太王
所都其人將與夜市不爲則有災害焉

井田夫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春秋井田記 學齋佔畢云後漢循吏傳注引井田記云謂不見于他書今劉寵傳注無之妄剿古籍可恨也哉

斧牛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韓非內儲

市南 仲尼之楚楚莊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曰丘也聞不言之矣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莊子

蟻聚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聲銷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莊子則陽

近市 景公逼晏子曰子宅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韓非子

七市 齊桓公宮內有七市 韓娥東之齊匱粮過雍門鬻歌於市乃此也 上

吹簫 伍子胥之吳乃徒行乞於市市人因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遂俱入見王僚 吳越春秋 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 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 越絕書

舞鶴 吳王闔廬有女怒王先食蒸魚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郡西閶門外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

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吳越春秋

市虎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韓非

爭利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史記

市傾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

曰者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不敢以為言 戰國策 史記馮驩傳客語稍同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史記本傳

擊筑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史記

直市 雍州富平西南十五里有直市城秦王文造物無二價以直市為名 郡國志

地市 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定入市門斬斷馬脅故徐云秦地市有斷馬 三秦記 始皇陵有銀蠶金鳫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 郡國志

東市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二人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 史記

坐市 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税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食貨志

闘變 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闘變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 漢書

林市 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門如 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第市 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横恣意大治室第第而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戸下青瑣 漢書

賣市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閲数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仙傳同上

槐市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一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論議樹下侃侃誾誾 黃圖 王莽作宰衡時建弟子舍萬區起市郭上林苑中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有市有獄

市卒 梅福元始中王莽顓政棄妻子去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漢書 越州梅市即梅福為市門卒之所 郡國志

閲書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也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 後漢書

【公超】張楷字公超門徒常百人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亦有公超市 後漢書

【不二價】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 上

【蒲闍】鄴城內有市名蒲闍放西域胡校尉府也 鄴中記

【宛市】齊東昏以閱武堂爲芳樂苑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南史

【市易】大業六年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煬帝許之於是修飾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齊正卑高如一瓌貨充積人物華盛時諸行鋪競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鬚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飲噉皆令不取直胡夷驚視寖以爲常 大業雜記

【豐都】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冢無題誌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兩京新記

【利人】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置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貿易】武攸緒則天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 唐書

【宮市】德宗時宦者主宮中市買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上嘗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言使千餘家之徒宮市不爲之敗 舊唐書

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韓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山陽令 上

【三公入】杜司徒常言我致政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

之着寵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劉賓客嘉話錄

【置權量】柳仲郢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 新書

【草市】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柳仲郢爲東川節度使聞之謂幕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爲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南部新書

鬼市 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曛晦皆聞其
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
秋望夜聞鬼吟六街斷絕行人歎九衢茫茫空有日有
和者户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輦下歲時記 海邊
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番禺雜記
虛所 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
之又詩曰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市之所
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曰
虛 青箱雜記
亥市 分寧縣本常州亥市也嶺南村落有市謂之虛不
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痎如痎疾間日復作也江南人

惡以疾稱故止曰亥耳又荊吳俗有寅申巳亥日集于
市故詩亥市 徐鉉 蜀有痎市間日一集如痎瘧之發其
俗又以令無發歇為市喻 靖康緗素雜記
市禁 孔子告仲弓曰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
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兵車旌旗不粥於市犧牲
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
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
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
服飲食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
粥於市鳥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
者不赦過也 孔子家語

九市 廟記六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
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
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
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西京賦
云郭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 三輔黃圖
四通 後魏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
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 洛陽伽藍記
市語 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葫蘆語鏁子語紐語練語
三摺語通名市語 西京雜記
三市 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
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名爾觀西兌為金故曰金市 洛陽記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
也 古今注
青羊 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
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為青羊觀也 蜀本紀
葱肆 以傭賃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
求州官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
葱肆耳 南史
雞肆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
雞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
人陸景暘會遊邀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又極鮮
屏風氈褥之屬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

為不羅惡事會曰吾中間得病二十二年怒妹死七牛馬
散失復業已來家國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自朝野僉載
女肆 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唐書
星貨 肆有以貨以貨或何互乘其物以蓄者曰星貨
鋪言其列肆若星之繁今俗呼為星火鋪誤也演繁露
駔儈 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舍貫三之廉賈五之孟康
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〻〻會其餘利節古曰儈者合會
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前漢貨殖傳
大駔 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
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 呂覽尊師
天中記 卷六
市師 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
漢司東市令也 貨殖

道路

道路 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城下路謂之
豪步所用道謂之䟫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
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廟中路謂
之唐大路謂之奔 爾雅 埒 軌 垣 衢 徑 畛 術 道也
阡陌 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風俗通 長安中有九陌 三輔黃圖 東
出沿七陌南出越九阡

四達 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
之衢今之國都男女於衢學於道其於俗一也
棄灰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衢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
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
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
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棄灰
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
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
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韓非子
道茀 定王使單襄公聘宋假道于陳火朝覿矣道茀不
可行也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大咎必亡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
道十月成梁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陳國道路不可知是廢先王之法制也其能久乎 國語
失道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韓非
爭道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荊
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〻車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

以路之中奚遊之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吾以遂怨哉此不怨僕而
反怨吾豈不惑過哉 列子
術 子産相鄭卜八下刑三人獲二人鮑李之壅於術者
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呂覽 孟春端
徑術 注端正步步此不得邪行也 呂覽 畛涂陳術亦道路
別名 記月令
別塗 孔子用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
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呂覽樂成
五父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
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毀其器曰魯
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
子疾由之爲仁義乎孔子曰由之野也女之知之爲愛
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
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
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
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
駕而去魯 韓詩外傳
多岐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
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
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
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
以多方喪生 列子說符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
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淮南說林
埋谿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
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
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
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
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
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
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
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呂覽權勳 夙繇韓子作仇

繇衛作齊
金牛 昔蜀王從卒數千餘出獵於褒谷而溪奏惠王亦
畋于山中怪而問之以金一篋遺蜀王及報遺之以土
秦王大怒其臣曰此秦得之端秦王未知蜀道乃刻石
牛五頭置金於尾下僞如養之者言此天牛能屎金蜀
人見而信之以令五丁共引牛成道致之成都秦始知
蜀道使張儀伐之蜀王開戰不勝而亡 十三州志
馳道 秦紀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注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
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令諸侯有
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
沒入其車馬 賈山傳 賈山至言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

瀕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
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賈山傳）鮑宣為司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沒入其
車馬（本傳）行必以車馬故以馳名（卷十六）年不順成馳道不脩
（毛詩注）

甬道　漢王屯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
敵抄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紀）

棧道　張良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
亦視項羽無東意　注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紀）

復道　高祖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　如淳曰
上下有道故謂之復（紀）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
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紀）桂宮周四十里內有複
道樓渡西至神明臺（三輔故事）

間道　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李左車說趙王曰願假臣
等三萬兵從間路絕其輜重　注微路也　黥布先從間道
破關下（本傳）

靈山　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通靈山道橋孫水注鑿開
靈山道置靈道縣（本傳）

藁街　甘延壽陳湯上疏云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
頭藁街蠻夷邸間（本傳）長安城中有藁街（三輔故事）

子午　平帝元始五年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
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師古曰子北方也
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
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
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
者是午共為子午道（漢傳）子午長安正南山名（二秦記）王莽
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蓋以子午為陰陽之（王莽）策
也（括地志）

九逵　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
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闢隱以金椎
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
別（三輔決錄）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西都賦）城郭之制
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西京賦）

飛狐　建武十二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詔王霸
將弛刑徒六十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布土石築起
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注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
縣北通媯州懷戎縣即古飛狐口也（霸傳）距飛狐之口　注
曰在代郡西南

輿馬　顯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
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
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
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
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齎馬造

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漢書
嶠道 建初八年鄭弘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
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
桂陽嶠道至今為常路本傳
褒斜道 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順帝紀
斜漢中谷名南曰褒北曰斜三秦記褒水東南歷小石門
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
所開建和二年王升琢石頌德蓋因石牛道而廣之水經
注諸葛孔明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避泥 鍾皓字季明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
相濺去公輿從者公雖在城司徒今日為獨行耳先賢行狀

街卒 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
親賃為阿里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辛伍
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
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役挑
秀含芳水經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
賢傳
閣道 諸葛孔明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
以北閣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牛一頭
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
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有居子龍與
孔明議之哉其路山谷常有患難人挂持縁崖與伯苗

相聞而已水經
銅駝 洛陽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置銅
駝諸物於閶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積出長尉坊者
也上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
金馬門外聚群賢銅駝街上集少年洛陽記
左擔 江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城都為西其道
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東馬懸車
之處任豫益州記
開道 天紀二年衛尉岑昏表脩百府自官門至朱雀橋
夾路作府舍又開大道使男女異行夾道皆築高牆瓦
覆或作竹藩吳紀孫皓

澀道 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滇馬雖為三司率尒
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
官相逢或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
哭途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
反魏氏春秋
四達 晉穆帝永和二年二月詔曰伏飛督王饒忿上吾
鴆鳥一口云以避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二百
使殿中御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中興書
樹槐 符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槐樹
亦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塗工商貿販
載記

盤道　氐人楊難當居仇池山高二十里羊腸盤道三十八迴宋紀 智深

相逢　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礼如初會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愔望見令呼喝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北齊

植槐　李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壞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木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之於是分諸州道路一里植一木十里植三木百里植五木焉北史

御道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樹以柳

街鼓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鼕鼕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馬為渭川歌詞曰遮莫鼕鼕動須傾滿滿杯金吾倘借問報道玉山頹廿為時人所賞大唐

龍尾　含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為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賈氏談錄安祿山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唐林

別館　高宗將幸汾陽宮以狄仁傑為知頓使并州別駕李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嘆曰真大丈夫也舊唐

鑿山　陸象先為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道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死行旅无利左拾遺張宣明監撫寓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艱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巔雲深谷無景至有十紀巨險殆不通人躡經之者必捫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陟二十許里未入搯窓淚下鉄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慨然遽罷役仍舊路以開蜀人賴焉唐新語

馬遲　初房琯嘗與馮翊陸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廣衢相遇避馬遲琯擒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大唐新語

蜀道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暢佞常皋也初暢受知于皋乃為蜀道易獻之皋大喜贈羅八百疋唐書

道旁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國史補）

迷道貞元二年李晟收復京城朱泚以千餘人西走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曰豈非朱太尉耶爲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凶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杜陽雜編）

偏路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地里志）

歸街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

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持官街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進脩不娶不要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糴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至中都勤業後業成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閭里戶家人猶疑之迄遊賀登第矣望善獎諭之力也（唐語林）

天威高駢鎮安南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有青石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唐書）

牆耳吳祥太初多疑好察毋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行路之人解擊偏語（元圃）

天衙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爲槐衙曲池江畔多柳亦號爲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中朝故事）

裙腰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徑斜注孤山寺路在胡州中草綠時望如裙腰（長慶集）

鳥道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南中志）李太白詩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畏塗戒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莊生）畏途巉巖不可攀（李太白）

末路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秦策）

古道南唐元宗廬山百花亭刻石云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

迷途迴朕車而復路及迷途之未遠（楚辭）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辭）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邪徑焦先率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

京兆阡京兆任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爲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漢書）

郟鄏陌杜預釋地曰河南縣王城西有郟鄏陌（水經注）

祭陌漳水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爲河伯取婦祭於此陌西門豹投巫河中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

馹以爲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爲浮圖澄先造生墓於紫陌即此處也水經 晉書自啓塋墓于鄴西紫陌

【織路】肅織路於四裔分斯與彼其何廖思玄賦 言涉路東西有似於織也

【邯鄲】漢文帝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愼夫人從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史記

【陳倉】諸葛孔明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羅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极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水經

逆旅

【就國】師曲父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史記 太公躡起即路伐有追者至以其出関送王獨異志

【假道】荀息假道於虞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左傳

【暮舍】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說苑

【宋東】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列子

【玉桂】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戰國策

【投宿】帝即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過客嫗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漢武故事 漢武微行柏谷遇辱寶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覊渡今寶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袁豹之徒並以爲然余按穆天子傳曰天子自寶軨乃次于洹水之陽丁亥入于南鄭考其沿歷所踵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

門矣（水經）
分姓　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止客舍去輒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東觀記）
供客　周防字偉公父揚少孤微常脩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後漢）
洒掃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郭泰傳）
客舍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後漢五行志）

客議　謹按客舍逆旅久矣其所由來漸矣行者賴其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貨遷各得其所役賦而因民利減惠加百姓而公無所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自虞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潘岳客舍議）
償衣　祭虞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晉書傳）
獨酌　馬周西行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召見甚悅尋大用敕求勝地為周起宅（□錄）
失家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于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于儀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大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朝野僉載）
訪謫仙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本事詩）
戲馬　能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偶聞

隣店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遂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摭言）
賦詩　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為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眾皆誇示義山后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船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詩話總龜）
（零陵總記序　□蒙所作）

村

禹會　濠州鍾離縣塗山為娶所也山西南有禹墟俗呼會村蓋禹會諸侯之地（輿地志）

石紐蜀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其地名刳兒坪（元和郡縣志）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其野中捕者不敢追之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為禹神所祐也（華陽國志）

祿里吳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號祿里村角里先生所居也（史記正義）

昭君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杜詩）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杜詩）

烏夜村晉穆帝后父何準寓居海鹽南三里后將產之夕有群烏夜驚於髮落稍後烏更鳴飛共異之及明大

天中記　卷之十六　四二

赦乃穆帝立準女為后之日

錦沙駐州清溪驛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錦石奇文冠軍吳喜鬪之而造馬鼓枻游汎彌旬忘返歎曰名山美石故不虛賞使人忘朱門之志（益州記）

昉村歙縣有昉村俗說任昉為新安太守因行春至此愛其山溪綠源尋幽累日不返百姓因名其溪為昉溪溪旁村為昉村村旁有山近故北野縣每山上石墜則不利縣官縣廢後其事亦止大中十年刺史盧潘改曰任公村任公溪（寰宇記）

浣花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杜詩）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甚

埋懷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國史補）

朱陳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白詩）

箬下長興若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勝於雲陽俗稱箬下酒（輿地志）

巴鄉魚復縣戍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水經）

天中記　卷之十六　四三

平樂魚腹縣東狼山縣舊屬武陵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樂村左近村居輦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

東亭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狀巷而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往者神許則風吹別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假而輸輒肉往觀者去時特平整處自然恭肅矣

石塘桂陽陽山縣西北有石塘村村之流水側有豫章木本逕可二丈其株根猶存伐之積載而斧跡若新刑

族飛翔不息其傍衆枝飛散遠集鄉亦不測所如唯見
一枝獨在含盾水矣
萬歲桂陽郴縣有千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
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
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
湘陂郴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
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
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縣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
也水盛則濁黃溪水耗則律徑皦流
斷石休寧縣西斷石村舊名呉口村西南有石壁下臨
深溪舊經云昔有兩舟泊此一祭一否夜有神人從祭
天中記　卷十六　四十四
者舟此岸有石自絕壁墜碎不祭者舟石墜處遂成石
室（輿地志）
梅花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圍三百餘里嶺十五峯
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鵝錦繡玳瑁飛雲峯路
側有梅花村（南越志）蘇軾詩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
冰為魂
木香宜城縣西六十里有木香村唐段成式別業也（志）
梅廻洪亭村下有梅廻村舊云是梅槐合生成樹是以
名之今音訛謂之梅廻（[illegible]）
木客趙有木客村鄒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
以木實浮不死將入山就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

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徐鉉）
老人蜀青城山有老人村其溪多枸杞根飲其水故壽
（圖經）
野狐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
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為汰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
錢中有野狐泉者以菉粉為之亦此也（南部新書）

原

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爾雅）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
原端也平而有度廣延曰大鹵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
物曰鹵盧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
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下而平者謂之
天中記　卷十六　四十五
隰（水經）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公羊傳）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
也故曰平原矣（水經）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李巡爾雅注）
畢原周文王葬於畢長安東南有原名畢原（關中記）劉向
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漢書）
始平長安城北有始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其民井
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有伯夷人食薇可常食或云夷
叔食三年顏色如故漢時亦謂之坩巖（三秦記）
白鹿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北望雲陽悉見山阜
之形而恒若雲霧之中（述征記）周平王東遷有白鹿遊於
此原以是得名蓋春運之象（三秦記）杜陵狗枷川東亦曰

白虎原上有狗枷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 水經

三畤 二畤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靈公作吳陽上畤並此原上因名也 括地志 御覽引封禪書曰文公作鄜畤宣公作吳陽上畤宣公作密下畤蓋三畤在此原故號三畤原

九原 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爲九原之地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智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矣

故其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 水經

皇天 玉潤水出土漢北流逕皇天原西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 上

樂遊 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亭曰樂遊原 關中記

少陵 少陵原南接終南北至滻水即漢鴻固原也宣帝許后葬於此俗號少陵原 長安志

五丈 諸葛亮據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 水經

長安 苻健攻張琚于宜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 崔鴻前秦錄

萬壽 高祖校獵于華池之萬壽原白鹿見高祖親御弧矢射而獲之 前秦書

鳳凰 帝嗣立營構別業于驪山鳳凰原鸜鵒谷有重崖洞壑飛流瀑水中宗親往幸焉因封嗣立爲逍遙公名其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後漢延光二年鳳凰集新豐即此原也亦驪山之別麓 長安志 唐書

韓原 韓獨有原詩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是此原也又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亦秦晉戰於此地即獲杜回又秦獲晉惠侯以歸之處 郡國志

七山 河東鹽池東吳坂登七山原每登一原輒悄趣五六里原上平廣不知巨極 戴延之西征記

風涼 驪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驪山之陰雍州之福地 關中圖

野

郊外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爾雅

襄城 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宇參乘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乃問塗焉 莊子

洞庭 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而懼復聞之而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

絕轡 黃帝戮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帝王世紀
青丘 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鳥谷青丘之鄉南至九陽之山不死之鄉西至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夏海之窮夸父之野 呂覽求人
牧野 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方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 水經
鶉火 秦自非子受封至昭王滅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百年在禹貢雍州之域荊山終南敦物之野東井輿鬼之分鶉火之次也 帝王世紀

天中記 卷十六

謀野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左傳
少源 孔子出衛之東門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韓詩外傳
丹野 桓溫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以不見得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問曰太玄是何等也答曰南為丹野北為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 幽明錄

廣莫 莊子謂惠子曰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莊子逍遙
壙埌 無名人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應帝王
無極 廣成子曰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在宥
霄雿 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執要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淮南原道

天中記 卷十六

罔浪 若士曰我南游乎罔浪 淮南作寊 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 淮南道應
泱漭 鏡機子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 七啟 過乎泱漭之埜 上林賦
莽罠 猿父哀吟褐徒搏拔邪投石之部參譚猴猨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 吳都賦
沃野 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 山海經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乘兩龍名

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
之野高二千仞上

關塞

關西河天闕其星為天關天文志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
門市周禮 關在境所以察出禁入陳氏月令章句
九塞何謂九塞大汾冥阨一作阸 荊阮方城殽阪下有井
陘令疵句注居庸呂覽有始
散關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勑門吏曰若
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
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
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關令傳 老子西遊

遇關令尹于散關抱朴子
六關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注
塞關陽關之屬也六關所以禁絕末游而磨之家語 又
陽關汶水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
紇自陽關者也陽虎居之以叛伐之虎焚萊門而奔齊
者也水經
鹿門季孫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季孫用
孟椒之言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
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襄二十三
昭關伍子胥與太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
關關吏欲執之胥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
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吳越
春秋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
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
國闔閭為伯史記伍子胥傳
扞關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楚為扞關以距之世家
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距秦鹽鐵論 江水
自關東逕弱關扞關注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
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
水經 巴郡魚腹扞水有扞關郡國志
焉氏塞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群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
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群臣與民從鄭所之

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
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
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
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
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
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
子之在外者眾若此則秦人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
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
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呂覽當賞
四塞秦四塞之國也史記蘇秦傳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中為固
秦地左肴函右隴坻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

金城千里鹽鐵論險固

函谷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史記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弊足霸矣水經

[蒲坂]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坂關竹書紀年

[雞鳴]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開下坐賤客鼓臂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開而孟嘗得出論衡定賢 燕丹去秦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

燕丹子 燕丹孟嘗君義動雞鳴於天下可謂深心有感至誠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於此也故趙至與嵇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水經

[白馬]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韓非子 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白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桓譚新論

[虎牢]左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擒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押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岧岧孤上路直兹邑界眺清遠勢盡川陸羇途游至有傷深情水經

[金事關吏]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爭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韓非子

[發薪]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楚漢春秋

[終軍]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漢書

[榆林]衛青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本傳 伍被諫淮南王曰今漢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本傳 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出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為塞謂此矣水經 長榆塞名或謂之榆中漢書注 枚乘說吳王曰秦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本傳

徙關函谷關舊在弘農湖城縣西元鼎三年冬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武紀

臨晉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賈誼新書

蕭關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武紀 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匈奴傳

五原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就邸留月

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光祿塞下漢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鷄鹿塞匈奴傳

居庸建武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武紀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古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羇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水經

封符郭丹初之長安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關竟如本心東觀漢記

玉門光武閉玉門關謝西域之貢紀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本傳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後西域傳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東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西域傳

上黨馮異北攻天井關拔上黨二城注天井關在太行山下本傳 邢水出大行之阜山即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納貢理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為能持滿高誘曰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詩所謂徒殆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即此山矣水經 馮衍遺田

邑書曰上黨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注三關謂上黨壺口石陘也本傳

白水關李固出為廣漢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本傳 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固解印綬處也梁州記 金牛縣南有故白水關地記

八關散關鄣自南山横洛水北屬于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僮所築矣其城西明塞垣北抗惡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關廣成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八關都尉官治此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位目有八關之名矣水經

洛陽四關升高臨四關（絕郡府）漢洛陽四關東成皋關南
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雒陽記）
潼關魏延欲請精兵萬人與諸葛亮異道會於潼關亮
制而不許（蜀志）河在關内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或
說因潼谷水以名地也潼關東北水側有長坂謂之黃
巷阪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關
矣（水經注）
蜀三關三關電埽（晉紀）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
重山之固（吳志）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此為三關（漢志）
記漢中褒城漢褒中縣有漢陽平關在縣西北蜀先主
破魏軍於此（通典）昭烈起館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
百餘區（蜀志）

白馬蜀孟達降魏文帝以為新城太守治房陵有白馬
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達登之而歎
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調
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水經注）
木蘭漢水右岸有城名後城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
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
達於此矣（上）
鬼門關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
闊三十步俗號為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
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皆由此關其南
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
唐宰相李德裕貶崖州日經此關因賦詩云一去一萬
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渡鬼門關（衰中記唐書作）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謂之望闕亭太尉每
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
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昔崖
州今瓊州是也（南部新書）舜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鬼作
關（沈佺期詩）容州鬼門關其土少鐵以蓓石為燒器以烹
魚鮭北人謂之五侯燋石一經火久之不冷今之滑石
也（方輿勝覽）
桃林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
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三秦記）

鴈門鴈門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于鴈門之山鴈出其間在
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
隱東出遼塞（水經注）
鴈塞鴈塞北接梁汝陽郡鴈至矯翮而度同於鴈門也
（荊州記）梁伯縣界有鴈塞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栖集之
故名鴈塞（荊州記）
楚塞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
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荊門上合下開開達
山南有門之形故曰荊門（荊州記）

魯陽　魯陽縣有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
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 水經

橋

橋　橋水梁也權水上橫木所以度也亦曰彴今謂之略
彴東楚謂橋為圯 說文 石杠謂之徛 爾雅 聚石水中以為步
度彴也 註

百官　上虞縣一名虞賓 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於此
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
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 水經

黿鼉　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架黿
鼉以為梁 竹書紀年 恨賦方架黿鼉以為梁善引竹書周武

王伐紂東至九江 [illegible] 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
以為橋梁 拾遺記

梁溠　是令尹鬬祁除道梁溠營軍臨隨 左傳莊四年 溠水名

溴梁　晉平公警守而下會於溴梁 襄十六 梁莫大於溴梁 爾雅

機橋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
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為發又一說交龍捧
轝而機不發但言今不知其故處矣 水經注

七星　蜀有七橋一沖里橋二市橋三江橋四萬里橋五
夷里橋六笮橋七長升橋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
光武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橋間也 華陽國志

橫橋　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
令以掌之號為石柱橋 三輔舊事 橫橋以象牽牛 三輔黃圖 橋之北
首壘石水中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
人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
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
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惟背以上立 水上
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水經

渭橋　渭橋在長安北三里跨渭水為橋始皇造渭橋鐵
鐓重不能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鐓乃可移動
今石人在 三輔黃圖 渭橋有三所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
橋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
史記索隱張釋之傳

霸橋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
贈別王莽時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更霸橋為
長存橋 三輔黃圖

飲馬　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 三輔黃圖 長安丞相夏侯嬰墓在飲
馬橋東大道南人謂之馬冢 [illegible]

昇仙　蜀城北十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
安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 華陽國志

竹橋　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
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

萬里 萬里橋在城都縣南八十里蜀使費[illegible]使吳諸葛
亮送之於此嘆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 華陽
詩
河橋 杜預啓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歷
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
橋之謂也遂作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
此橋不立也預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獲奉成聖制也
衆咸稱善
旅人 洛陽七里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
居洛陽知楊氏榮不保終思欲遁跡林薮隱淪妄死楊
駿埋之於此橋之東駿被尋亡矣 朱超石與兄書云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員以通水可受大舫
過也制作奇壯 [illegible]水
木蘭 猪蘭橋其本名木蘭橋橋之左右豊蒿林橋東
劉季和大養猪襄陽太守曰此中作猪屎臭可易名猪
蘭橋矣如戲言而百姓遂以為名矣 襄陽耆舊傳
浮橋 趙建武中造浮橋於延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
小下輙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閣工作沉璧
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將而還 石林
朱雀 明帝太寧二年六月丁卯以應詹為護軍將軍假
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 晉書 吳時南津橋也又名朱雀桁
五丈 慕容垂與劉牢之戰于五丈橋牢之大敗單騎奔

容德等引兵牢之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
至而免 晉書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
河厲 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
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俱來
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勾欄甚嚴飾 段國沙州記
長分 閶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
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
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
軍於此因為張方橋也今民間訛語號為張夫人橋朝
士送迎多在此處 伽藍記
崔公 崔亮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

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
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後魏書
天津 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大業元年初造用大
舡維舟以鐵鎖鈎連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為日月
表勝之象正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腳爾雅斗
牛之間為天漢之津故取名 元和志
小橋 趙州石橋甚工磨礲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
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石獅子龍朔
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
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之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
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illegible]趙郡洨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張彧
正都與張彧為銘 文粹
大陽 大陽橋長七十六丈廣二丈架黃河為之在陝縣
東北三里正觀十一年太宗東巡遣武候將軍丘行恭
營造 元和志
肥鄉 神龍中韋景駿為肥鄉令縣北瀕漳水連年泛溢
舊橋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其地勢益南千
步因高築障水至隄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維漕以梁
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人立石著功數年後刺趙州
道出肥鄉民曰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治 本傳
利涉 利涉橋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

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于
安衆坊之左街當是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
所省萬計然歲為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李昭德創意積
石為腳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唐書
河橋 蒲津河橋天下之要津也唐明皇詔鑄鐵牛八頭
繫纜柱二十四條連鎖一十二條山架八所牧人八枚
於中潬分立亭亭有虹蜺之狀實萬代之奇絕也又詔
中書令張說製河橋贊置于中潬之上 記異
銷魂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為離別之
地故人呼之銷魂橋也 天寶遺事
折柳 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問其左右曰送迎之
地止此故橋名情盡陶命筆題其柱曰折柳橋自後送
別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
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唐詩紀事
鬼橋 方興縣鬼橋忽一夜聞人呼喚聲車行雷駭曉而
石橋自成家家牛皆喘息未定 述征記 吳興駱駝橋在霅
溪上唐初建又 春橋以其直迎春門也舊傳此橋
梁或摧圮將隳夜深處臨橋上若有千餘人工作呼聲
及旦橋梁之將隳者煥然一新皆商船上桅檣木也居
處近橋者一無所聞覺或云此鬼般仙也
白花 元徽鄉賓二人泛海底孤島上見于屋尊師南宮
夫人拜揖求歸路夫人曰有百花橋可行俄有長橋上

有異花二人登岸回視已無橋矣 仙傳
領巾 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
為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之
妻擲其領巾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遂不及矣 仙傳
魚鱉 高麗國王有婢自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有
身后生子名東明東明善射王忌其害國欲殺之東明
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為橋既渡魚鱉解散 論衡 夫
余王得河伯女而生一卵一男子破卵而出名曰朱蒙
夫余之臣欲殺之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曰我河伯外
孫於是魚鱉積而成橋遂渡 隋書

天中記十六卷終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宗族

宗　漢書顏注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為宗 韻會

三族　章帝詔云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注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 漢紀 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漢誅英布而不及吳芮則可知矣布芮婿 漢錄

九族　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緦異姓有服 注疏 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禮杜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左傳注

數代　晉周時尹氏貴族數代不共別食口數千嘗遭饑荒羅鬲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鄉令史三十人入鑊中爨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illegible]

娛族　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餘歲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請立產業基址老人即以閒暇為廣言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前漢

三世共財　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貲至鉅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後漢

高義　蔡邕字伯喈性篤孝母常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後漢

不過宗門　許劭宗人許相況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

不諂附相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 先賢傳

振族　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也必振衰族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晉書別傳

南阮北阮　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咸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 晉書

人倫之盛　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晉傳 晉自中

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盖
有憑焉其礿諺云王與馬共天下盖王氏人倫之盛實
始是矣及夫休元弘弟兄並敘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
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弘南傳史論王及于
陳王之年淮流實竭穀殊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
兆已有前定上王修之傳論

敘族 汜甑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
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

北舍 謝密字弘微繼從叔峻襲爵建昌縣侯弘
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
巳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

之日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屑意今可
依常分送弘微重昆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謝混特敬貴弘微號曰微子南史

烏衣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
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
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
高流時譽莫敢造門上

獎勸 謝混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
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瓌璧宜
明體遠識頴達且沈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
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
清悟采采標蘭訖直瞥鮮不蹟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
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
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
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
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素退 謝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後爲宋
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
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
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
吾不忍見此

德門 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密景仁晳以德素

傳美景懋純景先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
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
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甲族 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
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
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上

誡子 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于時王家門中優者
能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
蔭政應各自努力耳

長者 王志字次道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
風寬恕志尤惇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

諸王為長者
七葉王筠字元禮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
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
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山名德重光
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
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
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
努力
鄙宗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
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
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
末中記　入卷七　王
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
也
知名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克融卷稷南齊
不近宗人何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
元絕不造焉或問其故曰昔楚人得寵于觀起有焉者
皆士夫德清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
識者以是稱之陳書
百口同爨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
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世莫逮
焉魏書
七世同居博陵安平李几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
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
競進鄉里嗟嘆上
義門李知本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
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門而不入因相
謂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唐書
九世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
宅撫慰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
重表其門貞觀中特敕吏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
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田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
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上
散祿唐太府卿李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
末中記　入卷七
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
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
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
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謹此三事亦
何羡于人上
異母共乳開元中崔隱甫奏青州北海人呂元膺四代
同居且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制許之
假蔭李懷遠少孤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
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吾本志
士族師博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
者以倕為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

尉卿鄧外臺尚書郎廷尉卿邠執金吾鄲左僕射（平章
事）鄲又邠及鄲五知貢舉得一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
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聞之歎曰崔鄲
家門孝友可為士族師矣（唐書崔鄲）

名族　裴晫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
族居燕者號東眷居京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晫
出于名家而密止端秀後唐時禮部侍郎（五代史）仍裴王
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
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
比王戎邈比王玄云（晉書）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
各為大家（文饒）

冒族　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冒
氏族於臣處不亦駭人乎沈韜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
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
笑賞卮酒

百犬共牢　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
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
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
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
（南唐）

四族　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為介莊子欲以辱晉
遂啓疆曰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羊舌四
族皆彊家也（左昭五）注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
弟四人

東京名族　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
東京名族云（後漢傳）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
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
氏也（事晉書）

舊族　吳諸顧陸舊族長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
（瑋微吳文）陸遜本名議世江東大族（吳志）

宗衮　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云阽危賴宗衮微管
寄明牧注宗衮謝安也明牧謝玄也（選二十）
李周翰注宗衮謂王導大誤事文謂康樂稱太傅為

宗衮又誤

百口橋　宋太原太守顏訓之五代同居子孫富盛閨門
雍睦家有百口時人重之名其所居橋曰百口橋（唐劉禹錫）
（郡國引蘇州志）吳地記云東漢顏訓所居鄉人共議近宅造百
口橋以彰孝義

門高　侯景歸梁請娶于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
於朱張以下求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南史）

世婚　唐太宗初山東士人矜尚閥閱雖累葉陵遲猶恃
其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太宗惡之乃詔
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撰為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
進而崔幹仍居第一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

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遂以崔幹為第三等〔唐書〕

【七姓】十家高宗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為冠其後矜尚門地故士族志一切降之〔唐書〕

【岡頭澤底】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靳甲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國史補〕

【八葉】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宴徽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唐贊〕

【三門】穆寧居家嚴事寡姊甚恭嘗著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家訓】柳玭嘗着書誡其子孫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摘矣故世族遠長不假問龜蓍卑敬存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唐書〕

【門族】相高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脩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宰相世系表〕

【宗盛】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世說〕

【荀陳】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荀顗方陳泰〔世說〕

【南祖】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膺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膺生定字文義仕魏位魚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忠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即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台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棻劭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黃棻字秀黃劭字少黃叡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為

世所宗時所謂四黄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愔紡
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劭位治書侍御史　四子盛敏隆
喜敝位高平太守二子昂充其後恒敦居　栢仁子孫甚
微義南徙故畢世謂之南祖昂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
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蓋自此也　北史
家盛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　極宴無不沉
酔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
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
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
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疎頬
至於此　上

賢哲一門　郭祚字季祐魏郭淮弟亮後也從高祖幸長
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
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曰昔臣
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惟
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　魏書五十二
南鄭北鄭　人偁鄭絪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
在北出自北　偁時謂尚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
公前後祖德宗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國語
本出黄帝　李繪字敬文為聘梁使與梁人　泛言氏族表
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
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　北史

甲門　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
陳郡仕江左世為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
陳釋褐秘書郎甚為尚書令江總所重陳亡仕隋為尚
書儀曹郎武德時為給事中朗十二代祖漢司徒滂滂
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
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郎耽耽生瑯琊內
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卞史豹豹生宋吳郡太守洵累
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
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粲皆死國難曾祖梁中
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為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父
辭朝命父樞叔公憲仕陳皆為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

及陳亡寃冐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
族雖瑯琊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為佐命鄙之不以
為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嘗因
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
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
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
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
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
以為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為口實　唐書
晉書南史及袁氏家傳俱云袁氏陳郡陽夏人名人
不能悉書新云郎其先雍州人豈誤譜舊書耶

華胄遷梁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
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遥遥華胄 南史
諸杜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
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
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
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新唐書
譜李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
者往往尊爲父兄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普州
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傅致其罪使自殺于獄 上
同族擄義杜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因執政不
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晩附正倫同擄義府
天口記 卷二 二二
愚敘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
之出正倫爲横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亭于顯上
通譜方相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
爲親戚或戲之曰豊邑方相何如遽曰再從伯氏戲者
笑曰豚足乃扣蛭只增耕畢豊邑坊蓋造凶器出賣之
地
認郭汾陽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
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
公世家鳳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
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其伐
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 五代史 傳

妄認遠祖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
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
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軒錄
不忍言族夏侯亶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内
史辭日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
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
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
能對 南史
渤海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
談元戎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戎
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
天口記 卷二 二三
人元戎曰争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辛至
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 嘉話錄
竿頭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
請之曰有客遥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榜竿頭雖知汝是
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夷堅志

祖孫

莫祖祖祚也祚先也 釋名 莫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莫
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莫爲祖或謂之莫祖 方言
王父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姚 爾雅
晉及秦景伯問士鞅曰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黶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以

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晉果
滅欒氏左傳襄十四 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
而覆黶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福善災惡非有差
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克昌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
將忝祖乎羡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
吾志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
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
大父 鄭當時字莊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
有名之上也漢書
不名 石奮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
肉袒謝罪改[illegible]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漢書
字孫 [illegible]東海人祖父為郡縣獄吏務在寬恕常稱曰
東海于公[illegible]門究國事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
不及于公子孫何得不為九卿故字翊曰朱卿後遷僕
射尚書令漢書
清白 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
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詔
[illegible]曰鄉强項真楊震子孫上

純孫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於父母厭患之意欲
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
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后父老
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
克己自責更成純孝穀為純孫孝子傳
家公 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
祖班固書集亦云家孫[illegible]
興宗 陳群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
長有識度所善皆父黨魏書
異衆 衛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中有異人
之望祖太保瓘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
天中記卷十二
恐吾年老不及見耳別傳
殆聖 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
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
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諸孫之憂汝等猶
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遵之子綏死晁嵩
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晉書
剌淚 符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
而無一目為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
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
刀槊不堪杖箠洪曰吾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
洪懼跣而掩其口上

佳兒張蒼梧鎮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
翁詎宜以子戲父世說
幼穎謝靈運仕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早亡靈
運幼便穎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不及
我
貽厥之力到溉子鏡早卒孫盡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
嘗隨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盡受詔便就上以
示溉曰盡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盡因賜
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
之力乎南史
天中記 卷二十七 十六
披簿李遷哲嘗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
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
分處其中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
見或忘其名披簿以審之周書
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
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
祈福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
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
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行道每言天
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
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
金篦治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三
日祖目果明北史七十二
代筆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
筆凡大典册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
曰渠父不及昂父唐書敬宗好色無度妻裴侍婢有姿色
敬宗嬖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
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請流于嶺外又納鬟妾諱言
奏流彥伯于嶺表後遇赦得還唐書以袁思古議請謚敬
宗爲繆之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讎耳彥
伯慙而止唐書
據石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磐石初祖
道衡爲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
泫然流涕唐書
天中記 卷二十七 十七
荷杖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
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
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
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
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呂覽
委蛻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
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
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

得而有邪 列子

父母

考妣 父為考母為妣 爾雅 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曲禮

橋梓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書大傳

盡力盡思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家語

報讐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難衛大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師覺授孝子傳

杖背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家語

嚴主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谷齊

烹彘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韓非子

證父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
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覽
折笄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
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國語
啜羹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
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
食之且誰不食樂羊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子
秦教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

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
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閒候者復言
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有司請曰言章
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
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
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
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
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子不得父之
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
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國策

分金陸賈使南越趙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
金呂后時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
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
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
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漢史
父子之美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
子無是父子謝
遺体霍去病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
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

久之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
還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
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
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傳光
諫父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官恢欲殺青
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為國家所
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
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乃止因撫其首曰吳氏世
不乏季子矣後漢
不凡薛勤任郡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齊書請勤
勤頓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既勤勤曰足下有不

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攻南史

佷仔有佷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例言葬落渚下召墳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佷子前漢人也博物志

老蚌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後漢世祖見王廣之子珍國應掖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矣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南史

鑿井得銅翁鄴麗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攜抱轉客區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蒼頭在厨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宋足下有黑子腋下有赤志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人為之語曰廬里麗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風俗通

[illegible]楊彪位至太尉見漢祚將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后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公何瘦之甚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改容後漢

將車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世說按本傳叔來于桓帝建和三年或生于延熹六年相去已十三年矣

家君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上

隔坐吳紀陟字子上景皇時陟父亮為尚書令陟為中

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吳錄宜城記云隔以雲母屏

家父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家訓

拜書吳穀悌字子通每得父書常洒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掩泣語聲哽咽吳書

清賞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其父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

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瓜葛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
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
訓導 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二三子不才
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
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變耶世說
寔子名夏
常自教兒 謝安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
答曰我常自教兒世說 宋王裕之字敬弘見兒孫歲中不
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
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南史十四
惡揺 帝諱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
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
我對上值惡揺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
值軻抵耳諱惡無言時人傳之以為笑後魏書
作父 伏滔字玄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
遠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
坐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晉書
鳳毛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
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世說 謝鳳子超宗好學

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傾朝相送 宋何尚之字彦德叔度子也為吏部郎告休
定省傾朝送別于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
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
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
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
相窺者南史二十
要人 顔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
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
所資送延之一無所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
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佷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
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帝為制名 顔竣先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
元凶所殺至是各生男上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
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為辟彊以比漢侍中
辟彊張良之子也
湯澆雪 王瑩字奉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
瑩交惡還都謝瑩父懋求書為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
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
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

性超宗處設精白鯤羹鲊麞肶慇問那得佳味超宗謝
言義興始見鄱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慇大忿言于
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棄廢久之
右王謝莊生五子颺朏顥䄲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
山水
瀝骨梁武帝第二子綜封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齊東
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
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
中形狀類東昏因密報之勿泄綜見於別室祠齊廟然
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
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
月餘潛殺之既瘞其骨又試之南史唐王少玄父隋末死
亂兵遺骸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
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鑱膚
閱旬而獲遂以葬孝友
似父陸倕次子纘亦似于父倕一看殆不能別南史
呼子使君畢衆敬宋明帝授兗州刺史後入魏就拜兗
州子元賓世之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
老還鄉嘗呼元賓為使君每賓聽政時乘板輿至賓所
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決斷忻忻然喜見顏色北史廿七
射子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鷟先為侯景所獲執來城下
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

千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猶在耶吾
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
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南史十二
名傍後魏高祐名子曰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勗勉高
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
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魏書
二奚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
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奚今有二奚當聞來
牒魏書
命降一等楊玄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
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
展私敬隋史
譽兒癖王福時子勔勵勃皆著才名其後勃又以文
顯勔弟助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誇韓思彥思彥曰武子
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
曰生子若是可誇也新唐
見父丁向之生父歿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
求累年不獲他日自縣還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
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
逾父崔挹為禮部侍郎子湜為兵部父子同時為南省
副貳有唐以來未有也湜後為中書令挹戶部尚書致
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遣非不

從大為時論所嗤〈唐書〉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
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污狼籍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
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
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慙
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
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為吏部京中謔曰岑愔猶
子俊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校莫賀咄骨渾〈朝野僉載〉
毀像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為之生立祠后
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人患焉遂毀其像
嘲父陸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
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

天中記　卷十七

竟送案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
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信有之矣〈僉載〉
死謔裴勛容貌么麽而性尤率易與父坦會飲坦令飛
盞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坦付勛曰矬人饒舌破車饒楔
裴勛十分勛飲訖而擲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
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慈恩寺連接曲
江及京輦諸境每榜新得第者皆列姓名於此勛嘗與
親識游見其父及諸家榜半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
也〈玉泉〉
直鏁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贊及
給事中質及員賞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
父寧命諸子直鏁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
探求珍異羅于尊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為然而未
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上饌為前有熊白及鹿脩
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以進異常品即
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飯既後兄弟皆望給事盛
形羡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寧亦自得盤飯訖
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如當數給事將拜
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頭頸舒以滿者矣而傳之
錄〈負暄錄〉
召子令狐綯為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滈如元載
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滈頗招權受賂士言事者攻其短

天中記　卷十七

滈為英子訟冤〈南部〉
行乞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為水火焚蕩家業俱盡
妻矛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上
異呼荊土方言謂父為爹〈南史 四十二〉吳人呼父曰爸〈集韻〉
純呼父曰阿多〈會要〉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曰囝顧況詩
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囝別郎罷心摧血下
笞父蜀有費太師者許田人也幼年為黃巾所掠失其
父母有疏卒江若者毋被鞭笞后老不任其苦乞告夫
人求歸夫人詢其鄉土詰其妻息皆備言之及妻歸宅
夫人具言其事妻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與男身有
何記驗曰我兒腳心上有一黑子徐不記之妻大哭啓

道人送出劍門之外癸先主曰臣父近自明東來遂迎
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打父之過猶僧數萬終身不提從
者見王氏聞玉堂閒話長興中行辭使用義成事畧同
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晋以文
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丈疑要録
井竈王朗雜箴云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吳崇貴
人生子云寄語王渾防將竈阿戎清賞秘須史或云竈
上有釜故子賢於父為將竈
有子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
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隋書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
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

因語二兒曰爾日憶所通書可奏者為吾言之頲應曰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松窗雜錄
張孝里張敷字景胤吳興太守邵之子也元嘉初為中
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檀何如黎敷
曰黎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父在吳興亡遂毀瘠成
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未朞而卒孝武旌其孝名其所
居曰孝張里初邵生而母没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
施已盡唯有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從母常悲感哽咽南史
[illegible]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
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
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
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左傳
母績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
主猶績懼千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
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
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
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
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
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
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國語文伯卒其妻
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
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人之
欲供先祀者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
莫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

明其子為令德也（家語）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
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
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
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
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
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列女傳）
心痛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還家起
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說苑）
心動　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齧齒
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搜神記）
搤臂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

方到即以左手搤右臂參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
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論衡）
斷織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
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
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
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
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
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
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閉門　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
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將軍朝夕芻

豢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
子不聞句踐之伐吳乎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樂于
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
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列女傳）
齧臂　吳起衛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
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
子薄之而與起絕
倚門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
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
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

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戰國策）
辭金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
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
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絜
行不為苟得夫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廉
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
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
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
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而以公
金賜其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列女傳）
知殺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

陽人欲奉嬰為王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
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
有所歸 說苑
知與漢王繫項籍王陵以兵屬漢項籍取陵母置軍中陵
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曰願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
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卒從漢王
定天下 漢書
湖生雕胡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
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
贏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湖無復餘草蟲鳥不

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西京雜記
闞形甘泉 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
母病死詔圖其形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
馬莧中每牽馬道見遺像輒拜之涕泣 漢書
問所平反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異於
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本傳
嚴延年 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屠伯母數責延年天地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弃市東海莫
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萬石嚴

嫗 本傳
吳稱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
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 南楚江淮謂母為社 江淮
之間謂母曰媞蜀謂母曰姐 說文 齊人呼母曰嬃 吳 吳俗
呼母曰妳淮南呼母曰孃 集韻
殺宰祭子 王莽時海曲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母
散家財以聚少年買兵器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
海曲縣殺其宰祭子墓還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數
萬 漢書
全義 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
賊所劫質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

圖為母所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毋遂
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
漢使伏劍以固其志子其勉之苞遂與賊戰母妻皆被
害苞葬訖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歐血而
死 後漢書
遇母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為縣令遇母於臨淮郡
取慮城良馬踟躕軒間進顧訪疏嫗乃其母也誠願
感憑而宜感耶得 水經注
使誦孝經 仇覽字季智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
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元以子道與
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

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
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謝承書
為親屈 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
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
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
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
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者也劉平等序
貪官埋母 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
于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
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職然後發喪邵
還至洛陽李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車于溝中笞捶亂下
大署帛于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遂
廢錮終身後漢
大人 桓帝時大誅黨人范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
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
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
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上
雞供 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行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雞
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林宗傳
寄物瓶中 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前與布衣禰衡放
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
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傳
隔絕 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
絕毖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
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北史劉羽傳
四珍 泰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
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
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群弟乎元珍叩
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
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為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
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為謠曰三苗止四珍起
華陽志
令德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
珪有堅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
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
寬安于賦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後
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
七子同歲李考上計無不脩敬泰姬執子孫禮上
方寸亂 先主在樊聞劉琮降曹公率其衆南行諸葛亮
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

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蜀志
【遠志】姜維天水人既降蜀與母相失人使其母手書呼
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
但有遠志無有當歸維亦不免 孫盛雜記
無負王經彥偉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
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
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
無戚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 世說

作大被 吳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
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
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孫安傳
持節侍母晉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
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
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本傳
負母初潘岳母數誚岳以止足之道及為孫秀所收與母
別云負阿母 王隱晉書
絕裾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
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世說 元帝即
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遏賊不得往臨葬門

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八坐
議吾將折其衷 注
【四望】符表南充子也家于安成郡太元中表年十六母
姜氏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飡表亦一食母不食表
亦不食見母將絕慟咽至殞俄頃母殁亦殁太守王府
君為立壟四望塹之南在安福 輿地紀勝
【祈福】琅琊王凝之夫人陳郡謝氏名韜元奕女也清心
玄旨姿才秀遠喪二男痛甚六年不開帷幔忽見二兒
還鎖鐵大械勸母自寬云罪無得脫為福德可免耳具
敘諸苦母為祈福異獲福裕也 晉錄
【夢竊】劉裕與何無忌等共誅桓玄無忌夜于屏風裏草

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
呂母明矣汝能為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曰劉裕
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晉書
【錄母】沈攸之為荊州刺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
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
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與身走入蠻追者既
失之錄其母去泰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
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南史
【設茹】樂頤之字文德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設
食枯魚菜葅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
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南史

曾王孫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為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見梁
敬至號宗曾子 南史
復蘇 齊盧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
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 上
誠讀書 高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
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
書汝等各宜脩勤勿替先業 魏書
密訪 宇文護年十餘歲母閻姬因亂沒齊護居宰相之
任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後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
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報護自稱

曰阿摩敦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書亦稱曰摩敦及母至
累朝慶悅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
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
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後周書
藍田生玉 陸卬字雲駒居父喪盡礼哀毀骨立母魏上
庸公主封藍田高明婦人也卬昆季六人並主所出
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
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礼度亦母氏之訓
也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鄉里為孝 北史
戒以遠禍 高熲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
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 附隋書 齊國太夫人楊氏墓志云夫

人字季姜僕射高熲之母也本傳稱熲既貴其母常戒
以遠禍可謂賢母不著其姓氏 金石錄
孝感 馮士廉事父母以孝聞隋時坐與斛斯政交遊謫
朱鳶主簿嶺南瘴癘不可行留妻鮮于氏侍養屬天
下大亂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安否北顧獨切嘗晝寢夢
其母身之言死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
訊議者以為孝感之應 唐書
請代 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同府司法鄭崇質母老且病
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大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
親萬里之憂請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與司馬李孝
廉不協相語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 上

願立名 王義方以李義甫姦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
曰昔王陵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 雖
死不恨義方乃奏之左遷萊州司戶參軍
先國 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桓彥範謀誅之以白其
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 通鑑
妻卒約哭 李畬事母甚謹閨門邕睦累代同居每歲時
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有病畬恐傷
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於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
有憂念之色士友甚以稱之 舊唐
刺血濡童 駙馬都尉鄭潛曜睿宗之外孫尚明皇第
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疾

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牢天
化足日主疾間鄭因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
是以摽之詞也靈琛為人言之 南部新書
定軍 李景讓字後己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
時治墻得積錢童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
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出為浙西觀察使
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譁召景讓廷責
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
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
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 唐書
曹成王皋為衡州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大妃老將驚

而廢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 唐書
能尤 柳仲郢字諭蒙母韓即皋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
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元和末及進士第
為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
積習名教安及此邪 唐書
鞫獄得母 崔蒿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
亂不知所之會堂兄蕆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
婦辨對見蒿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
故蒿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
已盡不知所在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
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

當於其村家問之蒿哭而往果有老年八十有餘指其
址壠因得歸葬蒿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國史補
敗州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
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
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
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
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
連州 [illegible]
好消息 崔玄暐為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
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

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
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
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
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于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為
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
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不為孝又曰父母
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玄暐遵奉
母教誡以清謹見稱 舊唐
棄官尋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
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
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

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東坡集蘇子瞻詩云
感君離合傷我魂此事今無古未聞長陵問來見大姊
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
西河太守誰復識頳谷封人羞自薦

不持生服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辦匿蟬緩不獨成人之美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極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至毀馬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志林汴故都鼓以色著蠱第六即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郜六遊生定而郜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荊公為宰相擢用李定言官交攻以為母死不持服為此蔡奴亦以色著云[illegible]

兩生俱貴 陳瓘之父與潘良貴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以還既而遣至卽了翁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illegible]

二子爭喪 乾道間尚書燮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言達朝廷孝宗曰二子毋爭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為美談[illegible]

異息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呂覽

見子目明 吳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漉其焦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既離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明孝子傳

刺血點目 偽蜀孫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

方歸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illegible]

繼母

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儀禮

放賢子 王殷高宗武丁有賢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帝王世紀

掇蜂 尹吉甫周卿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妻乃譖之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

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說苑）

羊誓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譖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玄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人說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孝子傳）

感應慎字仲華為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東觀漢記）

掃舍薛包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漢書）

織屨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為太守府小吏因病歸家辭其后母欲內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 后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漢書）

去梯劉表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蜀志）

黃雀入幕王祥字休徵瑯琊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愛於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敬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令守丹柰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常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幕以供母（晉書）

扣冰得魚王延九歲喪母行孝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穰及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魚之卜乃心悟撫之如所生焉（三十國春秋）

夢虎免難衛農字剛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嘗宿於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搜神記）

瘞子散騎常侍袁瑜為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絕孝吾無恨也遂瘞之（裴子野）

莫辨兄弟高謐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于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魏書）

泉出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天

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郡人異之刺郴晁為刻石頌其感 唐書

爲弟驅驢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為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以為勞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即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恒為三子詬詈操為弟泣拜而解之後明經擢第 史原

叱殺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援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

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殺之

兄弟

兄弟 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釋名

寵弟 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屬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左隱三

義嗣 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襄十四

家督 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

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越世家

粥庡毋子椰之毋死子碩請具子椰曰何以哉子碩曰
請粥庡弟之毋子椰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毋以葬其毋
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椰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檀弓

為衰成人 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
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
死而子皋為之衰上

布粟歌 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
不食而死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淮南歸國為黃屋左纛
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為列侯

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淮南序

雙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
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
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背
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
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
為兄嚚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
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
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稍並生二男滕公一生
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
生為兄焉西京雜記

相似 有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
忽見伯偕乃戲問曰今日新粧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
伯偕也妻慚乃趨避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徙
呼之曰向大錯誤認伯偕是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風俗

濟北李登為從事吏病得假歸自嫌下甚羸瘦謂雙
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汝柔弱病者代我應府役
人所言廢事相見時契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為
也

鬭得兄 陳留大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喪之世與兄
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討共鬭武伯毆之

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
于地觀者咸嗤笑之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
觀者復曰兄杖弟不得推兄向者所笑殛其義也上

坐兄北 鄉田蚡封武安侯為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
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
驕漢書

讓產棄金 廣漢汝師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
孤而嫂貪悖敦所以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
我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瓿敦以示妻
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
乃具擔金與兄嫂嫂矜謂叔窮之來欲借貸有不悅之

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列女傳

大才晚成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後漢書本傳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東觀記

行義 杜林字伯山博物洽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王莽敗客河西隗囂深相敬待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後漢

讓國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為世子邯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 東觀記

諫兄受遺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遊宦兄仲為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傭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為廉潔稱清白吏 上

自撾 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鬥爭之言彤自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後漢 [illegible]

兄弟同役 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

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遂感悔后乃求見謝罪還所畧物肱不受勞而遣之 上

服食不偏 李銓字玄機平丘人也少聰慧有志行銓兄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之衣勝兄即脫不着須兄衣與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為邦族所稱 晉書 [illegible]

割臂洒骨 陳業字文理業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扣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歛血餘皆流去 謝承會稽先賢傳

二黃 黃瓊字伯開博學爲山陽守有德政弟興字仲開武陵大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謠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黃言不同也 □陽耆舊傳

飲鴆代弟 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闕乞代弟命便飲鴆而死弟用得全 孔融汝潁優劣論

二應 應劭字仲遠弟珣字季瑜生二子瑒字德璉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 後漢魏志 二應吉聰亦表汝墳 後書贊

二難 陳元方子群字長文季方子忠字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世說 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上 王珉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語曰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 晉傳

左右手 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後漢 成都王穎將討長沙王義邵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 晉書

二龍 漢末陶丘洪爲劉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 岱 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于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吳志 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爲左僕射尚書韓諱爲右僕射時嵩諱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東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方謝帝顧曰驛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燕錄 南燕書 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兄覽景滌齊名舉爲太常博士與覽俱與元會江淹一見並將欽挹曰所謂馭二龍于長途者也 南史 江革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

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驥于千里矣 上

不私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爲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吳志 孫權報陸遜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 九表 傳

各在一國 諸葛瑾弟亮亮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

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
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世說
置毒棗蒂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
圍棊并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
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
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
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上
清發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素有
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
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
矣晉書

不使親疏 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
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
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
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
左遷國子祭酒晉諸公贊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
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
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
之它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世說
二儁 陸機與弟雲希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悅之曰平
吳之利在獲二儁陸機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
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士龍為人文

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世說 張華見
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
上 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云誰容爾陸生晉書陸雲
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
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
當是鳳雛晉書 成都王穎殺機弟雲亦有清譽與雲同遇
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闇朝一旦湮滅道
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為
州里所痛悼如此上
三張 安平張載字孟陽博學有文章弟協字景陽與載
齊名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時人謂載協

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上 張協信都人兄弟三人俱善
屬文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寰宇記
三窟 王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
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相謂曰荊州有江
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
三窟矣識者鄙之
在三 衛玠字叔寶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
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
身之道可勉乎行至豫章乃卒衛玠別傳
遺書不荅 李矩素與郭誦為衛武將軍屢敗石勒誦弟元
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

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禰曰昔王陵母在賊猶
不改意弟當何論石勒復遣誦屋尾馬鞭以下肢勤誦
不荅 晉書
第五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
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
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 中興書 驃騎勸之令
仕荅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世說
家弟戴安道 晉書 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
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
弟不改其樂 上
輕侮和嶠為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恡嶠同母弟郁素
天口惹 八 卷十七 五七八
無名稱嶠輕侮之以此為損
餘年代弟秦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
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君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
時人聞此成怪其虛誕王子猷 子敬 兄弟特相和睦子敬
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
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
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
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幽明錄
火攻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
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 世說
投錢水鬬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行渉氏循河上而死
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錢與河伯
一宿岸側冰開手執錢浮上倫又賦謝之 [illegible]
謗兄散騎常侍祖納訥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疎納
納乃言於中宗曰約為人外有國士之形內懷愛上之
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為亂階中宗弗納納遂
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為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晉書
事兄如父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
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
語亂之 宋書
天口惹 八 卷十七 五七九
諮行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
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為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
妻郗氏求夏服廓荅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
容別寄軌時為給事中 上
為兄懼述謝景仁愛其第三弟甝而憎述嘗設饌請宋
武帝希命甝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
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食及景仁疾述盡
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
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
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躬選迺獲焉 南史
腰鼓兄弟沈懷文三子淡淵沖沖仕齊為御史中丞與

之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
中丞兄弟三人並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南史二十四
着衣後應 劉瓛字子珪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兄瓛夜
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
久璡曰向着衣未竟 南齊
斫樹更生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寔勤富於財太守樊文
茂求之不已因殺之拔扈亡命聚黨至伐樹咒曰文茂
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當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二
宿三枿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遂殺文
茂 南史孝義傳
王昆金友 王琳齊代取梁武帝妹有子九人並知名長
天中記 卷十七 三十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銓弟
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
王昆金友 南史
兩到 到溉字茂灌搞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
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
賞好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 南史 時以溉洽兄弟比之
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 梁書
奉嫂甚謹 劉潛字孝儀彭城人幼孤與兄弟相厲勤學
並工屬文內行尤篤兄孝能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
內巨細必先咨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

此稱之 南史
雙璧 陸瞞字道暉與弟恭之季順並有時譽洛陽令賈
頤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
黃門郎孫惠慰惠慰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
德謝張公無以延譽瞞與恭之晚不和睦為時所鄙 魏書
蜂腰 周弘正幼孤及弟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弘正體
而不倨言而能謔詼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
所宗自稱有才無知弘直方雅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
周執賢人曰若蜂腰 南史
兩周 臺城陷周弘正為侯景所得及僧辯東討弘正先
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僧辯即日啓元帝手書與
天中記 卷十七 六十
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
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 上
聚廳同食 楊播字元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
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
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
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
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
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
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
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
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

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汴州推
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固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
入口措每徉所寄輒對之下泣 翻書
白眉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熊
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為一篇酧答
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 北齊書
一時之選 溫大雅字彥弘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辨知名
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
史省彥博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為一
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為盛
唐書

三鳳 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
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少為鵷鶵武德中為文學
館學士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上
兩絕 張知寒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
書皆以明經擢第俱為顯官知謇自德州入計則天重
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其本賜之曰
人或有才未必甚貌卿家兄季可謂兩絕時人稱之 上
雙舉 裴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
鄉貢進士州司馬將貶越石而存楚金辭曰以順則越
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
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存擢第 上

合丹 劉巨鱗開元中為廣州刺史弟仲丘為麗政殿學
士兄弟友愛有雖浮道者為巨鱗合丹劑將分半以遺
仲丘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譚賓錄
古荀陳 陸景融于象先為母弟也象先被皆景融諫不
入則自楚毋為損慼人多其友 新唐 象先弟景倩景融景
獻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
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舊唐 象先
本名景初
杞梓 中書令張說薰詞學之士知集賢書院常述張九
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游其門趙冬曦兄
冬日弟和壁居貞安貞願貞等六人沭弟逌遹迥退迴
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常昆季今之杞梓也 上 唐

不引進 季揆在相位其兄皆自有時名滯於冗官未嘗
引進揆既黜官數日其兄皆改為司門員外郎 唐書
憂神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日不絕師貞衣不解結日一
食為讀道德經憂神人曰若兄吾風取胡王使者酒漬
服即愈師貞求之樂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
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獲愈 和史
償博 滎陽鄭還古天性孝友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
質篋中物雖妻之資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
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
別為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 因話錄

詔書疊至左丞盧渥字子章兄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弟沼前長安令除戶部郎中弟沅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弟洽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皆祖送洛城為之一空都人士觀且數十里諸朝客已携酒饌出城者相於田野邀携衆飲歌樂四起飄然若瀛州上巳會禊事也無貴無賤及暮醉歸有白髯驛吏歷指曰某自給事清鄭五十載未嘗覩相送之盛有如此者屢題詩于嘉祥驛云唐闕史

寄箋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筆談

題福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擾擾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上帝門下獨不行君法耶曲洧舊聞

一隊李漢英與昆弟同遊倡館題壁而去有滑稽子書人嘲詩於傍曰兩行何處閑鼓吹一隊誰家好弟兄遯齋閑覽

馬歸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鬬傷渾曰馬食水草鬬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不鬬及於馬當去汝萬里於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如是者十餘輩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晉永嘉之亂由隴右廆以孔懷之思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乃携亞僭號以為輦后大曲前秦錄鮮卑謂兄為阿干晉書渾傳

折箭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

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

破荊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均平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續齊諧記陸機詩三荊歡同株

飲酖死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孔融汝潁優劣論

以子易弟上郡王儁字玄英有幹藝之稱為年七八歲
隨兄容子元直西如凉州路中粮盡容將不自於途乃
馬氏閭比還儁為賊所得元直逊免容乃將元直追賊
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
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
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容受元直而去容後亡儁乃
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碁年而心喪六歲 前趙錄

爭先袁彖字偉才拜竟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
蔣之弟胡之婦為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
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
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

啓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
松筠之操危機迫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彼
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感行路昔文舉引
謗獲漏疎網若䏶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兄弟免死 南史

相敬蕭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省
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
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 魏書

願為兄李密聘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謂密為人弟
密口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
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華陽志

天中記十七卷終

天中記卷之十八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眞甫校

伯叔

世父 父之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爾雅 世有為嫡
者嗣世統故也 注 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
故曰世父說文叔作尗許慎曰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

伯 釋名 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
父之弟曰叔叔者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
次癸在下也 釋名

齊衰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

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檀弓

字叔 爰盎字絲名重朝庭常引大體抗慨宦者趙談以
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
惡君上不復信從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
多姦今絲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
卑溼絲能日飲無何說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
其計吳王厚遇盎 傳

大人 疏廣字仲翁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
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
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語受以止足受叩頭曰從大人
議即日父子俱移病 漢書

十起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對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後漢
引老薛包字孟嘗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
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
敗者曰我生平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上
活姪卿卿兄下邳敗之時兄爲餓人所食自縛叩頭
代兄爲食餓人義其義兩食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
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
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孤兄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二
兄之子與子明同義 論衡 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
自養視遭饑饉弃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東觀記
親若幼童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
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拔柴截還范丹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
給丹弟子惜見丹蓄不完截柴將客燒之時丹適行還
怒勑子拔柴截以還之矣 袁山松書
陽中惡風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
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
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
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

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
父有所告嵩終不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 曹瞞傳
傷耳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
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
如此 魏書 祖父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
謂叔父衢曰故吏有非常之色殆將姦亂衢悟乃推問
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 魏志
癡叔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
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
食之濟嘗詣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
体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三
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 晉書 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
言不覺懔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
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
也既而辭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
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
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
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世說 時人
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
處季孟之間乎 晉陽秋
蘭玉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
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 世說

佩囊 謝玄嘗佩紫羅香囊以垂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乃焚之 本傳

織素 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作數十人供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併織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 晉書

天中記 卷二十八

先見 安帝時以劉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不受鎮之毅季父也義熙初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爭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英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敬遇之 三十國春秋

翰新 許紹先義興人也諸父肇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三十餘人紹先家最貧薄專獨斷訴無日在家翰讚肇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諸子倦怠唯紹先無有懈息如是七歲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而得釋 宋書

長風 宗慤字元幹徵士炳兄子也年少時炳問慤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 上

活弟子 孔嚴太和中拜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 晉書

矜少 謝裕字景恒從子瞻為荊州將之鎮詣裕別瞻色自矜誇問瞻年答曰三十五裕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瞻色甚愧

廢寢 王僧虔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

天中記 卷二十八

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 南書

二魏 魏收字伯起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玩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文襄曾宴東山楊愔與魏收相嘲文襄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州作一篇詩對衆誦云打從叔季景出大百

斛米亦不詳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説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日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北齊

史無傳　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聃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否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爲美約有慙色宋齊語錄

乳汁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朞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己乳含之涕旬而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惠於一邑閭郡歎之唐書

賞疎野　李約初至金陵於[illegible]李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讚招隱寺昨遊

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汙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笑因話錄

獻圖賛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經世循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澠談錄

詩箴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畫舫花輿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宴於南園同族別院與馬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黄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談藪

屬國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左隱三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

竹室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幼時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

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北史

今鑿本類以昱爲愔叔父頗誤

反被　羊眈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眈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謂伐蜀也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會果反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晉書

教忍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卿今何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 晉書

能養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人子頗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 三十國春秋

帶經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晉書

教姪女服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齊縗之總八寸也縚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禮記檀弓

遺腹姪女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 後漢

雖歿之制度恕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與矣兗州荊莒

為其嫁時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晉書

問詩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兄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上 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世說 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 晉書

世說注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晉書謝淵字故云謝川耳通志畧列女傳亦書川字何耶

姑

父姊妹 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久故之人也 釋名 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爾雅

中賓 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儀禮

義姑 魯義姑者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

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旧軍不伐魯魯君聞之賜東帛號曰義姑 列女傳

赴火 梁節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上

筮嫁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左傳

散寶堂下 呂后崩平勃使人劫酈商令子寄紿說呂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須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 漢書

止傳舍 杜畔字文林一名嚴以什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畔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畔拒不受以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 上

彪姑 成帝班婕妤彪之姑也 上

曜卿姑 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也 [illegible]

李膺姑 鍾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覲與膺同名 先賢行狀

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世說 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孚傳 別 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 竹林七賢論

姑女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否有自婚意否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世說

戒弱 王江州 倫 夫人 謝玄妹 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上

娶眇 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北史 二十

見賞袁淑字陽源豹之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
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
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遒艷 宋書
讀詩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
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上
不造門江子一字元貞純之世孫也負筆於省其姑夫
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
嘗造門其高絜如此 梁書
名亞蕭子雲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
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 後周書
行賄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

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
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
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
命秣爲飯佶姑曰前何踞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
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經乃贈官絁十匹 國史補

姊妹

姊妹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 爾雅
伯姊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詩泉水
委禽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
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
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
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 左傳
除服弗忍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
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
制禮不可踰也遂除之
刺笄趙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及歸慮所
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
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
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
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

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
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遥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
今有刺笄之證 山 與反斗之號 呂覽 襄子既殺代王使人
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
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 括地記 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爲摩笄之山 水經
不慈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省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
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韓非
烈姊聶政爲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屠腸以
死韓取其屍暴于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

以之乃於邑曰其是吾弟歟乃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乃大呼天者三亦自殺于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史記 國策）

進妹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考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史記）

女嬃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離騷）女嬃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嬃（昔）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歸鄉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歸喜其婚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荊州圖記）袁山松云秭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上書還兄曹壽妻班昭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風人為都護任絕域年老思入門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後漢書）

削鏁秦彭字伯平為山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引鏁自割伯因前救姊觸鏁傷姊遂亡縣正論法彭曰

故無惡志乃輕罪之（後漢書）

設飾錢還冉（冉字史雲姊病往看之姊為設飲冉留）錢一百文姊使人追還之冉覓不受（冉出太原郝子）一分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食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列仙傳）

抱聽隣讀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入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拾遺記）

託弟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謀匿燮乃告父吏王成曰君執義於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乃將燮東下得全（後漢）

先行表隗妻馬倫融女也少成禮隗問之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從妹安飲趙岐娶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韋裾撇其門岐嘗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後漢）

姊夫貸錢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

錢乃遂至成阜從年授乘併日而食衣个敝竹常以益
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擁後傳列
曹大家班昭一名姬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
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號曰大家漢後書
節行張溫為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
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
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讚頌云傳文士
入常凜凜蜀先主初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
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
凜凜傳法正 先主入蜀權遣舡迎妹妹囬至焦磯溺水而
死今俗呼為焦磯娘娘馬

求名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共之官姊下僮僕多
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按省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
求名遺而不問書晉
迎妹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
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說世
王映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姊欲以敵之有所尼
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世說上
翰粉桑虞字子深魏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
粒糝藜藿其姊喻之曰其性非孝子對曰藜藿糅米足
以勝哀晉書

才姊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
並有美才姊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適同郡劉氏文
章最盛上
長廣橋長廣橋者宋武帝姊皆賫鈔羅米還橋小不敢
過無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飢久方朴姊負米還乃謂姊
曰君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遂為名也典寰
遣宦王敬弘為大門大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
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
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
舩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書宋
貧家飲朱脩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為

荊州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激之脩
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之鎮分祿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
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書宋 樂詢姊適徵士同郡劉虬
亦明識有禮訓為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而上微之
書梁
才亞左芬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上勝唯百
願淮淚時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
太冲爾品詩 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錄小名
三娘劉孝標三妹並有才學長妹適王叔英二妹名令
嫻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悱卒妻為祭文辭

甚悲愴悱父勉欲為哀辭見之遂閣筆集所管
神人 劉孝儀諸妹文彩豔質甚美人之選也淸異記 太
女進士 關圖有一妹有文學每書札留今則條同某
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適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
六年登科 南部新聞
陸家姑 張巡初子琦議生致一人處以刃或曰用兵拒
守者巡也乃送遼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初之走館
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不受為巡
補綴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堂姊 虞仲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
難致口 虞爽常於公堂輟已饌以餉其姊繆言所愛小
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感而嘉歎 因話錄
嚴師 尚宮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
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收瘞 胡母班字季友八廚之一王匡妹夫也匡受紹旨
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
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
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
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
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
一躰今為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
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謝承書

止往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
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世說
劾奏 劉覽孺弟也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
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賍貨覽劾
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 梁書
跡妹夫 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
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跡於婦弟 北齊書
誤殺 刁雍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
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坐斵
[illegible]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正
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
非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投
於地三擲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 錄異記
妹為制服 畢構幼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
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
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毀並為當世所稱 唐書
二妹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
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救弟 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
號泣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
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 世說

南山南山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南山崔崔
雄狐綏綏詩毛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
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
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
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桓三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十八

叔嫂

嫂婦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爾雅
妻嫂孟知妻見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宰其危解其患

景陽飲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漢紀
戛釜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客過其
丘嫂嫂厭叔引客來食佯為羹盡轑釜大高祖視釜
尚有羹由是怨之後定天下而伯子獨不得封曰其母
不長者耳後七年封為頡羹侯漢書紅史作巨大也
食糠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親家事或
謂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粃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
無伯聞而逐其妻上
盜嫂直不疑為郎制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
疑曰我無兄終不明
責錢鄭弘守楊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
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遣還婦
償錢還弘弘不受也會稽典錄
冠入馬援兄況卒行服朞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常
謂人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
爭訟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
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
詐訟遂不仕中觀記逸士傳高鳳自織爭訟寡嫂[illegible]
與別阮籍嫂嘗還家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
設也晉書
儋糞王平子晉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
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

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
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上
家嫂林道人詣謝公東陽鎮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
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
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
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上
解圍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
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
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風吹財歸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

當與弟同居其妻言庭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吹財帛遠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寺號曰朱明寺 吳州記

恭和 蔡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允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redacted]藏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 宋書

求遺資 劉仁顗徵兄葬先為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啓求迎喪還至大雷祥與整妻孟爭計還資輒忿祥仍委

前還任遐奏曰祥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隻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 宋書

如母 蘇靈敏兄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上

自賣 宋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家葬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 上

市米 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有山陰[redacted]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南齊書

叔郎 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寅息逡婢綠草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十斛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任昉奏彈曰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 選

講老 盧度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度弟元明紗帷以聽之 南齊書

叔嫂服 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 唐書

咨事 王珪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 唐書

塋棄 遺叔丘旭字孟陽隨計金陵兄亡叔衰而曳白者六七煢自勵彌篤不以為恥既而困窮無進取意秋試將還寡嫂問行期旭以實告劉曰苟靡榮望雖孤兒可

汲汲用乎於是齎糸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淳德載物賦旭爲第一什禍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酉長謁賀郡吏改置里名乃知上第 南唐

命主家事 李光進弟光顔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唐書

貞範 王汝南 湛 娶郝普女有令姿淑德王司徒 渾 婦鍾氏 琰 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世說

拜弟婦 李濤與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

高成結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之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 五代史補

娣姒 人多以兄妻呼弟婦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左成十一年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妻爲姒公羊呼夫弟之妻爲姒賈鄭杜皆云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爾雅疏

文

送女 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穀梁桓三

弃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 左襄二十六

上書贖父 齊太倉長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史記

女因 吳興餘不鄉有女因山又曰女燉山漢光武以桓

田山水嘉其謀居其女渡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派頃其女嫗女歸寧因之竿溪之北山壩間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先武嘉之功封海昏侯不受 吳國

自沈 見孝符縣長趙祉遺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也 水經 後漢作叔先雄

投衣 祝父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爲巫祝能撫節按

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為
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
有七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
處而沉娥遂隨衣投江死（列女傳原）經五日抱父屍出（碑）
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
之作碑（會稽典錄）後書作迎婆娑神似誤

報讎 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
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令梁配欲論殺之蟠進諫曰
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配乃為讞減
死（後漢書）

三女并父 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

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吾姊
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
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
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一丈有餘石質青綠
光可以鑒窮功綺刻妙絕人工（水經）

投爐 宜城郡青陽縣有楊林港女李娥娥父吳人大
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爐而金不出時
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仍又沒
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
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爐
口娥所躡二屨浮出於爐身則化矣其金汁爽爐而下
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
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為娥立祠
享而祈福（闕紀）

對作賓主 王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旅往裴許不通徑前
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世說）

貸錢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
錢乃釋然（上）

突圍乞師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
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
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
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請

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
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
灌之力也（晉書）

叫絕 宋謝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
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死戰場柰何狼籍都市
言訖叫絕行人為落淚（南史）

身蔽 張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
女以身蔽父刃先父卒（梁書）

市玉釵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七十萬市一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
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

也王嘆曰馬為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乂
乎其善終乎(南部新書)
隨父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鏻犯罪至死既就刑有
女請隨父死七歲母亡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今父罪
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嘉之
焦減父之死女又泣曰昔為父所生今為官所賜誓落
髮奉佛以報君王因於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
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女敎)
給賊赴江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一夕維舟江渚群
盗擒至鄭即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恣賊所取一不犯
但云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骨肉
天中記　卷三八　廿八
相顧無以為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具小舟載之而去女
謂賊曰君雖為偷兒得無所居與親族乎然吾家衣冠
族既為汝妻豈可無禮見遇若達汝止一會親族以托
好求足矣賊曰唯又指所偕來二婢公既以偷為名見
婢不當我有為公計不若歸吾家賊見女貌美且順之
顧無不可見即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即赴江死時人
賢之([illegible])
參軍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
縣送失火人黄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
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
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

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詩周極賞之召於學院與諸生
姪相伴善棊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
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
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
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
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
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
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
與老嬭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
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玉溪編事)
荆棺　荆棺峽壁隙有棺以荆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
天中記　卷三八　廿六
能葬一女編荆為棺不知其人矣諺曰九子不葬父一
女打荆棺(古今注)

外祖

虎冠　呂后崩周勃等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
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漢史)
述書　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
春秋以材能稱(漢書)遷死外孫楊惲述其書遂宣布焉上
解紛　樊重字君雲光武外祖也貲至巨萬而加惠宗族
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

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後漢）

撫為外家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

品題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

鞠養劉顒字副芳獻族子也父聰字仲翔恃識強正多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顒亡後母沒十許年酸毋闕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梁史）

中外之寶范岫字懋賓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梁書）

都似（梁書）王筠清靜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頰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梁書）

陽元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上）

自杖晉甯續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督以嚴訓縉勤命左右自杖於寬問命對之流涕於是博涉經史（隋書）

撫背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洸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本傳）

舅甥

渭陽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詩序）

投璧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璧于河（左僖二十四）

三甥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左莊六）

懲舅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左昭二十八注言汝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

報讎賈淑字子厚為舅宋瑗報讎于縣中為吏所捕係

獄當死郭林宗與語叔器以沈溺不白黜令應據哭其
穀免蹈義之士被放黜不宥之鄉上言乃得原 承瑜書
不召范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宗資用為吏滂寢其人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
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後漢
嚼棗以哺平丘程未年十四時父沒未抱尸號泣悲哀
晝哀卄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歔欷不能吞咽 豐表
潛表 嫠姊吉甥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甥何遜死家貧子幼
閒自造墳塋殯葬之 一統錄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三三二

衣被不受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
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 東觀記
宅相甥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
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
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後為相國參軍
丈常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晉書
拔俗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簡牘將見官夷甫年
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宗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
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
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 晉書 王衍
明照王濟字武子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見玠輒嘆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世說 濟嘗與玠同遊語人曰昨日
我與外甥并出同若明珠在側朗然來照人 世說
令飯郗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
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
得存同過江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
頭心喪終三年 世說
奕奕劉嬰字彥孫劉恢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
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才技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世說 韓康伯清和有

天中記 卷二十八 三三三

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之器
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上
風鑒郗愔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有邁世之風獻之兄
弟惜子超未亡時嘗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
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
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上
形似桓豹奴 嗣 是王丹陽 混 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
說 上
剡縣簿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
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 度 聞之曰家舅

刻溥乃復驅使草木
吞羕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吝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吝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巠越舅右晉鬆薾與其二舅羅宗羅友俱爲州從事及
遷別駕以坐逝舅右優經陳請遇後激怒既盛乃超拔
其二舅相継為叒陽都督出鎣芭為滎陽太守
此舅比贈士恍宝亢逆当造貲舅浪寗與張玄相遇寗
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襟待其所發恍竟不與言玄失望
便去寗讓恍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恍笑曰張祖
希欲相識自可相見詣寗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
秀恍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守田記 法二八 二二
大舅卜舅便僤當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
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以亂天下小舅
復欲爾邪悍闔飲酖而卒 晉書
酷似何無忌東海郯人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即
其舅也將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之篡與劉
裕劉毅共興義兵桓玄聞之甚懼謂其黨曰烏合之衆
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
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
世無渭陽謝絢字宣映會於公坐調戲無禮於其舅袁
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
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晉書 袁湛初陳郡謝重王胡之
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缺重子絢湛之甥也常於公坐
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 宋史
剖癖朱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
人才儜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
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
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
密往割之舅即死 宋書
月旦齊王延之與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
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后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
天中正 八条八
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齊武聞之與延之書
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
裕玄孫也 南史
歸阿士 劉孝綽字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
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
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綸齊
世學詁諸孝綽年未志學綸常使代草之
名蘭謝藺字文八世孫也父經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
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强食終不進舅阮孝緒歎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
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

元也

取書 樂藹字蔚遠其舅雍州刺史宗愨嘗陳器物試諸甥姪時藹尚幼而所取惟書愨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愨益善之 梁書

如禮 梁殷鈞幼孤養于舅氏陳郡謝朓朓卒鈞以有甥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 南史

類舅 陸杲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彊舅 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強禦 梁書

誦詩 楊愔字遵彥津子也小名秦王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而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嘗謂秦王癡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刮目而視之 北史

對玉 北齊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

英拔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吳平光侯蕭勵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后知名當出吾右

論兵 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輙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唐書

頭觸玉階 唐霍獻可為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旨以為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即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與天朝誣告母舅加游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地涕淚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通史鑑記

命子 劉名姚崇外甥任奕任昇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爾吾與閒然矣惜殊宗而代踈命與其子同名無以別也

杖殺 史牟權鹽於解縣初變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畦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國史補

真珠室 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悲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公侍妾名也 摭言

抵舅罪 王師範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解 唐書

無罪斬甥 劉昌守寧陵之圍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從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謂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推賞罰爾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

誰不祥莫大焉上
引庇宅族張克勤左將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雖有司法引宅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并于令上
判毁崔譔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為判頭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祖重耳駢脅執觀相里之剩苗出猪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志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臥之時則蹙而無用在宂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也嘉話錄

姨

從母母之姊妹為從母爾雅
問難周左貢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三輔決錄
斷乳初高祖産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劉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宋劉懷敬傳
識微姚氏婦楊氏者閹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惟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姨與之衣服奴婢終不肯受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强舉於車上則大哭言尔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嬃亦不過也魏書
不事女主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松窗雜錄

表兄弟

內外兄弟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爾雅
乞封羊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晉書
不錢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上
鼓琴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上
食譜阮孝緒字士宗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

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
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飡覆醢）及晏誅親戚咸為之
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南史）
充選太學博士周顗舉外弟徐邈曰形質陋小若不勝
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晉書）
勵志孔若思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外兄虞世南曰本
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唐書）
跪奏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者相答難禁中有員
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
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
奕因使賦方圓動靜泌即答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

天中記　卷十八

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上）

倨不冠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
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
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
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
拜不敢為憾而凝竟免（北夢）

外家之寶韋述父景駿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
常載書數千卷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
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
行沖曰外家之寶也（唐書）

育女柳公綽外兄許宮早卒為育其女嫁之（上）

翁壻

父一而已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
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
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
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桓十四）

贅壻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史記滑稽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傳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
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注）世
說贅婿為布袋謂如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人家有
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婿以補其世代（俚俗）

天中記　卷十八

不拜陳勝既立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待之長
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
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以問孔
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
明之則拜之可知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父
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
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
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曰善（孔叢）

子壻張耳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

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講蔽自
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史記）
倩宋建故有要脊痛性四五日天雨黄氏諸倩見建家
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
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倉公傳）徐廣曰倩女婿也
遠嫁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成帝自臨問之禹言老臣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
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禹傳）
冰清玉潤衛玠天韻標令妻父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
以為叔寶因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玉潤之望所謂秦
晉之匹也後玠以天下大亂移家西行至江夏玠妻先

天中記　卷十八　四十二

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
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戸令望之人乎於
是以女妻焉（晉書及別傳）
抑戢戴若思弟邈華譚每抑邈而譚平生時常抑渊而進
邈若思每銜之及周顗常與□□大帝由是官途不至譚
每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
黯之言復存于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晉書）
受困裴散騎選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
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
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
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

受困寡人女婿（世說）
晚食謝中郎萬是王藍田女婿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
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
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世說）
刑朓妻（[illegible]）朓為王敬則婿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刀欲
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
嘲曰卿人才無慙此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
及臨誅歎曰天道其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
而死
比以常鄒崔常自從東軍所申為衛啓其女婿彭城
劉秀微公敬微君判荊州孔隱成主女隨夫行常慮飢抄

天中記　卷十八　四十三

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本傳）
閱書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玠將萬卷成
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曾不之覺崔遷令撿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談藪）
丈人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
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
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跳
怪而問之鎰無辭以對黄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酉陽雜俎）
又自此遂目丈人為泰山（釋常談）或謂泰山有丈人峯故
名（書錄）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

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小有所說
婦翁與婿 張垍尚寧親公主玄宗眷垍厚即禁中置内
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示
均均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翰林垍尚主在翰
林獨以珍玩常誇於同列張淑曰此婦翁與婿非天子
賜學士者也 國史補
受薄第卑見辱於張延賞崔圓受薄於李彥允皆丈人
子壻後常為張西川交代崔赦李殊死 [illegible]
李彥允崔圓少貧賤依親人李彥允時為刑部尚書待
之不甚加禮一夕李憂身桎梏其輩百人為兵擁入大
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

躍出哀呼紫衣人曰李彥允特收禁流汗而覺具以語
崔自是厚待之因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
相京城既復李公授偽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
為中書令訊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公呼曰
相公豈不憶昔年所夢耶崔乃悟遂判李彥允收禁具
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神歟 逸史
張延賞 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
選進士韋皐許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
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愈厚皐因辭東遊張氏盡
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皐行翌日悉
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

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
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曰替相公者韋皐非韓
翱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
生必填溝壑已久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惴懼
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
皆杖死之時涸濱郭圓因為詩曰宜父從周又入秦昔
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雲溪
德宗還京拜皐隴翔節度使繼讓乞改西川 [illegible]
忝為婿 杜黃裳始為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為執誼
以稱及執誼為相除太常卿因謂執誼曰令率百官請
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開口議禁

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二朝豈可以一官見買
耶拂衣而出俄而順宗崩憲宗即位黃裳為相執誼貶
崖州黃裳終保全之洎死欲表請歸其喪以掩襄事 唐書
呼為痴老 崔涯妻雍氏揚州摠校之女雍以崔有詩名
資贈甚厚崔略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杖劍呼
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
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醮便令出家止令剃髮為尼涯
悲泣悔過慟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
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不礪 士安之婿曰皇甫泌少時不礪帷李蒲溥時士安
作相累論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

女婿皇甫泌爲值邊庭有息報不暇從衣他日又欲面奏值上內逼遽引袖起遲語畢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辯唯而退泌即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青箱雜記）

命襪帶 張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婿王鞏同飯命鞏襪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袒衣無害也

半子 回紇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迎主且納聘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殺死有下七百皆聽入朝

含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唐書）

外甥 突厥致書曰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許考）

僚婿

僚婿 兩婿相謂爲亞（爾雅）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婿 注 兩婿相謂爲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釋名）

友婿 嚴助漢武時爲中大夫特見任用嘗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漢書）

弗賓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莊十）

二隗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僖二十三）

大橋小橋 周瑜字公瑾爲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婿亦足爲歡

諷賦 庾登之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南史）

夫妻

匹敵 夫妻匹敵之義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釋名）

道大倫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

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
象太陰妻象太陰臣去金位 春秋合學 子水火交成陰陽以
設夫婦象也 上
配陰陽夫婦之道参配陰陽通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
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
夫則義理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 列女傳
娶塗山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
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
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
狐九尾痝痝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塗山謂之女
嬌 吳越春秋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

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歌曰候
人兮猗 吕覽
先配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
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
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左隱八
不言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
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
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左莊十四
占吉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
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 左莊二十二

內子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
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
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
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
之 左僖二十四
相待如賓季曰使舍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
民君請用之公以爲下軍大夫 三十 語
伉儷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
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
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

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
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郤氏亡
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
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
終遂誓施氏 左成十一
戒直言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
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
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
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
索士憖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

宗將誅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于荊語晉初伯宗每朝其
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左成十
辨姓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
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
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
之大過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
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
氏杼使人弒之公求之曰陪臣干掫有淫不知二命遂
弒之襄二五子產對叔向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
天四宅 大年八 事
內實有四姬焉昭元
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
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昭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
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
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
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
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
儷若惠顧敝邑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
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晉韓起如齊逆女公

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昭二
不笑叔向得殿明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
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
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左二十八
遂去夫吳師入郢者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昭王
之奔隨禁大夫鍾建負季芈以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
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
樂尹定五
陝曠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喪笑簡子曰子何
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
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
天中空 奈大 主
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說苑晉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
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
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
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說
私婿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納私婿終
身不嫁嫁則不嫁矣非有貞節之義也蒼吾繞娶妻而
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說家
相思樹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
論為城旦妻密遺馮書繆其辭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
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

天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死有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與馮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能使冢合則弗禁也一夕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搜神記

韓馮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九國志

天中記

【取長】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請秦王殺之王告軫軫曰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詈人也戰國策

人有桃其隣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後漢馮衍傳

【陌桑歌】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古今注

【私美】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齊策

【兩袒】俗說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為兩袒者也風俗通

天中記 卷十七 二十三

【殺妻】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起以起取齊人為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為將攻齊大破之史記

【決嫁】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史記

【畫眉】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

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備也漢書
娶巫　丞相黃霸字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共載
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為封侯者夫人不然相
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里人巫家女也即娶為妻
書拾
遺襦　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係獄其婦朱君至獄門
通言遺襦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誅袴而襦中斷
絕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桓譚新論
送獄　丁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為漢中太守妻弟為
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
守妻乃係南鄭獄誰得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
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東觀漢記
從金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從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
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
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甕出汲脩行婦道宣官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守
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
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後漢
舉案齊眉　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執家慕其高節
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
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

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
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
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
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
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
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
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
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
為業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
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上

才美流聲　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
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臥流
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
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賷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
事如夢幽明錄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
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
作亞於團扇矣詩品　嘉妻徐氏動合禮義言成規矩毀形
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標列女而
徐淑不齒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史通
嘉夫妻詩僅見於藝文類聚辭多不錄

斷織河南樂羊子之妻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
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
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
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
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
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 後漢
不諧 周澤字稚鄉北海安丘人也為太常卧疾齋宮其
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
獄并自劾謝當世疑其激發不實又諺曰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漢官

重命 黃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
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
自訟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
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嘗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
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
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初昌欲至蜀
郡時有謡曰兩日出天 謝承
還衣 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殮以衣
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
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詞寄所誓之衣曰子到
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
衣婦遂自縊而死 物理論
兩譏 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
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
哉及龔喪妻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張璠漢記
投水 合肥有小史港漢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
氏為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死仲卿聞之
亦自縊時人憐之後為名 寰宇記
暴勢 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轉以

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誠彧娶之為論者所譏 典略 彧
父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
於譏議 後漢
擇婦 漢末諸蔡最盛蔡諷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為黃彥
承妻小女為劉景升後婦瑁之姊也 襄陽傳 黃承彥者高
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
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上
撾妻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月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
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

非揭妻之人面非受屣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夫臣妻母朝慶遂絕三志

比肩 吴黃龍中吴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吴人又呼為小比肩 三吴記 述異記

不瀆 顧悌雍族人也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令妻還其真潔不瀆如此 吴書

脩整 晉何曾家法脩整至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身坐面南妻坐面北對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焉年八十而終 獨異志

鹿杖 劉寔字子貢位望通顯每崇儉素雖處榮寵居無第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為鹿杖之制終喪不御內經濟者笑寔不以介意 晉書

堪作夫人 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竟堪作夫人否耳 上

身熨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卿卿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

籍注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天中記

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投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犫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郡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

自來矣亮從然期議定 晉書
號梁 孫晷字文度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會稽虞喜
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
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晉書
射婦 郭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
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晉書
重室家 宋東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
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
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
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
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
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 北史三十三

蝨室 卞彬字士蔚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
冠不十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
卞田居婦為傳蝨室 南齊
對飲 沈文季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
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上
重婦 柳惔字文通世隆子也度仁孝見傳家人未嘗見其
喜慍甚重其婦顏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
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
拜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恆因稷請奏其妻隔簾坐妓然
後出惔因得留目 南史二十八

參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
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
經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高允念其高義為詩
八首賛之 魏書
徙婦夫半 裴澤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
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徙婦夫半 北史
狗吠 邢邵字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
閤為狗所吠言畢撫掌大笑 北齊
託夢 李廣生而天閣妻元羅女也廣亡後兄岳使妻崔
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廣謂己曰我薄福
託劉氏為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

恩故來相見告君宜[illegible]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
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廣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
之於是起亦夢廣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詣
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北史三十一
鄉里 王彪敗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
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曾不辭憚 南史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憶餅師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
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
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
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

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
頁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本事詩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幽異志）

卜會候請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為人迂僻兼自天性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傳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房帷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玉堂閒話）

小魁在房

李蕺仕州江紀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鬟報云縣君欲見六監戴仁遷取百足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樹萱錄）

王腕

青唇有覩隣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隣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妻乃誦之夫曰卿當吹火為別製之妻亦效吹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茶（笑林）

天中記十八卷終

天中記卷之十九

朗陵陳耀文晦伯纂
四明屠隆緯真甫校

賢婦

懷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左傳僖二十三）

織屨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韓詩外傳）

投畚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妻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為子更慮遂

行不顧至江南而止 列女傳
泣富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獨抱
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
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
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
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不
脩德而家盛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
列傳
黄鵠歌 魯陶嬰者魯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彊昆弟
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
作黄鵠之歌明己之不更二庭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
求止

呵止 王章字仲卿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
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
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迺反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為
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
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
廷尉獄死 漢書
復讎 嬀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孫翊所困常欲叛逆
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
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
須異日翊以長吏求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送客

洪從後斫殺之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覽員歸罪殺
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
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
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
所親信以己意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涕泣
從命乃密呼翊時侍養者 十餘人共盟誓合謀到晦
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
安施帷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
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
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
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

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
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 吳歷
無子求出 沛公孫去病妻者同郡戴元世之女既嫁久
而無子謂其夫曰妾不才得奉巾櫛歷年無嗣禮有七
出請願受訣矣其夫不許復進曰禍莫大於昌熾禍莫
大於絶嗣君不忍見遣當更廣室夫復不肯夫死服除
父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閭 列女傳
婦師 禮脩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
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
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
惡姑知變何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

以固當絶于賢婦手中後遺米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
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饗遺生女依父叔之義終身厲
國志
遠慮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吳時爲
丹陽太守孫休從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英習每諫曰
賤而凌貴疎而間親取禍之道衡不從會孫亮廢衡從
門入英習遂問曰何故有懼色琅邪王立邪衡曰然不
用卿語已至如此遂合其家客欲奔魏英習固諫曰不
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不遠慮
又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
乎衡曰計何所出英習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今初立
方欲自達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意自不了
者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其罪如此乃當反見優
饒非直活而已也衡從之果下令曰丹陽太守李衡以
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鈎斬袪在君爲忠遣衡還郡
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授之棨戟衡每欲治家事英習
不聽衡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英習云
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
襄陽耆舊傳
愼賢孟昶與劉裕謀誅桓玄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
曰劉邁毁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
早離絶脫得富貴相迎未晩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

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
大家義無歸志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
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女示
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
氏之從妹也周氏紿之曰昨夜夢不祥門內絳色物宜
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以爲軍士袍晉列女傳
聖母冼氏高涼人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
在父母家能撫循部衆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
志行娉爲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
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史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
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
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爲高涼郡太夫人賚
繡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
百越號夫人爲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被甲
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官
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
州總管趙訥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
人招慰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
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謚誠敬
遠勢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
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
一朝事壞姦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

恐出為涪州武隆令，斂欲梟首縣章氏曰速去莫求生
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張氏用將殺，乘尾後有
牢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斂憂悶無已
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縣
令暑家口並盡，斂以不計上獲全，後從臣誅溪洞黨流
嶺南，斂又獲免（朝野僉載）

封賢妻。父直言，德宗朝，父以漏禁中事，帝怒，賜鴆。直
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從之，直言既行，至
而自飲之，立死，潰自左足間出，得活。具奏，遂流其父於
南海，遇恩歸，還京，平以功立名，間諫議大夫直言，董
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限相
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封曰
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髻還完
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宣口記）

罵賊　渤海封夫人諱絢，字景文，故孫也，善草隸，攻文章，
姻黨號為淑女。咸通戊子適渤海秘省校書保衡。廣明庚
子冬，妖賊黃巢篡逆時，鄴人大盡，校書居永寧里，所
居夫宇僭于廣陵，以為賊不復入，至明日
群凶剽劫，秘校匿為婢，仍使職卒飲載以行，夫人上色督
秋大罵賊，怒殺之，秘校既覺，來歸，付婢迎門曰夫人已
逝矣，秘校撫膺大慟，撫尸於夫人，門景文即相見，遂
長號而絕於地，姻黨親士父母俱懷，乃相攜投沒

井而死（小三水）

百貨濟行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
人相略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
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
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
狀，見妻首已在于枅矣。迪裹餘體歸葬之。（廣記）

斷臂　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
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
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
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
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
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
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
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
風宜少知愧哉！（五代史馮道等傳序）

繼妻

繼室　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
之姨子（左傳）

殺前妻子　龐參為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殺之。參
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聞之，率吏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案）
免（後漢）

禮宗妻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
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
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聘以輜
軿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
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
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
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
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
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
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
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後漢扶風馬

夫人咸 明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卓聘以為妻夫
人不屈卓殺之書斷
誡婦行禮 袁父妻曹氏魯國薛人也來生娶孫氏早亡
嫂之為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供養至於
叔妹群娣之閒盡其禮節咸得懽心及袁為司空其子
與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與等
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袁等
所獲祿秩曹氏恐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
氏葬于黎陽及袁喪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
曰孫氏是元妃理從葬宜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遂
備吉凶尊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凡匶親執鴈行之禮

闕者莫不歎息以為趙娥之下叔隗不足稱也晉列女傳
正服埋李嵩妻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
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嵩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
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嵩之創業也謀謨經畧多所
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
陳主 王彪敗據城之西山樓子陳文帝遣章昭達躡之
并圍其妻刼來彪知不免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
刼遂殺彪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
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
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
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

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
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將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
燎乃蘇復起投於火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職之女也
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南史五十四
國爺竇懷貞字從一避睿宗先諱而以字稱會歲除中
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
俄而禁中寶扇翳衛有衣翟衣出者巳乃帝后乳媼王
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婿
為阿爺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爺而人或謂
為國爺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后睿宗為金仙玉真二
公主營觀懷貞與護役作督繕甚急時語曰前作後國

爺後爲主邑丞上日事公上知邑宮高也
後娌衡陽周令夫其名蜀川人喪妻再娶亦蜀川人後
妻撈二女俱衰矣周撫之如己女後妻兇妬周權苦數
娌八二人妊娠後妻加以宅事鞭撻之無虚日二娌各
自辰任常以刀或臂腿受其撻多在用杖觸其腹欲其
不全 以其以歡難嘆胎而死既殺二娌其後三女相
次適人因權寓衡陽不匝五年其三女俱因產而死每
少孙妻必斂官悔爲爲先鞭撻墮胎死者一娌香經
目體尕武戢三女俱以產死未死者必旬日號呼痛楚
宛轉而後終妻涕泣憂悔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吁
書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佛經報應何昭昭之若是
天中記 卷十九 十
乎俾妒不令之婦聞之婚懼亦勸誡之道有益於世教
云 浩然劄記

妬婦

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 詩小序 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史記
美而不使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
涼北妒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
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
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左傳襄二十
楚懷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
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
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
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
也鄭袖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
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
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
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君王之
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戰國策
後漢馮衍娶北地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
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埳壈於時 後漢書 敬通有一婢妻
天中記 卷二十 二
任酷妬之摯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
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
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
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 敬通集
酷妬袁紹妻劉氏愛子尚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
後未顯而紹妻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
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
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魏志
絞懸廁梁 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
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
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

見術輙歎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出荊州記）

哭封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當貴更取妾故也（典論）

鞭乳母賈充妻郭槐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人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拊頰郭義疑復殺乳母男又死（王隱晉書）

仇錫王不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云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乃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不能自忍乃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提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慚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世說妬記）

天中記

[illegible]溫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無此句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也（妬記）

幃婢暫見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世說）

天中記

述絕謝鯤夜度妻鄭氏妬忿與鯤書鯤以書非婦人之辭疑其門生仇玄達為之作遂斥逐玄達

被傷昔祖約妻無男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疑妻所為求去職不許劉隗劾曰約祈荷殊寵當敬以直內而患為婢妾身被形截宜乘黜帝不罷

變羊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腳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

祝羊還復本形聟徐徐還婦見聟啼問曰多日作羊不
乃辛苦耶聟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
復妬只聟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
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 妬記
狂婦泰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遂殺
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冷
然望見外事凡無須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
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
徑突前詣荀捉膝共坐便閙大罵推求刀杖荀謂客曰
僕行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
乃前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短杖
大中記 卷二 十四
在衣裹便與老老婦無力即倒地客打婦死而走叛不
敢還婦密令覓荀云[illegible]遭狂人并君之過君使可還荀
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其方床卧而婦不知便來捉兄
着地欲殺方知是兄暫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
百亦無改悔 上 俗說車武子婦大妬呼其婦兄宿取一
絳裙衣挂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愧
而退 妬記
捉緦剗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
纔得一兩仍以手撲婦誤打損節歷從此作制每與杖
輒令兩手各捉緦剗元直遇見婦捉緦剗欲成衣謂當
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妬記

結誓吴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爲當娶不乞言
不忍也服竟更娶行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
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述異
妬婦津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晋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
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
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
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夢
見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
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
風波暴發醜婦雖不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
河無風浪者以爲醜不能致水神醜婦諱之莫不皆自
大中記 卷三九 十五
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
婦人水傍好醜自彰 酉陽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
憎妬宋明帝憎婦人妬榮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
面帝曰爲御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
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杖王二十
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親賣掃箒皂莢以辱之 宋書
悍室劉孝標自序云子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三異之
者四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家道轗軻
此三同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
無血胤此二異也 梁書 十四
截指[illegible]有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剔髫

浴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
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賜喚其舌柳氏乃截其
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
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
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
命振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
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朝野僉載）

賜酒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妬爛二
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缾酒賜之云飲
之立死瓌一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即飲
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

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
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
宅安置（蘇鶚國史異纂）房玄齡事同

可畏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
如嚴君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
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
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七薄施粧粉或
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時韋庶
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
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
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本事）御史

臺任瓌事同

刵耳劓鼻 中宗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
遣閹人執之刵耳劓鼻剝其陰皮漫駙馬面上并截其
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
降公主為縣主駙馬左遷（朝野僉載）

刻眉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
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
粧耶我為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
眼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粉焉（酉陽雜俎）

月黥錢黥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
以掩黥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

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上）

僮戲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諧戲一日
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于堂下與妻李氏
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
列于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
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
氏平昔所為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
觀之僮志在于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
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
乎鉉大笑幾至絶倒（玉泉子）

錐刺 閩王延翰妻崔氏延翰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

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輙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刳其木爲人
以手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死者八十四人 五代 翰妻
博陵氏亦妬性悍妬而殘忍嘗以練縛婢背而鞭之練
染血赤乃直又置木掌捆人 上盛暑天無纖雲而震
雷擊博陵斃于中庭 五國故事
賜銀絲 兵部尚書杜棠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賊民
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忌寵婢一日棠俾之如
事嚴親烈祖常命元宗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棠位望
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
言棠本起于生靈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未
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緩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
天中記 卷十九 廿
祖聞之大加嘆歎以銀盆繰綵賞之 南唐近事
事婢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
氏妬悍覩執愈甚不置妾媵齊丘遺己之婢三人與之
李亦以諸色奉事三婢恭勇妬僅入問其故李曰此令
公宗侍之人見之若由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
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上
自經 婦人之妬有以其老四十年劉撫州監酒范寺丞
者妻色美而妬范甚懼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
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宿疑者范擬牽吏卒徑
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
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
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然良久拊心而呼曰天
乎有是耶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
死矣 闕
刃子 有任湖南者 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憐之偶
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聞宴命妓
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
語方酣忽於吏擎生肉二盤置席前倅愕問其故則
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剉肉以獻其毒
忍至此 上

出婦

七出 孔子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
天中記 卷十九 廿九
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
者不順父母出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
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
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
姻之始也
三世出妻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
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illegible]
蒸藜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藜
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 孔家 曰吾聞之出絕交令可
友棄妻令可嫁也蒸藜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白虎通
惡敗 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 自辯 註云惡其

敗德而出其妻

取棗去婦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漢書

分異　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竟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苦也充請呼鄰里宗家相對共訣妻信之悉召鄰里親戚充乃前跪以妻言白母出其妻妻泣而去 汝南記

天中記　卷之　二

弟子去妻　祖榮年四十無子高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 後漢書

姑憎還歸　龐順字華仲汝南南頓人奉曾祖也其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 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 汝南記

叱狗　鮑永字君長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後漢書

泝流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後漢書 白樂天判云姜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太過

棄斥　賈玄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棄妻斥女敬白賈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後漢書

天中記　卷之　二十

展獻　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黃允曰得婿如此足矣允歸出其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遠還元父為主人請親屬賓客三百餘人夏侯于座中攘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遂越席登車允以此廢 後漢書

亡珠　汝南李敬為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餌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 謝承後漢書

郄家離婚　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郄家離婚 世說 獻之娶郄曇女名道茂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 晉書

折靡蕪齊處士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為儒林之宗仕至四十未婚其友為娶王氏乃詣澗折蕨而去因名靡蕪澗（金陵故事）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掛履落母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本傳）

恒意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舊唐）

冤誣河東裴章者其父胄嘗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為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李棄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娶李氏自感其薄常稱璧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自荊州移鎮太原

曇照隨之章因見照叙舊父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貴今則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寃訴於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其下以刃劃處於浴器中五臟墮傷風遂死（[illegible]）

留詩為訣天祐中有慎氏者毘陵儒家女也三史嚴灌夫娶由淡結婚好同載歸蘄春越數年無嗣乃拾其過而出之慎氏既登舟留詩為訣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覽詩悽感遂與偕老（唐宋遺史）

死後休妻王雱安石次子也有心疾娶妻龐氏不相睦雁而嫁之時侯叔獻死其妻性薄不修安石未其事而斥去時語云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澠水燕談錄）

棄夫

覆水不收太公望少娶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值天大凉改業販麪又值大風貨於蘇津雖而不售居牛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及武王平商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呂覽雜說 詩錄 姓子注 王明壽 世殊）馬武曰覆水不收後悔何及（後紀）孫皓將敗遺群臣書曰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江表傳）　周王明廣對衛元嵩云

丁公入漢先獲王典之戮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illegible]）（明集）

治道自經朱買臣字翁子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為會稽太守入吳界[illegible]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敦諭宋徐廣家貧夫嘗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謐之女怨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與[illegible]廣離（南史二十三）

遣書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少有樂道不營產業常與

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成通儒（晉書）

索書 顏真卿為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公求判牘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定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買之妻必去寧見錦衣（一作齊追蕭決之妻贊或好事作學買臣之嫌顏真卿人）汚辱鄉閭

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君以旦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左婦人無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冥遇

贈珠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珪才貌俱美悅童子韓重欲嫁之王不許紫珪鬱氣而死重遊學歸知之感其意乃具帛幣弔於墓前珪魂出塚見重流涕相與還塚三日夜贈以徑寸珠并白玉壺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

當志（搜神記一作紫王）

駙馬 隴西辛道度者游學行至雍州城西五里北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辛度謂門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閤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名叙之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為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命取床後盝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為信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

一塚度當時荒忙走出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耳乃遣人發塚啟柩視之原葬諸物悉在惟不見金枕解体看之情交宛若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道度為駙馬都尉賜其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為駙馬今之國婿亦為駙馬矣（搜神記）

更生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為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即聘

予劉祥為妻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
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
悒怏而死死經三載道平還家乃詰鄉人此女何在鄉
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
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
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
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女父母與劉祥既不
契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
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
而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本與君誓為夫婦以保
終身為父強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成病

民門已 卷七 二六

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
未損可以再生還為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不活審
言乃啟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
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
王卜乃斷還王道平為妻壽[illegible]百[illegible]十歲實謂精誠
貫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搜神記元康中梁國女子許
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
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
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
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
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

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晉五行志
鬼子盧充者范陽人家出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
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
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
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
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
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
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即莊嚴使充就東廊
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
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

民中記 卷一九 三十

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
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
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
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
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二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
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
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
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
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
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
可顧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

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
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允懷㩁初怪惡傳省其詩既然歎
死生之玄通也允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
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允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
也遣視之果是謂允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
親痛之贈以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
得聞不允以事對即詣允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允
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illegible]春煖溫也願休強
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
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
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志怪
天中記　異苑　記

同學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
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
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
梁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
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
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
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
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
英臺呼之寧波志

神女塚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客
舍中有一女子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
之母往尋見女子具說之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
藏于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
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
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
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言
訖棺木開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女塚二 參東

重活開元中易州司馬鄭州張果女卒權殯閣下有劉
乙來代其子常止閣中日暮有美女來情好遂洽經數
月忽謂劉曰我前張司馬女沒殯此閣命當重活與君
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棺其所瘞處而去劉如期發之
至明復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父請閣中見女在焉聞
天中記　參考　記
知其由乃歔欷曰此冥期至感何為隱蔽因遣報果請
婚父母驚喜赴期遂成嘉偶後產數子廣異記

鬼胎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
畋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併一婢在山觀中女冠
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夕聞
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穢汚吾清境不然吾當殺
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
娩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為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錢
爲往醫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
為觸汚道院為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
間繼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

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帚也及寤不以為
信及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無冊
初謁之亦喜亞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即此人也偶出家
耳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柱杖驅擊
亞并其隊逐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
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
天曹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寢三更中聞外戶人
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備損壞此即魂也吾相保守囑
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忌明處三二年間乃生數又
數歲其乃辭去云分數已盡合當決去歔欷而別俄不
知所之中朝故事

入哭復活 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
花木叢萃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
行酒渴求飲女子啓關以盂水至獨倚小桃柯佇立而
屬意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
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戶扃矣因題詩於
其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
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
問之老父云君非崔護耶吾女自去年恍惚如有所失
及見左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尚儼然在床崔舉
其首枕其股曰護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
父大喜以女歸之本事詩

雲英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
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
過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
漿飲之即美女也航欲娶雲英嫗曰但得玉杵臼當
與之後航得杵臼為搗藥乃得娶遂得仙也傳奇

彩鸞 文蕭抵鍾陵西山山有許真君上昇第每歲中秋
士女櫛比文生睹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與文
蕭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霜雪寒歌罷秉
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姝顧曰非文蕭耶引至絕
頂侍衛甚嚴後有天判云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為
民妻一紀後入越王山上

佐酒 廬李二生隱太白山習吐納李生不耳貧流迹江
湖後於揚州逢廬生昔號二舅以馬來迎朱門斜開侍
婢數百人一女子佐酒善箜篌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
行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州舟罷曰莫願作婣否其手
汴州陸長源以女妻之宛類廬舅善箜篌者李具言舊
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箋入仙宮如公所言廬李
遺

真真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
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為妻畫工曰
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回
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

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行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令將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嶽地僊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卻上軟障唯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焉（松窗雜錄 聞奇錄）

不繼娶

不繼娶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家語）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韓詩外傳）如淳曰華與元參之二子也

不復娶　王吉子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前漢）

三不惑　楊秉早喪夫人遂不復娶遂俗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

敗家　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嘆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上）

不違本心　管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魏志）

篤慎　諸葛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更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吳志）

辭疾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為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吳書）

比曾　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南齊）家甚貧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

妻亡無妾　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婦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南史二十）

無子不娶　李象述子也清簡不羣標博涉群書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北史三十三）

終身無妓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唐書文傳）

孤居一室　王維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上）

妾侍

妾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內則）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斗）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為人妾妾不娉也（說文）奔則為妾奔亦是也

不聘母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
而出之 左成
内寵 晏子對齊景公曰内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 昭二十
嬖妾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内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
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
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谷子之行欲其道也夫子木
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
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語
大禮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
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
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哀二十四

樊通德 後漢伶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
飛燕外傳 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名 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
時疲精神馳騖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
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
原碧 王莽妻傍侍者原碧莽幸之從子臨亦通焉 漢書
友通 後梁商美人友通期獻於順帝通期有過帝以歸
商商出嫁之商子冀令客盜還友通期生子伯玉 梁冀傳
阿騖 鍾繇與荀攸善攸早亡相二人曰荀君雖少然當

以後事付鍾君繇因嘲攸曰惟當嫁卿阿騖耳荀果先
卒繇經紀其門戶嫁其妾阿騖使得善所焉
綠珠 昔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
三斛買之即綠珠也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曰綠珠
吾愛妾不可得也秀竟殊崇來訪綠珠綠珠聞之墜樓
死 嶺表錄異 季倫有愛婢曰翔風能別五聲以文顯名年三
十石崇乃退為房老翔風怨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羨卒
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嗟 拾遺記
絡秀 周浚作安東將軍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
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
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浚覘之

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
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
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
作妾門戶計不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
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世說
宋禕 宋禕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在晉明
帝處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
曰卿諸人誰欲得之眾人無言阮遥集時為吏部尚書
曰願以賜臣帝即與之禕死葬金城南山對琅琊郡門
袁山松為琅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禕冢作行路難歌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后屬謝鎮西問禕我何如王

答云王北使君田舍貴人耳世說注云宋禕未詳
鄭櫻桃 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
在衆很妓中承數嘆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趙書云石虎聘崔氏為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
兒病謂崔與藥以告石虎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見小
子以噬其客作實非藥也虎乃射一箭通中而死載記
云石虎聘將軍郭榮妹為妻虎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
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
雷尚書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
尚書世說 雷有寵生洽恬語林
露醜 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有愛妾能為新

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
顗官詔特原之晉書
開閤 晉王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
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事易耳乃
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
桃葉 桃葉王子敬妾也篤愛之為之歌其一篇云桃葉
映花紅無風自婀娜二篇云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
古今樂錄
驌騻 宋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廐中有群馬每夜驌騻
擲驚嘶攸之令人于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絳縷服起
軼如飛掩之不及視其蹤跡徑入閤內問內人惟愛妾

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卧輒置枕下夜或失所
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宮故事
耀華 阮佃夫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
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耶遂諷
有司以公事彈恢宋書
徐月華 高陽王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
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
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
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
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

傾城脩容亦能為綠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
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洛陽伽藍記
朝雲 河間王琛有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
篪能為團扇歌壟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
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
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
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春風 洛陽上商里有冠軍將軍郭文遠宅堂宇園林匹
于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
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

家元譏曰凡婢婁聲春風曰停奴慢罵元譏服婢之能
于是京巴爺然傳之上
紫光元崔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郎中宋
遊道後乃私耽出為冀州刺而紫去遊道大致紛紜乃
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父乃停息論者
兩非之 北史
玉兒元樹奔梁將年十五未及公主少姝見尚山雲向南
來未嘗不引領歐欷後為姊子照扯德李照所紿北歸
初發時覩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還
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發三人皆死樹
為梁六七上 二六上 卷七
成毋群懷性泰慢寵妾馮氏長且妓家人號曰成毋朝
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
立 二十
玉珠到㩦有受伎陳玉珠宋明帝遣求不與逼而奪之
㩦頻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㩦入獄數宿鬚鬢皆白
見死係上方奪封 南史
羨滿蕭景先遇疾遺言作啓謝世祖曰自丁荼毒以來
妓妾已多分張所余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
女桂支佛兒玉女羨玉上臺羨獻監華奉東宮 南齊書
陸太喜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
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

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啣得席上玉簪妙齎歌
人王娥兒東宮亦齎歌者屢偶之並妙盡倚曲一時無
對 南史
雪兒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
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故韓定辭云盛德
好將銀管述麗詞堪付雪兒歌 北夢瑣言
紅拂李靖謁楊素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將歸逆
旅夕有紫衣戴帽人叩門而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
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
木乃與俱適太原 虬髯客傳
天中記 卷十九
素玉喬元少嘗伯崔義起妻蕭氏有婢素玉 報恩記
窈娘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
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
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
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咽結三章
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
知之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
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見好將歌
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
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
顏為君盡 本事詩 唐書 李德裕傳論褒姒驪姬皆

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為家妖以災禽不朝野僉載

窈娘作碧玉

仙娥御史監察清河張詐侍兒仙娥能歌舞解書翰常出使以娥充使與有容知者潛贄之佯拜跪多數竟得不發仙娥墓記　石崇有妾曰仙娥娘名稱亞于綠珠綠珠外傳

騂珠楊國忠本張易之子也時易之得幸於天后恩寵無比每朝退歸大后詔令居樓而去梯易之母恐其絕嗣密使女奴騂珠樓人私與之寢既而有娠而生國忠騂珠遂與國忠父楊為妻以貞其姓楊又與楊妃同姓遂結為族眷焉楊妃外傳

素娥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即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也

天中記　卷六八　罗子

明珠明珠楊慎矜侍婢也有美色以墓原草木流血遺衍者史敬忠乞為八姨閣得以見明皇帝惡其厭勝矜慎遂抵法明皇雜錄　博春宮貴太真鄉氏帶來往宮中唐曾

盈盈洪奚盈盈者大寶中貴人之妾愛貫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問官之子為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帝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只無甚害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盈盈傳

裴六郎奇舒翰有愛妾曰裴六卿容範曠代善歌舞通幽記

玉簫唐西川節度使韋皋少遊江夏止於江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祗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戴姜使君入關求官韋乃居上頭陀寺荊寶時遣玉簫往從給奉玉簫年少長大因而有情時韋後歸覲與玉簫約云少則五載多則

天中記　卷三九　罡

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值荊寶以事係獄韋出之因問玉簫何在姜曰以僕射感期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雲谿友議

被彼笑曰丈夫事情令人死生隔矣後常以隨右功理
蜀不督罪處中書令盧携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
頁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
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
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常嘆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
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雲溪友議 王衍宮人有李玉簫 蜀
檮杌
秀奴七七 李湖公勉性不喜俗間聲音惟二寵妓曰秀
奴七七皆聰明善琴與第二弟將今奏之自撰琴譜 因話錄
薛瑤英 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
香體輕雖旋波摇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

娟亦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
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卻塵之褥其
褥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卻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
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不盈一握
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因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
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
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之漢武帝處禁避風臺公南
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
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
媚載惑之怠於庶務及載死瑤英自為里人妻矣 杜陽編
小山王縉為相為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党

天女悉韓幹為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南部新書 酉陽寺塔記
上清 竇參所寵青衣曰上清參得罪入掖庭 異聞集
任氏 崔寧大曆中代杜鴻漸為西川節度使寧入
朝留弟寬守成都瀘州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
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多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
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
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懼城內糧盡乃拔城
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
遁 舊唐 十七 六
楚實 南鄭縣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號曰楚實 國寄錄
真珠 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勲蔭入仕累任

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
乃字之曰真珠意取季綸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真
珠名轉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
矣乃家藏一女寶不曾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
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
其所親乃求表於虞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
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
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眈然自失度終不可得乃話
於牛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
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
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為行人曰是子掉三

寸舌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為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以真珠投之何異擲一米于太倉乎若真珠承寵上回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灑憐歷年不進之態耶退思之乃為司空危矣愿瞿然曰柰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媢人真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為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日罷之人必謂司空或溺而不能舍也為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

妓司空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真珠歸于僧孺漢公遂為御客以真珠為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為宰相牙郎蓋由此也牛羊日曆皇甫松出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為誘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宮真珠即公侍妾名也樵言

真珠鎮襄陽時所納也有殊色歌舞之態時號絕倫真珠叙錄

奇章公納妓曰真珠有殊色處肇至奇章重其文延于中寢令真珠沐髮方以手捻其髮插釵于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吟窗叙錄

絳桃柳枝 韓退之二妾一曰絳桃二曰柳枝退之使山東有詩云東風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唯有月團團柳枝後踰垣遁去有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illegible]

關盼盼 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亦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

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又云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只為一人長鈿暈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二年又今春有客洛陽迴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

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朌朌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朌朌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汙雪毫長慶集 徐州燕子樓直郡舍後乃唐節度使張建封為侍兒朌朌所建者陳彥升嘗留詩僕射荒阡孤兔游侍兒猶住水西樓風清玉簟慵歌枕月好珠簾懶上鈎寒夢覺來滄海濶新愁吟罷紫蘭秋樂天才似春深雨斷送殘花一夕休西清詩話

樊素小蠻 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二妾既長又有詩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後二妾各去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古今詩話

春草 劉夢得集有贈小樊詩曰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註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

錦瑟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貢父詩話 錦瑟之聲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句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趙推官深為說如此許顗詩話

沈真真 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巷還古將調西都柳盛張筵以餞盡出家妓謳歌旚酒行盃有第三姬容艷妖絕鄭竊窺之有眷眷意柳謂鄭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子頗好文辭請賦詩以定情候博士拜命即當送賀還古賦詩曰洞房出神仙清聲當管絃詞輕白苧曲歌遏白雲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覽詩大喜俾真真拜謝還古抵京旋拜伊闕令得重疾馳書告柳柳即送真真與赴京迎鄭請出相見真真稀容致拜還古起前遽執真真之手長吁而卒麗情集

柳舜英 余媚娘者才婦也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為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使行人中善言者媒術說之媚娘曰陸郎中如得兒侍巾櫛須立誓否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為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娶二年劈牋沫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鏤玉色繪妙不可及無何希聲之獲名姬柳舜英者媚娘怨之諭令入家同處希聲以為誠然既共居累無他說候希聲他適即召舜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尸箱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閽吏與之送京兆媚娘遂就極典

秋娘 李錡叛有妾杜秋娘沒入宮後人放歸杜牧感而作詩有云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玉露重閑把紫簫吹

燕媒 得皇子夫人

覩棒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
琴客琴客柳宜城之愛妾也善撫琴瑟宜城請老而琴
客出嫁顧況為作歌顧況集
却要却要觀察使李禹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
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
郎五郎也咸欲烝之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
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紿曰可
于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于廳中東北
隅相待又逢三郎束之曰可于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
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
所授茵席各趣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頭却要然炬

天中記 卷十九 四八

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覔宿處四子各弃
所携掩面而走自是不敢失敬三水小牘
非烟非烟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
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公
業甚嬖之其比隣趙氏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忽
一日於南垣隟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
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妻具以告非烟但含笑凝睇
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
濤箋題絕句云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
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非烟烟讀畢吁
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

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麄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
鳳牋云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
琴心怨脉脉春愁更泥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吟
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後值公業入直遂成繾綣
爲如是者周歲后為女奴所告公業鞭楚而斃上
素娥素娥希詢美開成中及第受鄜都從辟焉挈所寵素娥
行羅紹威聞其妹麗求之詢美不敢辭遂以獻之素娥
姓崔氏大梁良家子善歌嗟掌礼和淚作詩云妾閉閣
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倘遇巫娥伴猶逐朝
雲暮雨歸詢美人受辟役度河霜一等長吁不寐曰何
處人能報不平事有行者問其不平事詢美具語之欻

天中記 卷十九 四九

然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僧
寺言在僧寺打鍾勤苦三十餘年已不■所之詢美即
遁迹他所灯下閑談
解愁解愁潘炕與弟峭同為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
嬖于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
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
之曰朕宮中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臣下賤之人不
敢以荐于君其實靳之弟峭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
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畏死而自不足於心耶外史檮杌
折鳳折鳳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為情西人呼為杜大蟲
雖裏有過亦公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戲表皆其

行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閒有紙筆頗佳因書一
律寄臨江仙有彩鸞隨鶴之語中覺而視之云鸞月打
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今是堂）
蓮花南唐處士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時嚴譔牧豫章
欲撓之遣小妾蓮花往侍焉陶殊不顧妾乃獻詩求去
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世不生巫峽
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陶答云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去風
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麗情集）後
人移其事爲陳圖南非也
趙陽臺竇滔字連波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
道質第三女十六歸滔爲苻堅秦州刺史以迕旨謫戍

燉煌後拜安南將軍鎮襄陽以樂音初滔有寵姬趙陽
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若加捶
辱滔深以爲恨陽臺又專伺其短讒之滔益忿焉蘇氏
時年二十一滔將鎮襄陽邀蘇氏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
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色
相宣縱廣八寸計八百四十字縱橫反覆皆成章
句其文點畫無缺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
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
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
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
重（唐武后）晉書稍異

擬四愁李逢吉性强愎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
李一旦陰計約會奪之劉悒悒嘆咤而歸知無可奈何
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玉釵重合兩無緣魚
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
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抛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
將紅淚灑窮泉鸞離舊伴棲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
粉尚殘香漠漠白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
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舊
曾遊處遍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老畫眉
窗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道
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

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宫深紗窗
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
偏照兩人心（本事詩）月下閒談以爲黄損妻裴玉娥爲呂用之
所奪作也（無名氏）損後遇老叟化形于用之斗拱上叱令
以裴還損云
寶陽歸安省姊秀才諸偶居於漢上邑積文籍而物產
聲懸亡何與姑婢通姊有阮咸之癖其婢端麗彼音
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始貧鬻婢於連師連師愛之以類
無雙（無雙傳大略載之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郎思慕
不已即强就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東從事家
值郎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

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戚有嫉郊者寫其詩於座頔覩之令召崔生左右莫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也及見公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并於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小阜有生矣於有以自容陸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今又至吟然乃戎使君之什也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大丈夫不能立功立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姬愛為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寘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贍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昔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惱者時人用為雅談襄陽公其接特之英雄乎（雲溪友議）

（天中記）

[illegible]岐 江陵處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婢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間游索去萬計支持五年梁食且竊其婢曰某何五年不歸任闕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婢遂為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生子歸已失婢所在尋訪知處遂為詩求贖寄之詩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著襄王更不回五度大乘上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還士子（盧氏雜說）

新聲 張谷佐劉從諫納邪鄲人李嚴女為侍人號新聲嘗從諫潛圖窺覦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節度非有戟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拏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副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方今無賴章武朝數鎮頗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屠徒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之後果及禍（新唐劉悟傳）

（天中記）

亭亭 盧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而入宮復侍太皇（亭亭叙錄）

態態 李涉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態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自劉卒也）劉李有（八月）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衍陽夜雪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嗟叮不見豪有而逢宋態誠終身之幸喜懼無言於舊知歟（雲溪友議）

紅鸞 宋元實温祖禹之子哥上也為其寵妾紅鸞所仙病傷寒殂（鐵圍山叢談）

楊花　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死于嶺外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情書續聞）

翠翹　暴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善書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云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鶯鶯燕燕　錢塘范卜即二女俱為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寵錢早世次曰燕燕與群妾等陸病且貧貨所居樓墓廬群妾散燕燕獨不忍去同食貧十餘年陸死自縊以塋焉嗚呼預讓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士報燕燕得不負於讓哉（隨隱漫錄）

田田錢錢　田田錢錢辛棄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當代棄疾答尺牘（書史會要）

僕婢

臧獲　前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風俗通云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

紀綱　晉文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國語）

竊藏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反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左傳僖二十四）

童妾　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總稱說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

監奴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史本傳）

家僮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壽尚武帝姊陽信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

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史漢）

黠奴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終得其力（史記）

蒼頭　鮑宣上哀帝書曰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于良人也（前漢）

豬突豨勇　王莽時囚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漢書）

私屬　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令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賢行　李善字次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

繼死汝唯孤子續始生數旬請奴婢欲殺續分産爲傷
不能止負續逃亡瑕丘界中親自舂養乞爲生計推燥
居濕雖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中長跪請門而後行閭
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
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
爲太子舍人後爲日南太守路經元縣躬自除草洒道
自執爨脩饌祭祀拜辭號泣而去 後漢
池餘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情
性聰惠儀狀端正工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
資用與騎乘馬亡去到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後
晉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遣曹吏冠子弟迎

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泣曰斌即明使君地
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風俗通
求謁平陵孟他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感問所欲他
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曾一日不
得通他後至諸奴迎拜於路將他車獨入衆謂他與讓善
爭以物賂他他得以賂讓 三輔決錄
出入妻所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妻所
每見輒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
皆謁拜之扶風人士孫奮居富冀從貸錢五千萬奮以
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誣奮母爲守藏婢云盜
白珠十斛紫磨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

悉汝貸財 別傳
谷利谷利者本孫權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爲親近監 吳志
亙御馬
長命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
年二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漢末發范友明冢
奴猶活友明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
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 博物志
士國從飛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
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晉書遠傳
撐犁余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子有胡奴執
燭顧之余問之曰撐犁天也孤塗子也言匈奴之號單

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余曠然發悟 玄晏春秋
胡奴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
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
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
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晉書
常奴郗司空 鑒 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
向劉尹 惔 稱之劉問何如方回 愔 王曰此正小人有意
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世說
海山使者陶侃家僮千餘常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
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
因而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助力陶侃為彭澤令不以家累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
人子可善遇之
好外 張存善針有奴好述古亦精其針術奴所欲使則
針解之
典琴 孔齊上元景為尚書性雖儒緩而無事機捷有奴
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詞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
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為解齋汝作
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啓顏錄
慕王 傅奕蕭穎士嚴既與常有僕杜亮事之十餘年穎
士每加捶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
天中記 卷五十九 五十八
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李亢獨異志
當千 太僕卿趙縱郭子儀婿也為奴當千發其陰事下
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疏曰太宗詔侍臣曰比有奴
告其主極弊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
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
威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罪
教化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鎰乃令
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 唐書
告換遺表 王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
留其奴于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稷之家財裴度奏曰
王鍔身歿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
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日遣
市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上
王義 武黃門之死也裴晉公為盜所刺隸人王義扞刃
而斃度自為文祭之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 國史補
漁童 肅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
配為夫婦名之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
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銀鹿 顏兒家僮名銀鹿從事魯公終身 國史補
方介 陽城歲飢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
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
致糟糜數杯乃受
天中記 卷五十九 五十九
黃芩 高固生微賤為家所賣轉為渾瑊童奴字黃芩性
敏惠
瀛仙 權同休友人程得僕遇疾貧窘貨衣令辦酒食
曰予將會村老丐道里資僕曰此酒不足辦某嘗學於
所桑札哭成牛肉後汲數瓶水須之適言酒也且曰某
固異人 酉陽
李鴻 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移華州行在及第
泊大怒犯闕二十年搢紳靡不稱之肅始登第俄有李
鴻者造之願備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
未嘗以所須為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
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貨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

朸及一春事畢鴻即辭去抽詩
武公幹　武公幹常事前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
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加其忠
孝以詩送之略山陰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床前同
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上
京兆　高昂字敖曹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昂使
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傳婢强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
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
兆以血塗已衣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
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爲昂
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
騎東走河陽城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
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奪
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北史
奚周禮奚三百人注云今官婢也
翟婢　姑布子卿見趙毋恤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六帖
李羽生樂成王黨取中山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漢書
齕肉　劉寬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不還罵曰畜
生遣人視奴疑必自殺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
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
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東觀漢記

饋畫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
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使一婢來問曰
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世說
翟素　會稽翟素女翟氏之女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
之臨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
得而辱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後欲犯青青曰
向欲代素者恐被恥辱害耳今素已死何以生爲賊復
殺之女列女傳
婚姻　趙明甫名仁美天水人遷授潘縣令素號三命自
知晦壽所至每日者經過詢之語與相同趙一女未適
人未逸得婚聞先爲女子覓一女僕使一日命之掃庭
忽爾涕淚趙曰何故女曰某姓丁父名德麟嘗爲此邑
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爲人掠賣至此趙惻然謂其
妻曰我女不憂不嫁遺乃擇邑客善者輟女妝奩先嫁
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于令見之大驚曰昨觀君
容其命將殂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因徵其異
孜甥竟之事趙曰某別無能孜因話嫁僕之事乃賀令
曰只此便是陰功祿壽寧可測乎纂異記今各書止載南
唐鍾離瑾事
胡婢　金祿爲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
兵衛天子於許都祿與必善必見祿有胡婢善射必嘗
請之從後也三輔決錄

九樂陳壽仕蜀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
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

下食裴秀年十八有令望苟是婢而嫡母妬猶令秀母
親役後大集客秀每下食衆賓見並起拜之答曰微賤
豈宜如比當為小兒故耳於是大母乃不敢復[illegible]之 語林

復蘇干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寶父將因推著藏中
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
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恩情如
生家中吉凶輙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
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晉書

婢傷祖約為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内為婢所傷司直劉

天中記 卷六九

隗奏約息生婢僕身被刑傷約甚慙恥遂解職 晉中興書

采音綠草采音宋秦陵太守劉興道所得家婢也 異苑

采蘭蔡撙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
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
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撙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
撙内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
南史 孔愍先有婢曰採蘭 宋書孝義傳

恭心王惲不能以叔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
以猓婢恭心侍之遂生琨物名崑崙 南齊書

玉素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
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莫之不
可玉素毒之良久乃覺覓婢不得魏泉有索暑於金城
坊空宅搜之婢與投化高麗並在奉勅斬東市 僉載

懷春天寶初駙馬獨孤明有婢曰懷春稚齒俊俏 酉陽

剪綵顏真卿奉使李希烈謂柳常作世父曰吾知此行
必不回吾小青衣雙鬟名剪綵者頗善承吾吾幸得歸
骨其時汝必與之同啓吾棺知吾有異常人之死 常侍言旨

蘭孫彭城劉元溥父將出適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
得四人一入名蘭孫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不類賤隸
元溥詰其情果衣冠子弟易主元溥焚券以家財五
十萬先其女而嫁之 幽怪錄

細婢柳仲郢僕射有婢失意鬻於成都蓋巨源使君欲

天中記 卷六九

之取致其家一日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窓下過蓋公於
束縑内選擇舒卷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蓋
命扶出翌日廖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
安能事賣絹牙郎乎 北夢

薛務武邪皇以三頭冠絕一代後獄婢薛務苦上柔婦
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為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
宏詞勅頭是謂三頭 南部新書

綠翹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有國色工讀
書屬文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于上林一女僮曰綠
翹亦明惠有色機疑與知客私笞殺之 三水

小碧劉積中婢小碧忽作同年杜省躬語 酉陽

輕紅　華州椰参軍妻崔氏有青衣曰輕紅（乾𦠆子）

金釭　楊州從事張不疑買一婢金釭價一十五萬（靈怪集）

鸞臺　司馬圖居中條山王官谷布衣鳩杖出則一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禱圖必造之與村老同席曾無傲色（譚賓錄）

春燕　蜀王孟昶說宮婢春燕姓李氏竹洲同與坐則同席末年遭後主命合葬基上有樹生異花上似鴛鴦交頸人不知名但曰鴛鴦樹時有歌曰願作墳上鴛鴦木作雙飛去作雙歸（奇物異名記）

金鳳　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

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姧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五代史）

春鸞　王鏻婢春鸞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鸞鏻怏怏與之（上）

春鶯　王延羲嘗為牛飲一夕醉甚命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醉卧於市中唯呼其婢春鶯而已刑者未敢發置之他所明日視朝使召準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羲都不能知乃急召復其位（五國故事）

天中記十九卷終

天中記卷之二十

明汝南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師弟

師佐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𢏂者人友也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韓詩外傳）

就師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穀梁昭十九）

四術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

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荀子）

師法　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上）

求師　干將鏌鋣巨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

有惛質者入而心辯知必將爲大賢助可謂之擇賢友而友之王

尊師 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呂覽勸學

達師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

能令於徒 徒上誣

術師 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上尊師

模範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揚子

聖師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潛夫論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 韓詩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呂尊

師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 荀子 黃帝學于大真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鉸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 新序

堯舜師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莊子天地 堯問其得道之上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之師 上 齧缺問道乎被衣 知北 莊 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

世師 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鶡冠子

伯師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成有天才

然皆年七十餘乃昇為王伯師新編担譚
太王師 文王為西伯鬻熊者為文王師有功於文王早
卒及武王滅殷未之封也成王舉勤勞之後封其曾孫
熊繹為楚子史記 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
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
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高氏
門鬻子事二說不同已難憑矣今其書慎詳篇乃云昔
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戒之云云是作書耶
酌酒 散宜生閎夭南宮适生三子者學於太公太公見
二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尚書大傳
王師 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

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
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呂覽師尊
虛往實歸 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
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
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
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奚假魯國乎莊子德
和門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
應之曰君子導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
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
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

鴻之力今徒翼其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韓詩外傳
三盈三虛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
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論衡
大駔 段干木晉之大駔為文侯師淮南子 子張魯之鄙家
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
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
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黎此六人
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為
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
於學也呂覽尊師
恭敬待命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

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
羅夫人為善者少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
君子哉說苑
訏然 訏然者蔡丘僕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
文當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太史公素王妙論
乘風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列子黃帝 注列子蓋神人也
居南郭 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列子仲尼
以東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

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
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漢書
異待 張禹字子文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
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
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
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
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
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
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
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上
明經術 夏侯勝字長公後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

說災異後事蕑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
師也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上
輔導 顯宗以張酺受皇太子業其行輔導之體章帝即
位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人并
郡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遍
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東觀漢記
市宅 張霸字伯饒幼號張曾子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
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子楷 後漢
忘年 朱穆字公叔就學銳意其父常以為專愚同郡趙
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

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
當時所服 上
嘲師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
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
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
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進粥 郭泰嘗止陳國文學見童子魏昭號德公知其有
異求近其房供給洒埽林宗嘗不佳夜中命昭作粥粥
成進太一暇怒而呵之曰為長者作粥而不加敬意使
沙不可食耶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大復呵之如是

者三昭姿容無變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
見子之心遂友善之卒為妙士 後漢
絳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人美辭貌有俊才
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
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融才高
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
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
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
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後書
侍講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
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

融以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上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本傳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右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 高士傳

鄭玄在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世說

師 邴原字根矩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捨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 別傳

從師 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摧鸞鳳之艷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 零陵先賢傳

乞言 魏高貴鄉公之幸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魏紀 晉傳

天倫之表 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 世說

宣文 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壼對曰周官禮註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以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拜宋氏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裴景仁前秦記

在三姚弘為太子太傅于太學中生存于岐岐病在家
弘以師者人之□□□之□□在三之義不可以
不□□詣省疾拜於床下 崔鴻後趙錄
東□□□高祖踐祚召問經之禮遇甚厚為開館東郭外
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允□州□諸徵士周勤於米陵
□□實錄受業百餘人 王□□□
飲此湯平王子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為黑面僕
射欽曾託□州人□僧壽為子太師師至未幾欲去欽
以讓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
經五朝便尔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於是
待客稍厚 魏書

青溪劉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
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每出惟一
門生持胡床隨後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
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 南史
請業李謐字永和涿郡人也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
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
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年三十二
拔孚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上書曰趙郡李謐幼
號神童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
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
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

伏鑿盈百條紕無當常識且之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
不苟言以遠經典飾辭而皆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
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
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
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殺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
為喻前河南尹甄琛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
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於宇依
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
興北海之風不隆而枯菩空闇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
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膺下風或親承音

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可表傍惠康近準玄
晏謚曰貞靜處士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
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魏書
脫衣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
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
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
之鳳慙不往時人稱嘆焉 北史
影質華陰徐遵明字子判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
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
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上
變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

為之以其僻也如此上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元嘉中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學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曰球正始之風尚在上

事若以君常奐字仕明元魏武成時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以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馬尚書左僕射元禎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奐教所就皆浩高允修稱奐之發教其勸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北史

臺唾鄭灼字茂昭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嘗夢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南史

勞進質疑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北史

十五爲師賈逵曰夫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自北面皆以年千子大中

歸師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讌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資一人即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新唐書

同師質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為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成服喪畢而去新唐書異

夷表願師蕭穎士字茂挺聰警絕倫然敖不知上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遠夷若此唐書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新

堂罪陽城字亢宗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

學有諍約者嘗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根蒂臺吏以蹤跡求得之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酒訣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郊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舊唐書柳宗元聞之遺何蕃等書曰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諭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新唐書

為照鄭俶佐陽城詩經月餘與論風俶不能往從一辭因縊于渠下城哭曰我雖不殺俶由我而死為之服緦麻（唐書）

正身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荀法行）

辭師　徐曠字文遠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奧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

天中記　卷二十　十四

儒者風度威揚玄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後越王侗署為國子祭酒時洛陽飢饉文遠出城樵採為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疇昔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今將軍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耳欲為伊霍繼絕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迫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密頓首曰敬聞命矣旣王世充專制密又問計文遠答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illegible]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略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舊唐書）

先生　古者稱師曰先生（釋名）

子沈氏　子沈子公羊隱十一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何休注）

[illegible]　僧翻弟子新云所教南山曰學在我後名弟解從師生名子天台云師有匠成之能學者具資稟之德資

天中記　卷二十　十五

則捨父從師敬師如父師之謙讓處資如弟司馬彪曰徒弟子謂門徒弟子老子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南山云師無率誘之心資缺奉行之志（釋覽）

義

朋友

同志同師曰朋同志曰友（鄭注）同門曰朋（[illegible]）友愛也同心為友（[illegible]）友有也相保有也（釋名）

合方　孔子對哀公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家語）

為明昔說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各比德

贊大戎及虎叔死四人為服朋友之服孫叔
率友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
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
而異友寡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
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逆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
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
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
杜伯左儒死之說苑

管鮑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嘗嘆曰吾少
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
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
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
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列子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寢戚患之管仲
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
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
哉韓詩外傳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
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
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
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
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
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
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
死而況為之哀乎說苑

觀友　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
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
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
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
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
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

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
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呂覽

伍舉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
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此行也吾必復子至
楚與子木言之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
使椒鳴逆之左傳襄二十六

縞紵　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左傳襄二十九張儼字子節拜大鴻臚使於晉羊祜何
禎並結縞帶之好吳錄劉叟字偉叔吳為先口吳鄭之

交以紵縞又以談吾之千子以絃齋為幽贊以此言之
彼可無愧也晏雜書
知我 子產自晉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
善矣惟夫子知我昭十三左十年生逝而國子悲後漢黃綬論
傾蓋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
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
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
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
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
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家語宋欽與高允書曰希
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還其願爰造京師得申孔而叢

深孫僑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魏錦詩作程木子
求益 孔子問子桑雩曰吾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
桑雩曰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
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
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揖於
前其愛益加進莊子孫長樂綽作王長史濛誄云余與夫
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
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世說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
如醴表記
問交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衣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
孔子曰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

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
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
何謂無孝名乎家語
四友 周文王得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
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
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
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
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叢
子故文王有四臣免於虎口丘有四友以禦侮尚書大傳
日益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
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
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
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
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家語
索居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
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
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
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吾道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死友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遠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宦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荊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

為世規刺十　俗謂荊軻誤
前交後絕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捋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謝其大吾也轍行而辭曰我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以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之令吏譚夫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出以吳出我以譚夫吾故身也吾庸還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子不受使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使不可以接十世不可以事君吾行惡矣人惡以吾為生吾所以以死於道乃斷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死亡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而謂得節也　新序
不助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　說苑
莫逆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莊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上
青荓 趙襄子游于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
友士 魏文侯謂子擊曰吾下田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

待食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有他故期反而食
至暮不來起不食而待之明日其人來乃與之食韓子
憂蹤 六國時張敏與髙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
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于此者三
韓非子

濠梁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
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
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
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
上也莊子秋水

運斤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
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斵之盡
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
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斵之雖然臣之質死
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徐無鬼

[illegible]莊惠標濠上之契發郢匠之模注天下 鍾子期死而伯
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
可為語也淮南脩務 匠人輟成風之妙巧廣絶交論

蘇張說人上須術以動上從横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
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
則封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
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坐之堂
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
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
此吾所不及蘇君者[illegible]

抗手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
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
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
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
而先生厲聲髙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
此二子丈夫爾今乃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
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

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其
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
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孔叢子

張陳 張耳大梁人陳餘亦大梁人也餘好儒術年少父
事耳相與為刎頸交後以張黶陳釋之事構隙耳後與
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漢書 耳餘始居約時相然
相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慕用之
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前漢

脫粟布被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
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
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

衣服案內師臣以外傳一論王以求天下於是朝廷
疑其矯馬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西京雜記
撫塵 孟嘗爵祿不相貴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故
是以泉門先生居進戶空穴之中而魏公于一朝以百
騎再龍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
半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游哉交齊年悠伏以日數
哉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王貢 王吉字子陽少與貢禹為友及陽仕益州刺史貢
禹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薦稱禹世稱王陽在位貢公
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漢書見御覽今本不同
蕭張 蕭育望之子也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

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
相薦達也始皆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育與博後有
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上
操兄 陳遵字孟公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
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
友 上
奔慰 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
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
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
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後漢
舉[illegible]交 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嘆
之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
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
駰駰候見憲倒屣迎笑謂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
我哉遂揖入也 上
慶廉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仕至蜀郡太守平生
有志膽氣烈好周人之急世伏其好義與洛陽慶鴻為
刎頸交鴻亦慷慨有敦節仕至琅琊會稽二郡太守所
在有異迹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陳雷 宜春陳重少與鄱陽雷義為友太守張雲舉重孝
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後義舉茂才讓於
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

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 陳雷傳
陶尹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
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子所怪然鍾子期死伯
牙破琴子為陶陶哉 東觀漢記 尹班陶陶于永夕 廣絕交論
款款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
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
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至日卿果到升堂
拜母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
晨夜省視曰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
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
而悲嘆泣下赴之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

未合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而去後漢范張款款於下泉廣絕交論

絕交　朱穆字公叔與劉伯宗書絕交書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為侍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汙為榮宦乎嗚呼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後漢記

責劉　梁鴻初與京邑肅友善約不為陪臣及友為郡吏

鴻以書責之而去東觀記

非宦　張升字彥真有大志歎曰人生於世白駒過隙耳安能岀道媚世俗哉中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草而語曰今闕下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羽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退升竟以黨錮下獄死後漢

舍短取長　李燮字德公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上

杵臼　吳祐放豬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乃變服為傭與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東觀記

義代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世說

管華　華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魏略管寧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

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說

非常　孫楚牽招碑曰仍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有橫波截流拊翼搖翮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日自勖損于季孟之間上

復平　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溫恢求請胡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魏志

分居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
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為之
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蜀志
石交 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
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 上
年寬 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遂以禮辟延見召對嗣雅
後淵帝改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
焉 吳錄
僑札 周瑜為居巢長過魯肅求資糧肅指囷米與周瑜
周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本傳 晉陽秋曰
陸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分

候食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相期約雖暴
風疾雨無不至者嘗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
復來恕荅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時
賓客會者皆以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
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會稽典錄
共枕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
其美名故來求為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
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羅
浮山冢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
為共枕樹 廣記
千里命駕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想思輒千里命駕安
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之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
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 世說
竹林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
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
七賢 世說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
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
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上
忘言 山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
阮籍便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

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晉書
神交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
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袁宏山濤別傳
識度相交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
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惟此
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
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
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飲市仰泣 晉邢高呂安飲於市仰天而泣二子非有喪
之哀傷相知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

欲以乞名者也子新
衿契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杜
而語杜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世說
相期庾翼字稚恭特京兆杜乂陳郡商浩並才名冠世
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
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溫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終
始晉中興書
競心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
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世說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
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輙取之故當出我

下上
許多儕輩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
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鼓常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
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傷逝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常謂人
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己外求良
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
一年支遂殞傷逝
世外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游羲之造
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晉書

得意交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沙門釋法崇於三山披衿
頃契自以為得意之交宋紀
雲霞交謝瀹字景恒安眾也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
陽范友為雲霞之交南史
異常交謝述字景先少有志行莅官清約殷景仁劉湛
並與為異常之交袁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
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宋書謝景仁傳
君子交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早立名譽當時名士
陸惠曉謝瀹張融何點沈淵相與為君子之交南齊書
懷抱交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為舍人劉懷珍為直閤相遇
早舊高帝輔政以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

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
有異南史
心期向柳字玄季禎弟也有學又才能立身方雅太尉
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
柳猶以情素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誡柳曰名位不
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
久矣豈可一旦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涉義宣事與
係建康獄竣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常與竣言及柳事
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上
抗禮[illegible]悅字悅祖少負氣始為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
駕[illegible]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舉

動呼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惠開曰我與鄉並有何等名陶俱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更為刎頸之交齊春秋

後曳　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後曳若此稽康所不堪余亦未能也談藪

解裳　自隔劉璡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徽同舟入東徽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

招攜　劉訏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李紳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奧典典奧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訏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南史

遺書　劉善明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今鳴鉦舊鄉太緝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援遣遊辯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播壞今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南齊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卒南史

置祭　裴伯茂少有風望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捕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祈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于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于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

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其事實北史

憂別　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憂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憂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憂之夜北史

遺煩　冠儁字祖儁有志行篤於仁義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談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

人所敬重如此周書

不阿　常正字敬直獻子也初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是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梁書

放逸　嵇曾孚字敬遠志尚夷簡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周書

易衣　張軌字元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仕洛陽家貧與梁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上

結盟　周敷字仲遠梁時與同郡周迪深相交結梁士數

先入陳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顯貴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後迪復襲東興敷從章昭達征之至定川縣與迪相對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䀼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刎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詔曰敷受詔遐征奄時遇待虛僞斂詭遂貽喪仆史臣曰昔張耳陳餘刎頸同至戕周敷周迪亦斯等暱親始終而詐殘斯甚大朝趣矣縣隙因于勢利何其鄙與陳書

傾心定交　李審字玄邃隋蒲山公寬子也開皇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審智計不窮獨所不及可與爲友玄感遂傾心禮遇焉定刎頸之交唐書

資給　劉思問吳州潼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思問亦所資至盡而不以爲疑建德亦弗之問也上

忘年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十三陳亡入隋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爲孫孔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上

爲損　岑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捣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上　人雖羈賤必鈞禮新

不改舊　劉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耐久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唐書

方外　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搆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上

文章四友　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

小友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

耿湋者于九齡贄謁答謝之因呼小友唐新

始終張九齡與嚴挺之袁仁敬梁升卿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始終不渝甚為當時所稱唐書

人外物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况為人外之交吟咏自適顧况者蘇州人性恢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戲侮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巳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况心不樂求歸於吳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為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上

然諾郗純字高卿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子士美少好學善說覽顏蕭輩常與之討論

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于二郗一之間矣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

交友趙驊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顏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友道也舊唐驊宗儒父也

聯床靜言李約為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并舊徵君況城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於張聯床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常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尚書故實

交尚楊憑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遊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唐書

四夔崔造字玄宰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illegible]

神感吳郡陸淞少有志行性悅山水貞元中往遊永嘉遘疾而歿淞素與吳興沈長友善長夢淞顏色顦顇曰我遊至永嘉若疾將困君為知我者願託家事義悲[illegible]又敘舊歡宴語久之因述文章話虛無之事乃謂長曰贈君浮雲詩一篇以寄其懷詩曰麗虛從空瞬息天

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數回臨去曰憑舡巳發來明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期而淞喪舡至長撫孤而慟賻助倍禮詞人楊丹為之志其旌神感銘曰篤生斯君美秀而文沒而不朽寄音浮雲纂異記

林泉常溫字弘育穀子也剛腸寡合人多跂詣惟與常侍蘇祐善字祐之蘭陵人博雅好古門淡員退善鼓琴賦詩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常溫尤重之結為林泉之友唐書

八友吳珙吳頊吳崧皮光業林杲羅隱何蕭齊必居于吳興長城之八座山時號八友

而交經拙於歷山三丈蓋詢於河瀕而交焉 世說
飲醇醪 其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江表傳
得婦遼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謂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為南郡太守 幽明錄
詆訶 崔瞻與趙郡李槩為莫逆之交槩趙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北史
烏集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管子形勢解
伐木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毛詩序 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 後漢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蔡邕正交論
勢利 諸葛武侯云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 要覽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文中子
字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楚策 凡人之結交多務除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新論
唇齒 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太 劉說新議
四道 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白虎通
面朋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法言
攻己 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質我者我加孳焉未有與人交者此而見憎者也 昌言
交道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 繇論
交道 交之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

倫上下之叙象天地交太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今情親則國安治强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有姓不親爲作司徒職者能睦藨觳相如忍忿以從犀陜乎同於咸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强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周昭新撰

染素 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游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晉茂事史舉再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淨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謙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

固於膠漆堅如金石窮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熊子 齊交

定交 禮越俗性率朴意視好合即脱頭上手巾解腰間五尺刀以與之爲交拜親踈長幼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爲壇祭以白犬一丹鷄一鷄子三名曰木下鷄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風土記

結義 傳幹與叔咸咸書曰吾與足下結義於素恩比同生

剖心 張奐與張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

曬交 晉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亡多存寡曬交容交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 陸機歎逝 幽情發而成緒滿思叩而興端信松茂而栢悦嗟芝焚而蕙歎 上

五交三釁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四曰窮交五曰量交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有旨哉 廣絶交論

反眼 上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 昌黎柳子厚墓誌

貧交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杜詩 面輸心背面笑

賓客

肅客 士丸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迎客客固辭主人肅 進 客而入主人入

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禮記曲禮
東道 晋人秦人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因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左傳
重席 李武子無適子公張長而愛悼之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左襄二十三
收器 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昭二十八 李嶠上高長史書

人卷之下　四十二

云曾老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棠上百里嚴明無撤器之閑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文粹
三過 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說苑
誅書 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善遇 孟嘗君田文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也史記
三客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瓘經冬無袴面有飢色願得上廚列士傳
市道 孟嘗君毀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客之復至此

人卷之下　四十三

必唾面而大辱焉馮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史記 互見市
私交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往爭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上
珠履 趙平原君勝使人於春申君黃歇春申君舍之於

上舍。趙使欲夸楚，為毒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
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趙使。趙使大慙。

【汗明】汗明見春申君，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
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安矣。汗明
憱焉曰：臣請為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
為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戰國策

【揖客】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
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

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
軍聞，愈賢黯。漢書

【賓客益落】鄭當時始與及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
廢，賓客益落。當時外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
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
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本傳。一浮一沒，交情乃出。說苑。勢
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
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
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
假借之損。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

疏，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是故魏其之客，流於武
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
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
潛夫論

【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精辯，聽之者皆竦。與谷
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
言其見信用也。漢書

【致膳】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傳食五侯
間，各得其懽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
以為奇味焉。西京雜記

【居情不成】都侯王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
事邑，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
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
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漢書

【投轄】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
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
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
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母廼令從後閤出去。上

【浮湛】陳遵與張竦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
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

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遵常謂竦曰足下諷誦經
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
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
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
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上

北道主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心悵不平光武以問朱浮
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
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
所以失望後漢

賓饜崔瑗好士愛賓客盛修殽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

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
諸子所蚩也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客也東觀漢記

折節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
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
軿柴轂填接街陌後漢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
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
奔走之友英雄記

倒屣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
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

坐上客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職賓
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
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
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上

不知是客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
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
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
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襄陽記

無主客意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並
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昔過下邳見元龍元
龍無主客之意久不與相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

備曰君有國士之名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
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
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魏志

談客簡雍字憲和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
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
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
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蜀志

接賓疲倦張裔字君嗣諸葛亮出駐漢中裔以留府長
史與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
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
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上

無雜客過賢檢東有吳丞相顧雍宅自前至言名者四
代常居此宅門無雜客投刺攝齊者不過一時英彥世說
志
上賓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
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綜年少未之八座言曰昔管夷
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
而惟尚武績雖則虞為所未安也即等異焉志
高會諸葛瑾子也每延賓為會輙歷問賓客名言其
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弈或有樗蒱投壺弓
彈部別類分於是鼎果經從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
日不倦上
賓中賓容漢中楊子恒夷字大奕不高名常請客
田從容中賓吾視汝所交皆不
及皆耆德秀士毋觀
之喜曰吾無憂矣
不得一杯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
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
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
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世說
吹人竟藉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連榻坐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亦
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
便去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上
佳設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
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
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
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精食陶侃少范逵寓宿于侃時母湛氏乃徹所臥
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髲髮賣與鄰人供肴饌
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晉列女傳
風恬月朗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
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
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
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世說詢字玄度能言
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
詠每造都賞對夜以繫日續晉陽秋
棄置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濛清言良久肴丞
脩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為來逼人世說
歎雅孫長樂綽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婦傳在
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以劉對曰
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上

無君輩客王劉弄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無車公 徹字武子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徹既博學多聞又善于談賞當時每有盛坐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游集之日開筵以待之

煮狗供客 謝僕射尚大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作食曰巳身使婢煮狗供客此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與語謝公

率素 陸納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敕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

延 諸王雅字茂達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之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時王珣以矜賓客車騎成衆介門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苟應接傾心禮之 晉書

不獨餐 劉穆之坐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 宋書

改服 羊欣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知名 上

慣噉麤食 宗慤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粟飯菹菜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逼母 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諸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成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 南史

傾朝追別 何尚之字彥德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追送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上

客至自炊 謝超宗為義興太守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

媵矣歸齊

黃嘩會稽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羨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寢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嘆云孔廣侍后成輕薄祭酒史南

客去拂坐于思遠字身簡潔衆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

不擧中鄧孔休源字慶緒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節

天口記　卷二　上上二

命待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擧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恨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

家內傳而佳射徐勉勢傾天下在家昂處宴賓主皆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得已命出五六人始在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令人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貴

造謁何思澄字元静少勤學工文辭結交入華林撰遍略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與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羅裒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請賓如畫何敬容字國禮爲尚書令侍中參掌佐史以姦弟事免職後起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喧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君侯已得瞻望多士出入禁門醉尉斗不敢呵叱然不無其斬甚休甚休昔寶曼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恩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君侯豈能以曾高書梁

殘客張纘字伯緒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

天口記　卷子　季三

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上

慶陽竇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辭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夕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甚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好對鮑正爲湘東王五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南史

別帰 筆韶為鄂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受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侍酒後為鄂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其舟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擁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生韶甚慙恥

好觀人醉 長孫登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雖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醉與少年坐客請歸無勸中廚別進異饌留之止 周書

泛江 孫瑒字德璉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南史

未得客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天寶遺事

賦詩 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飲酒賦詩曾不避李林甫之害嘗為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待如何及罷相又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之

餞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 國史補

强致 李藩字叔翰除秘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即用終不就王仲舒常成季呂洞輩為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藩名强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為訛語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 唐書

餞酒 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承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唐書

許客 崔弘禮過宣武從劉玄佐飲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耶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玄佐曾處與

玄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

夜半客 郭薰者與丞相于都尉向爲兇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縮財賦薰不能避幾恨而終爲夜半客咸通中薰及沈雲翔輩凡十人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方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 詩話 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誣曰夜半客甄長伯 後漢

妓

小小 錢塘蘇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 古樂府 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栢下是也 樂府廣題

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塘蘇小小墓 吳地記

真娘 真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敷其上 李紳詩序 時人比于蘇小小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于墓樹其門舉子譚銖題云虎丘山下冢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雲溪友議 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 元長慶集

永新 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善曰南將軍渥之後也美姿容性敏惠不因保姆而妙吾歌喝聲陽與群女戲登南山文峯爲同輩歌一曲聲迸數十里故俗者皆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時刺史行部至邑召見之表進入宮封爲唱歌供奉喉音妙絕爲天下第一于時海內樂人及至王公貴戚共以邑名呼爲尹永新後元會大燕含元殿盡放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覲大內時喧方酣一日戲嚴剌聖情煩擾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群嘩皆默于是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婦歌屬錄爲王女峯爲立廟祀之 江南野史 洎漁陽之亂永新爲一士人所得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意殁于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樂府雜錄 是詩知十云

永新 鄉青娘 國樂婦人有永新婦御史娘鄉青娘皆一時之妙也有與御史娘詩曰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殿郎 北里叢集

妓永新善歌帝曰此人一曲直千金矣 開元遺事

嬌陳 嬌陳如睦州刺史柳齊物少而俊邁家富于財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如若姿藝俱美爲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詣之悅焉嬌陳如云第下綵帳二十里即奉事終身本易其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貴其奇行竟納入柳氏之家執僕隸之禮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嘗聞嬌陳之名訪知乃召入宮湯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命歸之 柳氏上部舊紀聞 子作陳嬌證 妝

薛瓊 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往生作懷寶窺瓊瓊夜之內舉供奉崔懷寶潛待之

芙令崔作小詞方得見薛崔作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
樂中筝得近玉人纖手子呀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
榮美飲懷寶以羞肌酒曰此常春草所造亦云千歲草
可令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崔後為河南司錄瓊理
第為吏所詰收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文粹
楚蓮香下名姬楚蓮香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
詰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天寶遺事
劉國容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
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
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書
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恰未洽嘆馬足以

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
弟多諷誦焉 上
一枝花天寶中常州刺史滎陽公子應舉狎長安倡女
李娃 娃後封汧國夫人夫人舊名一枝花元稹醉白樂
天代書一百韻云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注云樂天
每與予從遊常題名於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
巳 異聞錄
校書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
養濤又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
竊與之宴語時韋中令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
士為之改觀春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

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
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
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
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 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
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佛時謂之薛濤牋 濤晚歲居碧雞
坊創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大和歲濤
卒年七十三文昌為撰墓誌 蜀牋譜 元稹初受監察御史
出使西蜀知有薛濤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
薛往侍稹發翰林薛濤歸浣花所其浣花之人迎十色
彩牋於是濤別模新樣作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
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

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
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
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 鑑誡錄
蜀人皆呼營妓為女校書故胡曾有贈薛濤詩云萬
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
領春風總不如濤再為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怒而遠之
作十離詩以獻一曰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廄鸚鵡離籠
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 家後喜
焉 鑑誡錄 濤辯慧知詩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
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
鳥詐罰薛曰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

魚坐客大笑唐摭言 高駢鎮成都令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有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紀異聞 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鄖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字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常阜鎮蜀召分侍酒賦詩目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郡閣雅談

按駢乾符初始節度西川去大和中已四十餘年矣

疑紀異記述之誤其為校書或以為韋皋或以為嚴司空晁氏以為武元衡一人而記者懸殊若此後人何以取衷耶十離詩擬言又以為薛書 獻元稹事

鏡湖春色 元稹廉問浙東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元贈詩有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之句又醉題東武云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簡不戚曰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唐詩紀事

阿軟 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一朵新千花萬草無顏色元集 貞元末妓阿軟產一女求小名于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皙可名之曰皎皎有文士過之見呼皎皎為什其父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吉詩云皎皎河漢女也諧謔集

商玲瓏 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官妓商玲瓏謝好好巧于應對善歌舞後元微之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往來唐語林

崔徽 崔徽蒲妓也同郡裴敬中以興元幕為梁使蒲一見為動情相從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密友東川幕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真知退為徽致意于夏果得絕筆徽捧書謂知退曰為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移疾不復盡特形容而卒麗情集

好好 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

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樊川集

灼灼 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舊根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多裹紅淚密寄河東人麗情集

愛愛 愛愛姓楊氏錢塘娼家女七夕乏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相攜潛遁旅于京師二年餘為父捕去後或傳逞已死愛愛感念而卒其小婢曰錦兒出其故繡纈履郁然如新上

東東 霅華工為絕句嘗從軍有吊妓東東一篇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illegible]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常

似叫東東 新情

端端 崔崖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
之則杯盤失錯朝宰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窓
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遂往見
二子再請曰端端顧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
曰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
差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
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雲溪友議

轉轉 燕帥劉仁恭使幕客馬彧聘于鎮州王鎔使書記
翰定辭接于公館時有妓轉轉者翰之所眷也每當酒
席彧頻目之翰曰昔晉文公公季隗于趙衰孫伯符輟

小喬于公瑾蓋以名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
顧盼願乘一詠俾得奉之彧即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
賦其文甚美咸服其敏妙遂傳于遠近 北夢瑣言 賦首云
玳筵既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
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王顏而傾國步移嫋娜
蹤躡羅襪以生塵彧載以歸 劉崇遠耳目記首同此

書仙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中第一時
號為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
塵心下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煙 麗情集

徐月英 江淮間娼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
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金陵徐諸公子寵一官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
此娘子平生風流沒非帶焰號美談也 北夢瑣言

紅兒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
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
者善為音聲常為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鄰道虬請紅兒
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聘不令受之虬怒拂衣
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絕句百篇號比紅
兒詩大行於時 摭言

瑞卿 歐陽彬在湖南日馬氏不用因而落魄街市有歌
人瑞卿者慕其才延於家一日西蜀圖綱將發瑞卿遂
以家財資彬隨綱吏入蜀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

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夔州節度使 五代史補

韓香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
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籍官軍于射圃中
者妻之一老卒中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爾買羊
沽酒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香出所貯金帛高下
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嗚呼白刃可蹈也不為非
義屈歐陽公作雜傳錄涵事五代之臣香雖不入雜傳
節亦可尚矣 隨隱漫錄

小東 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為
郡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及長沙官中事必南望
泣涕而後言 續侍兒小名錄

李艷娘蜀孟昶廣政三年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
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蜀史檮杌）
降真五代楚馬希範少愛倡妓徐降真及嗣立號西堂
夫人（十國紀事）
挈妓趙朴為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為邑尉追還大痛
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感志（孔氏野史）清獻帥蜀日有妓
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
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
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嘆後出公怪問
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
未嘗往（萬紀紿英集）

李師師李師師京都名妓也見寵於宋徽宗而私與周
邦彥吳成覡甚一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
床下上於坐中出新橘食之周遂潛為度曲以詠其事
異日師師歌之上知而大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餞之及
歸顰蹙未解淚光尚瑩瑩也上適至因問之李不敢隱
具以狀對後遂復周官云
謝天香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
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字維翰乂之未
至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為遲留不歸衆曰
候維翰書石耳謝遂以身裔當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
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喙命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
王戡謝詩曰昔日章臺曾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
曰從今已付丹青手壹任狂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
與天香偕老（志）
嚴蕊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
新語唐與正賞愛之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
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為濫繫獄月餘蕊雖備箠
楚而一辭不及唐吏因好言誘之其辭益堅仍繫于獄
吾楚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別除
而岳霖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悴病命之作詞
自陳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
焉（齊東野語）

惜惜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榮全率衆叛據城
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為侑
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
秋崖方岳作義娼傳（三朝野史）閫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潘
庭堅詩云淮海艷娼毛惜惜蛾眉有此爲人英但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果頭真果卿玉骨花顏埋下土未魂雷
媿史間名右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隨隱謾錄）
唐安安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
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曰此皆董宋臣輩啟
陛下素履（宋史本傳）
天中記二十卷終